

序

张骏祥

《中国新文学大系》从第二辑起,有了电影卷,编选了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的,即从郑正秋写的《二八佳人》起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为止十年间的电影剧本共十九部,为这一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第十七、十八集,由夏衍同志写了序言。现在第三辑的电影卷,编选了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即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全国解放为止的电影剧作共二十七部(内剧本二十一个,本事六个)。其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包括武汉、重庆、山西等大后方,以及上海孤岛时期和香港沦陷前摄制的有代表性的故事片的剧本五部,另本事六个,抗战胜利后三年中的剧作选入较多,有十六部。这一方面是由于抗战时期的剧本甚至拷贝,大多今天已无法找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虽然只短短三年,却涌现出了大批优秀作品的缘故。

在全国解放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电影剧本往往只是供导演拍摄用的所谓“脚本”,在刊物上作为文学作品发表的很少。这就为电影卷的编选造成困难。为了免于沧海遗珠之憾,有些影片的剧本不得不是根据现存的影片拷贝重新整理的。本卷内的《塞上风云》、《前程万里》、《假凤虚凰》、《松花江上》、《恋爱之道》,就都是这样整理出来的。还有些作品,当时并没有在刊物上发表过,幸而作者保留得有剧本原稿,当然都按原貌收入了。但也有的在少数地方,尊重作者本人意见,作了些许改动。也有的在解放后发表时就已作过某些改动,与影片拷贝稍有不同

(例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也只能照修改的收入了。好在哪些是事后修改的,读者不难看出。至于《乌鸦与麻雀》,虽然是在全国解放后才拍摄完成和上映的,在解放后且经过某些修改,但剧本是解放前已经写成的,考虑到解放后的剧本选集中未见列入,因此也收入了本卷。无法克服的困难是:由于全国解放后,没有及时地对解放前摄制的影片的拷贝进行搜集、保管与整理,而原出品厂家已经解散,几十年沧桑,很多影片的拷贝已经散失,无法寻觅。抗日战争时期的影片尤其如此。因此,本卷中就无法收入,只能列入一篇本事,以窥一斑了。

一九三三年三月,夏衍等同志组成的党的电影小组进入了当时上海的电影界,团结了影响了一批要求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从此中国有了共产党领导的和影响的进步电影。长期掌握在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人手里的电影厂大门被敲开了,涌进了新的思潮。其结果就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今天受到国内外推崇的“三十年代电影”。但是,这并不是说,当时出现在电影工作者面前的已经是玫瑰铺路的康庄大道了。不,他们所面临的,毋宁说还是重重的困难。首先,当时的中国电影市场主要是被美国的所谓八大公司所垄断,国产影片几乎难以进入首轮影院上映。再则,当时不少制片厂仍在不断地拍摄那些宣扬封建伦理、神怪迷信的,风花雪月卿卿我我的作品。而当时的统治当局不仅公开宣扬所谓“眼睛吃的冰淇淋、心灵坐的沙发椅”的“软性电影”,更直接干涉、查禁进步电影创作,直到动用暴力捣毁生产进步电影的基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了芦沟桥事件,中国电影来到了一个转折点。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当局被迫接受国共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对华侵略战争,我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争取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开始了。不过一个多月,“八一三”上海撤退,摄影场沦为战区,电影工作者不得不撤离上海。当时,以为离开上海就谈不上什么拍电影了,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几乎无例外地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参加了各救亡演剧队。不久,有几个队到了当时军事和文化中心的武汉,又参加了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

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那时候,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政治部的领导,郭沫若同志任负责抗日宣传的第三厅厅长,在武汉集中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推动了抗日文艺运动。这样,许多在救亡演剧队的原电影工作者又陆续回到了电影岗位上。从一九三八年初到十月武汉沦陷,由阳翰笙同志任编导委员会主任的“中制”,就先后完成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史东山编导)、《八百壮士》(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好丈夫》(史东山编导)、《热血忠魂》(袁丛美编导)等故事片,开抗日电影的先声。《八百壮士》是以上海沦陷时坚守四行仓库的真人真事为基础的,由著名演员袁牧之、陈波儿主演的影片,上映后受到大后方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可称为抗战初期电影的代表作。

武汉失守,“中制”迁往重庆后,又陆续拍出了《东亚之光》(何兆光编导)、《胜利进行曲》(田汉编、史东山导)、《青年中国》(阳翰笙编、苏怡导)、《白云故乡》(夏衍编、司徒慧敏导)、《火的洗礼》(孙瑜编导)、《塞上风云》(阳翰笙编、应云卫导)和《日本间谍》(阳翰笙编、袁丛美导)等影片。这期间,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中央电影场(简称“中电”)在拍摄了《孤城喋血》(徐苏灵编导)之后,也在进步电影工作者的支持下拍摄了《中华儿女》(沈西苓编导)和《长空万里》(孙瑜编导)。

这些影片,尽管以今天的水平来要求,无论是在编剧还是在导演、表演方面,不免显得有些粗糙,但却都是洋溢着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侵略者的同仇敌忾的义愤的。

抗日战争不仅把电影创作生产扩展到了大西南,在当时撤退到后方的影剧工作者中,也有一部分人辗转到了山西,后来参加了阎锡山投资的西北电影公司。他们先拍了《华北是我们的》长纪录片——这是唯一的在国民党统治区摄制的影片里,拍摄了建立敌后根据地展开抗日游击战争的情景的。其后,他们又拍摄了故事片《风雪太行山》(贺孟斧编导)。冼星海的著名抗日歌曲《在太行山上》,就是应邀为此片写的主题歌。可惜这些影片,无论是剧本或拷贝,都已经找不到了。

香港一直是粤语片制作的基地。抗战之前,香港已有制片公司五十余家,所摄粤语片不仅销港、澳及广东内地,且掌握着南洋各埠市场。不

过这些粤语片,大多是宣扬封建伦理,庸俗甚至是荒唐可笑的。抗战爆发后,在举国人民抗日热情的推动下,香港电影工作者也奋起拍摄了不少宣传抗日救国的故事片和报道抗日战绩的新闻纪录片。上海沦陷后,蔡楚生、司徒慧敏等由上海撤退到香港,看到粤语片的广大市场和观众,特别是它在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华侨中的影响,认为是宣传抗战的好阵地,于是积极进行了摄制抗日粤语片的工作。蔡楚生、司徒慧敏迅速摄成了《血溅宝山城》和《游击进行曲》,汤晓丹编导了《民族的吼声》。一九三八年底,“中制”迁重庆后,更由于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努力,在香港成立了“中制”的据点大地影片公司,在港开始国语片的制作,于一九三九年完成蔡楚生编导的《孤岛天堂》之后,又着手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的《白云故乡》的拍摄。但“大地”不久就被国民党当局下令停办,后来由司徒慧敏带回重庆完成。蔡楚生则继续留港,拍摄了描写香港贫民生活的《前程万里》。

上海沦陷后,仍有一部分电影工作者留在英法租界的所谓孤岛内。沦陷之初,一些电影厂都陷于停顿,不久就又有一些制片商竞相拍摄恐怖色情影片。于是留在孤岛内的爱国的进步的文化人士又起来进行了斗争。当时,日寇及汉奸一方面对爱国文化人士实行威胁迫害,另一方面收买堕落文人贩卖汉奸文化,斗争的艰苦性是不难想象的。但就在这种环境下,还是拍出了《木兰从军》(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以古装片的形式借古喻今,鼓舞爱国御侮,讽刺卖国求荣。而不久,连这样的宣传爱国主义也不行了,只能采取更加隐蔽的手法,例如:根据于伶写的话剧改编的《花溅泪》,只能借写上海舞女的悲惨生活来表现爱国情怀。柯灵的《乱世风光》只能以描绘孤岛上一面是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一面是颠沛流离孤苦无告,来揭露孤岛的畸形社会,隐约暗示新的生路何在,同时也拆穿那些荒唐腐朽的影片的欺骗性。

· 自从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随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的文艺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大批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从国民党统治区投奔延安,更大大地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的文艺队伍。电影这个依赖高度技术条件的文艺工作,要

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根据地求得开展,本来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就在一九三八年秋天,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之下就成立了“延安电影团”。一九三八年夏天,袁牧之和吴印咸带着国际友人电影艺术家约里斯·伊文思赠送的一架手提摄影机和少量的胶片器材,到达延安。当时成立的电影团只有六个人,但是他们立即投入《延安与八路军》大型纪录片的摄制。这是极可宝贵的当日延安与抗日根据地的全面纪录,可惋惜的是由于苏德战争爆发,由袁牧之带去苏联洗印的底片未能印成拷贝,只有个别镜头被选用在全国解放后中苏合拍的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里。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电影团又拍摄了大型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摄影吴印咸、徐肖冰,剪辑钱筱璋)。这是以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垦荒生产为题材的,全面介绍了三五九旅响应“丰衣足食”号召,克服重重困难,变荒山为陕北江南的奋斗事迹。这部影片,以及延安电影团先后拍摄的《白求恩大夫》、《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等纪录片,是极可珍贵的电影文献。

延安电影团曾经计划摄制故事片,但终于因物质条件的困难,未能实现。

总之,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电影确是呈现过一派蓬勃兴旺的景象。电影创作与生产走出了上海一隅向全国各地发展。在武汉,在重庆,在山西,在上海孤岛,在香港,进步的电影工作者进入了各电影创作、生产机构,摄制了一批宣传抗日救国的影片,给广大人民以极大鼓舞,起了动员抗战的作用。这确是中国电影史上以前从未有过的令人振奋的事。无奈好景不长,这种兴旺景象很快就破灭了。

珍珠港事变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侵略军进入了上海租界。不久,上海的各电影公司由张善琨出面,在日方的控制下,组成了垄断的“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进步的爱国电影在上海难有立足之地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迅速沦陷。进步影人和在港文化人出走,千辛万苦,经过地下党和游击队伍的帮助才到达

大后方。而粤语片的制作者则多转赴南洋。香港电影事业全部陷于停顿。

因此,事实上,一九四二年起除抗日根据地的延安电影团外,当时仅有的电影生产基地只有重庆的“中制”、“中电”两家国营制片厂了(山西电影厂由于阎锡山的压迫停办)。尽管这样,如若不是国民党当局的破坏统一战线,迫害抗日文艺运动,如果电影事业能按照抗战初期的势头发展下去,中国电影仍然不是没有兴旺的可能的。因为就客观条件来说,首先,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好莱坞八大公司对中国电影市场已失去控制。其次,上海“华影”摄制的影片也不能在大后方公开发行。更重要的是,在主观力量上,活跃在重庆生产基地上的电影工作者,大多数是在党的团结和影响下的进步的爱国的,只要有合理的环境,他们有能力使中国电影创作繁荣起来。抗日战争时期话剧创作的活跃与水平的提高就是这种力量的证明。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

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当局不断地掀起反共高潮,制造了所谓《国家总动员宣传纲要》,成立了所谓“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等机构,对抗日文艺运动进行限制、打击和迫害。“中制”、“中电”两个仅有的电影生产基地,既然是国民党当局所掌握的官办机构,当然不再允许摄制宣传团结抗敌的影片。它们或则采取了停止拍片的手段,或则公然将进步力量排挤出厂。在此情势下,党及时地将文艺工作主要力量转移到话剧舞台上,造成了大后方话剧艺术的蓬勃发展。于是,在《塞上风云》经过大力争取才能上演之后,大后方已经没有什么进步的抗日电影可言了。

另一方面,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电影创作,也不得不承认,就艺术质量而言,出色的作品是为数不多的。与三十年代进步电影的勃起和四十年代抗战胜利后三年的丰收比较起来,不能不承认这时期是电影创作的一个低谷。当然首先是由于统治当局的限制、刁难,以及战时物质条件的困难,使电影艺术家难以施展,但是应该承认在电影创作本身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未能留下多少令人难忘的作品。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值得探索,但下列几种因素可能是存在的。

首先,当时的电影创作往往要求正面地直接地写抗战。由于举国上

下抗战情绪的高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创作人员并没有深入的战争生活体验。而事实上,除了抗战初期的台儿庄等战役以及入缅远征军之外,当时国民党军队更多是撤退溃逃。而另一方面,抗战时期人民的颠沛流离,特殊人物的横行霸道,社会蛀虫的投机倒把,可控诉揭露之事虽多,却由于难以通过当局的审查机构,电影就很少涉及。因此,当时的电影题材,无论是就广度或深度来说,就远不及当时的话剧。

其次,当时的电影导演,往往习惯于自己兼任编剧。除了夏衍、田汉、阳翰笙几位老电影剧作家之外,很少有小说或戏剧作家从事电影剧作。电影剧本也往往只是一个供摄制用的“脚本”。电影文学既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吸引作家、戏剧家参加到电影剧作队伍中来。例如,当时活跃在话剧舞台上的作家如曹禺、陈白尘、宋之的等同志,当时都没有写过电影剧本。同时,也没有从当时深受欢迎的小说、话剧中改编电影,虽然象巴金的《家》,夏衍的《法西斯细菌》,曹禺的《蜕变》、宋之的的《雾重庆》、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等作品,都是不难改编为电影的。

第三,由于战时大后方的闭塞,对世界上电影语言的发展没有了解,因而形成电影导演在电影语言表现手段上的局限。

第四,由于有才能的编剧、导演和演员集中在话剧舞台上,也相对地影响了电影的发展和提高。

“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之后,国民党当局对电影事业也全面地实行了所谓“接收”。除军事系统的“中制”和CC系的“农教”、“电教”之外,主要是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接收了上海的“华影”,北平的“华北电影公司”,长春的原“满洲国”的“满映”,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独占性的“中央电影企业公司”,下设在上海的“中电一厂”、“中电二厂”,在北平的“中电三厂”和在满映基础上建立的长春电影制片厂。但是,国民党当局并没有能达到全面控制电影生产和创作的目的。由于当时社会上要求民主的呼吁,由于觉醒了的电影工作者的抵制,他们不仅没有能拍成一部所谓“戡乱”的影片,而且也阻止不住进步的民营公司的成立,阻止不住进步电影的涌现。

经过党领导下的电影工作者的反复斗争,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发还原联华公司在徐家汇摄影场的产业。于是在这个基地上先后成立了“联华影艺社”和“昆仑影片公司”,拍出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史东山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编、蔡楚生郑君里导)、《万家灯火》(阳翰笙沈浮编、沈浮导),轰动全国,其后又陆续拍出《丽人行》(田汉编、陈鲤庭导)、《希望在人间》(沈浮编导)、《乌鸦与麻雀》(陈白尘等编、郑君里导)等著名影片。继“昆仑”之后,“文华影业公司”也拍出了《夜店》(柯灵编、佐临导)、《假凤虚凰》(桑弧编、佐临导)、《艳阳天》(曹禺编导)、《小城之春》(李天济编、费穆导)、《哀乐中年》(桑弧编导)等艺术质量较高的影片。不仅如此,在“中电”下属各厂内,在进步的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也拍出了《遥远的爱》(陈鲤庭编导)、《幸福狂想曲》(陈白尘编、陈鲤庭导)、《乘龙快婿》(张骏祥编导)、《天堂春梦》(徐昌霖编、汤晓丹导)、《鸡鸣早看天》(洪深编、应云卫导)等影片。长春制片厂更在地下党的掌握下拍出了《松花江上》(金山编导)。稍后建立起来的国泰、大同等公司,也迫于形势,约请进步的电影艺术家摄制了《无名氏》(于伶编、应云卫导)、《梨园英烈》(田汉编、郑小秋导)、《忆江南》(田汉编、应云卫吴天导)等片。尽管国民党当局对影片以审查为名强迫滥加删改,并勾结某些民营公司再次摄制一些色情的庸俗的影片,尽管美国八大公司的影片又卷土重来,霸占我电影市场,这一切终究抵制不住进步电影的涌现,阻挠不了中国电影艺术的第二次飞跃。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形势急转直下,解放战争的胜利日益迫近。为了迎接全国解放,为了避免反动当局的迫害,大批的文化界人士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先后离开上海到了香港,准备转赴解放区。这时,很多电影界人士也陆续到了香港。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香港又成了英帝国的殖民地。一些粤语片公司又恢复了活动。这时,拍摄国语片的公司也先后成立起来。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大中华影片公司”和“永华电影公司”。这两家虽然资本雄厚,也聘请了一些进步影人,但由于制片方针问题,出品很难令人满意。来香港的电影工作者又先后用“大光明”、“南群”、“南国”的名义,拍摄了

《野火春风》(以群编、欧阳予倩导)、《水上人家》(瞿白音编、顾而已导)、和《恋爱之道》(夏衍编、欧阳予倩导),以及粤语片《珠江泪》(陈残云编、王为一导)等片。

总之,抗战胜利后,进步电影的处境虽然艰苦,却在创作上取得了中国电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从“八一五”日本投降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的短短三年中,竟然能拍出那么多的优秀的影片,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是中国电影传统形成的一个重要历程。它真实地反映了抗日战争前后到解放战争时期那一个时代的面貌,生动地塑造了那一时代的许多典型人物,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当时的反动统治及其统治下的是非颠倒朝不保夕的苦难生活的厌恶与愤懑。无怪乎近年来引起国际间的重视,甚至认为中国四十年代的优秀电影,与三十年代的名作一起,证明新现实主义早就在中国兴起了。

这一时期电影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其原因是值得电影史家和电影理论家的探讨的。现冒昧归纳几点:

(一)电影艺术家们经过八年抗战,对于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有了亲身的经历,有了较厚实的生活基础。同时,对旧社会对反动统治的阴暗腐败,对于光明与黑暗的是非有了深入的认识。

(二)抗战胜利后,针对反动统治的倒行逆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呼吁促进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感,使电影艺术家们勇于运用自己的武器,参加了这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三)抗战胜利后,党的统战政策有了更广泛的推动和深入的发展。电影方面同样地贯彻执行了这一政策,团结了越来越多的要求进步主张正义的电影从业人员,因而即使在官办的电影厂、在资本家办的制片厂,也拍出了不少进步的影片。

(四)题材的广阔,样式的多样,也是这一时期电影创作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有控诉抗日战争前后善良的人民的苦难遭遇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有叙述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我东北的暴

行和人民如何走上反抗的《松花江上》，有描写抗战胜利后官僚恶霸的巧取豪夺，人民的失望和觉醒的《万家灯火》、《艳阳天》、《乌鸦与麻雀》。《幸福狂想曲》、《假凤虚凰》、《乘龙快婿》等好几部讽刺“劫收”和旧社会的尔虞我诈的喜剧片的连续出现，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五)电影开始争取到有成就的作家的帮助。除了原有的电影剧作家田汉、夏衍、阳翰笙之外，曹禺写了《艳阳天》，陈白尘写了《幸福狂想曲》、《乌鸦与麻雀》，于伶写了《无名氏》等等。电影文学受到应有的重视，从此开始有了完整的电影文学剧本。

(六)抗日战争时期话剧的锻炼提高了艺术家们的业务水平。抗战胜利后，由于当局采用各种手段限制话剧的演出，许多舞台剧的编、导、演员又转而投入电影队伍中来。他们在话剧舞台上的锻炼，特别是对表演艺术的钻研，大大地提高了电影艺术手段的水平。这一时期所塑造的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如《万家灯火》中的胡智清，《艳阳天》中的阴兆时，《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张忠良、素芬，《乌鸦与麻雀》中的小广播等等，都是著名的舞台表演艺术家蓝马、石挥、陶金、白杨、赵丹等的杰作。

抗战胜利后的电影为全国解放后新中国的人民电影打下了基础，为之培养了艺术技术各方面的人材。同时，由延安电影团发展起来的电影队伍，经过在兴山的东北电影制片厂阶段，在东北全境解放后建立了长春电影厂，北平解放后建立了北京电影厂。全国解放后，南北电影工作者胜利会师，中国电影就又展开了新的一页。

一九八八年一月

目 录

- 序·····张骏祥 (1)
- 八百壮士·····阳翰笙 (1)
- 孤城喋血(本事)·····徐苏灵 (12)
- 胜利进行曲(本事)·····田 汉 (14)
- 木兰从军·····欧阳予倩 (15)
- 长空万里(本事)·····孙 瑜 (64)
- 风雪太行山(本事)·····贺孟斧 (65)
- 白云故乡(本事)·····夏 衍 (66)
- 前程万里·····蔡楚生 (68)
- 花溅泪(本事)·····于 伶 (132)
- 乱世风光·····柯 灵 (133)
- 塞上风云·····阳翰笙 (183)
- 八千里路云和月·····史东山 (240)
- 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 郑君里 (315)
- 假凤虚凰·····桑 弧 (453)
- 夜 店·····柯 灵 (496)
- 乘龙快婿·····袁 俊 (555)
- 幸福狂想曲·····陈白尘 (637)
- 天堂春梦·····徐昌霖 (706)

序

张骏祥

《中国新文学大系》从第二辑起,有了电影卷,编选了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的,即从郑正秋写的《二八佳人》起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为止十年间的电影剧本共十九部,为这一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第十七、十八集,由夏衍同志写了序言。现在第三辑的电影卷,编选了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即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全国解放为止的电影剧作共二十七部(内剧本二十一个,本事六个)。其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包括武汉、重庆、山西等大后方,以及上海孤岛时期和香港沦陷前摄制的有代表性的故事片的剧本五部,另本事六个,抗战胜利后三年中的剧作选入较多,有十六部。这一方面是由于抗战时期的剧本甚至拷贝,大多今天已无法找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虽然只短短三年,却涌现出了大批优秀作品的缘故。

在全国解放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电影剧本往往只是供导演拍摄用的所谓“脚本”,在刊物上作为文学作品发表的很少。这就为电影卷的编选造成困难。为了免于沧海遗珠之憾,有些影片的剧本不得不是根据现存的影片拷贝重新整理的。本卷内的《塞上风云》、《前程万里》、《假凤虚凰》、《松花江上》、《恋爱之道》,就都是这样整理出来的。还有些作品,当时并没有在刊物上发表过,幸而作者保留得有剧本原稿,当然都按原貌收入了。但也有的在少数地方,尊重作者本人意见,作了些许改动。也有的在解放后发表时就已作过某些改动,与影片拷贝稍有不同

(例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也只能照修改的收入了。好在哪些是事后修改的,读者不难看出。至于《乌鸦与麻雀》,虽然是在全国解放后才拍摄完成和上映的,在解放后且经过某些修改,但剧本是解放前已经写成的,考虑到解放后的剧本选集中未见列入,因此也收入了本卷。无法克服的困难是:由于全国解放后,没有及时地对解放前摄制的影片的拷贝进行搜集、保管与整理,而原出品厂家已经解散,几十年沧桑,很多影片的拷贝已经散失,无法寻觅。抗日战争时期的影片尤其如此。因此,本卷中就无法收入,只能列入一篇本事,以窥一斑了。

一九三三年三月,夏衍等同志组成的党的电影小组进入了当时上海的电影界,团结了影响了一批要求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从此中国有了共产党领导的和影响的进步电影。长期掌握在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人手里的电影厂大门被敲开了,涌进了新的思潮。其结果就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今天受到国内外推崇的“三十年代电影”。但是,这并不是说,当时出现在电影工作者面前的已经是玫瑰铺路的康庄大道了。不,他们所面临的,毋宁说还是重重的困难。首先,当时的中国电影市场主要是被美国的所谓八大公司所垄断,国产影片几乎难以进入首轮影院上映。再则,当时不少制片厂仍在不断地拍摄那些宣扬封建伦理、神怪迷信的,风花雪月卿卿我我的作品。而当时的统治当局不仅公开宣扬所谓“眼睛吃的冰淇淋、心灵坐的沙发椅”的“软性电影”,更直接干涉、查禁进步电影创作,直到动用暴力捣毁生产进步电影的基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了芦沟桥事件,中国电影来到了一个转折点。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当局被迫接受国共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对华侵略战争,我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争取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开始了。不过一个多月,“八一三”上海撤退,摄影场沦为战区,电影工作者不得不撤离上海。当时,以为离开上海就谈不上什么拍电影了,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几乎无例外地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参加了各救亡演剧队。不久,有几个队到了当时军事和文化中心的武汉,又参加了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

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那时候,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政治部的领导,郭沫若同志任负责抗日宣传的第三厅厅长,在武汉集中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推动了抗日文艺运动。这样,许多在救亡演剧队的原电影工作者又陆续回到了电影岗位上。从一九三八年初到十月武汉沦陷,由阳翰笙同志任编导委员会主任的“中制”,就先后完成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史东山编导)、《八百壮士》(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好丈夫》(史东山编导)、《热血忠魂》(袁丛美编导)等故事片,开抗日电影的先声。《八百壮士》是以上海沦陷时坚守四行仓库的真人真事为基础的,由著名演员袁牧之、陈波儿主演的影片,上映后受到大后方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可称为抗战初期电影的代表作。

武汉失守,“中制”迁往重庆后,又陆续拍出了《东亚之光》(何兆光编导)、《胜利进行曲》(田汉编、史东山导)、《青年中国》(阳翰笙编、苏怡导)、《白云故乡》(夏衍编、司徒慧敏导)、《火的洗礼》(孙瑜编导)、《塞上风云》(阳翰笙编、应云卫导)和《日本间谍》(阳翰笙编、袁丛美导)等影片。这期间,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中央电影场(简称“中电”)在拍摄了《孤城喋血》(徐苏灵编导)之后,也在进步电影工作者的支持下拍摄了《中华儿女》(沈西苓编导)和《长空万里》(孙瑜编导)。

这些影片,尽管以今天的水平来要求,无论是在编剧还是在导演、表演方面,不免显得有些粗糙,但却都是洋溢着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侵略者的同仇敌忾的义愤的。

抗日战争不仅把电影创作生产扩展到了大西南,在当时撤退到后方的影剧工作者中,也有一部分人辗转到了山西,后来参加了阎锡山投资的西北电影公司。他们先拍了《华北是我们的》长纪录片——这是唯一的在国民党统治区摄制的影片里,拍摄了建立敌后根据地展开抗日游击战争的情景的。其后,他们又拍摄了故事片《风雪太行山》(贺孟斧编导)。冼星海的著名抗日歌曲《在太行山上》,就是应邀为此片写的主题歌。可惜这些影片,无论是剧本或拷贝,都已经找不到了。

香港一直是粤语片制作的基地。抗战之前,香港已有制片公司五十余家,所摄粤语片不仅销港、澳及广东内地,且掌握着南洋各埠市场。不

过这些粤语片,大多是宣扬封建伦理,庸俗甚至是荒唐可笑的。抗战爆发后,在举国人民抗日热情的推动下,香港电影工作者也奋起拍摄了不少宣传抗日救国的故事片和报道抗日战绩的新闻纪录片。上海沦陷后,蔡楚生、司徒慧敏等由上海撤退到香港,看到粤语片的广大市场和观众,特别是它在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华侨中的影响,认为是宣传抗战的好阵地,于是积极进行了摄制抗日粤语片的工作。蔡楚生、司徒慧敏迅速摄成了《血溅宝山城》和《游击进行曲》,汤晓丹编导了《民族的吼声》。一九三八年底,“中制”迁重庆后,更由于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努力,在香港成立了“中制”的据点大地影片公司,在港开始国语片的制作,于一九三九年完成蔡楚生编导的《孤岛天堂》之后,又着手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的《白云故乡》的拍摄。但“大地”不久就被国民党当局下令停办,后来由司徒慧敏带回重庆完成。蔡楚生则继续留港,拍摄了描写香港贫民生活的《前程万里》。

上海沦陷后,仍有一部分电影工作者留在英法租界的所谓孤岛内。沦陷之初,一些电影厂都陷于停顿,不久就又有有一些制片商竞相拍摄恐怖色情影片。于是留在孤岛内的爱国的进步的文化人士又起来进行了斗争。当时,日寇及汉奸一方面对爱国文化人士实行威胁迫害,另一方面收买堕落文人贩卖汉奸文化,斗争的艰苦性是不难想象的。但就在这种环境下,还是拍出了《木兰从军》(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以古装片的形式借古喻今,鼓舞爱国御侮,讽刺卖国求荣。而不久,连这样的宣传爱国主义也不行了,只能采取更加隐蔽的手法,例如:根据于伶写的话剧改编的《花溅泪》,只能借写上海舞女的悲惨生活来表现爱国情怀。柯灵的《乱世风光》只能以描绘孤岛上一面是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一面是颠沛流离孤苦无告,来揭露孤岛的畸形社会,隐约暗示新的生路何在,同时也拆穿那些荒唐腐朽的影片的欺骗性。

· 自从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随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的文艺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大批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从国民党统治区投奔延安,更大大地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的文艺队伍。电影这个依赖高度技术条件的文艺工作,要

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根据地求得开展,本来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就在一九三八年秋天,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之下就成立了“延安电影团”。一九三八年夏天,袁牧之和吴印咸带着国际友人电影艺术家约里斯·伊文思赠送的一架手提摄影机和少量的胶片器材,到达延安。当时成立的电影团只有六个人,但是他们立即投入《延安与八路军》大型纪录片的摄制。这是极可宝贵的当日延安与抗日根据地的全面纪录,可惋惜的是由于苏德战争爆发,由袁牧之带去苏联洗印的底片未能印成拷贝,只有个别镜头被选用在全国解放后中苏合拍的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里。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电影团又拍摄了大型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摄影吴印咸、徐肖冰,剪辑钱筱璋)。这是以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垦荒生产为题材的,全面介绍了三五九旅响应“丰衣足食”号召,克服重重困难,变荒山为陕北江南的奋斗事迹。这部影片,以及延安电影团先后拍摄的《白求恩大夫》、《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等纪录片,是极可珍贵的电影文献。

延安电影团曾经计划摄制故事片,但终于因物质条件的困难,未能实现。

总之,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电影确是呈现过一派蓬勃兴旺的景象。电影创作与生产走出了上海一隅向全国各地发展。在武汉,在重庆,在山西,在上海孤岛,在香港,进步的电影工作者进入了各电影创作、生产机构,摄制了一批宣传抗日救国的影片,给广大人民以极大鼓舞,起了动员抗战的作用。这确是中国电影史上以前从未有过的令人振奋的事。无奈好景不长,这种兴旺景象很快就破灭了。

珍珠港事变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侵略军进入了上海租界。不久,上海的各电影公司由张善琨出面,在日方的控制下,组成了垄断的“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进步的爱国电影在上海难有立足之地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迅速沦陷。进步影人和在港文化人出走,千辛万苦,经过地下党和游击队伍的帮助才到达

大后方。而粤语片的制作者则多转赴南洋。香港电影事业全部陷于停顿。

因此,事实上,一九四二年起除抗日根据地的延安电影团外,当时仅有的电影生产基地只有重庆的“中制”、“中电”两家国营制片厂了(山西电影厂由于阎锡山的压迫停办)。尽管这样,如若不是国民党当局的破坏统一战线,迫害抗日文艺运动,如果电影事业能按照抗战初期的势头发展下去,中国电影仍然不是没有兴旺的可能的。因为就客观条件来说,首先,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好莱坞八大公司对中国电影市场已失去控制。其次,上海“华影”摄制的影片也不能在大后方公开发行。更重要的是,在主观力量上,活跃在重庆生产基地上的电影工作者,大多数是在党的团结和影响下的进步的爱国的,只要有合理的环境,他们有能力使中国电影创作繁荣起来。抗日战争时期话剧创作的活跃与水平的提高就是这种力量的证明。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

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当局不断地掀起反共高潮,制造了所谓《国家总动员宣传纲要》,成立了所谓“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等机构,对抗日文艺运动进行限制、打击和迫害。“中制”、“中电”两个仅有的电影生产基地,既然是国民党当局所掌握的官办机构,当然不再允许摄制宣传团结抗敌的影片。它们或则采取了停止拍片的手段,或则公然将进步力量排挤出厂。在此情势下,党及时地将文艺工作主要力量转移到话剧舞台上,造成了大后方话剧艺术的蓬勃发展。于是,在《塞上风云》经过大力争取才能上演之后,大后方已经没有什么进步的抗日电影可言了。

另一方面,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电影创作,也不得不承认,就艺术质量而言,出色的作品是为数不多的。与三十年代进步电影的勃起和四十年代抗战胜利后三年的丰收比较起来,不能不承认这时期是电影创作的一个低谷。当然首先是由于统治当局的限制、刁难,以及战时物质条件的困难,使电影艺术家难以施展,但是应该承认在电影创作本身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未能留下多少令人难忘的作品。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值得探索,但下列几种因素可能是存在的。

首先,当时的电影创作往往要求正面地直接地写抗战。由于举国上

下抗战情绪的高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创作人员并没有深入的战争生活体验。而事实上,除了抗战初期的台儿庄等战役以及入缅远征军之外,当时国民党军队更多是撤退溃逃。而另一方面,抗战时期人民的颠沛流离,特殊人物的横行霸道,社会蛀虫的投机倒把,可控诉揭露之事虽多,却由于难以通过当局的审查机构,电影就很少涉及。因此,当时的电影题材,无论是就广度或深度来说,就远不及当时的话剧。

其次,当时的电影导演,往往习惯于自己兼任编剧。除了夏衍、田汉、阳翰笙几位老电影剧作家之外,很少有小说或戏剧作家从事电影剧作。电影剧本也往往只是一个供摄制用的“脚本”。电影文学既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吸引作家、戏剧家参加到电影剧作队伍中来。例如,当时活跃在话剧舞台上的作家如曹禺、陈白尘、宋之的等同志,当时都没有写过电影剧本。同时,也没有从当时深受欢迎的小说、话剧中改编电影,虽然象巴金的《家》,夏衍的《法西斯细菌》,曹禺的《蜕变》、宋之的的《雾重庆》、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等作品,都是不难改编为电影的。

第三,由于战时大后方的闭塞,对世界上电影语言的发展没有了解,因而形成电影导演在电影语言表现手段上的局限。

第四,由于有才能的编剧、导演和演员集中在话剧舞台上,也相对地影响了电影的发展和提高。

“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之后,国民党当局对电影事业也全面地实行了所谓“接收”。除军事系统的“中制”和CC系的“农教”、“电教”之外,主要是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接收了上海的“华影”,北平的“华北电影公司”,长春的原“满洲国”的“满映”,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独占性的“中央电影企业公司”,下设在上海的“中电一厂”、“中电二厂”,在北平的“中电三厂”和在满映基础上建立的长春电影制片厂。但是,国民党当局并没有能达到全面控制电影生产和创作的目的。由于当时社会上要求民主的呼吁,由于觉醒了的电影工作者的抵制,他们不仅没有能拍成一部所谓“戡乱”的影片,而且也阻止不住进步的民营公司的成立,阻止不住进步电影的涌现。

经过党领导下的电影工作者的反复斗争,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发还原联华公司在徐家汇摄影场的产业。于是在这个基地上先后成立了“联华影艺社”和“昆仑影片公司”,拍出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史东山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编、蔡楚生郑君里导)、《万家灯火》(阳翰笙沈浮编、沈浮导),轰动全国,其后又陆续拍出《丽人行》(田汉编、陈鲤庭导)、《希望在人间》(沈浮编导)、《乌鸦与麻雀》(陈白尘等编、郑君里导)等著名影片。继“昆仑”之后,“文华影业公司”也拍出了《夜店》(柯灵编、佐临导)、《假凤虚凰》(桑弧编、佐临导)、《艳阳天》(曹禺编导)、《小城之春》(李天济编、费穆导)、《哀乐中年》(桑弧编导)等艺术质量较高的影片。不仅如此,在“中电”下属各厂内,在进步的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也拍出了《遥远的爱》(陈鲤庭编导)、《幸福狂想曲》(陈白尘编、陈鲤庭导)、《乘龙快婿》(张骏祥编导)、《天堂春梦》(徐昌霖编、汤晓丹导)、《鸡鸣早看天》(洪深编、应云卫导)等影片。长春制片厂更在地下党的掌握下拍出了《松花江上》(金山编导)。稍后建立起来的国泰、大同等公司,也迫于形势,约请进步的电影艺术家摄制了《无名氏》(于伶编、应云卫导)、《梨园英烈》(田汉编、郑小秋导)、《忆江南》(田汉编、应云卫吴天导)等片。尽管国民党当局对影片以审查为名强迫滥加删改,并勾结某些民营公司再次摄制一些色情的庸俗的影片,尽管美国八大公司的影片又卷土重来,霸占我电影市场,这一切终究抵制不住进步电影的涌现,阻挠不了中国电影艺术的第二次飞跃。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形势急转直下,解放战争的胜利日益迫近。为了迎接全国解放,为了避免反动当局的迫害,大批的文化界人士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先后离开上海到了香港,准备转赴解放区。这时,很多电影界人士也陆续到了香港。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香港又成了英帝国的殖民地。一些粤语片公司又恢复了活动。这时,拍摄国语片的公司也先后成立起来。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大中华影片公司”和“永华电影公司”。这两家虽然资本雄厚,也聘请了一些进步影人,但由于制片方针问题,出品很难令人满意。来香港的电影工作者又先后用“大光明”、“南群”、“南国”的名义,拍摄了

《野火春风》(以群编、欧阳予倩导)、《水上人家》(瞿白音编、顾而已导)、和《恋爱之道》(夏衍编、欧阳予倩导),以及粤语片《珠江泪》(陈残云编、王为一导)等片。

总之,抗战胜利后,进步电影的处境虽然艰苦,却在创作上取得了中国电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从“八一五”日本投降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的短短三年中,竟然能拍出那么多的优秀的影片,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是中国电影传统形成的一个重要历程。它真实地反映了抗日战争前后到解放战争时期那一个时代的面貌,生动地塑造了那一时代的许多典型人物,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当时的反动统治及其统治下的是非颠倒朝不保夕的苦难生活的厌恶与愤懑。无怪乎近年来引起国际间的重视,甚至认为中国四十年代的优秀电影,与三十年代的名作一起,证明新现实主义早就在中国兴起了。

这一时期电影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其原因是值得电影史家和电影理论家的探讨的。现冒昧归纳几点:

(一)电影艺术家们经过八年抗战,对于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有了亲身的经历,有了较厚实的生活基础。同时,对旧社会对反动统治的阴暗腐败,对于光明与黑暗的是非有了深入的认识。

(二)抗战胜利后,针对反动统治的倒行逆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呼吁促进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感,使电影艺术家们勇于运用自己的武器,参加了这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三)抗战胜利后,党的统战政策有了更广泛的推动和深入的发展。电影方面同样地贯彻执行了这一政策,团结了越来越多的要求进步主张正义的电影从业人员,因而即使在官办的电影厂、在资本家办的制片厂,也拍出了不少进步的影片。

(四)题材的广阔,样式的多样,也是这一时期电影创作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有控诉抗日战争前后善良的人民的苦难遭遇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有叙述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我东北的暴

行和人民如何走上反抗的《松花江上》，有描写抗战胜利后官僚恶霸的巧取豪夺，人民的失望和觉醒的《万家灯火》、《艳阳天》、《乌鸦与麻雀》。《幸福狂想曲》、《假凤虚凰》、《乘龙快婿》等好几部讽刺“劫收”和旧社会的尔虞我诈的喜剧片的连续出现，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五)电影开始争取到有成就的作家的帮助。除了原有的电影剧作家田汉、夏衍、阳翰笙之外，曹禺写了《艳阳天》，陈白尘写了《幸福狂想曲》、《乌鸦与麻雀》，于伶写了《无名氏》等等。电影文学受到应有的重视，从此开始有了完整的电影文学剧本。

(六)抗日战争时期话剧的锻炼提高了艺术家们的业务水平。抗战胜利后，由于当局采用各种手段限制话剧的演出，许多舞台剧的编、导、演员又转而投入电影队伍中来。他们在话剧舞台上的锻炼，特别是对表演艺术的钻研，大大地提高了电影艺术手段的水平。这一时期所塑造的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如《万家灯火》中的胡智清，《艳阳天》中的阴兆时，《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张忠良、素芬，《乌鸦与麻雀》中的小广播等等，都是著名的舞台表演艺术家蓝马、石挥、陶金、白杨、赵丹等的杰作。

抗战胜利后的电影为全国解放后新中国的人民电影打下了基础，为之培养了艺术技术各方面的人材。同时，由延安电影团发展起来的电影队伍，经过在兴山的东北电影制片厂阶段，在东北全境解放后建立了长春电影厂，北平解放后建立了北京电影厂。全国解放后，南北电影工作者胜利会师，中国电影就又展开了新的一页。

一九八八年一月

八百壮士

(一九三八年中国电影制片厂摄成影片)

阳翰笙

(一) 娱乐场

一个唱大鼓的歌手正在唱《八百壮士》。

“廿七正午敌军大举向堆栈进，滚滚而来势如潮。我军忙把机关枪来放，手榴弹也对准了敌人抛。敌军被击毙七十几，只吓得胆落又魂销。激战三时敌军退，从此不敢正眼视我曹。”

观众们兴奋的倾听，鼓掌。

“我官军连守四日又四夜，全世界都称赞他们气势凌云高。八百英雄齐呼民国万万岁，坚守孤垒不屈又不挠。这一回八百英雄战危楼，青史永把美名标。”

鼓掌。

蹦蹦的鼓声。

(二) 闸北战场A

隆隆的炮声和轰轰的炸弹声。

民舍在大火中焚烧着。难民们携老扶幼四散逃奔。他们哭着，叫着咒诅着，愤怒着。

日军追杀。

(三) 闸北战场B

一部分我军扼守阵地和敌军激战。

机关枪不停地向敌军扫射。

敌军冲锋。

肉搏。

(四) 四行仓库远景

在四周烽火中，四行仓库巍然独立。

(五) 四行仓库近景

各窗口堆放了沙袋，枪口从沙袋伸出。

(六) 四行仓库大门

大门前已筑起了临时工事，十几个我军在防守着。

(七) 四行仓库里

士兵们在堆沙袋，原储在仓库里的米、麦、豆，一袋袋的搬了出来。

谢团长指挥着。

在已往布置好的地方，立着防守的士兵。他们的枪口向外，眼睛向外望着。

(八) 仓库内

从下一层向上运着沙袋，枪械，子弹。

(九) 楼顶上

十几个士兵在堆沙袋，防守，瞭望。

一架重机关枪被抬在楼顶上。装置了高架。

连长董家铁微笑着望着天空。

一个哨兵持望远镜瞭望。

(十) 敌军阵地A

在工事后面的敌军，无目的的放枪，他们的脸上带着疲倦，焦灼与畏惧。

(十一) 敌军阵地B

在掩蔽中的敌军炮兵阵地，炮弹不停地由炮口射出。

(十二) 空中

三五敌机在飞翔。

敌机掷弹。

炸弹落在空地上，泥土被炸翻起来。

(十三) 四行仓库外

约百人的一队敌军，向四行仓库推进。

大炮掩护着他们。

(十四) 仓库内

士兵们准备着射击。机关枪手啪啪扫射。

(十五) 四行仓库外

最先的十几个敌军倒下。

后面的跟进。

手榴弹由仓库内掷出，爆炸，二十多人或伤或亡。

其余的敌军败退。

枪声渐疏，炮声未寂。

(十六) 楼顶上(同九)

谢晋元对楼顶上巡视。

哨兵报告：报告团长，我军已经全部安全撤退。

谢点头，持望远镜瞭望。

(十七) 我军阵地

蜿蜒如蛇的我军阵地已无一人。

远远的一队敌人向我军阵地推进。敌兵在阵地上架设枪炮阵地，四围屋顶敌军正在隐伏着。

(十八) 仓库外

一部分敌军再向四行仓库推进。他们占据了附近的房屋楼顶。

(十九) 楼顶上(同九)

几个士兵看见敌军，就要射击。

谢阻止他们。

谢对士兵们说：记着！我们不要乱放枪炮，等敌人冲过来的时候，我们再把他们全部消灭！

(二十) 破屋前

在破屋前及破屋里聚集着三四十个想逃生而无路可走的男女老幼的难民。

两个日本兵向这里走来。他们挟着几架轻机关枪，正打算向他们射击。

(二十一) 二楼窗口

士兵A从窗口望视，他携了一支自动步枪，带了几个手榴弹，从窗口向街道跃出。

(二十二) 街道

这个士兵向前移动，快到破屋前，掷出手榴弹。

(二十三) 破屋前(同二十)

敌军被手榴弹炸死。

一个想逃，为士兵A发枪击死。

士兵A指挥难民逃生。

一部份难民不走。

士兵A带着他们走回仓库。

(二十四) 一屋顶

敌军持枪向士兵A射击。

(二十五) 二楼窗口(同二十一)

士兵B向屋顶敌军发枪。

(二十六) 一屋顶

敌军中弹。

(二十七) 仓库大门(同六)

士兵A领着十几个难民走进。

(二十八) 苏州河岸

若干中外人士聚在一个屋顶上瞭望。

(二十九) 街道

敌军百余人冲锋。

我军由大门内冲出十余人，与之肉搏。

(三十) 仓库内

谢团附指挥士兵向敌军掷弹。

士兵为流弹击伤。

(三十一) 空中

敌机三架在高空盘旋。

以机枪向楼顶射击。

(三十二) 楼顶上(同九)

董家铁指挥士兵用高架机关枪射击敌机。

(三十三) 空中

敌机逃遁。

(三十四) 街道(同二十九)

我军奋勇向敌军肉搏。

手榴弹炸死敌军。

(三十五) 苏州河岸(同二十八)

观战人士兴奋的拍手。

一英国军官表示称赞我军之勇敢。

(三十六) 仓库内(同三十)

难民持枪代替了受伤的士兵作战。

谢团附指挥射击,一流弹几射中,仍镇静作战。

难女助扎伤兵创口,拾伤兵。

(三十七) 街道(同二十九)

两军混战。

敌军伤亡过半,不支,溃退。

难民抬死伤士兵七八人入仓库内。

(三十八) 仓库内(同三十)

一士兵引一英国军官和翻译往见谢团长。

翻译向谢说：“英国军官的意思，希望你们能和平的退入租界，免作无谓的牺牲。”

士兵们表示拒绝。

谢对英国军官说：“谢谢你的好意。我们是坚守这个地方的。”

军官表示钦佩。

相互敬礼。

(三十九) 租界街道

卖报的小贩边走边叫：“看晚报，看晚报，八百壮士死守闸北的新闻。”

路人争着买报。

报摊上，各种新闻纸陈列着，大字印着《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标题。

商店门前的RADIO播送着：“我军谢团杨营的八百壮士，扼守苏州河岸的四行仓库，已经四十八小时了，他们在敌人三面围攻中，守着大上海的最后一寸土地，向他人取应付的代价。敌人十余次的冲锋进攻，全被我们英勇的士兵打破了。同胞们！应该积极起来援助我们英勇的八百壮士啊！”

新闻纸上印出(特写)

(一)谢团长签字：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敌人周旋到底。

(二)杨营长签字：剩一兵一卒，誓为中华民族求生存。

(三)董家铁签字：好男儿应战死在沙场，不要病死在床上。

(四十) 街头

很多的民众聚集着。

一家肉店门前，一个青年学生向民众做募捐演说。

一个人力车夫放下车把，掏钱。

肉店老板从柜台内拖出一大方肉来。

若干民众捐钱。

(四十一) 室内

一个七八岁的小学生正打破一只扑满，若干分子，辅币流出。

(四十二) 难民收容所

一个难民手里拿着一张报纸，站在人群中，他说：“我提议我们全体被难的同胞，绝食一天，省下钱来援助八百壮士！”

全体难民高呼：“赞成绝食一日，慰劳八百壮士！”

(四十三) 公馆内

几个有钱的妇女正在捐自己的首饰。

一位太太说：“秀英，你马上送到慰劳会去，指定了捐给八百壮士！”

(四十四) 后援会门前

若干男女老幼拥挤着出入。进去的人手里提着大包小包，出来的人空了手。

(四十五) 马路上

大卡车满载了慰劳品驶过。

路上的民众把食物抛向车中。

一个工人从食物店中出来，追卡车，把一包食物掷入，然后站住了目送卡车走远。

(四十六) 童军集会的场所

一队童子军排列着。

队长手里拿着一个纸包，向童军说：“这件东西，希望有一个机警的同志，设法送到四行仓库去。谁愿意自告奋勇？”

杨惠敏从队中走出：“我愿意去。”

杨接过纸包。

(四十七) 苏州河南岸

千百民众高呼：“八百壮士万岁！”

(四十八) 四行仓库窗口

士兵从窗口探头，高呼：“中华民国万岁！”

(四十九) 空中

敌机盘旋，掷弹。

(五十) 楼顶上(同九)

高射机关枪射击。

(五十一) 苏州河南岸边

杨惠敏与姚瑞芳去到河边。

两人握手。

找到一只小船。杨惠敏上船。

姚瑞芳目视船开。

(五十二) 河中

小船载杨惠敏前行。

(五十三) 空中

飞机扫射，掷弹。

大轰炸，火烧。

(五十四) 河中

小船加速前进。

枪弹射入水中。

炸弹落在船后，水激船翻。

杨惠敏泅水前进。

(五十五) 楼顶上(同九)

高射机关枪射击。

一哨兵向下望。

(五十六) 苏州河北岸

杨惠敏爬上河岸。

飞机声逼近。

杨伏下。

炸弹落在不远处，炸开，泥土溅上杨身。

杨爬起来疾行。

(五十七) 街屋侧

杨跑至屋侧，火柱倒下，几乎烧着了她。

一士兵由仓库内奔出，助其入内。

(五十八) 仓库内(同三十)

士兵偕杨惠敏走入。

大家抱扶她，以军氈加其身，为之倒水喝。

杨说：“我是代表了上海三百万民众，给你们送一份贵重礼物来的。”

国旗展开，全体敬礼。

谢团附把国旗接过来。

士兵欢呼：“中华民国万岁！”

(五十九) 楼顶上(同九)

升旗。谢，杨，女童军，士兵们敬礼。

(六十) 天空

国旗渐升。

(六十一) 苏州河南岸

民众仰视。脱帽，若干外侨亦脱帽。

(六十二) 天空

国旗升至杆顶上。

民众和士兵的声音：“中华民国万岁！”

(完)

(本片一九三八年由应云卫导演摄制完成)

——原载一九三八年《中苏文化》

孤城喋血（本事）

（一九三九年中央电影摄影场摄成影片）

徐苏灵

八一三抗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向我发动了全面战争。在东南沿海，我某营驻守宝山的军队，在姚营长的率领下，对日寇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宝山县的工人、农民也团结在一起，为死守宝山的某营运粮食，救护伤兵，建筑工事。在郊外的老农的女儿，也不顾敌人的炮火，冒险潜赴姚营递送情报。

日寇用飞机、大炮狂炸桥梁。我姚营渡河，桥梁已被炸毁。工人老铁和农民们不怕寒冷，纷纷下水筑起人工浮桥，支援姚营部队渡河。

日寇军官龟太郎率日兵紧追姚营士兵。工人老铁率领工人将姚营士兵救出敌围，撤至县城据守。

夜间，郊外村镇民众在老农家商议运粮接济姚营官兵时，突被日寇包围。日寇挨户搜索，奸淫掳掠，并将老农等十余民众捆绑于打谷场上，用机枪扫射。

老农之女由小路潜逃。县城城厢正发生激烈巷战。姚营长指挥剩余士兵与敌厮杀。老农之女越过敌人城厢防线，向姚营长汇报郊外敌情。姚营长接过阵亡机枪手手中的机关枪，据高临下向敌兵扫射。工人老铁也率领十余工人在屋顶上与敌肉搏。

一场激烈战斗展开，城厢一片火海。姚营长死守阵地，以身殉国。

(本片一九三九年由作者本人导演摄制完成)

——根据程季华等编著《中国电影发展史》编写

胜利进行曲（本事）

（一九四〇年中国电影制片厂摄成影片）

田 汉

一九三九年，我国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这一年，由日本军部头子阿部信行组成的日本新内阁，企图实现其全力解决所谓“支那事件”的梦想，在扶植汉奸汪精卫傀儡政权施展和平攻势的同时，调集重兵，发起一场进犯我湘北地区的军事行动。在日寇重兵的进攻下，我湘北军民敌忾同仇，奋起抗击，表现出誓死不屈崇高的民族气节。在长沙会战激烈进行之间，一股日寇窜入一座寺庙，企图污辱躲在寺里避难的妇女，大悲寺住持慧海和尚义愤填膺，破了杀戒，当场击毙逞凶日寇，自己也壮烈牺牲；在长沙金井附近的隐珠山下，“开物小学”的三个十二、三岁小学生被敌兵抓住，敌兵拿出汪精卫的照片要他们回答，三个小学生异口同声指骂“这是汉奸汪精卫”。敌人打他们的嘴巴，强迫他们承认汪精卫是“领袖”，他们坚决不承认，最后惨遭敌人杀害。沙田乡农妇何大嫂因来不及逃避，被一个敌兵截住，当敌兵企图污辱她时，她进行了激烈的反抗，拉住这个敌兵滚进一口莲塘，同归于尽。在湘北军民的英勇抗击下，日寇的进犯阴谋未能得逞，遭受惨重的失败。

（本片一九四〇年由史东山导演摄制完成）

——根据程季华等编著《中国电影发展史》编写

木 兰 从 军

(一九三九年上海华成影片公司摄成影片)

欧 阳 予 倩

第 一 场

布景：野外秋林 木兰家门口 木兰家后门 木兰家庭院 木兰

父母卧房 机房

人物：木兰 猎人六 木兰母 木兰父 姊姊弟弟 保正

- 1 L.① 秋天的云和树。
- 2 S.L.② 树叶从树上纷纷落地。
- 3 S.C.③ 云中的雁行。
- 4 C.④ 弓开箭射。
- 5 S.C.雁行中一只雁中箭堕落。
- 6 S.C.雁箭落地上，有马飞走过来，骑者俯身取雁。
- 7 S.L. HAN取雁者就是花木兰，她将马勒住。

-
- ① L.——远景
 - ② S.L.——全景
 - ③ S.C.——近景
 - ④ C.——特写

8 S.C.木兰勒定了马,将雁放入袋内,复骑马而去。

9 L.木兰骑马远去。(划)

10 S.L.木兰至一高岗,勒马四顾。

11 S.C.矮树丛中,有物蠕蠕作动。

12 S.C.木兰开弓射之。

13 S.L.正中目的,忽叫痛声作,原来也是一个猎人,伏在树内等待动物,负痛跳起来,见是木兰,本来认识。

老王:“哈哈,你这个鬼丫头!”

14 C.木兰大惊失色。

15 C.S.该猎人将箭拔出,另外三个猎人走过来问。

猎人老李:“老王,为什么忽然叫起来,打中了什么没有?”

老王:“什么也没打着,我倒挨人家打着了,你们瞧?……”他指着股上中箭处给大家看。

老张:“她不是花家那个小娘儿们吗?”

16 S.L. PAN.木兰骑马走过来陪礼。

老李:“可不是吗?”

老张:“装疯卖俏的,跑到咱们村子里来打猎,还要放肆。”

老李:“可不是吗?”

木兰:“王大哥真对不起,我以为是一只兔子,想不到是你钻在那儿。”

17 S.C.老张以挑拨的口气说。

老张:“老王,你挨了打,还要给人家骂兔子。”

老李:“可不是吗?”

老赵:“她竟敢看不起咱爷儿们。”

老李:“可不是吗?”

(几人以目会意,凶凶地走过去)

18 S.L.他们将木兰团团围住。

老赵:“你偷了我们的东西,快留下来,才放你走。”

众人:“留下来,留下来!”

木兰：“哪个偷了你们的东西？”

老赵：“你还说呢，你是花家村的人，到我们李家村来打猎……”

19 S.C.木兰生气地与他们讲理。

老赵：“……这个雁，这个野鸡，这个兔子，都是我们村里的，你不告而取，岂不是偷吗？”

木兰：“天上飞的，地下走的，这都是在村子外边打来的。”

20 S.C.老赵无理取闹，戏弄木兰。

老赵：“村子外边打来的，来到这儿村子口也得要抽税。”

木兰：“这是几时兴的规矩？”

老赵：“今天才兴的。”

老李：“对了，今天才兴的新规矩。”

21 S.L.木兰松缰要走，又被他们拦住。

木兰：“放我走。”

老王：“放你走，也不难。”

22 S.C.老李又插嘴说。

老李：“打了我们的禽兽都要还。”

(镜PAN.到老王)

老王：“小木兰，下马来咱们谈谈。”

23 S.L.木兰催马要走，又被拦住。

众人：“咱们顽顽，咱们顽顽。”

老赵：“小木兰，不害羞，不会打猎只会偷。”

老王：“小木兰，小乖乖，要找男人到我这儿来。”

24 S.C.木兰要走，又被他拦住。

木兰：“再不放我走，我可不客气了。”

25 S.C.老李说。

老李：“小木兰，别啰嗦，我还没有娶老婆。”

26 S.C.木兰驻马，好气又好笑。

木兰：“看起来你们都有两下子。”

27 S.C.老赵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

老赵：“喝，你还才知道，我们李家村的人都是文武双全的。”

(镜头推到木兰)

木兰：“刚才那一套是文的对不对？”

老赵：“对啦。”O.S.

木兰：“那末武的呢？”

老赵：“武的，那你可受不了了。”

木兰：“……让我们来比比箭法好不好？”

28 S.C.老赵拿着鞭子，边说边走近木兰。

老赵：“你要比射箭，好极了，你瞧天上飞的。”

木兰：“唔，那是鸿雁。”

老赵拿鞭子对木兰比划着鸿雁说。

老赵：“我一箭射了去，说中它的眼睛，就不会中它嘴，说中它的嘴，就不会中它的腿，说中它的肚子，就不会中它的背。”

(老赵说话时镜推近木兰)

众大笑。

木兰：“听你的箭法，还算不了希奇，你可能会由一只手反手射箭？”

29 S.C.老赵倒被她问住。

老赵：“一只手，那怎么射法？”

木兰：“你瞧着，这样开弓……”

30 S.C.木兰开了弓。

木兰：“……搭上箭把手反到背后，要射天上的鸿雁落地。”

31 S.C.老李也拿箭在手中试，试来试去不成。

老赵：“你先射给我看。”O.S.

老李：“你要射得中，放你过去，要是射不中，连人带马留在这里，让你妈妈拿钱来取。”

32 S.C.(仰角)木兰表示同意。

众人：“好。”

木兰：“好，大丈夫一言既出……”

33 S.L.众人都拿着弓箭照木兰的样子试着。

老李：“驷马难追。”

木兰：“各位请看……雁来了，我要射第一行的第一只。”

（木兰用力鞭马，突围而出。众失望）

木兰：“各位再会。”O.S.

34 S.C.老赵气极望着木兰去处。

老赵：“倒上了这个小丫头的当。”

老李：“可不是吗？”（划）

35 C.木兰获得的猎品甚多，挂在身旁，她骑着马行进在斜阳中。一群孩子跟着她唱着歌。

太阳一出满天下，
村里的儿童笑哈哈，
来吧来吧快来吧，
一同打猎可看花。

36 S.L.（正摄）木兰天真的样子唱着。

太阳一出满天下，
快把工夫练好他，
强盗贼来都不怕，
一齐送他们回老家。

（当中插两个小孩子的特写）

37 S.C.木兰继续唱着，回到家门口。

太阳一出满天下，
前面就是我的家，
来吧来吧快来吧，
一同前去吃杯茶。

兰母：“木兰回来吧。”

38 S.L.木兰止步与小朋友们道别。

木兰：“甯，我母亲在叫我，她一定怪我回来晚了，今天不请你们去喝茶啦，改天一同去打猎好吧？”

群孩：“好的。”

木兰：“那么明儿见！”

群孩：“明儿见！”

群孩散去。

39 S.L. 兰母在门口等她。

木兰：“妈。”

兰母：“整天在外边乱跑，你还记得回家吗？”

40 S.C. 母背影，木兰正面指着猎品对母说。

木兰：“妈，你看。”

41 S.C. 兰背影，母正面说。

兰母：“看，看你这个样子，还像不像一个女孩子？”

42 S.C. (平摄) 兰娇媚地说。

木兰：“妈，我因为爸爸的病刚好，所以我才出去打点儿野味回来，让他老人家开开胃口。”

兰母：“你爸爸为你一天不回来正在生气呢……快悄悄儿走后门进去，换了衣裳再去见爸爸。”

兰紧抱住她的母亲。(镜推近成S.C.)

木兰：“我的好妈妈。”

兰母：“好了，好了，快去吧，把这些打来的东西也都藏起来。”

她偷偷地沿围墙走过去……

43 S.L. 走至后门口拴马卸鞍；

44 S.L. 至井边提一桶水；

45 S.L. 提水给马喝。她悄悄地走进后门。

46 S.C. PAN. 她进后门一楞。父亲正站在檐下。

木兰：“爸爸。”

兰父：“一个女孩子家，成天在外头乱跑，你看你还像个什么样子？”

这时候她妈妈和她弟弟走过来。

弟：“姐姐。”

47 S.C. 兰弟名树兰。他走近他姐姐，发现她藏在身后的猎品。

弟：“爸爸，你看姐姐打了这么多。”

姐：“妹妹回来了。”

48 S.L.木兰姐走过来，见父亲生气，显出畏惧的样子，兰父埋怨兰母。

兰父：“我常常从军在外，你瞧你把女儿教成这种样子。”

兰母：“她也从来没有作过什么坏事，顶多不过是欢喜打猎罢了，谁叫你从小就教她使枪射箭，把她的心都玩野了，还要来怪我。”

49 S.C.木兰对她父亲说。

木兰：“我因为爸爸病后身体不好，特地去打来给爸爸吃的。”

50 S.C.木兰父怒气渐消，指着猎品问木兰。

兰父：“这些都是你打的吗？”

木兰：“当然都是我打的。”

兰父：“我可不相信。”

51 S.C.弟弟为木兰辩护。

弟：“我相信，姐姐比爸爸还会打猎呢。”

大姐姐快拦住他，不许他再说话。

52 S.C.木兰甚爱她弟弟的神气。

兰父：“以后不许你出去。”

木兰：“是。”

兰父：“还不快去换衣裳。”

木兰：“是。”她走过去。

兰父：“回来！……”

53 S.C.兰父命令似的说。

兰父：“罚你三天织一匹绢，不织好不许出来……。”

54 S.C.木兰很认真地听着。

兰父：“听见没有？”

木兰：“听见了，爸爸。”

兰父：“噢，谁来了？”

木兰也向外看。

55 J.有一个戴着高帽子的差官来递文书，兰父迎过来。

差官：“这里有个花世荣吗？”

兰父：“不敢，就是在下。”

56 S.L.差官取出文书说。

差官：“啊，就是你啊，有封文书是下给你的。”

兰父：“多谢大哥……。”

兰父接信，怀中掏出碎银，差官喜形于色。

57 S.C.木兰对准差官的帽子，一箭射去。

58 S.C.差官刚想接银子，帽子忽然飞去，惊慌失措。

59 S.C.兰弟的笑声。兰父抬起帽子，拔出箭来，帽子上已有两个小洞。

差官大怒，兰父快快给些碎银塞在差官的手里。

兰父：“这里有点小小的意思。”

差官见银转怒为喜。

差官：“不要客气，再见。”

他再看看帽子说。

差官：“好箭法。”

他去后，兰父怒容持箭进去。

60 S.L.兰弟见父来，快逃进去。父来止住木兰。

兰父：“你这顽皮的孩子！”

木兰：“爸爸不相信我射箭射得准，所以我显点本事给您看看！”

兰父举箭要打木兰，木兰逃去，兰父并不追。

61 C.兰父看看箭，反觉可喜。再看看文书。

62 C.文书上写：“右给花世荣开拆 都督府谕”

兰父：“一定是边……”（镜退后S.C.）

兰父：“一定是边境又出了事，又要我去从军。”

他微摇其首，拆看文书。（划）

63 S.L.木兰父母在房中灯光之下，谈出征之事。

兰父：“这一次去从军，能不能活命回来是不晓得的，家里的事全要你当心照管啦。”

兰母：“你的年纪大了，病还没有完全复原，怎么受得住战场上的辛苦……”

64 S.C.木兰在机房窃听。

兰母：“……叫我怎么放心？”

65 S.C.木兰父也甚感慨。

兰父：“我倒不要紧，只是想起家里没有人照应，要是大儿子不死倒也罢了，如今只有两个女儿……”

(镜头PAN.到已入睡的小儿子)

兰父：“……树兰的年纪这样小，要不然可以替我去从军……”

66 S.C.木兰仍然在偷听。

兰父：“……也免得我这条老命死在异乡啊！”

67 S.C.兰母呜咽。

兰母：“真是二十几年夫妻，你从来在家的时候少，一家大小全靠你，偏如……”

兰父：“别伤心了。”

母止哭，下忽闻隔室叹息声。

兰父：“谁在那儿叹气？”

木兰：“是我。”

兰父：“半夜三更，一个人叹气干什么呀！”

兰母：“孩子一天天大起来了，还没有人家，这也是我的一件心事。”

隔室泣声更大了，两老持烛台走过去。

68 S.L.木兰独坐叹息，她爹妈走进来问她。

兰父：“孩子为什么不织绢，在这儿唉声叹气啊？”

69 S.C.木兰父背影。木兰正面说。

木兰：“为的是爸爸。”

兰父：“为我？是不是为我白天责备了你几句，在这儿生气啊？”

木兰：“爸爸责备我是应该的，我怎么敢生气呢！”

兰父：“那么为什么呢？”

木兰：“因为刚才爸爸在房里对妈妈说要去从军的事，我都听见了……”

70 S.C.兰父对兰母看了一眼。

木兰：“……我想爸爸去不得。”

兰父：“怎么去不得？”

木兰：“爸爸一身已经经过了几十次打仗，这么大年纪也应该在家里养老……”

71 C.木兰苦劝爸爸。

木兰：“……近年来又是多病，北方的冰天雪地，你的身体怎么受得住，大哥不在了，兄弟年纪小，姐姐就要出嫁，家里全靠爸爸撑持，我看还是不要去吧。”

72 S.C.兰父走过其妻身边，边走边说。

兰父：“军令如山，怎么能够不去，好在爸爸还不很老……”

73 S.C.(仰角)木兰很勇敢地说。

木兰：“爸爸我想……”

兰父：“你想什么？”

木兰：“我想替爸爸去从军。”

74 S.C.兰父闻言立起。

兰父：“啊，你替我去？”

木兰：“是。”

兰父：“那怎么使得！”

(PAN.到兰母)

兰母：“那不是笑话吗？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够去打仗呢？快去睡吧。”

75 S.C. PAN.木兰继续诉说。

木兰：“不，爸爸从小教女儿一身武艺，留在家里也没有用处，不如替爸爸去从军，一来尽孝，二来尽忠，得胜回来，让人知道女孩子也能光大门楣，就是战死沙场……”

76 C.兰父以不信任的神气听着。

木兰：“……也心甘情愿，爸爸，你成全了女儿吧。”

兰父：“你的孝心，我很欢喜，可是我怎么能够让我的女儿去冒名顶替。”

77 C.木兰说。

木兰：“我可以改扮男装。”

78 C.兰母大不以为然。

兰母：“啐，村里村外的人，谁不知道你是个女孩子。”

79 S.C.父背景，兰正面。PAN.她走至母背影，她正面说。

木兰：“爸爸妈妈尽管对人说我本来是男孩子，因为怕我长不大，就扮成女装，如今长大了，改换男装，去替父从军。”

兰父：“上官不会答应。”

她来回想了一想，又走近父母说。

木兰：“爸爸年纪大了，又时常多病，只要爸爸去说明缘故，女儿再演几手武艺给他们看看……”

80 S.C.兰父已渐渐被她打动了心。

兰父：“嗯……”

兰母：“使不得，使不得！”

81 S.L.木兰双膝跪在父母的面前。

木兰：“爸爸妈妈成全女儿吧。”

(镜推成木兰背影，兰父正面抚木兰发沉思片刻。)

兰父：“你能有这样的胆量，我倒不忍心阻拦你，可是上战场不是好玩的，到那个时候可不要懊悔啊。”

82 C.兰母大不以为然。

兰母：“哼！”

木兰：“女儿年纪虽轻……”

83 C.木兰坚决地说。

木兰：“……倒也深明大义，无论怎么样艰苦，决不后悔！”

84 S.L.兰父大为兴奋对妻子说。

兰父：“好，妈妈去把我的军衣拿来，让她穿起来试试看。”

兰母将头一扭。

兰母：“我才不去呢。”(划)

85 J.木兰已经穿好了她父亲的军衣，耍枪舞剑。

- 86 S.C.木兰的武姿。
- 87 S.C. PAN.老父心喜,母反对。
- 88 S.L.木兰走至父前问。
木兰:“爸爸你看怎么样?”
兰父:“扮起来很像一个年轻小伙子,可是你的嗓子?”
- 89 C.兰母掩口发笑。
- 90 C.木兰倒被提醒,不禁失望。
兰父:“好了,睡吧,明天再说。”
木兰学男子的粗声。(划)
- 91 S.L.木兰倚窗而望,抽出剑来。
木兰:“誓将此生报国家,不妨古剑斩离情!”
窗外鸡鸣。(渐隐)

第 二 场

布景: 木兰父母卧房 街市 木兰家客厅 乡村 木兰家门口

人物: 兰父 兰母 木兰 保正 卖货三人 韩奎 刘英 刘妻
刘肥儿二 殷慈 章顺 老母 木兰姐 木兰弟

- 1 S.L.兰父从箱中取出地图展开来,给他妻子看。
木兰(男声):“花老将军,花夫人,小将有事禀报。”
兰父:“谁?请进来。”
原来是木兰穿好军衣,进来行军礼。
- 2 S.C.木兰:“小将花木兰参见老将军老夫人。”(男声)
父母大笑。
木兰:“妈妈,爸爸,我的嗓音像不像一个男人?”
- 3 S.C.兰父甚乐。
兰父:“像得很。”
兰母:“像倒是像了,可是我总是舍不得!”

外面锣声起，是保正催有军名的限期出发。

保正：“边关紧急，大家要去投军……”

4 S.L. PAN.保正执锣呼叫着。

保正：“……有名字的限两天之内就得开发，误了卯期，军法从事。”

(说完两锤锣)

5 S.L.木兰愈见紧张。保正呼声渐远。

木兰：“好，我现在往街市上去买点行装。”

兰父：“好。”

木兰去，边走边学男人的喉音，甚为可笑。

兰母：“她这样装扮起来，太像我们的大儿子了。”

母伤心，父慰之。(划)

6 S.L.木兰牵马来买鞍氈。(划)

7 S.L.木兰买鞭韉。(划)

8 S.L.兰母在木兰房内检点行装，父立窗前。姐弟至。

兰姐：“菜都弄好了。”

兰父：“先拜祖宗。”

9 S.L.祖先堂前摆上酒席，木兰父母领着木兰向花氏祖先叩头。(划)

10 S.L.就在祖先堂前，兰父设筵为木兰饯行。兰父为木兰斟酒，木兰立起来。(镜推兰父成S.C.)

兰父：“祝你一路顺风，扫灭狼烟，得胜回朝！”

11 S.C.木兰回说。

木兰：“多谢爸爸教得女儿一身武艺，使得女儿能够尽忠报国，又成全了女儿的孝道，真是两全其美，这正是报答爸爸的时候，请爸爸放心！”

说完饮酒叩头。

12 S.L.木兰叩头，父将她扶起，兰母也替她斟酒说。

兰母：“望你一路上多多保重，真是从小一步都没有离过娘！”

(镜头慢慢推近木兰成S.C.)

木兰：“妈尽管放心，多谢妈妈成全女儿的志向，使女儿能够作一个

国家有用的人,将来得胜回来一家团聚,那才安稳,妈你等着听喜信吧!”

13 S.C.兰姐捧起酒杯说。

兰姐:“恭喜妹妹前程远大!”

14 S.C.木兰感谢姐姐。

木兰:“多谢姐姐的金言,料理家务侍奉爹娘,全靠姐姐了。”

说完对姐拜一拜。

15 S.C.小弟也拿起酒杯走近木兰。

兰弟:“姐姐,你要是打不过这些家伙,只要写信回来,我就去帮你的忙。”

(镜推后成S.L.)兰弟说完神气十足。

木兰:“好极了,好极了,听爸爸妈妈的话,发奋求学,将来好为国家出力。”

外面保正敲锣声。

16 S.L.韩奎也去从军,与新婚的老婆不忍分别之状,甚为诙谐。

保正:“要去从军的,今天就得开发啊!”O.S.(声在远处)

17 S.L.刘英与他的两个胖孩子分别。

刘英:“爸爸打仗去啦。”

说完跳跳跃跃,忽又苦起脸来,复又力抑其悲,跳起来说。

刘英:“爸爸打仗去了。”(音响同上)(划)

18 S.C.章顺、殷慈两弟兄也去从军,叩别老母。母先对顺说。

老母:“顺儿,你的性子很躁,在外面要小心。”

19 S.C.章顺粗鲁的神气说。

章顺:“我什么也不管。”

20 S.C.老母对殷慈说。

老母:“殷儿,你平时太懒惰爱睡觉,出去从军,可比不得在家里啦!”

殷慈:“妈!你放心,儿子不打胜仗,再也不睡觉了。”

他说的很勇敢,可刚说完就打起呵欠。(划)

21 S.L.木兰一家也在门口与木兰分别。

保正敲锣声。

木兰：“我去了。”

兰父：“上马吧。”

22 S.C.兰母泣不成声，木兰劝母说。

木兰：“女儿去从军，是一件好事，妈不应该伤心，应该欢喜。”

兰父：“对啦，我们应该用笑容来欢送她。”O.S.

木兰：“妈，笑啊。”

兰母力抑其悲苦，笑着。

木兰：“爹妈身体保重，女儿去了。”(PAN.木兰上马)

23 C.木兰上马对家人满是笑容，可转头也挥泪不止了。她扬鞭而去。

父母：“保重！”

24 S.C.二老苦笑着。

父母：“孩子，路上保重。”F.O.

第 三 场

布景：北方路道 茶亭 黄河边小客店

人物：木兰 裘元 从军者八人 老韩老刘 刘元度 卖茶老婆
子 小姑娘 从军者六人 章顺 殷慈 尤亮 店小二两
个 唱坠子老头 小姑娘

1 L.木兰在路上缓辔而行，形形色色的从军者均忙赶路程。

2 S.L.每个人走过木兰的身边，都回头看看她。她虽不怕羞，却甚尴尬。

3 S.L.老韩老刘骑着两匹驴子，一个想老婆，一个想儿子。

老韩：“我的老婆刚娶回来只有十六天。”

老刘：“你出来从军，你的老婆说不定会找一个小伙子去陪她，可是我那两个又肥又白的孩子。”

老韩刚想骂老刘，发现后面的木兰。

4 L.木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老韩老刘看得很出神。等木兰走过去之后,他们指手划脚。

5 S.C.老刘老韩谈论起来。

老韩:“嗯,你看这个家伙长得好白。”

老刘:“不但很白还很嫩。”

老韩:“你又没有摸过他,怎么知道很嫩?”

老刘:“你长眼睛干什么的?”

老韩:“这个家伙不知道是什么路道?”

老刘:“管他呢,我们赶上去,凑个热闹去。”

老韩:“对。”

6 S.L.他们鞭驴,但是快得有限。(划)

7 S.L.木兰走进一个茶亭歇脚,那里早歇着几个军汉。她也拖过一张凳子坐下。

8 C.有一个英俊少年,名字叫刘元度,也在吃茶,他颇注意木兰。

9 C.木兰无意间也看见刘元度。

10 S.L.老刘老韩也到了,下驴见木兰,就走进来。

11 S.L.韩刘走近木兰坐处,斜着身歪着头围着她转了一转,站在她的后面,举动轻浮。卖茶的小姑娘送碗茶给木兰。

木兰:“谢谢。”

小姑娘望了木兰一眼还笑了一笑。PAN.成S.C.她跑到母亲面前指着木兰,让她母亲看。她母亲朝女儿羞了一羞。

12 C.老韩忽然用鞭梢叩着木兰的肩。

老韩:“喂,小兄弟哪儿来?”

木兰回头看一看,慢慢站起来。

木兰:“亳州来。”

老刘:“哪里去?”

木兰:“延安州去。”

13 C.老韩轻浮的神气。

老韩:“去干什么?”

木兰：“去投军。”O.S.

14 C.老刘轻视她说。

老刘：“好几千里地啦，你怎么去得？”

木兰：“怎么去不得？”O.S.(镜头PAN.到韩)

老韩：“路上有强盗。”

15 S.C.刘韩背面，木兰正面回答。

木兰：“我有宝剑。”

老刘：“树林里钻出豺狼虎豹。”

木兰：“弓箭可以防身。”

16 S.L.刘韩正面，有些人站拢来听他们说话。

老韩：“劝你不要说大话。”

老刘：“你小鸡儿似的，只好给老虎当点心。”

17 S.C.元度看得不耐站起来。

老韩：“哈哈，小兄弟你真像个小鸡儿。”O.S.

18 S.C.木兰半侧面，老韩正面笑着说。

老韩：“小兄弟你姓甚么？”

木兰：“姓花。”

老韩：“嘿，你真象朵花儿。”

19 S.C.刘韩背影，木兰正面甚气说。

木兰：“两位，如今边关紧急，大家前去投军，无非是为国效劳，决没有自己人还欺负自己人的道理，两位跟我还是头一次见面，就对我这样说话，难道就想欺负人吗？”

20 S.L.刘韩作怪相说。

老韩：“咯，好大脾气！说说笑笑谁欺负你？”

他说着就去拉木兰的手，本想让木兰跌一跤，哪晓得木兰顺势把他一扭一送，他便跌了出去。

21 S.C.老韩跌在马粪的上面。(众笑声)他立即爬了起来。

老韩：“啊，你这小兔崽子竟敢动手！”

22 S.C. PAN.木兰不管的样子，走出去。

老韩：“站住，是好的不要逃！”

老刘：“对不住，要你的好看！”

木兰已走出门(S.L.地位)，她站住回身说。

木兰：“好，来吧！”

23 S.L.木兰背影，刘韩奔出来，拔刀，刘元度跳出来拦住他们。

元度：“慢来……”

24 S.C.刘韩背影，元度侧面说。

元度：“……刚才我看得明白，分明是你们在欺负人家，我看算了吧，有本事不如到战场上去显去！”

元度再走近木兰。

元度：“这位大哥，你走你的，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25 S.C.韩、刘很奇怪。

老韩：“哪儿钻出这样一块料来，劝你不要管闲事，老子的刀可不认识人！”

26 S.C.元度转身按剑，木兰止住他说。

木兰：“仁兄，他们既下死心，就让小弟对付他们吧！”

她从袋中取出几颗石子。

27 C.手中石子。

木兰：“也不用刀枪，就用这几颗小石子……”

28 S.L.木兰说。

木兰：“让他们知道人不是好欺负的。”

说完她走到空地上叫着。

木兰：“来吧！”

29 S.C.刘、韩也叫了一声。

刘、韩：“好，来吧！”

他们走过去。

30 S.L.老韩举刀劈过去，被她隔开，再举刀，一石子飞过去。

31 S.C.韩刀落地，手被打痛，叫苦不已。

32 S.C.老刘举刀劈过来。

老刘：“看刀！”

石子飞来，刀又落地，老刘抚掌叫痛。

33 S.L.两人用脚踢木兰，又吃着两粒石子。两人抱膝乱跳。群众喝彩，木兰上马。

34 S.C.木兰上马对刘韩说。

木兰：“对不起，再见。”

木兰纵马驰去。

35 S.C. PAN.元度也上马。众愕然。茶店小姑娘欣羨木兰之神情可笑。
(划)

36 L.黄河边小客栈门口，木兰刚下马，元度也下坡来，木兰望他招呼。

37 S.L.两人拴马卸鞍，彼此攀谈起来。

元度：“刚才那两个东西，实在可恶。”

木兰：“多亏仁兄替我解围。”

38 S.C.木兰背影，元度正面说。

元度：“哪儿的话？仁兄的武艺超群，真是令人佩服。”

木兰：“惭愧，惭愧。”

元度：“请问仁兄贵姓？”

39 C.木兰很友情的答他。

木兰：“不敢，姓花。”

元度：“台甫？”

木兰：“草字木兰，转请教仁兄贵姓？”

40 C.元度谦和回答。

元度：“敝姓刘，草字元度，我是沛州人。府上……？”

41 C.木兰答。

木兰：“我是亳州人。也上延安州去吗？”

元度：“是的，仁兄呢？”

木兰：“我也是的，因为家父年老多病……”

42 S.C.木兰背影，元度正面静听着。

木兰：“……因此替父从军。”

元度：“忠孝双全，令人可敬！”

木兰：“行军的事懂得很少，还望多多指教！”

元度：“岂敢……我们到店里去歇息吧。”

43 S.L.两人走进，叫店小二。

元度：“小二！”

小二：“有！”

元度：“多加草料。”

他们走近门口，忽然止步向堤上望。

44 S.L. PAN.刘、韩二人到了，一拐一拐走下坡来，看见木兰哭笑不得的样子说。

老韩：“这一定是妖怪。”

老刘：“恐怕是剑仙。”

45 S.C.木兰和元度笑一笑，走进去。

46 S.L.灶上烧着大锅热水，店伙一桶一桶在倒水。（划）

47 S.C.众人在洗脚。镜头推到刘、韩，他俩一面洗脚一面叫痛。

48 S.C.章顺、殷慈、尤亮刚洗好脚，章顺发现木兰。

49 S.C.木兰独坐下洗脚。

50 S.L.章顺领殷慈、尤亮走到木兰面前打转。

51 S.C.刘、韩看见替他们着急，吁吁作声，叫他们过来。

52 S.L.章等听见，回头望着韩、刘。木兰手插带内。

53 S.L.刘韩更急，恐怕她又要放石子，招手叫他们过来，他们莫名其妙的样子走过来。

殷慈：“叫我们什么事？”

老韩：“这个家伙不是好惹的，我们已经吃了苦了。”

说完示以手脚，他们偷看木兰。

54 S.C.小二打桶水给木兰。

小二：“军爷洗脚。”

木兰：“放着罢。”

55 S.C.元度快擦擦脚让座。

元度：“花兄，我洗好了，你这儿来吧。”

56 S.L.木兰仓皇地说。

木兰：“不客气，不客气。”

说着把一桶水提到房里去，把门一关。

57 C.殷慈大为奇怪。

殷慈：“怎么，洗脚也要关起门来？”

58 S.L.老刘急止其多说。

老刘：“吁！”

殷慈：“怎么？”

老刘：“他是个剑仙。”

59 C.尤亮吓得两目发呆。

尤亮：“啊，剑仙？”（划）

60 L.“月照黄河水，”有人在门外唱河南坠子。

61 S.C.“黑鸦飞动，点点在树枝之上。”（声同上）

62 L.“满天星斗，”（声同上）

63 S.L.一个老头子带着一个女孩子，倚门唱河南坠子。

64 S.C.几个人在微弱的油灯光中铺被。

65 S.L.木兰和元度在黄河边上谈心。

元度：“请问老哥是什么职位？”

木兰：“我替家父的缺，暂充队正。”

66 S.C.木兰背影，元度正面说。

元度：“我也队正，我们是同僚，不过像老哥那样的武艺，一定是步步高升。”

67 C.木兰微笑。

木兰：“谢谢你的金言，只要能替国家出力，职份的大小倒不在乎。”

68 S.C.元度望她点点头（初更鼓传）两人打呵欠。

元度：“睡吧，明天还要赶路。”

木兰：“你先请睡吧。”

元度：“我们真难得，一见如故，想不到一个沛州，一个亳州，忽然同

在一处,也算是缘份。”

69 S.C.元度背影,木兰正面。

木兰:“男儿四海为朋友,人生何处不相逢!哈哈,明天见吧。”

70 S.L.元度走下坡。

元度:“明儿见。”

71 S.L.元度背影入店门。

72 S.C.木兰看他入门后,她转身侧面仰天,(水声)她的父母。

73 S.C.一个老头子在叫。

店伙:“外面还有人没有?上锁了!”

74 S.L.她漫步回头走下坡来。(更声再传)(划)

75 S.L.她走进房,看见炕上已经睡满了人。她必得与男子睡在一起,她走过去坐在灯前,在一片酣睡声狗吠声远远地唱坠子声中,用手撑着头,不能成寐。

第 四 场

布景: 沙漠 城楼 元帅府门口 门房 木兰营房 元帅营房
城墙

人物: 木兰 番兵廿人 唐兵廿人 韩奎 刘英 殷慈 裴元
兵二人 刘元度 元帅 军师 侍卫四人 番将甲乙 番
兵二人 唐兵十人

1 L.沙场……马蹄踏尸体而过……木兰在战场上之英姿……兵对兵……将对将……木兰战得汗流满面。

2 L.大雪纷飞之下,城楼上旌旗招展,击鼓吹角。

3 S.L.木兰很英勇地在鼓角手的旁边,对城外察看。(推进)雪花堆积在她的铠甲之上。(划)

4 L.木兰巡城完毕,带了一队兵在元帅府门下马。

5 S.L.木兰下马走进府门。

6 S.L.韩、刘、殷、裘等在门房里烤火，木兰经过他们的门口，走进去。

(镜推近成S.C.)韩对众说。

老韩：“不知不觉的到边关来已经三年了，什么好处都没有，你看那个姓花儿的，我们一同来投军，他一来升官，如今作校尉，眼看着就要升都尉，再一跳还不是节度使？看起来还是要长得漂亮。”

7 S.C.老刘说。

老刘：“那也不要说，人家到底有战功啊，他一来就连打胜仗，也怪不得将军赏识他。”

8 S.C.老殷说。

殷慈：“那家伙也真怪，媚里媚气的，简直有点儿像女人，那身武艺真不知怎样学来的，打起仗来可真不含糊。”(划)

老韩：“可惜他是个男人，要是女人，那我……”

9 C.老刘问。

老刘：“你怎么样？”

10 S.C.老韩轻浮的神情说。

老韩：“那我真受不了。”

他旁边的人刚笑出口，忽止住，推韩立起。

11 S.L.原来门口刘元度至。大家立起，元度问。

元度：“花校尉在什么地方，知道吗？”

殷慈：“花校尉巡城刚回来，到里面去了。”

元度：“噢。”他走去，转身而进。

老韩：“这也是个怪物。”

12 S.L.木兰在房中研墨写信。

13 C.手写：“父母亲大人膝下”

S.C.木兰正写家书，元度在外面叫她。

元度：“花校尉在屋里吗？”O.S.

木兰：“元度兄请进来吧。”

14 S.L.元度走进来，PAN.他走近木兰。

元度：“写信吗？”

木兰：“明天有人回亳州。”

元度：“对不起，打扰你来了。”

PAN.木兰走近火盆，边走边说。

木兰：“不要紧，有什么消息吗？”

15 S.C.木兰侧面向火，元度正面走过来。

元度：“我们得了个密报，他们又准备大举进攻来了。”

木兰：“那是当然的，他们受了几次挫折，决不肯干休。”

元度：“可是我们的军师，还不相信！”

16 C.木兰说。

木兰：“我看事情要坏在军师手里，因为他的私心太重。”

17 S.C.小兵递茶给元度，元度饮茶，两面看一看再说。

元度：“不错，可是主帅因为打过几个胜仗，好像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18 S.L.木兰说。

木兰：“我本有个屯田养兵防边退番的办法……。”

PAN.她走近桌前，取一本册子，一张地图给元度看。

木兰：“……你看写了这样一本……这里还有战争的地图，前几次打仗，全靠这几幅图去布防，想不到军师会说我的地图靠不住，真把我气死了。”

元度：“唉！可是目下最紧要的是要知道突厥的重兵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只要得到真凭实据，军师也就无话可说。”

19 S.C.元度背影，木兰正面说。

木兰：“好，我跟你去见元帅。”

她说完，预备去佩剑，元度过来对她说。

元度：“你想怎么说法？”

木兰：“我们自告奋勇，去打听他们的虚实，我们就去吧。”

20 S.L.元帅坐虎皮椅上，军师来见礼。

元帅：“军师请坐。”

军师：“昨天那两个降将，已经盘查过了，的确是真心投降，如今要

叩见元帅。”

21 C.元帅说。

元帅：“好，就让他们来见吧。”

22 S.C.军师卑鄙的样子说。

军师：“是，元帅的宽宏大量，没有一个人不钦仰的……”

他走到门口叫一声。

军师：“元帅要见番将。”

侍卫：“得令！”

门帘启处，两个兵押着两个番将进来。

23 L.两番将向元帅叩头。

番将：“叩见元帅。”

元帅：“两位请起。”

24 S.C.两番将道谢起来。

番将甲：“我们小邦，得罪天朝，蒙元帅大恩不加诛戮，已经万幸，何敢当元帅大礼相迎。”

25 S.C.元帅说。

元帅：“你们弃暗投明，本帅十分欣喜……”

26 C.军师狞笑着。

元帅：“……只是听见说你国的狼主正要调动大兵前来进攻，这又是怎么个说法呢？”

军师闻元帅之言，快速眼色给番将。

番将乙：“敝国自从打了几次败仗……”

27 S.C.番将说着。

番将乙：“……早已无力进攻，所说调齐大兵，不过是谣传而已。”

28 S.C.元帅侧面，军师正面抢话。

军师：“本来是谣言。”

元帅：“就请军师好好的款待两位。”

29 S.L.兰、刘两人在帅府门口，被一个兵曹挡住。

木兰：“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要见元帅说话。”

- 30 S.C.兰、刘背影，兵曹正面说。
兵曹：“元帅正见着两个番邦的降将。”
- 31 S.C.兵曹背影，兰、刘正面，他们微警问。
元度：“哪个引进来的？”
兵曹：“是军师带了来的。”
兰、刘：“糟了！”说完忽注意里面。
- 32 S.L.军师引两番将从元帅房中出来，到军师房间里去。
军师：“两位请这里来。”
- 33 S.L.进军师的房间，番将四顾无人，对军师低声说。
番将甲：“敝国的可汗奉赠军师黄金万两，请向元帅说情，不要相逼太紧，两国从此和平岂不是好？”
军师：“我自有道理。”
- 34 S.L.兰、刘拉兵曹到门口旁边说话。
木兰：“万一是诈降怎么办呢？”
兵曹两边看一看轻声说。
兵曹：“我也以为靠不住，请两位暂且等一等，让我来想想法子，等军师跟那两个番将走了，再见元帅。”
- 35 S.C.兰、刘点首。元度说。
元度：“全仗大力，挽救危机。”
- 36 S.C.兵曹说。
兵曹：“这是应当的……”
他走至门口，向里面张了一张，忽对兰、刘说。
兵曹：“喂，军师来了。”
- 37 S.L.兰、刘两人PAN.快走过一边躲避起来。
- 38 S.L.军师与两番将走出去，兵曹过来喊兰、刘同走进帅门。
- 39 S.L.指元帅房门口，兵曹叫他们等招呼。兵曹进去报告。
- 40 S.L.兵曹进室，走近元帅跪下报告。元帅正接过一个女子捧上的茶，见有报告很不快活的样子。
兵曹：“启禀元帅，花木兰刘元度有机密大事要见元帅。”

41 S.C.元帅不乐意的神气说。

元帅：“又有什么机密大事？你去问他们。”

42 S.L.兵曹说。

兵曹：“还是请元帅亲自问吧。”

元帅：“好，叫他们进来。”

兵曹：“是。”

兵曹起身走到门口，启帘招手，两人进来。

43 S.C.元帅见他们进来，很和气的神情。元帅示意女子进去。

刘、兰：“叩见元帅。”

元帅：“有什么事？”

44 S.C.刘推兰说。

木兰：“末将等得有密报，番邦调动大兵就要来了。”

元帅：“那我知道都是谣言。”

元度：“确有其事，并不是谣言。”

45 C.元帅仍不相信说。

元帅：“那么，你知道大兵到了什么地方？”

46 S.C.刘、兰两人互相看了一下，兰说。

木兰：“因为他们的行动十分秘密，所以末将等想求元帅命木兰和元度亲身前去探听虚实。”

47 S.C.元帅很自信地说。

元帅：“军师问过两个降将，大举进攻绝无其事。”

元度：“倘若这两个番将是诈降，岂不误了大事。”

元帅很不耐烦。

元帅：“好了，不要多说了，就命你们两个人去打探回报！”

48 S.L.(元帅背影)刘、兰正面大喜。

刘、兰：“得令！”他们出去。(划)

49 S.L. PAN.木兰走进房来，元度说。

元度：“我们这样前去打探，人家不会疑心吗？”

木兰：“我想我们要改扮一下。”

元度：“改扮什么呢？”

50 C.木兰说。

木兰：“你来改扮一个番邦打猎的。”

元度：“你呢？”

木兰：“我……”

51 C.元度接她的话说。

元度：“对了，你最好扮一个番邦女子。”

52 S.C.元度背影，木兰说。

木兰：“胡说，我怎么好扮女人！”

元度：“你瞧，扮回把女人算什么事！”

53 S.C.(平摄)木兰说。

木兰：“只怕扮不象啦！”

元度：“你呀，不扮都……”

木兰：“什么？”

元度：“对不起，别生气……”PAN.他走出去。

元度：“……回头见，我去改扮改扮。”(划)

54 S.L.(跟)刘、兰改扮后，行动在近沙漠的地方。

木兰：“你扮得真不错。”

元度：“到底不如你扮得好。”

木兰走着一歪，刘去搀扶她。

元度：“喂，留神。”

55 S.C.木兰多少有点撒娇的神气说。

木兰：“得了，拉拉扯扯不像个样子。”

元度：“我们这样倒有点儿像什么？”

56 C.木兰说。

木兰：“像朋友。”

57 C.元度说。

元度：“不像朋友。”

58 C.木兰说。

木兰：“像兄妹？”

59 S.C.(平摄)元度说。

元度：“唉……不过人家一定当我们是夫妻。”

木兰：“什么？”站住。

元度：“没有什么。”

60 C.木兰微怒说。

木兰：“一路上没有听你说一句正经事，尽是说笑话瞎扯。我问你，到底是办公事要紧，还是说笑话要紧。”

61 S.C.木兰背影，元度正面说。

元度：“当然是办公事要紧。”

木兰：“你也像那些混账家伙要捋打吗？”

元度：“那我受不了。”

62 S.L.木兰似真非真地对着元度。

木兰：“如今你的职份比我低一级，我就命令你，我们要分路了，你走那边，我走这边，在约定的地方碰头，快去！”

元度：“得令！”轻轻软软地答了一声，他去了。

63 S.C.木兰望着他走远，叹了一口气，终于鼓起勇气向另一方向走去。
(划)

64 S.L. PAN.木兰深入番兵界内，四顾行走。

65 S.C.草堆边，番兵发现木兰，喊窑洞的兵走近。她藏草堆后。

66 L.由远而近走至草堆边，两番兵跳了出来。

67 C.木兰吓了一跳。

番兵甲：“喂，上哪儿去？”

木兰：“我回娘家去。”故作镇定回答他们。

68 S.L.木兰侧面，两番兵走近她问。

番兵乙：“娘家在哪儿？”

木兰：“就在那边不远。”

番兵甲：“不要去了，一块儿去见我们的头目去。”

69 S.C.番兵背影，木兰正面说。

木兰：“我不去。”

番兵乙：“那由不得你。”

木兰：“我怕。”

番兵乙：“怕也要去。”

70 S.C.木兰背影，番兵正面说。

番兵甲：“真是，好容易看见一个女人，还会放过你。”

木兰：“你们的头目在哪里？”

番兵甲：“就在那边。”

番兵甲指给她看，她转身仔细远看。

71 D.远远地无数的营帐。

72 S.C.木兰走近镜头，两番兵在她后面。木兰装傻探问。

木兰：“那里不是扎着兵吗？”

番兵甲：“谁说不是。”

木兰：“那样的营帐，一定有好几千兵？”

番兵甲：“几千？”

木兰：“怎么，没有吗？”

73 C.番兵甲说。

番兵甲：“哼，少说点儿几万，这一回一定把唐兵打个落花流水。”

PAN.到木兰，她更装傻。

木兰：“那才好玩呢。”

74 S.L.番兵乙似较机警，忽变色说。

番兵乙：“好玩儿，玩儿命，别啰嗦了，跟我们走吧。”

木兰：“哟哟哟，拉拉扯扯干么？我也逃不了啊。”

番兵乙：“我怕你逃。”

木兰：“你们一边一个看着我不成吗？”

番兵甲乙：“那使得，那使得。”

75 S.S.木兰忽思妙计，索性诱惑他们，她把膀子抽出来，分开搭在他们的肩膀上说。

木兰：“不如这样吧，这不更好玩儿吗？”

番兵甲乙：“倒是不错。”

两兵傻笑，骨头也轻了。（镜头跟三人走。木兰唱）

木兰唱：“三人同走一条道呀，一边一个一般儿高呀，你也好来，你也好呀，我没有法子好心焦呀！”

唱到这里，两番兵大动邪念，都想去亲她嘴，她顺势将两个的头互相一碰，两个都晕倒了，她拔出匕首。

76 O.她俯身刺每人一刀。

77 S.L.她见番兵已死，就剥一个番兵的衣服。（划）

78 S.L.她着好番兵衣服，从草堆后走出来。马蹄声起，她惊看远处。

79 L.一个传令小军，骑马飞驰而来。

80 S.L.她自己想想已穿好番兵衣服，她就大着胆跑出来叫。

木兰：“喂！”

81 S.L.传令兵闻声勒住马，看见是自己人。

82 S.C.木兰于是就对他行番礼，招手叫他过来。

83 S.C.传令兵就莫名其妙地走过来。

84 S.C.木兰从身边取出小石子。

85 C.手中小石子一粒。

86 S.L.木兰背影，传令兵走近她，她一举手，传令兵倒下马来，木兰奔上去厮杀。

87 S.C.番兵始想挣扎，又吃一刀而死。木兰取出他的文书。

88 S.C.几个番兵巡逻看见木兰。

89 L.木兰取文书。

90 S.L.番兵追过去。

91 L.番兵逼近木兰。

92 S.C.木兰始知，跃马而去。

93 L.木兰纵马驰远，番兵追了几步，大为失望。（划）

94 L.木兰骑番马穿着番衣到城边勒马。

95 S.L.勒定马叫城。

木兰：“开城。”

96 S.L.城上的唐兵以为她是番兵,就放箭。

97 S.L.有一箭几乎被打中,她高叫着。

木兰:“别放箭,我是花校尉。”

98 S.C.城上唐兵似信非信。

城兵甲:“花校尉,他怎么穿起番兵的衣裳? 嗯,你说你是花校尉,有什么凭证?”

99 S.C.木兰把她的符号射上城去。

100 S.C.箭中城垛之上,城兵始信。

城兵甲:“真是花校尉,快去开城。”

101 L.城上兵向木兰招手,木兰马向城门口去。

第五场

布景: 军师室 元帅室 木兰室

人物: 降将甲乙 军师 舞女二 女乐六 爪牙一 小兵二 元帅 木兰 元度 侍卫二

1 S.C.桌上放着许多珍馐。(镜退后)军师招待两降将。管弦女乐,两女子舞于席前。

2 S.C.军师的爪牙忽紧张的样子走进来,至军师前报说。

爪牙:“师爷,花木兰打探军情回来了,现在去见元帅了。”(镜头推进军师与爪牙)

军师:“唔?他不先来见我,先去见元帅,真是岂有此理!好,让我去听他说些什么?”(立起来)

4 L.军师去,两降将恭立。

5 S.C.两番将互相挤挤眉眼。

6 S.L.元帅坐虎皮交椅上,木兰站在面前。

元帅:“你是今天回来的?”

木兰:“是。”

元帅：“打探军情怎么样？”

7 C.军师在幕后偷听。

木兰：“番兵来得很多，都藏在安寨附近的山里，为数总在十万以上，他们的马队已经有小部分出现在离州城十几里二十里的地方……”

8 S.C.木兰继续说着。

木兰：“……有一个传令的被末将打死，在他身上搜出了证据。”

木兰呈上文书，元帅拆开惊讶。

元帅：“啊！……你的意思怎么样？”

9 S.C.木兰说。

木兰：“依末将的愚见以为，我们死守在城内，恐怕一旦有事，措手不及……”

10 C.军师偷听着。

木兰：“……而且城内奸细很多，恐怕中了番兵里应外合之计，此时不如把兵分两路开到城外，以攻为守……”

11 C.元帅静听着。

木兰：“从两翼包抄他们。等他来扑城，城是空的。他想回头，我们用奇兵断了他们的归路，这是上策。”

元帅：“唔……”

12 S.L.(跟)军师从幕后走出来说。(跟到元帅木兰背影，军师正面说)

军师：“这正是下而又下的下策，木兰，你说番兵来得很多，有什么凭据？”

13 S.C.军师背影，木兰说。

木兰：“是末将亲眼看见的。”

军师：“看见什么？”

木兰：“看见许多的帐篷，许多的兵马粮食，布满在安寨附近的山里。”

14 S.C. PAN.军师狞笑着。

军师：“我早知道那是番邦的疑兵，故意作成那样，要骗我们出城。我们深壁高垒，不去理他，他们丝毫没有办法。只要我们一走出城，就中

了他们的诡计了。”

他已走近元帅。

元帅：“这里有封文书，是他从番兵身上搜来的。”

军师看文书。

军师：“我也得到一样的文书，里头的話恰好跟这个相反……”

15 S.L. PAN.元度直闯进来至元帅前。

军师：“……可见他们的诡计无所不至。”O.S.

元度：“启禀元帅，末将奉了元帅之命，打探军情，探到番兵来得很多，而且很近了！”

16 S.C.军师斥责元度。

军师：“刘元度不等元帅传见，闯了进来，难道不懂得军法吗？来，叉了出去！”

17 S.L.两卫士入内侍立，元度还想说话，元帅向他挥手。

元帅：“元度，你先出去！”

刘行礼退。

18 S.C.军师对木兰说。

军师：“木兰，你要不是年轻不懂事，上了番兵的当，你就是受了番兵的贿赂，谎报军情。”

20 S.C.军师边说边走近木兰。

军师：“据说你还会扮女人是不是？好，我看你不要当军吃粮，还是回去唱花旦吧。”

木兰气得几乎发抖。

21 S.C.元帅叫木兰。

元帅：“木兰，你暂且退下去，本帅有道理。”

22 S.C.木兰行礼退，军师阴险的神气看着她走后，军师走近元帅说。

军师：“部下猖狂到这个样子，真太不象话。”

元帅：“年轻人好大喜功本是常事，不过让他们有点挫折也好！”

23 S.L.木兰走进她的房中，拔剑砍树，气愤填胸。元度走进来说。

元度：“今天是怎么回事？我看军师一定是妒忌我们的功劳。”

木兰：（走近镜头）“我想他一定还受了番邦的贿赂。”

元度走近她说。

元度：“那我们怎么办呢？”

24 C.木兰说。

木兰：“我看只有一面暗中派人监视军师和那两个番将，一面把我们的弟兄们布置。”

25 S.L.元度问。

元度：“怎样布置？”

木兰：“我看这样：万一有事，你带一支兵暗到城外埋伏，我就在城内保护元帅……唉！好好的事情看看要断送在奸细之手！”

第六场

布景： 城头 沙漠 军师室 城内街道一部分 元帅室前 元帅府前

人物： 木兰 元度 头目四人 唐兵十人 番兵五十人 军师 两降将 民众四十人 元帅 兵曹甲 番将 参军

1 S.L.狂风之夜，风吹着旌旗招展。木兰在城头前仰天忽有所见。

2 L.天空群鸦从头顶上掠过。

3 S.L.木兰惊讶转首叫。

木兰：“元度快来。”

元度：“怎么？”

木兰：“你看群鸦惊慌慌慌飞过来，一定是他们的队伍来攻城了，你就到城外去布置吧。”

元度慌张而去，木兰再与其他将官说。

木兰：“王校尉带一支兵到城北去埋伏。”

木兰：“李队正到城西去。”（划）

4 L.番兵马队飞过。

- 5 S.L.番步兵衔枚疾走。
- 6 C.马脚踢起沙尘。
- 7 C.人脚行进。
- 8 S.L.元度领一支兵布置埋伏。
- 9 S.C.(仰角)军师与两番将交头耳语,军师频频点头,挥手令速去,状甚得意。
- 10 S.C.木兰在城上走来走去瞭望。
- 11 S.L. PAN.刘元度指挥着他的兵移动。
- 12 S.L.木兰在城上戒备极严!忽锣声四起,城内起火。
人声:“起火了!起火了!”
- 13 L.城内各处起火。
- 14 S.C.木兰惊慌。
木兰:“我们快下城去救火。”
- 15 S.L.城南妇孺逃窜。(隔火焰)
- 16 L.番兵大队临城下,金鼓齐鸣。
- 17 S.C.城上放箭。
- 18 S.L.番兵爬城。
- 19 S.G.城上抛石头抛石灰瓶。
- 20 S.C.番兵由软梯上跌下去。
- 21 C.番兵中箭而死的。
- 22 S.C.城垛上格斗的场面。
- 23 S.C. PAN.妇孺逃命紧张。
- 24 S.L.元帅匆匆出厅,回兵曹保护。军师走过来。
军师:“花木兰带兵造反,请元帅下令惩办。”
- 25 S.C.兵曹甲(即章顺)上前驳斥。
兵曹甲:“胡说!分明是番兵攻城,怎么说木兰造反!”
- 26 S.C.军师望兵曹一瞪眼,再对元帅说。
军师:“番兵是他引来的,快到城北还有办法。”
- 27 S.C.元帅不信。

元帅：“番兵在城北进攻，怎么还能往城北去？”

28 S.C.元帅背影，军师正面说。

军师：“元帅不听我的话，悔之晚矣！”

29 S.L. PAN.两个兵士擒住一个放火的，原来就是番降将甲。

30 L.兵士走近元帅，跪下说。

兵士：“抓住一个放火的，他说要见军师。”

31 S.L.军师拔剑想杀降将灭口。

军师：“岂有此理！”

他举剑砍过去，为兵曹拔剑挡住。

兵曹甲：“慢着，问过口供再杀！”

32 C.元帅问。

元帅：“原来你是假意投降，该当何罪！”

33 C.番将甲说。

番将甲：“各为其国，不必多问。”

元帅：“你要见军师作什么？”

番将甲：“那还要问吗？因为他会把我放走。”

34 S.C.元帅转首走近军师说。

元帅：“你说人家通敌，原来你才通敌，把他们都杀了。”

兵曹甲一把抓住军师衣领，推出去。

35 L.军师与番将一同押出去斩。PAN.正遇花木兰匆匆走来。

36 S.L.木兰对元帅行军礼。

木兰：“启禀元帅，番兵倾巢而来，幸而未将等早有预备，就是他们进城也不能久守，现在请元帅赶快到城南去指挥。”

元帅：“好。”

与木兰走出。

37 L.至府门口，元帅刚欲上马。

38 S.C.番将乙藏墙角后，放一支冷箭。

39 S.C.元帅中箭，木兰过去扶住他。

40 S.C. PAN.番将乙奔跑而去。

41 S.C.木兰说。

木兰：“快抓住那放冷箭的。”

两个兵追了去。

木兰：“请元帅上马先往城南。”

元帅忍痛上马。

42 S.C.民众惊逃，有一个民众对镜头大喊。

民众：“番兵来了。”

43 S.C.(仰角)番兵执火把掠过镜头。

44 S.L.木兰等护送元帅至一处。

木兰：“你们保着元帅先去，我要回马去杀他们一阵。”

45 L.番兵杀进元帅府。

46 L.番将等进元帅室。

47 S.L.番将坐元帅交椅，刚坐下，有一参军来报。

参军：“启禀头目，城里唐兵很少，大队都出了城，正取包围形势想断我们的归路，我们应当赶快退出城去，和他们在二三十里的地方决战，不然怕中埋伏。”

48 S.C.番将不乐意的样子说。

番将：“你早为什么不说？好容易得了城池，一进来马上就要退出，这是哪儿说起。”

49 C.参军垂头说。

参军：“最初没有想到。”

50 S.C.番将大怒说。

番将：“怪不得人家说你是个狗头军师！”

他没有法子立起来。

51 L.番将起来说。

番将：“把古董宝贝，好的女人，都给我带着走！”

番兵七手八脚抢了许多东西去。

52 L.出衙门番将上马时，木兰杀过来。

53 S.L. PAN.木兰一枪刺过来，把番将刺死。PAN.番兵逃窜。

54 S.C.木兰在马上大喊。

木兰：“他们的阵脚乱了，赶快追杀！”

她也追杀过去。

第七场

布景：元帅帐

人物：元帅 木兰 元度 将官三十人 兵四十人 章顺

1 S.L.夜间元帅帐中，元帅负伤甚重，他手书遗嘱，木兰等都站立在床前。

元帅：“我懊悔不听好话，让全城百姓遭了大劫！……”

2 S.C.元帅继续说。

元帅：“……幸亏将士们忠勇战斗，才得转危为安，我真是死有余辜……”

3 S.C. PAN.木兰也负了伤，含泪在听着。

元帅：“……我已经奏明圣上，任花木兰为帅，他真是又忠又勇，足智多谋，可以担当重任，你们要服从他的调遣，休存二心，这是我的遗言！……”

4 L.元帅喘息不定地说。

元帅：“……身后之事，一切拜托。”

元帅逝去，大家下跪。

5 L.帐外儿郎均跪下默哀。

6 C.帅旗由“张”字变成“花”字。

7 L.木兰登台拜帅的一天，元度章顺随着她走进帐内，众将官参拜。

众将：“参见元帅。”

8 S.L.木兰对众训话，元度、章顺站在他的旁边。

木兰：“本帅蒙前元帅的荐举，又蒙圣天子的鸿恩，命我镇守边关，你们大家，不许贪赃枉法……”

9 S.L. PAN.众将听着。

木兰：“……不许欺侮百姓，不许临阵脱逃，不许营私舞弊……”

10 L.木兰继续。

木兰：“……本帅言出法随，违令者斩！”

众将：“是！”

第 八 场

布景：沙漠 广漠夜景 沙漠营帐

人物：木兰 元度 章顺 武将十六人 番兵五十人 唐兵五十人 群众八十八人 韩奎 刘英 殷慈 舞女五人

1 L.唐兵与番兵大战。木兰恶战，元度助战，番将刺死。马蹄。

2 C.木兰雪中苦战。

3 C.元度雨中苦战。

4 C.木兰雨中刺死番将。

5 S.C.番将坠马跌入泥中。

6 L.番兵逃，唐兵追。木兰、元度策马追去！带着胜利的微笑。（划）

7 C.石碑上写着“大唐贞观四年，折冲都尉花木兰平番勒石于此！”

8 L.木兰骑马在高岗之上，众僚属向她拜贺。

众将：“恭喜元帅，大功告成！”

9 S.C.元度在马上向木兰说。

元度：“元帅文德武功，绥靖边陲，千秋万世，永垂不朽！”

10 S.L.(仰角)木兰说。

木兰：“这都是大家的功劳，我不过是领衔罢了。”

11 C.元度笑着说。

元度：“元帅太谦。”

12 S.L.木兰对他一笑，走下岗来。

13 L.大家的马蹄都动了。（划）

- 14 L.庆祝凯旋之夜，百姓舞龙灯，木兰、元度等至。
- 15 S.C.木兰含笑一看，走过去。
- 16 L.父老结队敬木兰的酒。
- 17 S.C.木兰应接不暇，捧杯喝几口酒。
- 18 S.C. PAN.庆祝凯旋，众拍“爱民如子”，“永庆昇平”等匾额。
- 19 L.沙漠上作大规模的庆祝，舞着“天魔下凡舞”。木兰至，军民欢呼。
- 20 S.L.木兰回礼观舞。
- 21 S.L.舞姿甚美。
- 22 S.L.烤着全羊，韩等畅饮。
- 23 S.L.木兰、元度痛饮。
- 24 S.L.舞姿。
- 25 PAN.舞姿。
- 26 S.C.木兰含笑观舞。
- 27 S.C.章顺观舞，痛啖羊肉。
- 28 S.L.舞姿。
- 29 S.C.元度已有醉意。
- 30 S.L.木兰立起来，元度赶快又饮一杯跟了去。（划）
- 31 S.L.木兰已回到营帐，脱去外袍，走近床前，已有微醉。
远远的音乐欢呼声。
- 32 S.C.躺下若有所思。（声同上）
- 33 S.L.殷慈扶着元度走过帅帐来。
殷慈：“老刘，你怎么喝了点酒，就满肚子的军骚？”
元度：“我不管，我去找元帅去。”
殷慈：“我看你去睡吧。”拉元度。
元度：“我不睡，你去睡吧。”推殷慈。
- 34 S.C.殷慈被他推过来说。
殷慈：“好，我去，可是你要小心一点，不要冲犯了元帅。”
- 35 S.C.元度呢着说。

元度：“知道知道，我的元帅，我还不知道他的脾气吗？”

36 S.C.元度背面，殷慈正面。

殷慈：“你的元帅，笑话笑话。”笑着走去。

37 L.殷慈去。元度醉醺醺的走至木兰前，坐在一块石头上，呢个不停。

38 S.C.木兰忽听见元度之呢声，走过去。

39 S.L.走出来问元度。

木兰：“怎么，元度酒醉了吗？”

元度：“啊，元度没有。”（镜推进S.C.）

木兰：“我报给你一个喜信。”

元度：“什么喜信？”

木兰：“京里有信来，说是皇上要召我进京，你就升作折冲都尉，留在这里。”

40 S.C.兰背影，元度正面说。

元度：“恭喜元帅。”

木兰：“我也恭喜你。”

元度：“我不要升官！”

木兰：“为什么？”

元度：“只要一辈子伺候元帅。”

41 S.L.木兰说。

木兰：“小孩子的话，睡去吧。”

元度：“是。”

木兰进帐去。元度去而复回，仍坐石上。

42 S.C.木兰在帐内忽又看见元度。

43 S.C.元度又坐在石上。

44 S.C. PAN.木兰笑了一笑，叹一口气，走出去。

45 S.L.木兰又走到他的后面。

木兰：“元度，你在干什么？”

元度连忙直立。

元度：“在这里守卫。”

46 S.C.元度侧面，木兰说。

木兰：“胡说，我几时让你守卫？我看你真是酒醉了。”

元度：“没有。”

木兰：“那你一定是在想家？”

元度：“不是。”

木兰：“想妻子？”

元度：“我没有妻子。”

木兰：“啊，对了，你还没有娶亲……那么你……”

47 C.元度忙接着问。

元度：“怎么，元帅。”

木兰：“你去睡吧……时候不早了。”

更鼓声。

元度：“不。”

48 S.C.(平摄)木兰说。

木兰：“你去睡吧，赶明儿回去，我跟你作个媒人。”

元度：“我不要。”

木兰：“为什么？”

元度：“我已经有了。”

49 C.木兰微惊问。

木兰：“有了？那姑娘姓什么？她在哪里？”

元度：“我不过心里有了她。”

木兰：“那为什么不就娶了她呢？本帅并没有叫你不娶老婆啊。”

50 S.C.木兰背影，元度正面说。

元度：“我不敢对她说。”

木兰：“为什么？”

元度：“那个姑娘脾气怪得很，地位又比我高，说得不好她或许会杀我。”

51 C.木兰笑起来说。

木兰：“天底下有这种事。”

52 C.元度说。

元度：“天底下就有这种事，你看奇怪不奇怪？”

53 S.L.木兰说。

木兰：“你真是酒醉了，胡说八道的，不准在这里多说了，去吧。”

元度：“是，得令！”

兰进帐。元度去复停步。

54 S.C.她进帐微有醉意，不胜惆怅的神气，走近桌前，舞剑解闷。

55 L.舞剑之态。（唱歌的过门）

56 S.L.载舞载歌。PAN.

木兰唱：“月亮在哪里？月亮在哪厢。它照进我的房，它照上我的床，照着那破碎的战场，照着我甜蜜的家乡，几时能入我的怀抱，也好诉一诉我的衷肠！”

唱完，忽闻帐外元度接唱下去，她向外一看。

57 S.L.元度的背影坐在石头上唱。

元度唱：“月亮在哪里？月亮在哪厢……”

58 S.L.元度立起来继续唱。

元度唱：“它照进她的房，它照上她的床，照着我破碎的心肠，照着我终夜在徬徨。她几时入我的怀抱，也好诉一诉我的衷肠。”

他唱时插木兰走出来听镜头。

59 S.C.木兰故意地问。

木兰：“半夜三更谁在那里唱？”

60 S.L. PAN.元度走近她说。

元度：“元帅不是准许百姓们今晚唱到天亮吗？”

木兰：“啊，又是你！好，你就唱吧。”

61 S.C.元度三分醉酒样子说。

元度：“请元帅指教指教。”

（过门起）

木兰：“哈哈，我不懂？”

元度唱：“……月亮在哪里？月亮在我的身旁，我见着月亮的面。”

62 C.木兰听得入情。

元度唱：“……我漫着月亮的光，我向着天边望，我对着天边想……”

63 S.C.元度唱着。

元度唱：“……我不会癫也会狂，到头来却还是人间天上。”

64 C.木兰甚受感动的神气。

木兰：“唱得好，我跟你十二年的朋友了，今天我也学你唱一支歌。”

65 C.元度顽皮的神气。

元度：“这是元帅的恩德，我真是万死难报。”

木兰：“啰嗦。”

元度：“是。”

66 S.C.木兰唱。

木兰唱：“月亮在哪里？月亮在你的身旁，你见了月亮的面，你爱惜月亮的光……”

67 C.元度听着。

木兰唱：“……知道你年年望，知道你天天想……”

68 S.C.木兰继续唱。

木兰唱：“……你不要慌来不要忙，到头来自有那嫦娥下降。”

69 S.L.二人合唱。

兰、度合唱：“你不要慌来不要忙，到头来自有那嫦娥下降。”

唱完二人大笑。木兰说。

木兰：“现在你可以去睡了吧。”

元度：“得令。”

元度雀跃而去。

第九场

布景：金銮殿

人物：文帝 花木兰 刘元度 文武大臣 二十人

1 L.金銮殿上，官员排班，木兰、元度先后跪在丹墀。

2 S.L.皇帝坐在御座上说。

皇帝：“花木兰平番有功，永绝边患，朕心甚喜，加封木兰为尚书郎。刘元度襄助军机，加封为折冲都尉。”

3 S.C.木兰俯伏丹墀说。

木兰：“臣花木兰，并无大功，不敢当尚书郎的封典，只愿陛下赐与骏马一匹，使得回乡省视父母。”

4 S.C.元度说。

元度：“臣刘元度才力有限，始终只愿跟随元帅花木兰充一名走卒，官职太高，恐怕辜负天恩。”

5 S.C.皇帝甚喜。

皇帝：“花木兰事父母能孝，刘元度事主能忠，朕甚嘉许！每人赐宝剑一口，骏马一匹，给假六个月回家省亲。”

兰、度：“万万岁！”O.S.

垂帘退班。

6 L.官员跪送后，都走近木兰慰问。

(以下紧急第十场)

第十场

布景：木兰家前 木兰家门口 木兰家 木兰卧房

人物：村叟村妇五十人 木兰 元度 韩奎 刘英 殷慈 章顺
尤亮 裘元 兰父兰母 兰弟兰姊 姊子

1 L.木兰家乡远近村邻，焚起香案，迎候木兰。木兰、元度等骑马而来。

2 S.L.木兰在马上对大家拱手。

- 3 S.C. PAN.村姑村叟都喜形于色，猎人老王老赵亦在，见木兰至。
老王：“元帅元帅，还认得我们吗？”
- 4 S.L.木兰笑着点头走过去。
- 5 S.C.老王非常得意伸大拇指说。
老王：“他是我的老朋友。”
老赵：“我跟他也是老朋友，老朋友。”
- 6 L.木兰到了家门口，父母姊弟均在候着，还有许多邻人。
木兰：“爸爸，妈妈。”
木兰下马搀二老入内。
- 7 L.木兰等进大门入客厅。木兰请二老上立，她就下拜。
- 8 S.C.二老一边笑一边流泪。
- 9 S.L.木兰再向姊姊施一礼。
木兰：“姐姐，这许多年辛苦姐姐了。”
- 10 S.C.姐姐已有了孩子，她悲喜交集。
- 11 S.C.木兰再摸一摸兄弟的头。
木兰：“弟弟长得这么高了。”
- 12 S.L.(隔门摄)兰父说。
兰父：“里边换了衣服歇息歇息，有话回头再讲。”
母搀木兰入内，兰父至厅门口对外说。
兰父：“各位，请里边坐。”
- 13 S.L.木兰随母走进自己久离的卧房，推窗拂去镜上的灰尘。
兰母：“真是有话不知从哪儿说起。”
- 14 S.C.木兰照镜感慨，化成女妆。
- 15 S.C.母亲将许多庚帖入示木兰。
兰母：“你瞧，真不知道多少人来说媒，你看这样多的帖子怎么办？”
- 16 S.L.母侧面，木兰正面撒娇地说。
木兰：“我已经定了。”
- 17 S.L.从窗外向内摄。木兰侧面，母正面说。

兰母：“定了？怎么样的人？”

木兰：“妈，你先听听他的声音，再看行不行？”

面向窗外叫。

木兰：“……刘元度！”

元度：“有！”大声答应着。

木兰笑嘻嘻地问：“您听怎么样？”

兰母：“洪亮得很。”

18 S.L.木兰更喜说。

木兰：“我带您去看看他的模样儿，看使得，使不得？”

她说完很有力地把她母亲一拉。

兰母：“慢一点，我禁不起你这一拉。”

木兰：“好，妈，孩儿知道了。”

她顽皮地装出千金小姐的样子，一步一步把母亲撵出去。

19 S.L.元度等站庭前饮茶。木兰撵母出，指着元度。

木兰：“元度兄。”

20 C.元度转首呆住了。

木兰：“就是他。”

元度继则惊喜。

21 S.C.木兰对韩奎等说。

木兰：“各位请随便。”向众一一施礼。

22 C.老韩见了奇怪。

23 C.老刘傻样。

24 C.老殷更傻样。

25 C.老尤怪眼。

26 S.L.木兰笑嘻嘻地复入内室，兰父走出来问。

兰父：“这是怎么回事？”

(推近成S.C.)兰母向他附耳指着元度。

兰父：“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划)

27 L.洞房花烛，宾客出去，元度关门，走近木兰(推进)。

元度：“今天晚上看你还躲到哪里去？”

木兰娇媚地望着新郎一笑，倒在他的怀里。

(完)

(本片一九三九年由卜万苍导演摄制完成)

——原载一九三九年《星期文摘》第1卷第五·六期

长空万里（本事）

（一九四〇年中央电影摄影场摄成影片）

孙 瑜

“九一八”东北沦陷，东北航空学校学生高飞流亡关内。途中遭遇敌机轰炸，在混乱中得与少女白岚相识。“一二八”时，他激于爱国热情，又与同学金万里、乐以琴一起投考了杭州航空学校。在这里，高飞重逢了白岚及其妹燕秀。“七七”全面抗战爆发，高飞、金万里、乐以琴等驾机参加战斗，袭击日寇军舰。后来，由于燕秀被日寇飞机炸死，更加激起了他们对敌人的仇恨，于是当敌机再次来袭时，他们群起升空，英勇作战，给予敌人以坚决的打击。

（本片一九四〇年由作者本人导演摄制完成）

——根据程季华等编著《中国电影发展史》编写

风雪太行山（本事）

（一九四〇年西北影业公司摄成影片）

贺孟斧

在太行山区的一个农村里，农民马老汉和他的儿子小马夫妇务农放牧为生。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这块土地，并且建起了一座煤矿，小马和许多农民都被抓去当了矿工，受尽了残酷的压榨和折磨。马老汉心痛儿子，一心想救他出来。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马老汉被骗为敌人带了路。但是后来，小马并没有因此而被释放，而且还因为小马反抗日寇的残暴行为，被敌人弄瞎了眼睛。事实使马老汉认识了敌人的本质，他在矿工和农民联合起来进行武装斗争时，也怀着满腔怒火投入了战斗的行列。

（本片一九四〇年由作者本人导演摄制完成）

——根据程季华等编著《中国电影发展史》编写

白云故乡（本事）

（一九三九年大地影业公司摄成影片）

夏 衍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州遭受大轰炸，许多人逃到香港避难。落魄的青年学生林怀冰，在乘船赴港途中，因帮助觅座而与少女陈静芬相识。陈静芬的未婚夫白侃如，在香港担任军火运输工作，颇受敌奸注目。陈静芬来港后，由于未婚夫工作繁忙，两人在感情上不免有点疏远。一天，陈静芬在参加献金义卖后回家路上，又遇见了因失业而潦倒的林怀冰，便把他带到自己家里。这时，她才发现林怀冰原是白侃如昔年的老同学，因而将他留住下来。不久，广州沦陷，白侃如发起组织回国服务团，当他得知陈静芬与林怀冰热恋时，他便把军火运输工作委托给林怀冰，自己则随服务团参加抗战去了。后来，林怀冰结识了交际花金露丝，并为其所感，泄露了军火库的秘密。圣诞节前夜，当林怀冰与金露丝正在舞厅狂欢时，军火库突然起火，大批军事物资被毁。陈静芬看出了林怀冰与金露丝的关系，两人发生争执，林怀冰一怒而去金露丝家。陈静芬则回国参加了战地服务工作。至此，金露丝完全暴露了她的汉奸特务面目，威胁林怀冰加入敌特组织。林怀冰这才恍然大悟，痛改前非。最后，觉悟了的林怀冰在尽毙敌特机关爪牙后，返国加入了敢死队。在一次战斗行动中，他冒炮火潜入敌军阵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自己也以身殉国。

(本片一九三九年由司徒慧敏导演摄制完成)

——根据程季华等编著《中国电影发展史》编写

前程万里

(一九四〇年香港新生公司摄成影片)

蔡楚生

—
夜幕笼罩下的香港。

一轮明月，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蜿蜒起伏的太平山山麓，点缀着簇簇灯光。

市区街道，灯火通明，高楼林立，人来车往。街道旁的店铺，伙计们忙碌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意。

街头，花枝招展的妓女们正在拉客。一位中年男子与妓女挑逗着穿过妓女群，大摇大摆地朝路灯下的一位少女走去。

这位少女眉清目秀，身材苗条，穿着一件镶着黑边的花格旗袍，显得十分窈窕。她叫小凤。

中年男子嬉笑着向小凤调情。

小凤面带愁容，低头不语。她身边站着肥胖的鸨母，满脸堆笑招呼着这个客人。

中年男子见小凤不理他，自觉没趣只好走了。

鸨母瞪起眼，斥责小凤。

小凤胆怯地抬起头，勉强装出一副笑脸。

母鸡生气地在小凤的后腰上狠狠地拧了一把。

小凤眼含热泪，内心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二

深夜。高大的钟楼，表针指向一点十五分。

海边码头。

凶狠的恶霸头戴浅色制服帽，脚蹬马靴，手持拐杖，在码头上焦急不安地踱来踱去。

这时，一辆大卡车由远至近，停在码头。

司机高华相貌堂堂，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出坚毅的目光。他扫了一下坐在旁边正打瞌睡的小张。

小张个头不高，长得挺墩实。他揉揉眼，打着哈欠，与高华一起走出驾驶室。

恶霸定神一看，提货的卡车到了，顿时精神振作起来。

工人们忙着搬卸卡车上鼓鼓囊囊的麻袋。

高华和小张站在车后，等着工人们卸车。小张突然发现恶霸鬼鬼祟祟的样子，连忙告诉高华。

不远处，恶霸手拿账本，和一个狗腿子凑在一起，一边神秘地说着什么，一边朝卡车这边张望着。

高华沉思了一下，觉得不对头，走上前掀开麻袋，掏出一些黑乎乎的东西，吃惊地说：“哎呀，这是钨矿啊！”

小张在旁边着急地：“啊，这一定是买去造军火的，这怎么办呢？”

恶霸走过来，用拐杖戳了下高华的手：“哎，不许你多管闲事，多管闲事就要你们的命！”他又催促工人们：“嘿！快点儿搬走，快点儿，快点儿……”

狗腿子也跟着嚷：“快点儿，快点儿……”当最后一个麻袋搬下卡车时，他喊了声：“完了！”

恶霸转过身，冲着高华叫道：“开回去，你让他们马上运来，听见没有？”

高华和小张上了卡车，高华向后看了一眼，然后对小张说：“要后退一点儿，看后面有人没有？”

小张听到高华的吩咐连忙把头伸出窗外，看见恶霸在车后站着。他坐好后，胡噜胡噜脸，装作没看见，说：“没有。”

高华转动方向盘，卡车向后倒去。

恶霸弯着腰，提溜一包东西，对狗腿子喊着：“怎么会弄错呢？”正说着，卡车猛地撞在他的屁股上，只听“哎呀”一声，恶霸扑在狗腿子的身上，两人一起摔倒在地上。恶霸吃力地爬起来，朝着远去的卡车大声骂道：“他妈的！你们这些杂种，你们瞎了眼睛吗？……”

三

屋内，灯光明亮。

码头工人们围坐在高华的身旁，聚精会神地倾听着高华精彩的演讲。

高华站在桌前，满怀激情地对工人们说：“……他们才确实实地是残害同胞，大家情愿这样做吗？”

小张和一个工友站起来，举起拳头喊着：“我们不情愿！”工人们也齐声回答着。

高华摆摆手示意大家静下来：“好，好，同志们，我们的父母、妻子，我们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都在国内，都在敌人的侵略之下被残死，或是流离失所，我们干这种勾当，无疑是敌人的刽子手，也就无疑是残害我们自己人。”

工人们热烈地鼓掌。

高华接着说：“朋友们，我们的身体虽然是流落在国外。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心是没有一天忘记祖国的，祖国的存亡，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了，为着我们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为着整个民族的前途。我们大

家应该拿出良心来，拒绝做任何丧尽天良的勾当。”

码头工人们听到这里，激动地鼓起掌来。有的人兴奋地站起来，议论着：“啊，是呀，是呀！”整个房间群情激昂，气氛十分活跃。

屋外，一片漆黑。

恶霸的一个打手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窥见屋内高华正在向工人们讲话，急忙转身去叫恶霸。

屋内，高华更加高昂地：“我们要打死他，我们不是孬种，我们就是死，也要为抗日救国尽最大的努力！”

工人们高呼着：“好！好！”

突然，门被推开。恶霸带着一群打手气势汹汹地闯进来。整个房间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恶霸叉着腰，满脸凶相露出一丝奸笑。他冲着工人们喊道：“不关大家的事情！”然后又用粤语重复了一遍。恶霸走到高华面前恶狠狠地说：“他妈的，你要想造反啊！”

高华坦然地说：“是的。告诉你凡是野蛮的强盗，我们不但要造他的反，而且要吃他的肉。因为，我们是堂堂的中国人！听见没有？”

“啊，他妈的，你骂谁呀？”恶霸大声喊着。

高华高声嚷道：“我骂你！”

恶霸气急败坏地：“放屁！”然后向高华打去。高华毫不示弱，挥拳向恶霸反击。

接着，工人们和打手们厮打起来，整个房间顿时乱作一团。

恶霸猛地从怀里掏出手枪，高华急忙扭住他的胳膊，狠狠一拳将恶霸打倒在地。恶霸爬起来，从地上抓起手枪，高华搬起一个大木箱，朝他砸去。只听“啊”的一声，恶霸摔倒在地昏了过去。

打手们见恶霸倒下了，纷纷围了过来。

房间里一阵混乱，工人们都已撤离了，只剩下高华和小张。

一个打手抓住高华的衣襟，指着他喊道：“好，你打死人了，别逃！”

高华甩开打手，满不在乎地：“我干什么要逃，老子干什么要逃？不关大家的事情，一人做事一人当，老子等在这儿。”

“好，等在这儿，别逃！”打手说罢，出门叫警察去了。

小张壮着胆子冲着远去的打手，说：“不逃就不逃！”

屋外响起急促的警笛声……

小张忐忑不安，不知所措。

高华安慰他：“不要怕！”

小张战战兢兢地：“我，我，我不怕……”

高华见小张胆怯的样子，便说：“你走好了，不关你的事情。”

“我，我不走，我……”小张支吾着。

门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几名警察走到门口，打手们迎上去，嚷嚷着：“……打死人了……”

小张吓得惊慌失措，急忙从窗户逃走。

走狗们簇拥着警察走进屋，一个打手指着昏倒在地的恶霸对警察说：“打死人了，凶手就是他！”又用手指了指高华。

“就是他！”警长用警棍指了一下高华，又指着恶霸问：“他怎么样？”

打手们将恶霸扶起。恶霸坐在地上，用手摸着头呻吟着。

警长一挥手，说：“走，把他带走！”警察上来抓住高华的胳膊，将他押了出去。打手们扶着恶霸也随之而去。

四

报纸上醒目的大标题：“中国的好男儿！壮士高华入狱，徒刑三个月”。

监狱。

小张站在牢房铁栅栏的外边，探望被捕的高华。

高华身穿囚服，胸前印着“44”号。

小张激动地告诉高华：“现在我们大家呀，都不肯替那些王八孙子们搬东西了。”

高华兴奋地：“那很好，总算我们没有白受罪。”

“可是，可是你叫他们开除了。”小张流露出十分沮丧的神情。

高华早已预料到了，很平静地说：“那是当然的。”

“他妈的，我也叫他们开除了。”小张生气地骂道。

高华：“那也并不是奇怪的事情哪！”

小张十分难过，边哭边抹着眼泪，说：“不过，我又要尝那个失业的滋味，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呢？”

高华见小张既可怜又好笑的样子，“哈哈”大笑起来。他劝慰道：“小张别哭，哭是没有用的东西。咳，以后你就搬到我那儿去好了。愁什么呢？听见没有！”

小张伤心地哭泣着。

高华替他擦着眼泪说：“哎呀，真是糊涂虫，还流眼泪呢！告诉你，这个眼泪是白流的啊。你为什么还是这样没有出息哟！”

“我有，有出息，我有……我有……”小张说着又呜呜地哭了。

高华见此又“哈哈”大笑起来……

五

街头。

小张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穿着一双破皮鞋在街上走着。他懒洋洋地踢着地上的碎纸，眼睛盯着路面，捡起一团废纸看了看又扔到地上。小张多么希望从地上发现一些能吃的东西。

这时，一辆轿车迎面开来。从车上下来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黑马褂的胖男人。他吸了一口雪茄，顺手把烟头扔在地上。

小张突然发现地上的烟头，欣喜万分。他三步并作两步赶过去，将烟头拾起，使劲地吸了一口。顷刻间，小张觉得嗓子发干，一阵眩晕。他晃晃悠悠地走在马路中间，险些被汽车撞着。小张一气之下，狠狠地把烟头摔在地上，骂道：“妈的！”

六

高华家，一所简陋的木制房屋。

午后，小张躺在椅子上酣睡着。他脚上那双破皮鞋，脚趾和脚底全都露了出来。

门外传来小孩子悦耳的喊声：“张先生，张先生！”随后跑进一个活泼可爱，大约七八岁的小男孩。他是邻居家的孩子，名叫阿仔。

阿仔见小张睡不醒，把手里的蛋糕放在桌上，推着小张的胳膊，大声叫着：“你一天到晚都睡觉，你醒醒，你醒醒啊！”

阿仔见小张仍昏睡不醒，指着他：“好，你不醒啊。”说着，从地上捡起一根小细棍，捅着小张的脚。

小张有点痒痒，两脚互相搓着，仍然不醒。

阿仔又去捅小张的鼻子，胳肢小张的腋下和肚子。小张奇痒难忍，终于笑出声来。

阿仔见小张醒了，指着他的脚说：“张先生，你的鞋穿得脚趾头都露在外头难看死了，我替你修修吧！好不好？”

“好！”小张羞涩地答道。

“好，我去给你修。”说完，阿仔使劲脱下小张的鞋，仔细观看这破烂不堪的鞋，一股臭气扑鼻而来熏得他“哟”了一声，用手在鼻前来回扇着。阿仔从地上拾起一张报纸，往鞋里塞了又塞。

小张抬起头，看见桌上放着一块蛋糕，想拿又不敢拿，饥饿使他实在忍受不住了，抓起蛋糕一下子塞进嘴里，赶紧嚼了几下吞了下去。

阿仔把修好的鞋给小张穿上，站起身说：“好了，好了，下次走起路来多舒服呀。”

阿仔走到桌前见桌上蛋糕没有了，左右环视了一下，然后说：“噢！我的蛋糕呢？我的蛋糕呢？”

阿仔看到小张低着头，用手捂着嘴，不住地打着嗝。他恍然大悟地叫着：“噢，你偷吃我的蛋糕。”说着用小手抹着脸蛋：“不要脸哪，不要脸

哪！”

小张顿时满面羞色，捂着脸难为情地：“我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我……”边说边用衣服擦着眼泪，哭泣着。

阿仔见小张可怜的样子，连忙安慰道：“张先生，你不要难过，我知道你是饿了。噢，我家里还有很多，我去拿。”说完转身就跑。小张欲阻止阿仔，急忙叫着：“哎，哎！”这时，阿仔已跑回家去了。

阿仔家。

阿仔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进屋叫了声“妈！”

“哎！”正在桌前熨衣服的阿仔妈答应着。

阿仔见弟弟和妹妹坐在床上吃蛋糕，便从抽屉里拿了几件玩具，走到床前用玩具把弟弟、妹妹手里的蛋糕哄骗过来。他又悄悄地走到妈妈身后，从桌上抓起妈妈的蛋糕，跑出屋去。

阿仔妈朝跑走的儿子，斥责道：“阿仔，怎么你越来越不像样了呢？”

高华家。

小张大口大口地吃着阿仔拿来的蛋糕，用手将桌上的蛋糕渣儿也胡噜起来，吃得干干净净。

阿仔坐在小张的身边，给小张倒了一杯水，问：“你现在吃饱了吧！”然后用手胳肢小张的肚子。

小张“嘿嘿”地笑着说：“我刚才，我饿晕了，现在不晕了。”

七

监狱。

凌晨。墙上的挂钟，表针指向0点45分。

窗外，风雨交加，电闪雷鸣。

高华呆坐在狱中。

这时，狂风暴雨的吼声，震撼着整个监狱。

一位年老的囚犯，双手握着铁栅栏哼叫着：高华抬起头，脸上露出惊愕的神情；患病的囚犯吓得惊叫起来。

狱警走过来，挥动着警棍喊叫着：“趴下，趴下！”

患病的囚犯，连忙用毯子裹成一团，畏缩在墙角。

一个拖着脚镣的囚犯，在狱警的看押下，艰难地从牢房中间走过。

高华面对牢房发生的一切，忿忿地咬紧牙关，盯着墙上：“生不入衙门，死不入地狱”几个大字，他感到整个监狱被阴森和恐怖的气氛笼罩着。

八

墙上挂着一块木牌。牌子上边画着三个骷髅，下边写着：“灵魂影片公司出品”。

一群电影广告演员，坐在影片《百万阴魂》的横幅广告下，说笑着……

小张靠坐在广告旁，用手摸着脖子，一副扭扭捏捏的样子。看来，他初到这里充当活广告，还挺难为情的。

一个穿黑衣服的演员，搂着一个演员指着小张：“哎，大老仔，你看这个外地佬的害羞样，好像没干过这种事。”

大老仔说：“这无所谓，我们刚刚出来做事时，不也是这样吗？”

那个演员又说：“可不是吗？”

旁边的一位演员正要点烟，小张连忙凑上去抢了一支。

灵魂影片公司化妆间，演员们正忙着化妆。

小张走过来，东张西望，不知如何化妆。

化妆师从他身后跑来，嚷着：“快点儿，快点儿，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小张抱着衣服和帽子，问化妆师：“这是不是我的？”

化妆师一听就急了：“是啊！你搞了半天，还没搞好。”

“我不知道怎么搞哇？”小张解释着。

化妆师不耐烦地：“你把这顶帽子戴上，衣服穿上不就行了吗？”他把小张按在椅子上说：“坐下，坐下。我是怕你了，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我整天就没空了。”

化妆师左手按住小张的头发，右手拿着排笔，蘸了一下白色颜料，然后在小张脸上刷着。他边刷边说：“坐好，你别动！又蠢又笨，记住了下次就这样化妆啊！”直到把小张的脸，全都刷白为止。

化妆师帮小张穿上服装，戴上一顶锥形高帽，帽子上写着：“一见发财”。他又递给小张一把扇子说：“拿着这把扇子，这样就行啦！”接着，化妆师让小张转过身，叫导演看看。

导演戴着一副眼镜，认真地看着小张说：“不行，不行，还差根舌头。”

化妆师马上说：“啊，还差根舌头，这个事都忘记了。”

导演顺手拿起一根近一尺长的红布条，贴在小张的舌头上。

化妆师称赞道：“太好了，太好了！”

这时，小张头戴高帽，身穿白斗篷，雪白的脸上，拖着一根红舌头，全然是一副鬼怪的模样。

导演看着小张满意地：“这样才好啊！”

一个演员拍着导演的肩膀，说：“到底还是大导演，你看这样好多了。”

化妆师笑着对小张说：“大导演来给你化妆，你真有面子。”

“走啦，走啦！”演员们招呼着，纷纷离开化妆间。

九

繁华的街道上。广告演员们化妆成牛鬼蛇神，抬着棺材，举着电影《百万阴魂》的横幅广告和旗子，浩浩荡荡地走着。

街道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群众。一个男青年看到他们的鬼怪模样，气愤地摆了一下手，然后对身旁的女青年，指着他们斥责着。

小张走在队伍前面摇着扇子，使劲地喊：“哎，看好片子，看好片子《百万阴魂》呐！《百万阴魂》呐！”他张开双手：“呀……”的一声，朝路边的一个男孩子跑去。

小男孩向小张做着怪样，以示不满；旁边的一位妇女急忙将站在路边的幼儿抱在怀里；一位男青年叉着腰，朝小张骂道：“呸！牛魔！”

小张边走边喊：“哎，看好片子《百万阴魂》，妖魔鬼怪一齐都见啊！”

两位妇女挎着篮子从马路对面走来，因躲闪广告队伍和汽车，一捆青菜掉在地上。

小张正大摇大摆地走着，看到地上的菜连忙拾起来，边追那两位妇女，边喊：“哎哎，菜掉了，菜掉了……喂喂喂，你的菜掉了，菜掉了……我给你菜，你别跑，跑什么呢？给你菜，……菜是你的……”

小张在前头追，广告队伍也随他追来。两位妇女吓得不顾一切地向前跑去。

“喂喂喂……给你菜……”小张越追，两位妇女跑得越快。

这时，一个警察手持警棍拦住了广告队伍。他挥动着警棍，追着小张他们骂道：“他妈的……”

小张他们在警察的追打下，转过身来拼命地逃跑。

监狱。

高华站在牢房内，牢房外站着—个狱警。狱警手里拿着本子，对走过来的英国典狱长说：“头儿，你找的就是他吧！”

典狱长冲着高华说：“OK，你可以走啦！”

高华推开牢门，大步流星地走出来。

典狱长对他说：“再见！”

高华转过身冷笑道：“再见，我可受够了！”说罢，与狱中的囚犯打着招呼，离开了监狱。

山坡上，树木参天。小路两旁，长着郁郁葱葱的灌木丛。

高华从监狱出来，由远至近走在山坡上。他穿着白衬衫、深裤子，手

拿深上衣，边走边跑。

高华站在山坡上，眺望远处：蓝天、白云、高山、大海……他感到心旷神怡。重新获得自由的高华，使劲地吸了一口烟，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欢快地跳起舞来。他跳得正高兴，差点儿与走来的警察撞上。高华急中生智，忙把自己的香烟塞到警察手中。烟头烫得警察直咧嘴，高华转身走了。

警察莫名其妙地看着远去的高华，拿起香烟吸了一口，心里美滋滋的。

街道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

高华在人群中走着。

镜头摇过：楼房林立，钟楼高耸，码头上人流如梭；汽车、人力车在街上奔跑；客轮在海上行驶；雕像、白塔……都在高华的眼前，一掠而过。

闹市上走过一队服装整齐，吹吹打打，神气十足的童子军。

高华兴冲冲地向家里走去。

化妆成鬼怪的小张，突然从高华后面跑来。他“嘿！”的叫了一声，伸手拽住高华。

高华猛地看到小张，吓得跳了起来。

小张急忙解释着：“我是小张，我是小张呀！”

高华端详小张半天，还是认不出他，疑惑地问：“你是人？还是鬼哪？”

小张紧紧抓住高华的胳膊。“我是小张，我是小张哪！”

路边的行人和广告演员们都围拢过来。

高华用力挣脱着小张的手，不解地说：“你是人？”

“是，我是人哪。”小张接着问高华：“哎，老高，你什么时候出来的，我是小张那！”

高华还是不解地问着：“你是小张？”

“是啊！”小张回答。

这时，高华略有所悟。他看着小张又气又急地说：“那你扮成鬼怪，在这大马路上兜来兜去干什么？”

小张自知理亏，难为情地支吾着：“那，因为我没有办法生活，所以就替他们影片公司里头，做这个游街的活广告。”

高华听到这里非常气愤地：“游街活广告，他妈的，”又用手戳着小张的鼻子说：“这不是丢你十八代祖宗的丑吗？”

高华向周围看了看，用手掐着小张的脖子，叫着：“走开！”然后将小张连揪带推地押走了。

围观的人们，哈哈大笑起来。

高华推着小张来到男厕所门前，后面跟着围观的人群。

小张嘴里嘟囔着：“哎，哎，老高你拉着我的脖子干什么？”小张不愿进男厕所，使劲挣扎着。高华用脚踢了他一脚，把他推进厕所说：“难看不难看？”

男厕所内。小张拱着手向高华求饶：“好了，好了。”

高华抓下小张的帽子，用力摔在地上。他指着小张穿的鬼怪服装，说：“把衣服脱下来。”

小张很不情愿地：“这，这是公司里的衣服。”

高华见小张不肯脱，指着他的鼻子骂道：“妈的，这是死人穿的衣服，你想死啊，脱下来。”

小张抖着衣服哀求说：“我里头没有穿衣服，你叫我怎么见人？”

高华揪着他的衣服，大声命令着：“没穿衣服也要脱，你不脱呀！”说罢，上前双手抓住小张的衣服，威胁道：“我把它撕了！”

小张忙说：“我脱，我脱。”他解开衣扣，抖着衣服：“这，这……我里面没穿衣服，怎么见人？你看，你看！”

高华站在小张的身后，将他的衣服扒了下来，顺手扔给了站在门口的广告演员。

小张穿着短裤和破背心，跺着脚叫嚷着：“里面没穿衣服……”

高华掐着小张的脖子，把他推出厕所。

十

高华家。

小张穿着背心、短裤，捂着脸坐在板凳上。阿仔在旁边用手摇晃着小张：“张先生，张先生，你的脸怎么了，给我看看。”小张站起来，阿仔跟在后边用手拍着小张的屁股，一定要看他的脸。

小张捂着脸叫着：“别闹，别闹！阿仔，不要看，不要看，别闹，别闹……”

高华提着一桶水从屋外进来，走到圆桌前把水倒进脸盆。他对小张说：“喂，我说怪物，来来……”把小张推到桌前诙谐地：“快点儿洗掉，你这不要脸的脸吧！”

阿仔拉着小张的胳膊央求着，还要看他的脸。

小张面对纠缠不休的阿仔：“你偏要看，哇……”说着张开双手，露出丑陋的鬼脸。阿仔吓得惊叫着向高华扑去。

高华急忙抱起阿仔，安慰他：“不要怕，不要怕！”

“嘿嘿……”小张晃动着胳膊，得意地笑着。

高华紧紧抱着阿仔，对小张说：“还笑呢？”又劝阿仔：“你别怕，你别怕啊。”

小张弯下腰，开始洗他那张鬼脸。

小张靠着门框坐在凳子上，脸洗得干干净净的。阿仔跪在一旁，稚气十足地用手羞着小张，并指着他的鼻梁，装作大人的口气：“你下次再去做这种不要脸的事情，”他拍了一下小张的肩膀，接着说：“我就不跟你要好了。”

收拾屋子的高华，站在写字台前，手拿抹布，转过身对阿仔说：“哎，是呀，下次他再去做这种不要脸的事情，我们就揍死他啊！”高华拿起桌上的一个镜框。镜框里镶着高华、小张、刘大哥的合影照片，照片下边写着一行字：“刘大哥回国服务前一天合影”。高华轻轻地擦去玻璃上一层厚厚的灰尘，边擦边说：“哎，他妈的，真倒霉，我要是早跟老刘回国去服

务,那就好了。”

小张怨气十足地:“当然喽,谁不是那么想啊,可是那得有机会呀!”

高华擦完桌子,把抹布挂在墙上的钉子上,挥着手说:“机会总是会有,我相信国内一定需要很多会开车的人去工作。”高华突然看见墙上挂着的鸟笼,立即想起他喂养的那只可爱的小鸟。他摘下鸟笼,看见那只活蹦乱跳的小鸟儿笑着说:“嘿嘿,这只鸟还没死啊!”高华冲着小鸟吹了几声口哨,走了几步坐在桌子上。

阿仔跑过来坐在高华旁边,带着埋怨的口气说:“这只鸟儿,都要给张先生饿死了。”

高华笑道:“他自己都养不活,怎么会养得起一只鸟呢!”

小张面带愧色,胡弄着头发,并将一撮长发理到眼前,斜眼瞧着高华和阿仔。

“你看,他那个样子,像不像养活一只鸟的人,噢!”高华指着小张说着。

阿仔“嘿嘿”地笑起来。

高华抚摸着阿仔的头,站起身向前走了几步,指着鸟感慨地:“啊,这只鸟可真惨了!”高华停顿了一下,觉得自己的命运与小鸟有相同之处,触景生情地:“我坐牢坐了三个月,大概它也饿了三个月吧!”

小张猛地站起身,挥着手跑过来大声叫着:“你胡说,饿了三个月,不早就饿死了。”

高华没理会小张的不满,若有所思地:“啊,不好,不好,关着它总有一天要关死它的,还是把它放了吧!”

高华提起鸟笼走到窗前,阿仔跑上去,叫嚷着:“啊,我放,我来,我来。”

“啊,你来,你放!”高华把鸟笼递给阿仔。阿仔拉开笼门,抓出小鸟,放在手里亲切地说:“放你走了,噢!”一松手鸟儿飞走了。他连蹦带跳地拍着手,喊道:“你看,你看!”

高华仰望天空,看到获得自由的小鸟,欣慰地笑了。

十一

妓院，昏暗的厨房内。

长桌上摆着锅、碗、瓢、盆等物品，地上堆放着劈柴，墙上挂着一些常用的炊具。

遍体鳞伤的小凤跪坐在地上，双手被一根粗粗的绳子捆绑着，脸上露出十分痛苦的神情。

鸨母站在旁边大声斥责道：“看你这模样，把绳子解开！”

小凤忍着痛，用牙使劲咬扯着捆在手上的绳索。鸨母狠狠地拽了一下绳子，绳子解开了。小凤被捆的双手感到一阵酸疼，趴倒在地上。

肥胖臃肿的鸨母，左手叉腰，右手握着一根藤条，瞪着一双凶狠的眼睛，朝小凤喊叫着：“装死，起来，快点儿，你干什么呢？”

小凤面带泪痕，挣扎着用手撑着地，抬起头望着鸨母，向她投去乞求的目光。

毫无人情的鸨母，吼道：“你要这样子，我打死你！”说着，上前拉住小凤的胳膊，用藤条抽打她的腿。小凤疼得边叫边躲着。

“起来，跟我走！”鸨母连拉带拽，把小凤拉出厨房。

十二

妓院，屋内。

宽敞明亮的房间，摆设得整齐讲究。窗台上放着一盆花，屋角的衣架上挂着几件漂亮的旗袍。

小凤破衣烂衫，披头散发，穿着一双露着脚趾的破鞋。她低着头，站在墙角哭泣着。

鸨母在屋外招呼佣人阿兰打水。

小兰端着一盆热水进来。这位十几岁的小姑娘，一身朴素的花衣裤，齐头短发。她把盆放在凳子上，一声不吭地走出屋。

鸨母撸了撸袖子，将小凤拽到盆前，按下她的头，边给小凤洗头边说：“哎，看你这个样子”鸨母皱着眉头，摇晃她的胖脑袋说：“脏死了，一股味儿，像你这样的人，真是前世没积德。”

鸨母为小凤洗完头，又为她梳头卷发，忙个不停。

小凤伤心地哭泣着。鸨母连哄带吓地说：“如果你乖乖地听我话，吃有好的，穿有好的，要是不听我的话，将来够你受的！”

鸨母脚上穿着的一双漂亮的绣花鞋，与小凤脚上穿着的那双露脚趾的破鞋，形成鲜明的对比。

经过鸨母的一番打扮，小凤换上一件深色旗袍，黑白格的上衣套在外面，一双浅色的高跟鞋穿在脚上。转眼间，小凤变成了一位装束华贵的漂亮小姐。

鸨母把小凤换下的衣服和鞋扔在地上，喊道：“阿兰，把水倒掉。”

阿兰进屋，端起地上的脸盆出去。

鸨母看着打扮后的小凤，满意地说：“嘿嘿，这样有多好，你听我的话，这样打扮起来多漂亮！”

小凤听鸨母这么一说，想到自己将要被蹂躏和玩弄的不幸命运，双手捂着脸失声痛哭起来。

鸨母马上沉下脸来，嚷道：“嘿！哭什么，你老哭！不许哭！”然后走到小凤身后，用手拨拉一下小凤的肩膀，让她面朝梳妆台上的一块花边镜子，没好气地说：“快点儿来，跟我学。”

鸨母对着镜子，嘴里不停地唠叨着：“看着，你笑！你学！”说完眼睛向上眨了几下，妩媚一笑。

“你笑哇，你笑！”鸨母让小凤学。

小凤内心十分痛苦，虽强作笑脸，却露出一副苦相。

鸨母不满地推了一下小凤，吼道：“嘿！你笑怎么像哭，谁肯拿钱来看你哭啊！”

鸨母又拨拉小凤肩膀一下：“你看我，快点儿学！”说着鸨母摇晃着手，挤眉弄眼，装着娇嗔地样子说：“嘿！你怎么这么久才来呀！”

“说啦，学啦！”鸨母冲着小凤叫着。

小凤愁眉不展地站在旁边，怎么也笑不出来。

鸨母拍了小凤后背一下，气呼呼地：“嘿！我怎么那么费劲对你呀，半天都学不来。”

鸨母狠狠地拧着小凤的脸吼叫着：“这么笑，你都不会，这样都不会，笨蛋！”将她推倒在沙发上。

“嘿！你还不听我说，如果你不用心招待客人，我就要你的命！”鸨母说完，扭动着她那肥胖的身躯走出屋去。

小凤再也忍受不了这种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趴在沙发的扶手上，呜呜地痛哭起来。

十三

妓院，走廊上。

鸨母扶着喝得醉醺醺的恶霸朝客房走来。恶霸手提酒瓶，脚穿皮靴，晃悠悠地哈哈大笑。鸨母边走边说：“你怎么这样子，今晚怎么干事呢？”

恶霸对鸨母耳语了几句，表示自己没醉。接着，鸨母又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恶霸顿时精神起来了。他们来到小凤的房间门口，恶霸打着酒嗝，将门推开。

屋内，桌上摆着水果、瓜子等小吃。小凤坐在桌前的椅子上，泪迹未干，面带愁容。她被突然闯入房间的恶霸吓了一跳，但看到鸨母一副凶相，只好苦笑着。

恶霸摇摇晃晃地走进屋，将酒放在桌上，鸨母随后进来，顺手把门关上了。

“来，让我看一看！”恶霸说着，托起小凤的下巴。

鸨母对小凤说：“你乖乖地！”

小凤强作笑脸。

恶霸见小凤挺俊秀，垂涎欲滴地痴笑着：“怎么，我走了这么多码头，没有看过这么美的姑娘。”然后搓搓手，像恶狼一样扑向小凤。

小凤急忙向后躲着。

鸨母在恶霸后背拍了一下：“嘿，人家是新来的，你要斯文一点儿嘛！”

恶霸摸了摸脖子，说：“世界上比我再温柔的人就没有了。”他用手撩开西服，挺着肚子道：“你别看我稍微有点儿粗大，你要相信我。”又指着自己的鼻子，拍拍鸨母的肩膀嬉皮笑脸地：“我是最斯文……”说着，他“嘿嘿”地笑起来。

小凤心如刀绞，泪水扑簌簌地流下来。

鸨母见小凤又哭了，连忙用手碰了碰她的胳膊。

小凤伤心地哭出声来，鸨母怒视着她，并狠狠地拧了小凤一把。

恶霸瞧着小凤嘿嘿地笑着，他想了一下问鸨母：“我忘记问你，她是什么地方人呐？”

鸨母摆了一下手，答道：“北方人。”

“好极了，我以前在北方的时候，就专爱听北方姑娘唱的小调。啊，那真是好听极了。”恶霸摇晃着身子说着。他想了想又问：“哎，她应该会唱的，让她唱出来听听啊！”

鸨母马上推了一下小凤，说：“你听见没有？你会唱嘛，唱啊！”

小凤低着头，沉默无语。

鸨母在她后背狠狠地拧了一把，指着恶霸催促着：“好了，喜欢你唱，你就唱吧！”说着，又在小凤的胳膊上掐了一把。

小凤难过地抽泣着，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

恶霸指着小凤不耐烦地：“唱呀，我要你唱。”

小凤无可奈何地含泪唱道：

万里长城，万里长，

长城外面是故乡，

歌声飘出窗外，坐在对面楼下吃饭的高华和小张，听到这饱含痛苦和忧伤的歌声，不由地放下饭碗，站起身来朝歌声传出的楼上望去。

高粱肥，大豆香，

遍地黄金少灾殃。

小凤唱到这里又抽泣起来。

鸨母又拧着她的胳膊叫道：“唱啊！”

小凤接着唱道：

自从大难平地起，

奸淫掳掠苦难当，

高华和小张听到悲哀的歌声，产生了恻隐之心，小张的眼里噙着泪水。

苦难当，奔他乡，

骨肉离散父母丧。

小凤充满哀伤的歌声停止了。

恶霸趴在桌上睡着了，嘴里还不停地嚼着。突然，他站起来叫喊着：“哎，有鬼，有鬼！”

鸨母指着他说：“嘿！哪里有鬼呀，你做梦呢！人家已经唱完了，你像个睡猫，快去睡觉吧！”

恶霸听了鸨母的话，定神仔细看着小凤，一双突兀的眼睛露出贪婪的目光。“你走，你走！”恶霸迫不急待地把鸨母推出门外，关上了门。

小凤由于过度的疲劳和悲伤，只觉一阵晕眩，她用手摸着头，爬在桌上睡着了。

恶霸转过身嘿嘿地笑着，顺手把帽子扔在一旁，自言自语地：“真高兴啊！”然后抱起小凤，将她放在床上。

屋外，走廊上。

鸨母站在门口侧耳听着，没听到里面有什么动静，以为小凤乖乖地伺候着客人，满意地笑了。

这时，从外边又来了一位中年男子，他招呼着：“鸨母！”

鸨母献媚地迎了过去：“三少爷，你怎么这么久才来呀，那边有房间。”用手指着前头，带他向别的房间走去。

屋内。

小凤在床上昏睡着。恶霸坐在床边盯着眼前这位如花似玉的少女，

开心地笑着。

小凤被他的笑声惊醒，睁开眼，突然看到恶霸呲牙咧嘴地冲她笑，吓得浑身颤抖着。

“你醒了，你醒了！”恶霸嘻嘻地笑着说。

小凤惊慌地伸出双手，使劲地推着恶霸。

恶霸拚命地按住小凤。

小凤终于推开恶霸，急忙下床跑到桌前。

恶霸追到桌前，两人围着桌子转来转去。

突然，小凤推开阳台门，跑到阳台上。恶霸踉跄地追出来，小凤躲闪着。

坐在对面楼下吃饭的高华和小张，听到“咚咚”的脚步声和嬉笑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站起身来又向对面楼张望着。

恶霸朝小凤扑来，小凤一躲，恶霸扑了空。

高华和小张对视了一下，都为小凤的命运担忧着。

恶霸抓不到小凤，气急败坏地骂道：“他妈的，你干什么出来！”他抡起袖子，不顾一切地向小凤冲来，小凤往下一蹲又躲了过去。恶霸用力过猛，一时收不住脚，撞破阳台栏杆，“啊”的一声，摔下楼去。

小凤上前走了几步，看到恶霸被摔死了。她双手握在胸前，吓得不知所措。

喝茶、吃饭的人们纷纷围了过来，看着恶霸议论着……

高华和小张慌忙地跑了过去。

小凤突然感到大事不好，惊慌地跑进屋，拿起自己的小包袱，趁人们不注意，悄悄地从楼梯下来，把披巾围在头上，慌慌张张地逃了出去。

人们围拢着恶霸，叫嚷着：“哎呀！”

鸽母站在人群中，突然发现小凤逃走了，赶快吹起了警笛……

高华和小张见小凤从他们身边跑过，连忙跟着她跑到门口，欲帮助小凤解脱危难。

小张看到警察追出来，插了一下高华，低声说：“他们来了！”他们上

前拦住警察，朝小凤逃跑的相反方向指去，故意拖延着时间。

警察叫嚷着推开高华和小张，向小凤跑走的方向追去。

鸽母见他俩阻碍警察追捕，在后面指手划脚地叫喊着。

十四

刺耳的警笛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马路上，小凤慌乱地跑着。

全副武装的警察，手拿警棍四处搜寻着。

令人毛骨悚然的警笛声不停地响着。

小凤气喘息息地在街上奔跑，发现迎面而来的警察，急忙躲在圆柱的后面。

高华和小张随着人群跑了过去。

小凤边跑边躲，顺着墙角跑到河边。她看见路边放着几个大木箱，赶快钻进木箱里。

几个警察从木箱边跑过。

小凤刚钻出木箱，胆怯地环视着四周。突然，高华和小张跑过来，小凤吓得惊叫了一声。高华连忙示意小凤不要出声，拉开一个大木箱，让小凤钻进去，然后又推回原处。

高华和小张坐在木箱上，小张若无其事地唱着：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这时，跑来几个警察，聚在一起议论着：“咦，人怎么不见了呢？我明明看见她跑到这儿来了。”他们四处搜索着。

一位警察看见高华和小张，走过来问：“喂！看见一个小姑娘吗？”

小张支吾着：“小姑娘……”

高华忙搪塞着：“没有，没有。”然后把烟递到小张的面前：“抽烟，抽

烟。”

小张从烟盒里拿了一支说：“别客气，我自己来。”然后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推着。

高华：“我有洋火。”

小张：“您点，您点。”

高华：“谢谢！”

那个警察拍了一下小张的腿，弯下腰从木箱缝往里看，并用手电筒向里面照着。

这时，远处传来几声喊叫，小凤躲在箱子里，吓得缩成一团。

警察没有找到小凤，悻悻而去。小张欣喜地吹起《游击队之歌》，警察猛地转过身来，瞪了小张一眼，口哨声马上停止了。

一个警察挥着警棍说：“走！”几个警察都走了。

高华和小张见警察走远了，急忙搬开木箱。高华关切地问小凤：“你家住在哪儿？”

小凤惶恐不安地呆坐在箱角，摇摇头。

小张着急地：“那，你怎么办呢？”

小凤捂着脸，不由地哭泣起来。

高华想了一下，劝慰道：“那你就到我们那儿去吧！”

“对，要走赶快走，要不然的话，就晚了。”小张边说边向周围望着。

高华拿过小凤的包袱，递给小张，对小凤说：“赶快起来，起来！”

小张见小凤还在哭，连忙摇摇手小声说：“别哭，要走我们现在就走吧！”

小凤从木箱里出来，高华又把木箱推好。小张环顾了一下，没发现什么，挎着包袱，咳嗽了一声，说：“今天这个天气，真是这个……这个……”于是，三个人一起往高华家走去。

十五

高华家。

在一间昏暗的小屋里，小凤头裹围巾，偎依在墙角。高华和小张蹲在她的旁边。高华亲切地对小凤说：“看你，也许还没有吃东西呐，你饿吗？”

小张：“我看她这个样子，恐怕很冷。”

小凤双手捂着胸口，疑惑不安地看着这两个陌生人。

高华用温和的口气劝着：“哎，不行，你还是睡到里头床上去吧！我们可以睡地板的，来，来，来，起来。”说罢上前去拉小凤。

小凤害怕地哭叫着向后躲。

“别，别，别……”小张连忙制止高华。

小凤伤心地抽泣着。

高华和小张站起来，无可奈何地对视了一下，只好去睡了。

夜阑人静，月光透过窗户照在高华家的桌子上。

桌上的闹钟，指着0点45分。

小张袒胸露背地睡在地板上，两只手在身上胡乱挠了几下，又进入了梦乡。

睡在床上的高华，辗转反侧不能入睡。

小凤靠坐在墙边，想到白天发生的事情，眼含泪花，呆望着窗外乌云密布的天空，往事历历在目……

夏天的一个夜晚，皓月当空。

小凤在给弟弟、妹妹讲故事。吃饭了，姐弟三人跑到桌前，小凤帮助大人端着饭菜。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刚要吃，突然，传来轰轰的炮声。姐妹三人跑到窗前，朝打炮的方向望去。接着，几发炮弹落在离她家不远的地方，顿时冒起一阵浓烟，到处燃起了熊熊烈火。

小凤背着弟弟，一家人在炮火中逃难……

小凤满脸泪痕坐在墙角，神情突然紧张起来。她眼前又出现白天的

情景。

警察手持警棍在追捕小凤……

恶霸呲牙咧嘴地向小凤叫嚷着……

小凤捂住脸，“啊”地惊叫起来。

睡在床上的高华被她的叫声吵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轻轻地下了床。

正在哭泣的小凤，抬起头发现高华过来，吓得站起来向后躲着。

高华摆摆手让小凤别害怕，把毯子轻轻盖在她的身上，打着哈欠，又回去睡了。

这时，小张正向外屋张望，看见高华回来，故意打个喷嚏，将被子蒙在头上。

十六

翌日。

厨房内，炉子上的蒸锅冒着热气。

高华拿起菜刀在石头上磨了几下，开始切菜。

小张头戴纸糊的高帽，肩搭毛巾，一边揉面，一边唱着：

保卫中华，保卫中华，
誓死保卫民族的中华，
保卫我们全民族，
重建自己的家
……………

突然，高华的手抽动了一下，叫道：“哎呀，小张，我切伤了手。”他用右手按住受伤的左手指。

小张双手沾满了面，着急地说：“哎呀，那怎么办？”他用沾满面的手，指着围裙：“来，来！”

高华从小张的围裙上撕下一条布，对他说：“给我绑，给我绑。”

小张举起沾满面的手叫着：“哎呀，我的手，怎么办？”

高华想让小凤帮忙，看见小凤呆坐在旁边没有任何表示，转过头又找小张帮忙。

“我的手，不行，我的手。”小张说着用手指了一下小凤，轻声说：“找她呀！”

小凤慢慢地站起来，帮高华包扎受伤的手指。

小张偷偷地笑了，接着又唱起歌来……

饭熟了。高华端起一碗面，对满面愁容的小凤说：“那么，你先吃吧！”

小张端来一盆菜放在桌上，他端着碗坐下刚要吃，看到小凤还没吃，问道：“哎呀，吃呀，你怎么不吃呀？”

“你昨天晚上，根本就没有吃东西呀！”高华接着说。

小张：“别客气呀，来吃，吃点儿吧！”

高华：“你吃呀！”

小张和高华劝说着小凤。

小凤用筷子挑起面，又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忍不住又流下眼泪。

高华又劝慰着：“哎呀，你吃呀，你怎么不吃呀，你不要这样子呀！”

小张：“吃吧，吃吧！”

小凤在他们的劝解和安慰下，含泪拿起筷子，挑了几根面条慢慢地吃着。

高华和小张边吃边劝着小凤。

高华：“你不要再难过了，你应当尽量地吃饱。或者，或者我们可以在工厂里替你找一个工作给你做呀！”

小张：“是的，你不要把我们当成外人，我们大家都是没有家的人呐。”

高华：“不要再想什么了。”

小张：“吃吧，吃饱了啊！”

高华：“哎，对了，你吃呀！”

小凤在他们的劝说下，解除了心中的恐惧端起碗吃了起来。

饭后，小张一边洗碗，一边哼着歌。高华站在旁边擦碗。

小凤的心情比吃饭前好多了，她走到小张身旁说：“让我来洗吧！”

小张放下碗笑着说：“好啊！”他摘下纸帽，将它吹鼓，使劲地一拍，“啪！”把高华和小凤吓了一跳。

高华回过头瞧着小张，悄声说了他一句。

小张对高华说：“我们出去吧！”高华点点头。小张又凑上来对小凤说：“哎，我们两人哪，到外边去借一点儿……”话未说完，高华捅了他一下，小张不好意思地向后退了几步。

高华接着说：“我们俩出去找个朋友，我们一会儿就回来的，你替我们看着家呀！”

“我们找个朋友就回来啊！”小张随声附和着。

正在洗碗的小凤，默默地点了点头。

高华和小张转身出去了。

十七

饭桌上摆放着洗好的碗、筷和一些炊具。小凤低着头，独坐在桌前沉思着。一会儿，她站起身向前走了几步，环视着整个房间。

墙上挂着绳子；地上堆着脏衣服；床上、台上乱放着东西。

小凤看到这脏乱的房间，不由地摇了摇头。她想，应该为他们收拾一下房间。于是，她微笑着向写字台走去，从写字台上拿起镶着照片的镜框……突然从外边传来：“高先生！张先生，张先生！”的喊叫声，小凤急忙将镜框放下。

阿仔边喊边敲门进屋，手里提着玩具汽车。他看到屋里没有高华和小张，摸着后脑勺自言自语地：“噢，不在家。”刚要走，又转过身走了几步，把汽车举到小凤的面前说：“你能帮我修好它吗？”

小凤摇摇头，没有回答。

阿仔把玩具汽车放在地上，问小凤：“那么，你是谁呀？噢，我知道

了，你是高先生的老婆。”

小凤默不作声地摇摇头。

阿仔摸着头，又问：“那么，你是张先生的老婆。”

小凤又摇摇头。

“又不是？哎呀……”阿仔嘟囔着，为自己没有猜中而感到懊悔。突然，他高兴地叫道：“噢，我知道了，你跟他们拍拖拍回来的。”阿仔瞪着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睛，盯着小凤问：“是不是呀，是不是呀？”

“我不懂。”小凤不知道“拍拖”是什么意思。

“你不懂？”满脸稚气的阿仔抬起小凤的胳膊，做了几个青年男女谈恋爱时挎胳膊的姿势说：“这样拍拖，不就懂了吗？”

小凤仍不解其意地：“我还是不懂？”

“嘿嘿”阿仔边笑边说，“你还是不懂？”又用粤语道：“你傻了，你傻了！”他又指着高华他们三人的合影照片问：“那么，你告诉我，你是他们什么人，是什么亲戚呀？”

小凤面对这个纠缠不休的小男孩，忸怩地说：“我是他们的表妹。”

阿仔指着照片又问：“是表妹，哪一个是你表哥？”

“是，是这个”小凤用手指了一下照片上的高华支吾道。

阿仔拍拍胸脯，得意地说：“噢，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那么我以后叫你什么？”他想了一下接着说：“叫你，叫你表姐好不好？”

“好！”小凤点了点头。

阿仔走到小凤面前亲切地说：“表姐，我告诉你，你的表哥是个大好佬，上次因为不肯听那个”他对小凤耳语了几句，又说：“结果把那个坏蛋的头都打歪了，把他的头也打崩了。”最后一句是用粤语说的。阿仔用手指了一下照片上的小张，向小凤介绍说：“张先生胆子小，小的像一只老鼠一样。”又指着照片上的高华：“他说，他的胆子比我还小呢？”阿仔说罢嘿嘿地笑了起来。

阿仔弯下腰拿起汽车，用商量的口气说：“表姐，这个车坏了，你替我修修，好不好？”

“好，我看看！”小凤接过汽车，在手里摆弄着。

“这车轮丢了。”阿仔看着小凤修车，边撒娇地哼哼着。

小凤仔细地修着玩具汽车。

“好了吧，好了吧！”阿仔在旁边催促着。

“快好了！”小凤边修边说。一会儿，她把汽车放在地上推了推，汽车滑动了：“好了，好了！”

阿仔也在地上推了几下，高兴地叫道：“好了！好了！”抬起头有礼貌地对小凤说：“表姐，谢谢你啊，我走了啊！”他站起来在小凤的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拽开屋门拉着玩具汽车走了。

小凤靠着门，摸着被小家伙亲吻过的右脸，幸福地笑了。她看了一下屋子，想起自己要干的事情，脸上又露出了微笑。小凤把头发向后一拢，脱去外衣，动手收拾起来。

桌上的闹钟，表针指着9点45分。

桌上的闹钟，表针指着11点36分。

晌午，屋内。墙上、地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床上、桌上摆得整整齐齐。

高华手提一包东西和小张一起进屋。他们看到房间被收拾得干净整洁，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他们的房子。

小张笑道：“这是我们的房子，啊？”

高华猜出这是小凤干的，告诉小张：“这是她给我们收拾的。”

小张边看边说：“哎，这可有点儿不好意思。”他看到自己堆放的脏衣服都不见了，便来到走廊上，蹲在小凤的旁边，不好意思地说：“哎，嘿，这些衣服和这些东西都脏得要命，还是让我自己来洗吧！”

小凤坐在大盆前，边洗边说：“不，我应该做点儿事情，还是让我来洗吧！”

高华走过来拍了小张几下，指着他的鼻子说：“让他自己洗呀，那就是一辈子也洗不干净的。”

高华伸手在小张的脖子上搓了搓，“你看看，他多脏呀！”

“嗨，嗨，干嘛，干吗？”小张难为情地阻止着。

高华毫不客气地撩起小张的上衣，露出他的脏肚皮。

“这像什么样子！”小张连忙躲闪着，背过身去。

十八

“双十”节。

街上，一队卡车迎面驶来。第一辆卡车载着孙中山的巨幅遗像，第二辆卡车载着蒋介石的肖像。卡车过后，便是手持鲜花、标语的队列。

广场上，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随着悠扬的乐曲，有的手持国民党旗表演旗语；有的表演体操。

街道两旁，悬挂着国民党旗，人来车往，整个城市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之中。

公园门口，装饰一新。门匾上写着：“慈善卖物游艺会。”

公园内，一位年已花甲的女画家正挥毫作画。

宋庆龄穿着一件黑色旗袍，容光焕发地随着熙攘的人群，步入会场。

人们围坐在桌前边喝茶，边交谈着。

公园里到处布满了横幅标语，组织着各种义卖活动。

民间艺人舞动着狮子。

义卖小贩在水果摊前，叫嚷着：“各位朋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亡了国大家都没好，要是我们不愿做亡国奴，快点儿来帮忙啊！”

“好！”大家齐声回答。

十九

高华家。

小凤站在桌前，拿着米桶往碗里倒米。

高华和小张走过去，小张对小凤说：“我们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啊！”他俩刚要走，听到小凤的叫声，立即停住脚。

“哎！米又没有了。”小凤放下米桶说着。

高华和小张转过身来，小张着急地问：“什么，米又没有了？”

小凤默默地低下头。

高华急忙捅了捅小张，示意他别再说下去。

小张感到自己太冒失了，难为情地低下头。

高华想了一下，问小张：“你哪里，还有几毛钱吗？”

“哎，有哇，有哇。”小张也想起来了，边说边摸口袋。

“有，拿出来！”高华催促着。

小张在衣服的口袋里掏着。一个口袋破了，他伸出手指抓挠着，不安地叫道：“哎呀，哎呀，哎呀呀，惨了，惨了，那是人家当被子的钱。”

高华生气地说：“你这个人，真是该死！”

小张突然想起来了，连忙把手伸到外衣的上口袋，“嘿嘿”高兴地跳起来。小张把钱掏出来，放在手上掂了几下。

高华问：“有多少？”

“三毛，三毛，你看！”小张说着，接过小凤递过来的米桶，把钱扔进去，嘴里数着：“一、二、三。”转身对小凤说：“我们出去呀，顺便就把米带回来了。”

高华嘱咐小凤：“那个收租婆，哦，要是来收房钱，你就说我们这几天不回来，你叫她过几天来收好了。”

正在洗碗的小凤点点头。

高华和小张走到门口，突然，阿仔带着同学们走进屋。

高华看到阿仔他们穿着漂亮的童子军服，个个精神抖擞，高兴地夸道：“哎，阿仔这么神气！”

阿仔举起右手向高华和小张敬了个礼，兴奋地说：“高先生，我们是学校里派出来卖花的，这是救济伤员、难民用的，请你们一个人买一朵，好不好？”

“好的，好的。”高华笑着说。

小张抱着米桶站在一旁，为难地说：“好是好，可是我们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啦！”

高华指着米桶，说：“吹牛，里头不是还有三毛钱吗？”

小张忙说：“我的先生啊，我们米都没有了，怎么办呢？”

高华看了看米桶，用商量的口吻对阿仔说：“那么，我们就买一毛钱，好吗？”

“好的。”阿仔答道。

高华从米桶里掏出一毛钱，放进阿仔手中的铁桶里。

阿仔递给高华一朵小白花。

高华接过花，叫着：“小凤！”又对阿仔说：“就算是小姐买的啊！”

“哎！”小凤答应着走过来，用围裙擦着手。高华把花戴在她的胸前。

“我们代表所有的伤兵和难民，谢谢你们！”阿仔又向他们敬了个礼。

高华、小张和小凤都笑了。高华摸着阿仔的脸，喜爱地说：“阿仔，你真是太聪明了。我们中国的小孩儿，都能像你一样那就好了。”

“高先生！张先生！我们走了，我们走了。”阿仔说罢，招呼着同学们走了。

大街上。

阿仔和同学们正忙着义卖。

高华和小张走到米店门前，小张朝里面喊着：“哎，老朋友，谢谢你！哎，买三毛钱米呀！”

高华转身向对面望着，他看到了阿仔，拉了一下小张说：“啊，阿仔，阿仔在卖花呀！”

“哎，真的！”小张也看到了阿仔，他见米店没人卖米，就与高华一起向马路对面跑去。

一辆人力车拉着一位服装华丽的摩登少妇，从阿仔身边走过。

阿仔举起小白花，走上前客气地说：“太太，请你买朵花吧，请你买朵花吧！”

摩登少妇坐在车上冷冷地：“不，不，我已经买过了。”她在身上一阵乱摸，叫着：“哎，哎，哪儿去了？”

阿仔劝道：“太太，这是救济伤员、难民用的。”

摩登少妇故意拿着腔调说：“哎呀，小弟弟不晓得，我也是个难民哪！”

“太太，您太客气喽，请买一朵花吧！”阿仔早已看出她的身份，进一步劝着。

“不买，不买！”少妇不耐烦地叫道。

阿仔仍耐心地劝解着：“太太，伤兵是替国家打仗的，难民都流落在街上，他们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真是可怜，请您买一朵吧！”

“我说不买就不买，还啰嗦什么呢？”少妇边说边摘下墨镜擦着。

围观的人们看到这位有钱的少妇，对于义卖竟无动于衷，个个义愤填膺。

高华气愤地：“哎，小弟弟，让我们来买。”

小张也忿忿地：“我们来买！”

高华把钱放进阿仔的铁桶里。小张瞪了少妇一眼，忿骂道：“嘿，他妈的，中国人要都是这样的，中国要不亡才没有天理呢？”他又使劲朝地上啐了一声。

高华和小张，胸前都戴上了小白花。

“太太，他们都买了，请你也买一朵吧！”阿仔仍不甘心地劝着少妇。

少妇摆摆手，挺不耐烦地：“我说不买就不买，还啰嗦什么呢？去，去，去……”她想轰走阿仔他们。然后，她又冲着车夫叫道：“拉走，拉走，拉走！”

头戴斗笠的车夫，扶着车把生气地“哼”了一声。

少妇见他还站在那里不动，催促说：“拉走哇，走走走，赶快走哇！”

车夫看到少妇可恶的样子，使劲将车把一摔。

少妇坐在车上猛烈地震了一下，大声叫着：“呸，你干什么，你！”此时，车上的东西也滚落下来掉在地上。

车夫叉着腰，毫不客气地：“没干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塞到阿仔手里说：“我买几朵。”

“好！”围观的人们，都被他的行为所感动，拍手称赞着。

阿仔拿出几朵花戴在车夫胸前，向他行礼说：“我们代表所有的伤

兵、难民，谢谢你！”

少妇还坐在车上嚷道：“快拉！”

车夫摆了摆手，说：“老子不客气，你的臭钱一个也不要，你走吧！”

少妇只好下车，刚走几步，突然想到她的东西，回过身来拿东西，慌张中又掉了一件。

“噢！”围观的人们哄叫着。

少妇没敢再拾，在大家的哄笑声中狼狈地走了。

二十

高华家。

小凤坐在圆桌前，缝补衣服。高华和小张从外面走进来。

小张把米桶放在桌上，悻悻地对小凤说：“把买米的钱，买花了。”说完，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高华端起桌上的碗，看到碗里仅有的一点儿米，笑着说：“今天晚上，我们就烧点稀饭吃好了。”

“好的！”小凤温和地答道。

高华坐在小凤的旁边，用手抓着碗里的米，问小凤：“你跟着我们过这样苦的生活，不怕饿坏了吧！”

小凤笑笑说：“不会的。”

小张怨声怨气地：“妈的，我的肚子又在唱空城计了。也奇怪，越没有饭吃吧，它就越饿得快。”

这时，阿仔慌张地跑进屋。

高华大声招呼着：“啊，阿仔！”

阿仔摆摆手，示意高华小声点，然后轻轻地说：“楼下的收租婆来收房钱了。”

高华、小张、小凤恐慌地相互注视着，不知所措。

屋外。

肥胖的收租婆手拿账本，推门来到一间客房，两个小贩连忙迎了上去。

“你们什么时候给房租哇？”收租婆问道。

年轻的小贩低声央求着：“请您缓一缓，过几天吧！”

收租婆不满地：“过几天，哼！你们有钱做义卖，却没钱给房租，真是笑话！”

“话不能那么说嘛，我们好多小贩当了自己的东西做义卖的。大家这样做也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呀！”年轻的小贩解释着。

收租婆沉下脸，很不高兴地：“我不知道什么是为国家，请你快把房租交给我吧！”

年老的小贩忙对收租婆说：“请你进来坐！”

“进来，进来坐坐。”两个小贩客气地将收租婆请进屋。

高华家。

高华、小张和小凤商量着如何对付收租婆。小张焦急地：“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高华沉思片刻，一拍大腿对小张说：“我们把窗户关起来，”然后又对阿仔道：“好，阿仔，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躲到里面去，收租婆来了，你就说我们不在家，好不好，好吧！”

阿仔摆着手说：“不好，不好，先生叫我们不要说谎的。”

小张使劲地挠头，不安地说：“哎，那么怎么办，这……”

阿仔见他们这么为难，拉着小张说：“那我只说一次谎，我下次，我就不来了啊！”

“好，好！”高华和小张边说着，边收拾屋子，接着，他们都躲进里屋。

屋外。

收租婆从两个小贩的屋里出来，手拿着钱数了数说：“还差五块钱。”

年轻的小贩连忙说：“过几天，我送给你。”

“过几天我来拿，记住了啊！”收租婆叮嘱着。

“好，好！”两个小贩十分客气地答应着。

阿仔站在高华家的门口，一边溜达，一边窥视外边的动静。

收租婆走过来，敲着高华家的门叫着：“有人吗？”

阿仔若无其事地：“你找谁呀？”

收租婆没理他。阿仔又问：“你找谁呀？”

收租婆回过头说：“什么呀？”

阿仔拿着腔调说：“我问你，你找谁？”

收租婆不满地：“我是来收租的。”

高华和小张躲在里屋，听见收租婆在屋外嘀咕着：“又过一个多月了，他们上哪去了？”

高华喝了口水，把缸子放在桌角上。小张拿鸡毛掸子指了指外屋，一不小心将缸子碰掉，高华连忙把缸子接住。

屋外，阿仔挥着手说：“他们全都出去了。”

收租婆不解地问：“什么？”

阿仔解释着：“我说他们全上街了，你知道吗？”

收租婆生气地：“又上街了，我的房租什么时候才能收齐？”

阿仔摇晃着身子，不紧不慢地：“不用急，过几天再来收吧！”

收租婆听不懂普通话，问道：“你说什么？”

阿仔又用粤语重复着：“我说你不用急，过几天再来收吧！”

收租婆：“我不用你说。”

阿仔见收租婆看不起他，不服气地说：“你知道就行了。”

收租婆见阿仔高傲的样子，愤愤地骂道：“嘿！没有牙的孩子。”

“没有牙怎么的？”阿仔反驳着。

收租婆指着他：“你真该死啦！”说完，转身悻悻地走了。

阿仔摇摇晃晃地走进屋。

屋内，高华和小凤坐在床边，小张关紧门，摆摆手示意收租婆已经走远了。高华和小凤这才松了一口气。

阿仔走到高华面前，内疚地说：“我只说一次谎，下次我就不来了啊！”

高华看着眼前这个可爱懂事的孩子，安慰他说：“当然了，还能老让你说谎吗？”

小张拍了阿仔一下，叫着：“阿仔，阿仔！”他见阿仔转过身来，学着收租婆和阿仔的语调用粤语说：“你这个没牙的孩子。”

“没牙又怎么的？”

“你真该死啦！”

小张的滑稽表演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突然，门被推开。收租婆气呼呼地闯进屋来。

小张急忙捂住嘴，高华和小凤愕然地看着收租婆，阿仔吓得呆呆地靠在小凤身边。

收租婆高声斥责着：“你们几个笑得这么开心哪，笑什么？真是岂有此理。躲在屋子里让一个小孩说谎骗我，你们怎么做的出来呢？都两个月的房租了，到底给不给？”

阿仔听到收租婆的斥责，眼含热泪，内心十分难过。

小张上前对收租婆陪着笑脸说：“真对不起的很，请你过几天再来吧！”

收租婆大声问：“什么话？”

“过几天再来收吧！”小张马上改用粤语说。

收租婆气哼哼地：“不行，我哪有这么多钱垫呢，你说准日期？”

“那么，那么，请你过两天再来收，两天好吧！”小张说罢，伸出两个手指在收租婆面前晃动着。

“你说什么？”收租婆又问。

小张连忙用粤语重复了一遍。

收租婆无可奈何地：“两天吗？好……就两天，如果你两天不给就得搬，记得了！”

“好的，好的，”小张点头答应着。收租婆转身刚要走，他便骂道：“他妈的，可恶的东西哎……”

收租婆听不懂，转过身厉声问道：“你说什么？”

小张马上用粤语说：“没什么，没什么，我说你顶呱呱，不是鸦乌乌，挺和善的人。”

收租婆得意地：“嘿，那怪不得人家都说我好，是好人。那你记住哇，到时候你得给我房租。”

小张装成很客气地样子，连连说：“好了，好了，走好，走好，有空来坐吧！”

“用不着这么客气。”收租婆边说边往外走。小张在她身后愤怒地挥动拳头，收租婆忽然回过头，看到小张的举动，气急败坏地喊道：“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要是你迟给两天，不把房租给我，我要叫人来抓你们，你记住！”

小张感到很尴尬，不住地点着头说：“记得，记得。”

收租婆这才气呼呼地走了。

聪明懂事的阿仔，伤心地抽泣着。高华扶着他的胳膊，劝慰着：“阿仔，你不要哭。”

阿仔边哭边说：“我下次再也不说谎了。”接着又痛哭起来。

小凤爱怜地将阿仔搂在怀里。

二十一

夜晚，高华、小张、小凤围坐在桌前，桌上点着蜡烛，放着茶壶、茶碗。

小凤低着头，满脸忧愁。

高华安慰她说：“不过我觉得你一点儿也不必害怕嘛！这个事情，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那个怪物，可以说完全是他自己去找死的。这个也并不是你加害他，就算是到法庭上去，那你也是没有罪的。”

小张接着说：“是哇，再说那个老鸨母，她专干那种逼良为娼、贩卖

人口的勾当，她要敢去告啊，她自己就先犯了罪。他妈的，要不关她三年六个月才算怪呢？”

高华问：“那你怕什么呢？”

小张不解地：“可是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跑到这个圈套里去了呢？难道你家里就真的没人知道吗？”

小凤难过地伏在桌上痛哭着。

高华对小张的冒失，投去责备的目光。他连忙劝着小凤：“你不要哭，我看你应该是一个念过书的人，理智一点儿。你家的人到底怎么样了，说呀？”

“是呀，你应该把我们看成自己人一样，你尽管说好了。”小张也劝着。

小凤抬起头，呜咽地诉说着：“我，我是辽宁人，从‘九一八’我的家毁了之后，我就跟着大人逃到杭州。我本来在初中念书的。但是，自从我们的学校给鬼子炸平了以后，我们就逃到乡下。不久，杭州就给鬼子占了。鬼子兵跟着又到乡下来，他们烧的烧，杀的杀，一村子的人差不多都死完了。后来，后来我们逃在路上，想不到那些鬼子又来抢我的姐姐跟我。我的爹妈死也不肯放手，就给那些鬼子拿刺刀全扎死了。”小凤伤心地哭泣着。桌上将要燃完的蜡烛闪着亮光，烛油似滴滴眼泪流淌着。

“我们姐妹俩给那些禽兽抓去以后，可怜我的姐姐，当天晚上就死了，死的真太惨啦！”小凤说到这里，趴在桌上大哭起来。

高华和小张对于小凤的不幸，深感同情。小张急切地追问道：“那么，那么后来又怎么样了昵？”

小凤慢慢地抬起头，泪痕满面地：“后来，后来我幸亏趁那些禽兽喝醉酒，逃了出来，又受尽千辛万苦，才逃到此地。但是，想不到又落在坏人的手里，把我卖进窑子。”

小凤停了一下，又说：“先生们，我是一个念过书的人，我是一个人哪，这种侮辱，我怎么受得了哇！我，我几次都想到死，想跟我可怜的爹妈，可怜的姐姐一样的死去呀。”她双手捂着胸口，恸哭起来。

高华竭力劝慰着小凤：“你不要这样，我们的遭遇都是一样的。但

是，我们不应该哭，更不应该想到死，我们应该将这种仇恨记住，要替我们死难的人报仇！”

小凤猛地抬起头，紧握拳头，愤怒地敲了下桌子，大声说：“是的，我们要报仇！”

高华：“以后哇，我们应该慢慢等机会，机会不来呀，光是愤怒那是没有用的。”

“是啊，你以后啊，就安心住在这儿好了。嘿！就凭我，”小张说着看了一眼高华，马上又说：“就凭我们这身力气，总养得活你的，是吧！”

高华接着小张的话碴儿：“那当然，不过我们总算同样是流落他乡的人，你以后哇，就一切不必客气了。”

小凤对高华和小张的热忱帮助非常感激，同时也深感不安，她恳切地说：“是的，可是我得找点儿事情做。”

高华见小凤的情绪稳定了，欣慰地说：“哎，那自然是更好了，那么从今天晚上起，你以后就不许再哭了，噢！”他挺挺胸又说：“我们要挺起胸，勇敢地做人。”

小张也挺起胸，冲着高华不好意思地笑着。

“张先生，张先生！”随着清脆的喊声，阿仔拿着《八百壮士》的歌谱跑进来。

小凤急忙用手绢擦去眼泪。

阿仔又亲切地招呼着：“高先生，表姐！”然后央求小张说：“张先生，这首《八百壮士》的歌怎么唱的，你唱给我听好不好？”

“我，我还不会唱呀？”小张推辞着。

阿仔撒娇地推着小张央求着。

小张接过歌谱说：“阿仔，你瞧！这么一摆呀，”他挥起手唱道：“飘……荡，飘荡，飘……荡飘荡，飘……荡！”然后说：“这是国旗，你知道吗？”

阿仔不满地说：“我早已经知道了，先生讲给我听了，你也会唱的。”他又使劲地推着小张，撒着娇说：“我让你唱，我让你唱！”

小张忸怩地说：“我唱不好哇，不唱，不唱。”

“哎，唱嘛，你唱我也唱，不唱我就发脾气了。”阿仔说罢，转身背对着小张，噘着嘴摆出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大家被阿仔的孩子气，逗得哄堂大笑。

高华劝着小张：“算了，算了，你看，人家发脾气呢？”

小张拍了拍阿仔的后背，说：“好，好，我唱，我唱。”

阿仔转过身，笑嘻嘻地用双手摸着小张的脸。

小张一本正经地：“可是，咱们的自由舞台得布置起来呀！”

阿仔连忙说：“我去找他们。”

小张：“好，好！”

阿仔转身跑了出去……

二十二

稀稀拉拉的掌声。

屋内，挂着用浅色床单做的幕布，幕上方一条横幅：“自由大舞台”，下方摆着一张广告牌，上面写着“南北闻名的歌唱大王张胖子先生唱《八百壮士》”。台下坐的多数是一些孩子和几个老人。

随着掌声，阿仔撩开幕布走出来，他双手背后，连连鞠躬，煞有介事地报幕：“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现在特请，请……”阿仔摸着头，难为情地，转身把头钻进幕内问小张：“特请什么，我给忘记了。”

小张想了一下，连忙说：“特请南北闻名，歌唱大王张胖子先生唱《八百壮士》。”

阿仔摇着头：“我讲不来，我讲不来。”

小张灵机一动：“这么好吧，阿仔，你光嘴动，我来说话，咱们俩说双簧好吧！”

阿仔点点头，“好啊，好啊！”说完他的头从幕内钻出来，面对观众说：“现在特请……”接着小张在幕后大声说道：“南北闻名歌唱大王，张胖子先生唱《八百壮士》。”

阿仔听小张说到这里，忍不住先笑起来。随后他忍住笑，吹了一声

口哨。

小张撩开幕布走出来，阿仔连忙走到观众席，坐在小凤身边。

小张向观众说：“各位，今天呀，兄弟唱一个《八百壮士》，可是，咱的本事有限，要是有唱不好的地方，请各位多多原谅。”

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忘记了鼓掌。小张假装生气地：“你们不拍手，我不来了啊！”

阿仔马上站起来面对观众叫着：“啊，大家拍手，拍手啊！”他又抓起小凤的双手，让小凤鼓掌。

大人孩子们都鼓起掌来。

小张整了整衣服，精神抖擞地唱道：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四方都是炮火、蹦蹦！
四方都是豺狼，
宁愿死不退让，
宁愿死不投降，
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
飘荡，飘……荡，
飘荡，飘……荡。
八百壮士一条心，
十万强敌不敢挡，
我们的行为伟烈，
我们的气节豪壮。

小凤被歌声感动地心情激动，热血沸腾。

同胞们起来，

同胞们起来，
快快赶上战场，
拿八百壮士作榜样。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

小张高举拳头，结束了他精彩的表演。

台下的观众被小张那浑厚的歌声和高昂的激情所感动，他们欢呼着拚命地鼓掌。

二十三

豪华的住宅区，楼下狗圈。

小张扶着狗圈的栏杆，饱含饥饿的目光望着狗圈里正在吃食的大狗、小狗。

狗圈内摆放着丰盛的饭菜，大狗、小狗津津有味地吞食着。

小张摸着自己饥肠辘辘的肚子，苦苦地叹息着。

高华从小张背后走来，看到小张这副寒酸样，责怪他：“你这个人，真是这样没出息呀，走吧，太丢人喽，走走，回去！”边说边拉着小张离开了狗圈。

二十四

高华家。

小凤坐在凳子上做针线活儿，小张躺在床上盖着棉被，额头敷着一块白毛巾，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收租婆走到床边，气势汹汹地：“喂，你答应两天给我房租，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多礼拜了，你还没给我，做人这样没有良心。”

小张苦苦哀求：“太太，你看，我病成这个可怜样，我们三个人就没

有一个能找到事情做的。哎，太太，你可怜，可怜，叫我们迟几天给吧，太太！”

收租婆瞪着眼，大声叫道：“你说什么？嘀嘀咕咕地说些什么？我听不懂！”

小张马上用粤语说：“你看我病得这么凄凉，三个人都没有一个有职业的，世道难熬呀，太太！”

收租婆：“你说什么呀，你惨，我不惨，我真是怕你们这些外地佬。”

小张连连说：“谢谢你，谢谢你了。”

收租婆只好开门走了。

小张掀开被子，脱下外衣，摘下头上的白毛巾，气愤地冲着收租婆的背影，挥着拳头嘟嘟囔囔咒骂着。

门突然开了，小张误以为收租婆又回来了，急忙跳上床“哎哟，哎哟”哼哼着。

高华推门进来，看到小张不住呻吟着，连忙问：“干什么，干什么？”

小张一看是高华，赶快坐起来说：“是你呀，干什么，还不是装病，对付那收租婆。”

高华问：“她相信了吗？”

“不相信哪，走了。”小张说完，忽然想起高华找工作的事，忙问：“怎么样，我们的事情，怎么样了？”

高华摘下帽子，怒骂道：“他妈的，又没有希望。”

“怎么又没希望，为什么？”小张焦急地问着。

高华忿忿地：“他们说，没有担保不要。”

小凤听了他俩的对话，难过地低下头，放下手里的活儿，走进里屋。

“哎，我的天爷呀，怎么这么不公平，我真要生病了，我……”小张叫喊着。

小凤见高华和小张又没找到职业，自己又给他们增加了负担，伤心地爬在床上哭着。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看见床上放着一张报纸，登着招工广告。小凤马上擦干眼泪，拿起报纸仔细地看。

报纸上写着：“爱国歌舞团为表演国防歌舞，征求女主角。地点：南

天大戏院后台。”

具有歌舞才能的小凤，找出她在校时参加歌舞比赛获得冠军的照片。小凤看着照片上自己优美的舞姿，自信地笑了，决心前去爱国歌舞团报名。

二十五

南天大戏院。

小凤来到南天大戏院，参加爱国歌舞团的考试。

大导演王伯高对小凤说：“现在请您试一试，你再跳跳，好不好？哎，来来来……”

小凤随着轻快地音乐翩翩起舞。

这时，戏院经理头戴礼帽，手拄拐杖，神气十足地走进来，王伯高连忙迎上去。

小凤优美的舞姿，使王伯高和经理非常满意。

坐在旁边观看的高华和小张，被小凤的舞蹈天才惊呆了。小张兴奋地对高华说：“想不到她还有这一手呢？”

王伯高边看边对经理，感慨地说：“啊！这真是上帝的杰作，艺术界的奇葩。哎，这舞哇，稍微加以训练就马上可以登台了。哎，真好极了！”说完，王伯高哈哈大笑起来。经理也满意地微笑着。

二十六

南天大戏院。

戏院内，座无虚席，观众热烈鼓掌。

舞台布景：桃花盛开，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

小凤身穿短裙、白上衣，以娴熟轻巧的舞步进入舞台。尔后，几个年轻女子跳着整齐的舞蹈，随小凤一起翩翩起舞。

小凤跳舞，定格为海报剧照。海报上写着几行醒目的大字：“爱国歌

舞团第一次大公演，曲线毕露，意境伟大，狂风浪蝶，大文豪王伯高导演。”

舞台布景：弯月当空，繁星点点。篱笆上布满了牵牛花。

小凤手拿鹅毛扇，随着悠扬的乐曲从舞台旁边走出，几个年轻女子跟随小凤步入舞台，并一起翩翩起舞。

小凤轻柔的舞姿，定格为海报剧照。海报上不断地更换内容和文字。“月媚花娇”、“关不住了”，“哥哥我爱你”、“心心相印”、“郎情妾意”、“酣歌醉舞”等，其内容和文字越来越露骨、低俗。

小凤和女演员跳舞的剧照，化为她们在舞台上跳着软绵绵的舞蹈。

表演结束了，降下帷幕。小张热烈地鼓掌，并喊叫着：“好哇，再来一个。”

坐在小张身边的高华，瞪了他一眼。小张这才意识到整个戏院的观众，所剩无几。

戏院经理叼着烟，拄着拐杖走进戏院。王伯高急忙迎上前说：“噢，回来了。”

经理没理他，看见一个男青年还在睡觉，用拐杖敲着座位，生气地叫道：“喂，朋友散场了，回家休息去吧！”

男青年揉揉眼，向四周看了一下，走了。

经理瞧了王伯高一眼，转身向经理室走去，王伯高紧随其后。

二十七

经理室。

戏院经理读报纸的画外音：“欺骗观众，挂羊头卖狗肉，所谓国防歌舞。哼！”

经理室内，经理将报纸放在桌上，愤愤地对王伯高说：“喂，这样下去呀，我这家戏院要关门了。再说，我也没有那么多闲钱给你垫款了。我可受不了，我可受不了。”说完，他走到一边去了。

王伯高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哎，这有什么办法呢？”

经理走过来，指着他说：“噢，你现在又说没有什么办法了。哎，你不是说过吗？只要加一点什么意思进去，管它宣传什么国防不国防的，就准可以卖钱吗？怎么你说的话，你忘记了。”

王伯高忙解释着：“当然没有忘记喽。不过，现在只要是国防的东西呀，盈利就非惨败不可，这是我们的运气不好。”

经理愤怒地冲着王伯高骂道：“放屁！自己没有真正的本事，还怪什么运气不好呢？”他指着王伯高的鼻子，说：“你除了会跳舞，吃豆腐，玩女人之外，你会什么？加点儿意思进去，弄得非驴非马的，人家当然骂你挂着羊头卖狗肉喽。老实说，现在看戏的人都是很聪明的，像你那样的戏，贴给人家钱，人家都不肯来看。国防戏不卖钱？你看人家那些演真正国防作品的戏院没有，哪一家不是场场客满，名利双收。怎么，你瞎了眼睛了，你！”

王伯高听到这里“哈哈”前仰后合地大笑起来。他指着经理说：“啊，想不到你老兄，忽然这么先进起来了。”他拍着经理的肩膀，又大笑起来。

经理背着手，走到沙发旁边说：“什么先进不先进，我可不知道。不过，名利双收的事情，谁都愿意干。我到底也是一个中国人哪。”

王伯高走过去用商量的口气，说：“哎，好了，好了，你不要唱高调了。哎，我们还是谈谈正经的吧！”

经理走到沙发前，王伯高跟在后面接着说：“我们作艺术家的……”

经理猛然回过头，说：“什么，你也算个艺术家呀，哪儿来那么多艺术家……”

“哎，好好好，我们还谈正经的吧！”王伯高岔开话题，用手指着沙发：“来，坐坐！”以主人的口吻，招呼着经理。

王伯高和经理坐在沙发上。经理接着刚才的话碴儿说：“喂喂，以后我请你省一省，不要再污蔑人家艺术家啦。哼！还有什么行的？”

二十八

一陈设简陋，宽敞的房间。

午后，工友甲正在用彩条精心布置着黑板。黑板上写着：下午一时，欢迎前方来的刘大哥，自由茶话会，注意参加者每人自备茶点一包。

工友乙正在吹口琴，他的妻子正给婴儿喂奶，旁边一个男孩提着茶壶往茶杯里倒水。

工友甲布置好会场，朝屋外望了一眼，走过来对工友乙说：“他们已经来了，你还在这儿捣鬼。”

工友乙忙放下口琴，对妻子说：“哎，里边去，抱进去，抱进去。”朝正喝水的男孩说：“去去去，别喝了，别喝了，”抱起男孩向里屋走去。

这时，高华和小张每人手里拿起一包茶点，走进屋。他们与工友们打着招呼，愉快地谈论着。

一会儿，又进来几位工友，他们手里也拿着自备茶点，向屋子中间的长条桌子围拢过来，各找了一把椅子坐下了。

小张在后面指着自已的小包，“哎，我买的糖炒栗子。”说着，搬了一把藤椅刚要坐。一位工友阻止着：“慢一点儿，那是给刘大哥留的。”

小张叫道：“那我坐哪儿？”

那位工友拍着一把高椅子说：“你坐这儿呀！”

小张不满地：“那是小孩坐的，让我坐？”

那位工友扶着椅子说：“坐坐看，试试看，试试！”小张很不情愿地坐了上去。“你看，这不是很好。”那位工友接着说。

大家看到小张挤坐在高椅子上都笑了。

小张笑道：“可是有点儿不大雅观吧！”

工友们又大笑起来。

墙上的挂钟，“当”的一声，表针指向十三点。

一位工友看了一下表，说：“哎呀，怎么一点钟了，刘大哥还没有来呀？”

高华胸有成竹地对大家说：“刘大哥是最遵守时间的，我想大概要来了吧！”站起身向门口走去。

这时，一位高个的中年男子，手提文件包出现在门口。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潇洒英俊。这位就是大家盼望的刘大哥。

“啊，来了，来了，刘大哥……”大家欢呼雀跃，一齐向门口奔去。

刘大哥亲切地与工友们打着招呼。他握着高华的手说：“老高，你比以前瘦多了。”

高华深有感触地：“真是一言难尽哪！”他上下打量着刘大哥，然后惊讶地说：“哎，老刘，你却比以前强壮的多了嘛！”

小张连蹦带跳地跑到刘大哥面前。刘大哥看到他的举动，说：“你怎么还像以前那么顽皮！”

小张摸摸头，不好意思地：“我，我现在可不顽皮了。你不知道，你走了之后哪，我跟老高，我们俩人吃尽了苦头。他妈的，才倒霉呢？”

大家哈哈地笑着。高华招呼着工友们：“好，好，我们坐下来谈，坐下来谈。”

工友们簇拥着刘大哥走到桌前，刘大哥随便坐在一把椅子上说：“我就坐在这儿好了。”

高华指着旁边的藤椅：“你太辛苦了，应该坐的舒服点儿。”

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劝刘大哥坐藤椅。

小张坐在那把高椅子上，委屈地向刘大哥道：“刘大哥，刘大哥，你看他们缺德不缺德，就叫人家坐这个！”

大家被小张逗得又大笑起来。

刘大哥看着久别的工友们，兴奋地说：“在前方的全体同志，托我问大家好！”

“好！”工友们齐声喊着。

高华代表大家对刘大哥说：“今天算是我们慰劳你，你喜欢吃什么东西？”说罢拍了一下手，示意大家把准备好的茶点拿出来。

“哎，哎……刘大哥，刘大哥……”工友们纷纷捧起自己的茶点包，争先恐后地叫刘大哥尝自己的慰劳品。

小张指着自已手里的纸包说：“你尝尝，我这栗子吧，又香又甜刚炒熟的，还冒热气呢！”他掏出一把，塞到刘大哥手里。

“哈哈。”大家高兴地笑着，议论着。

高华问：“这次回国，刘大哥的感想怎么样？”刘大哥兴奋地：“喝！感想可就太多了，不过我第一个可以告诉大家的，就是中国是有办法的了。在国内，目前最重要的问题，第一是内部的团结；第二是民众跟军队的合作；第三是铲除了贪官污吏。而现在呀，这三项都做的很好。就是其它，不论任何方面，都比抗战以前进步了。所以说，中国是有办法的。只要继续抗战下去，中国一定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在前方的朋友们，叫我把这好消息带回来给大家。希望大家呀，也把这好消息带回去，给所有的亲戚朋友。”

“好，好！”工友们听后倍受鼓舞，高兴地鼓着掌。

小张激动地双手拍着大腿，追问道：“哎，哎，刘大哥，刘大哥，我们回国服务的朋友们，工作成绩怎么样啊？”

刘大哥笑着说：“当然非常好了，至于详细的情形，我想今天晚上大会里报告。不过，有几点特别显著的呢，先在这儿随便谈谈。第一点，我们有二十几个同志，分配在军队里开运输车，经常运送子弹和粮食到前线去。有时候，紧急得差一分钟都不行，所以我们那帮开车技术好的朋友，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好，噢！”大家激动地热烈鼓掌。

刘大哥摆了摆手，接着说：“第二个，我们有十二个同志非常勇敢地去救护队开救护车，上那个炮火连天的前线上去，救出了四百多个民族的英雄、受伤的战士。”

“好，噢！”工友们叫着使劲鼓掌。

小张与大家议论着：“想不到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刘大哥从包里掏出几面旗子，对大家说：“这些是各战区里的长官，赠送我们的旗子，大家拿去，看一看。”

工友们围过来，争抢着要看这些旗子。

“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小张叫嚷着顺手拿了一面旗子，读着上面

的四个大字：“忠勇卫国”。

高华手拿着旗子看了看，沉思了一下问：“在通信里说，我们的同志还组织了救护队，现在怎么样了？”

刘大哥拍了一下大腿，说：“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帮朋友，对于运输是特别的有把握呀，所以，我们有十六个同志，自己组织了一个救护队。在那个战区里头，抢救着跑不出来的难民和难童。那个流落在战区里的难童们，简直情形太惨了。”他拿出一叠照片对大家说：“我这有他们那个战区难民和难童的照片，大家传看，传看。”

工友们接过照片看到那些可怜的难民和难童，感慨地议论着。

刘大哥喝了一口水，接着说：“还有，第四点呐，更值得我们兴奋的，我们有八个男同志，六个女同志，再联合上了当地的难民，自己组成了一支救亡演出队，经常在那比较轻伤的伤兵区里演戏。那些伤兵哪，感动地都跳起来了。立刻就自动要求回前线去打仗，那种热烈的情形，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我这儿有他们演戏的剧照，大家拿去传看，传看！”他把剧照分给大家。

“好，好，给我，给我……”工友们又都伸手争抢着。

大家看着剧照，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他们认识的同志。

“这不是老陈吗？你看看……”

“哎，你瞧，小李哎……还留着胡子呢？……”

刘大哥用手敲了一下桌子，笑着对大家说：“这个，不过是主要的几点，其它的情形就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老高哇！”他摸着高华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这抗战简直太伟大了，我觉得抗战好像一个大熔炉一样，不能够锻炼成功金钢的，必定炼成破铜烂铁。好的自然存在，不好的马上就要被淘汰。所以，我们应该抓住每一个机会，加倍的努力才对。”

“大哥这次出来，主要任务是……”高华问道。

“主要任务是这样的，因为呀，前方实在需要我们去工作，所以特意把我派来，想再召集一批同志回去工作。”

高华听完刘大哥的话，激动地拍了一下大腿，挥着手毫不犹豫地：“那好，请你给我一次机会，我第一个要求加入。”

刘大哥高兴地：“那好极了。”

高华突然想到了小凤，接着说：“噢，我还可以负责，介绍一个很会演戏的女同志一道去。”

“那更好！”刘大哥爽快地答应着。

小张见高华没有提他，着急地埋怨道：“哎，哎，你这家伙，你怎么把我忘了。刘大哥，我也要去。”边说边向刘大哥走去。

“哎，刘大哥我也要去……我也要去……”工友们围住刘大哥纷纷要求加入回国抗战的行列。

刘大哥摆摆手，等大家静下来说：“这个，今天晚上大会上决定好了，要求去的朋友们，一定不会落空的，我敢担保。”他拿起桌上的台历翻了几页，告诉大家：“好！我们规定在这2号的早晨动身，要去的朋友，希望在1号以前，大家都预备好。”

“好，好！”大家兴奋地热烈鼓掌。

刘大哥又转过身来嘱咐一些不回国的工友说：“不过，留在这儿的朋友，希望一定要记住你的责任，如今是要跟前方密切的联系。以后，大家应该有一个严密的组织。有什么事呀，大家一起商量，一起行动。”他用手指着高华和小张说：“老高和小张上回吃了那么大的亏呀，就是因为没有团结好的关系。不过，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要去管它。我们要拿出勇气来，一起努力。记住，我们一定要锻炼成功金钢，不要变成被淘汰的破铜烂铁。听见没有？”说着用力拍了小张后背一下。

“听见了！”大家异口同声。

小张扶着高华的肩膀，高兴地跳着转着。

二十九

(特写)日历上写着：“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一日”。

高华家。

高华和小张在收拾行李，阿仔在旁边帮忙。

收租婆拿着账本来收房钱。

高华把钱递给收租婆说：“你数一数哇！”然后蹲下身，去整理箱子。

小张走过来对收租婆说：“喂，看一下对不对？”

收租婆没听懂他的话，问道：“噢，你说什么呀？”

“对不对？”小张用粤语说。

收租婆毫不客气地：“对是对，今天你不要那么凶哪，衰仔！”

“我不是衰仔，不是，不是，我不是衰仔！”小张说罢做着怪样子，唱道：“我是衰公啊，你是衰婆呀！”

收租婆生气地“呸”了一声。

阿仔在一旁开心地笑了。他见收租婆要出门，急忙喊道：“哎，哎哎！”收租婆回过头来，阿仔对她说：“他们真的要走了，你以后不好再说我是吹牛啊！”

收租婆不解地说：“你叽叽咕咕，说什么鬼话？”

阿仔用粤语重复了一遍：“他们要真的走了，你以后不要再说我撒谎了。”

收租婆见阿仔并无恶意，便说：“你人小鬼大，怪灵精的，知道那么多东西。”说完开门走了。

阿仔吐了一下舌头，得意地笑了。他用手指着门对小张说：“噢，这个死老太婆，撞进来就没有办法了。”

小张也指着门，骂道：“是呀，他妈的！那个老龟婆看见钱就眼开，还笑呢？他妈的，可恶透了。”

突然，门又被推开了。小张以为收租婆又来找他算账来了，吓得连忙蹲下假装收拾箱子。他回头一看，是小凤拿着一张报纸走进屋，笑道：“是你呀！”

小凤满面愁容，没有吭声。

高华见小凤的神态和表情，觉得有点蹊跷，便问：“噢，你干嘛不高兴呀？”

小凤把报纸递到高华面前，说：“你看！”

高华接过报纸打开后，与小张一起看着。小张指着上面的节目广告

念道：“裸体艳舞，风骚到不能再风骚，咸湿到不能再咸湿。”

“什么叫咸湿？”高华不解地说。

“公开女人秘密，有功人类大导演王伯高导演。”

高华已从那露骨低俗的文字中，明白了导演的意图。小张刚念完，他气愤地将报纸撕成两半骂道：“他妈的，这真是太可耻了，想不到这种人也算是人类？”他把报纸揉搓后，扔在地上。

小张问：“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拒绝表演呢？”

“我们已经拒绝过了。但是，但是，他们说我们有合同的，要是不表演就得要吃官司。”小凤哭诉着。

高华更加气愤地：“哦，他妈的，这不是恫吓我们吗？”

小张又问：“那么，那么，你要离开此地的事，他们说……”

“他们说最少也要表演完今天，因为广告已经登出去了，没有法子收回。”小凤流着眼泪说。

高华连忙说：“但是，至少我们不能演，这种无耻的东西呀！”

“当然喽！”小张赞同着。

高华骂道：“他妈的，什么裸体，合同上根本就没有这种规定呀！”他又指着小凤说：“你们可以说，你们是表演什么爱国歌舞的。不是说去做什么公开的卖淫，那你们可以和他们争辩哪？”

“是啊！”小张随声附合着。

小凤抽泣着说：“他们根本就不讲理的，他们都是流氓。”她用手捂着脸，走到桌前，坐在凳子上放声大哭起来。

阿仔走到小凤跟前，拉着她的手劝道：“表姐，表姐你不要哭，你哭我也该哭了。”说着阿仔的眼泪也要流下来了。

小张气冲冲地对高华说：“他妈的，那帮家伙根本就不是人，我们自己找他办交涉去。”

高华扶着小凤的肩膀，劝慰道：“好了，好了，傻瓜，你不要哭了，我们陪你办交涉好了。”

小张挥着拳头说：“好！包在我身上，反正明天我们就要走了，他妈的，答应就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三十

南天大戏院。

海报(特写):南天大戏院,王伯高自编自导“裸体艳舞”。

戏院内,座无虚席,观众等待着开幕。

妓院的鸨母随同丈夫坐在戏院里。鸨母见丈夫对裸体舞蹈兴趣十足,流露出一副得意的样子,打了他一下说:“嘿,你闯鬼了,衰佬!”

一位装束妖艳的少妇正在看节目单,身边的丈夫从口袋里掏出望远镜向台上望去。少妇夺过望远镜怒斥道:“你看什么呀,有什么好看的?”

丈夫不满地嘟囔着:“不看就不看。”

经理室。

戏院经理从窗口望了一下戏院里的观众,然后看着报纸上的广告,神色忧悒不安。

王伯高手拿一本厚书,兴致勃勃地走来,叫道:“喂,喂,你看看已经是满座的啊!”

经理连忙拉上窗板没有吭声。

“这证明我们的艺术是成功的,哈哈!”王伯高说完,笑着伸出手来与经理握手。

经理没理睬王伯高,以鄙夷的目光看了他一眼,指着他说:“喂喂喂,以后哇,请你少假借什么艺术,好不好?听见你嘴里头,左也是艺术,右也是艺术,我简直是头昏脑胀。老实说,我这家园子的名誉,就要毁在你的手里了。”他又指着报纸气愤地:“你,你自己看看。”然后将报纸塞到王伯高手里。

王伯高拿着报纸念道:“无耻之徒!国难严重中,南天戏院仍演裸体艳舞。商人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他气愤地骂道:“哼!他妈的。”走到经理旁边辩解着:“这简直有心图谋捣蛋,他们完全不体谅我

们作艺术家的苦衷吗？”

经理见他又提到“艺术家”三个字，极为反感地：“咳，又是艺术家，我求求你，可怜，可怜我好不好？我的脑袋都要炸啦！”

这时，从外边进来两个化妆成小丑的男演员，其中一个胖演员说：“大导演，后台有人找你。”

王伯高不耐烦地：“知道了，知道了。”两个演员走后，他又对经理说：“哎，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好啦，明天我叫几个流氓，让他们都回来，而且让他们捧场。不然的话，我们就痛打他们一顿。”

经理摆了摆手，站起来说：“免了吧，你打得了他们，你堵不住千千万万人的嘴。今天下午，老板跟全体伙计向我提出抗议了，我虽然要赚钱，可是我们这家戏园子还要开下去呀？我们不能不顾名誉，就是我也还要做人哪。好，从明天起，请你不再做了。”他拍了一下桌子，转身要走。

王伯高急忙追上来，拉着他说：“哎，哎，你不能这样讲啊，这些事情是你事先同意的呀？”

“不错，是我同意的。今天你就演你的好了，如果要是再演下去的话，我们这家园子，总有一天给观众砸平了。广告我已经改了，从明天起，就请你另图高就，找那些能够跟你同流合污的戏馆子去演吧！”经理说着走到衣架前，拿起文明棍，摘下帽子就走。

王伯高在后面追喊着：“哎，哎，不行，不行啊，这个，这个事情根本完全不符呀……”

经理不愿再听他讲下去，摆摆手阻止道：“得得，你要说的话我全都知道，没什么可商量的，对不起，我有事情，我先走了。”

“哎，不行，不行！”王伯高不甘心地嚷着。

经理戴上礼帽，头也不回地走了。

王伯高气愤地：“哎，他妈的！”他正往外走与叫他赶快到后台的两演员撞在一起。王伯高气势汹汹地推开他们，向后台奔去。

三十一

戏院后台。

高华和小张带着几名工友和戏院职员争吵着……

高华见王伯高走进来，忿忿地问道：“这不是公开卖淫吗？”

王伯高狡辩说：“什么裸体不裸体，公开卖淫呀，你们要知道，这是一种美，一种曲线的美，完全是一种艺术。”他边说边比划着。

高华再也忍不住了，愤怒地骂道：“我不懂，你这海淫海盗的艺术，这有什么用处？”

“那你就不懂艺术。”王伯高不停地辩解着。

小张指着王伯高，愤慨地说：“哎哎哎，你怎么不把你老婆、你姐姐、你妹妹叫她们脱光了，叫她们也艺术艺术呀！”

“你是混蛋！”王伯高气急败坏地叫着。

戏院内。

台下的观众见迟迟不开演，吵嚷声、鼓掌声、哄闹声、口哨声响成一片。

“哎，怎么这么久了，还不开场？”观众议论着又鼓起掌来……

后台。

一位胖小丑气咻咻地跑进来，大声喊道：“快去，快去，外边的观众都喊上了。”

王伯高心急如焚，急忙走到小凤跟前，指着她说：“小姐，你快点儿，你不要听了人家的话断送了，你艺术的精神。你要尊重你的艺术，赶快把衣服脱下来。”

小凤吓得不知所措，用企求的目光望着高华，希望他来保护自己，帮自己解脱困境。

高华冲着王伯高大声吼道：“我希望你明白，假如可能的话，如果使

她这样做，我要她回去。”

“什么话，你是她的朋友，你知道她签定合同了吗？”王伯高晃动着脑袋，带有威胁的口气说着。

高华走上前与他讲理说：“签定合同，不是叫她演裸体的呀？”

王伯高进一步威胁道：“知道不知道？合同上明明写着听从团里的指挥。不听指挥是要吃官司的。”

高华眼里闪着怒火，高声斥道：“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无耻的东西，假借什么艺术来做出出卖民众灵魂的勾当。”

“啊，你骂人！”王伯高声嘶力竭地叫着。

小张觉得跟这些流氓无理可讲，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他伸出拳头毫无顾忌地嚷道：“骂你了，怎么样？妈的！”他拍着胸膛，又说：“老子在这儿，有种的上来。”然后双手叉腰，摆开了架式。

戏院内。

观众更加不耐烦地叫嚷着，使劲地鼓掌。

后台。

王伯高听到观众的哄闹声，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向前走了几步，手指着高华：“好，今天晚上的演出……来！”说着一把抓住小凤。

“对不起，走！”高华说罢，使劲推开王伯高，拉着小凤向门口走去，小张紧跟在后。

王伯高见势不好，急忙跑到门口挡住他们的去路，指着小凤说：“这是我的命令，要是你今天不上场，出不了这个门口，快把衣服脱下来上台！”

高华反驳道：“为什么，你不把衣服脱下来？”

“脱下来！”小张朝王伯高嚷着。

王伯高忿骂道：“混蛋！”

“你混蛋！”高华和小张同时骂着。高华双手揪住王伯高的衣领，用力往后一推。

毫无准备的王伯高，一下子撞在小丑的身上摔倒在地上。他从地上爬起来，见高华和小张带着小凤已经走到门口，连忙命令其他演员赶快把小凤追回来。

几个演员跑上去，拦住高华他们。高华和小张再也忍不住了，与戏院的职员厮打起来。

戏院内。

等得不耐烦的观众，听到后台乱哄哄的，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更加使劲地叫着、嚷着、鼓着掌。

小张发现寡不敌众，马上跑到窗口招呼工友们进来助威。十几名工友跑进戏院，立即与戏院的人扭打在一起，有的挥拳，有的脚踢。

小凤吓得躲在大镜子的旁边，战战兢兢地张望着。

王伯高拾起一个板凳朝小张砍来，小张一躲，砸在大镜子上“哗啦”一声，镜子被打得粉碎。

王伯高见势不妙急忙逃走，工友们紧追不舍抓住了他。

高华和一位工友扭住王伯高的双臂，正要揍他，小张制止大家说：“别忙，别忙，咱们把他的衣服脱掉。他妈的，让他自己也裸体，裸体。”

王伯高蹦跳着，挣扎着。

工友们解气地：“对，脱下来！”大声喊着：“一、二、三！”把王伯高的裤子撕成两半，扒去他的上衣。

“他妈的，啊……”王伯高赤裸着上身，穿着裤衩骂着。

小张仍不罢休，又对大家说：“别闹，别闹，咱们把他拉出去，让大伙看看！”

工友们把王伯高按在幕缝中，使他的下半身露在了幕外。

台下的观众看到一个人赤裸双腿在幕缝中又蹦又跳，“哎哟，哎哟”地叫着。他们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觉得很有趣。

“哈哈，……裸体呀！”观众大声笑着。

（特写）海报上，写着：“裸体艳舞”，画着几个裸体舞女。

小张撩开幕布走出来，向观众说了几句。接着，宽大的幕布拉开了，

工友们扭着袒胸露腿的王伯高。他在台上蹦跳着，挣扎着。

一位少妇拿着望远镜得意地看着，身边的丈夫拉她回家。少妇甩开丈夫的手，继续看着。

观众开心地哈哈大笑，有的笑得前仰后合。

小张拍着王伯高的肚皮，喊道：“哎，哎，大家看看这个裸体。”

许多观众见今晚的裸体艳舞欣赏不了了，纷纷离座而去。只有少数的观众，仍在看热闹。

王伯高拚命地挣脱了工友们的手，跳下舞台，由于用力过猛，裤衩险些掉下来。

台下的观众见他这种丑态，又鼓起掌来。

王伯高连忙躲到台旁摆设的铁树盆景的后面。

观众哈哈地笑着。

台上，工友们仍与戏院的人厮打着。

突然，鸨母发现了小凤，立即告诉了丈夫。她丈夫欲吹哨子，鸨母示意别吹，否则惊动了人们，小凤又会跑掉的。

这时，台上的小凤也看到了鸨母，她浑身颤抖着，赶快躲到高华的后面，告诉了高华和小张。

鸨母与丈夫上台要抓小凤，叫着：“你还想走啊！”高华和小张拦住他们，保护着小凤。

高华和小张使劲把他们推倒。小张又把一个小丑打倒，小丑正好压在鸨母的身上。鸨母抬手打了小丑一个耳光，然后才被其丈夫扶起。

这时，高华、小张、小凤和工友们随着观众的人流，走出了戏院。

鸨母与丈夫刚追出戏院，一辆黑色的轿车在门口停下，他们忙躲到一边。

戏院经理带着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从车上下来。经理朝着门口的观众嚷道：“干什么，干什么，是谁跑到这儿来捣乱？”说着走进戏院，警察们跟在后面。

戏院内，工作人员七嘴八舌地向经理叙说着刚才发生的事情。

经理走到王伯高面前，问：“干什么，怎么回事？”

王伯高指着围观的人，对经理说：“你来的正好，赶快派人去抓他们。”

经理不解地问：“你抓人干什么？”

王伯高仍躲在铁树后面，说：“是他们来捣乱的。”

经理见戏院被糟踏的不成样子，气愤地指着王伯高对警察说：“请你们把他给我带走！”

两个警察抓住王伯高的胳膊，他挣扎着不肯起来。

经理仔细一看，原来他手扶着裤衩。王伯高只好撕下台上“裸体艳舞”的广告，围在腰部。他对经理说：“哎哎，且慢，且慢，这是他们来捣乱的。”

“分明是你在这儿捣乱吗？岂有此理！”经理生气地说。

“是他们把我搞得这个样子。”王伯高不断辩解着。

“哼！还不是你闯来的祸，我才不管呢。我看你怎么赔偿我损失。”经理越说越生气，向警察一挥手：“把他带走！”

三十二

公路两旁站满了欢送回国服务的人们。人们兴高采烈地挥动着彩旗、标语。

一队队回国服务的热血青年，穿着崭新的军服，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前走来。

路边停着一辆救护车，车门上贴着红十字。刘大哥掀开汽车前盖趴在上面，高华站在旁边递着工具，他们正忙碌地修理汽车。

这时，小凤身穿军服头戴军帽，提着箱子，挎着包袱，神采奕奕地跑到高华身旁问：“哎，哎，我们的行李搁在哪儿？”

高华用手向前指着：“噢，你看，前面那辆车子。”

小凤高兴地跑了过去。

小张穿上军装，显得格外精神。他举着“前程万里”的大旗，跑过来问高华：“好了没有？好了没有？”

“就好了，就好了。”高华答道。

小张走了几步，向前眺望，顿时整个香港映入他的眼帘。逶迤起伏的太平山；碧波万顷的大海；郁郁葱葱的树林；平坦整齐的农田；高耸入云的大厦……

小张摘下帽子挥舞着，兴奋地喊着：“再会吧，香港！”

“再会啊，我们可受够了！”高华深有感触地说着。

刘大哥擦着手上的油污，说：“本来吗，你们早就可以回去了，国内正需要不知多少你们这样的人回去工作，你们却逗留在这儿受闲气，那不是笑话吗？”

高华连忙说：“过去因为没有机会呀！”

“还没有机会呀，机会是要人自己去找的。”高华和小张被刘大哥说得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时，阿仔穿着童子军服，举着一面小国旗，边跑边喊：“高先生！张先生！”他站在高华和小张面前，举起手行了一个礼。

高华、小张、小凤和刘大哥连忙举起手还礼。

阿仔说：“我送这面国旗给你们回去打鬼子。”

“好，好了，好了。”刘大哥高兴地夸奖着。

高华接过国旗，转身交给小张。高华抱起阿仔，亲切地说：“阿仔呀，真是太聪明了，等我们打了胜仗，回来再来看你呀！”

阿仔告诉高华：“我爸爸说打胜了仗，我们大家都要回去了，那时候，我们一定要开一个很大、很大的会，来欢迎你们啊！”边说边比划着。

“好，好！”高华、小张、小凤齐声笑着说。

接着，阿仔像大人一样，嘱咐着小凤、小张。他对小凤说：“表姐，你可不许再哭了啊！”

小凤笑着说：“不会的，我以后决不会再哭了。”

大家也跟着笑起来。

小张亲热地叫着：“阿仔，阿仔，亲亲我吧！来！”他用手指着自己的脸蛋。

阿仔亲昵地亲了小张一口，嘱咐他说：“你以后，不许再那样胆子小

了。噢，万一听见炮声，嘞！你吓得就逃跑喽。”

小张乐呵呵地说：“不会的，我告诉你呀，我呆在这儿胆子小哇，我一回国打鬼子，我的胆子就大了。你看！”小张举起旗子，使劲做出冲锋的姿势叫着：“哇……！”

这时，响起了清脆的哨声，刘大哥喊道：“哎，集合了。”

高华忙把阿仔放到地上，与小张、小凤一齐向他告别着：“集合了，我们要走了。”

回国服务的战士们迅速排好了队。

“阿仔，阿仔！我们要走了啊！”高华、小张、小凤依依不舍地向阿仔告别。

公路两旁的群众，挥动着彩旗、国旗，热烈地欢送着回国的勇士们。人们唱起了《前程万里》。

一辆辆满载抗日勇士的大卡车，奔向抗日的前方。

歌声唱道：

前程万里，前程万里，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弟，
我们受尽了艰难困苦，

阿仔在人群中，挥手与朋友们告别。

我们看不惯纸醉金迷。

一辆汽车满载着女兵们，她们激动地唱着。

看祖国山河，
烽烟遍地，
四万万五千万同胞，

一辆辆满载抗日勇士的汽车，在公路上奔驰着。

惨遭残杀流离，
谁无心肝，谁无血气
而今，我们穿上征衣，

高华、小张和工友们在汽车上，满怀激情地唱着。

而今，我们团结一起，

我们高举国旗，
踏着民族英雄的血迹，
为生命，为正义，
一辆辆汽车，驶过农田……
向前进，不游移，
我们要肃清无耻的汉奸，
把敌人赶出我们的土地，
拚着血肉，
为了民族的解放，
一辆辆汽车驶过高山……
争取最后的胜利！
一辆辆汽车在公路上飞奔着，战士们一遍又一遍的高呼：
“中华民国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本片一九四〇年由作者本人导演摄制完成，
一九八八年王功璠根据影片整理成剧本)

花 溅 泪 (本事)

(一九四一年金星影片公司摄成影片)

于 伶

米米是一个家贫父丧、沦落舞场的少女，洋行买办常海才和杨老头都在不怀好意地追求她。一天，常海才暗中贿通流氓老匡当众侮辱米米，幸遇大学生金石音仗义解救，两人因此相识。米米的同事丁香是个比较有头脑的舞女，经常帮助和劝慰她。舞女曼丽则是一个自甘堕落的人。另一同事顾小妹因年幼无知，正受着洋场阔少小陈的欺骗。由于接近，金石音与米米渐渐产生了爱情，但米米的假母却逼米米去做杨老头的姨太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米米嫁给了常海才。金石音失恋后，参加了军队。常海才对米米日久生厌，企图要抛弃她，并想出了一个“两地同时服毒自杀”的诡计。但事为金石音的同学小李发觉，才救了米米。最后，顾小妹因受小陈的欺骗而发疯，米米和丁香则在觉悟后，担负起服务国家的责任，走上光明的道路。

(本片一九四一年由张石川、郑小秋导演摄制完成)

——根据程季华等编著《中国电影发展史》编写

乱 世 风 光

(一九四一年上海金星影片公司摄成影片)

柯 灵

人 物 表

- 孙伯修——随着乱世风涛打滚的人
凌翠岚——孙妻。被乱世压碎了的贤妻良母
孙小翠——他们的女儿。光明的追求者
叶菲菲——妇女中的玩世者
钱士杰——玲珑剔透的洋场恶少
柳如眉——风尘中的良善女人
老校长——追逐理想的教育家
陈 华——其子。光明的追求者
其他青年学生
王家祥——投机商
陆宗陶——投机商
陈荣庭——投机商
冯先生——白发苍苍的银行出纳主任
东 生——大都市典型的侍者
二房东太太

苦力、摊贩、行人等等

一 序景

景渐显：熊熊的劫火，燃烧着的片名：《乱世风光》。

画外一个苍老的声音：“这是一支乱世的插曲，一个平凡的故事。”

片头翻转，火焰不见了，出现在画面上的是一张“合家欢”：孙伯修在一边；翠岚和她的爱女小翠在另一边。小翠抱着她的爱犬小白。

画外苍老的声音继续着：“这是一张‘合家欢’，是江南千百万人家里面的一家。在兵荒马乱之中，一家人分散了！”

一个轰雷似的巨响，一把利斧劈下来，“合家欢”骤然分裂为二。

画中人突然活动：孙伯修仓皇东走；翠岚拉着小翠慌慌张张地向西逃去。

二 大竹林——山径

景切入：一大群的难民仓皇遁走，蜂拥一样奔下小丘。

翠岚拉着小翠，小翠抱着小白，夹在群众中，奔入竹林。

小翠：“妈，找不着爸爸怎么办？”

一个逃难的胖子：“嘘，别响！有飞机！”

大家紧张而沉默。

机声远去。

小翠轻而哀怨地：“妈，家也毁了，爸爸也失散了，我们怎么好！”

翠岚：“小翠，别害怕，咱们到上海找姨妈去。爸爸一定也会到那儿去的。”

三 荒野

流离道左的人群，凄切而彷徨。

在人丛中到处找着失散了的妻女的伯修。

伯修惨厉的声音：“翠岚！……翠岚！……小翠！……小翠！……”

四 火烧场

劫后的家园，断垣残井，一片凄凉。

对着一片瓦砾场的孙伯修，惶惶四顾，怅触百端。

回忆中的甜美的家园。（叠印）

回忆中的一家欢乐的情景。（叠印）

仍然是一片零落的劫灰。伯修站起来，无可奈何地走去。

五 上海北站

火车刚到站，乘客纷纷下车，里面有翠岚和小翠。

六 一所弄堂房子的门口

翠岚和小翠坐黄包车进画面。她们下车，找门牌，叩门。

翠岚：“请问章敬之先生在家么？”

口吃而嗜苏的佣人：“张……张什么？这……这里没有张家！”回身走，忽又想起，“噢……噢，有……有的，章……立早章。……章敬之，对不对？”

翠岚：“对呀！”

佣人：“有……有的。从前有的。现在他们搬走啦。”

翠岚：“什么？”

佣人：“他们不……不在上海啦！”（门蓦然关了起来）

小翠：“妈，我们怎么办呢？”

翠岚想了一想，平静地：“黄包车，找个旅馆去。”

七 货车上

嘈杂的人声，混乱的景象。

火车上挤满了人。这是没有顶篷的货车，伯修也在车上。下面还有许多逃难的人要挤上去。警察在驱散人群。

一个妖冶的少妇在人堆里被挤过来又挤过去。她挣扎着要上车，上去了又被挤下来。她是叶菲菲。

伯修正在车上，他伸出手，帮了她一把。

菲菲：“谢谢你。先生，……”她的话还没有完，伯修刚好把她拉上去，自己却跌了下来。

菲菲娇滴滴地呼喊起来：“哎呀，你们怎么把这位先生挤下去了呀！”

伯修挣扎着要上车，警察要拉他下去。

菲菲大叫：“呀！巡警先生，别拉别拉，他本来在车上的呀！”

伯修终于爬到一边较空的地方，上了车。

菲菲遥为呼应：“谢谢你，对不住你。你那边好站么？”

伯修：“好，好。不要紧，这边好。”

八 上海饭店

上海饭店的一角。翠岚母女刚吃过点心。小翠在喂小白。翠岚在理箱子。

翠岚：“上海连旅馆都住得满满的，明儿找房子，怕还真不容易呢！”

小翠：“今儿还算是运气，找到了旅馆，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九 货车上

车上的人拥挤着，把叶菲菲一直向孙伯修的一面挤过去。

菲菲在嘈杂的人声中尖叫着：“你们怎么啦？你们怎么啦？唷，你们要把我挤下去了！”

她慢慢地挤向伯修的身边。

一〇 上海饭店

夜。小白躺着。小翠睡着。翠岚在床上沉思，灯光懒洋洋地投射下来，像是在抚摩乱离者的哀伤。

一一 货车上

叶菲菲挤到了伯修的身边。

嘈杂声少一点了。有的难民疲倦地垂着头。一个难民打着瞌睡，不知不觉靠着了叶菲菲。

菲菲：“你怎么啦？打瞌睡靠到我身上来了。……唷，你身上那股味儿！”

一二 上海饭店

翠岚跟小翠在床上睡着。小翠在发着梦呓。

小翠一把抓住了翠岚：“爸爸，这可找到你了！”

翠岚轻轻推着她：“小翠！小翠！”

小翠：“你别跑呀，爸爸。”

翠岚：“小翠！你又做梦了？”

小翠醒过来揉着眼：“啊！是做梦吗？”

一三 货车上

叶菲菲打着瞌睡，碰了伯修一下。醒过来：“对不起，孙先生。”

伯修：“叶小姐太累了吧？”

菲菲：“是啊，对不起。”媚笑着，索性靠在他的肩上打起盹来。（渐隐）

一四 翠岚寓楼

景渐显：小翠在窗前向厢房看。小白在旁边。（开门的声音）她回头。

画外张妈的声音：“小姐，太太呢？”

张妈出现在门口。捧着刚买来的餐具。锅子，刀，铲，碗，筷等等。一叠叠碗用报纸包着。一叠发票拿在手里，翠岚从屏后出来。

翠岚：“买来啦？搁在厨房里好了。”

张妈：“您不看看吗？”

钟打着五点。

翠岚：“快弄晚饭去吧。”

张妈给了发票和剩余的钱，拿着餐具要走。

翠岚：“你看你，怎么拿得了，把碗筷留着吧。”

小翠被吸引似地从窗口望着厢房里。

画外翠岚的声音：“老在那儿看什么？”（进镜头）

小翠：“妈，厢房里那个女的，怪极了！我四点钟的时候就看见她画眉毛，现在还在画，整整画了一个钟头还没画好。”

一五 厢房间

柳如眉懒洋洋地对镜画着眉，轻轻吹口哨。脸上有春光垂老的风情。

一六 翠岚寓楼

翠岚若有所思：“上海这地方，什么奇怪的事都有。年轻人最好少往这些个事情上头用心。……小翠，我们现在住这儿，一时大概回不了老家，你也得静静心，先找个学堂念书，再慢慢找你爸爸，……明天我替你买张写字台。”

小翠：“还要一个书架。”

翠岚：“好吧。你还要什么书？”

小翠指着孙伯修的相片：“这相片儿是我带出来的，明儿配个镜框，搁在……”眼光落在五斗橱上的碗包上。

报纸裹着的碗包。报纸社会服务栏上的探访亲友广告。

小翠兴奋地拿起碗包：“妈，我们登个广告，找爸爸好吗？”

翠岚：“对了。你这就写吧。”

小翠刚要写，忽然发现不见了小白：“哎呀，小白哪儿去啦？别走丢了！我找找去！”向岚：“您先把纸笔找出来！”边说边跑出去。

一七 楼梯口

盛妆的柳如眉从楼上下来，在楼梯口正遇着二房东太太。

房东太太谦恭地：“你早，柳小姐，现在就上跳舞场了？”

柳如眉：“房东太太，你今天不打牌？是不是因为来了新房客？”

小翠奔下来。柳如眉回头，让小翠过去。

小翠：“房东太太看见我们的小狗没有？”

房东太太：“没有！许是到后门外去了吧。”看着小翠去了，“是乡下逃难来的，她的爸爸失散了，就是母女俩。我就图他个清净。”

柳如眉随口敷衍：“清净就好，再见！”

一八 凌寓后门外

小翠跑出后门，沿着围墙走。

小翠：“小白……”

如眉：“那边铁门关断了的。你要过去，得从弄外面绕着走。”

小翠：“谢谢你！”飞跑出弄去。

凌寓后门外学校园里。一个颇为别致的学校。陈校长在教解析几何里的抛物线。场上有一架机械仪器在画着。

校长：“这不就好了。这里边的距离，总是一样。那边汽车灯的反光罩，就是利用的这种曲线。探海灯也是利用的这种反光罩。”

小翠跑进校门。陈华在拆着汽车上的灯。旁边的同学抱着小白。小翠到小白那边去。

小翠：“对不起，这小狗是我的。”同学不理睬。

陈华：“喂！人家的狗！还给人家！”

小翠从同学手中接了狗，对陈华：“谢谢你。”

陈华：“你应当谢谢他。”

小翠向同学：“谢谢你。”她站着看他们工作。

陈华：“你该走啦，我们上课的时候，我爸爸不许人家来打岔的！”

小翠惊异地：“怎么？你们这是在上课？”

陈华：“嗯。你没听说过？这是我爸爸的新教育方法。我知道，你为上课一定要在课堂里，可是，我问你，你从前在课堂里学到的，有几种是有用的？”

小翠：“都有用！”

陈华：“你都用过了？”

小翠动摇地：“先生说，将来总是要用到的！”

陈华：“到时候你先生担保你能用么？”

小翠语塞：“……”

陈华：“你明白了！这就是我爸爸的教育方法，他先教你知道用，在用的里面知道要学。学的时候就在做！他还能逗起你的兴趣，等你自动地做！……”

铁钳声。陈华警觉似地。一个同学把钳子丢在地上，他刚拆下灯。

陈华：“啊，对不起！……你把它拆下啦？”

同学：“对不起，铁钳子打断了你的……，老调一套。”

小翠：“贵校的章程……”

陈华：“这儿的入学手续，最简单，最合理，……”

小翠：“你们这教育方法挺好。不过我还得回去问问我妈。”

同学带了灯走到校长那边去。

小翠换过话头：“我家就住在那儿，跟这儿只隔了一条弄。我妈说，上海的奇怪事情多，其实这也是一件，好好的铁门关着不走，要绕一个这么大的圈儿。”

陈华：“这是战争环境，你不懂？”

小翠：“谢谢你，再见。”

陈华：“希望你妈答应你。”

一九 翠岚寓楼

寓楼的陈设跟先前一样，只是多了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小翠的手，捧着配了镜框的伯修的相片，放在书架上。

书桌上的报纸上“探访亲友”栏登着探访孙伯修的广告。

二〇 货车上

货车停着。客车隆隆地在它的面前直驶过去。

敞篷货车上，挤满着逃难的人群。孙伯修跟叶菲菲在前一节车上；钱士杰在后一节车上。伯修在贪婪地啃着馒头。

菲菲隔着一节车嚷着：“钱先生你瞧，又是一辆车过去了！就我们这辆倒霉车老停着不开，你说气人不气人！”

士杰：“是啊，孙太太！……”

伯修赶快订正：“不……”

叶菲菲阻止了他，倚在他的肩上憨笑。

士杰莫名其妙：“怎么？什么事？”

菲菲：“没什么，不关事。你说你的！”

士杰继续说：“我说，孙太太，逃难真会逃出气来。回头到了上海，算总账。咱们玩儿几个通宵，乐他一个痛快！”

伯修：“可是车还不知道哪天开呢。再这么下去，坐不能坐，睡不能睡，吃又没得吃，不定就饿死在这车上……”说完又啃馒头。

菲菲：“你老吃不饱，是不是？”

士杰向菲菲：“你们孙先生食量倒够大的！”

孙伯修窘得又急着要分辩。

菲菲赶快地：“可不是，你的食量顶大！”

士杰：“孙先生，咱们虽然萍水相逢，可是一见如故，将来到了上海，……”

伯修打断他：“听说近来上海市面仍旧很繁荣？”

士杰：“繁荣，比打仗以前更热闹了！单说跳舞场，赌场，电影院，向导社，新开的就不计其数。”

菲菲：“所以我就爱上海，……”

士杰：“近来在上海做生意的，没有一个不发财的。你们两位回上海，也应该活动活动。我说打仗也有打仗的好，上海人就靠打仗发了财。”

菲菲：“钱先生，您说得真对！我就老说嘛，打仗也有打仗的好，要不，也许我们……”深意地看看伯修：“对不对？”

二一 插件

片片飞去的日历。(叠印)

飞逝的铁道。(叠印)

火树银花的上海夜景。(叠印)

二二 中华大旅社穿堂

在难中邂逅的三个不相干的人现在一起到了上海，成了大旅馆里的旅客。茶房带着他们一直往里走。

茶房开了门：“这是三百二十一号，还有一间是三百二十三。”

士杰：“好……我住三二一。你们住三二三。”他跑了进去。

菲菲：“好，”挥挥手：“钱先生，回头见！”她跟伯修进了另一间。

二三 三二三室

叶菲菲和孙伯修进了房间。茶房把箱子放到衣橱里去。伯修呆立在门口，他的视线集中一点：弹簧的半腰门来回地荡着。

画外菲菲的声音：“伯修！老呆着作什么？”

菲菲走进浴间。伯修正要跟进去，一看情形，大窘，忙不迭关上门。

伯修：“对，对不起，叶小姐……”

菲菲噗哧一笑：“你叫我菲菲好了。”

伯修：“那成吗？”土头土脑地，“那位钱先生糊里糊涂的，老叫你孙太太。你怎么也随便答应？我，我是有太太的人！”

菲菲：“你太太呢？”

伯修：“我不跟你说过的，逃难失散了呀。……也许就在上海，我就为她来的。”

菲菲：“你找她好了，找到了我们再分手不行了么？”看着他迷惑的傻样，“别傻了，我的好孩子！有什么好多想的。这是乱世，你知道吗？上海不比乡下，单身住着多不方便！”(化)

二四 中华大旅社穿堂间

钱士杰从三二一号出来。修了胡子，换了西服，俨然是一位洋场的才子了。

叶菲菲勾着孙伯修的臂从三二三号出来。菲菲打扮得花枝招展。只是伯修还是那副土样子。

士杰：“孙太太，今天我们玩几个通宵。我不叫累，就当在难民车上多耽了一晚。”

菲菲：“对了，伯修上点儿劲，我们玩几个通宵！”（化）

二五 火车头式西菜间

钱士杰举杯劝酒。孙伯修豪饮。叶菲菲为孙伯修切好了鸡送过来。

士杰：“孙先生真海量！”

伯修：“外国酒究竟力道差。我们家乡自己酿的酒，那才够味呢。”

菲菲：“外国酒也有凶的，那才叫凶！”

士杰：“孙太太，你不限制他喝酒么？”

伯修：“我在乡下的时候兴致一来，谁也阻挡不了我。”

菲菲：“可是，你今天得少喝点儿，别喝醉了，尽闹着回去。”

伯修：“今晚真要来个通宵？”（化）

二六 舞场一角

爵士乐。变幻的灯。一切如醉，一切如狂。

孙伯修悄然独坐，出神地看着舞池里。

一对舞伴没入人群中。又是一对没入人群中。又是一对过去。钱士杰与舞女滑过去。舞女与叶菲菲也滑过去。曲终，舞止灯亮。

钱士杰、叶菲菲舞罢入座。

伯修：“走吧走吧，就这样跳通宵，什么趣味？”

菲菲：“不行，你也下海，拖黄包车。一跳舞就知道什么滋味了！”

士杰：“要不！我们换个什么地方玩儿吧。”（化）

二七 赌场一角

赌场。人声，牌声，混乱与拥挤的顶点。

孙伯修，叶菲菲，钱士杰在赌牌九。（化）

二八 汽车里

奔驰着的汽车里，钱士杰倦倚着车座；叶菲菲睡眼蒙眬地靠在孙伯修的肩上。（化）

二九 第三二三室

倦怠归来，叶菲菲和孙伯修睡在床上。菲菲已经甜甜地在做她的好梦。

孙伯修熄了灯。天亮了，曙光从窗外射进来。狂欢后的倦怠，沉醉后的清醒。他呆呆地想着他失散了的家人。（渐隐）

三〇 凌离后门外——校园里

（渐显）小翠隔着矮墙，手里拿着轮船模型，向里探望。老校长在阶上背手而立，向她微笑。陈华赶着出来，隔着墙接了模型去。小翠绕道过去。

小翠：“校长先生早。”

校长：“孙小翠，今儿是礼拜天你还到学校里来？”

小翠：“嗯。”

陈华：“你的模型做好了？”

小翠：“我赶了一夜。”

陈华向老校长：“爸爸你别笑话我们，我们今天做了点小玩意儿：阿基米德火烧敌船。”

校长：“这算什么？小孩儿放烟火！”他含笑转身到里面去。

草场上已经画就了地形。镜架子都已搭就。陈华、小翠奔过去，陈华把船放好。闲谈着等太阳。

陈华：“你觉得我爸爸怎么样？”

小翠：“一个不讨厌的老头儿，是你的好爸爸，我的好老师！”

陈华：“他很喜欢你。小翠，你爸爸怎么还没消息呢？”

小翠：“别提了，陈华，我真羡慕你！”

陈华：“我也羡慕你，因为我没有母亲。我希望有一天，你爸爸会找到你们！”

小翠：“那我一定快活得发狂。”

插景：太阳从云端里出现。

陈华和小翠在草场上试验凸透镜。烧船。

小翠：“喔！好玩儿，真烧起来了，这玩意儿谁教你的？”

陈华：“我听爸爸说过，从前真有人拿阿基米德原理烧船的，所以我来试验试验。”

小翠：“你爸爸学的农科，怎么不教我们种田？”

陈华：“在上海有什么办法，我爸爸说，几时要到乡下去办农村教育。他说中国的基础，应该建筑在农民身上。”

画外音：“小姐！”

张妈隔着短墙向里招呼。

张妈：“太太说你没吃早饭，找你吃点心去！”

小翠：“知道了。”向陈华：“下午你到我家来。”

陈华：“好的。我带着我的笔记本儿来。你等一等，”他随手拆下一个凸透镜，“我送给你一个凸透镜，是我们今天试验玩儿的纪念。”

小翠：“谢谢你，”想了想，“这是你送给我的第三件东西了。”

三一 翠岚寓楼

书架上：孙伯修的照片；日历印着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日，星期日；三棱镜；标本；小翠的手又放上一具凸透镜。

（叠化）书架上又增加了赠品。小翠的手换上一九三九年的新日历。

（叠化）张妈在告急。经济的威胁最初出现在这家庭里。

张妈：“太太，听人家说，米又贵了。”

翠岚：“米不是还有么？”

张妈：“不！只够一天吃的啦，煤可就得买了。”

翠岚踌躇着。忧愁笼罩着她。她开抽屉——抽屉里只有几角钱。迟钝的手，移过去开右面的抽屉，从首饰匣子里面拣取一只戒指。

翠岚平静地把戒指给张妈：“你拿到当铺子押一押，这些个事，不用让小姐知道。”

张妈：“是，太太。”

她出去，刚到门口，小翠进来。

张妈有点慌张，把一只手藏在背后：“小姐，您散学啦。”（出去）

小翠抱着小白，观察着母亲：“妈，您好像不高兴？”

翠岚：“没有。”

小翠凝视着她：“您别瞒我。您瞧，您一脸都是忧愁！我知道您又想起爸爸了。”

翠岚凄然：“我没有想。你不懂。想了这半年多，我这心也差不多变成灰了。我现在就是担心生活，怕你要受苦。”

小翠拉着翠岚的手，感动地：“妈！”

翠岚：“我只望你能安心念书，翠儿，你懂么？”

镜头摇到书架上。

（叠化）书架上又多了许多赠品。小翠的手换上一九四〇年的新日历，日历落叶似地飘然飞去。

（叠化）首饰匣里的首饰一件一件地飞去。

三二 新上海公司

翠岚带着报纸找到了“新上海公司”。两个女的正从里面出来。翠岚一直走进去。除写字台外，这“公司”里一无所有。

翠岚：“请问，这里招考女职员么？”

职员：“先报名。缴两块钱的报名费。”

翠岚有点窘：“哪天考试呢？”

职员：“马马虎虎，可以免考。缴五百块钱的保证金，立刻就上工。”

翠岚：“哦……对不起。”

翠岚出来，另一投考者进去，她们交肩而过。

三三 大时代公司边门口

翠岚进边门，上楼。人拥下来，她只好退在角上。

画外音：“大家回去吧，这儿的职员已经录取了。”随后是一片失望者的嘈杂声。

翠岚颓然兀立。

三四 摩登服务社

翠岚上楼去，敲门。许久，门前出现一个女人，怪模怪样的。

女：“找谁？”

翠岚：“你们这儿是在招考女职员么？”

女：“你来得太早了，他们都还睡着，没起来呢。”

翠岚待走，重又问：“你们这儿是做什么的？”

女：“喏！”说着把门打开。

满屋的浓装艳抹的怪女人。凳子上，地板上睡得满处都是。台子上睡着一个职员模样的男子，翻身过来。

窗后贴着向导社广告。

翠岚惊讶地看着这些，目瞪口呆。一只脚慢慢退出。蓦地回身，奔去。

三五 翠岚寓楼

翠岚坐着，头象熟透了的葡萄，向下垂着，失了知觉似的，许久没动静。门推开，二房东太太手里拿着香烟进来。翠岚似乎不觉得，两人僵化地对峙着。二房东太太终于忍不住了。

“孙太太！……”房东讽刺似的声音一句比一句响，“小翠的妈！……喂！”

翠岚吃惊地象从梦里被唤醒。报纸中的皮包落地。

房东：“我说，你的事情该找到了吧？今天可以付房钱了！”

翠岚不响。

“怎么啦？开一开金口好不好？人家说打了三年仗，上海的二房东都发了财了，可是我们打着灯笼满街找，哪儿找来了您这份好房客，四个月不见一个子儿。你到市面上打听打听，上海滩上有这样的规矩没有？”

翠岚站起来，默默地拿出首饰箱，打开，首饰箱里满满的当票。她握着当票，紧紧地捏成一团。

翠岚自语似地：“真对不起……。”

房东：“没什么对得起对不起，我就是耍房钱。我给你说明白了，今天非给不行，你女儿念书有钱，养狗有钱，付房租就没有钱了？我是当二房东的，这儿可不是开的养老院！……”

柳如眉进来。

如眉：“房东太太，什么事生这么大的气？我当大晴天还打雷呢！”

房东：“柳小姐，请你来评评这个理，房租欠了四个月了，现在还是阴阳怪气的来个不理不睬。房客要都象她们那样，当二房东的不都得饿死了！”

如眉：“好太太，别生气了！孙太太她先生又不在，孤单单的妇道人家，你也原谅点儿！”

房东呼冤地：“老天爷，我这还不够原谅的？要不是我好心肠，早给撵出去了。这是什么年月，有屋子还怕租不到大价钱！”

如眉：“算了吧，我知道你好良心。快下去凑搭儿，我来奉陪，咱们来四圈卫生麻将，散散心！”

房东转为高兴地：“好。”向岚，“可是我说在前头，这房子我已经租出去了。人家隔三天就搬进来。看你们可怜，找不到房子，就在我堆东西的那个亭子间住一晌。”四面环视，“你们这些个家具……对不起，留给我了，在房租上头扣账。”回身出去：“走，柳小姐咱们今天来玩儿个‘无奇不有’！”

如眉重入镜头：“孙太太，我看你真得想个办法才好。”无限同情地，“找不到你先生，还是回乡下去。我懂得女人的苦楚，上海这地方，不是我们单身女人呆的。”把法币十元放在五斗橱上，“一点点，先用着，别客

气。我们也做了两年的邻居了，我明白你。”

泪珠成串地从翠岚颊上流下。她忽然想追上去，说一句感谢的话，但又停住，转身伏在五斗橱上哭泣。

相片上的微笑的伯修。

三六 亭子间

房子一角杂乱地堆着破烂用具，米袋、面袋……镜头巡扫过去，直到最后，翠岚母女躺在床上。旁边是书架，只有这书架还是她们原来的东西。屋里不开灯，路灯的光从窗外射进来。翠岚坐在床上沉思。小翠似乎在做梦。

画外传来窗外的求乞声：“好心的太太、奶奶，救救落难的人哪！我有两天没吃饭啦！……”

小翠翻过身，睁开眼看看母亲。

小翠：“妈，您还没有睡？”

翠岚：“你还没有睡着？”

小翠：“我刚才做梦，又看见爸爸了。”

翠岚：“‘人海茫茫’，我们也许永远看不见他了。”

小翠：“不，‘人生何处不相逢’，我们一定会见着他的。”

三七 伯修卧室

叶菲菲睡着，孙伯修坐着。翻报。轻软的被褥，华贵的陈设。他在天堂里。

年轻的女仆替他送来牛奶。

伯修看着报，如有所得，拨电话：“喂……士杰吗？……我伯修。……今天开盘行情怎么样？……条子又涨了，公债呢？……跌多少？……怎么，花纱怎么样？……”

三八 乐丰银行经理室

沙发上坐着三位投机家：瘦长子、头顶发光的王家祥，四方脸的陆

宗陶，满脸滑稽相的陈荣庭。钱士杰是这儿的副经理。他还在接电话。

士杰：“花纱，开盘就涨七十。现在已经停板了。……我们还是做条子？……怎么？你主张抛？……人心看涨。祥翁他们都在这儿，他们是主张扒进。……好。大家都在等你，你就来好不好？……”

三九 伯修卧室

伯修：“……好，我这就来。”兴兴头头地搁下话筒。

叶菲菲翻过一个身。娇媚地：“真讨厌，这么早就打电话，闹得人觉也睡不了。”

伯修吻她一下：“别忙睡觉。今天我看准了风头，我们银行又得大干一下，今天至少十万，我有把握！”说着下了床。

菲菲：“别忘了给我带做一笔。可是只准赚，不准亏！”

伯修很快地穿衣：“我知道，我知道，我还能把你的事忘了么？”

四〇 闹市

雨街。崭新的汽车。汽车里的孙伯修。它在闹市里飞驰着。

四一 乐丰银行经理室

伯修跑进来，人们满面春风地招呼他。

家祥：“怎么，伯翁，你主张条子做空？”

伯修安闲地坐下来：“做空，”回头对钱：“士杰，我看我们得尽量抛，行里头寸还可以凑多少？”

士杰：“还有一点。可是……我觉得做空风险太大了点儿。”

宗陶笑嘻嘻地：“伯翁，你的主意一定有道理，可是听到了什么消息？你来发表发表。”

伯修：“你们没有看见今天的报纸，时局好象沉闷！可是眼看着一个大变动就要来了，现在已经看得出来。我想我们只要尽量抛，制造一点空气。市面紧，谣言多，人心不稳，这一来一定可以很快的转风。等到风气变了，我们再来扒进。”

士杰：“这也有道理。”

宗陶：“好，我赞成！祥翁、荣翁，你们怎么样？”

荣庭吸着雪茄：“我没有意见，我们反正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家祥：“就这么决定吧。”

伯修向士杰：“士杰你就办一下。”

士杰：“好。”拨电话：“喂，你哪儿？……我士杰……我们一起抛出……对啦。……尽量抛，限今天出清。……好！”

大家象松过一口气，沉默了一响。

宗陶：“伯翁，你老兄虽然温文尔雅，可是做起投机事业来，眼光准，魄力大，兄弟佩服之至，佩服之至！”

家祥：“而且伯翁正在鸿运当道，做起来总是……”

荣庭抢着说：“得心应手！”

电话铃声大作。大家屏息，空气骤然紧张。

士杰接电话：“喂！……哦，还是看涨。……别管它，……还是抛。……你等一等！……”他拿起另一只电话，“喂，你是谁？……我士杰……我们刚才抛了多少？……一百条？哦，二百条？……好，就那么办。”又换原来的电话，“怎么？开始跌了！……（众兴奋）多少？……”掩起耳机，对大家说：“好，风气转了，跌五十元，”又听电话，“怎么？……就是现在，立刻又跌一百……”对众人用手正反作势。众神情紧张。“什么，又跌二百……好！”

众人：“跌多少，跌多少？”

士杰忘了搁电话，以听筒作手势，“一个电话里跌了三百五，我们今天赚定了！哈哈！”

猛搁下去的话筒，象一阵猛风掠过，带来了一声劈雷。在爆响骤断的刹那间，镜头切入交易所的场景……

四二 交易所

万头攒动，人声嘈杂的交易所。在急促的节奏中，出现一连串短镜头：

经济人的紧张神情。

拍板者报告行情的神情。

胜利者汗流满面，欣喜欲狂的神情。

失败者面无人色，突然昏倒的情形。

拍板者猛然拍板，板落时雷似的巨响。

四三 市场

市场上的波动，一个接一个的短镜头迅速变换：

一家布店，店员挂出招牌：本店布匹，照码加二。

一家米店贴出通告：米粮告罄，暂时停售。

一家烟纸店贴出告白：本店各物，一律涨价三成。

一家理发铺的订正价目表：理发每位加价五角。

(叠化)纵横重叠的报纸涨价的新闻，字句不同、内容一律的标题。

四四 酒家

雨下着，镜头前面只看见骤密的雨。

镜头推进，看见华贵的酒楼的玻璃窗，窗纱隐约，雨珠淋漓。镜头再推进，里面正摆开豪华的筵席。孙伯修坐主位，旁边是叶菲菲，菲菲旁边是钱士杰，以下杂坐着王家祥、陆宗陶、陈荣庭，还有三、四位男女宾客，笑语喧哄，满室生春。时间是傍晚，室内已经开灯。

士杰斟满一杯，站起：“来！伯翁，孙太太，我敬你们一杯！”

菲菲：“慢一点儿，我托你办的事怎么样了？”

士杰：“货都进了，您叫办的事，我还耽误得了！喝吧。”

宗陶：“怎么，孙太太您自个儿还囤货，做私房？”

家祥：“可了不起！全世界的钱，让你们贤夫妇给赚去了。”

菲菲：“还说呢，谁不知道你们做投机赚翻了！”

荣庭：“这叫做国难当头，脚底加油。你们都是……发财不敢后人！”

轰然的笑声。

伯修举起杯：“别说笑了，还是喝酒。”干了一杯。

士杰：“好，伯翁到底是爽快人！”干杯，“孙太太，该轮到你了。”

菲菲：“我不喝，今晚我还跳舞呢。”推开杯，“吃得太饱，等会儿又不舒服，我得休息休息。”她站起来，跑到窗口去，对马路上望。

菲菲惊叫：“老钱，你快来看！出了什么事！”

钱士杰跑过去。看了一下：“好太太，你真少见多怪，是米店里卖米。”

菲菲：“卖米？”

伯修微喟地：“这种时代也真叫没有办法！穷人难，有钱的也不容易。赚一点钱，人人骂奸商，发国难财。可是乱糟糟的世界，满处都在打仗，今天不知明天事，不找点钱图个眼前快活，又怎么样！做救国救民倒挽狂澜的大事业，唉，我们力量太小，没办法！”

侍者上菜，钱士杰回座。

士杰：“孙太太，再来吃一点！今夕只谈风月，莫论时事！”忽然想起，对待者：“喂，boy，你告诉账房，我们这菜免开难民捐！”

侍者：“是！”鞠躬，恭恭敬敬地下去。

士杰：“旅馆饭店开难民捐，最没道理，还不如拿这钱加做小账，救济boy，还落个人情！”

伯修举起杯：“来，干一杯！”

全席碰杯的特写。（化出）

四五 米店门前

（化入）高举着的米箩、铅桶、粉袋之类的特写。

买米的行列。狼狈的翠岚。（化出）

四六 亭子间

（化入）孙小翠在等她的母亲，抚着她的小白。等久了，她放下狗，无聊地在屋子里转。她揭开米瓮，米瓮是空的，里面只剩下几十粒米。她去开饭锅，锅里只有一碗饭。小白向她摇尾。她去开了电灯，跑到写字台边去。台子上正摊着一张旧报，她无聊地拿起来看。报纸上大幅的西

菜馆广告，一男一女，正在愉快地进餐的插图，旁边的动人的词句：高贵西餐，每客念元。

小翠禁不住咽口水。她稚气地、仇视地拿起铅笔，在插图上使劲打了个×。

翠岚拿着空的面粉袋跑进来，疲倦之极，湿淋淋的身子倒在床上。

小翠跑近去，看看空的面粉袋：“妈，您累坏了？”摸摸她的衣服，“您看您浑身湿的！快换一换……”想起没有衣服换，及时而止，不再说下去。

翠岚：“站了整半天，还是买不着。”把手里的钱给小翠，“你随便买点儿什么当饭。”

小翠：“您呢？”

翠岚：“我累极了，不想吃。”

小翠：“那我也不吃。”

翠岚坐起来：“你总是孩子气，我是真不想吃。”去看饭锅，“这儿还有一碗饭，你先吃了吧。”

小翠看看饭，踌躇着，拿热水瓶倒水泡饭。然后独自坐在写字台边默默地吃饭。

小白在脚边打转，摇尾，呜呜地叫。她偷看一眼睡着的翠岚，悄悄地把半碗饭倒在小狗的食具里。刚倒下，就听见叫“小翠”的声音。她有点窘迫地站了起来。

翠岚感喟地：“你真是！……”怀着满腔心事，无从说起。

小翠强笑着掩饰地：“我，我吃不下……”

翠岚温柔地责备：“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不反对你养小白，可是……你想想，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连人都是吃一餐，饿一顿！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一样的舍不得！别说是一条狗，也在一起守了那么些年。我也不是没情感的！”

小翠伤心地：“妈，您别说了！”投在母亲的怀里，呜咽起来。

翠岚：“生活象鞭子，抽得那么紧！让小白守着我们饿死，为什么不放它一条活路呢。”

翠岚扶起埋在胸口的小翠的头：“小翠，怎么不说话，你恨妈不是？”

小翠揩着狼藉的泪痕：“不！”

翠岚：“那就好。如果你有一天恨我，我活着也是多余的了。懂吗！”抚摩着她，“好了，别孩子气了，你等一等，我出去买点东西来吃。”

翠岚跑出去。

小翠抱起狗，放在写字台上。看了它许久，抚摩它，跟它贴着脸。然后她下决心站起来，拿一块抹布替狗蒙上了头，抱起它要走，忽然又回来，在抽屉里拿出一张破纸匡撕成的硬纸，略略思索，写着：

乱世的狗，主人无力养它。
如有仁人君子，加以留养，
功德无量！

她用一根绳子把硬纸吊在小狗颈子上，抱着它很快地出去了。

四七 街道

雨夜。小翠冒着雨在街上快步走着。

四八 路畔

租界的边陲，僻静的路畔装着铁丝网。小翠抱着狗，依恋地抚摩着，把它放在铁丝网外。

小白四面转着，彷徨地叫着，跟着她不肯走。她拾起石子想赶开它，又停住。

小翠举起手，作着告别的姿势。眼泪潸然而下。小白叫着。

小白依恋地跟着小翠，隔着铁丝网走。小翠垂着头很快地往回走。回头看看，又放慢脚步。

小翠的迟缓的脚步。小白叫声渐远，终于消失。

四九 街道

小翠的迟缓的脚步。失了常态似地在马路中间走。一辆汽车飞速地从她身后开来，小翠脚步踉跄地横过马路。汽车猛然煞住，小翠已经被撞了一跤。她惊叫着，惶急地爬起。

汽车里坐的是孙伯修、叶菲菲、钱士杰。

伯修：“撞坏人没有？”

车夫：“没有。”对车外叱喝，“瞎眼的，活得不耐烦了！”

士杰：“别噜苏，开！”

汽车很快地开走。小翠疯魔似地踉跄着向前走去。（化出）

五〇 亭子间

（化入）重病的小翠，头发和衣服都是湿的。翠岚看护着她。桌上有两份没吃掉的大饼和油条。

小翠昏迷地睡着，断续地呓语，忽然睁大眼睛，目光灼灼地：“小白回来了，您听，”突然坐起，“您听！它在门口叫！”

翠岚：“小翠，你病了，快躺着别动！”

小翠：“您听！您听！谁在敲门？……爸爸的声音，是爸爸的声音！”

翠岚：“小翠！……”紧紧地抱着她。

小翠狂乱地突然跳下床：“啊，我去开门，别拦我，别拦我！”

翠岚抱住她，按着她躺在床上。

翠岚：“翠儿，你怎么了？你静静！你不认识我了？连我也不认识了？”

小翠：“妈，我认识您！我认识您！我们让人家欺侮死了！他们把我的小白也给抢走了！……”听见远处汽车声，不寒而栗：“啊，汽车，汽车，快点儿闪开！可怕极了！它一直往我身上开，一下子把我摔得老远。妈，妈，我没给辗死？我还活着？……”

翠岚忍受不住：“小翠！……”互相拥抱，大哭起来。（渐隐）

五一 舞场

(渐显)灯影幽暗,乐声抑扬,狂欢的场面。孙伯修和叶菲菲、钱士杰和柳如眉、王家祥、陆宗陶、陈荣庭和他们的舞伴,各个婆婆起舞。

士杰舞着:“阿柳!许久没有看见你,你越发漂亮了!”

如眉舞着:“钱先生,你的迷汤越来越迷人了!”

士杰:“说正经的,你近来生意很好?我在报纸上常常看见你的大名,广告上说你是‘大家闺秀,作家舞星’,这头衔够漂亮!”

如眉:“广告还不是广告!听说你做了什么银行的副经理,一定很发财?现在该讨太太了?”

士杰:“还是光棍一条。在外面玩儿玩儿,花花柳柳,随心所欲,讨老婆没意思。”

狂舞的远景。叶菲菲注意钱士杰的近景。钱、叶视线的交射。

菲菲舞着关切地:“和老钱跳舞的那舞女是谁?”

伯修舞着:“我不认识。管他呢!”

他们隐没在人群中。钱、柳舞到镜头前面。

如眉:“你现在常在什么舞场走走?”

士杰:“也不常跳舞。我在世界饭店开得长房间,五百十四号,有空你来,咱们谈谈。”(化出)

五二 亭子间

(化入)小翠昏昏迷迷地睡着。翠岚守着她,摸摸她的额,烫得缩手。翠岚焦急地站起来,走去开抽屉,抽屉里只有一块多钱。又颓然坐下。接着又站起来,焦灼而痛苦地在屋子里走。镜头摇到窗上,窗外的天色由黑暗中透露晨曦,工厂的汽笛声从远处传来。镜头摇回来。翠岚还是走着。看看窗,她拿了仅有的钱似乎想出去找医生,但又颓然回来,不知要怎么样才好。

柳如眉出现在门口,她刚跳完舞回来,疲倦地打了个呵欠。

如眉:“起来得那么早!”

翠岚痛苦地摇摇头,指指床上。柳如眉跑到床边,俯下身子去抚小翠的头。

如眉缩回手：“哟！这病可不轻！得赶快找医生才好。”

翠岚：“是的，应当找……医……生。可是穷人生不起病啊……。”

如眉慨然地：“我也许可以帮你一点忙，可是你想想，这不是办法！肚子要吃的，身上要穿的，日子是长的，打发了今天还有明天！……”

翠岚经过内心的挣扎，突然问：“柳小姐，你看我老不老？”

如眉：“你这是什么意思？”

翠岚：“你不用问我，你一定懂我的意思！柳小姐，你说得对，这样的生活不是办法，这是两个不会游泳的人在水里牵着手挣扎，越挣扎越往下沉，一直到淹死为止，唯一的办法是牺牲一个人，打救一个人。小翠是个好孩子，她有前途。我是没有指望的，我应当牺牲！”她情感激动，声音发颤。

如眉：“这是糟蹋自己，一件痛苦的事情。”

翠岚：“我懂，我已经想了不止一天，一个女人走了这条路，永远不会再有干净的日子！人家看轻你，社会笑骂你，什么人都可以侮辱你，可是有什么办法！”挑起创痛，无限伤心：“我也受过教育，我从没忘记要做一个清清白白的好人，现在环境逼着我，生活压着我，除了出卖自己再没有第二条路！柳小姐，我请求你帮助，我请求你明白一个做母亲的心！”

如眉：“母亲的心！……可是你得想明白一点，有一天你的女儿也会恨你。”

翠岚：“我也想过了。小翠知道了一定会伤心，会怨恨，假如有那么一天……”她觉得前途漆黑不可想象，“我不敢想，我只求我自己安心。可是我求你，我们得永远瞒着小翠！”她看看床上的女儿……。

如眉望着孙伯修的相片：“假如再有一天……”

翠岚顺着如眉的眼睛看去：“假如再有一天……”忽然伏在小翠的身上，哭起来。小翠微微睁眼，发出一阵呻吟。（渐隐）

五三 厢房

（渐显）对着镜子的凌翠岚在细细地画眉。这是她生活的大转捩的

开始！一个入地狱的起点。虽然她已经下了决心，却还禁不住内心的挣扎。她画好眉，掷掉眉笔，不禁对镜子长叹了一口气。柳如眉帮着她，替她梳头发。然后拿着衣服，让翠岚到屏风后面去换。换好衣服的翠岚，居然还有风华绝代的余韵，她对着镜怜惜地欣赏自己，如眉帮她整整衣角，跑远一点端详着她。

如眉赞叹着：“美极了！真可惜，你这样的人儿！”

翠岚按着胸口：“我忽然觉得怕得要命！你看看我的脸色！”

如眉：“平静一点，拿出勇气来，路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有什么办法呢？”

翠岚：“你知道，我的心现在象受煎熬。”

如眉：“这是我们的命运，孙太太！别多想，我们走吧！”

她拿起皮包，递给翠岚一个，自己的挟在腋下，拉着她往外走。

五四 世界饭店 514 号

一个大旅馆的豪华的房间。房子里有三个人：陈荣庭倚在沙发上悠然地吸雪茄；陆宗陶用扑克牌在圆台上打五关；钱士杰躺在长沙发上让一个侍者捶腿。他穿着浴衣，刚洗过澡的样子。

宗陶：“老钱，近来老孙做投机很得手，你大概也赚了不少！”

士杰：“我是依人作嫁，赚钱的事哪轮得到我？”

宗陶：“你们不是合作的吗？”

士杰：“合作，我是一言难尽。老孙压在上头，他再好，我跟他没法来个利益均沾。”挥挥手，让捶腿的侍者出去，“我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他老孙可是坐享其成。有时候还得听他的调度，看他的眉高眼低。不想也算了，想想可真不服！”

宗陶：“你也许没有他那一步好运。”

士杰辛酸地：“对了，一步好运，一步上好的桃花运！太太讨得好，所以发了裙带财。”

荣庭：“有人说，孙太太是窑子里出身，有这话吗？”

士杰：“大概是的，后来让一个老头儿讨了去做姨太太，上海打仗的

时候，带着她到内地避难，总算炸弹有眼，把老头儿炸死了，她就卷了一大批，一个人逃出来！……”

宗陶：“老孙怎么弄上手的？”

士杰：“那可就不清楚了。”

荣庭：“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这回打仗敢是替老孙打了！”

士杰看看表：“咦，柳如眉还没来。她说是要介绍一位刚从香港来的女朋友给我。”

荣庭：“这一来，我看你也要交桃花运了。”

士杰：“我可没那个福气！我不过是逢场作戏。这两三年来，上海各式各样的娘儿们都有，我们也见识见识！”

敲门声，士杰喊进来。接着进来的是柳如眉和凌翠岚。

士杰迎上去：“来得好，我刚提起你。”向凌，“这位就是？……”

如眉：“蓝女士！老钱，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士杰：“蓝女士！”神往于她的风度，微微鞠躬，“柳小姐一直赞美您来着，今儿个一见面，您可比她赞美的还好得多。哦，我简直忘记介绍，这位是陆先生……”

荣庭自我介绍：“我是陈荣庭，我代表主人说，女士光临，十分欢迎！”

凌翠岚微笑、鞠躬。她有点儿羞涩和局促。她竭力掩饰着，装得很平静自然。可是看得出她隐藏的痛苦。她的态度大方而庄严，有一种引人入胜的风度。

士杰：“蓝女士刚到上海不久？”

翠岚随口编造：“才来一个多月。”

士杰向柳如眉：“阿柳！你这可就不够朋友了。蓝女士已经来了一个多月，你怎么到今天才介绍？”

宗陶：“好啊，哈哈，老钱这真是相见恨晚了！”

士杰：“对，相见恨晚。如果我早认识蓝女士，我早就登报声明，取消独身主义了！”

如眉：“老钱，你少贫嘴，蓝女士虽然也在外面交际，她可是个老实

人。”

士杰：“蓝女士！请你原谅，”走向翠岚，伸出双手。翠岚羞涩地把手给他，“不过还得声明一下，你是老实人，我说的实在也是老实话。”

翠岚：“谢谢您，钱先生，您真会说话！”勉强地笑着。

士杰：“好，废话不谈，今天第一次见面，我来做个小东道，先出去吃晚饭，回头我们再玩几个通宵。”

他揪电铃，侍者进来。

士杰：“汽车！”（渐隐）

五五 乐丰银行经理室

（渐显）孙伯修和钱士杰坐在经理室里。须眉皆白的出纳主任冯先生，拿起一叠账单来让钱士杰签字，然后再送给伯修签。是办公将毕的光景。

伯修松了一口气，拿钥匙锁抽屉：“士杰，你好久没到俱乐部来了，听说你新近有艳遇？”

士杰不觉兴奋地：“你听谁说的？”

伯修：“陈荣庭说你迷得厉害。”

士杰：“迷是不见得，那女人可也真有她的。我有八个大字形容她：艳如桃李，冷若冰霜！就是年纪稍微大点，可是比那些个十七、八岁的毛丫头，更懂得风情，比那些个大红大绿的交际花，风度也好得多！”

伯修：“有点形容过甚吧？还不是路柳墙花，人人可以攀折的东西。”

士杰：“不，不！”竭力辩护，“你猜错了！她虽然不肯谈过去，出身一定很高，也许是伤心人别有怀抱。你不信，我几时介绍她见见你。”

伯修：“好，你几时带她上俱乐部来，你说得那么好，也让我见识见识！”

他们先后站起来，茶房伺候着拿帽子和大衣。（渐隐）

五六 亭子间

(渐显)小翠的病好了,为庆祝她的病愈,母女俩吃一顿在她们算是极丰盛的晚餐。现在晚餐将要完毕,小翠还是贪婪地在吃着。屋子里的空气显得从来未有的轻松。

翠岚已经吃完了,站起来:“小翠,病刚好少吃点儿!”

小翠:“真痛快,好久没有这样的享受了!”

翠岚拿一杯牛奶给她:“还是喝点牛奶,再吃半个苹果!”拿起苹果削着,“小翠!你知道你病了我多着急,只恨没法儿代你受那份苦。现在可好了!”

小翠:“妈!我知道,我病的时候把您累坏了。一面是急我的病,一面是急没有钱。我一个人躺在医院里,想着您就难受。”

翠岚:“也算是幸运,我恰巧找到了职业。这风浪过去了,但愿以后我们平平安安的。”

小翠:“妈,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

翠岚:“这是……”有点窘,幸而叩门声救了驾,“谁来了?”

翠岚去开门,陈华捧一束花进来。

翠岚:“啊!是你!”

陈华:“伯母!”微微躬身,直趋小翠,“今儿可好全了!你看我学了洋派,把这个送给你。”把花送给小翠。

小翠:“谢谢你,今天我们家可象个样儿了,有吃的,还有花。我找个空瓶插起来。”

没有花瓶,只好用一个长颈的玻璃瓶代替。

小翠:“我去倒点水。”连花连瓶带着出去。

翠岚:“学校里快放假了?”

陈华:“快结束了。我还报告您一个好消息:这学期考试小翠是第一名。”从袋里拿出一张成绩报告单,“这是成绩报告单!”

翠岚:“真的!”接过来看。

小翠插好花回来,把花瓶放在台上。

翠岚:“小翠,你看!”

小翠:“成绩都批好啦?”看着,掩不住高兴。

陈华：“小翠！怎么样？”

小翠望着母亲，母亲跑过去，双手扶着她的肩。

翠岚：“小翠，今天我真高兴！”

小翠：“妈，太高兴了！”

她们拥抱了许久。

陈华：“小翠！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告诉你。”

翠岚放开小翠：“我还得出去办点事！你们谈一会儿吧。小翠，等会儿你早点睡觉。”

小翠：“知道了。”

翠岚出去。小翠拿一个已削好的苹果给陈华，自己再拿一个来削。

陈华：“我爸爸下学期决定不干了。”

小翠有点惊奇：“为什么？”

陈华：“我爸爸觉得呆下去没意思，决定离开上海。”

小翠：“他不再办学校了？”

陈华：“当然还办学校。他有他的理想，他说情愿离开这都市，到远远的乡下去开辟他的新天地，招一群刻苦的青年，一块儿劳动，一块儿念书，一块儿研究，切切实实地办一点教育。”

小翠：“那他把上海的学生全丢开不管了？”

陈华：“谁高兴跟他走的，他愿意带去，当然他也要选择一下。我当然走，你呢？”

小翠犹豫地：“我当然愿意……可是妈呢？一起走，不行。我要一个人走了，扔下她孤单单的，那怎么成！”

陈华：“我想你妈也许会同意的，只要你愿意。”

小翠：“我要跟妈提出了，她可能会答应，可心里一定不愿意。陈华，你知道我妈的脾气，她爱我，什么事情都不肯让我失望，可是她不能没有我。”

陈华：“你多考虑考虑。我还有事情，我去了。”

陈华出去了，屋子里留下了小翠一个人。她似乎有点兴奋，把花整理一下，拿一本书翻一下，又放下来，另外再拿一本看。觉得窗口有风，

她预备去关窗，无意中向下面看看。

五七 凌寓后门

镜头俯瞰。翠岚跟柳如眉盛妆向街口走去。

五八 亭子间

小翠诧异，她略略犹豫一下，决心开了门追出去。

五九 凌寓后门

小翠一直向弄口追出去。

六〇 夜，街

前面是翠岚和柳如眉的黄包车。小翠远远地跟着。

飞跑着的黄包车。气喘喘地追着的小翠。

六一 一个大饭店的舞场门口

翠岚和如眉下车，如眉在前，翠岚在后，一直向饭店里面走。

小翠还是追着，更其惊奇的表情。

六二 舞场

翠岚和如眉走近一张小圆台，那儿坐着钱士杰，他站起来迎着她们，跟翠岚握手，让她们坐下。

小翠远远地望着。

翠岚和如眉、钱士杰谈着话。

翠岚：“你来得早？”

士杰看表：“来了十分钟了。跟你约会，不敢不早。你们吃什么？”

远远地望着的小翠，她发现了自己的悲哀，她的自尊心丧尽了，她象一下子从山巅摔到谷底，她禁不住要哭。她几乎要喊，又立刻用手掩着自己的嘴；似乎要向翠岚跑去，却又感到踌躇。终于很快地回过身子，

踉踉跄跄地奔出舞场去。

士杰：“人家都说我为你着迷了。”

翠岚：“你自己当然比旁人清楚。”

如眉：“你会在女人身上着迷，那才怪！”

士杰：“可不是！可是人家简直说得头头是道。”向岚，“今天我还得向你介绍一个朋友，我们银行的经理。”

翠岚：“我不想见。”

士杰：“人家可偏要见你，说是瞻仰瞻仰。我已经约好他了，就在楼上俱乐部，你得赏个脸，这也是我的光荣。”站起来拉着她，“去坐一会儿就来。”

翠岚被曳着站起来：“你啊！”

如眉：“我跳我的舞。”她向舞池边的座位走去。

士杰和翠岚往外走。

六三 甬道——俱乐部门口

士杰和翠岚走过来。坐在甬道口的茶房，叫做东生的（标准的上海化的茶房）迎上来喊着：“钱先生，您来了。”走在头里替他们开门，让他们进去。

六四 俱乐部

一个旅馆的大房间。接连两间，一帮投机家长租下来，当作游宴之所。士杰和翠岚走进去，座上有陈荣庭、陆宗陶、王家祥等。背向着这一面的沙发上坐着伯修。

士杰让翠岚走前一步：“伯修，有一位不速之客拜望您来了！”

背向着镜头的伯修，回过头来，他向翠岚一看，雷霆电闪似地慑住了。

翠岚的同样惊愕的脸。

伯修脱口而出：“啊，你是翠……”

翠岚截住：“不！我姓蓝。”竭力镇定，假装不识，“先生贵姓？”

伯修如释重负：“哦？蓝……女……士，……我姓……孙。”

士杰鉴貌辨色：“怎么，你们原来是相识？”

伯修大窘：“唔……我们……也许……”

翠岚：“好象在哪儿见过。”象是追忆：“对不起，我记性坏，记不清了。”

伯修：“是的，请坐请坐。”

空气僵化，大家无话可说。一张张诧异的脸。

士杰向孙：“你脸色不太好！象是有点儿不舒服？”

伯修：“不，没有。”搜寻话题，“你刚从哪儿来？”竭力镇压内心的骚动。

士杰：“这是专诚拜访，不作别用。你说要瞻仰瞻仰蓝女士，要是你们先前见过，那真是无巧不成书了！”

伯修：“那……不……不……”无法矜持，额汗涔涔，用手帕拭着：“今天怎么这样闷！”

陈、陆、王的怀疑的脸色，面面相觑。钱士杰站起来，向陆与王：“啊，差点忘了，请你们两位，咱们到下边去谈一笔买卖。”同时向陈传了目语。

陆、王同时：“好，好。”站起来走了。

荣庭：“我也参加。”跟着走去。

士杰向翠：“请你等一下，我待会儿就来。”匆匆地出去。

六五 穿堂——俱乐部门口

四人往外走。拐过弯，钱士杰重新回去，跟茶房东生耳语了几句什么才走。东生蹑着脚步，走到门旁俯着身体窃听。

六六 俱乐部，夜

伯修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长气：“想不到在这地方看见你。”

翠岚低下头，伤心自愧。

伯修：“我们分别有三年了吧。这三年工夫，把我们拉得多远。”

翠岚：“伯修，我……对不起你。”

伯修：“不，不要说那样的话，我已经没有资格责备你了。我还得请你原谅，我想……你大概知道，我们已经没办法再在一起了。”

翠岚有点愤慨：“你不用说这些个，我知道！你也不用担心，我不会麻烦你！今儿个见面，我们是最后一次。”不觉感伤地，“分别了这三年，我们娘儿俩白天想着你，做梦看见你，总以为我们还有一天重新在一起，过我们从前那种快快活活的日子！可是……”慢慢站起，感情激动地，“我今天第一眼看见你，我就知道完了，一切完了，我们永远没法儿在一起了！”

伯修：“翠岚！”

翠岚继续着：“现在你阔了，你升了天，我是在地狱里。并且你，……你一定在心里骂我下贱，骂我堕落，骂我不要脸！”无限伤心，声泪俱下，“天呵！这是一场什么恶梦！”

伯修：“翠岚，我明白你的苦衷。”

翠岚：“你明白？你明白我们这三年怎么过来着？你在享福，我们吃的是什么苦！我们冻着，饿着，我们孤单，叫人家欺侮！我们贫穷，叫人家瞧不起！没有人同情，没有人怜惜，我们咬紧牙关，低着头过日子！我们只希望有一天能够看见你，看见你。啊……”恸哭起来。伯修惶惭地走近她。她猛然避开：“别碰我！”倒在沙发里哭着。

伯修良心责备，如受谴责：“是辜负了你们，我心里也不是好过的。想起你们，你不知道我多难受！”

良久的沉默。翠岚哭声渐停。

翠岚擦干眼泪，突然站起：“再见。”

伯修：“别，翠岚！你，你原谅我？”哀恳似的。

翠岚：“我……原……谅。”

伯修：“你答应我，叫我放心，你们以后的生活……”

翠岚：“我们自己会照顾。”

伯修：“小翠……”

翠岚：“我不希望你再看见小翠，小翠也不愿意再看见你的。”

伯修低下头。翠岚踉跄地走出去。

六七 穿堂

翠岚跑出。茶房东生正在窥探，连忙站起，装作没事的样子。

六八 亭子间

被弃在地上的一束花——刚才陈华买来，小翠高高兴兴插在瓶里的——现在已经狼藉在地上。镜头摇上：壁间的伯修的照相翻了过来，背面向外。镜头摇过去：小翠痛苦地坐在写字台边，泪光莹然，正出着神。她听见门响，赶快揩干眼泪。

翠岚进来，她脸色发青，眼睛也陷了下去。刚才自尊心强烈地支持着她，现在却受到了感情的残酷折磨，她麻木得似乎只剩了一个躯壳，随时都要垮下去。她跑进来，连那套漂亮的衣服也忘记换掉，她目光呆滞，直向床边走去，连小翠也似乎没有看见。

小翠惊疑而恐惧地看着她：“妈！”

翠岚似乎没听见。

“妈，您怎么啦？”

翠岚并不看她：“我……我累。”

小翠情感复杂而深意地：“您应当自己保重。”

过了半晌，翠岚：“你怎么还不睡？”

小翠痛苦地：“妈，我想……”又不忍出口。

翠岚：“你想什么？”

小翠经过挣扎：“我想走。”

翠岚：“什么？”

小翠痛苦地、毅然决然地：“妈，您答应我，让我离开您，跟校长先生到内地去……让我走，我把您累苦了！”

翠岚象受到了最大的打击，她有点清醒，但呆呆地说不出一句话。

小翠哀怜地：“妈！”

翠岚象幽灵的独语：“你……要……走，……你……要……离……”

开……我。”

小翠躲在她怀里哭起来。(渐隐)

六九 俱乐部

(渐显)第二天的俱乐部里,钱士杰、王家祥、陆宗陶、陈荣庭等都在谈着隔夜的新闻。

东生站在中间,口讲指划,似乎已说到最后:“……就在那门口我全听见了,那女的又是哭,又是闹,直骂我们孙先生,骂他,嗯,骂他没良心!”满脸油滑,嘻嘻地笑着:“先生,你可别讲出去,让人家笑话,回头孙先生知道了,……”

士杰:“没有你的事,出去,”把手一挥。回头对众人:“你们瞧!”

家祥大感兴趣:“真有这样的事!”

宗陶:“我昨晚一看,就知道里边有蹊跷。”

荣庭以滑稽的口吻:“这情节真象一出戏!”

士杰:“戏,戏,一出戏!”幸灾乐祸地,“咱们的孙经理就是《鸿鸾禧》里的薄情郎!回头让孙太太知道了,我们更有戏看了!”

宗陶:“老孙今天个人做条子,听说亏了不少,有这话吗?”

士杰:“有!老孙亏得连中饭也不吃。可是亏了的还不是乐丰银行的钱!”声音放低,表示十分严重:“屋漏更遭连夜雨,老孙要是再跌那么一两跤,再让孙太太知道他这种事,一闹翻,乐丰银行的命运就难说。”眼睛向四面一扫,“你们介绍的存户,将来看情形不好,还是早点撤退为妙!我们是老朋友,别到时候怪我不通知。”

宗陶大惊:“怎么?真有这话?”

家祥、荣庭几乎同时:“乐丰的寿命这么短?”

士杰:“谁敢担保谁啊,这样的时势,什么都是碰个巧,走起运来,说发财就发财,倒霉起来,可也是说倒就倒,至于投机,那更象是潮水,一下子往上涌,一下子往下落。它要落下去了,谁也没法子挽回!”(划过)

七〇 伯修卧室

钱士杰出现在孙伯修的卧室里，得意洋洋，似乎正说完话。叶菲菲听得气呼呼地绷紧了脸。

半晌菲菲问老钱：“你这话是真的？”

士杰似乎有点生气：“你瞧你，这样的事我还能骗你！”

菲菲：“那好，咱们干脆，各走各的路！”

士杰假装慈悲地：“那，那怎么成！这变成我离间你们了。我是因为，因为平日你瞧得起，从道义上讲，我做朋友的不能不告诉你。你这么一来，我是多此一举了。”

菲菲：“跟你没有关系。我跟老孙本来也没有什么，咱们这台酒席也该散了。”

士杰狎侮地邪睨着她：“那你得多考虑考虑。……”

菲菲：“哟，你倒要我考虑起来了！”

士杰：“嗯。……”（渐隐）

七一 校长室

（渐显）翠岚默然坐着，她更瘦了，满脸都是倦态，毫无表情地听着老校长的谈话。

校长背着手，温婉而有力地：“小翠坚决地要求，要我带她一起走。可是我知道，您就是这么一个孩子，您的先生又没有消息，当然舍不得她走。所以我把您请来了，跟您商量商量。”

翠岚：“先生，小翠是一个孩子，她是什么都不懂的。……您当然明白，一个做母亲的心。”

校长：“我明白，我明白！做母亲的，当然愿意孩子在身边，可以随时照顾。可是有时候让孩子们天涯海角到处走走，也不是坏处。暖室的花开得好看，可经不起风雨啊？再说上海这地方，对小翠那样的孩子，不合适！”

翠岚痛苦地：“……”

校长：“小翠太天真，太纯洁，她脑袋里容不下一点肮脏的东西。上海可是太复杂，这是个叫人堕落的地方！”

翠岚象受着判决似地：“您说得对！……我答应她。”

校长：“好，哈哈！”朗然大笑着：“这不容易，值得尊敬！这可是很痛苦的，孙太太，我得先请问您，您将来不翻悔？”

翠岚麻木地：“不！”

校长：“您不怕寂寞？”

翠岚摇头。

校长：“您愿意牺牲？”

翠岚豁然一惊：“我……愿……意！”

校长：“好！我们这一代的人是没有希望的，为了中国的将来，为了下一代的青年，我们应当牺牲自己，成全他们！”

翠岚不胜悲哀地：“先生，我把小翠全交给您了！”

校长爽气扑人地：“您放心！他们年轻人，比我们硬朗得多！将来您再看见小翠，也许不认识她了！”（渐隐）

七二 亭子间

（渐显）惨淡的夜，翠岚母女将别前的一瞬。她们一起理着一只不大不小的箱子，有些文具、书，大部分则是衣服。

翠岚拿起一件衣服预备塞进去：“这也带去吧。”

小翠：“这不要了，校长说，东西带得越少越好。”

翠岚拿一叠钞票放进去：“钱放在这里。”

小翠又拿出来：“我够用了，您留着吧。”

她们重新默默地整理着。最后才关起箱子。

小翠愉快地站直身子：“好了！”

翠岚：“你们几时出发？”

小翠：“后天清早就走。”

翠岚：“那么你明天再到学校去不成吗？你这一走，也许永远没有机会看见妈了！”

小翠无所用心，只顾着自己的兴头：“不，大家约好今天到齐的，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要讨论呢。”

翠岚伤心地流泪。

“妈，您别难受，我会常常写信给您的。”

翠岚：“我就是觉得……”

小翠：“就是觉得不放心，是不是？我跟您说多少次了，我会照顾自己，您不用担心。”

翠岚一直是黯无神色，此时不禁暗不成声：“你……走……吧。”

小翠去心似箭：“那么，妈，我走了。”提起箱子，走了两步，见翠岚神色凄楚，不禁又停下来，“妈！”

翠岚苦涩的声音：“再见。”

小翠一步一步向门口走，又停住：“妈，我希望您有一天会找到爸爸，让您心里快活点儿。”

翠岚痛苦地点着头：“我……也……希……望……。”

小翠看着她，半晌，毅然回过身，隐设在门外。

屋子里只剩下翠岚，她独自出神地站着，象一座石像。

镜头缓缓地推近成她的面部特写：麻木的神情，眼睛无目的地瞪着，慢慢涌出两颗晶莹的泪珠。镜头又缓缓地后退成近景。她迟缓地跟着镜头向前走，在写字桌边坐下来，铺好一张信纸，她预备写信，信笺上不落一个字，只有眼泪一滴又一滴地滴在上面。她仰起头思索，终于又低着头去写。（化出）

七三 夜，江边

（化入）一条沿江的路，悄无一人。在凄清的月光下，翠岚低着头一步挨一步地走着，象一个倦极了的旅人，无目的地走向最后的归宿。

在江岸边，她站住了。抬起头来，天上是一片皎洁的月色，万里无云。

大江在月光下泛出一片极其美丽的波影，有一些细弱的波浪拍在岸上，发出空洞而寂寞的声音。她呆立着，许久没有动静。

翠岚的微昂的脸，充满无限的空虚和深沉的悲哀。眼角缀着一星泪痕，波光在她脸上不住地闪动。

翠岚站着的双脚，慢慢地移动，然后向前跨进。

翠岚紧张的脸，眼睛逐渐睁大，睁大。

一个巨浪轰然向镜头扑来。很快地化入月光如画，江涛拍岸，清幽的江边的风景，一切如旧。但是翠岚不见了。(渐隐)

七四 乐丰银行经理室

(渐显)孙伯修焦急地坐在他的写字台边。出纳冯先生在一边絮絮地报告着。钱士杰得意洋洋，没事人儿似的在一边昂首抽烟。

出纳一副可怜相：“经理先生，您得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才好！这两天存户提得厉害，他们就象约齐了似的，一个劲儿要提款，您知道，行里银根紧，您……您又做投机，这几天又空了不少，库里差不多是空的了。”

伯修烦躁地：“你告诉他们，提款也得有个限制！”

出纳满头大汗：“就是这么说啊！可是他们哪肯听！他们说，他们说……您知道外面风声很坏，说我们银行靠……靠……靠不住。”

伯修：“放屁！”不安之极，“一定是哪个混蛋在外边捣乱，放空气！”

士杰斜睨地看他，得意而忘形。

出纳：“可是这怎么办呢！这……”

电话铃响。

士杰接电话：“喂，我乐丰，你哪儿？……啊，条子又涨啦……你等一等……”放下听筒，对孙，“又涨啦。”

伯修惶急万分，抢过去，自己听电话：“怎么？又跳上一百几？……”额汗涔涔，“还要涨？……追缴保证金？……还缺多少头寸？……七万块？……啊！”声音发抖地，“你派人来收？……我，我，我来想……想办法。”呆了许久，一筹莫展。

出纳：“经理，您，您……”伯修惶急地挥手。他无可奈何地出去。

伯修：“士杰，你，你想办法活动一下好不好？”

士杰双手一摊，做个滑稽相：“我有什么办法呢？”

伯修哀恳地：“你帮帮我的忙，你给调动一点现货，你看我这一个电

话又亏了十几万；并且，行里又在挤提……”

士杰淡然地：“对不起，我有要紧事情，出去一下。我请半天假。”漠然不顾，站起来，戴上帽子，拿着大衣就往外走。

伯修追上一步求援地：“士杰！……”

士杰鞠躬：“再见，经理先生！”飘然而出。

伯修颓然低头，搓着手在屋子里来回地走着，如一头笼里的困兽，电话铃又响，他走去接。

伯修：“喂，我乐丰……怎么？”颤栗可怖：“又跳上六十块……”突然放下听筒，更焦急地来回走着。

荣庭慌慌张张突然从外面奔进：“伯翁，对不起，你前天跟我调动的七千块，请你立刻想想办法，我等用。”

伯修急得无路可走：“真对不起，请你再通融一两天，再通融一两天。”

荣庭：“不成不成，伯翁，你一定得帮我的忙。我说好了今天要的，你不能失信，不能这么不讲信用。”

伯修力竭声嘶：“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实在亏得没办法了！”

荣庭咄咄逼人地：“我也亏了，你没办法也得想办法！你太太有钱，叫她拿点私房出来应急。”逼着他，“你就打电话，就打电话！”

伯修拨电话，打不通，又放下听筒。

荣庭：“怎么？电话不通？有人在打？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象没头苍蝇似地转了一圈：“你再打，你再打啊！”

伯修拨好电话，没人听，焦急地喊着：“喂喂，喂！……”拼命敲着电话机。

七五 伯修卧室

钱士杰正在听着电话。

士杰：“喂，祥翁，你在乐丰还有存款没有？……已经提清了？……你介绍的存户呢？……快通知他们去提，我们不能害人啊！……老孙等于破产了……危险，危险！非常的危险！乐丰银行非倒不可！……”

别客气，老朋友当然得通知你。……好，再见！”挂起耳机，走向叶菲菲，“菲菲，你可怎么谢我？”指着一个小提包，“你的保险箱完全给你清出了。”从口袋里摸出保险箱钥匙，“哪，钥匙还给你！”

菲菲斜睨他一眼：“好，算你忠心！”

七六 乐丰银行经理室

伯修焦急地拍着电话机：“喂喂！喂！”烦躁地搁下，“还是不通！”荣庭也急得满头是汗：“那怎么办？谢谢你，老先生，你得立刻给我！”

出纳哭丧着脸，奔进来：“经理先生，我实在没办法了，您看，您看！”

冯老先生推开通外面柜台的门，柜台外面挤满了提款的顾客，喊声鼎沸如潮，乱嘈嘈骂着：“你们究竟给钱不给钱？”“这一点钱也付不出，你们开的是什么银行？”“快给钱，快给钱！”“付不出钱现什么世，你们为什么不关门！”声音乱成一片。有几个人攀着柜台上的铜栏杆摇撼，发出可怕的声音。

出纳关上门：“您看见啦，您看见啦！那怎么办，怎么办！”不禁哭出来。

伯修不住拭着汗，颓然坐下，捧着头。

(叠印)群众蜂拥而上。

(叠印)乐丰银行的整座房子倒下来。

伯修睁大眼，恐怖地狂喊一声：“啊！”蓦然站起，“你们等一等，我到家里去想办法，你们等一等！”勇气百倍地飞奔而出。(化)

七七 伯修卧室门外——连扶梯

伯修匆匆忙忙奔上扶梯，飞快地推开房门。

七八 伯修卧室

在房门口惊愕失措，突然站住，呆若木鸡的孙伯修。

正在拥抱而吻的钱士杰和叶菲菲。菲菲看他一眼，视若无睹，照旧

完成了那长长的一吻。士杰回头看看，也像一个没事人儿，微微一笑。

伯修愤恨地奔过去，打士杰一个嘴巴：“你这禽兽！不要脸的！”

士杰出其不意，以手掩面：“怎么，你打人！……”

叶菲菲赶过去，“噼啪”，她打了伯修两个嘴巴。

伯修猝不及防，以手掩面：“菲菲，你……”失望、悲哀、羞愧、潸然泪下。

菲菲指着门，杏眼圆睁：“出去！”

钱士杰整整领带，整整西装，得意地看着伯修。

伯修泪眼模糊，哀恳地看着她，终于颓然低下了头。

菲菲：“这儿不是你的家，你找你太太去。从今天起，对不起！我的孙先生，咱们是路人啦，就跟咱们从前没认识的时候一样！”

伯修头也抬不起，一步挨一步地向门外走。（渐隐）

七九 俱乐部

（渐显）孙伯修独自一人，呆呆地坐在俱乐部里。他象做了一个黄粱梦，三十年的卿相，不可一世的荣华，一刹那都已成空。一种可怕的毁灭征服了他。

茶房东生还在旁边似讽似嘲地跟他扯淡、唠叨。

东生：“孙先生，您怎么今天一个人来？我说奇怪，平常这地方那么热闹，怎么今天人影也没有。可想不到您还来。”停了一停，“啊，对了，今天晚晌钱先生在下面餐室里大请客，客人到了不少，您太太也到了，您怎么没去？”

孙伯修根本没听见。

东生：“孙先生，我看您今晚精神不大好，要不要找大夫瞧瞧？听说您老人家近来做生意不大顺手，有这话？做投机，全靠了运气，亏一点不要紧，运气来了准赚！”突然想起，“啊，您瞧，我尽顾着说话，简直就忘了。”跑到台子边到处乱找，找到一封信，双手送上，“这是您的信，邮局寄来的。”

伯修机械地接过信，拆开来看。

匆匆看完信，他把信揉起来捏成一团，忽然发出一阵狂笑，其声如泉鸣，惨不忍闻。

东生跟着笑着，忽然发觉笑声不对，立刻收敛笑容：“孙先生，孙先生！您要洗个澡？您喝一点酒提提神，好不好？”

伯修机械地：“好，喝点酒！”

东生开酒瓶。伯修一杯又一杯地闷饮。

东生：“孙先生，您少喝一点，可别喝醉了！”

伯修态度失常：“你别管！我今几个要喝个痛快！”又喝一杯。

酒瓶逐渐加多的叠印。

伯修站起来，踉踉跄跄走到一张桌子边，拿钥匙开了抽屉，拿出其中所有的钞票：“呃！赌一赌运气！让我去赌一赌！看看是我输了还是我赢了！呃！”他踉踉跄跄地跑出去。

八〇 赌场

赌场的大小摊上挤满了赌客，正下着注。伯修跌跌绊绊跑过来，拣个位子坐下，贴邻恰巧是正在输得满头热气蒸腾的陈荣庭。

荣庭：“怎么，是你？”

伯修声音钝重：“是我，怎么？”

荣庭：“你还来赌？”在“大”门下一注。

伯修醉眼朦胧：“我不能赌？”大声而一字一顿地，“这是赌场！谁都可以来赌，谁都可以来拼一拼！你懂吗？”看一看荣庭的下注，“你押‘大’？我偏押‘小’！”

伯修拿出所有的钱，押“小”。

庄家：“都押好了？开啦……”

骰子盒揭开，是“小”。伯修赢了。

荣庭大急，拿出所有的钱，押在“四”点上。

伯修醉眼朦胧地看一看：“你押‘四’？我偏押‘六’！”连本带利押在“六”点上。

赌客纷纷下注。又开了一次，是“六”。荣庭满头热气，汗涔涔下。庄

家赔注。

伯修：“你输完了？来！”舌头厚重地：“拿去，”给他一堆钱，“我欠你多少？拿去！”

荣庭默默地下注。

伯修看他一看：“你押‘五’？你又得输！”把所有的一大堆钱推过去。“你看，我押‘四’！”

庄家开，果然是“四”。荣庭圆睁双眼，对着伯修。众人呆若木鸡。

伯修猛拍他的肩膀：“哈哈！怎么样？我说你又输了！你输了！你看我的！”大把大把的钞票，东一把西一把向所有的袋里塞，“看我的！”仰天大笑，“现在可是我赢了！我赢了！”一边说一边站起来往外走。一个踉跄差点跌下去，一个杂役把他扶住了，“这给你！”给他一大叠钞票！

杂役惊喜，大出意外。

伯修走出门口，又变态地给看门的一叠钞票：“拿去，拿去！”他模模糊糊地喊着，飘飘摇摇地出去了。

八一 舞场门口

孙伯修摇摇晃晃向舞场里走，嘴里糊糊涂涂地哼着。

舞场里洋溢着《最后的狂欢》的歌声：

趁天还没亮

趁长夜未央

再歌舞一回

再狂欢一场

伯修跑到舞场口，东生恰巧跑出来，对面撞个正着。

东生：“噢，孙先生！”

伯修含糊地：“你要钱？有，有！”塞一叠钞票给他，自己跑了进去。

东生莫明其妙，意外地惊喜。

八二 舞场

柳如眉在歌唱着《最后的狂欢》：

朦胧的灯光
缥缈的衣香
喝一杯红酒
润一润欢肠
别管是世乱年荒
享片刻温存
拚换它一生惆怅
趁天还没亮
趁长夜未央
再歌舞一回
再狂欢一场
世界太扰攘
人生太匆忙
过去的完了
未来的渺茫
别忘记好景不常
再等一会儿
也许就一切走样

这是一种颓废而柔靡，令人销魂的世纪末的歌声。在歌唱间，跳舞同时进行着。

在歌唱间，孙伯修跑进来，搂一个舞女，疯狂似地在场子里转，直向人丛，象一阵旋风，到处乱钻乱撞。人们惊奇地看他。

柳如眉歌毕，一曲舞终，人们纷纷归座，如眉跑过伯修的座旁。

伯修一把拖住，拉她坐下：“你，你是谁？你刚才唱什么？”

如眉：“《最后的狂欢》，先生！”

伯修：“天要亮了，你还跳舞？”

如眉看出他的醉态，一笑：“不跳舞没饭吃啊，先生！”

乐声复作，灯光骤暗，舞又起。

伯修指着舞客：“他……他们呢？”

如眉想了想：“他们不跳舞，吃不下饭。”略停，“先生，您醉了！”

伯修：“不！不！”身子摇晃，双手乱摆，“我没醉，我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清醒。”指她，“是你醉了！”指舞池，“是他们醉了！我来教训教训他们！”蓦然站起，大声呼喝，“喂，你们喝醉酒了，你们醒一醒，醒一醒！”

乐声骤停，众人吃惊地止舞，灯乍明。

伯修站在凳子上，双眼朦胧，醉态可掬：“醒一醒，醒一醒！”伸出一只手，戟指着，大声叫喝，“你们这群糊涂虫！天要塌下来了，我们要完了！”语无伦次地，“天要塌了！有钱的变穷光蛋，有势的变囚徒！你们看！”戟指舞池，猛吼一声，惊心触目，不寒而栗，“地要陷下去了！糊涂虫，快逃，快逃啊！快……”身子摇得厉害，撑不住，猛然倒下去。

舞客释然：“神经病！”

另一舞客：“该死的，这醉鬼！”

又一舞客：“别管他，跳舞！”

乐声复作，灯光骤暗，舞又起。

如眉惻然，扶起伯修：“先生，你歇一歇吧。”

伯修看着她：“你说要吃饭？我有钱！”塞给她一叠钞票，返身走去，“天要亮了，我要走了！”刚走两步，一个侍者来扶他。“别碰我！”挣脱侍者，给他一叠钞票，“要钱，我给你！”他一路走，一路把钞票向舞场的侍者乱塞。他摇摇晃晃的影子也终于隐没。

八三 盘梯，夜

镜头鸟瞰，螺旋形的大旅馆的盘梯上，孙伯修挣扎着，倦极欲颓，但是他一步挨一步地向上爬，向上爬，正如一个可怜的小动物。

八四 屋顶，晨

伯修艰难地爬上最后一级梯，跑上屋顶，迎着他的是一片熹微的晨光。他跑到屋顶的边上，出神地瞭望。

（插景）晨曦初上，金光灿烂的远景。

（插景）市廛如栉的远景。

(插景)俯瞰的下面赶早市的苦力、摊贩、行人活动的远景。

他忽然仰天大笑起来，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继续了许久。

伯修从两只袋里掏出钞票：“去吧，恶鬼，哈哈哈哈哈。”把钞票蓦然凭空撒去。

八五 街头，晨

漫天的钞票飞下来。无数的路人、苦力、小贩，惊疑地、狂喜地叫着，“钞票！钞票！”抢着、拾着、接着，挨挨挤挤，乱成一堆。

八六 屋顶

伯修泪眼滂沱，失了知觉似地狂笑不止。他把袋里的钞票，一把一把掏出来，天女散花似地往下面撒。

远处传来了《青年进行曲》的雄壮的歌声：

让新的生长

让旧的灭亡

八七 街头

一辆卡车远远驶来，卡车上正是出发离沪的一群：校长、小翠、陈华，以及其他的男女学生，他们兴兴头头地唱着：

我们是年轻的一代

我们是人类的栋梁

我们的意志坚强

我们的热情奔放

我们要战胜苦难

地狱里创造天堂

歌唱间卡车开过旅馆，漫天的钞票飞舞着，满街的群众争抢着。他们目光向前，兴奋地唱着。

八八 屋顶

伯修的疯狂的笑，失常地散发钞票的动作。歌声连续：

我们要击退黑暗
写出历史的辉煌
我们向前
我们向上

八九 街头

初升的朝日，满天的红光，卡车前进，歌声连续。

一群歌唱着的年轻人的特写，歌声继续：

我们歌舞
我们欢唱
我们迎取光明
我们争取解放
让新的生长
让旧的灭亡

歌声渐鸾，卡车渐远，画面渐隐。

——剧终

一九四一年秋

(本片一九四一年由吴仞之导演摄制完成)

——原载《柯灵电影剧本选集》，一九八〇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塞 上 风 云

(一九四〇年中国电影制片厂摄成影片)

阳 翰 笙

一

成吉思汗陵。

蓝天白云下，历经多年风雨侵蚀的长方形的陵寝建筑，古朴凝重，屹立在山丘平顶上，衬以无垠的沙原。高远的长空，显得气势雄浑庄严，让人遐思旷古悠远的历史沧桑。

字幕：

成吉思汗的陵寝在伊克昭盟伊金霍洛。

陵寝旁的白塔群，主塔高耸，左右各有两座较小的陪塔。

在陵寝下的斜坡上，有放牧的马群、羊群。

二

牧场。

平坦辽阔的草滩上，悠闲的牛马群；羊群若白云，在草场上飘动着。

三

比邻草滩，半沙漠化的丘陵。

沙原。连绵不绝的起伏的沙丘。低矮的芨芨草、红柳丛之类的沙原植物，在漠风中晃动。

地平线上，出现一支驼队，缓缓地行进，益发显得沙原空阔广漠。

双峰驼的特写。驼队从沙梁上慢慢跋涉下来。炎日下，浓重的驼影在被朔风吹得呈鱼鳞状的沙漠上移动。

四

响起一个姑娘的歌声：

阴山山麓弯且长，
草原千里闪青光。
你吆着马儿上沙梁，
我赶着羊儿向牧场。
青青草，跃跃羊，
鲁伦河畔歌声扬；
唱着歌儿想着郎，
但愿长在郎身旁。
任你胆量赛虎狼，
任你蛮劲拔山岗，
我只将牧鞭扬一扬，
看你还不猖狂不猖狂？

歌声中，展现草滩上的牛马群、羊群。

出现身着紫色皮袍，裹着包头，腰扎红绢绸带的蒙古族姑娘金花。她一边扬鞭放牧羊群，一边唱着歌。羊群在她脚边涌动……

忽然，远处传来同样的歌声。

这是另一个蒙古族姑娘罗尔姬娜在唱。她留着发辫，扎系的饰带上，缀着珊瑚串、松耳石和刺绣的花饰。她正在整理马上的鞍具和驮水的木桶。背景是鲁伦河在草滩上汇聚的一个“海子”，闪着粼粼波光。

金花听着罗尔姬娜的歌声，脸上浮现笑容。她挤出羊群，跑了过去，喜悦地叫：“罗尔姬娜！”

“金花！”罗尔姬娜转过头来，笑着：“金花，你好！”

“好，你好！”金花略略屈膝欠身后，从胸前取出鼻烟壶，按照蒙古族传统的见面礼仪，双手托举，鞠躬送上。

“好，你们家老人好！”罗尔姬娜鞠躬接过鼻烟壶，闻嗅后送还金花，接着用同样动作递上自己的鼻烟壶。

“好，谢谢你。”金花闻嗅后，送还。

罗尔姬娜接过鼻烟壶，笑道：“你刚才唱的歌可真好极了！”

“我唱得不好，你唱得才好哪！”金花不好意思地说。

“得啦！”罗尔姬娜打量着金花，半开玩笑地：“迪鲁瓦要在的话，一定要跟你合唱一首啦。”

金花摇了摇头，黯然地：“算了吧！”

罗尔姬娜感到话出有因，不解地：“你们从前不是常爱骑着马唱歌的吗？你们明年不是就要结婚了吗？……”

金花若有所思地：“唱歌？结婚？……哼！……”

“怎么啦，又吵嘴啦？”罗尔姬娜连忙关切地询问。

金花噤起了嘴：“谁敢跟你的好弟弟吵嘴呀！”说着转身欲走。

“喂，别走哇！”罗尔姬娜揪住金花胳膊，“你们两个人到底为什么？……”

“你去问他吧！”金花生气地一甩胳膊。

突然传来的马蹄声。

罗尔姬娜侧首一看，捅了捅金花：“哎，看谁来了？”

金花扭头望去——

在愈来愈响的蹄声中，远处沙梁上一匹马飞奔而来。这是罗尔姬娜的弟弟迪鲁瓦。剽悍的体魄，略蹙的浓眉，使他原本就显得勇武威猛的气质，凭添了一种很任性的色彩。他背着猎枪，挥鞭催马，大声喊着：“金花——！”

不待马停稳，迪鲁瓦便从鞍桥上抓起猎获的沙鸡，向金花怀里掷去。

金花忙不迭地接住，但对这粗鲁做法反感。

迪鲁瓦在马上傲然地：“金花，我想明天你跟我骑马打猎去好不好呢？”

“好倒是很好，可惜我这两天没有空！”金花愤愤地把沙鸡扔到地上，转身离去，愈走愈快。

迪鲁瓦愣了一下，催马追过去。在金花快进入羊群时，他追上她，侧身哈腰，伸出有力的臂膀，竟将金花提抱到马上……

罗尔姬娜望着弟弟和金花乘马远去，不觉笑了笑，回过头来牵上驮水的马，离开海子边。

五

马上。金花坐在迪鲁瓦胸前。

迪鲁瓦问：“你老忙些什么呢？”

“我呀……自然有我自个儿的事啦。”金花歪过头去，讥讽地：“谁像你，成天到晚总闲着！”

“听说丁世雄那小子又到了，你是不是想去接他呢？”迪鲁瓦说着冒起火来，一把抓过金花肩头，把她推下了马：“哼，去你的吧！”

金花跌到沙地上，随即翻过身，恼恨地捧沙追赶扬打迪鲁瓦……

赶着牛拉的勒勒车（木轮子大车）的母亲见到这情景，慌忙叫着：“迪鲁瓦！迪鲁瓦！”跳下车辕，奔到金花身边。

“妈妈！”金花转过身来。

“上车，上车！快快快！”母亲推着金花。

她们坐上牛车，母亲掉过车头，吆赶老牛，勒勒车走起来。

金花凑到母亲身边，好象甚么事也不曾发生，孩子气地：“妈妈，哥哥哪儿去啦？”

母亲不介意地：“跟今天来的那位姓丁的客人玩去啦。”

金花追问：“上哪儿玩去啦？”

“谁知道上哪儿玩去！”母亲不耐烦地斥责，“你这孩子真奇怪，问七问八干嘛呀？！”

金花不理睬地自言自语：“哦，那个姓丁的客人，就是丁、世、雄……”

她托着腮，有某种向往地思忖着。

六

“浩特”（放牧居住点）边的沙原上。

丁世雄和金花的哥哥郎桑并马缓行交谈着。丁世雄穿着黑领半大光板老羊皮袄，戴着黑羊皮帽子，扎着腰带，足蹬长筒毡靴。他有二十四五年纪，是从东北流亡过来的抗日工作者，名义上是贩卖牲口皮货的汉族商人。

郎桑沉思地：“……对，你这话很对。只要我们不受日本鬼子的挑拨，就是省城丢了，一样可以收复回来！”

丁世雄激动地望着郎桑：“郎桑，这话太感动了！”

“哥哥！”忽然传来了喊声。

赶着羊群的金花，喊着跑过来。

他们催马迎上。

金花扶着郎桑和丁世雄的马，站在两骑中间，望着哥哥：“你们上哪儿去了，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呀？”

“我们上喇嘛庙玩儿去了。”郎桑说，“今天晚上我们要请丁老伯与丁先生跟几个朋友到咱们家来吃饭。妈妈呢，到哪儿去啦？”

“到迪鲁瓦家去了。”金花抬手一指，“喏，那不是吗！”

郎桑望去：“哦，在那儿呢，我要去一趟……丁先生，你就在这儿呆一会吧，我到迪鲁瓦家去一趟就来。”他跳下马，把马拉到拴马柱前系缰绳。

丁世雄想了想：“啊，不，我还是先回家一趟，晚上再来吧。”说着打马欲走。

金花拉着马缰：“丁先生，你慢着……丁先生，请你下马帮我赶赶羊好吗？”

“嗯，好，我当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呢。赶赶羊，嗯，这没关系，没关系。”丁世雄自语着翻身下马。

金花满意地现出笑容，牵着丁世雄的马，系到拴马柱上，随后，跟丁世雄走向羊群。

二人赶羊入圈。金花拣起土块，频频掷打头羊。羊群渐都入栏。丁世雄欲离去，金花拦住：“你慢点儿走，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丁世雄蹲下，抱起一头全身雪白、黑脑门的小羊抚弄着，看也不看金花，嗫嚅地：“嗯，那么，就请你说吧。”

金花凑到他身旁蹲下：“听人家说，你们汉人的女孩子长得都挺漂亮，是吗？”

“哦，不见得都是那样。”丁世雄不自然地站起来。

金花毫不理会地：“听我哥哥说，你们的老家是辽宁，你跟你的爸爸，从辽宁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做买卖，已经六、七年了，你……难道不想念你的家乡吗？”

“想念哪！”丁世雄感慨地叹道，又蹲下。

“你想念些甚么？是不是想念你家乡那些女孩子？”金花看着丁世雄。

“喂，请你别胡说啊，我倒没有想到这些个。”丁世雄看了一眼金花，站起来。

金花却仍旧笑着追问：“在你们的家乡，你难道就一个知心的女朋友都没有吗？……”忽然发现丁世雄正朝外走，她忙叫：“喂，丁先生你

回来！”说着跑到羊栏门边，张开双手拦挡。丁世雄只好停步：“你还叫我干什么？”

“我还没说呢！”

“那么你就快点儿说吧。”

“我问你……”金花想着字眼，顿了顿，“那么我问你……你喜欢不喜欢我们蒙古这个地方？”

“当然喜欢。”

“你……喜欢不喜欢我们蒙古女人？”她大胆地注视着丁世雄。

“什么？……蒙古女人？！……”丁世雄吃惊地看着金花，转而冷静地：“金花，你这样的胡说，对得起迪鲁瓦吗？”

金花不以为然地：“这有什么对不起他呢？”

“像迪鲁瓦那样勇敢诚实的人，你不应该这样胡说来欺负他……”

“谁说我欺负他？！”金花恼火地叫道，“瞧你这股傻劲儿，真把人气坏了！”

丁世雄边向外走，边客气地：“对不起，我可不能在这儿奉陪了。”

金花有些看不起丁世雄这种毫无“丈夫气”的回避，鄙夷地说：“哼，你想走吗？”

丁世雄看看金花，转身急步奔到拴马柱前，解开缰绳，翻身跨马离去。

金花跟过去，手攥郎桑乘马的缰绳，欲解未解，望着丁世雄远去的身影。

丁世雄乘马愈来愈远。

金花失望的面孔。她无精打采地走向蒙古包，刚要掀毡帘，若有所思片刻，猛然返身跑到拴马柱前，敏捷地解缰上马，掉过马头，朝丁世雄飞快追去。急骤的蹄声。

七

急骤的音乐。

金花纵马奔上一道沙梁。

丁世雄见金花追来，抖缰朝迪鲁瓦住的蒙古包跑去。

八

迪鲁瓦家的蒙古包前。！

迪鲁瓦见丁世雄乘马跑来，满脸不屑一见的神情。但当他奔到拴马柱前，解下缰绳刚骑上马时，丁世雄已来到面前：“喂，迪鲁瓦……”

“哼！”迪鲁瓦瞪了他一眼，掉转马头，傲慢地从他身边跑过去。

丁世雄愕然望着冲过去的迪鲁瓦，想了想，催马离去。

九

迪鲁瓦打马如飞，奔上沙梁，见金花飞奔而来，便迎了上去。

金花却朝着不远处丁世雄坐骑追去。

迪鲁瓦气愤地一抖缰绳，奔向金花，怒冲冲地喊：“金花！金花！”

迪鲁瓦迎上金花的马，但金花却不理睬地掉过马跑走了。

迪鲁瓦随后紧追。

坦荡的沙原上，留下两匹马奔跑的蹄迹。

一〇

金花乘马从沙梁上跑下来，回到自家蒙古包前，下马后牵着走向拴马柱。

金花系马时，迪鲁瓦已先一步来到，这时牵着马站在毡房一侧。金花视若不见，系好马自管向牲畜栏走去。迪鲁瓦牵马跟上，愤愤地叫着：“金花，金花！你跟丁世雄那个蛮小子追来追去的干什么？！”

金花头也不回地：“用不着你管！”

“我偏要管！”迪鲁瓦抢上一步，抓住金花肩头。

“你管不着！”金花拧着身子想挣脱。

“我一定要管！”迪鲁瓦扔开马缰，双手揪住金花，用力扳过她脸来，“要你的命！我看你敢怎么样？！”

金花撑拒着大喊：“你管不着！管不着……”

俩人扭打时，母亲闻声跑出蒙古包，郎桑跟在后边。母亲叫着跑过来：“迪鲁瓦！迪鲁瓦！……快放手，快放手！你不能欺负我的金花！”

迪鲁瓦哼了一声，猛地一搯，把金花掼倒，转身骑上马离去。

金花一骨碌爬起来，气恨地抓起沙石朝迪鲁瓦抛掷，追打。母亲在她后边叫着：“金花，金花！算啦，算啦，回来，回来！”

金花仍气恨不消地追打愈来愈跑远的迪鲁瓦……

— — —

迪鲁瓦家的蒙古包门前。

迪鲁瓦气鼓鼓地坐在一边，罗尔姬娜劝说着：“……你就不怕客人等得着急吗？”

“着急？她才不会着急哪！”迪鲁瓦冷嘲道。

“走吧！”罗尔姬娜想拉他站起来。

迪鲁瓦挣歪着身子：“我不去，我不去！我说不去就不去嘛！”

罗尔姬娜无可奈何地：“瞧，你真是个孩子！甚么意思呢，你这是？”

“汉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迪鲁瓦愤愤地骂道，腾地站起来，“我恨汉人，我恨汉人！我恨不得把那个姓丁的蛮小子抓过来痛揍一顿！”

“你真是吃醋吃得简直要发疯啦！”罗尔姬娜不留情面地责备道，转身要进蒙古包，又停住：“回头看见那个丁先生，我可不许你动手动脚的啊！”

迪鲁瓦瞪了姐姐一眼：“哼！你也瞧上那个姓丁的蛮小子啦？！”

“胡说！”罗尔姬娜气得不知如何是好，转身朝着包里喊：“爸爸！爸爸！……”

“什么事呀？”身材瘦长的父亲掀帘走出，“走了，走了，迪鲁瓦，你还站着干什么呀？我们走吧……”他伸手抚着迪鲁瓦和罗尔姬娜肩头，慈祥地：“哦，听说郎桑家里头杀了一只全羊，招待这个丁世雄丁先生的，我们去吧……”

—二—

金花家蒙古包前。

已到的丁世雄、丁有财和金花、郎桑，以及一些蒙汉男女乡亲，在等候迟来的客人们。

迪鲁瓦全家来到毡房前。罗尔姬娜歉意地：“对不起得很，我们来迟了！”迪父边和众人打着招呼边连说：“我们迟了……对不起……”

大家相互交换鼻烟壶，施见面礼，响起一片问候声：“你们家牲口好？”“好！”“你们家老人好？”“好！”……

见迪父和罗尔姬娜走过来，丁世雄有礼貌地：“哦，老伯……”又对罗尔姬娜：“这位就是我的爸爸。……这位是……”

罗尔姬娜赶忙上前介绍：“这是我的爸爸。”

迪父和丁有财相互欠身施礼问好。丁有财穿着皮袍子，外罩黑色皮坎肩，头戴毡帽头，鼻梁上架着老花镜，很像个账房先生。迪父转过身来，打量着身量高大，相貌朴厚的柳德三：“这位是……”

“哦，这是公爷府保安队的柳德三同志。”丁世雄介绍说。

金花母亲端着盛放烧全羊的大托盘走出：“嗟呀，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晚哪，请坐，请坐！”

顿时又响起一片相互问候的喧嚷声。

大家席地围坐。只有一直闷声不语的迪鲁瓦噘着嘴靠着蒙古包未坐下。罗尔姬娜扭头用目光示意他坐下来，迪鲁瓦气鼓鼓叉着腰不肯。罗尔姬娜频频使眼色，迪鲁瓦才勉强地坐到她身边。

金花为客人们端上一碗碗奶茶。

金花用勺子往母亲和罗尔姬娜的碗中添茶。

母亲喝了口奶茶：“罗尔姬娜，你几时到公爷府去呀？”

“公爷府已经派人来催过好几次了。”罗尔姬娜放下碗，“爸爸叫我明天就去呢。”

母亲有意说宽心话地：“啊，好孩子，你真有福气。听说博克登保公爷脾气很好。这回轮到你去服侍他，真算你的福气不小哪！”

罗尔姬娜有些无可奈何地：“妈妈，我不过是去伺候别人的人，还会有什么福气呢！”

母亲再也说不出什么安慰话来，沉默了。金花放下勺子说：“别提这种不高兴事吧。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在一块，应该尽量的快活才对呀！”说着站起来：“现在我们请丁先生给我们唱个歌，你们大家说好不好？”

众纷纷鼓掌叫着：“好哇！好哇！”

丁世雄放下茶碗，站起来，笑着让大家安静。

迪鲁瓦气哼哼地瞪着丁世雄。

丁世雄略略沉气，便充满感情地唱起来：

欲耕无有田，买马无有钱，

他乡飘零实可怜！

黑龙江，长白山，我的家园！

天哪，何日得重还？！

北风吹征衣，大雪如飘棉，

不杀强敌誓不还，

齐团结，仗利剑，

战鼓惊天，杀啊，齐唱凯歌还！

歌声中，缓缓摇镜头，展现迪鲁瓦、某喇嘛、丁有财、迪父、罗尔姬娜、母亲等人沉思的脸，以及金花充满深情地望着丁世雄的脸。

歌声刚停，响起众人的掌声，丁世雄笑着说：“诸位，我的歌唱完了。现在，请她们两位给我们跳个舞好不好？”

众鼓掌，叫着：“好好！”“欢迎跳个舞！”……

母亲拉着金花和罗尔姬娜的胳膊，推她们出场……

看着金花和罗尔姬娜走向场中，迪鲁瓦不悦地站起，离开人群，重

又依靠着蒙古包，怨恨地瞪着正起舞的金花。

马头琴手拉起琴弦伴奏，众人伴着琴声有节奏地拍掌助兴。

特写：马头琴，来回运弓的弓弦。

郎桑笑着鼓掌。柳德三憨厚地笑着鼓掌。

金花和罗尔姬娜婀娜轻盈的舞姿……

一三

迪鲁瓦家蒙古包前。

父亲在劝慰哭泣着的罗尔姬娜：“罗尔姬娜，到了公爷府，你可小心伺候老爷，过了半年，你的班期满了，就可以回来的……”

迪鲁瓦牵着备好鞍具的马，在一旁难过地望着亲人话别。

罗尔姬娜抑制不住心中的难过，哭出声来。

“好孩子，你别难过，你看，你弟弟迪鲁瓦已经把马备好了。走吧，啊……”父亲饱经人世风霜的脸上，交织着慈爱和深沉的痛苦，他拍着女儿肩头，叹息般劝慰道。

罗尔姬娜抬起头，擦着泪水，父女二人缓缓走近两匹马。

罗尔姬娜和迪鲁瓦骑上马。父亲目送姐弟离去。走没多远，罗尔姬娜掉过马来，依依不舍地望着父亲，她抖缰欲返回，但走未几步，又勒住马……

父亲望着女儿，叹了口气，不忍再看地垂下眼睑……

罗尔姬娜默默无言地望着，欲语而无声，良久，慢慢掉过马头。迪鲁瓦也掉过马，二人相跟着离去……

一四

罗尔姬娜和迪鲁瓦的乘骑行在沙原上。

迪鲁瓦朝前一指：“姐姐，公爷府到了！”

罗尔姬娜抬起头。他们注视前面——

公爷府的远景。这是一座有不算甚高的城墙的城堡式建筑。一座碉楼矗立在四方形城池的一角，城门前有持枪的岗哨。

两人注视片刻后，迪鲁瓦和罗尔姬娜先后下马。迪鲁瓦帮着姐姐从鞍桥上取下褡裢袋。罗尔姬娜把褡裢甩到左肩上，看了看弟弟，想说什么，却又无言地走向公爷府……

一五

公爷府住室。陈设讲究，紫檀八仙桌，雕花太师椅；桌上有大座钟，金闪闪的钟摆晃动着，两边是细瓷蓝花大瓶。内室铺织花地毯。

博克登保公爷戴着黑缎帽，手中抚着念珠串，谑笑着哈腰点头：“……我知道了，哦，我知道了。”

镜头拉开，博克登保公爷和济克扬对坐在炕桌两边。硬木炕桌上放着颇讲究的镂花银碗，盛着奶茶。桌下紧靠砖炕是炭火箱。

韩金生——一身土匪气味的保安队队长，穿着毛领皮军大衣，足蹬高统黑靴，侍立一旁。

济克扬身量五短三粗，长着好似磨去棱角的大柳斗脑袋，披着貂皮领的黑斗篷，头戴旱獭皮帽子。他名义上是个大喇嘛，其实是个会说流利汉语、蒙语的日本特务。面对昏庸的公爷，他骄横地说：“今天接到我们总司令部的紧急命令，限我们在两个月之内，要办好两千匹马，一千条牛，两万头羊。这些东西在我们军事上都是非常需要的。哦，我想，博克登保公爷，这个事还要请你赶快办一下。”

“哦，是，我知道了……”博克登保诺诺点首应着，摘下帽子搔着脑袋，“可是，要这么多的牲口，我就难办了，我就难办了……”

济克扬立瞪起眼训斥道：“难办？！你说难办就不办了吗？那不行啊，难办也得办哪！”

“谁说难办？真笑话！”韩金生在一旁冷笑道，“咱们这么多人，难道连这一点小事都办不成吗？”

济克扬接道：“对呀！我这里还有一道命令，就是要这儿加紧抽壮

了。不管是汉人也好，是蒙古人也好，只要是壮丁，就要赶快地加紧军事训练。博克登保公爷，正在你的旗下，你赶快执行吧。你听清楚没有？”

博克登保忙哈腰打躬：“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济克扬突然喊：“韩金生！”

“有！”韩金生一愣，忙应声跨前立正。

“听说这里近来有很多抗日分子在秘密地活动，你有布置没有？”

“有的。”

“嗯，有的就很好。”济克扬满意地点点头，又命令道：“现在我限你一个月的功夫，给我把这些抗日分子一个不留地一网打尽！”

韩金生一磕靴跟立正道：“是，我马上就按特务长的指示去办！”

济克扬“嗯”了一声，起身整理斗篷，把一条黑围巾盘在脖子上，向外走去，公爷在其后卑躬送行。

公爷府院内。

博克登保把济克扬和韩金生送到门外，躬身揖别：“哦，不送，不送，好走，好走……”

济克扬已用黑围巾蒙住脸，只露出旱獭皮帽下的眼睛，显得十分诡秘。五个亲随，穿着黑领羊皮大氅，早骑在马上恭候，见他们出来，团团围护住。济克扬和韩金生骑上马。在凌乱的蹄声中，一行人马跑出城门，暴起一片烟尘。

室内。博克登保踱着步，蹙眉沉思。

室外有人喊：“报告！”

博克登保不抬头地：“进来。”

柳德三领着罗尔姬娜进入。他递给公爷一个帖子。

博克登保看着帖子上的名字，打量着罗尔姬娜：“哦，罗尔姬娜，罗尔姬娜……”

罗尔姬娜忙上前行跪拜礼：“公爷，您好。”

公爷“嗯”了一声，却摇摇摆摆走到内室，坐到太师椅上去了。罗尔

姬娜跟过去，跪着呈上鼻烟壶，公爷俯身嗅了一下，算是回礼：

“你们家牲口好？”

“好。”

“你们家老人好？”

“好。”

“嗯，罗尔姬娜……”博克登保感到再无话可说地笑着咕哝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去吧，哈哈……”

一六

字幕：

农历三月二十一日，蒙族同胞举行奠祭成吉思汗的大典，无数的蒙汉人民，潮涌似的向伊金霍洛聚集。

大路上。为参加大典活动从各方赶来的蒙汉同胞，或骑马，或赶着勒勒车，汇聚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在行进。吆赶着牛马、羊群的蒙汉同胞，跟随大队两翼。

郎桑、金花骑着马在队列中。母亲和迪鲁瓦随其后。

一七

伊金霍洛镇外的草滩上，背景可见成吉思汗陵的建筑物。

缓缓的摇镜头，展现蒙汉同胞安营起帐，搭蒙古包的情景，有的在刨坑埋桩，有的在立支架，有的正从勒勒车上卸柱子……

郎桑拉着系包绳在往地桩上系。母亲扶着立柱，金花扯着另一根绳子……

另一处。迪鲁瓦和父亲正在竖蒙古包的支架。

罗尔姬娜骑马奔来，她喜悦地跳下马，三脚并作两步地奔到父亲面前施跪拜礼，接着边掏鼻烟壶边问候：“爸爸，您好！”

父亲欣慰地看着女儿，解开系在腰里的绣着花饰的腰囊——

特写镜头：他的手从腰囊中取出一个饰有蓝花纹的鼻烟壶。

父女二人交换鼻烟壶，罗尔姬娜跪一足鞠躬接送后，迪鲁瓦对姐姐呈上鼻烟壶：“姐姐！”

罗尔姬娜笑着和迪鲁瓦交换鼻烟壶：“迪鲁瓦，你好！”

“好！”

传来金花的喊声：“罗尔姬娜！罗尔姬娜！”

罗尔姬娜赶忙迎上跑来的金花，没等说什么，见金花的母亲站在蒙古包前，便跑过去跪下施礼：“妈妈！”

母亲拍着她肩膀：“好孩子！”

罗尔姬娜又取出鼻烟壶，单膝下跪和母亲交换，相互问候：“妈妈，你好！”“好，你好。”“家里牲口好？”“好。”……罗尔姬娜站起后，又和金花交换鼻烟壶，相互问好。

丁有财和丁世雄来到正竖立柱的郎桑面前。

丁世雄：“噫，郎桑，你们来啦！”

郎桑搓搓手：“我们今天刚到的……哦，丁老伯您好！”

丁有财点着头：“好，好好。”

丁世雄又问：“她们都来了吗？”

郎桑笑着拉住丁世雄的手，带他们向金花家走去。

罗尔姬娜见郎桑带丁家父子走来，对金花和母亲：“郎桑和丁先生他们来了。”

母亲迎上去：“丁老板，你们来了……丁先生好！”

“好，好……”丁有财和母亲等人问候着。

背景上，郎桑和罗尔姬娜在交换鼻烟壶。

丁有财对母亲：“昨天就以为你们要到的，我已经等了一天了。”

“这次到这儿来，我们的买卖、牲口，要请您多帮忙呢。”母亲说。

“那是当然的喽！”丁有财边叼上小烟锅，边笑着说，“只要用得着我老头儿的地方，我老头儿没有不帮忙的。”

“好极了！”母亲笑道，“听说明天这儿的喇嘛庙里很热闹，还有跳鬼呢，是吗？”

“是的，今年的庙会，比去年还要大。我们已经走了一圈儿了。”

“那明天我们一块去看看吧。”

“对，明天大家一块去看。”……

在母亲和丁有财谈话时，金花悄悄蹲下，用系蒙古包的绳头，把恰好站在地桩边的母亲的靴子，一圈圈捆住了，她一边绕着，一边扬脸望着动静，满脸男孩子样调皮稚气神色……

“丁先生，那你……啊，怎么……?!”在丁有财告别时，母亲送客刚要迈步，却迈不动后腿了。众不禁哈哈大笑。笑声中母亲扭过身子嗔怪着女儿：“还不快给我解开！”说着失去平衡，倒在地上。

众更加大笑起来。

一八

喇嘛庙里。

鼓乐声大作。

吹唢呐的两个光头喇嘛。敲大钹的喇嘛。随着低沉的“呜喻——呜喻——”声，出现半倚半躺在台墙下，吹奏一丈多长的粗大喇叭的几个喇嘛的特写镜头。

场内“跳鬼”者在蹦着。

正殿廊下，济克扬身穿黄色经袍，头戴桃状伽蓝经帽，手握玛尼串（即念珠，念佛珠），装扮成一副大喇嘛模样，坐在博克登保公爷身边，观看“跳鬼”。

博克登保取出玛瑙鼻烟壶，摘下镶金翡翠壶盖，挑出鼻烟放在掌心，用食指按按，送到鼻子下边，吸了进去，然后把鼻烟递给济克扬。济

克扬用过后，把鼻烟壶送到身边的韩金生面前。韩金生笑着掏出金属烟盒表示谢绝。他取出一枝烟叼到嘴上，又抓了三支烟，看也不看，举到脑后勺，登时跑过来三个无赖形象的家伙，抓过烟离去。

观看跳鬼的人群。

场内，两个跳鬼者头上戴着三四尺长的雉鸡翎，一边跳蹦，一边摇晃着脑袋。在跳鬼过程中，不时响起拖长声调的“唉嗨嗨哩——”的唱诵声。

摇镜头。依次展现人群里的迪父、金花母亲、叼着烟袋的丁有财、罗尔姬娜、金花、郎桑。他们都兴味盎然地望着跳鬼……

从正殿黑洞洞的大门里，出来两个拖着长长的鬃毛，装扮成马脸，肥袖衣装的“马鬼”，一黑，一白；后边跟着一个戴面具的大胖头娃娃，他们摇首摆尾地进入场中。

围观的人们都笑看这三个跳鬼者……

片刻，他们跳过，又摇摇摆摆回到大殿中。

人群涌动着要散去。

韩金生忙站起来喊：“不要走，不要走！现在公爷给你们讲话，大家不要走！”

往外走的人停住脚步。

济克扬和韩金生交换目光后，济克扬对公爷：“请你讲讲话吧！”

博克登保从座位上走出来：“哦，好好……这个，这个，还是请你跟他们说吧，还是请你跟他们讲吧！”

济克扬向左右伸手，让了让两边的僧俗人物：“请，请。”便站到台阶正中：“诸位佛门弟子，诸位亲爱的同胞！我出家已经二十年啦，我是一个佛门弟子，我是一个蒙古人。现在，要请大家想一想：这许多年来，霸占我们蒙古草地的是谁？欺负我们蒙古人的又是谁？……”

“日本人——！”群众异口同声喊道。

“胡说！”济克扬瞪大了眼睛，“不是日本人，是汉人！要知道，日本人已经替我们把汉人打倒啦！现在正是我们大元帝国当兴的时候，每一个成吉思汗的子孙都应该起来拚，都应该报仇雪恨！要把欺负我们

的汉蛮子杀一个干干净净！……”

在济克扬气势汹汹的叫声中——

丁世雄沉思的脸；

丁有财感到不对味地碰了碰迪鲁瓦的父亲，他们相互交换目光……

罗尔姬娜和金花悄声说了句什么，金花母亲询问罗尔姬娜……

丁世雄的脸上呈现出毅然神色，下意识地点点头……猛地，他推开身边的人，大叫一声：“大家跟我来！”便挤出人群，几步奔到配殿厢房廊下的石台上。群众议论纷纷喧哗着拥到他下面。丁世雄喊道：“好，大家不要吵。我也有几句话要跟大家说一说……”

仍有熙攘声，有人喊：“静一静！”

众安静下来。丁世雄接着道：“诸位，我们要弄一弄清楚。我们蒙汉两族的同胞，是弟兄，不是仇人；是朋友，不是冤家！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现在，敌人已经大举进兵，想来灭亡我们的中国啦……”

在丁世雄激昂慷慨的演说声中——

丁有财和迪父赞赏地笑着点头……

罗尔姬娜、金花和母亲笑望着他演说……

丁世雄挥着手：

“……诸位，我们不要受敌人的挑拨，不要受敌人的欺骗！我们应当紧紧地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把欺负我们的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对，赶出中国去！赶出中国去……”群众振臂高呼，情绪激奋。人声鼎沸不已……

济克扬惊慌的脸，他对博克登保说了句什么，又摆手招过韩金生。韩金生俯首贴耳听济克扬说着，点着头……他一扬下颏，那领过纸烟的三个“混混”，相互一对眼色，便向人群挤去……，韩金生转过头，继续听济克扬的布置……

一九

特写：正在“递手”的两只手。^①

镜头拉开，这是在迪鲁瓦蒙古包一侧的牲口栏旁，丁有财跟迪鲁瓦在进行交易；丁有财撩起皮袍下摆，遮住俩人的手议价。

丁有财望着迪鲁瓦：“啊，这个数目你卖吗？”

迪鲁瓦肯定地：“我卖的。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就这么决定吧！”

又是特写镜头：两只手表示成交的动作，继而两手相握摇了摇。

丁有财放下袍襟，笑着：“好，就这么决定吧！”

在他们谈话时，一个戴破护耳帽的乞丐打扮的人，悄悄溜到他们身后的牲口栏旁，趴在地上偷听。

俩人讲好买卖后，丁有财四顾张望，似要离开。迪鲁瓦问：“喂，你上哪儿去？”

丁有财仍望着远处：“啊，我在这儿等着买他的马呢。”

刚好走过来的迪父，知道是指郎桑，便说：“那么去叫迪鲁瓦找他来好喽！”

“好的，我去。”迪鲁瓦说着跑走了。

迪父伸出手来让客：“到帐篷里来喝茶吧！”

丁有财摆摆手：“不了，我就在这儿等他吧。”

迪父走进蒙古包。丁有财掏出烟荷包包装上小烟袋吸着。

韩生悄悄溜到丁有财身后，他朝后边的人打了个手势，几个随从迂回到两侧去了。韩生蹑手蹑脚近前，猛地一拍丁有财肩膀：“喂，丁

① “递手”——这是牲畜买卖行（俗称“牙行”）的术语。为防止第三者干预，买主与卖主两手接触，用手指的变换表示价码（谓之“谈暗码子”）。这种秘密商讨价钱的独特方式，是中国旧社会商业贸易黑暗的产物。——剧本整理者注

老头！”

丁有财一哆嗦，缓缓转过脸来，吃惊地望着韩金生。

“嘿嘿，丁老头，”韩金生奸诈地笑着，侧歪着肩膀，流气十足地：“劳您驾，请您到那边讲几句话。”

这时，一个拿棍子的家伙凑上，用棍子捅了丁有财一下，威胁地低低喝道：“走！走！”

韩金生手扶腰间斜挎的驳壳枪，目射凶光盯着丁有财。

丁有财只好被迫转过身子，跟着他们向一旁走去。穿过几个蒙古包，在一辆破旧的大木轮子勒勒车旁，拿棍子的转回身，一把揪住丁有财，让他站好。韩金生乜斜着眼睛问：“丁老板，迪鲁瓦的马，你都买好的么？”

丁有财镇定地：“啊，买好了。他的马我都买了。”

“你的生意抢得挺快，啊——？”韩金生讥讽地眯起眼睛。

“啊，这，这因为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讲起来容易……”

“丁老板！”韩金生厉声喝断了丁有财的话，“你知道迪鲁瓦欠我的债吗？”

“啊，不知道。”丁有财平静地回答。

“嗯，不知道也没关系。我告诉你，”韩金生逼近一步，恶狠狠地说：“迪鲁瓦的马，不许你买，郎桑的马，也不许你买！知道不知道？”他一使眼色——

拿棍子的家伙飞快从怀里抽出一把左轮手枪，紧顶住丁有财胸膛……丁有财被枪顶着一步步朝后退着，直退到一座蒙古包门前，后背贴着了毡帘。刚立住脚，丁有财不慌不忙，软中带硬地说：“这是什么话？他欠你的钱，你问他要好了。这个买卖嘛，各人做各人的喽……”

韩金生冷笑着：“嘿嘿嘿，你真会说话，你真有胆量！嘿嘿嘿，我告诉你老混蛋，就是我让你去买，你也不敢去买！你要是不要你的命，你就去买好了！”

蒙古包内预伏的两个帮凶，一掀毡帘，分从左右用枪顶住丁有财的后腰。

丁有财一哆嗦，不敢回首地呆立着。

“老头，现在你该明白了吧？”韩金生又是一阵狞笑，随着喝道：“走！”

拿棍子的家伙一捅丁有财。丁有财只好跟在韩金生身后，朝迪鲁瓦的蒙古包走去……

二〇

迪鲁瓦家蒙古包前。

迪父见韩金生带丁有财走来，预感不妙，忙转身走到马栏边。

韩金生径直走到迪父面前：“听说你的马都卖了，怎么不到兴蒙公司讲价钱去？”

迪父畏惧地：“哦，本来我们要去的，后来他老人家来了，我们就卖给他了。”

“据他说，现在他又不买了！”韩金生转身对丁有财：“是吗？你不买了？”

丁有财一语不发。

迪鲁瓦和郎桑赶到，见丁有财垂首不语，迪鲁瓦不禁顿生火气，冲到他面前：“怎么，你不买了？！你反悔了是不是？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么！……”

韩金生拍着迪鲁瓦肩膀：“哎，他不买，卖给我好喽，卖给兴蒙公司好喽！”

“不行！一定要卖给他！”迪鲁瓦愤愤地喊道。

“我，我实在不敢……”丁有财欲说又不能，含混地咕哝半句，便沉默地低下了头。

郎桑挤到丁有财面前，奇怪地：“怎么，丁老伯，你为什么不买了呢？”

不待丁有财回答，韩金生便有意岔开话：“喂，郎桑，你的马卖给我们好吗？”

“我，我不卖！”郎桑鄙夷地转过脸去。

“哼，好看有谁还敢买你的，哼！”韩金生活里有话地说。

迪鲁瓦推开郎桑，逼到丁有财面前，指斥道：“我原就说你们汉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奸诈、欺骗，不讲信用，全都是他妈一些不讲道德的臭蛮子！你以为我的马就一定要卖给你吗？哼，别做梦！……韩经理，我的马卖给你吧！”

“好。跟我到兴蒙公司拿钱去！”韩金生拍着迪鲁瓦肩膀，“亲热”地说。

“好的。”迪鲁瓦斜了一眼丁有财，跟上韩金生大步流星地走了。

“迪鲁瓦！迪鲁瓦！”郎桑追了两步叫着。

迪鲁瓦头也不回走去。他们走进挂有蒙汉文“兴蒙公司”木牌的一个大门。

郎桑、丁有财、迪父远远望着迪鲁瓦进了大门。郎桑转过头来问：“丁老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丁有财难言地：“我……”

“刚才不是说得好好的，为什么又变卦了呢？”迪父和气地责备道。

“我……，我没有变卦！”丁有财气得直哆嗦，一跺脚，把连着烟袋的烟荷包朝后一甩，搭在肩头，转身走了。

迪父不解地看着郎桑。郎桑沉思地：“好，不要问他了，我全明白了……”攥拳击掌，愤恨地：“妈的，成什么世界！”

二一

迪鲁瓦和韩金生走出“兴蒙公司”大门。

迪鲁瓦数着刚到手的钞票。

“我们一言为定！”韩金生说。

迪鲁瓦把钞票包在绸子里，揣进胸前：“你放心好了！”

韩金生说了声“好”，翻身跨上系在门前的马。

迪鲁瓦兴冲冲向家中走去。

二二

马栏边。

郎桑和迪父迎向走来的迪鲁瓦，焦虑地：“迪鲁瓦，你的马真的卖给兴蒙公司了吗？”

“嗯，卖了。”迪鲁瓦自得其乐地说，“而且他们还向我预定了几十匹马。现在已经先交了一半的钱，半年后才交牲口呢！”

迪父忙问：“卖多少钱一匹呀？”

“五十八元。”

迪父惊叫：“为什么卖这样便宜呀？”

郎桑有些生气地：“你疯了吗？！兴蒙公司的钱是好用的吗？”

迪鲁瓦不服气地一挺脖子：“怎么样？”

“知道兴蒙公司是谁开的？日本鬼子开的！”郎桑恨恨地说。

“我不管！我不管！”迪鲁瓦厌烦地叫着，“我明年就要跟金花结婚了，我要给她买头套，买布匹，买吃的，买用的。我的钱不够用了，我只好走向兴蒙公司去借喽！”

“你用了他们的钱，要是半年以后交不出牲口，那怎么办呢？”迪父面带忧愁地说。

“爸爸，我有办法……”迪鲁瓦转身跑走了。

二三

金花家蒙古包。

迪鲁瓦掀开毡帘叫：“妈妈，妈妈，金花！走，买东西去！”

母亲拉金花：“走吧！”

金花挽着门柱不愿去，母亲拽她，她才勉强跟了出去。

这时走过来的迪父和郎桑，目击这情景，相对无语看了看，全都心事重重。

二四

集市上。

人声熙攘。出售布匹绸缎，日用杂货，以及出售茶砖、银饰等等物品的商号鳞次栉比，有搭起帐篷门面的商贾，也有露天摊贩，人来人往，很是热闹。

迪鲁瓦带着金花母女在市场停停走走，不时选购物品……

二五

金花家蒙古包里。

郎桑思索着，不安地踱来踱去，抽着烟袋。

“喂，郎桑，我们买了很多东西回来了……”母亲捧着布匹和大包小包一堆东西走进来。金花跟在后面。

母亲放下东西，喜悦地：“郎桑，你瞧这颗珠子作头饰好吗？这些东西很不错的……”

郎桑没好气地：“嗯，还会错！”

“瞧，你这孩子生这么大气干嘛？”

“我生气？我在替这傻家伙着急呢！”郎桑解释道。

刚进蒙古包的迪鲁瓦听到后，沉下脸说：“用不着！”

“我问你——你把这次赶来的马卖给他们不算，为什么还让他出那样便宜的价钱买你几十匹好马？”郎桑一气说道，顿了顿又说：“过几个月交不出牲口来，你怎么办？”

迪鲁瓦愣了一下，但仍无理强争地：“用不着你替我担心！”

蒙古包外，那个戴破护耳帽的乞丐，贴在毡壁上偷听着。

郎桑的声音：“你以为日本鬼子开的兴蒙公司的阎王债是好欠的吗？看你挨板子磕响头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迪鲁瓦的声音：“我本来卖给姓丁的那个老家伙，他反了悔，我有甚么办法呢？”

蒙古包里。母亲走到郎桑身边：“郎桑，这件事情本来不能怪迪鲁瓦的，只能怪丁老头做事情不痛快。”

郎桑思索着：“我想丁老伯一定是受了姓韩的那小子的逼迫。”

“对了，我想这一定是有原因的……”金花赞同地说。

“有什么原因？”迪鲁瓦见金花插话，不由冒起火来，“我说汉人都是他妈一些混蛋！”

金花反驳道：“你不能够那么说。汉人就难道一个好人都没有吗？”

“好人，谁是好人？”迪鲁瓦瞪着金花喊道：“没有，没有！没有！从今后我再也不跟汉人来往啦，你们要跟汉人来往，我不管。我明天就要回去啦！”

丁世雄抱着一堆礼物进入，恰遇上迪鲁瓦怒冲冲要出去，忙闪身让过：“哦，迪鲁瓦……郎桑，现在的形势是太严重了。我正想找你有件事情要商量，……哦，妈妈，听说你这两天要走，我买了一点东西送给你们。”

母亲感谢地：“啊，丁先生您太客气了。”

丁世雄边往地桌上一样样放礼物，边问：“哦，迪鲁瓦，我爸爸跟你做的那笔牲口买卖怎么样了？……”

迪鲁瓦本就在气头上，一听这话，冲上去就要打丁世雄，被郎桑和金花从左右架住……

丁世雄扭过身来见状颇为诧异：“……噢，怎么啦？……”

正在这时，女邻居探进半个身子，紧张地招手：“你们快来看，快来看！”

母亲忙随她跑出去，金花、郎桑……纷纷跟出，拥在门口张望。母亲连声问：“怎么啦？怎么啦？”

郎桑朝旁边一指，众人望过去——

只见那戴破护耳帽的乞丐，正和打扮成喇嘛的济克扬说着什么

……

济克扬见已惹人注意，索性站起来，穿过被惊动围观的群众，照直朝金花家走来。

人们在蒙古包前向他施礼问好，济克扬漫应着，唯独不理睬丁世雄。他径自钻进蒙古包，坐在毯子上。跟着进来的母亲，向他双手呈上鼻烟壶，他嗅了一下还回……，随后，郎桑等都与之交换鼻烟壶，施过见面礼仪。济克扬揣好鼻烟壶，掏出随身自用的奶茶碗。金花忙给他舀一勺奶茶斟满。济克扬喝着茶，斜睨着丁世雄：“咦，你是什么人？你跑到我们蒙古人住的地方干什么来的？”

丁世雄平静地：“我是来看我的朋友郎桑的。”

“你看他干什么？”

“我想跟他谈一谈……”丁世雄蹲到济克扬面前，有礼貌地回话。

“哦，谈一谈……，谈些什么？你说！”

丁世雄站起来：“咦，你这么盘问我干什么呢？我又不是来看你的。”

“哼！瞧你这个样就不像个好人！你说你是来看郎桑的，你骗谁？你想骗我吗？我看你倒不是来看郎桑的，恐怕你是来看郎桑的妹妹的吧！”

“胡说！”丁世雄怒视着济克扬。

“你以为我是在胡说吗？哼，你还想欺骗我！”

金花忍不住地说：“他真是我哥哥的好朋友！”

母亲也说：“是的，他的确是来看我儿子郎桑的。他的确是我儿子的好朋友……”

丁世雄见母女说和，便又蹲下了。

“好朋友？哼！你们不必为他辩护。汉人还会跟咱们是好朋友吗？哼！你们瞅他那鬼头鬼脑的样子，一眼就看出来不是个好东西！”济克扬气势汹汹斥骂着，腾下子站起来，咄咄逼人地指点着丁世雄：“我们蒙古人这些年来受你们的气也受够了。你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我们蒙古人要把你们这些家伙杀一个干干净净的！我是一个出了家的人，不好跟

你动手。可是我敢相信，我们有血性，有骨气的成吉思汗的子孙，一定会有人要了你这条狗命的，你等着瞧吧！”他把奶茶碗揣到怀里，冲出蒙古包。

蒙古包外，聚集着闻声而来的群众。不知何时，一辆带篷的马车已停在门前。众见济克扬出来，忙闪开路。母亲和迪鲁瓦跟出来。济克扬向他们略略欠身，表示施礼了，便走向马车。赶车的人忙把车辕上的小板凳放在他脚下。迪鲁瓦躬身施礼后，扶济克扬上车坐好，又将小凳架到车辕，供他垫脚。车轮转动了……

蒙古包里。郎桑和丁世雄正谈着什么，迪鲁瓦冲进来大骂：“你这个该死的东西，现在我该要你的命了！”说着就要动手。

郎桑、母亲和金花慌忙拦挡：“迪鲁瓦！迪鲁瓦！”

丁世雄喊道：“住手！迪鲁瓦，你疯了吗？住手！”

“我们蒙古人的地方，不要你们这些汉人来往！”迪鲁瓦嚷着抄起丁世雄送来的东西，一包包摔到门外去。

母亲惊叫着：“迪鲁瓦！迪鲁瓦！”跑出去，把东西拣起，凌乱地捧在胸前，正要进包时，又与冲出的迪鲁瓦撞个满怀，迪鲁瓦一推搡，母亲跌倒，东西复散满地。迪鲁瓦大步离去。

母亲爬起，气愤中捡起这样，掉落那样，一卷布也散开，缠得她手忙脚乱，气得她索性把东西全摔到地上……

二六

金花家蒙古包外。

韩金生带人偷偷摸过来，几个牵马的人跟其后。他们绕过简陋的马栏。

韩金生蹑手蹑脚地走近蒙古包。

蒙古包内，郎桑、金花母女正在喝奶茶。

韩金生谛听动静后，朝后边打手势。

一个右眼下长肉瘤的家伙，弯腰拾起石块向马栏里投掷，惊吓马群。

马匹受惊，骚动着冲撞马栏……

蒙古包内，郎桑听到外面有动静和马嘶声，放下奶茶碗，戴上皮帽走出察看……

郎桑刚出蒙古包，韩金生和一个大个子即悄悄跟其身后，郎桑听到响动刚一回头，大个子把一件羊皮袄兜头盖脸扑下来，将他紧紧蒙住……郎桑挣扎着……跟着又上来两个人，几个人连推带搡地拖着他就走，郎桑奋力扒开皮袄喊道：“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但随即又被捂住脑袋……

母亲和金花隐约听到外面的喊声，不安地相互对望了一下。母亲预感不测，忙跑出蒙古包，只见——

韩金生和几个匪徒，已将被捆绑的郎桑横在马上，正在离去。

“你们干什么？喂，郎桑！郎桑呀——”母亲惊叫着扑了过去，“强盗！强盗！……”

几匹马越跑越远，母亲呼叫着不知所措，猛醒地转身朝回跑，呼叫邻居：“救命啊！救命啊——！”一个趔趄跌在地上……

邻居们闻声纷纷跑出蒙古包，奔到母亲身边，七手八脚地扶她坐起来。母亲上气不接下气地哭诉：“我的孩子让他们绑去啦！你们赶快救救我的孩子呀！……”

二七

“……公爷，公爷！求你救救我们吧……”母亲哭诉着。这已是在公

爷府室内。金花和迪鲁瓦搀着她。“请你想法把我的儿子放回来吧。没有儿子，我是活不下去的呀！”

母亲说着给公爷跪了下来。

博克登保公爷盘腿坐在炕上，木然地：“我知道了。我，我知道了！”

金花施礼后跪下哀求道：“我们一家子，全靠着我哥哥郎桑过活的，要是他找不回来，要我们怎么活得下去呢？”

博克登保公爷仍然木然地：“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站在一旁的罗尔姬娜帮着求告说：“公爷，郎桑是在你的旗下失踪的，你应该赶快替他们想法子，把他找到才好。”

博克登保还是木然地：“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母亲擦着泪水：“要是没有了儿子，我是活不下去的，公爷。”

“哦，你们先回去吧。”公爷对跪着的金花说，“我一定很快地给你们查一查，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叫罗尔姬娜给你们报信的。”

金花慢慢站起来。

二八

公爷府门前。

金花和迪鲁瓦搀着母亲走出。金花毅然地：“妈妈，走，我们去找丁世雄丁先生去！”

迪鲁瓦一听便冒火：“哼！你们又要找那个姓丁的小子去是不是？妈的，你们去你们的好了，我不去！”说罢，赌气地跑开了。

母亲连连叫：“迪鲁瓦！唉，迪鲁瓦，迪鲁瓦！”

迪鲁瓦头也不回地走去。

二九

丁世雄家。简陋的几间泥棚屋子。

丁世雄正召集蒙汉乡亲们开会。土炕上，围着小炕桌，坐着丁世雄、

柳德三和一个穷喇嘛；丁有财叭嗒着小烟袋坐在炕角。地上，或蹲或站，有十来个要被抓丁的人，专注地望着丁世雄，听着他激情的讲话：

“诸位同志，这几天我们这个地方闹得不像话。我们只有跟他们拚去。只要我们不愿意安安份份做一个顺民的话，那就不论怎么样，我们也是有办法的！我们的敌人，强迫着我们去打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为什么不去反抗他们呢？我们为什么不掉转枪口向他们去瞄准呢？”

“据我晓得，这几天就有七、八个人不见了……”一个蒙族青年说。

“就是咱们喇嘛，也有被他们绑去了的。”穷喇嘛愤愤地说。

“他妈的，这还成一个什么世界呢！”有人骂道。

突然，屋外响起狗吠声。

丁世雄敏捷地跳下炕，冲到屋门前；其他人相互交换目光，紧张地注视着风门。

门，开了，原来是母亲和金花。母亲一见丁世雄，忙不迭地说：“丁先生，丁先生，不好了，不好了！……”

“丁先生……”金花叫了一声还没说下去，丁世雄顾不上回答，连忙握住母亲的双手摇着：“怎么，妈妈，又出了什么事情了吗？”

“唉！”母亲叹道：“郎桑今天给人绑去了，就在我们帐篷的外头。也不知道给谁绑去了。这可怎么办哪！”

“哦，有这样的事吗？”丁世雄思虑着。

“丁先生，您快给我们想想办法吧！”金花恳求着，“要是哥哥老不回来，我妈怎么活得下去呢？”

“我想，这一定是我们的敌人干的。哦，妈妈，你请放心好了，我们这些人一定会想办法把郎桑给救出来的。”丁世雄环视着屋里来开会的人，想了想，转身抚着母亲肩头，“哦，妈妈，你先回去吧。”

母亲点着头。金花搀着她离开。临出门，金花回过头来：“丁先生，一切都拜托您了。哦，诸位再见。”她向大家躬身施礼。

她们出去后，狗吠声又响起，渐复平静。

丁世雄回到炕桌旁，庄重地：“诸位同志，现在的形势是太严重了。我们应当努力侦察郎桑，还有其他几位被绑的同志的下落。我们应当尽

我们所有的力量救他们出来！我们大家要去干！”

“干！”大家异口同声，宣誓一样地握紧了拳头说。

三〇

金花家。

特写：吊在火上的锅。一只手把一卷钞票放在锅前毡垫上的奶茶碗旁边。

韩金生的奸笑声。韩金生直起腰来：“哈哈，老太太，你的马肯卖给我们，我真高兴极了！我告诉你，三十八元钱一匹，这真是天公地道的价钱。”说着他又蹲下，抓起钞票塞到母亲的手里：“这是钱，请你点一点数目。关于你儿子郎桑的事情，我想一定是那些汉人，当土匪的人干的。你放心，只要我们把土匪抓住，你儿子郎桑就会放出来的。好，你的马我吆走了！……”

韩金生站起来朝外面走去……

金花急切地扑到母亲面前，摇着她的胳膊，“妈妈，不成……”

刚要掀帘的韩金生转过脸凶狠地喊道：“什么？！你说什么？你敢说什么？！”他威胁地把手按在驳壳枪匣套上，一副要拔出枪的架势。

金花吓得紧紧依偎在母亲胸前。

韩金生哈哈笑着，把枪匣往身后一甩，掀帘出去了。

金花忙站起来……

蒙古包外，韩金生解开系在拉包绳上的马缰，翻身上马后，喊道：“走，把马吆走！”

早已立在马栏边的匪徒们把木栅栏打开……

金花和母亲在门口望着——

一匹匹马嘶鸣着奔出马栏。

韩金生的随从们，骑在马上，把马群驱赶得愈来愈远去了……

金花和母亲在奔马蹄声中，全都情不自禁地向前冲了几步，眼巴巴

地无可奈何地望着自己辛辛苦苦培育的群马，竟随着一片飞扬的尘烟远去了！奔腾的蹄声敲击着她们的。

金花茫然若失的大眼睛，注视着马栏。

空空的马栏，被撞断了的绳索在栏杆柱上晃动……背景草地上，一群别人的马匹摇首摆尾，在悠闲地吃草……

金花痛苦的脸。她的眼里涌溢出泪水……她猛地捂住脸，呜咽着转身跑向蒙古包……

蒙古包里。金花蹲在母亲身边，对呆痴痴望着那卷钞票的母亲说：“妈妈，你为什么把马卖给这个坏蛋呢？”

“孩子，就是不卖给他，他也要抢走的。”母亲叹息道，“唉，让我有什么办法！”

金花呆呆地望着对面靠着毡壁的供佛小桌。小供桌上方是织绣的佛像；桌上，是一尊带莲花座的铜观音，三足小香炉里点着长明灯。金花摘下白色皮帽，理理头发，虔诚地跪行到菩萨面前，双手合十，闭上眼睛默默祈祷……但终于抑制不住心情激动，伏在供桌上呜咽着哭了起来。

母亲近前，轻轻地拍着她的背，无言抚慰。金花扬起脸，抱住母亲。母亲抚着她的头发，流下了热泪……

三一

祭奠元世祖的节日活动结束了。蒙汉同胞们临时聚居的“浩特”，呈现一片搬迁的景象。有的拆卸蒙古包，有的归整毡帐，有的在往勒勒车上装东西……

迪鲁瓦的父亲和金花抬着驮东西的鞍架，放到马背上……

在一辆勒勒车旁边，母亲哭泣着。罗尔姬娜抚着她的手劝慰说：“妈妈，别哭了。哭有什么用呢？慢慢想法子好了……”

迪鲁瓦把马牵到母亲身边。罗尔姬娜扶母亲骑上马。迪鲁瓦把鞭子递给母亲。罗尔姬娜又劝慰一直哭泣着的母亲：“妈妈不要伤心了，我

们一定会想法子救郎桑的。我在公爷面前可以打听消息来告诉你的。快不要伤心了……”

母亲点着头，抽泣地：“好的，谢谢你了，再见。”催马起步。

罗尔姬娜望着她远去。

另一边，丁有财和丁世雄正往勒勒车上捆扎木柱。

金花路过他们旁边，勒住马叫：“丁先生，丁先生！……”

丁世雄闻声迎上去。

“丁先生，我哥哥的事情，一定请您想法子救救他。”金花恳求道。

“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丁世雄沉稳地说，“不过我相信，蒙汉两族的青年一定会想法子把他救出来的。”

“谢谢您了。”金花躬身施礼，抖缰转过马去。

金花和母亲等一行人渐渐远去了。

丁有财、丁世雄和罗尔姬娜望着她们的背影。

三二

夜。

公爷府保安队驻地大院一角。

罗尔姬娜从墙角闪出，警惕地逡巡谛听周围动静。她在搜寻郎桑的下落。

忽然响起沉重的脚步声。

罗尔姬娜迅速隐入黑暗中。

济克扬和韩金生陪着—个瘦瘦的，留着一撮仁丹胡，戴着眼镜的日本鬼子走了过去。

保安队营房。济克扬等人推门进入。有人厉声喊：“立正——！”

坐在土炕上聊天的、躺着休息的保安队员们纷纷跳下炕，站得笔直。柳德三本来躺着，稍迟些骨碌爬起下炕站好……

留仁丹胡的日本鬼子走上来，狠狠打了柳德三一耳光：“亡国奴！”柳德三被打得眼冒金星，趑趄欲倒，晃了晃，硬挺着站住。

特写：罗尔姬娜的面孔出现在粗木条小窗上，窥视室内。

济克扬一脸凶相，骂道：“你们这班家伙不想活命了吗？”

站成一排的保安队员们鸦雀无声。

济克扬、韩金生尾随仁丹胡走出营房。

罗尔姬娜的脸迅速离开小窗口。

室内。柳德三气愤得胸膛起伏，脸部哆嗦着大骂：“妈的！咱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咱们真不是人！”痛哭失声。其他保安队员纷纷围住他劝慰。

室外。罗尔姬娜见济克扬等人远去，从墙角闪出，悄悄溜进营房

……

罗尔姬娜推门入室，返身关好门，向大家躬身施礼后，走到哭泣着的柳德三背后，抚着他肩膀：“柳德三，你别哭了，我全都看见了……”

柳德三看看她，忽然无从发泄地从怀里掏出小酒瓶，扬脖子就要灌，罗尔姬娜一把按住：“别喝酒！不要自己糟蹋自己。越是人家欺负我们，我们越是要反抗！”

罗尔姬娜爬上炕，坐在保安队员们和柳德三中间，继续说道：“弟兄们，大家不要难过，忍住了我们的眼泪，等待着报仇的机会。只要我们蒙汉同胞团结起来，我们抱定了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决心，等到有一天把我们的枪口转过来对着日本鬼子，那就是我们报仇的时候！”

三三

公爷府。

穿着喇嘛经衣的济克扬匆匆穿过套间，向内室走去。韩金生在他身后叫着：“博克登保公爷！博克登保公爷在哪儿？……”

罗尔姬娜听到喊声，悄悄跟在他们后面。

济克扬和韩金生进一内室后，韩金生伺候着济克扬换穿戴。济克扬脱去黄色喇嘛经袍，露出一身军装和腰间缀满子弹的武器带，斜挎的手枪……

窗外。罗尔姬娜吃惊地瞪大眼睛……忽然传来脚步声。她急忙退身，隐藏起来。

室内。济克扬一边脱靴子一边问：“司令部要你备的马办齐了没有？”

韩金生递过要换的靴子：“还，还没有办齐……”

“饭桶！你真不想活了？我看你怎么交差去！”济克扬骂道，“买不到就不好去抢吗？限你七天，一定给我办好！”

博克登保公爷推门入室，相互躬身施礼后，济克扬问：“博克登保公爷，怎么样，总司令部要你抽的壮丁你都抽齐了没有？”

公爷面呈难色：“这很难办，这很难办呀！”

“难办，难办，什么事到了你手里都难办！”济克扬穿好靴子站起来，接过韩金生递过的黑斗篷，“总司令部又来了急电催啦，看你怎么样交差呢，赶快去他妈办哪你！”

公爷诺诺地：“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济克扬系着斗篷叫：“韩金生！”

“有！”

“这几天抓的抗日分子问过口供了没有？”济克扬扭脸问。

韩金生惶惑地：“没，没有呢。”

“混蛋！你们干什么呢？为什么不用刑呢？好，我去！”说着，济克扬转身就走。韩金生和公爷跟在后边。

“真难办，真难办！”公爷自语地说。

济克扬停住脚：“哼，又是难办！亏了你们还有脸跟我说。我可没有脸去跟司令部说去！”又对韩金生骂道：“混蛋！你们这些家伙全是饭桶！我自己去问，看他招不招！”

他们出室。

外室。罗尔姬娜机警地很快退身，隐藏在供桌后面，须臾，济克扬等人走过去。

特写：罗尔姬娜在供桌下思索的脸。

院里。济克扬等人走出。济克扬又用黑围巾蒙住脸。他们上马，带着几个亲随骑手，向外跑去……

三四

公爷府城墙下。罗尔姬娜牵着一匹马，纵身跃上，疾驰而去。

三五

济克扬、韩金生一行骑行在草滩上。

他们来到龙王庙——孤零零坐落在草滩上的，近于颓败的一片建筑的门前，翻身下马，系好缰，走了进去。

三六

罗尔姬娜挥鞭催马，奔驰在草滩上。

三七

龙王庙牢房。

长长的殿堂用粗木隔成一长排笼子似的牢间。在木笼外宽敞的地方，摆了许多拷问犯人的刑具。

济克扬和韩金生进入时，郎桑已被紧缚双手，系着绳索，正待吊起。在他脚下，一盘炉火跳着火舌。

济克扬冲到郎桑面前：“郎桑，你们想造反吗？赶快把同党给我招出来！”

“你说什么？我不懂！”郎桑扭过脸去。

济克扬吼道：“哼，给他把衣服脱下来，吊起来！”

“是！”几个打手拥上……

三八

龙王庙外的草滩上。

罗尔姬娜见岗哨在龙王庙门前走动，她翻身下马，把马牵到一个低洼地，用一块大石坠住马缰后，快速离去……

三九

牢房后面，刚刚高过牢房屋顶的短墙下，罗尔姬娜听着拷问声，弯腰悄悄摸过来。她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向牢房后窗望去。

透过牢房后窗的镜头：郎桑被剥光上身，悬空吊在房梁下；一盘炉火在他脚下熊熊燃烧着……

打手的喝问：“吊起来，招不招？”

牢房内。济克扬扬起脸狞笑道：“郎桑，你听信了丁世雄的话，鼓动

你们蒙古人来反对我们，你知道你的罪吗？赶快招出你的同党，我可以放了你，还可以重用你的……”

郎桑愤怒大吼：“滚你的！”

济克扬的声音：“看你的样子倒好像是个英雄好汉。可是你曾看见，在你的身旁摆着什么东西吗？……”

特写：熊熊的炉火。火中的铁链子已被烧得泛红……

“嘿，就是铁打的身体，恐怕你也受不住这火链的味道吧？”济克扬得意地笑起来，“哈哈，……喂，你到底招不招？”

特写：火中铁链被一铁钩子钩住在晃动……

“不！”郎桑坚定的声音。

“上！”

“是！”

特写：铁钩子钩动火红的铁链……

木笼里的囚犯们，在木栏后都睁大眼睛……

特写：烧红的铁链烫进郎桑的后背……

郎桑咬紧牙关发出的呻吟声。

特写：郎桑极力抑制巨大痛苦，但终不免痉挛的脸淌汗如雨……

郎桑颤栗着扬头又低头，终于晕厥，垂下脑袋……

在墙头窥视的罗尔姬娜，见郎桑惨遭非刑，不禁悸动，不小心碰落一块碎砖，发出声响……

牢室内，济克扬和韩金生都被惊动，仰脸望着小窗，韩金生拔出手枪，侧着头朝后窗外观看……

罗尔姬娜紧张地捂住胸口，蹲在墙下。忽然，她的目光被吸引住

一只猫贴着墙根看着她。

她轻移几步，抱起猫，送到墙头上。

这只傻里傻气的猫在墙头甩着尾巴。

牢室内。韩金生缩回脑袋，脸色舒缓下来，一面把枪放回匣内，一面对济克扬学了声猫叫。济克扬也把手枪插回套子里。

墙根下，罗尔姬娜瘫了似地，静息片刻后，哈着腰，贴着墙根迅速离开了。

四〇

罗尔姬娜策马飞奔……

四一

丁世雄家。

罗尔姬娜滚鞍下马，正要往带荆条树围的小树上系缰时，丁有财迎上，她顾不上多说，只叫了声“丁老伯”，便递过缰绳，径自跑进屋里，气喘吁吁地说：“丁先生！丁先生！我来报告你一件事情，我，我，我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个坏蛋济克扬，他把郎桑关在公爷府西边的那个龙王庙里在拷打呢！”

“济克扬？！济克扬不是蒙古的喇嘛吗？……”坐在炕头擦枪的丁世雄一听愣住了。“哼，这些假装慈悲的禽兽！总有一天会落到我们手里的，我一定要喝他的血！”

“丁先生，那我们得赶快想法子救郎桑啊！”

“好的。那么你快通知他家里一声吧。”

“好，那我先去了……”罗尔姬娜走到门边又停住，“不过丁先生，你也得当心才好哇！”

“谢谢你，姬娜。”丁世雄笑了笑，“我们随时都在准备着，你放心好了。”

丁世雄把她送到院里，抢上几步解缰牵马，罗尔姬娜乘马快速离去。

四二

罗尔姬娜在夜色中纵马飞奔……

四三

金花家。

罗尔姬娜把马系在勒勒车边的拴马柱上，冲进蒙古包：“妈妈！妈妈！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郎桑有了下落啦！”

围在火塘边的母亲、金花和迪鲁瓦都被震惊得“啊”了一声。母亲扑到罗尔姬娜面前：“啊，什么……真的吗？在哪儿哪？”

罗尔姬娜攥住母亲双手：“关在公爷府西边的龙王庙里——就是那个鬼子特务机关的土牢里头。我已经告诉丁世雄丁先生啦，他叫你们赶快去找博克登保公爷，请他想办法去救郎桑哪！”

迪鲁瓦本来露出喜色的脸，顿时变阴沉了，腾下子跳起来，走了两步说：“我不去！又是什么丁先生、丁先生的！他老说很有办法，那么他为什么不去救郎桑呢？”

金花也站起来：“迪鲁瓦！你怎么啦？”

迪鲁瓦“哼”了声，扭过脸去。

“不能够因为你恨丁先生，就不去救郎桑啊！”金花说。

罗尔姬娜坐到火塘边，慢慢劝道：“迪鲁瓦，丁先生是我们的同胞，不是我们的仇人。我们大家的仇人是鬼子。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去救郎桑要紧。咱们赶快的去罢！”

“去吧，迪鲁瓦！快去救郎桑，快去救我的孩子吧！”母亲带着哭音恳求道。

四四

特写：穿着黑缎面厚底鞋的一双脚在地毯上走着。

博克登保公爷的声音：“叫我有什么办法呢，叫我有什么办法呢？……”

镜头拉开。这是在公爷府客厅里。

博克登保咕哝着常挂在他嘴边的话，来回踱步，他坐到八仙桌边的瓷鼓凳上，抬眼只见金花母女、迪鲁瓦和罗尔姬娜等人都注视着自己，烦躁地说：“你们都走吧，别在这儿废话！”

金花不理睬地自管问道：“您向旗里查过了没有？”她走到桌前。

博克登保不耐烦地：“查过啦！”

“查到下落没有？”

“怎么会有下落呢！”

“可是我们知道，郎桑是关在公爷府西边的龙王庙里的。”金花壮着胆子说。

“谁说的？！”博克登保吃惊地慌乱起来，“不……不见得吧，不，不见得……”

站在公爷身后的罗尔姬娜说：“有人看见的，难道还会是假的吗！”

博克登保斥责道：“你懂得什么？你胡说！”

吃透公爷昏昏庸庸脾气的罗尔姬娜仍然说了下去：“我说，鬼子在我们蒙古地方闹得也太不成话了！”

“胡说！你懂得什么？！”博克登保拍了下桌子，有些发怒地喝道，“要是有什么办法的话，难道我自己还不想办法吗？”

罗尔姬娜后退一步，看了看金花……

正厅月亮门一侧，不知何时溜进来偷听的韩金生。济克扬也蹑手蹑脚凑上来。他们扒在门边窥看着厅堂里的情景……

金花又近前说：“可是公爷您想，您叫我们旗下的老百姓怎么活得下去呢？”

“叫我有什么办法呢？叫我有什么办法呢？”博克登保站起来，挥着手，“你们还是赶快地走吧，别在这儿废话！”

济克扬附在韩金生耳边说着什么，韩金生频频点头。

博克登保起身欲回后室，金花和罗尔姬娜无言相视。迪鲁瓦垂首，满脸烦怒。

金花搀着母亲向外走去，迪鲁瓦跟在后面。罗尔姬娜送出。

四五

丁世雄家。

父子俩对坐在炕桌边。桌上摆着砚台，丁世雄正用毛笔写着什么；丁有财抽着烟袋锅，戴着老花镜，默默喷着烟……

忽然响起狗吠声，愈来愈紧。

丁有财警觉地下炕，凑到门边向外窥看后，招了招手，丁世雄急忙跳下炕，凑在老人身边，从门缝里观察着动静……突然他从毡靴筒里抽出一把手枪，丁有财赶忙按住他胳膊，指点着后窗，丁世雄一看——

后窗上有个背枪的黑影在晃动着。

丁世雄冲着黑影举起手枪，丁有财急忙压下他的枪，推他进入里间屋，急中生智地扒开一堆羊毛，让他跳进去，又堆上羊毛，把丁世雄藏在大柜里。

门外，韩金生已摸到屋门前，他摆摆手，叫拿枪的两个保安队员在墙角预伏下来。

室内，丁有财藏好儿子，打量一下四周，忙跳上炕，取下挂在墙上的

步枪，把枪裹在被子里，又将被子理平顺，然后坐在炕桌边抽着小烟袋，若无其事地拿起毛笔消遣地画起画来……

韩金生提着手枪闯进屋里：“噫，丁老头，你在这儿！……”他走到炕桌边，好奇地盯着桌上——

特写：炕桌上的白纸上，画着单线勾出的一条狗；丁有财的毛笔正在画最后一笔，连接好狗尾巴……

韩金生扫兴地收回目光，又问：“丁世雄在家吗？”

“啊，他不在。”

“他妈的，他也是壮丁，为什么不去报到？！”

“哦，他已经去报到了。”

“真的？”

“怎么敢说谎呢。”丁有财扭过身来，用烟袋指原来挂枪的界间墙：“枪都拿着走了。”

韩金生狐疑地想了想，说：“我不信！”回身对几个保安队员一挥：“搜！”

几个保安队员翻橱开柜地搜起来……

一个保安队员冲到里屋，用刺刀挑动炕上收购的皮毛货，看见炕边的堆着羊毛的柜子，便狠狠地将刺刀戳了进去！

特写：羊毛堆里的丁世雄的脸前，几乎擦着他的鼻子，插下来的刺刀；丁世雄瞪大眼睛，屏住气息，不敢稍动，刺刀抽了出去。

保安队员喊了声：“没有！”

韩金生恶狠狠地说：“老子呆会儿再来。要是见了丁世雄，就要你的狗命！走！”

几个大兵跟着他离开了。

见韩金生走远，丁有财才跳下炕，从窗缝里看了片刻，确信没了危险，一边说着“好了好了，已经走了”，一边来到里屋，扒开羊毛，让丁世雄出来。

丁有财又跳上炕，从被子里取出枪，挂到墙上。

丁世雄把一直握在手里的手枪插进毡靴筒里，坐在炕沿。丁有财也

坐下，端起炕桌上的陶壶刚要倒水……

外面突然又响起狗叫声，愈见激烈。

丁世雄从左靴筒里抽出手枪，跳下炕，几步窜到门前，侧身门边，用枪瞄着门缝……

狗吠声更急。自远而近，传来一个人唱唱咧咧的声音；近了，才听出唱的是京剧《乌龙院》：“一步步儿啊，来至在，乌龙院……咯儿哩咯儿嚙，吠！大姐——！开门来！……”

丁世雄松了口气，关上大机头，垂下枪。

柳德三晃晃悠悠地推门进屋，他已让酒灌得晕晕乎乎了。丁世雄叫着：“柳德三！”他并不应，又唱起小调来：“我同我的大哥到凌河，凌河里头一对儿鹅，前头的公鹅吱儿嘎儿叫哇，后面我的妹妹叫哥哥……呃——”柳德三打着酒嗝，摇摇摆摆地走到炕前，把手里卡着的细脖子小酒壶搁到桌上……

“柳德三，你看你醉成这个样子！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还天天喝得这么昏昏沉沉的，啊？”丁世雄斥责着，随手把枪又插进靴筒里。

柳德三望着走近的丁有财和丁世雄咕嚅道：“啊，我没有醉，我没有醉！……我没有醉……我把你们认得都很清楚……你，你是丁世雄，你，你是丁老伯……你是他的儿子，我没有醉……”他忽然大叫起来：“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的东北人！”

丁有财抚着柳德三肩膀说：“哦，德三，我知道你没有醉。你躺下来歇歇吧！”

柳德三摆着手，不肯躺下：“老伯，我谢谢你。我没有醉。我不要躺，我要说话，我要说话！我不是中国人，我不配做中国人，更不配做一个中国的东北人！……九年前的一天晚上，我的爸爸是怎么死的？我的妈妈是怎么死的？！还有我的姐姐、妹妹，不都是给日本鬼子杀死的吗！”

柳德三说着呜咽着哭了起来，十分痛心。丁世雄不禁同情地抚着他胳膊说：“柳德三，轻一些。我知道你是很难过的。”

丁有财说：“德三，你听见了咱们就活了。”

柳德三突然情绪爆发地：“他妈的，我不是人，我是狗！一家的仇不能报，我是狗，我是狗——！”

丁世雄为了让柳德三酒劲消散，一把揪住他脖领子，威吓地说：“柳德三——！你再胡说，我就揍死你！”

柳德三却不理睬地说：“你揍死我好了，揍吧，你揍死我我也要说话。我不是人，我是狗！从前当过义勇军的人，现在却跑到这儿来做保安队！过两天日本鬼子还要叫咱们中国人去打中国人！”说着，放声哭起来，激动地撕扯着衣服：“我不是人，我是狗哇——！……”

丁有财和丁世雄知道柳德三的酒劲儿又来了，赶忙把他推倒在炕上，垫上枕头，扶他躺好。柳德三脑袋一沾枕头，咕嘟了句什么，就睡过去了。丁有财拉过被子给他盖……

狗叫声！

丁世雄奔到门前，未及开门，金花便一头撞进来：“啊……丁先生，丁老伯！”她躬身施礼。

丁世雄想了想，说：“金花，郎桑的事情怎么样啦？公爷怎么说呢？……怎么，公爷也不替你们想办法吗？”

“别提啦，他还有什么办法！我现在只有希望您啦，丁先生……”

两人说着走进堆皮毛货的小里间屋。

“请你放心好了。也许一两天以内，我们会把你哥哥给搭救出来的。”

“用什么方法搭救他呢？”

“哦，……请坐吧。”丁世雄请金花坐到炕上，说：“我想，我们一定会有法子把你哥哥给救出来的。”

“我该怎么样的感谢你呢？”金花看着丁世雄的眼睛，脉脉含情地说。

“那，那倒用不着，这是我们的责任……”丁世雄躲闪着金花的目光，“嗯，迪鲁瓦呢？”

“他？他不肯到这儿来！”

“那是为什么呢？”

“你还不知道吗？他要杀你呢！”

丁世雄不以为然地笑笑：“杀我？其实我倒不怕他杀我，我倒是怕他恨我。”

金花思索着他的话，哀怨地说：“我不懂，你的胆子为什么那么小呢？我现在倒要问问你，你究竟对我怎么样？”说着，她拉他坐在身边。

丁世雄坐到炕边，稍稍挪离开些，说：“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问这样的话呢？我们不是很好的朋友吗？”

“你别瞎扯！你究竟爱不爱我呢？”

“迪鲁瓦不是很爱你吗？”

“他是他的事。你呢？你快说！”

“我……”

“快说！”

“我，我……我实在是不敢爱你……”丁世雄泄气地说，垂下头，不敢看她。

“喂，为什么不敢呢？你……”金花叹息着，忽然，一种感到自尊受到伤害的又气又恨的心情，使她恼怒爆发，她一撩袍襟跳下炕，“你这个胆小的东西！”

丁世雄愣住了，眼睁睁看着她要冲出里间屋，见她快走出去时，他才抢上几步，扳住她肩头：“慢着，金花，我派人送你好不好？”

金花迟疑极短的片刻，擦开了世雄的手：“用不着啦！”拔脚跑了出去……

“金花！金花！”丁世雄叫着，追了两步又顿住脚，想了想，感到自己追出去不合适，便走到外屋炕前，推摇着酣酣而睡的柳德三：“柳德三！柳德三！……”

四六

丁世雄家。

柳德三正向坐在炕上的丁世雄和站在炕前的迪鲁瓦激动地叙述

着：“……我追了出去，那个时候，她已经上了马了。我连忙叫：‘金花！金花！你慢点儿走，丁先生叫我送你回去。’可是她不理我，她骑着马就跑了，我在后边追，我还没有追得上，她的马已经跑到屋外边那个崖上了……”

随着柳德三的叙述，出现的画面：

柳德三穿着皮大氅，敞着怀，跌跌撞撞地从丁世雄家的茅屋里跑出来，睁大眼睛寻视着……

金花已骑上马，掉转马头，打马跑去……

柳德三跑入画面。金花已跑远。柳德三大叫着，招呼金花。金花越来越远的背影……

柳德三的画外音在继续：“……我看见有几个人骑着马跑出来把她围住了。一个人拿着一件皮衣服把她的头蒙住了，又把她绑上了马去，连她的马也给牵走了，我一看事情不对，我就跑上前去看看是谁干的……”

与上述叙述同时出现的画面——

金花的乘骑，被突然从红柳丛挡着的沙窝里冲出的几匹马团团围住，其中一匪徒在金花身后抡起一件羊皮袄，劈头蒙住她，接着其他匪徒拥上，把她捆绑后横放到一匪徒马背上；另一匪徒牵着金花的马……。在进行这一切时，韩金生跳下马，在一旁指挥，见众匪把金花绑走，他伏在一羊栏旁的荆条丛后边……

柳德三拚命跑着追上来，刚刚拐过羊栏，韩金生跃出，用手枪柄朝他后脑一击，柳德三颓然倒地。韩金生收好枪，解下系在羊栏上的马，骑上离去……

众匪徒押着被绑的金花，顺着沙梁骑行……

柳德三的画外音：“……刚一跑到羊栏边上，就有一个人在我脑袋上敲了一下，我就昏了，倒在地上，眼睛发花，看不清楚……”

柳德三苏醒过来，恍惚地向四下望着，忽然他瞪大眼睛——

韩金生正骑马追赶众匪……

柳德三爬起来，拾起皮帽戴上，一脸震惊神色，扭头朝回拚命跑

……

“后来，我醒了转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韩金生，是韩金生这小子领头干的！我想追上去，可是我身上没有武器，又没有马，他们的人又多，他们的人又去远了，我就跑，跑，跑……”

画面回到了世雄家。

柳德三的声音：“……我没有办法，只好慌慌张张地跑回来告诉你。”

被柳德三的叙述燃起怒火的迪鲁瓦，手里攥着一把腰刀，气愤得颤抖。

丁世雄说：“迪鲁瓦，你听见了没有？现在不是我们弟兄打架的时候了。我们应当联合起蒙汉的同胞，去搭救金花、郎桑，还有其他受难的同志啊！”

迪鲁瓦点着头，满脸醒悟和愧疚神色，把腰刀插进皮套里。

四七

龙王庙。

门前石台上站着持枪的岗哨。

从门侧的院墙上，一拿枪的蒙胞偷偷翻越过来，躲在门洞外的死角，扔出一块砖头。

岗哨闻声走出门洞，为蒙胞击毙。

另一蒙胞越过墙头，冲进龙王庙大门，将门内的岗哨打死……

丁世雄在墙后出现，举起驳壳枪指挥着起义的人们……

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大作。

埋伏在龙王庙外草滩洼地上的骑手们，见到信号，纷纷举枪跃马冲击前进……

马队驰进龙王庙大门……

两名保安队员慌慌张张冲进牢房，反身欲关牢门，用肩膀拚命顶扛大门，追击上来的起义者们推撞，牢门来回晃动，……一狱头跑上台阶，死命地推着两保安队员后背，但终于抵挡不住，牢门倏然被冲开。一保安队员被击毙。

起义者涌进牢房甬道，用枪逼住敌人。

狱头恐慌地后退着，靠在牢间木栅栏门上，举起手枪欲反抗，但被身后的“囚犯”从木栏间伸手将其胳膊紧紧搂住……一起义者冲过来，抡枪把他打倒……

各牢间门前的狱卒也都被起义者打倒……

被囚禁的蒙汉同胞和起义者们相对欢呼……

迪鲁瓦冲到一牢门前，见铁锁挂门，顺手从旁边抄起一柄给犯人钉铁镣的铁锤，抡起来，狠狠砸落铁锁。

囚犯们涌出牢门，郎桑和一个喇嘛首先冲出，他们和起义者们欢呼拥抱……

一起义者拿着钥匙挤过来，迪鲁瓦接过钥匙亲自为郎桑开锁。

特写：郎桑腕上的铁锁，被打开了。

丁世雄赶过来，为郎桑取下手铐和套在脖子上的铁链；迪鲁瓦为他戴上一顶皮帽。

众簇拥着丁世雄、迪鲁瓦、郎桑，向外面走去……

龙王庙院内。被解放的蒙汉同胞和武装起义的人们欢呼不断。丁世雄爬到短墙上，喊着：“诸位同胞！诸位同胞！……”

欢呼声平息下来。丁世雄演说道：“你们大家看，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就会有力量。现在，我们虽然救出了郎桑和其他被难的同志，我们应该集合更多的同胞，发生更大的力量。所以，不论是蒙古同胞也好，汉族的同胞也好，我们应该争取更多的人团结起来，去打倒日本鬼子！”

欢呼声不绝。

人们纷纷翻身上马，高举着长短枪支，欢呼着离开龙王庙……

四八

某蒙汉同胞聚居的小村村头。

几个老乡正在修理大车，丁世雄骑马跑到他们身旁，说着甚么……老乡们跟在他马后跑进了村子……

丁世雄沿村街号召着喊着甚么，蒙汉同胞们听后纷纷各跑回土房，取出枪，跟着他跑向另一处……

四九

公爷府。

济克扬一步步逼近金花。金花后退到靠墙的紫檀木茶几和太师椅边。济克扬兽欲发作地一把拧住她的手：“像你这样的蒙古女人难道还怕羞吗？”

金花挣脱他的手，斥骂道：“滚开！你这个强盗，你还能算我们蒙古人？！你为什么把我绑来？！”

济克扬狞笑着：“我告诉你们蒙古人，我就是大、日、本、人！”

“啊！你……你原来是个日本鬼子！”金花大为惊骇，哆嗦着向后退，向后退……突然猛地撞过去，济克扬一翘起，金花利用这一瞬，飞快冲出门去。济克扬紧紧追赶，在正厅月亮门边，把她揪住……金花挣脱跑掉……

金花穿过侧门，跑入一室，济克扬追上，欲搂抱，金花推挡不支，济克扬把她逼到炕边，金花奋力抗拒，在坐到炕沿时猛地用脚蹬开济克扬，借劲跳到炕上，济克扬狞笑着逼上，金花连忙躲到炕桌后，又移到炕角……济克扬又凑近，金花抡臂打济克扬，一闪身跳下炕，济克扬从后揪住，又为金花挣脱……

草滩上，起义的武装蒙汉人马分三路奔驰而来……

骑在马上起义者纵马飞奔……

公爷府室内。

济克扬又把金花逼到炕边……

骤然响起了紧急号声。跟着枪炮声大作。

济克扬吃惊地“啊”了一声，连忙放开金花，跳上炕，趴在拼花窗棂上向外观望；金花也趴在窗上……

公爷府一角，保安队员们纷纷从小门跑出，提着枪跑上城墙……

济克扬慌忙跳下炕，随手拔出腰里的手枪，用枪管捅开另一扇窗子的窗纸，紧张地观察外面情况……

院内，保安队员们忙乱地向城堡上搬送弹药等备战物资……

草滩上，武装起来的蒙汉同胞，一一乘马飞驰而过……

城下。一蒙胞在马上托起长枪，向城头射击……

城头。留仁丹胡的戴眼镜的日本鬼子，在城垛后向城下射击……

城头一角，韩金生挥舞手枪，叱骂着指挥保安队员……他开枪向城下射击……

一起义蒙胞被击中跌下马……

郎桑一侧身，奋力向城里扔出一只手榴弹。

手榴弹在公爷府院内一角爆炸，两个保安队员在尘土飞扬中被炸死；拴马柱前的几匹马，不安地嘶鸣。

郎桑又扔出一只手榴弹……

手榴弹在城头爆炸，硝烟中倒下几个保安队员……

尘烟弥漫中，有的保安队员仓皇逃下城……

尘土飞扬，疾驰的马蹄。大队蒙汉同胞起义队伍，扑向公爷府……

五〇

公爷府城门外。

柳德三带着一个保安队员迅跑来，七手八脚抬起大柱子，顶住城门外，又指挥队员上城……

罗尔姬娜跑过来，拉住正要奔上城的柳德三。柳德三惊叫道：“罗尔姬娜！你来干什么？”

“你在做什么？”罗尔姬娜把他拉到城墙死角处。

“奉命把守城寨！”

“外面是什么人？”

“外面是迪鲁瓦和郎桑他们！”

“难道你愿意自己杀死自己人吗？难道你忘了被敌人打嘴巴子的事吗？你不是说要报仇、报仇、报仇的吗？！”

柳德三听着罗尔姬娜的话，不禁摸着挨过打的脸颊，想了片刻，突然狠狠地一挥手：“对！他妈的……弟兄们，来！把城门打开！”

柳德三带领几个跑过来的保安队员，率先抱起顶门大柱，用肩膀顶扛，正要开城门时——

城头上，戴眼镜的日本鬼子向柳德三瞄准射击。

柳德三左胸中弹，摇摇欲倒，但左手仍抱着顶门大柱，他往前一扑，趴在柱上……他硬挺起身体，咬着牙，拔出腰间的长柄手榴弹，一拉弦，奋力掷向城头！

戴眼镜的日本鬼子慌忙缩下身子，“轰”的一声，手榴弹在他身旁炸响，尘烟冲天……

柳德三又奋力扔出一颗手榴弹……

趴在城头，显然已被炸伤的戴眼镜的日本鬼子，在又一声爆炸中，慢慢滑了下去……

柳德三望着城头欣慰地笑了，但随着一晃要跌倒，他挣扎着移动几步，靠在城墙角，挥着手……罗尔姬娜会意，赶忙领头撤顶门大柱，几个

保安队员一拥而上，用力搬开大柱；罗尔姬娜飞快拉开城门铁闩，其他人把沉重的城门向两边打开……

起义的蒙汉同胞骑士们，迅疾地涌进城门……

保安队员向冲进的同胞举枪欢呼……

罗尔姬娜喜悦地向起义同胞招手……

起义队伍的人马继续涌进城门……

负伤倒地的柳德三，被欢呼声震醒，他捂着伤口挣扎着坐起，勉强举起右手，无力地摆动着，脸上浮现微笑……他的右手颓然落下，向后一仰，牺牲了。他的脸上是平静的笑容……

五一

韩金生逃下城……

他在公爷府院内惶恐逃奔……

郎桑端枪在后面追赶着仇敌……

韩金生拐进院落一角，飞身跃上早已备好鞍的一匹马，未及掉过马头，郎桑赶到，举枪射击！

韩金生后心中弹，直挺挺地跌落马下，仰面朝天死去了。

五二

室内。金花和济克扬还在搏斗着。金花愤怒的脸。她转身抄起炕头边桌上的一个瓷罐，朝济克扬狠狠砸去！

济克扬吃惊的脸向旁边一闪……

“砰！”瓷罐砸到墙上碰得粉碎。

济克扬退身一角，举起手枪朝炕上的金花连连射击。

金花连中二弹，捂住胸口扑倒炕上，但她挣扎着，奋力提身，为的是用仇恨的目光怒视眼前的死敌；她张了张嘴，似乎是想最后斥骂敌人，但已发不出声音来了……听着外面愈来愈激烈的迫近的枪声，她的脸

上露出胜利的笑容，身子一歪，颓然倒下……

丁世雄冲过来，一脚踢开门。

济克扬一惊，转过脸刚要提枪射击，丁世雄的枪已开火了，“砰！砰！”两声，击中济克扬的大腿。济克扬一声怪叫，身体一歪，手中的枪虽接火，子弹却打飞，他朝前踉跄着冲了几步，刚刚扬起脸，丁世雄照准他胸口又连发两枪。

济克扬一侧身子跌倒在地毯上，手攥伤口处的喇嘛袍，愈攥愈紧，脑袋一歪，死去了……

城上的保安队员纷纷溃逃下来……

迪鲁瓦提枪跑过来，告诉丁世雄一句什么话，二人向外跑去……

五三

在蒙汉起义同胞站满城头、挤满公爷府大院，举枪胜利欢呼的画面上，叠印字幕，响起雄壮的歌声：

蒙汉青年，团结起来！

我们是朋友兄弟，

不是冤家仇敌。

公爷府院内一角。罗尔姬娜和乘马前来的金花母亲紧紧拥抱。金花母亲下马，和罗尔姬娜紧紧握手。迪鲁瓦的父亲和丁有财在旁边高兴地笑着。

拿起我们的武器，

组成铁的队伍，

齐向日本强盗前进！

身负重伤的金花，艰难地睁开眼睛，似在倾听歌声……

日本强盗，野蛮猖狂，

金花挣扎着向炕边移动，一点一点下了炕……

夺去了东北领土，

还抢蒙古地方，

金花摇晃着身体，颤颤欲倒地移动着脚步……

我们不愿国破家亡，

就团结奋起，

金花趑趄着扶住一张檀木桌，稍喘口气，又顽强地向门外移步，终于挪到门边。她靠在门框上，倾听着雄壮的歌声，渐渐振奋起来，继续一步步向外移动……

争取民族自由解放，

抗战团结，越战越强，

我们要收复失地，

不分男女老幼，

金花扶着院墙，移动着……终于不支，顺着墙角慢慢滑了下去……

不论中原边疆，

齐把强盗赶出鸭绿江！

蒙汉青年，团结起来，

我们是朋友兄弟……

在歌声重复过程中：

金花母亲和罗尔姬娜发现金花，赶紧奔去……

丁世雄也跑了过去……

众围住躺在墙角的金花。金花无力地抬起头，望着亲友们，她的脸上浮现出笑容，但片刻间，她身子一沉，牺牲了。

罗尔姬娜嘴唇颤抖，望着金花母亲，猛地扑到母亲怀里，放声痛哭起来……

丁有财和迪鲁瓦父亲难过地相望……

博克登保公爷从内室冲出门，扒着门框，打个喷嚏跑走了……

迪鲁瓦和丁世雄、郎桑，三人相望，为金花的死默哀片刻后，站在中

间的郎桑，把两臂搭在迪鲁瓦和丁世雄肩头，望着二人。

迪鲁瓦和丁世雄对望着，不约而同地都伸出手来，跨前一步，紧紧握在一起，脸上出现和解的笑容。

特写：迪鲁瓦和丁世雄的双手，紧紧地、紧紧地握在一起。

歌声益强。

字幕：剧终。

(本片一九四〇年由应云卫导演摄制完成，
一九八〇年陈玉通根据影片整理成剧本)

——原载《阳翰笙电影剧本选集》，一九八一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八千里路云和月

(一九四七年联华影艺社摄成影片)

史 东 山

夜色苍茫的田野间,突然轰起排炮。接着便是重重叠叠的战争场面,和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以后几天上海报纸报道战事消息的大字标题,迅速地、参差地一张张堆积起来。在这里面看见我们民众纷纷动员了,到处有街头讲演,甚至动员到了“一二八”时代残废了的老战士和小学生。宣传品满天飞来。募捐献捐的人争先恐后。最后看见我们“上海救亡演剧队”的朋友们从一家电影厂出发了,两辆卡车上装满了行李和人。

在群众的掌声中,演剧队长站在行李上,在队旗旁边向送行的亲友们致临别赠言:“我代表演剧队向你们大家表示感谢。我希望在最短的期间内,能和电影界、戏剧界的朋友们在后方再见;在战场上碰头。”再一度掌声,车就开走了。有人临时才跳上车去,很多人呼着“再会”,还有许多人抢上去再握握远征人们的手,甚至跟着跑几步。直到车子开快了,队员们并没有离别的情绪,反而挥手欢呼而去。到场送行的人们都挥着手或帽或手帕,母亲们不免哭了,父亲或女儿安慰着她们。礼彬等一群青年男女齐声回答说:“我们跟着就会来的!”“你们放心,我们就来!”

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女学生放下了挥着手帕的手,低下头来,似乎

有很多感触的样子，她眼角没有泪痕，大概可以判断她不过是来送一个普通的朋友或同学而已。站在她身后边一个比她年轻一点的女孩子望着那些活泼或顽皮的演剧队员在笑，有点羡慕，但显然不是有动于中。她走上前一步跟前面那个女孩子说：

“好了！玲玉姊，咱们回去吧！”

她就挽着她的手臂一起走着。玲玉在沉思中，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告诉那个女孩子说：

“我相信他们的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对抗战很有帮助。”

“玲玉姊，你决定跟后面几队走吗？”

“……我很想……你呢？”

“玲玉姊去，我也去。”

“姨父姨母不会骂吗？”

“我闹，我哭，爸爸妈妈就会答应我去。”

玲玉浅浅地笑了一笑，似乎不太相信她有这样的决心，就又沉入自己的心思中去了。二人静静地走出了电影厂的大门。

这是上海弄堂房子里的一间不太小的亭子间。屋内相对地安置着两张不同式样的单人床，一只单面抽屉的小写字台，上面放着些书籍文具，墙上挂着几张外国文学家的画像和西洋画。室内陈设简单、朴素、整洁，但也不免有几样化妆品。床头茶几上的无线电传来当时最流行的《毕业歌》的歌声。但同时隐约可以听到远处的炮声，和偶然的几下机枪声。玲玉在房里徘徊着，最后坐在写字台边的椅子上，一手撑着脸，沉思着。无线电接着播放四部合唱的《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歌声：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无线电播放的这支雄壮的歌声似乎也传来了作曲者和歌唱者的精神。

玲玉心神专注地听着歌唱，她被歌声所感动，精神随着歌声而更兴奋、更坚决，终于露出决然一笑。她开了电灯，关上无线电，去取箱子。正在这时，忽然听见一个男子的声音在喊她：

“玲玉妹！玲玉妹！”

喊声自远而近，并且听见皮鞋走路的声音奔了过来，玲玉回过头去。

亭子间门外的梯级上走下来一个青年：柳条纹纺绸短衫裤，翻起了袖子，擦得满头的司丹康，光白的脸庞，像是一个洋货店里的跑街。他走近玲玉，说：

“玲玉妹，听妹妹说你已经参加了什么话剧队，要到乡下去演话剧是吗？”

玲玉坐了下来，说：

“怎么，二表妹跟姨父姨母提了？”

“爸爸妈妈骂了她一顿，妈妈还说也不让你去。”

这时忽然又听见楼梯响，表兄回头时——

姨母首先赶了下来，姨父衔了一支雪茄烟慢慢地跟在后面。姨母还没有走到门口就说话了：

“玲玉啊！这件事叫我怎么向你爸爸交代！怎么你一定要跟那些唱戏的到乡下去唱戏！你爸爸知道了不要把我骂死！”

表兄退在一旁望着玲玉。

玲玉温文地回答姨母：

“我那些朋友都是很有学问、很有地位的人哪，姨母。”

“有学问！”姨母似乎不相信。

玲玉的姨父从外形上看来显然是一个旧式商人。他用冷冷的口吻向玲玉说：

“不过唱话剧的人，总难免油腔滑调，很不安分。尤其是男男女女混在一堆，怎么样好出身的人，混了进去也难免会变坏。”

玲玉听了这句话神色很不自在，有点愤愤然，转过身来。听见姨父继续说：

“你从江西到上海来念书，虽然不过暑假年假到我们这儿来住住，我跟你姨母也不能怎么样来管你，不过你父亲总算托过我们。现在……”

玲玉到这时已不能忍耐，她愤然站起，转过脸去，姨父的话被她这个动作所遏止。

玲玉转过身来，忍不住激动地说：

“姨父，姨母，对于这件事情，我已经讲得很多了。姨父姨母总是……，我没有法子，我只有……，父亲那儿，我会写信去告诉他老人家，并且说我是违抗了姨父姨母的命令，我不好。我没有法子……”

玲玉不终语而坐，两手盖着脸，撑着书桌，很难受的样子。表兄向她走近一步，立定在书桌边。姨父站起来，望着她的背影不响。场面僵了一会。

表妹立在楼梯口望着他们，低头用手指甲刻划着扶梯栏杆。

姨父失望地、也有点生气地缓步走出了房门。姨母叹了口气，说：

“真是的，这孩子那么不懂事！”也走出去了。

表兄呆了一会儿，走近她，断然地劝她：

“你就不要去了。你爱国，我知道。这个时候谁又不爱国呢？不过你也可以留在上海做做别的事情。你在学校里虽然也常常演戏，可是现在要去和那些电影明星和那些戏院里的人搞在一起，正式加入戏班子，我觉得也是不大好……”

玲玉再也听不下去，决然地站起来，说：

“好了，够了，表哥，不要多说了。你让我一个人在这儿静一静吧！”

表兄用一只手抚摩着她的肩，说：

“好，你静静地再想一想，我劝你的话是不会错的。吃了晚饭我们出去兜兜风，今天的天气闷得很。”

说着举起两只手抚摩着她的肩膀。玲玉感到毛骨悚然，不高兴地起立，避开他：

“好好好，你现在让我静一静。我心里烦得很。”

“好，我现在先去定好一辆汽车，这几天汽车生意忙得很。”

玲玉不作答，依然两手掩住脸。表兄爽然地出去了。

玲玉听他的脚步声已经走进了前房，立刻站起来，到床底下提起已经整理好了的小皮箱，拿了放在床头的细毛线外衣，轻步走到门口，向前房望了一下，便走下楼去了。

在火车厢里。车声隆隆。模糊的田野夜景在车厢的窗框中逝去。车厢里没有开灯，黑漆漆的，月光从一方方窗框里斜射在拥挤的乘客身上。二十左右人数的青年男女占了车厢的这一端，他们在低声集谈着，心头不免都感到有点沉重和紧张。在集谈中玲玉偶尔也回答别人一两句话，但比较起来，她的神情最冷静。

玲玉的位置靠着窗边，多半的时候，她在望着月色。同伴分发面包干给她，她笑着道谢。

有两个青年在分发面包干给这一伙青年男女。其中有顽皮的人大声笑着，有人（队长）嘘止他们，要他们静听。大家静下来的时候，隐约有敌机的声音，自远而近。大家的神色不免紧张起来，有的慢慢在移坐到地上去，有的去倚近她的同伴，或者用手拉住他，互相偎倚着，互相护卫着。玲玉也让开些车窗，拉着一个女孩子的手臂，望着敌机的方向。忽然听见连连地响起了轰然的爆炸声，大家趴到地上。机声飞过了头顶。从车窗中看见田野里的火光一处处地轰起。车加速地开着。

一个个趴在地上的紧张的脸色。

一个比较胆小的人（小赵）有点颤抖。

玲玉睁大了眼睛在听着敌机的方向与轰炸声，机声渐渐远去，她慢慢地昂起头来。

胆大些的人早已爬了起来，渐渐大部分人都爬起来了。有的人笑了，说：

“好了，过去了，没事了。”

于是大家都爬起来了。在紧张之后感到了趣味，大家都笑着，互相

告慰着，描述刚才过去的情景，闹成一片。突然那个嬉皮笑脸的家伙（小侯）又紧张地噓止大家作静听状。大家静下来，又恢复了紧张的气氛，可是什么声音也没有。很久，只听见远远的几声狗叫而已。小侯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于是哄堂大笑起来。胆小的女孩子去打他，他便又似哭似笑地笑了。

虎丘山下，锣鼓声响，一群民众围着几个卖武艺的人。当中有一个老汉在打锣，一个小姑娘站在他旁边，一个小伙计在打鼓。他们身后有一座架子，上面插了些刀枪剑戟。

似乎在火车上看见过的那个女孩子在这里卖艺，那个老汉和小伙计似乎也很面熟。

在苏州乡村中的广场上也是锣鼓喧天，一群乡民也围着同上述情形相仿的场面：锣鼓声停下来。

这里卖艺的小姑娘似乎也曾在火车上见过，那老汉和小伙计也同样的有些面善。这时那老汉开始道白：

小小刀儿转圈圈，
五湖四海皆朋友……

一句一声锣鼓。

在苏州城内的广场上也有一群市民围着同上述情形相仿的场面。这里卖艺的小姑娘正在唱着《新编九一八小调》。

这小姑娘显然是改了装的玲玉。不用多说那拉二胡的老汉和那打板的小伙计也有点面熟。小姑娘唱：

高粱叶子青又青，
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
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

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真是凶。

老汉(礼彬)拉着二胡，脸上表现着无限感慨。

小伙计(小赵)打着板，傻傻地望着小姑娘。

小姑娘显得十分疲乏，但流露出非常感慨的神情。当唱到：

中国军队有好几十万，

恭恭敬敬让出了……

她有点头昏目眩，未终曲而止，连忙退到后边箱子上坐下。

老汉搁下二胡，很生气地向小姑娘走去。

有两个似乎也曾在火车上见过的青年(一个是小侯)在这里看卖艺，装作扫兴的样子，说：

“她中气不够，没唱完就停下来了。”

“不灵该，既啥好看，走吧！”^①

“这卖什么艺呢！骗钱的玩意儿。走吧，走吧！”退出了圈子。果然有人被他们鼓动，跟着他们走了。

老汉看见有人走了，就叫着：

“……嗲嗲嗲，诸位，别走啊！有钱的捧场，没钱的帮场。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花花轿子人抬人啊！这丫头唱得不好，是的，唱得不好，咱们就让她来个别的玩艺儿，包管老爷们满意……”

老汉走近小姑娘：

“嗨，我说香姑娘，刚才唱得好好的，怎么忽然断了气了啊！”

香姑娘白了他一眼：

“什么断了气，我还坐在这儿呢！大家提不起劲儿来嚟！”

老汉作怪笑，告观众：

“诸位老爷听见了吗？咱们香姑娘说：(学腔)‘人家提不起劲儿来嚟！’”

引得观众都笑了。老汉又像是对香姑娘，又像是向观众说：

“怎么，怕老爷们不赏钱吗？来来来，现在别唱了。来耍几个‘鹞子翻身’向老爷们讨个情吧！”

① 这是苏州话。下文还有许多苏州话，不再一一加注。

于是老汉就退出几步打起锣来。香姑娘勉强支起身体，一举腿，一翻身，就倒在地上了。老汉放下锣就去拿鞭子抽了她一下：

“妈的，你这丫头今天丢尽了我的脸！”

又抽了几鞭。

观众不平，嚷着：

“他妈的，这老头儿手段真辣！”

观众中挺身而出一位青年工人，显然他就是队长，狠狠地骂了一声：

“这老王八蛋！”

他走近那又提起了鞭子要打香姑娘的老汉，喝声：

“把鞭子放下来！”

老汉不服：

“请少管闲事！”

“你不能欺侮她。”

“是我的姑娘，不用你来管！”

老汉举鞭又要打。青年工人于是怒吼：

“放下你的鞭子！”

老汉不理，一鞭还要抽下去，青年工人于是动手了。观众也乱叫：

“打打打！”

“打杀个个赤老！”

青年工人把老汉推倒在木箱上，观众叫好，渐渐围拢。青年工人卡住了老汉的喉咙，说：

“你还敢欺侮人不？你说！”

“让俚僚晓得晓得下趟勿要什更凶！”

很多观众都这样说。也有许多人在叫：

“拖俚僚到公安局去！”

惊退在一旁的香姑娘这时候走过来拉住青年工人，说：

“好先生，请你放了他吧！”

“这王八蛋非教训他一顿不可！”

青年工人这才松了手。香姑娘又向观众讨饶：

“诸位，饶了他吧，这不是他的错啊！”

青年工人和观众都感到很诧异，说：

“个个啥个路道！”

青年工人也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姑娘，他是不是你的亲爸爸？”

香姑娘哀哀地回答：

“是的。”

观众更表现了惊奇，发出“啧啧”的声音。

“世界上竟有这样狠毒的父亲！”青年工人不禁这样说。

可是香姑娘说：

“先生，没有挨过饿的人，不会懂得几天没有吃饭的人是会像疯子一样的！”

青年工人惊讶地退开了半步。香姑娘继续说：

“先生，我们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五年了。”

“你们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的？”青年工人问。

香姑娘忽然痛哭起来，走上一步，向观众说：

“是东洋鬼子啊！可恨的东洋鬼子抢了我们家的田，我的妈妈也被他们杀死了！”

说着掩面大哭起来。

老汉也像小孩似的哭起来了。

青年工人看了看老汉，也被激动了。便问香姑娘：

“你们是什么地方人？”

“我们是沈阳——奉天人，我们在家乡没有法子活下去了，就这样到处漂流，要把戏来过活。爸爸一向是爱我、疼我像什么似的。只是他现在……我心里的痛苦比鞭子打在我身上还厉害！”

青年工人低下了头，很难过地说：

“……这样说，我是打错人了！”

老汉忽然站起来，走到青年工人身边，发狂似的打自己的耳光，说：

“你没有打错，你打得对。我不是人，我管不住自己！我疯了！”

香姑娘过去抱住他悲哭、哀叫：“爸爸！”

观众都说：“个个小姑娘，心肠哪哼什更好！”

观众中忽然挺出一个乡下人来，他走去拉住老汉胸口上的衣服，说：

“个个老甲鱼（读如唔）还是要拉俚到警察局去办俚一办，让俚俵下趟晓得勿要什更凶！”

这番话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同感，都上来要拉他去。

玲玉惊慌之下冲入围去。

青年工人早在围中劝解。这时也无法分别“剧中人”与“本人”的心理。玲玉、小伙计和几个混在观众中的演员都来解救，纷纷说：

“嗨嗨嗨！你们不能怪他啊！这是日本鬼子的错啊！”

“我们要同他一道去对付日本鬼子才对啊！”

玲玉在慌急之间，竟抱住了扮演老汉的礼彬向大家说：

“我爸爸没有错啊！是东洋鬼子不对啊！你们相信我的话啊！”

观众还是要拉他去。队长没有法子只好揭穿西洋镜，在嘈杂声中提高了嗓子，向观众说：

“嗨嗨嗨，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们是在演戏啊！这不是真的啊！”

观众还是不相信。在群情愤激、人声嘈杂中，竟没有几个人听见他的话。

礼彬只好把秃顶的头套和假胡子拉下来，说：

“这是在演戏啊！你们看见了没有？”

于是哄场大笑起来。

玲玉正抱住礼彬，这时倒感觉不好意思起来。

站在外圈的观众这时都往中间挤来争看稀奇，有的便叫：

“那么再演下去啊！”

但礼彬告诉他们：

“现在胡子都拉下来了，哪能再演下去呢！（学苏州话）唔笃想想看！”

观众于是又大笑。大家围住玲玉，看新娘似的看个不休，使她窘得

无洞可钻。观众你一言,我一语地说:

“那哼什更像!”

“阿要稀奇!”

“真是阿要稀奇之的!”

苏州光明大戏院的门头上,贴着一块红底白字的横幅:上行是“上海救亡演剧队”,下行是“劳军大公演”。观众挤到了马路上。还有许多人正分头涌来。

挤在售票柜前的观众向同伴报道:

“伊笃是来募捐慰劳伤兵格。”

“都是上海下来个明星、大学生,真是勿容易!”

有人说:

“做得来实头像真格。”

“什更说,我倪是一举两得,看之戏,也捐之铜钿。”

在苏州观前街上,全队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三三两两挽手并行,或成排边谈边笑,引人注目地走过街市。小孩子前后追逐,两旁路人伫足而望,店员们走出柜台来看。我们镜头旁有人在说:

“快点侬来看娘!就是个些上海下来格明星。”

在苏州火车站上四五个团体执旗欢送全体演剧队人员上车。对面来的一队轻伤兵,举起了横幅布条,上面写着:“欢送劳苦功高的上海救亡演剧队”。还有一班童子军乐队吹打而来。钟声响了,队员们上了车,送行的人纷纷到窗口去话别。

玲玉、礼彬和许多队员都交了很多新朋友,他们交谈着,恋恋不舍。

队长和小侯儿他们也是一样。车子开了,有许多人追着与队员们再握握手。他们互相挥着手、帽,或手帕。

童子军乐队指挥员大使其劲。

伤兵们高挥军帽。

车子开远了,远远的看见他们还在摇着白色的手帕。

从无锡到南京，他们或乘民船、或徒步。沿途利用各种场地演剧——庙台、山坡，以至正式剧场；也利用各种形式从事宣传——卖梨膏糖、歌咏、访问，以至演讲；也身体力行地慰劳伤兵、募捐、救济难民。最初，他们的工作精神也许比他们所宣传的内容更能感动民众，更能鼓励士兵。后来，他们渐渐体验到了老百姓的趣味、欣赏能力和生活习惯，因此他们宣传的技术也日有进步。为了要使老百姓对他们感觉亲切，甚至连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语言举止都改变了。

在南京某机关会议室里，全体队员换上军装端正地坐着，在听一个军官的训话，在座的还有些军官和穿中山装的文官。训话已瀕尾声：

“……诸位向来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能够忍受这样的艰苦，是值得嘉奖的。你们感动了多少老百姓、将士、伤兵，使他们能够更奋发地为国家效力……”

军官衣领间挂着少将牌，他继续说：

“……你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将来抗战胜利，政府一定要褒奖你们。希望你们一本这种精神，再接再厉，为国家建立更大的功勋。完毕。”

队长起立致答词：

“各位长官，我向来不会讲话，简单地讲几句吧！我们感谢各位长官给我们的训话；‘继续努力’是我们大家早已决定了的志愿。我们希望‘抗战胜利’和‘胜利以后的幸福的社会生活’是我们将来真正的酬报，也是真正的褒奖。”

队长微微鞠躬而坐，全体热烈鼓掌。

某长官复起立说：

“同志们，今天可以随便发表意见。”

同志们起先一声不响，继之以面面相觑，再继之以互相推让。在旁坐着的小赵推玲玉，玲玉涨红了脸不肯说。

长官们回头望着她，不觉嬉笑。

玲玉不免感觉窘促万分，礼彬起立解围：

“我相信我们队长的意见是可以代表全体同志的。我们要为‘抗战胜利’，要为‘老百姓在胜利以后的幸福的社会生活’加紧工作。”

玲玉在礼彬讲话时，频频含笑地看着他，觉得他的起立发言正是时候，话也说的得体可钦。

礼彬在群众的掌声中坐下，玲玉再回头看看他时，正与礼彬的目光相值。

坐在礼彬旁边的同志暗暗地和他握手。

夜晚，在徐州的广场上，由舞台的散光中看见有千余士兵席地而坐，静静地在参观演剧，两边站了成群的老百姓。舞台显然是临时性的建筑，竹柱芦席顶，经过装饰，仍然表现着舞台所必需有的庄严性。

舞台上队员们正演着当时的活报剧：《保卫台儿庄》。灯光的布置同在都市中演剧几乎可相比拟。舞台两旁的成双行竹柱上撑着布条对联，隐约可以看见上面写着：“保卫台儿庄”，“巩固徐州城”。表演正进行到有人忠告难民说：

“你们逃到哪儿去？跟着你逃的那张嘴，到哪儿都要吃饭。……你们不要逃吧，回家去联合各村各庄的人，凭你们的熟人熟地，大家一起来对付日本鬼子吧！”

从斜的角度上看见成列的士兵观剧的情绪。

旁边站着成群的老百姓笑嘻嘻地望着舞台。

两个农民说着徐州方言，学念那段剧词，笑嘻嘻的似乎觉得这句话有道理。

舞台上正演着一段需要很多音响效果的戏。后台各人正分头忙着各人的工作；很多人帮忙在做着音响。队长是舞台监督但又兼演员，化装了剧中人在指挥着一切。

礼彬入后台卸装，玲玉、小侯、小赵帮忙做完音响，接着就换了一副面目上场去了。

后台门口忽然跑进一个略带紧张神色的军官，低声而发音有力地问：

“队长呢？”

礼彬告诉他：“队长在台上，就要下台了。”

就在这时队长下台来。他看见军官便赶步迎了过来。军官两面探看了一下，似乎觉得这不是讲话的场所，便把队长拉了出去。

看见他们这种神态的同志，面面相觑，感觉奇怪，赶到门口去一望，似乎已经看不见他们，就讶然地缩了回来。这时正有人在叫他们上场，也就赶紧去了。

军官和队长站在后台近边，在后台的汽油灯漏出的一条光线里低声地讲着话。军官告诉他：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的消息，暂时不必跟副队以外的人讲。刚才军部得到情报：徐州西南的宿县已经被敌人突破，西面陇海路两边也发现了敌人，徐州有被包围的可能；政府许多机关已经决定立刻撤退。你们……”

队长听了这消息，不免有点紧张，继而又表示惋惜的样子。军官继续说：

“你们怎么样？战事的情况是这样，假如你们觉得有赶紧转移的必要，不妨立刻把戏停下来，我立刻命令部队集合，把他们带走。”

队长在紧张中考虑了一下，有点迟疑地回答：

“我觉得……黄参谋，假如军部没有要部队立刻有所动作的命令，我还是愿意把这个戏演完，给他们一个完整的印象。戏演了一半停下来，恐怕我们的同志也不愿意，这会影响到以后的工作情绪，除非现在已经到了最紧急的时候。”

黄参谋稍稍踟蹰了一下，就说：

“那么也好，我们再看以后的情报怎么样来决定吧！”

参谋匆匆去了以后，队长一边走回来，一边思考，倒不免有点忐忑不安起来，二十多位同志的安全不是一个小问题，虽然明知道同志们有这种勇敢和热情。他急步走到后台门，暗暗唤了礼彬出来，低声告诉他这件事。

前台。从台下望上去，玲玉、小赵和几个演员正大卖气力地表演着，

观众的反应无比之好。

队长与礼彬决定了措置。最后队长说：

“那么我们决定暂时不给演员们知道这个消息，没有戏的同志把该收拾的东西先收拾起来。”

礼彬点头说：

“好，就这样好了！”

这时，小赵来催：

“队长，上场了，上场了。快快快！”

队长去后，礼彬略感焦虑。他思索了一下，入化妆室告诉同志们：

“刚才队长说了，这儿离前线太近，今天晚上还是回城里去睡。我们赶快把可以整理的东西整理起来吧。”

黄参谋又匆匆地奔了来，把队长喊了回来，礼彬也跟了下来。这时远远已可闻炮声。参谋喘息着告诉他们：

“高先生，台上的戏还有多少？我希望你们赶紧准备……”

“现在的情报怎么样？”

“附近三十里的萧县发现了敌人！”

“戏要不了一忽儿就可以完了。”礼彬说。

“那很好！”黄参谋稍感安心了些。

忽然听见观众鼓掌声甚热烈；部队弟兄与演员们高声齐唱当时流行的《军民合作》歌。

台上台下打成一片，齐声歌唱。在掌声中，全体队员下台。

参谋感动地向着队长等：

“……我很钦佩你们。你们今天散播了种子，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我想政府一定会好好地培养这些种子，不让你们失望。”

“但愿如此，黄参谋……”

参谋说：“现在你们赶快收拾东西，回城去吧。刚才我们接到的情报很不好。”

演员们听了这话，略有惊色。

队长与参谋二人相对看了些时候。

忽然号兵吹紧急集合号。

队长与参谋等望着号声传来的方向，脸色不免紧张起来。参谋立刻伸手给队长，说：

“我们在别的战场上再见吧！队长。”

“再见，黄参谋。”

队长和礼彬看他走开了几步也就赶紧回到后台去了。这时炮声渐密渐近。

部队跑步，紧急集合。

天明时，民众在炮声中潮涌似的奔向城外。

副队以五六个人为一组，各以手杖或竹竿撑白衬衫为标识，挤在人堆里奔跑。

礼彬一手携玲玉，一手携一幼年同志一起奔跑。

民众在铁丝网间通过。人力车、挑伏、板车、背力，自相挤塞道路，反而流通不畅。炮声越来越近。

入晚，副队同志们在一所败墙颓壁的废屋中歇脚。墙角里有一只失掉了半边台面的方桌，桌角上燃着一支不知从何处找到的燃剩了的半段鱼烛，烛火的三面用墙砖围住，不使光线外散。屋小人多，同志们一部分躺在地上，既无被褥，亦无草垫，有几个人靠在墙上沉思着。

玲玉躺在桌子旁边的地上，她身上盖着礼彬的上衣，呆呆地望着靠在桌子脚上瞌睡的礼彬。礼彬突然醒来，看一下玲玉，把她盖着的上衣拉好，又靠在那里闭上了眼睛。

玲玉含着眼泪望着他。

礼彬闭着眼睛，似在养神，似在瞌睡。

离颓墙外一丈多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听见了狗叫声而挨紧了树根东张西望着。

这是小侯，他的神情不免有点紧张。队长躺在前面的草丛中，拨开了丛草向前望着。东方已经微白了。

副队人员已经换上了农民装束，在山野里走着，这里首先看见的是队长和四五个人走过。

礼彬、玲玉、小赵和小侯儿等同志共六人也从山坡上走下来。小赵爱说话，正在说什么：“我们是以空间争取时间啊！”等等语词，不免露出知识分子的样子。礼彬回过头去噓止他时，发现他胸前挂着一支自来水笔，就站住了。

礼彬面有愠色，四面看了一下，低声而发音有力地说：

“小赵，不要希图侥幸，也许碰到敌人搜查，就会怀疑你，你就连累了这一家人。”

礼彬用力指一指路旁的河流。小赵取出笔来，看着河流。

河水绕着芦苇丛在急流着。

小赵看了之后，又拿起笔来端详了一下，皱起眉头，紧紧闭上眼睛，举起笔来往河里摔了下去。

河中水溅起，笔沉到河底去了。

小赵听见了笔掉在河里的声音后，才睁开眼来看了看河里。

玲玉禁不住笑了。小侯也从手上脱下一只手表，交给玲玉，说：

“我自己舍不得摔，就算把这表送给你，你给我摔了好不好？你有这个摔表的经验。”

玲玉说了一声：

“谢谢你。”

拿过表来就往河里丢了。礼彬问大家：

“大家还有什么乡下人不可能有的东西没有？”

玲玉说：

“我相信不会再有了。”

于是礼彬先走了，大家也跟着走了。小坡上另一群人走上来了。忽然远远传来了枪声，大家赶忙躲到芦苇丛中，枪声越来越近。

小赵觉得所躲的地位有点不妥，赶紧飞跑到另一处所，将到目的地时，忽然一声枪响，小赵应声而倒。

礼彬、玲玉、小侯等在草丛中望着他，急得无法跑出去。

队长等在另一草丛中看见这情形，不免有些冲动，想跳出去，但被旁边的同志所阻。这时枪声渐密，接着手榴弹一声爆炸，大家更严谨紧

张地躲起来，队长伸出了头窥视着弹声起处。

山背上我人民自卫队冲锋前进。

礼彬等看见了这情形，胆子壮了些。这时枪声渐稀渐远，礼彬与队长于是冒险跃出，冲到躺着的小赵身边，急忙把他抬回草丛中。小赵已经气息奄奄，他睁眼环顾身边的同志们哭着说：

“……请你们到了上海告诉我的妈妈……爸爸，……他们现在也是抗战阵亡将士的家属了。”

队长激动地告诉他：

“不，小赵，我们一定要救活你。你不会……”

队长的话没有说完，神态就突然紧张起来。

玲玉颤抖的声音喊着：

“小赵！小赵！”

小赵的头已经歪向一边。玲玉失声哭了，礼彬也低头啜泣，队长起立转身站在树边擦着眼泪。

同志们都跑拢来了，有的人喊着小赵的名字，握着他的手而呜咽不止，有些人低着头缓缓地分散开去，女孩子们相抱而哭。

晚霞中，同志们集合在刚刚堆好的新坟前面，或坐或立，或倚树兀然，大家恋恋不舍地陪伴着这已经安眠地下的小赵。

墓前插着一段削去了一面皮的树枝，上面刻着粗糙的六个大字：“艺人赵旭之墓”。

同志们带着疲乏与悲怆，依然分成若干起，向乡村中走去。

队长领着第一起人已经进入村里。看见一个农民正背着一捆高粱秆从对面走来。队长用当地方言问他：

“请问老乡，从这儿泰兴到江边上的口岸镇还有多少路，前面有没有日本兵？”

农民望了望他们，说：

“只有四十里光景。你们是逃难的吧？”

“是的。”有两三个人同时回答。

这时第二三起人，礼彬、玲玉等都陆续赶到了。农民又望了望他们

说：

“我看你们不用逃了。（向队长）跟着你逃的那张嘴，到哪儿都要吃饭。……你们不要逃吧，回家去联合各村各庄的人，凭你们的熟人熟地，大家一起来对付日本鬼子吧！”

队长、礼彬、玲玉听见这些话明明是他们在舞台上说过的台词，现在发现它在农民中已经扎了根，大家不自觉地呆住了，既高兴又感动，不知怎么才好。礼彬、玲玉相对望了一下，高兴得叫了起来。

队长也兴奋得要流泪，双手捉住了农民的臂膀，说：

“是的，老乡，联合各村各庄的人，凭你们的熟人熟地，一起来对付日本鬼子吧！这话是谁跟你说的？”

“到城里去回来的人都这么说，镇上的先生们也都这么说。这话提醒了我们，我们想来想去，也只有这么办才对。”农民这么回答。

他背着高粱秆走进自己家门去了。

队长等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进去，好像在这衣衫褴褛的农民身上有什么美绝人寰的宝贝似的。小侯早已等不及地说：

“这明明是我们在这一带演戏的台词啊！”

礼彬拉着队长的手发出颤抖的声音，说：

“队长，我们下的种子，已经发了芽了。”

队长高兴得向大家看了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最后叫出了一声：

“各位同志……”就又兴奋得不知怎么说了。

礼彬转过身紧握着玲玉的手，说：

“玲玉，这是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种伟大的事业啊！”

这时最后一批人也到了，很多人急急迎上去告诉他们这个伟大的发现。小侯忍不住抱着一个女同志狂笑狂跳，跟着有几个男同志也相抱跳跃，全场狂欢。队长立刻跳到高墩上制止他们，低声而发音有力地说：

“我们现在还在敌人的包围圈里啊！你们还是想继续干这事业，还是无谓地牺牲？”

大家立刻静了下来。队长指着前面的路说：

“我们继续向前走吧，同志们！”

在江边许多人背着一只大船的纤绳齐步前进。

同志们坐在难民船里，或瞌睡或望风景。他们望着连绵不断的美丽的江山。

礼彬一面背着纤，一面东西盼顾山水，不觉轻轻地哼起《船夫曲》来，一二节后，就听见有人跟着和唱。

礼彬后面的小侯也跟着和唱。小侯后面的船夫望着他们笑。这时和唱者更多，歌声在山谷中绕回来，更觉洪亮。跟着听见有女声加入。

船舱里的玲玉和几个男女同志都伸首窗外望着他们和唱。

船舱内的队长也不自觉地笑着哼起来，但他立刻就发觉他们都穿着农民的装束，看了一眼自己的身上，立刻走去制止玲玉他们：

“穿着农民的服装唱洋歌，这不是在暴露自己的原形吗？这是沦陷区呀！”

玲玉猛省，笑了。队长和玲玉又急急伸首船舱外喊住礼彬他们，指指自己身上的衣服，指指口，又指指岸的那一头。

礼彬立刻懂得了，回头告诉小侯，自己禁不住笑了起来，小侯更高声大笑起来，引得船夫也大笑了。

船舱中的难民笑着问队长和玲玉：

“你们是回上海去的吗？”

“……我们也是难民……”

队长在仓皇中支支吾吾地回答。玲玉也附和着说：

“……是的，我们是到上海去的难民……”

于是，满船的人都望着他们笑了。

这好像是上海教会学校礼堂的走廊。玲玉的表兄表妹在礼堂的大门外把耳朵靠近门板静听着里面的声音。里面一阵热烈的掌声传出来，接着是很多椅子拖动的声音，群众走动的声音。兄妹二人立即退开，同声说：

“好了，完了。”

接着人们散出来了，有的匆匆走出，有的和朋友边走边谈。玲玉和一位女友挽着手出来，还有几个男女朋友拥着她。兄妹二人正想上去喊她，另一位小姐从外面奔来。

她拉着玲玉走到旁边，说：

“对不起，玲玉，我来晚了。我先把衣服、行李送到你们住的地方去了，回来等电车拉了时间。”

“啊哟！这怎么敢当呢？丽莲，你送了我东西，还要亲自给我送去。”

“我既然不能跟你们一起去，这点责任总该尽到。”

“别这么说好不好，丽莲，上海的事也得要人做。”

她回头看看旁边的朋友，说：“周太太也是预备留在上海做事情。”

再回过头来，看见了她的表兄妹。表兄妹正期待地望着她笑。听见玲玉跟那位朋友说：

“对不起，请你们等我一下。”

就走过来了。表兄告诉她：

“妈妈要我们俩来找你，要你今天还是回去住。”

“我回去了，她老人家又不让我走了。”

“那你就不要去……”二表妹插嘴这么说。

“你就不要去，多吃苦，多危险哪！”

“可是你们不知道，这是多有意思的事情啊！”

这时礼彬过来说：

“玲玉，我介绍两个朋友给你认识……”

玲玉跟他走开几步，看见有两位朋友等在那里。礼彬介绍那位面孔团团的小胖子，说：

“这位是我在音专的同学夏光原先生。”

对那位近四十岁的瘦个子，他介绍：

“这位是教育家廖公模先生。”

“这位是江玲玉小姐。”

——握手。公模说：

“江小姐这回真太辛苦了。”

“没有什么的。”

玲玉也拉着礼彬的臂膀到她表兄妹那里，说：

“我也来替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表兄周家荣先生，那是我的表妹美云小姐；这位是高礼彬先生，我们演剧队的同志。”

她含情脉脉地望了礼彬一下。他们鞠躬或握手，行礼如也，礼彬先走回那两位朋友身边去了。由于玲玉与礼彬流露了亲切意态，家荣不无酸感。

家荣带点不自在的神情，望着礼彬而对玲玉说：

“……我总有一天也到后方去做点事情！”

“好啊！表哥，我在后方等着欢迎你。”玲玉立刻这么反应着。

“我也去，哥哥。”美云说。

“你去做什么？”家荣莫名其妙地回问美云。

“嗨！为什么她就不能去做什么？那你去是为了做什么的呢？”玲玉严正地盯着他，家荣不能作答，依然不自在的神情，低下头去了。

剧队有玲玉、礼彬、队长、小侯等参加的各种在湘北战区工作的迭印画面，及报道三次湘北大捷的字幕。

清晨，在湘阴一所破庙门前，门匾上有故湘阴县知事的题字。

一张舞台面幕，上面有田汉先生写的“演剧宣传第×队”的字样，×字为一件棉军大衣所遮掩。男女同志各占一方统睡在地上，就用面幕为合家用被，头上露出些垫底的稻草和代作褥子的灰色军毯，每个人身上加盖着一件棉军大衣。从室内的景象看出这是一所庙堂，他们就睡在神像之下，墙上挂着各军、师、伤兵医院或民众团体所赠的锦旗。在鸟声中，一个值日的同志惊醒似的突然坐起来，礼彬也醒了，问他时间，他看了一下手表，就爬起来摇铃。大家醒了，队长和礼彬也立刻坐了起来。大多数人还恋恋于睡眠，呻吟不起。有的人勉强先坐起来也是呵欠连连。

最后除玲玉等三人外，其余的都起来了。

礼彬穿好衣服爬到玲玉面前，玲玉刚坐起来，礼彬阻止她，说：

“你昨天晚上打了摆子，又给跳蚤闹了一夜，现在就多睡一会儿吧。今天白天又没有工作……”

“不，我还有事呢。……”

她忽然想起睡在一边的女同志，玲玉问：

“婉芬，怎么样？你好了吗？”

说着就爬过去探摸她的额角，似乎轻松了些，就跟她说：

“怎么样？婉芬，你昨天一天没有吃东西，现在饿了是吧？我去拿水给你洗洗脸，拿点儿稀饭给你吃吧。”

“不要，玲玉姊，你这两天身体也不好。”

婉芬笑着回看她。礼彬也忽然想起来探摸玲玉的额角，不禁有点儿震动：

“嗨！你自己的热度都还没有退啊！……好了，好了，你也睡着吧。我来给你们拿水拿稀饭吧。”

说着，他就站起来了。

小侯一面穿衣，一面高声吊起嗓子来了。

队长刚穿好鞋子站起来，急忙嘘止他，用手指病人，说：“有病人。”

小侯看看地铺上的病人，连忙乖乖地走开到走廊去了。

队长沉默了一下，感慨地望着地铺上的病人叹了一口气：

“……工作是那么紧张，人的营养是那么不够，物价一天天地飞涨，待遇一天天地落后。今天生胃病的同志占全队四分之一，生肺病的占三分之一，明年知道……”

他忽然觉得在病人面前说这些话不相宜，就凄然地拿了自己的脸盆，向盥洗的处所走去。

在廊檐下，伙伙与小工友一人已经放好粥二桶，素菜若干盆。桶旁各有饭碗一摞，筷子一把，礼彬拿着两只面盆走去取水，回头叫小侯：

“小侯儿，婉芬要洗脸，要吃稀饭，你都不管？快来！”

小侯作傻笑，回头看看婉芬，便去取了一个碗走向粥桶。

粥米粒寥寥可数，如清水。

菜是萝卜干一盆，腐乳二块。碗粗可伤肤。

队长嘱咐伙伙多买点鸡蛋给病人。

病人面前坐着很多陪伴的同志，或阅书，或写字，或温言与病人谈笑。礼彬取出小提琴与玲玉相对望着，校正四音。

在乡间某祠堂门外，夕阳下百花盛开，朵云如球，蝴蝶追逐于花丛之中。

鸳鸯嬉戏于水萍之间。

小河旁柳条荡漾。

祠堂门中，玲玉手执一纸，嬉笑逃出，礼彬追出，立定一下，说：

“我不许你撕掉。”

玲玉回头也立定一下：

“这是我写的诗，我可以不给你看。”

礼彬一动脚，她就又逃了。他们在夕阳下追逐在花丛之间，大树四周，小山坡上。

他们追逐在羊肠小道上。

最后在河边柳荫下先后摔倒在草茵上，犹相抢夺挣扎，玲玉终于为礼彬紧抱，不得动弹，吻儿相触，于是二人发生某种精神的交流，情绪骤起变化，于是沉默下来，喘息间目光相射，似有泪，但显然不是哭。

盛开的桃花，鸟一对在枝头相啄。

鸳鸯交颈于水中。

小侯、婉芬在船中。依偎在一起。

婉芬躺在船肚里似乎睡着了，偶尔也睁眼看看小侯，笑。

玲玉看了礼彬半天，忽然泪珠泫然，似有无限苦处相诉。礼彬缓缓取过她放在胸前的手里的纸，起坐诵之。

这是玲玉所写的短短的白话诗一首，倾诉她的爱情，但限于工作条

件,不能不将感情抑制。

礼彬诵毕,亦不禁俯首于玲玉臂肩之间,不能言语。

夕阳在晚霞中渐没于山后。

二人唇儿相接。目光中表现出有一种什么力量在促使他们进入一种境界,基于这几秒钟的发展。生命前途在起变化,玲玉终于决然把礼彬推开,用一种安慰似的,也好像是警告似的口吻告诉他:

“……抗战还需要我们继续这种流动性的工作。爱的发展,可能使我从一个女同志变成一个眷属,为团体增加许多累赘。”

礼彬乃丧然渐渐退缩。玲玉随即站起,说:

“我们走吧。”

“再坐一会儿。”

礼彬自然地提出这个要求。玲玉轻轻地拍拍他的脸,又似乎在提醒他,说:

“月亮快要上来了,我们赶快回到工作的地方去吧!”

“那么,给我最后一次的……”

礼彬就抱住她,她没有拒绝他,给他一次短短接吻,就推开他,拉着他的手站起来了,礼彬随之起。玲玉拉着他的手先走了两步,礼彬还有点恋恋然。玲玉于是说:

“我们快点回去看看,爸爸今天该有回信来了。”

于是相将跳跃奔去。

夕阳下,玲玉和礼彬的黑影携手奔归,渐远。

剧队又换了一个地方。这是一个老百姓家的客堂,剧队借来作工作室的。礼彬正站在一只矮凳上指挥大家唱当时后方的流行歌曲《打奸商》。(歌词责骂官僚勾结奸商抬高物价,破坏抗战)

礼彬指挥的动作。

玲玉歌唱。

小侯、婉芬与几个同志歌唱。

部分同志歌唱。

一曲未终，见队长匆匆奔回来，挥手叫中止歌唱，他向大家报告：

“今天的消息更坏了，至今还保卫住的长沙，这一次怕是要丢了。长官部得到的情报很不好，我们在战区工作，有什么办法，又得请各位立刻准备移动了。”

礼彬没精打采地走下台来，脸色有些气愤。他说：

“我们拼命打气，有人暗中拆台。士兵们吃不饱，穿不暖，身体瘦得快比他们的枪轻了。奉公守法的公教人员在卖衣服过日子，而有人成千万、万万的美金，往外国送。这个仗怎么打下去！”同志们散开了，都没精打采的。

玲玉、小侯儿和许多同志都气冲冲的。小侯激动地说：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真怀疑我们的工作还能起什么作用？咱们不要干了！”

“小侯儿，你又冲动。现实情形怎么来，我们的工作就怎么做，大家不是已经谈过了吗？”

玲玉这样喝止了他。小侯余怒未息，但不再辩。

队长也不免有点气呼呼的，他徘徊了一下向大家说：

“身体不好的人先把公物送到衡阳，其余的人留下来看情形做工作。”

同志们懒洋洋地先着手整理室内公物，玲玉去收拾图书箱，有些人走到隔壁去。忽然听见一个人的抽泣声，大家回头看时，见小侯低着头坐在室隅一只公文箱上哭了。他突然站了起来，顿着足说：

“咱们离乡背井，背了一身的病痛，每天在战场上叫喊，流汗，甚至流血，已经七年了！七年了，还要叫我们撤退，撤退得那么仓促。今天又要我们从参加保卫过三次的长沙撤退！这笔账我算不出来，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说完，顿足而坐，婉芬走过去安慰他。

玲玉也悲怆地哭了，礼彬走过来原想安慰她。但刚叫出一声“玲玉”，自己也失声哭了，转向墙立。

队长的背影望着天上，背在抽动。

全场沉默中只听见一片哭声，女孩子们都擦着眼泪。有的人慢慢地向内室走去。

重庆的扬子舞场面临嘉陵江。从舞场里可以远见江北的景色。爵士音乐动魂荡魄，男女舞步合跳其所谓“满场飞”。在近处听见一个四川舞客在和他的朋友谈生意；夹着仆欧招呼客人的言语（四川方言）。右边坐着一个穿西装的人，背影很像是玲玉的表兄周家荣。他正搂着一个妖艳的女人密谈着，有人看见了他，过来招呼：

“嗨，个老子，你几时到重庆来的？”

他站起来握手敷衍。

果然是家荣。

“来了两个月了，你好啊？”

“托福，怎么样？你，做官吗还是做生意？”

家荣笑了笑：

“谈不到做官，也谈不到做生意，不过都有点儿关系就是了。”

“那好极了啊，发财吧？”

“从上海带了一批百货来，可以赚一点。”

“要得，要得！”他们互相笑笑。

那朋友看了看那女人，对家荣说：

“我跟陈小姐一起去跳一个满场飞吧！”

“怎么？你认识她？”

“我比你先到重庆来，当然先认识她。”

女人已经笑着站了起来，于是相挽走下场去。

嘻嘻哈哈的笑声，踢踢踏踏的步法，家荣等勾肩搭背，嬉笑而舞，有几下步声如炸弹。

在黔桂路某火车站上，炮声中难民争乘火车，车顶车底，车头汽炉四周，无处没有人拥塞，老哭幼喊，惨不忍闻。

剧队同志安置好军用饭锅在烧水。难民争来要水。礼彬继续挑水

来，小侯挑柴来。玲玉和婉芬各提水壶和几只碗，她们走去喂那几个躺在地上的伤兵。

一个伤兵感激得要哭了，向玲玉说：

“救命的好小姐，我死也不会忘记你的！”

“哪里，这是你应该接受的，这已经是太对不起你了。”

难民惨状。

在黔桂公路上，难民的行列无边无际，蠕动在小路上，形成奇观，令人发生无限感触，就好像这是一大群自生自息无人照管的动物。

难民群中各种惨象。

山野夜色中大雪纷飞，寒风刺肌如刀，狗叫狼嚎，剧队同志就在这里露宿。

玲玉又病，礼彬与几个同志以军毯各执一角权作帐顶，为她遮雪。队长、小侯等几个同志采树枝插地代作帐架。

玲玉感到不过意，说：

“你们别管我吧！我连累你们太多了。”

“你别再烦心了，你叫同志们不管你，做得到吗？”

礼彬温言慰之。忽闻远远枪声。

远见南山后火光突起，枪声渐密，顿时黑暗中人声鼎沸，山谷中如鬼哭神号。

队长等先后摔去用来敲着树枝的石块，说：

“同志们，再走吧！”

小侯收起军毯。礼彬站起来望望南方，立即俯身去抱玲玉。有一部分同志等候在一旁，备有所需。

礼彬欲抱起玲玉，玲玉哭着拒绝说：

“你们赶快走吧！别为了我，耽误了你们大家。留我一个人在这儿，死了也不过一个人；你们……”

礼彬不等她说完，强抱起来就走了。

这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同志们一行，有人背了少数行李；有两人搭肩相架蹒跚而行，都已东倒西歪。礼彬抱了玲玉吃力地走着。他力乏得面无人色，随着的一个男同志要他让给他抱，他摇摇头，说：

“你……抱得……够累了！”

玲玉不停地哭着，这时枪声仍密。于是她说：

“谢谢你们，放我在这里，你们快走！”

礼彬断然回答她：

“不必再有这种想法，……绝不可能。……”

玲玉于是哭得更哀痛了，她俯首在礼彬怀中。

山坡上行人比较稀落，礼彬抱着玲玉从坡后步履十分艰难地走上。那个同志跟在后面，也已经摇摇欲倒了。后面两个男同志挟着一个女同志在走，她的脚显然没有载着自身多少重量。这是小侯和另一个同志挟着婉芬在走。

礼彬屏住气抱着玲玉走着，眼睛直看着前面。

前面远远的有同志们送回来两副担架。

到了礼彬面前，两个同志接过玲玉放在担架上；还有一副担架送到后面去接抬婉芬。

礼彬放下玲玉，一口气松下来，反觉得眼前一阵昏黑，向前冲了几步，吐出一口血来，他倒在地上的血旁边了。

玲玉看见这情形失声叫了，勉强爬起来，摇摆地走过去，扑在他身上喊着他的名字大哭起来，同志们当然也早已赶来施救，杂乱地喊着他的名字，有的喊：

“去拿点冷水来。”

有的为他抚摩胸口。

冬天，演剧队队员们住在重庆江边一座经过轰炸的房子的二层楼上。这房子的砖柱与木条泥墙已经裂开，墙泥块块掉落，露出了根根木

条；天花板已经半数掉落，剩下的也有一面垂了下来；窗子有几扇斜倾着，住在里面的人用他们从湖南带来的花布单被杈作窗幔。地上摊了许多地铺，被褥多半只有棉胎而无布套。礼彬躺在地铺上，铺脚边生了一只炭盆，玲玉在一张桌子上用火油炉煮着牛奶。

礼彬看着重庆出版的《戏剧月报》，觉得有点疲倦而放下了。看了看玲玉，问道：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呢？”

玲玉正点好火油炉，搁上小锅子，说：

“今天是重庆戏剧界同人的欢迎会，大家碰到了一定是谈不完的话啦！”

一面走来坐在礼彬身边，倚近他：

“饿了吧？”

“还好。”

“再有几分钟，牛奶就好了。”

用手拍拍他的脸，礼彬就势捉住她的手，相对笑着。

小工友拿了一封信进来，看见这情形立刻缩了回去，伸手将信投入。喊了一声：

“江小姐的信，在地上。”

只听见他的脚步声奔上楼去了。

玲玉、礼彬微惊缩手，看见门口无人，而门边地上放着一封信，不免相对一笑，玲玉去拾起信来，边走边拆。

礼彬期待的神情，心急地问：

“是不是爸爸从江西家里来的信？”

玲玉点点头，说：

“从贵阳转来的。”

玲玉看了信，喜悦、羞涩之情相杂流露，乃转身背礼彬而阅之。

礼彬料是喜信，急不及待地爬了起来，光着脚来抢，玲玉笑着不给他，躲避，礼彬抢逐着。

牛奶沸溢出锅。

玲玉听任他取去手中信，奔去将牛奶倾入杯中，吹熄油炉……

礼彬没等到看完信，就疯狂地奔向玲玉，抱住她狂吻，竟将牛奶打翻。

玲玉连忙扶起杯子。

她整理着桌子，说：

“你看你，你还想吃吗？”

“我不饿了，可以不吃了。”

礼彬拉住她的手坐在炭盆旁边的地铺上，说：

“现在你爸爸也答应了我们的事情了，等到抗战胜利那一天，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同时也宣布我们俩的胜利——结婚，这是一个多有意义的好日子啊！”

玲玉羞答答地笑，该是默认了。

礼彬倚近她，作遐想：

“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以四强之一的国民地位生活在这世界上。那时候，我们中国人一定都懂得怎样来维持这种光荣和尊严，一定会向上进步，国家一定是和平民主的，社会一定是自由幸福的。那时候，我们曾经为抗战卖过命的人，政府一定会特别看待我们，人家一定会特别尊重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在家乡过快活日子，享受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那时候我们把你父亲接来和我们一起住，让他老人家看见我们一个个的外孙子替他生出来……”

玲玉倚在礼彬身上，听着他一句一句的话，幻想着，感觉无上的愉快。她好像走进了那境界中去，出了神，遐然地笑着。等到礼彬的话停止，这才使她觉醒过来，恢复了原来的心情，突然觉得难为情起来。于是去扭他的脸皮，把他推倒在地铺上。他躲着，笑着，她伏在他身上抬不起头来了。

门外梯上脚步声又响了，但始终不见人进来。一个小工友的声音在门外喊了一声：

“江小姐，有客在下面。”

玲玉问：

“谁啊？”

已经没有人理了。于是她又说：“走了，这个小鬼！”她站起来告诉礼彬：

“大概又是我在上海时的同学，这几天在街上碰见好几个了。”

她就走出房门，到扶梯上一望。

一个穿米色中山装的人，面对着窗外站着。

她迟疑地再走下几步。

那个人回过头来，原来是她的表兄周家荣。玲玉因为他能来到重庆，并且穿上了公务人员的服装，多少有点安慰的心情，用带着些兴奋的语调，说：

“啊！表哥，你果然来了！”

她奔了下来。

“玲玉妹，你好吧！”

“好，谢谢你。”

他们握手后，玲玉指座，说：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请坐。”

“我看见报纸上登着你们的消息，上面有你们的住处。”

“你来了多少时候了？姨父、姨母、妹妹他们都好吗？”

“都好……我来了才三个多月。我带了一大批货来，谁知道南北两路都打起仗来了，路断了……”

玲玉听了这话，脸色立刻起了些变化。又听见他继续说：

“……我的姑丈要我在他的机关上做点儿事，我就这么待下了。”

“在什么机关？”玲玉冷冷地问他。

“喔，我现在已经辞掉了，不干了。”他取出一张“服务证”来给她看。她接过来一看，面色就更不好看了，站起来，离开了他，似有送客的意思。

家荣看了看房子的四周，没有动。这是一间仅有两只竹台子、几只竹凳子，室隅放着一个铺盖，其他什么也没有的屋子。墙里外的泥灰掉得很多，阳光从一条条的木条缝里射进来。玲玉走了几步，觉得不能不

敷衍他几句：

“你做了这种工作，对于你的生意一定很有帮助吧？”

“你想在重庆做大生意的，没有一点关系行吗！”

玲玉继续在室内徘徊，没有再看他一眼。

家荣感到有点冷落，也就站起来走近她，说：

“喂，我请你出去吃晚饭好不好？这儿的跳舞场也还过得去，价钱出大一点，要什么菜有什么，玩的人也多，很热闹。”

玲玉站在那里，听了他的话，有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这时立刻回答他：

“对不起了，我这几天实在忙不过来，有许多许多要紧的事情要做。我们……我们改天再谈吧。”

说着就伸出手来同他作别。家荣到这时也只好拿起帽子向大门走去，说：

“那么，我明天再来看你，再详细谈谈。”

“明天？怕不行，我们要出去工作……”

“演戏？”

玲玉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家荣接着就说：

“这几年上海演民间故事的戏‘生意好得热昏’（上海话），譬如什么‘唐伯虎点秋香’哪，‘白娘娘小青青’哪。”

玲玉唯唯，先走到门边等待送客。家荣走到门口，说：

“明天我来的时候带点咖啡和车糖给你，我在这儿囤积了很多，还有奶粉。”

“好吧，再会吧。”

“明天见。”

家荣走了以后，玲玉吐了一口长气，靠在门上，似乎气闷得有点昏昏然了。

重庆的夏末是最热的时候，宿舍里只有两三个同志的地铺上挂着蚊帐，其余的人大都靠挂在墙上的一圈圈土制的蚊烟香睡觉。多半人挥

着扇子，有的躺在地铺上看书报，或者用木板放在腿上写作，也有在桌上写作的，有的在睡觉，有的自己在缝补衣服，玲玉在钉着一件衬衫的钮子，大家静静地没有一点声音。忽然街头人声沸腾，夹着卖号外的声音，同志们被惊动，大家抬起头来听，有人先后奔到窗口去看，有的说：

“号外！号外！去买一张看看。”

有人刚刚奔到门口，礼彬取了三张号外奔了进来，二人相撞之下，礼彬就喊：

“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

大家都来抢号外看，瞬息间欢呼声大作，全场入于疯狂状态，互相拥抱，投掷枕头、衣服，抛书。

礼彬抱着玲玉狂吻。

有的人就在地上翻筋头。

有的人跳到桌子上去跳踢踏舞。

有的人在地上竖蜻蜓。

小侯也抱着婉芬狂吻。

有的人把某女同志高高举起。

队长也拿着号外奔回来了。大家把他举起来游行，高唱《胜利进行曲》。

重庆街头的庆祝场面：满街的国旗随风飘扬，人山人海，个个疯狂了，鞭炮烟雾弥漫，吼声震天。

一个个楼窗口的人扬巾挥手。

白发老人也挤在人群中欢呼。

人群中有人玩龙灯、敲锣鼓。

军乐队在群众中前进。

彩车载着自由神前进。

鞭炮怒发。

晚间，宿舍大天井中，张灯结彩。剧队同志排成鸡心形座，把玲玉、礼彬围在中间。远远还听见马路上的鞭炮声，同志们鼓噪着：

“新郎新娘行接吻礼。”

在双鸡心灯下，玲玉、礼彬望着同志们笑了一下，就相抱接吻，同志们吼声大作，旋风舞的曲声起。

全体同志由鸡心形座转入混舞，新人亦舞于其中。

周家荣匆匆赶来，探首觅人。他奔入舞群中，将玲玉拉出，礼彬随之。家荣告玲玉：

“我明天一早就要飞到上海去，我的姑丈奉派到上海去接收。我想跟他一起去，帮帮他的忙。我还可以把你带去，赶快！你去准备一下，这个机会难得……”

家荣一边说着，一边推她快去准备，玲玉冷冷地让开他的手，说：

“可是我有什么权利跟你一起走？不犯法吗？”

“你甭管，我自有办法……”

他又要推她快去准备，玲玉于是告诉他：

“我已经结了婚。今天大家在这儿……”

“结婚？跟谁？”

忽然礼彬走了过来，向家荣伸出一只手来：

“表哥，我们在上海好像见过一次面……”

“喔喔喔……”

家荣露出尴尬的神情和他握手。玲玉也就再为介绍：

“现在是你的表妹夫，高礼彬，你忘记了吧！”

“没有忘记，没有忘记……”僵了一下，家荣才接着说：“怎么不预先告诉我一下，我连礼都没有送。”

“我怕你对我们这种结婚仪式看不惯！况且谁都没有送什么礼。”

家荣看了一下手表，脚已经在动了：

“那么，我得走了，我要赶时间，这个机会难得……”

他走了两步又站住了向玲玉说：

“你哪一天回上海，先打个电报来，我派汽车来接你……”

“谢谢你，你给我问候姨父、姨母、妹妹他们。”家荣答应着，奔走了。小侯与婉芬跑了过来，小侯先拉了玲玉舞入人群中，礼彬与婉芬也随着

旋转其中。

在宿舍天井中，勤务在收拾滑竿上的行李。全体剧队同志在欢送玲玉、礼彬，他们一一握手，婉芬哭了，有的男同志在笑她。

玲玉抚慰着婉芬，自己也哭了。礼彬来催她上轿，她们还缱绻不已。小侯过来劝慰婉芬，队长在旁边说：

“我们整个队将来都要到上海去的，到了上海他俩还是要归队的，短时间的离别，有什么可难过呢！况且他们先回江西老家去叙叙家庭之乐，我们正应该替他们高兴呢。”

于是两人撒了手。礼彬扶着玲玉上轿。七八个同志要跟送，礼彬、玲玉阻止他们，说：

“你们也不要送了，木船上待不了多少人。送到江边，跟送到这儿不是一样吗？”

“那也对，张之华，就让他们三人送到江边招呼招呼好了。”队长说。

有人喊着：“那么你们到了江西就写信来啊！”

小侯高声嚷着：

“回家去不要忘记了给我们生个儿子啊！”

二人刚上了轿就抬走了，玲玉忍不住笑着转过身来对小侯说：

“皮猴儿，你永远是皮猴儿！”

礼彬则说：

“小侯儿，你也催催你的婉芬吧！”

大家笑了。轿子渐渐远去。

小侯、婉芬、队长站在门口，其余的人站得后些，或扬手或挥巾帽，后面的人慢慢走近来。

轿远去了。

小侯也有点泪汪汪了，婉芬又哭了；小侯赶快擦干了自己的眼泪责备她：

“嗨，你怎么又哭了啊！玲玉她爸爸几次三番写信来要她回去一下，有什么办法呢！”

队长沉静地望着前面，也感伤地说：

“……从八一三到胜利，八年来朝夕相处，走过多少地方都在一起；经过多少困难危险，都在一起；难怪她要难过，虽然这是短时间的离别，到底也……”

他也取出手帕来了。

小木船在长江里航行。礼彬、玲玉坐在船舱里。

船舱里堆着些铺盖，乘客多半是些商人模样的人，大家望着这一对穿着军装的人，似乎感觉有点奇怪。

他们俩坐下来，呆呆地望着前面，感慨万端；也许多半有点舍不得离开那些同志，也许开始在幻想久别的家中情形了。

玲玉自言自语地说：“唉，走了二十天才过了宜昌！”

玲玉听见乘客中有人说：

“你看他们公家上的人都坐不到轮船，我们老百姓是不用想了。”

玲玉回头看看，说：“我不知道那么多轮船拿去干什么去了。”

“你想坐轮船的话，到明年这时候恐怕都回不得家乡。坐木船谁不知道有危险，大轮船在旁边走过，十条木船总要翻掉一条。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船家说。

乘客中有人不耐烦地说：“好了，别说了！别说了！说起来实在有点气人！”

玲玉听见这些话更为感触。又听见那个人叹着气，说：

“……这年头儿反正人的性命不值钱了！”

玲玉也不禁叹了口气。礼彬听见了那些话，当然也不无感触，但看见玲玉这副神情，就用别的话来打岔：

“你爸爸一定在家里等急了！”

一时没有想到这也是玲玉的一桩心事，使她又叹了口气，并且说：

“不知道怎么样，爸爸最近几次来信说到家里的情形，总是很忧虑的样子，但是又不肯明白地说。真是叫人担心。”

“不要去瞎想了，反正我们已经有日子可以看见他老人家了……”

说着，礼彬就拿出几份报纸来给她：“看看报吧，今天的局势不知道怎么样了！”

于是二人就静静地分头看报。

报上赫然的大字标题：

“大批国军空运东北”

“军粮！军粮！一篇血债！”

“江西灾情——惨！”

饥饿难熬，往往全家自杀，
军粮第一，依旧迫如星火。”

礼彬不免有所疑虑，看了看玲玉，幸亏没有被发觉，连忙把报纸放下，折得很小，捏成一团，摔在地上。

江西各种灾荒镜头。

从村庄望出去的一条羊肠小道。礼彬、玲玉跟着一个挑伏自远而来，将进村口，玲玉立定了，笑着告诉礼彬：

“这儿转过弯就是我的家了。”

于是欣然先奔了去，礼彬随之，追越挑伏而抵家门前，不觉兀然立定，望着她的家。

她的家驻了军队，门边上挂着一条夏布的牌子：“×××队部”，看不很清楚。

玲玉讶然，不能确认其家。礼彬看见这现象，似已断定事情的恶化，低首默然。玲玉转身四视。

对面陋屋门口有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妇人，衣衫褴褛，力不胜任地在磨着麸皮。

玲玉迟疑地走过来，唤：

“李婆婆！”

她似乎还有点认识玲玉，停了磨，认了半天。玲玉提出自己的小名：

“我是玲玲。”

她才恍然想起来，但木然没有一般常人的反应，她并没有离开她的磨，说：

“喔……玲玲你回来了！”

“李婆婆，我们的家怎么？……”

“你们家的房子卖了，你的爸爸到底还是熬不到你回来就……这还是前十天的事。”

玲玉已经觉得这话是一个恶耗，眼前已经感觉发黑，还听见李婆婆叹了一口气，说：

“……唉！军粮！军粮！生生地把他逼死了！”玲玉眼睛一闭，站立不稳了，礼彬赶快扶住她，幸而她哭了出来，他扶她坐下在门边一只破凳上。她凄然喊着：

“爸爸！”

礼彬凄然地望着她的家。

李婆婆似乎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也许她是司空见惯了，冷冷地说：

“到处都是这样！我也是挨一天算一天！”

挑伏靠在门口的墙上，疲乏不堪，瞪着眼睛望着天。门口玲玉在哭，距离很近，但他似乎没有听见，也不看一看。

凄风中，玲玉、礼彬低着头坐在丛冢之间，附近都是秃然新坟。

玲玉啜泣着，礼彬望着一座新坟，呆呆然。

胜利后的上海景色：大马路上车水马龙，行人如过江之鲫，热闹有胜于前。

大小吉普车载着美军飞驰。在接连着的几辆三轮车上，美军抱着中西各色女人驶过：有的抱着女人接吻而过，有的呼啸歌唱而过。

店家橱窗里的各种美国货吸引着行人伫立其前。

广告均以标榜“美国新到”为荣。

但工厂区的烟囱十九无烟。

高楼大厦附近污秽的贫民窟依然点缀着这畸形的都市。

富丽堂皇的周家新居的客厅，各式收音机排列三只之多，钢琴二只之多。汽车的声音停下来。片刻，周家荣穿上了美式军装大踏步地从大门进来，两个男当差掂着两个铺盖进来，家荣指挥他们说：“就拿到客房里去好了。”跟着玲玉、礼彬穿着破烂肮脏的棉军装滞滞地进来了。他们被这辉煌的气氛所炫惑。到平台口，家荣作请状，说：

“请先在这儿休息一下吧！”

两人先后坐下，左右上下四顾，互相对看了一下，两人心中都有同样的感慨。

表妹美云从里边赶出来，如今她已经是一个十足的上海型的少奶奶，两手钻饰，白底绣花鞋。玲玉先叫了她，还是称：

“二表妹。”

说着就迎了上来，礼彬也随着走近表妹。家荣远远地站在一旁看着玲玉。

玲玉刚回头要看看礼彬是否还认识她。

美云惊讶似的望着他们楞了一下说：

“表姐，你怎么……搞得像败兵一样啊！”

两相接近时姨母也赶了出来，姨父和一个摩登少女跟在后面，奶妈抱着孩子在最后。玲玉迎上去叫：

“姨母，姨父。”

姨父答应着，并且叫着：“玲玉，你们来了。”

在姨父正看着礼彬时，姨母突然过来抱住了她：

“……玲儿，……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

玲玉心中原有许多悲梗的事，这时也不免落泪。姨母松手再看看她的脸，说：

“为什么到了上海不到我这儿来，要去住旅馆呀？姨父知道了真生气，逼你表兄要把你们接回来，现在才像样啊！”

姨母抬头看礼彬。

这时玲玉才为礼彬一一介绍，礼彬依玲玉口吻一一鞠躬称呼。姨父母视礼彬虽然相貌堂堂，到底服饰太寒碜，于是对礼彬的态度就不怎么热情。玲玉介绍到摩登少女时，她正照着粉盒子抹粉，玲玉不免支吾，表妹走上一步告诉她：

“这是我的未婚嫂子。”

但接着的笑声有点怪。家荣站在玲玉后面立刻修正说：

“朋友，我的好朋友就是了。”

玲玉要和她握手，她看看玲玉身上，微微退了半步，才勉强伸手与握，态度很倨傲。礼彬看到这情形乃止手而顾他。

美云对站在门边抱着一个孩子的奶妈，说：

“奶妈，抱弟弟过来，来见见表姨母、表姨父。”

玲玉高兴得什么似的：

“啊！我的侄儿子是不是？”

就抢上去想抱他，美云又忙说：

“他怕生，他怕生得很！”

奶妈领悟，抱着闪开了一下，玲玉始有所觉，看了看自己的身上，有点自惭形秽。这时听见姨父在叫：

“大家坐，大家坐下谈。”

玲玉于是退了回来。大家先后坐下，姨父便问玲玉：

“你爸爸好吗？”

玲玉的动作立刻滞缓起来，低了头说不出话来。家荣便忙告诉他们：

“刚才玲玉妹告诉我说，姨父在江西死了，就在他们回到江西去的前几天……”

大家不无震惊。

姨母更觉讶然，急问：

“什么病啊？”

玲玉低下头去，一时说不出来。家荣又代为回答，说：

“没有什么病，表妹说是给人逼死的。”

“怎么？……”姨父诧异地，姨母也急急地问：

“怎么？逼死的，谁啊？”

玲玉又哭起来了，礼彬不自觉地走了过去。适逢仆人捧茶来，于是家荣打岔说：

“好了，好了，别谈这种事情吧！（向玲玉）玲玉妹想开点。（又向美云）云妹，你们楼上的牌还没有打完吧？大家楼上去玩玩吧！（向仆人）黄妈，把茶送到楼上去吧。”

说完就要去扶起玲玉，中途缩手，看了看礼彬，又向美云说：

“美云，把表姊扶上楼去坐吧。”

美云立即走过来，姨母知道这事情不同平常，也就暂不追问，附和着立起来说：

“玲儿，上楼去坐坐吧。”

家荣也招呼着礼彬，礼彬走近玲玉好像想说几句安慰话，但玲玉已经被美云扶起来走动了步子。

这一群人走近了起坐间，当中红木桌子上放着一副刚打完的麻将牌。大家七嘴八舌地向玲玉、礼彬劝说：“玩几圈。”“散散心。”或说：“解解闷。”

礼彬说：

“我不会的，从来没有打过。”

“我不相信，来，来四圈，小来来。”

家荣似乎真的不相信这么大的人不会打牌。姨母则说：

“让他们俩休息休息也好，家荣你替我打吧，我跟你表妹他们谈谈。玲儿，新姑爷，沙发上靠靠吧。”

“谢谢姨母。”

大家各自就座，表妹、摩登少女、家荣和姨父四个人坐下，立即牌声大作。

姨母取桌旁糖果给玲玉和礼彬，一边说：

“你们在乡下演戏，一个月有几个钱好赚呢？”

“这就不能谈钱啦……”玲玉回答。

姨母取糖给礼彬，说：

“姑爷吃一点。……那么，你挂的第几牌啊？姑爷是唱小生的吗？”

“不是这么说的，姨母，我们根本不讲这一套……”

玲玉的话忽然被姨父的声音打断，他叹了一口气，说：

“唉！真是……”

姨父一边打着牌，一边感慨地说：

“……你们何苦一定要在后方做这样的生意呢？嗯，慢慢，发财碰。”

一边取进了“发财”，一边继续说：

“有多少人借了这八年抗战的机会在后方发了财，你们俩轻易错过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实在有点可惜。”

玲玉、礼彬不免有点反感。

家荣一边看着牌，一边也似唱似叹地念着：

“错过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啦！可是机会还有的是啊！什么为大众、为人民服务、刻苦自己，我总觉得你们有点傻，犯不着！”

礼彬回顾玲玉，玲玉啼笑皆非。

这时门口走进来一个中年人，兴冲冲的也没有看见玲玉他们，他直向着家荣喊：

“家荣哥，我跟你谈几句话……”

他呼姨父母为“爸爸、妈妈”，穿着极时式的西装，他又转身去向着家荣，姨母喊住他：

“姑爷，你来的正巧，来见你美云的表姊和姊夫吧。”

便为介绍：

“这是表姊，这是表姊夫。……这是美云的姑爷。”

相与招呼，玲玉称他为妹夫。他见有生人在，就又匆急而兴奋地叫着家荣：

“家荣哥，我跟你在隔壁谈几句话。”

家荣泰然说：

“什么事，那么要紧啊！”

“就是……（眼睛一扫礼彬）那寡妇的房子……”

家荣乃起立，但也还显得满不在乎地，说：

“妈妈来打吧，我去跟龙章弟谈几句话。”

“那么，玲儿来，看姨母打牌吧。”

“不，姨母，我就在这儿坐坐好了，我又看不懂。”

在姨母与玲玉说话的时候，家荣已经和龙章走出去了，姨母也就上了牌桌。

姨母的位子好在就在玲玉他们近边，谈话还方便，姨母一面打牌，一面仍与玲玉谈着话：

“你表妹夫原来是在上海一家日本洋行里做事的，现在跟着你表哥帮人家办接收的事情，有什么好处，你表哥总是顾到他。”

这时有人和了牌下来，姨母就回头恳切地跟玲玉他们说：

“你表哥常说做这种事情全靠亲信的人多才做得大，所以听见你们来了，我们都高兴得很。你们到了上海，也总得……”

玲玉、礼彬听了这话感到不知所措，有点坐立不安。

姨父打断了姨母的话，说：

“你们错过了一次机会，这次的机会不能再错过了啊！”

玲玉和礼彬都没有回答，但这场面实在使他们忍受不下去。玲玉看了看礼彬，当然他的神态也很不好看，心中也早已料到如此；于是她一面拉着礼彬站起来，一面发出颤抖的声音说：

“姨父，姨母，……我们俩想到阳台上吹吹风，晒晒太阳。……这儿闷得很。”她轻轻地带上了这么一句。

姨母接口说：

“好的，你们俩自己去玩一会儿吧。”

他们俩就打开了阳台门走出来。

礼彬关上了阳台门，玲玉忽然要哭了，礼彬知道她心里的痛处，安慰着她：

“不必难过，玲玉！”

这一安慰，使她痛快地哭了出来：

“礼彬，我们八年的苦真是白吃了吗？抗战八年，我们忍受一切牺牲，无非是想胜利以后，中国的一切会进步起来，我们的日子就会过得有意思。可是，现在，你看，这一切的一切，都叫我们不能不伤心！”

礼彬稍稍顿了一下，说：

“你不能凭这一个角落的现象来看整个的事情。你要看全面。中国大得很，你不能单看这一个角落，不能单看这种中国人！”

“我想起了我父亲的死。我看到了这里的现象……”

“……但是，你要看今天已经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人懂得争取他们自己应该有的权利，那些腐败不合理的东西是不会存在得很久了。我们，所有进步的文化工作人，八年来跑遍了全中国，宣传、教育，教老百姓在强暴凶恶的敌人面前保卫自己的权利；老百姓全懂得要在所有强暴凶恶的敌人面前保卫自己。原来老百姓就很简单，他要生存，谁要侵害了他，使他不能生存，他就会跟谁拚命，中国的历史上写着都是这一类事实。我们的苦决不会白吃。”

玲玉的哭渐成尾声，礼彬还在安慰她：

“不要这样，玲玉，坚强一点！”

玲玉拿下了擦着眼泪的手帕，房里的麻将声在劈拍地响。

除夕，周家新屋的客厅里供着年神，点着香烛、檀香，绣花桌围前面挂着两串金色纸元宝，桌子上供着元宝形和条形的年糕。姨母手上数着佛珠，一面口中喃喃念着经，一面用竹筷钳去烛心，看了一看一切都已妥帖，便喃喃不绝的慢慢走上楼去了。楼上用磁碗掷骰子和人群的笑声一阵阵传来，门外高升鞭炮声频作。客厅后室的门开着一道缝，玲玉窥见姨母上楼去了，便轻步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只面盆，到客厕中去了。

她在客厕的面盆里取了一盆水赶快回到自己房里。

她关上了房门，把水倒在礼彬正在搓着衣裳的盆里。

礼彬把一件衣裳先清了清水，拧干了，说：

“免得那些娘姨又笑我都是破衣服，自己洗了在房里晾一晚，明天

早晨不是一样可以穿。”

说时已经把衣裳拉了开来，是一件有很多洞洞的汗衫。玲玉说：

“笑倒不怕，怕他们又给你扔了。”

“可不是！”

两人不觉笑了起来，玲玉说：

“来，还有两件我来给你洗。”

忽然有叩门声，礼彬慌忙把衣裳丢还在面盆里，把面盆放到床底下
去。玲玉开了门，一个女佣人捧了两碗汤年糕进来，说：

“表姑爷，表小姐，请用年夜点心。”

“好，谢谢你，黄妈。”

礼彬一面以手掩盆，还怕给她发现，偷看一下地上，修正了一下面
盆的位置。

“别客气。”

黄妈把糕碗放在桌子上，玲玉笑嘻嘻地帮着她。

年烛燃过半截，当差的再换上新的。

在外面小孩子吹着玩具喇叭和其他玩具以及断续的鞭炮声中，周
家起坐间里，姨母的手从果盘中拿了条形的糖果送到礼彬面前，说：

“表姑爷，今年多赚金条。”

再取圆形的糖果，说：

“今年多赚元宝。”

礼彬、玲玉坐在红木桌边，不免也换上了衣裳；礼彬穿着一身上下
三件不同色的西装，玲玉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旗袍。礼彬的表情总是忐忑
不宁的，但也只能敷衍几句：

“好好好，赚金条，……赚元宝。”

但说完后与玲玉作苦笑。姨母送糖果到玲玉面前则说：

“玲儿今年多藏金条，……多藏元宝。”

姨父正狼吞虎咽地吃着炒面，唏哩呼噜地发出很大的声响。他跟着

姨母的话说：

“只要你能够跟你表舅子做事情，要赚几根金条实在算不了什么一回事……”

话还没说完，表妹美云夫妇带着三个孩子和奶妈、娘姨一堆人来了，他们依着辈份一一向姨父母叩头贺年。龙章换上了袍褂，对礼彬作揖、鞠躬又握手，不知如何是好。美云又令孩子们向玲玉、礼彬下跪叩头，两个人急忙把他们拉起来，说：

“我们拉拉手吧。”

接着娘姨、奶妈也来向姨父、姨母叩头，乱做一团。玲玉、礼彬乘机又逃到阳台上去了。

玲玉吐了口气，礼彬擦着满头的汗。他们看见室内摩登少女和另一对夫妇也贺年来了，黄妈和另一个女佣人捧了两盘莲桂汤来。美云来唤：

“来吃点连子连贵吧。”

他们才又唯唯答应着进去了。

摩登少女从玻璃皮包中取出一叠红纸包来——一分与美云的孩子和她的娘姨、奶妈。

美云也跟着取出红纸包赏给仆人。

玲玉、礼彬看见了瞠目相对，玲玉不禁伸了伸舌头。幸而一个当差的来报：

“表姑爷，表小姐，下面有客。”

这才解救了他们出来，答应着急急走出门去。

客室中另一女佣张妈捧了两碗元宝茶来，放在两位客人面前的一只果盘两旁，说了一句：

“请用元宝茶。”

这两位客人是我们以前在上海某会场的走廊中见过的，是玲玉、礼彬的老朋友；一位就是玲玉的同学丽莲女士，一位就是教育家廖公模先生。丽莲穿得很朴素，公模穿着一件满身油渍的布棉袍子，似乎有两个

月不剪发了。他们看见玲玉、礼彬下来，兴奋地跳了起来；玲玉、礼彬也奔了过来，互相叫着名字，拥抱起来，丽莲更是热烈得抱着玲玉跳跃。

三个佣仆不知什么事喧扰，奔出来看，有的笑了，有的扁着嘴作轻视状。

礼彬问公模：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的？我去找了你好一次没有找着……”

“我在路上碰到了丽莲，她说要来看你太太，我才知道……怎么样？这八年在外面辛苦了。”

“谈不上……”

丽莲也拉着玲玉的手说：

“听说你们都是背了一身毛病始终在战地上支持着工作，我们真难过、真惭愧。”

“我们总指望着早一点胜利了，大家可以过过好日子。当时也顾不到一身毛病了。”玲玉感慨地回答。

礼彬也望着公模苦笑：

“真一切都是意料不到的事情！唔？”不觉又叹了口气。“请坐，坐下谈谈……”礼彬招呼着客人。

大家刚刚就座，大门里走进来一位老太太，清秀的脸色，花白的头发，中等人家模样，后面跟着周家的当差，问她贵姓。她说：

“我姓赵，是跟大少爷拜年来的。”

当差的鞠躬如也地请她坐，便急急到楼上去报了。

礼彬就招呼公模、丽莲，说：

“我们到房里去坐坐吧。”

张妈又出来捧了一碗茶给那老太太；见礼彬等到里屋去了，就拿了他们的茶随入。

礼彬他们刚到自己房里，女佣人就把果盘、元宝茶移了进来，态度十分殷勤。大家就座，礼彬、玲玉也就床上坐。

礼彬目不转睛地望着公模，说：

“你倒还是这样，八年了，还不显得老。”

“在家里躲了四年，不敢出门，一露脸，敌人要你出来做事情，你就不敢不做。后方又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在家里养了这么几年，自然不会老了。”

他看着礼彬，说：

“你到底是辛苦了，不免有点憔悴。不会有什么病吧？”

“在乡下，在山里住，打摆子发几个寒热是家常便饭。我倒还好，不像他们那样，不是肺病，便是胃病……”

“到底是什么道理？”丽莲夹着问。

玲玉回答：

“营养不够，工作紧张——就是他（指礼彬）也吐过几次血。”

公模、丽莲有点震惊。

“现在好了吗？”公模急问。

“在重庆的时候养了一阵，大概是好了。”

大家沉默了一下。忽听得客厅里表哥的吼声：

“把她赶出去！”你还有资格来跟我讲什么话！你这个老太婆简直不识相！”

房门关着，玲玉、礼彬先后走到门边把门开了一条缝窥探。

家荣的背影，他继续在骂着那个老太太：

“我不把你抓起来，算是对得起你的了！”

那老太太被他吓住了。她清醒了一下，才又苦苦哀求，但也不免有点生气地说：

“周先生，我今天第一是来跟你拜年的，顺便才跟你提到一下那所房子的事情。是你把我从那房子里赶出来了，我这么大年纪，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你说我丈夫在的时候做过汉奸，你说你有凭有据，可是我问来问去，谁也不晓得这事情，难道我们待在上海的人，就算是汉奸！”

玲玉、礼彬在门内听着这些话，知有蹊跷，但也不敢判断什么。

玲玉、礼彬还看见家荣凶暴地逼问着她：

“你丈夫开过铺子没有？卖过东西给日本人没有？你家里住过日

本人没有？你还有什么话讲？”

“这也算是汉奸了？……”

“当然，事情不这样简单，我还要查，我已经拿到了很多证据……”

“证据？也得让我知道知道是什么……”

“笑话！”

家荣嚷着就指挥当差：

“把她赶出去，你们这些死人！”

当差的呼喝着把她拉了出去。老太太哭着，说：

“你们不必赶我，我自己会走！我活到这个年头儿，不会做人了！”

“你要再在外面哼一声，就当心你的老命！”

老太太哭着走了。家荣还说：

“大年初一的，真是倒楣！（向站着的那些佣人们）谁把她放进来的？你们这些混蛋！”

没有人敢回答，他就作生气状上楼去了。

黄妈站在许多佣人前面，有点不平，轻轻咒了他一句，白了他一眼，走向厨房去了。

客房内，公模、丽莲他们也站在玲玉、礼彬身后窥看着这场面。这时公模、丽莲默然先踱了回来，玲玉、礼彬也沉闷地回转身来，轻轻关上了房门。玲玉呆了半天，走近来几步，喟然地说：

“礼彬……我看我们不能再在这儿住下去！”

忽然门开了，黄妈送了一大盆炒糕来，玲玉就拉住她问：

“刚才这位老太太是怎么回事？”

黄妈气呼呼地把盆子放在桌子上就告诉她：

“她就是（指）这后面那所小房子的房东，我也认识她。她丈夫在去年病死的，没有留下什么钱，她全靠那所房子在过日子。那房子日本人也来强住过。去年我们大少爷回来，就说她有私通外国的情形，把她的房子贴了封条，后来六根金条顶给一个人住了，每个月付给那位老太太三千块钱的房钱。你说她拿这三千块钱买几包洋火就完了，怎么过活！还要付钱粮，房捐……”

公模问：

“他有什么资格强占别人的房子呢？”

黄妈说：

“还不是有他一个‘好’亲戚做靠山，就这么作威作福的！”

丽莲说：

“那么，他亲戚知道不知道这里边的详细情形呢？”

“那我就晓得了。不过，我想大概总不会不知道吧。”

玲玉、礼彬听了一半，事情已经明白了大半，对那位老太太不免同情而同时对家荣不免有所怀疑。

公模、丽莲也喟然说：

“都是这一类的事情！我不懂得这是占领啊还是光复！”

玲玉又问黄妈：

“那么这一所房子是怎么来的？”

“这里从前是一个外国人，什么德国人的住宅，大少爷答应帮他一家人想办法，不同别的德国人一样关到监牢里去，藏在一个什么地方，就把这所房子让给他住了。”

“谢谢你，黄妈，你出去吧，回头给人看见了不好，人家心虚的人，总要防防你们佣人的。”

“那么，表小姐，先生们，吃年糕吧，冷了不好吃。”

她就出去了。玲玉气愤地说：

“礼彬，我们决定搬，今天有房子，今天就搬。”

“今天大年初一，怎么搬？”丽莲说。

“我们简单得很，两个铺盖卷儿，一提就走。”礼彬轻松地这么说。

公模忽然想着说：

“假如你们还是愿意过那么简单的生活，倒是有一个房间可以去住的，我马上去问一问。我原来跟他们约好了，刚才出来玩，路上碰到了丽莲，知道你们到了，才临时转到这儿来了。”

说着就要走，礼彬幽默地说：

“好，在这所房子里，我也不愿意多留你，你走吧。”

玲玉补上一句：

“以后到我们自己家里来多坐坐。”

“那么我也走吧。”丽莲也站了起来这么说。

“好，今天我都不留，以后详谈。”玲玉笑着说。于是把他们送了出去，一直送出大门。

一个女佣人走近房来看看果盘的里面、周围、底下和地上，一无所有，扁着嘴哼了一声，捧起果盘、茶碗就走。玲玉、礼彬回到房来，相对默然。礼彬徘徊着，玲玉望了他一会，说：

“礼彬，我很抱歉，我把你带到这儿来住。”

礼彬立刻转笑，说：

“你不是跟我一样的都是为姨母的情面而来的，谁想得到……”

有人叩门，开了一看，原来又是一个老朋友夏光原，礼彬在音专的同学。他们见面不免又是热烈欢呼，何况光原原来就是一位喜欢热闹的朋友。礼彬拉他进来坐下，指着玲玉问他：

“还记得吧，在徐州突围回到上海时我给你介绍过的……”

“认得认得，学校剧团的台柱、大学校的校花、江玲玉小姐，现在是高礼彬的太太，还会不认识。况且你不是写信告诉过我，说你们俩已经结了婚。我还没有当面向你们道过喜呢！新嫂子！……”

在他和礼彬的笑声中，玲玉倒被弄得有点不好意思了。礼彬走出门去叫佣人倒茶来。

刚巧那位女佣人走过，他就用温和而带点请求的不是命令式的口吻叫她：

“阿妈，请倒一杯茶来。”

她回头看了他一下，并不理会，自顾走入边门中去了。

礼彬被碰得闷住了，望了她一会，喟然转进了自己房里。里边光原正在很热闹地谈着：

“别的我没有可以安慰你们的，只是留在上海没有替敌人唱过什么‘大东亚新秩序’的歌。”

说着他自己得意地笑了。礼彬拿了一只玻璃杯出来，自己去倒茶

了。

按照玲玉、礼彬的能力，租住一间阁楼是可能的。这阁楼虽然比一般的亭子间要大些，但屋顶成斜形，以致一边极矮，看来还是几十年的老房子。他们两个人正在这里洗刷布置，头顶常与屋顶相碰。经布置后，室内顿时显得艺术化了，墙上挂着贝多芬、普希金等人的画片；床头立着一只琴谱架，架上放一二本琴谱；室隅竖着一只小提琴的盒子，这是礼彬唯一的财产；一只破旧的小写字桌上堆着些书。从屋顶上的天窗里可以望见天上的星月，倒也别有风味。

礼彬布置完毕，环顾室内，在自我陶醉之下，不禁兴奋起来，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布置的家。他拿起放在床上的小提琴来拉，但是屋顶不容许直立；有可直立的地方又不得畅拉琴弓，觉得大不痛快，并且在得意之间又碰痛了头。于是他奋然拉开天窗，拖了一只凳子，站了起来，把上半身伸出屋顶之外，奏起“Home, Sweet Lome”来。

对面人家楼窗口的一位小姐，穿着睡衣，把头伸出窗外，往这儿屋顶上看。

弄堂里后门口射出来的灯光里有三、四个人仰着头望着上面，还有人奔过来看。

晒台上的大姐在月光与后房射进来的灯光里面收起竹竿上晾着的衣裳，回转身来望着他。

优美的小提琴声引得楼窗口那位小姐的爱人也来傍着她的脸，欣赏这合于他们心情的乐曲。

菜园边的蛤蟆也跳出草丛来望着上面。

一条条电线上停着许多麻雀，一齐望着这里，像五线谱一样。

杨柳条随风飘荡如舞。

礼彬在月下奏着琴。

玲玉洗擦地板流了汗，热得解开短衣的钮子，躺在床上休息。

她也陶醉在这乐声中。

床边桌上的芝兰香味随着和风扑向玲玉，玲玉感觉心旷神怡，不觉伸着两臂，身心都感到舒畅轻松。一曲终了，玲玉望着礼彬，喊了他一声，礼彬拿着琴坐到床边，俯视着她，忽然抱住了她吻着她，又望了她一会；她转过头拨了一下放在枕边的提琴上的弦，咚的一声，礼彬又伏在玲玉的头上了。玲玉抚摩着他的背，恨不得二人融而为一。

月色正浓。

玲玉、礼彬并倚在床头，都脱了外衣，盖着被，但露出了臂肩。礼彬一再环顾室内，喜悦之色，形于眉间。他吐了一口气，说：

“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心里没有感到一点拘束，自由痛快地过这小天地的生活！”

玲玉沉默地望着他微笑着。礼彬问她：

“你愉快吗？”

玲玉点点头，还是沉默地望着他微笑着，继而说：

“……不过我还有一个心愿，……你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每天要拉拉小提琴的。等到我们俩都做了事情，第一，我就要先替你搬个家。像现在这样，我总觉得……你太委屈了！”

礼彬看了看天窗大笑起来，说：

“我倒觉得就这样也很有风味啊。”说着又笑了，但玲玉总觉得这是他的委屈。

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又沉默地望着他微笑了。

春雨绵绵，小小的厨房里，除了房东的一座灶头之外，挤满了许多煤球炉，一直排到夹弄里。几位不同气派的主妇，在忙着切菜、洗菜、煮菜。夏光原从夹弄里走了进来对一位微胖的、一望而知是一位有知识的太太说：

“怎么样，太太，今天请客，该要我帮帮忙了吧？”但是立刻遭到他太太的拒绝：

“啊哟！算了算了，你越帮越忙。厨房那么小，大家已经转不过身来

了，还要挤个胖子进来！”

“好好好，胖子总是常常碰到给人淘汰！”

主妇们都笑了，有一位说：

“你这个胖子例外，我们大家欢迎你好不好？”

“谢谢你，亭子间里阿姨，可是我太太不欢迎我，我落得逍遥逍遥了。”

夏太太以又欢喜又讨厌的表情望了他一眼，笑着说了一声：

“讨厌鬼！”

光原在又一阵笑声中逍遥地走出了厨房。

从后门口走进来了玲玉，她收拢了纸伞，挽着一只篮，一进门就说：

“米一下子涨到七万块钱一担了！”

夏太太抢着责备她：

“今天说好了是我请客，是我请客，怎么你又去买米啊！”

“吃晚饭总是要用的！”

“我请客，说的是请一天，中午吃面，晚上吃饭。”

“夏太太真是太客气了，……你又不要我帮你一点忙。”

玲玉随手放下篮子，又想走过来帮忙，夏太太又拒绝了她说：

“你不要来帮忙了，我都弄好了。我才把夏先生赶出去。你身体不好，今天歇一天。他们都来了，都是七、八年不见的老朋友了，去谈谈吧。”

“那么好，我不客气了。夏太太。”

“又不是客气的朋友。”

玲玉走出了厨房。亭子间里的阿姨叹息着说：

“米涨到七万了！这日子怎么过啊？我这个门头实在是立不住了！只好去帮人家做佣人了。他抗战抗死了，口眼一闭，倒是眼不见为净了！”

还有一位太太也在叹息着，说：

“唉！盼天亮，等天亮，天亮了原来是这样！”

大家不期而然的齐声叹息着，沉默了一阵。

玲玉走进了前面改作卧房的客堂，这里的東西挤得满满的。礼彬、公模、丽莲都在。礼彬穿了一件灰布袍子，靠墙坐在一只圆凳上；光原靠在床上抽着烟，公模自己一面倒着茶，一面在说着：

“……我总算也是一个蒙受千百家人家委托教育他们子弟的老师，可是每个月拿的钱还不及一个国家银行的茶房。向上面请愿总是没有结果……”看见玲玉进来，就嬉笑地向她说：“对不起，玲玉小姐，我又在发牢骚了。”

“你发嘛！（带点四川音）这年头儿，谁没有一点牢骚！”

丽莲拉着她坐在自己身边，相倚着，偷偷地跟她说：“这些都是我做新闻记者要取的材料。”

公模继续说：

“……我要是不干，中途溜走，又对不起许多无辜的学生和家长。自十二月八号以后，这几年我一直躲在家里倒熬过了，谁知道现在倒有点熬不下去了。我的老婆，又来得会生孩子，一生一大串……”

大家忍不住地大笑了。光原竖起身子来，说：

“这就怪你自己不好了！”

“啊哟，我的上帝！这笔账我要跟上帝去算了！”

大家又大笑起来。光原向丽莲说：

“这可不能写在报纸上发表的！”

“这也是人的实际问题，为什么不能写！”

“对，对，实际问题，实际问题。”

光原故作严肃地又靠到床上去。大家又不免笑了一阵。公模忽然一本正经地走近礼彬，说：

“现在规规矩矩说，我倒有桩事情要征求征求礼彬兄的意见——我们学校有一位教史地的先生，因为生活实在熬不过去，改行做生意去了，留着一个空缺，不知道礼彬兄愿不愿意来救救那些可怜的学生。”

礼彬听了这话，早已在思索了，这时爽然回答说：

“我现在根本失业，假如你们学校请不到更好的先生，又既然觉得

那些青年可怜，我有什么理由推辞这件事情！”

公模问：“是真的？”

礼彬说：“这有什么假的。”

于是公模向他打躬作揖，又说：

“我替我们校长先生和那许多学生先向你道谢。你阴功积德，多子多孙。”

又转身向玲玉揖拜，并称：

“新嫂子。”

礼彬则说：“这年头儿，像我们这种人，多子多孙，简直是多灾多难，你不必这样祝颂我了。”

玲玉不免羞怯地低头而笑。忽然大门上有人叩门，光原去开门。

大雨中，有两个小学生，一个撑着把破雨伞，一个穿了件破雨衣，拿着一手的徽章来募“尊师金”，哀哀地说：

“先生，买一只尊师徽章吧！普通徽章两千块钱一只，荣誉徽章一万块钱一只。”

“买一只吧，先生，帮帮忙！”

“尊师！好。”

光原说着就伸手摸钱，又回身对公模、礼彬说：

“礼彬、公模，我也来尊你们一下！”

光原拿出钱来买了一个普通章进去了。小学生走了。礼彬走到门口痴痴地望着他们，不胜感慨地说：

“教师们的生活问题，要那些小孩子来辛苦，冒着这么大的雨！”

礼彬关了门回转身来。公模接着说了一句：

“……又破钞了穷朋友的钱！”

光原则说：

“我穷？今天我可不穷。你看我今天还是一个宴会的主人哪！”

他一边说着，一边夹弄着手指。这时夏太太捧了一只放着四盆冷菜和一缸子面的托盘出来，大家赶忙把桌子移到床边，公模先抢床上的位子坐下，两手立刻靠上桌子，光原从五斗橱上取过筷子来，大家自己拉

过凳椅坐下。

早晨，礼彬匆匆吃完了稀饭，站起来说：“我得上课去了，时间不早了。”就跑到门口去。

他在门外把晾在竹竿上的灰布长衫摸了摸，下角还没有干，捏紧一把，拧了一下，还有水滴掉在地上。

他把衣角拧干了，就收下来，一面穿在身上，一面回房里。玲玉正在收拾一只吃剩的菜碗，用一张报纸盖好，问他：

“袍子干了吗？”

“干了，干了。”

“袍子只有一件，上课又不好不穿袍子，月底拿到了钱，怎么样也得添一件。”

“能将就就将就了。”

礼彬来不及扣好钮子就拿起一叠卷子赶紧走了。玲玉擦好桌子，从床上拿起礼彬的袜子，又从抽屉里取出了针线，刚在穿着线，丽莲一面喊着玲玉的名字，一面兴冲冲地走来，一进门就说：

“玲玉，我已经跟我们报馆里的负责人说好了，也是跟我一样的外勤，你就可以开始工作了。你有什么私人的事情要料理的赶快料理……”

玲玉脸上虽然也显出愉快，但是她还是像以往一样的那么虚心，并不因愉快而冲动，冷静地回答：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我是不是能够胜任这……”

“嗳哟！玲玉，你怎么越来越没有勇气了？……”

玲玉沉着地说：

“多吃了几年饭，反而觉得什么事情都不容易起来了，我要做这个工作，总想也像你一样能够做出点道理来。”

“做新闻记者还不是跟你们干艺术一样，认识正确、有热情、有良心、不怕威胁、不受利诱、不徇私情、敢面对真理说话，就能干出道理来。这些条件你还不够吗？我早看准了……。好了，我还有事情呢，你赶快把私事料理料理吧。明天咱们在报馆碰头。”

丽莲说着向门口退了两步，看玲玉似乎还有点迟疑的样子，就干脆地说：

“还有什么迟疑的，除非你怀疑我们的报馆是受哪一方面津贴的。”

“当然不是，丽莲……”玲玉立刻声明。

“不是就好了，明天见了。”

丽莲干脆地走了。玲玉看她走了立刻转过脸来，这时才显出了心里的愉快，坐在床上，遐想着。

在扶梯上，丽莲碰到了周家荣，对他看了一下，仿佛有点认识这是谁。家荣看见女人，那有不看之理，两相擦过，还回转头来一看。家荣想对她笑一笑，不料她的眼色十分难看起来，走下去了，家荣还是得意地走上来了。

他走到亭子间房门口一看，一个女人在收拾东西，便问她：

“有一个姓高的住在这儿吗？”

亭子间里阿姨很客气地指示他：“就在这上面的阁楼上。”

家荣回头一望，见阁楼门下是一座又窄又陡的小梯。他不禁惊讶地“啊！”了一声，就迟疑地走上来了。

玲玉早已听见了他的声音，但直到这时才有点不高兴地走到门口去迎：

“表哥！你到这儿不是委屈了你！”

家荣艰难地走上来，不小心，头又碰了门框，说：

“嗨！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你不早说，房子我还怕少了！”

玲玉把话来掩饰自己对他的反感：

“谢谢你，我住在这儿觉得满舒服。……姨父姨母好吧？”

家荣坐在椅子上，向室内四周望了一下，又望了下屋顶，假惺惺地说：

“……何苦呢？像你这么样一个人，弄得头都抬不起来的！”

玲玉觉得这话里有点骨头，脸上有些愠色，说：

“表哥这话什么意思？”

家荣贼样的望着她笑笑说：

“一个女人嫁人，总得求点享受，都像你这样，玻璃皮包、金刚钻那些东西都没有销路啦！”

玲玉正色而郑重地跟他说：

“表哥，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这儿地方太不像样，我不敢招待你了。”

家荣贼嘻嘻地走近她说：

“咱们兄妹还谈这个话，我是为你着想，觉得一个女人总得找个有事业雄心的丈夫嫁嫁。什么为人民、为大众，这种思想根本就有点危险；来来往往的又都是些穷朋友，将来坐牢监、上脚镣手铐倒有份的，还有什么……”

玲玉早已气得火上来了，这时她实在忍不住了，说：

“够了，你这个混蛋！你知道我就是凭他这一点，才敬爱他，才嫁给他的。你以为什么才是一个人的事业？你以为一个人整天的挖空心思，找金条，赚美金，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求舒服，才算是有了事业雄心吗？像你这种人的所谓‘事业’，是在吃人血，是在拿别人的血滋养自己！”玲玉指着他的脸骂，逼近他。

家荣万想不到玲玉会这么不知他的“好心”，惊骇地站起来又碰痛了头；听见她最后几句话，更不觉惊骇地往后微退。玲玉还在骂他：

“你以为你今天是舒服了，是神气了！你们这种人心肝都没有的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种黑暗的对不起人的事情哪！……”

家荣这时惊慌地望望门口，望望楼下，轻声地阻止她：

“喂！喂！喂！轻一点，轻一点，给人家听见了不好听！”

玲玉似乎还想暂时顾到他一点面子，于是才说：

“假如我要有这个能力，我一定惩罚你们这些吃人的野兽！”

家荣吓得赶快阻止她：

“好了，好了，算了，别说了，我走了！下回再来看你，今天这个日子大概不太好。”

他这样装饰着自己的门面，赶快地溜出去了。玲玉背着他，没有理他。忽然，听见楼梯上一声巨响，原来家荣已经摔倒在楼梯底下，摔痛了腰，勉强支撑着在爬起来。

晚上报馆编辑室的人，正忙着各自的工作。丽莲正在写下她一天所采访的新闻。玲玉也挟着皮包进来了，她一进来就颓然坐下来，把头靠在写字桌上。丽莲看见了首先赶过来照料她。

丽莲俯身慰问她：

“玲玉，怎么啦？怎么这几天老是……”

玲玉没等她话说完，就抬起头来，说：

“没什么，丽莲，你去写东西吧。”

“是累了吧？”

“不是累，不知怎么的，胃里老是觉得不舒服。没有什么的，你去写东西好了。”

“要不，把你今天要写的新闻告诉我，我来给你写，你先回去休息吧。”

“不要，我在这儿休息一下，就会好的，这几天老是这样的。”

丽莲慢慢地离开她，说：

“明天白天去看看医生吧。恐怕是在演剧队时留下的老毛病。要把它治断根才好。”

玲玉没有回答。丽莲坐到原位上去，拿起笔来，还不时抬头看看她。玲玉好像安静了一些。

玲玉自某医院门内走出来。

这就是原来亭子间里阿姨住的那间亭子间，阁楼上的家具，现在都在这儿了，礼彬的琴谱架耸立在窗子旁边。显然，他们夫妇二人都做了事情，玲玉已经偿了他的心愿。是黄昏的时候，玲玉一个人躺在床上若有所思。她眉目间流露出深重的愁闷，终于转过身去伏在枕上哭了。忽然楼梯声响，脚步像是礼彬，她回头一听，立刻擦干眼泪，坐起来。

果然是礼彬回来了，玲玉勉强站起来笑着，礼彬拉着她的手，说：

“你今天回来早！”

玲玉佯笑着，没有回答。礼彬觉得她的神情有点异样，又发觉她眼睛有点红，于是就抚慰着，问她：

“你怎么啦？”又仔细地看了她一下，“……你哭了！”

玲玉不响，转过身来，走近床头，她又泫然欲涕了。礼彬在她身后抚着她的臂膀，追问她：

“什么事啊？什么事不快活？告诉我。”

玲玉忽然投在他的怀里悲哭起来，急得礼彬摸不着头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用惶恐的声气追问着：

“什么事，到底是什么事啊？玲玉，告诉我。”

他自己的声音也发颤了，显然有一种“悲其悲，痛其痛”的心情，玲玉于是说了：

“……我总以为我是病了，每天能够支撑着起来；我总以为慢慢地就会好的，也不愿意告诉你。”

“今天怎么样？”

“丽莲一定要陪我去看医生，医生看了说……”

玲玉忽然又似乎想哭了，礼彬慌忙追问：

“医生怎么说？……怎么说？”

“……他说这不是病……”

慌急中倒弄得礼彬一时糊涂起来了：

“啊？那是……”

玲玉脸上又忽然显出一点点赧然的微笑，说：

“医生向我道了喜，说这是……”

她突然投在礼彬怀里，似乎是羞，又似乎是要跟礼彬拚命。礼彬于是恍然大悟笑起来，松开她，嚷着：

“好啊！这是大大的喜事啊！有什么难过的！”

玲玉坐在床上，俯首在床栏上。礼彬也坐在她身边，说：

“生个小孩子出来，多好玩啊！特别是你生的孩子，一定是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在我们脚边跑来奔去，喊妈妈叫爸爸，一忽儿扑过来要爸爸抱，一忽儿扑过去要妈妈抱。晚上，睡在我们两个中间，我们三个人

一起玩，讲讲天真纯洁的话。我们对于这世界前途的指望也寄托在孩子身上，我们会感觉更热闹、更温暖、更胆壮，从此更有信心，这是我们最可靠最有力的生力军……”

礼彬一面说，一面做着动作。

玲玉听了这些话，最初是被他所描绘的情景所吸引，但到底还是想到了许多当前的实际问题，她转变了神色，思索着。这时她就蹙起眉头打断了礼彬的话，说：

“可是，……目前的生活……”

礼彬也似乎被她提醒了，有点踌躇起来。玲玉继续说：

“这种物价！你一个人太辛苦，我要是一天到晚拖着个孩子，怎么办！”

礼彬一时说不出什么来，迟疑了一下，玲玉抬起头来，怜惜地望着他，叫了他一声：

“礼彬……”

“唔！”

“我想……我，不要那孩子！”她突然又哭了。

礼彬听了这话，又看见她哭了，心里不知多难过，他激昂地冲口说出这样的话：

“不，玲玉，不能这样！人家有了孩子，一家人都高兴，大请客，大庆祝，求神拜佛还求不到呢，我们为什么要哭着不要这个孩子，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幸福。我们一样是个人，为什么不能有个孩子！为什么！”

他忍不住地站了起来。

玲玉哭得更伤心了。听见礼彬继续在说：

“玲玉，你不要顾怜我太多，我相信我会有办法，我可以负起做父亲的责任来，我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来，这是我的责任啊！”

他又坐下来抚慰着她，偎依着她的脸说：

“玲玉，你不要顾怜我太多，我年轻，辛苦点怕什么！你不许再哭了，你懂得我的心情。”

玲玉于是强忍着哭，抬起头来，回过去望着礼彬，为他理着掉在前

面的头发，又怜惜地叫了他一声。礼彬向她笑着，玲玉也带着眼泪望着他。

半夜，万籁无声，房里灯熄了，礼彬和玲玉睡在床上，月光透过窗格射在他们脸上。礼彬翻来复去，唉声叹气地睡不着，忽然礼彬轻声地喊她：

“玲玉！”

“唔！”

“你没有睡着。”

“还没有。”

· 于是他又翻过身来，凑近她，温声地向她说：

“玲玉，你已经答应了我！你不再说不要这个孩子了？”

玲玉点着头，说：

“我答应，我要保住他了。”

“好！”

礼彬笑了，他这才翻过身去安心地睡了，很久没有声音。玲玉睁着眼睛望着他微微地笑了。

秋云朵朵，虫声唧唧，柳条已成条条细丝，随寒风吹动着。

河边落叶，一张张掉在水面上，随枯萍东流。

槐树上枯枝参天，露出了点点鸟巢。

旭日在浦东许多烟囱背后升起来了。

马路上行人还稀少，商店都关闭着，静悄悄的。只有菜贩、肉贩挑担走着，垃圾车行驶着，表现出这是上海的早晨。

厨房里，已经有一位太太蓬着头发在生炉子，煤烟直向上冒。

礼彬燃着纸烟伏在桌子上写文章，刚写完了一张，放到手边的一堆上去。玲玉还睡着，厨房里的煤烟从板壁的各处缝孔里钻进来，礼彬在烟灰缸上弹了一弹烟灰。

烟灰缸里堆满了香烟头。

礼彬憔悴的脸色，有四五天没有剃的胡髭，带点黑色的眼圈。他咳

嗽了几声又继续写着，忽然觉得有点头昏，在手臂上靠了一下，接着一阵大咳，赶紧拿起已经放在桌上的手帕掩住了嘴，看了看玲玉，生怕她听见了；忽然他的脸色变了，觉得咳出来的东西有点异味，俯首吐在地上一看……

他慢慢抬起头来，瞪着眼睛呆住了；忽然听见床作响声，原来是玲玉轻轻翻了一个身。

礼彬慌忙拿起桌上的废纸俯身去擦干净地上的血，急切间，拖动坐凳，惊醒了玲玉。玲玉朦胧间看见礼彬刚竖起身体来；再看窗外，天已经亮了，她惊疑地昂起头来问他：

“你还没有睡？”

“我就睡了。”说着，开了窗把纸团往窗外丢了。这时玲玉坐了起来，有点埋怨他的口吻：

“你昨天也是很晚才睡的，今天又是个天亮，等一下还要去上课，礼彬，你老不听话……”

“我就睡了。”说着就脱衣服。

“下了课，回家写三四个钟头，也就够了，得有个限度才对。”

礼彬躺下了，玲玉才又睡下去，不免叹息。

礼彬脸背着玲玉，他的眼睛始终睁得很大的，在担着心事，呼吸急促了些。

剧队同志们也坐着木船东下了。他们在船上或躺或坐，或望风景，或默然静坐，但都情绪不高，也许是变老成了，静默中只听见船夫的呼啸声合着排桨击水的声音。

船夫们整齐地摇着桨。

排桨整齐地击着水。

远望江东的风景渐渐向他们接近。

队长、小侯、婉芬三个人在船头上望着前面，小侯忽然叹息着说：

“到底是解散啊，还是改组！像他们对那两个演剧队的情形，未免太狠了一点！”

“想它干什么！凭我们这么多不怕碰钉子的朋友在一起，凭这么多人的社会关系会没有办法吗？”队长这么说。

婉芬则说：“我倒惦念着玲玉、礼彬他们两个人，他们一定感到很孤单、很寂寞。”

“反正我们没有几天就可以到了。”队长说。

前面的风景又比刚才接近了些，还在继续接近。

周家的起坐间，周家荣在室中徘徊着，有点焦虑疑惧的神色，忽然又立定在沙发边，拿起一张报纸来看看。

报纸标题：

接收舞弊层出不穷

本报记者 江玲玉

他看了之后表现出更多的疑惧，又徘徊着。

门口当差的来报说：“大少爷，表小姐来了。”他连忙迎上去。玲玉已走到了门口，赫然站定在那里，家荣立即装得很恭敬热情的样子欢迎着：

“啊！玲玉妹来了，好极了，好极了……”

“是姨母派人来找我吗？”她还是用平和的口吻问着。

“是的，是的，玲玉妹先坐一坐，妈在睡会午觉，一会儿就起来了。”

家荣谄媚地说。

玲玉走进来坐下。家荣追着走近她又谄媚地问：

“妹夫最近好？”

“谢谢你。”

沉默了一瞬间，家荣又跑到门口去喊：“倒茶啊！”其实送茶的已经到了门口。茶放在茶几上之后，家荣就坐下来。

他坐在玲玉旁边，似乎是诚挚地恭维她，说：

“玲玉妹近来常常在报纸上揭发社会上的许多黑幕，让那些为非作

恶的人不敢再肆无忌惮，实在是件好事情，这才叫‘言论自由’，这才是‘民主’，实在太好了！”

家荣一脸的谦恭之色，继续说：

“至于我，你是知道的，向来境况也不怎么好，幸而这次抓到这个好机会，总想为自己打一点基础。我们是嫡表至亲，关系不同平常，我想玲玉妹一定会帮忙、包涵……”

玲玉听得已经有点刺耳，还听他继续在讲：

“听说我这儿的黄妈陪了那个寡妇老太婆到你家里去过两次，这件事情我也瞒不过你了，好在咱们嫡表至亲，‘自家人’（夹一句上海话），我有什么好处总少不了有你一份。所以上次我到你家来，要你不要再住在那个又小又脏的……”

玲玉听了他的话，脸色已经变了好几次，她听到这里，实在不能再忍耐，于是爆发了，猛然站起来说：

“你又来侮辱我！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我有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良心，就是我丈夫做了这种事情，我该说话的也是一样要说话。这个世界，都像你们这样搞下去，还成世界？明敲暗诈，强夺民产，人人在切齿痛恨你们，个个敢怒而不敢言。人家被逼急了，稍发几句牢骚，你们就把黑帽子、红帽子套在人家头上，常常一个一个人被你们不知道拖到哪里去了！你们就不想一想，一个人欺侮了人家，还不许人家诉一声苦，这是多么野蛮残酷的事！这简直连人性都没有的了！你居然也嘴上挂着什么‘民主’、‘自由’，你简直是在糟蹋这两个名词！”

玲玉说时走向家荣几步，家荣害怕地退着，连声“噢！咄！”的。

玲玉越说越火了，更提高了嗓子，继续说：

“你们这样无法无天，时局怎么会不乱！你们再这样搞下去，祖宗传给我们几千年的基业都要被葬送了！许多人抗战八年的苦是白吃的了，千百万人的性命是冤枉牺牲的了。”

她说到这里，忍不住哭了。她想到了胜利前后的一切。

门口已经有几个佣人掩身在门外偷听，家荣正向玲玉说着：“喂喂喂，你不赞成我的话就不赞成我的话，何必这样呢！”

这时姨母姨父都赶来了，他们走到玲玉身边，急着问：

“什么事，什么事啊？你们俩！”

玲玉听见姨父母来了，就急于要提出些具体的意见来结束这个话题。于是她又走近家荣，说：

“现在，我告诉你，表哥，你自己仔细去想一想：你做错了的事情，赶快改过；你无理侵占人家的东西，赶快发还；你应该交出去的东西，赶快交掉。不然的话，我不管什么亲戚关系，我要执行我的责任，我要对得起我的良心，我也要揭发你所有的罪恶。在我今天的新闻里边，对于你的事情还来不及提到呢！”

姨母这时也走上来跟她谈：

“玲儿，你不要这样傻了！俗话说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个人总要为自己想一想……”

玲玉这时再也不能忍受这种话，便说：

“姨母，你这时候不要跟我讲这样的话了。我懂得你，我不能太怪你。不过，姨父！表哥！我但愿你们两位先明白：这是人的世界，永远这么不拿别人当作人，永远这么人吃人，这个世界是永远不得太平的，你们这种福是享不长久的！（又转向姨母）姨母！你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不然，先别怪我做外甥的不再上你的门来了！”

说到这里大为伤心起来，于是抢出门去了。

家荣看她走了，也发作了，拍着桌子，说：

“真是，天下有这种女人！怪物！”

姨父也望了望门重重地骂了：

“莫名其妙！竟有这样不通人情世故的人，真是人心大变了！”

姨母也叹息着说：

“唉！好好的孩子怎么会变得这个样子！”

他们很有点感慨。

晚上窗外下着雨，玲玉和丽莲在报馆编辑室里正在执笔写作。

已经十二点多钟了。

丽莲走了，整个编辑室的人也少了些，玲玉还在写作，很疲倦的样子，常常把额角在手背上靠一下，勉强抬起头来再写。写完了，搁笔站了起来，叫：“阿根，你把这篇东西交给徐先生去。”阿根拿了去，她插好笔，拿起皮包来。

雨夜的马路，店家都关了门，路上已经很少行人。比较静了，仅听见远远传来舞场里的爵士音乐。玲玉撑了纸伞，疲乏地走过。

舞场门口正散出一批人来：洋场恶少、妖艳的女人，美国兵喝醉了酒拉着舞女七冲八撞地出来。吉普车、1946年轿车东西乱开，玲玉身心疲乏，适当其冲，走那边不对，又退到这边。

喝醉了酒的人又拦住玲玉开玩笑，她又退向那边。

那边，车身在眼前接近。

这边，车身在眼前掠过。

喝醉酒的人又在撞过来。

玲玉的雨伞碰在地上，被车轮轧烂了。

玲玉被碰疼了头，但还能勉强走几步。

她糊里糊涂地转了个弯，在一块没有亮光的瓦砾堆上跌倒了。雨下得正大，她似乎昏了，久久不动弹。

礼彬在家里写作，听见弄堂里已经在喊着“火腿粽子八宝饭”了，远远已经在打着三更了。他抬头看看，对面人家的灯都灭了，更还在打着。

同幢房子里，灯也都熄了，大家已经睡得寂静无声。

礼彬回头看看房门，有点奇怪了，想着玲玉总是有什么事耽误在外面了，就又拿起笔来写，但总觉得不能安心，他又想了一想，看看窗外，终于搁下笔去开开门向下面一望，毫无声息；于是拿了雨伞，反锁了房门，走下楼去了。

礼彬拿了把雨伞走来，他推开编辑室的门，看见已经寥寥没有几个人在，茶房在椅子上坐着打瞌睡。礼彬走进门来问：“江小姐走了没有？”一位先生回转头来，似乎有点认识礼彬，很客气地回答他：“她已经走了”

很久了。”礼彬称谢关上了门，更疑惧起来，忽然他想着什么似的赶紧走了。

这是个单幢弄堂房子的后门，厨房里开着一只黯淡的灯。礼彬撑着雨伞走出门口，丽莲披着一件大衣送他出来，脸上也表现着疑惧，说：

“那么你先回家去再看看，路上也注意一下。我马上到她几个同学家里去问问看，我想总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

“不过这是从来没有的事。”他一面走去一面这么说。

“你先不要着急啊！”

“谢谢你，丽莲小姐。”听见他的声音这么回答。丽莲就关上了门。

夜已很深了，舞场门口已经熄了灯，关了门，马路上没有一个行人。雨还是下着，礼彬不断地四面望着，急急地走着。

雨中，玲玉躺在地上没有一点声息。

礼彬走过了玲玉的附近，他还在不断地四面望着，但怎么也想不到向这黑暗的瓦砾堆旁望一望；他走过了，似乎是玲玉带着呻吟的声音在雨中喊着“礼彬”。

礼彬似乎听见了这声音，他站定了静听，声音又没有了，只有雨声滴滴而已。他又急急地向前走去，还回头望了两下。

天已经很亮了，礼彬和衣躺在床上睁大了眼睛等着，忽然，他又站了起来，在房里徘徊着，安不下心来。楼梯响了，叩门了，他急急开门去看。

原来是夏光原夫妇，夏太太首先看看床上，说：

“还没有回来啊！”

“这才怪了！”光原也感到奇怪。

礼彬退回来，似乎要请他们里边坐的样子，夏光原夫妇已经自动进来了，夏太太还自言自语地说：

“那怎么办呢？”

大家沉默地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忽然楼梯下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喊：“客堂间里夏先生有客人来者！”夏光原答应着走下去，太太说了声

“谁啊?”也跟下去了。礼彬又是不能安心地徘徊着。忽然楼梯上人声大作,礼彬觉得这声音有点怪,料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会来了。他立定了静听着,希望有什么痕迹可以预先听到,急转身去,夏光原笑着上来了,向礼彬说:

“你知道是哪些人来了?”

礼彬赶快走向门口,队长、小侯、婉芬三个人相继上来了。他们都兴奋地看着礼彬,队长握着他的手,小侯抓着他的膀子,婉芬倚近他的身边,队长说:

“你写信告诉我说你住在光原兄家里,所以我就先找到他。”

小侯也告诉他:“我们整队的人都来了。”

可是礼彬见了他们,好像受了委屈的人碰到了亲人一样,他很快地从笑脸转变为悲哀的要诉苦的表情:

“我高兴你们都来了,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找着玲玉!”

队长、小侯、婉芬都大感惊讶。队长问:

“她,她怎么啦?”

礼彬转过身去,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了。他们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更感奇怪了。光原告诉他们:

“玲玉昨天晚上从报馆里出来就一直都没有回来。我们到处找了一晚,都没有找着……”

队长忽然似有所疑,把光原拉了出去,小侯跟了出去。婉芬望着礼彬,走过去想安慰他。

队长在楼梯口问着光原:

“他们两口子近来在感情上,……没有什么……”

“一向很好,很好。这是绝对不会的……”光原又凑近队长说,“我倒担心着玲玉,她已经怀了七个多月的孕,向来身体又不好,生活过得不怎么安定,一天到晚奔跑、操劳、写作,特别在这个年头儿,总不免多感触、多焦虑……”

“那么,赶快找,动员我们全体的人出去找……”

队长话还没有说完,就走向里边去了。

婉芬也陪着礼彬掉起眼泪来了，队长走来，用很乐观的语调安慰他：

“礼彬，相信我们这些到处不怕碰钉子的朋友。凭你上海有多大，我们三十几个人有组织地一齐出动去找，凭我们这种闯劲儿，保证今天给你找到她……”

小侯也起劲地说：“那么要快，我们就回去告诉同志们去，我们找到了玲玉一起回来再长谈，这会儿也没有心思谈别的。走吧，婉芬。”

礼彬被他们说得也有点乐观了，转身过去，说：

“那么我也去！”

“不，礼彬，”队长制止他，说：“你待在这儿做我们的联络站；都散开了，怎么行！你也该休息一下了，你在家静候好音好了。”

小侯已经走在门口，这时他大笑着先走了，婉芬跟随着。队长拍拍礼彬的肩，也笑着乐观地走了。

光原夫妇站在门边上看得也有点热情冲动，太太说：

“我们加入他们的组织，一起去找好吧？”

“好啊！我也在这么想啊！”光原热情地说。夏太太兴奋地先走了，她在楼梯上嚷着：

“喂！你们慢慢的，让我换一双皮鞋，一起走啊！”

光原责备着她：

“你看你又是这个麻烦劲儿！”

在厨房里，队长他们碰到了丽莲和廖公模，两个人都嚷着：

“嗨！你们几时回来的啊？”

队长说：“刚刚到，现在大家急于要找玲玉去！”

丽莲和公模脸色都变了，丽莲脱口说：

“还没有回来啊？”

公模接着说：

“那我们一起去找吧！”

队长、小侯已经动了脚步，公模、丽莲一边跟着一边问：

“你们是打哪一条路来的啊?”

“还不是坐最危险的木船! 差点儿翻了, 见不到你们!”

丽莲“啊哟!”了一声。公模感慨地说:“每个人都感觉到复员比逃难苦得多。”

他们已经走出了门口, 光原赶上去, 走到门口, 转身催促着后面的人:

“快点啦!”

“来了, 来了! 催死了!”

光原先奔走了, 夏太太也急急赶去。

小侯、婉芬从某警察分局匆匆而又兴奋地走出来, 跳上脚踏车, 婉芬坐上车的后身, 很快地走了。

某医院门口, 某二同志兴奋地奔出来, 其中的一个回头告诉另一位同志说:

“我一个人去好了, 我找得到。”

那个人还叮嘱他:

“在楼上, 亭子间。”

“知道了。”

说着, 那位同志已经走远了。

队长、小侯跟着医院账房先生从病房里出来, 队长回头看看病房里, 他把账房拉远了点。许多同志轻步走过来轻声问:

“怎么样?”

“玲玉怎么样?”

“我想不要紧, 你们放心好了。”

大家脸上显出还有点不能释怀的样子。队长接着问账房:

“要先付多少钱?”

“至少五十万。”账房那么回答。

“好, 你先请医生动手术, 钱我负责任。”

队长这么说了, 账房打量了他们一下, 见他们穿得都像小兵一样,

有点不相信他们拿得出那么多钱，但又不敢得罪，就吞吞吐吐地说：

“最好先付清了五十万。”

队长于是立刻爽快地说：

“好，我身边带着有二十万……”他一面伸手入袋一面跟同志们说，“同志们，还差三十万块钱，大家愿不愿意把今天早晨发的钱先拿出来凑一凑？”

已经等在这里的十多个同志大家立刻伸手摸进衣袋、裤袋或内衣的袋里。小侯和某同志不期而然地同时说：

“这还用问！”他们的手动得最有劲。大家先后把钱交给队长。他们在手术室门口听见里边丁丁当当大小钳子的声音。

礼彬、队长、小侯、婉芬、丽莲、夏太太和同志们站在手术室门外的走廊里，向手术室的门望着，期待着。只听见里边又一声丁当，忽然哇哇的一个婴孩的哭声传出来。

全体在场的朋友都吐了一口气，笑了。礼彬自然喜欢得连呼吸都急促了，缓步走向手术室。丽莲、队长、小侯、婉芬和几个同志都跟了过去。

手术室的门打开了，婴孩的哭声更响了。一个看护小姐先走了出来，医生也跟着出来了，礼彬和大家围上去，医生跟队长他们讲：

“好运气啊！你们要是晚送来半个钟头，就完了！现在……托上帝的福，大小都平安！”

队长无心在此多讲，点头顺着他说：

“是的，是的，托上帝的福，托上帝的福！”

礼彬、婉芬、丽莲等早已钻进了手术室，大家也就跟了进去。

礼彬走近躺在病床上的玲玉，轻声地喊她，婉芬也接着喊她。玲玉微笑地望着礼彬，又一一看看朋友们的脸。

她微弱的声音问：

“这不是在做梦？”

“你看，朋友们都在你的身边了。”礼彬指着 he 面前的许多朋友。

大家又走近她一点，喊着她的名字。玲玉看看队长、小侯、婉芬和同志们。

玲玉兴奋地笑着,说:

“你们都来了,朋友们!”

队长握着她的手,说:

“我们都来了,玲玉,现在你可以更胆大了,并且你已经有了第二代了。”

礼彬凑近玲玉的脸,也鼓励着她,说:

“从此我们会感觉更热闹、更温暖、更胆壮、更有信心了。”

玲玉兴奋地微笑着,似乎要流泪,望着礼彬很久。

走廊里,光原和公模也赶了来,两个人一走进手术室,公模就对大家说:

“我俩赶到学校里去了一趟,光原代礼彬上了三个钟头的课,教会了学生几个新编的歌,学生们高兴得什么似的。”

“总算没有让学生们浪费了时间。”光原说。

礼彬向他们走一步和他们二人握着手,说:“谢谢你们两位。”光原看见了小床上的小孩子,兴奋得被吸引了过去,一面说着:

“这是我们的生力军了!”

夏太太正在逗着小孩子:“唉!唉!”

礼彬转过身来,走近孩子,眼色中似乎对他表示着无限的期望。小侯、婉芬也跟着过来,两个人相倚着,笑嘻嘻地望着小孩子。光原也走近了太太。

光原看了小孩子又对太太看了看说:

“咱们俩怎么样?”

“别皮厚了!”夏太太忍住了笑这么骂了他,仍然逗着孩子。

小孩子在咬着他的小手。只听见夏太太的声音还在:“唉!唉!”

一九四六.八.二三。

(本片一九四七年由作者本人导演摄制完成)

——原载《五四以来优秀电影剧本选集》,

一九五九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一江春水向东流

(一九四七年昆仑影业公司摄成影片)

蔡楚生 郑君里

前 集

八 年 离 乱

在夕阳松影的映照下，浩荡的江水，闪耀着粼粼的波光，滚滚东流

.....
歌声像不尽的春江流水，悲怆而激昂地唱着：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第 一 章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上海。

布满秋云的天空，高高耸立着三数根烟囱，微微吐着烟。底下是鳞

次栉比如同鸽子笼一般的厂房。

工厂中，蒸汽弥漫，巨大的机轮在运转着。

隆隆的响声中，一排排的细纱车在转动着。女工们在纱车间忙碌地奔走，接头。

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匆匆而又悄悄地跑到车间里来通知大家今天晚上到补习学校听讲时事。她叫素芬，是厂里的一个小姑娘。她已没有父母，只受过小学教育，过着苦日子，是一个聪敏而又文静善良的姑娘。

汽笛响了——像一条嘶哑的喉咙，颤抖地吼叫着。

顺和纱厂的牢笼似的大门打开了，拥出一大群疲惫不堪的女工来。素芬也和女工们一起下班了。

晚间，纱厂的妇女补习学校门口，女工们三三两两地走进来。

素芬也来了。她已经换上了一件淡蓝布旗袍，显得十分朴素、干净。

教室里，大家专心地在听讲。黑板上画着一幅东北地图，写着“东北”二字。青年教师张忠良拿着教鞭，指着地图，激昂地向大家讲着抗日救国的道理。

素芬凝神谛听着，似乎要把忠良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深深印在心里。他的澎湃的爱国热情、流利的言词、外露的聪明才华，深深地打动了素芬。她原来就跟忠良很好，这时不禁更流露出爱慕的眼光。

忠良在一瞬间也感觉到素芬的凝视，但他仍旧激动地讲下去……

工厂的小礼堂中，挤满了观众，连窗台上都爬满了人。舞台上，幕布尚未打开。幕布上面挂着一条横披，写着：“顺和纱厂职工同乐会”，下面是“恭庆国庆”四个大字。

忠良胸前挂着“后台主任”的条子，从幕后钻出来，掀开了一张节目单。观众热烈地鼓掌。

幕布拉开了。布景是一派西班牙建筑物的剪影，天幕上有新月、繁星。台口摆着几只花篮，其中一只是顺和纱厂经理夫人何文艳送给王丽

珍小姐的。

这位经理夫人的表妹王丽珍小姐，正在台上跳着所谓西班牙舞，其实不过是些卖弄风情的玩意而已。

第一排“高级职员”专席上，一个工头模样的彪形大汉，看得得意忘形，啧啧连声，怪腔怪调地叫好。一时竟把这个庆祝会会场搞得像个下等酒吧间一般。

后台，忠良交叉双臂，倚着一根柱子（柱上贴着“勿谈国事”的纸条），在看着丽珍的表演和台下的情况。素芬胸前佩着“干事”的条子，站在忠良旁边。显然，她看不惯王丽珍这种浮浪的表演，但是极力掩饰着。她旁边站着—个青年工人，则在表示出他的鄙视，不屑地转过脸去看手中的一张纸条，沉思片刻，又看看忠良。

表演完了，前台响起了掌声，还夹着那个工头的怪声叫好。王丽珍连忙谢幕不迭，然后提起裙子跑进后台。经过忠良身边时，她瞟他一眼，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

她走到下台处，发现只有一张矮矮的垫脚凳，便撒娇地叫唤起来：“怎么搞的？连梯子都没有一把！”

说罢，斜眼瞟着忠良，意思是要他来扶她。忠良便也无所谓地扶她下去。丽珍立刻又装出娇滴滴的声音说了声“谢谢”。

这时，那位青年工人走到忠良身边，机警地看看周围，见丽珍已远去，近处没有旁人，才低声说：“我上台去说话不大好，关于援助东北义勇军的事情……”

忠良自告奋勇：“那我来好了——可是怎么个说法呢？”

青年工人把手中的纸条递给忠良，说：

“意思大概是这样。”

忠良接过来，低头细看。

幕布又拉开了，忠良走到台口，向观众微微鞠躬。观众中有疏落的掌声。忠良环视—下，观众静下来，他沉着地开始发言：

“诸位：这里大概没有外人，我们冒死向大家讲几句话。今天，庆祝国庆，大家自然应该兴高采烈；但是我们‘娱乐不忘救国’，我想大家—

定不会忘记我们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要拿出力量来，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

听众热烈地鼓掌。忠良受到了鼓舞，更加兴奋了，他慷慨激昂地讲下去：

“自从侵略者进了东北，我们就失去了无数的矿山、工厂，无边的土地、森林；我们有三千万同胞开始过着牛马和奴隶的生活。这几年来，受不了压迫的人们，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已经在东北结合起来，要把侵略者打出去！”

他像一个老练的演说家，手势和声音都能运用自如，表达出他那愈来愈趋于热烈的感情。他的眼睛闪耀着光芒，好似他就是正在抗击日寇的义勇军。

素芬站在台侧专注地看着忠良，她早已感动得眼睛里闪着泪花。台下的听众爆发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素芬也跟着热烈鼓掌。

忠良又满怀激情地说下去：

“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这些英雄的战士，现在在冰天雪地中，无衣无食，赤手空拳，拿着最原始的武器——锄头、镰刀、土枪、土炮，跟敌人最新式的武器作战！”

他的声音一字比一字高。他为自己的热情感动了，他好像正在和敌人作着激烈的搏斗。他觉察到自己的话在听众中的力量，更提高了声音，大声地叫着：

“他们需要援助！凡属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援助他们！”

听众热烈地鼓掌。忠良不等鼓掌停止，激昂地大声疾呼，将掌声压下去：

“我们呼吁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尽最大的力量，捐钱来援助东北义勇军！”

全场沸腾起来了，人们拼命鼓掌，不少的人站起来，高声喊：

“我们捐钱！捐钱！”

“大家捐钱！大家捐钱！”

“有多少捐多少！”

“捐啊！捐啊！”

随着热烈的喊声，工人们纷纷掏出铜板、角子向台上掷去。

前座的彪形大汉见这意料不到的情形，勃然变色，回头四顾。

工人们谁也不理睬他，继续拥向台前掷钱。

下了装的王丽珍，为了表示自己的“热心”，也特意站到台前去掷钱。

素芬从台侧走出来拾钱，一边拾，一边被群众的热情感动得热泪交流。

忠良也在拾钱，不时抬起手来擦汗，他没有料到自己的演说会产生这样的效果，高兴得有些不知所措了。

铜板和角子不断像下雨一般落下来……

后台，忠良、素芬、青年工人围着一张化妆桌在数桌上的一大堆钱。忠良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他用报纸当作扇子在扇着。后面有些人也在闹哄哄地谈论着刚才的热烈场面。忠良对自己的演说觉得十分满意，便向青年工人问道：

“怎样？我讲得怎么样？”

青年工人竖拇指夸奖他：“哈哈，你的口才真不错！”

忠良夸耀地指指桌上：“相当的数目啊！”

青年工人拍拍他的肩膀，表示鼓励和感谢，因有人叫他，他匆匆离开了。

工头——就是前座那个彪形大汉——突然闯进了后台，周围热烈的谈论和称赞立刻沉寂了，人们含着明显的敌意看着这位令人憎厌的不速之客。

工头走近忠良身边，傲慢地说：“喂，经理有话跟你讲！”

忠良有点惊异：“经理找我？哦？”

“要你马上去！”

“好，我去好了！”忠良平静下来，表示他并不胆怯。

忠良跟着工头走了。素芬怕忠良出事，有点着慌。这时，青年工人返回后台，安慰着素芬说：“不要怕，不要紧的。”

经理室，顺和纱厂的温经理正坐在大转椅上向站立桌旁的忠良说话。温经理是个瘦削的中年男子，稀疏的头发亮光光地紧贴着头皮，上唇留着一排短髭。他心怀诡诈貌似温和地对忠良说：

“我不反对你们爱国，可是你煽动厂里的工人，公开给东北的义勇军捐钱，要是给日本人知道了，向我们提出一个不亲善的抗议，我这个厂还开得成吗？——这你不是有意跟我找麻烦吗？”

忠良觉得听不进去，断然说：

“放心吧，温经理，我做的事我自己担戴，决不会连累到你经理……”他现出一副“一人做事一人当”的神情，激动地说下去：“大不了是坐牢、枪毙，有我承当！”

经理听了，有点愕然，脸色一沉，说：

“你不怕吃官司坐牢，我的厂可不能够让你胡闹搞垮了。你爱国，我管不着，可是我这里是工厂，我只要工人好好地替我做工，不是请你来教他们捣蛋的，你得知趣点，懂了吧？”

忠良气极，还想争辩，可是温经理并不想同他辩下去，挥了挥手说：“好了，去吧！”

忠良知道再辩也没有用处，愤愤地转身走了出来。

在办公楼外，树木扶疏、颇为僻静的庭院里，忠良气冲冲地走下台阶，素芬和四五个工人从厅中、阶下聚拢来，围住了忠良。素芬关切地问：

“经理怎么说？”

“张先生，经理怎么说？”另一女工见忠良不作声也追问着。

忠良喘了一口气，愤愤地说：

“哼，说我们捣蛋。援助东北义勇军叫捣蛋，真是岂有此理！”

青年工人说：“别理他，他们反正是那么一套，我们干我们的，那笔钱我们明天一早就可以汇出去了……”

他还没有说完，忠良听到走廊上有什么响动，回头一看，见那工头

正装痴作傻地从走廊那一头走过，于是忠良警惕地告诉大家：

“有人来了，你们回去吧！”

大家装出没事的样子散开，只有素芬好像不忍离开忠良，脚步移动得很慢。

“素芬！”忠良叫住她。

她立刻转过身来，有点不好意思，怯生生地应道：“喂！”

忠良温和地说：“你不要走。”见别人都走远了，拉住她的手，亲切地笑着说：

“我妈妈烧了点菜，叫你到我们家吃饭去。”

素芬温婉地笑着答应：“好！”

“那么我们走吧！”

他们并肩穿过朦胧的黄昏中显得很幽静的树荫。

二

忠良的家。这是一间简陋的客堂楼，左方是忠良的小铁床和书桌，右方是碗橱、炉子之类。屋外有一个小小的露台，楼头杨柳披拂。

屋里点着一盏洋油灯，忠良、素芬、忠良的母亲三人围着一张小圆桌在吃饭。老母亲看看素芬，慈爱地说：

“你怎么不挟菜？”说着，就挟了一筷子菜放到素芬碗里。素芬腼腆地笑着说：“太多了，伯母！”

饭后，素芬在洗碗，忠良站在旁边帮忙——把她洗好的东西一件件接过来。忠良深情地看着素芬，素芬却害羞地低下了头……

老母亲原来靠在躺椅上歇息，今夜多了个素芬，她觉得家里就多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温暖、欢洽的气氛；她看着这一对年轻人暗自欢喜。但她也忽然觉得自己在场不大合适，便站起来说：

“我有点头晕，到亭子间去歇歇。”

素芬信以为真，忙关切地问：

“伯母，您……？”

“没有什么，你们……”老母亲支吾了一句，急急走出去。

忠良早已领会到母亲的意思，作势向素芬看了一眼，素芬这下子明白过来了，又害羞地低下头来……

一轮明月挂在柳梢，月边闪烁着一颗明亮的星星，天空恰似洗过了一般，澄蓝、明净……

屋里的洋油灯光渐次暗弱，主人却未曾想到要拨亮它，任月光泄进窗子，地板上犹如铺了一层白霜。

素芬走上小露台，在栏杆旁坐下，忠良也跟了过去。他们依偎着，凝望着月亮。

忠良深情地说：

“素芬，你看见月亮旁边那颗星星吗？”

素芬点头说：“看见。”

忠良仍旧看着月亮，问：

“你知道那颗星星是谁？”

素芬垂下眼睑，微笑着摇摇头答道：

“不知道。”

忠良热情横溢地：“这颗星星就是我。你是个月亮。”

素芬觉得幸福、喜悦，又觉有些意外：

“我会是月亮吗？”

忠良海誓山盟似的：“至少在我心里永远是这样想法。”

素芬觉得太幸福了，她并不想做月亮，只要忠良真的这样爱她，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她不由得感激地问道：

“真的吗？”

忠良的热情更加不可抑制，倾诉着：

“真的，素芬！啊！但愿我们永远同甘苦，共患难，生生世世都这样好，生生世世都这样幸福……”

他们互相紧紧地依偎着，忠良从手上脱下一枚戒指来。素芬低头看

了一眼，顺从地伸出一个指头，让忠良把戒指戴上去。她被忠良那种浓烈的感情所吸引、所感染，眼睛里不自觉地泛起了幸福与感激的泪花，她微微仰起头，把脸庞儿更偎近了忠良……

不久，忠良就和素芬结婚了。

在他们这个朴素而整洁的小家庭里，我们可以看到那放在写字台上的亲密的结婚照片，还有床上淡雅的绣花枕……

接着是自然界春花秋实的变换……

又接着是即将绣完的孩子的围嘴——素芬快要做妈妈了。但她对谁还都瞒着，只是自己一有空就偷偷给孩子准备点什么。现在她扎完了最后一针，把围嘴和早做好的小衣裳放在一起比试。她幸福地微笑着。

忽然，门外有脚步声，素芬忙将小衣裳藏在身后。

忠良推开门进来，根本没有注意素芬在做什么，随手把一张报纸扔在圆桌上，对素芬说：

“报上说，华北的情形很紧张，可能马上就冲突起来，怎么办呢？”

素芬被忠良那满脸严肃的神色所感染，幸福的微笑消失了。她随手把小衣裳塞到被子底下。可是忠良已经发现了她在藏着什么，便好奇地问道：

“你在做什么东西？”

素芬忙将身子靠在被子上，用手挡着忠良说：

“不许你看！”

“好，不看就不看。”他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在她身边坐下来。素芬信以为真，放松了戒备。忠良就趁这个当儿将手绕过她身后把小衣裳抢到手里。他一手挡住素芬，一手抖开小衣裳一看。

“啊？”他惊喜地叫起来，“真的？”

素芬抢不过来，羞得双手捂住了脸。忠良却高兴得大喊大叫起来：“我们要做爸爸妈妈了！”

他看着孩子的衣服，自我欣赏地：“我要做爸爸了！”

说着，又转过头笑着埋怨素芬：“你为什么不早说？妈妈听了一定

要高兴的。”他也不征得素芬的同意，便向亭子间大声喊道：“妈！妈！你快过来！”

素芬着急了：“求你别大嚷大叫，好不好？”

忠良笑着，不管这些，仍大声喊：“妈！”

素芬又羞又急，又拿他没有办法，便跺着脚说：“我不来了！”

在素芬的奇窘中，老母亲莫名其妙地走进来。忠良忙把小衣裳举在母亲面前，说：

“妈，你看素芬做什么！”

老母亲接过去一看，马上就笑逐颜开起来。忠良接着说：

“可是她还藏起来，不让我看呢！”

老母亲看看一直害羞地低着头的媳妇，又转过脸喜盈盈地看着儿子，说：

“这是大喜事嘛，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哦，我得到观音菩萨面前上香！”

她说着便向房门走去，但发觉小衣裳还拿在自己手里，就回身递给忠良，一边指着小衣裳问忠良：

“将来他叫你什么？”

忠良兴奋地：“爸爸。”

“叫我呢？”自己又大声回答：“奶奶！”

她仿佛真听到了未来的孙子的叫唤声，心满意足地转身走了出去。

忠良看着母亲的背影，心里乐着，禁不住在素芬颊上亲了一下，素芬推开他，半嗔半喜地：

“看你的样子！”

忠良把玩着围嘴，念上面绣的字：

“小宝宝。”

一边念，一边有所感触，神情转为严肃：

“为着下一代的小宝宝，我们这一代是牺牲定了……偏偏世界又是这样不太平。”

素芬抬起头来，严肃地看着他。

忠良默然沉思，在房里踱着，踱着……

是夏季了，忠良在医院的候产室中来回踱着，他和老母亲一样，不时注视着那关得严严的产房的门。

忠良和素芬的孩子就在这迫切的期待中呱呱坠地了。

窗外传来麻雀儿愉快的吱吱喳喳声。

素芬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可是神情愉悦而安详。忠良揩着汗匆匆走进来，坐到床沿上，抓着她的手，欣慰地说：

“这一个多钟头，真把我急坏了。”

素芬含着幸福与感激的眼泪，用颊偎着忠良的手。

这时，老母亲怀抱着小孙子走过来，乐呵呵地对忠良说：

“你看看，真是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

素芬含笑看着他们。

忠良感动地从母亲手里接过婴儿。

婴儿很壮实，雄健的啼声里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

三

大炮口。大炮轰然发射，炮弹爆炸。——这一天正是一九三七年的“七七”，芦沟桥抗战爆发了！

炮火硝烟中，我国战士冲锋陷阵，各兵种奋勇前进。

接着，“八一三”上海的中国军队继起抗战。

上海的街道上人如潮涌，闸北区的难民们正在逃难、搬家，车马拥塞，行人杂沓，车声人声，混乱不堪。

一部卡车停在被炮火轰毁的街头，车上挂着“慰劳前线将士”的白布条。几个人在忙着搬运慰劳品，张忠良也抱了一大堆棉背心通过跳板走上卡车。

卡车疾驰而去……

忠良家里，现在已大变样了，几乎像个缝纫工场，素芬、老母亲和五六六个女工在缝纫机旁、桌子旁赶制棉背心。地上堆着一捆捆成品。

素芬一面缝衣服，一面摇着摇篮。

忠良匆匆走进房来，连声催问：

“弄好了没有？”

素芬停下活计，起身回答：

“棉背心都做好了。”

“好，让我们先带走。”

“我来绑一绑。”

素芬走到写字台边绑棉背心。忠良暂时得闲，俯身逗弄摇篮里自己心爱的孩子。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对素芬说：

“素芬哪！孩子生的那天正是‘七七’，就叫他‘抗生’，好不好？”

素芬停下手来，感兴趣地问：

“抗生？”

忠良解释道：“就是唯有抗战才能生存的意思。”

素芬欣然同意：“那好嘛！”

“那就叫他‘抗生’啦。”

这时，两位男同志进房来催忠良：

“快点吧，我们还要跑许多地方呢！”

“好了，好了！”素芬连忙答，说着急急打好最后一个结。忠良和朋友们拿起捆好的棉背心，边走边对素芬笑说：

“哎呀，简直忙得像无锡人一样团团转……”

说着，便和同伴们走下了陡而狭窄的楼梯……

一座宽阔的大楼梯上，几个仆人扛着颇为考究的行李走下来。随后，温经理太太何文艳和她的表妹王丽珍也并肩走下楼梯，来到华丽的大客厅里。王丽珍挟着大衣、手提包，一副远行的打扮。虽然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她却颇为从容、闲适。一点不像逃难，竟像是要去作一次愉

快的“旅行”。

何文艳，一个瘦弱妖艳的妇人，从她的谈吐中，一下子便可以看出她是一个世故、圆滑、长于应酬的人。现在，她正以十二分关切的语调对丽珍叮咛着：

“路上要小心，到了汉口记得马上写信给我啊。”

丽珍漫应道：“好的。”

文艳走近客厅旁的一道门，望望里边说：

“我去看看你姐夫的介绍信写好了没有。”说罢便匆匆推门而入。

这是温经理的书房。温经理正在案前支颐沉思。

文艳一进门便问：

“你的介绍信写好了没有？”

“写好了。”温经理说着，把信递给她。

文艳见他那样子，又说：

“哎哟！你又在愁眉苦脸地想什么？”

“我在考虑是否要把厂搬到后方去。”

文艳本能地不以为然，说：

“那么便当啊？试问你上千部机器怎么个搬法？好了，好了，表妹就要走了，你该去送送。”

二人说着便走出书房，到客厅里来。温经理对丽珍说：

“要不是厂的牵累，我们也真想马上就到内地去。”

说着，他把介绍信递给丽珍。信上写着：

王丽珍小姐面致	
庞董事长浩公	勋启
	温托

温经理又补充说：

“见到庞浩老，替我问候问候，顺便把我这方面的情形告诉他。”

“好的。”丽珍答应着。

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张忠良同几个队员匆匆跑进来，跟他们逐一招呼以后，朝文艳说：

“温太太，您答应捐的几件毛线衣，都已经织好了吧。”

“只打好了了一件。”文艳稍觉赧然。

忠良惊异然而还是带笑地问：

“还只打好一件呀？”

文艳诉苦似的说：

“我打的是最时兴的花样，你不晓得多费事！——我马上去拿来。”

温经理见忠良、文艳二人交谈，满肚子不高兴。转身走向一边。丽珍见没有人做声，便应酬地问忠良：

“最近忙什么？”

“忙慰劳呀！”忠良揩着汗答，“我们也许还要参加救护队呢。怎么，你这样就走了？”

丽珍抱怨道：

“是啊，上海现在这样乱，我想先到汉口。”

忠良也随便答应一句：

“哦，恐怕我们不久也要转移到内地去了。”

文艳兴冲冲地拿着毛衣走来，颇为得意地把毛衣抖开，侧着头向忠良说：

“你看！”

忠良拈起毛衣一看，见是一件雪白的毛线衣，织着十分讲究的花纹。他不禁失声叫道：

“哎呀，你干么打得这样讲究？”

文艳作态地：“送给抗战将士的东西，应该讲究点。——你觉得这样好看么？”把毛衣塞到忠良手中，看他一眼，准备听夸奖。

忠良只好勉强地赞赏一下：“好，好！谢谢！”

说完，向王丽珍、温经理点点头，转身向大门走去。

丽珍也向温经理和文艳招呼：“表姐，姐夫，我走了。”

丽珍、文艳、温经理一同走向大门，文艳边走边应酬地说：“好，一路要当心。”

他们经过忠良身旁时，丽珍停步，伸手和忠良握别。

“希望在内地能再看到你。”

忠良略欠身：“好，再见！”

丽珍蹦蹦跳跳跑了几步，回头挥手向大家告别，接着便转身飘然而去。

上海，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疯狂侵略下的上海。

由外滩东望，浦东大火，浓烟蔽日，火光冲天；黄浦江被映红了，江面也十分纷乱……

闸北被卷入火海里；

南市被卷入火海里；

日本强盗的飞机还在灭绝人性地轰炸；

南市成千上万的居民，扶老携幼，被所谓法租界的法国巡捕挡在铁门那边，进退失据……

满街的难民在拥挤着，一片哭叫声……

素芬怀抱婴儿和老母亲站在露台上，焦灼地等待忠良归来。她们都忧心忡忡，默然无语。

行人匆匆的街头上，一辆救护车驰来，嘎然停住，忠良跳下司机座，车上另一位同志伸头对忠良的背影喊道：

“准定明天一清早出发！”

“我一定准时赶到。”忠良一边回答，一边走进了家门。

素芬和老母亲在楼梯口迎着他，老母亲忧虑地问道：“忠良，外边这样乱，究竟怎么样了？”

忠良忧形于色，喘息地答道：“情形很不好，南市跟闸北，我们的军队已经在撤退，听说要放弃淞沪；我们的救护队也奉到命令离开上海，明天一早就要出发。”

婆媳俩面面相觑，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她俩震惊了。老母亲盯着问了一声：

“明天一早？”

忠良点点头：“明天一早就走，命令已经下来了。”

素芬一时竟不知所措，什么话也想不起来了。

老母亲又惶然地问道：“那么我跟素芬母子怎么办呢？”

忠良一时也答不上来，沉吟中一眼看到了墙上父亲和弟弟忠民的相片，思索片刻，说道：

“妈，我看这样，您跟素芬他们暂时留在上海；万一将来上海不容易生活，就到乡下跟爸爸和二弟一起过活。”

老母亲瞧瞧素芬，素芬却垂下了眼睛不作声，意思是：随您老人家作主吧。老母亲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也只好这样了……”

忠良在整理行装。他从已经装得满满的箱子里取出一件旧长衫、一双在接缝处补了补钉的旧皮鞋和一顶毡帽交给素芬，一面说：

“装不下了，每人限定带三十公斤，这些留在家里好了。”

素芬接过东西放进鞞手提箱。忠良随手拿起桌上—张合家欢相片。

“这张相片我带去。”他把相片放进箱子，行李就算整理好了，双手叉腰，四面看看，“回头看还有什么再说吧。”

老母亲走过来，以母亲特有的细心，翻翻他的衣服，又摸摸衣服的材质，说：

“都是单的夹的，再下去就天冷了，不够暖和的。”

忠良顺口说：“不要紧，够了。”

老母亲没理会他，自己在盘算什么……

天黑了，—盏昏暗的洋油灯照着老母亲和素芬婆媳俩在给忠良赶做—件棉背心。她们铺好棉花之后，老母亲就去坐在亭子间里的床沿—

针针缝着。到底年纪大了，不时取下老花眼镜，揉一揉眼睛。

忠良推门进来，看见母亲吃力地为自己做衣服，不觉想起了母亲艰辛鞠养的一片深心，十分感动，但极力装作平静地说：

“妈，您还没睡……。您在做什么？”

老母亲从眼镜框上面看了忠良一眼，边缝边说：“怕你路上冷，给你缝件紧身的棉背心。”

忠良十分过意不去：“那您叫素芬缝好了。”

老母亲也故作泰然：“不，反正我没事。”

话虽说得平静，心中却十分难受，眼泪在眼中滚转着。

忠良心中也十分难受。在这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自然不容自己沉溺在母子私情里；欲待说些抗战的大道理，觉得母亲也不是太不通晓大义的人。至此反觉无话可说，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便起身走向他们自己的前房去。

老母亲望着他的背影，已是老泪盈眶了……

素芬屋里。素芬坐在写字台前，用奶糕喂孩子。桌上摆着一个洋铁皮制的油盏炖锅，冒着水汽。忠良坐在桌旁看她喂。素芬边喂边说：

“……而且她老人家还一定要自个儿缝呢。”

“唉，她老人家真是……”忠良心里一阵难过，说不下去，眼光垂下来。

素芬拿起一本习字本，说：“你记得这首古诗吗？”

她翻开习字本，九宫格纸上写着素芬习字时娟秀的笔迹：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

忠良低声念着这首诗，念到最后竟哽咽不能成句了。

素芬凄然地说：“我们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啊！”

这句话更使忠良倍增伤感，想安慰素芬几句，又想不起恰当的话来，夫妻俩只有默然相对。

夜深了，洋油灯已移到床前的小几上。素芬靠着床栏，拥被而坐。忠良坐在床沿，抱着孩子，轻轻吻着他那甜睡的小脸颊，叹息着说：

“唉！要不是为着抗战，我怎么舍得离开你们啊！”抬头看着素芬，“素芬，以后照顾妈跟孩子的责任，都落在你一个人身上了。”

“你放心好了。”素芬接过孩子来，“我一定全心全力来担起这个责任，一直等你胜利回来。”

素芬平日听忠良谈论时局，对抗战的道理是懂得的。忠良要走，她觉得也应当；而且也准备担起家里这副担子，好让忠良能一心一意去抗战。但心中一阵凄楚，忍不住又哭泣起来。

忠良忙移身过来，伸出手臂围着她的肩膀，一边抚慰，一边晓以大义：

“素芬，你不要这样。等我们打了胜仗，做一个一等国的大国民，不是比现在更幸福吗？”

素芬抽噎着，懂事地点点头。

窗前景色如旧，只是柳枝已脱尽了叶儿。还是那一轮明月，还是那一颗星星……

远处又传来隐隐的炮声。这已是一个不平静的、动荡不安之夜。

忠良与素芬并坐床头。洋油灯已熄了，清冷的月光漏过窗棂，投射在他们身上。他们没有一点儿睡意，似乎有许多话要倾诉，临了却又一句都说不出来。忠良终于依恋地说：

“今天晚上又是这样好的月亮，可是我们就要分别了。”他看看手表，“现在是十一点钟，素芬，你记住，以后每逢月圆的晚上，在这时候，我一定在想念你们的……”

素芬为悲哀所哽，不能回答。

忠良又问：“记得吗？”

“记得，我一定永远记着你的话。”

她偎依在忠良的肩上，无声地饮泣着。忠良吻着她的头发。

第二天，忠良便和母亲与妻子分别，随救护队在烽火中离开了上海……

第二章

四

一九三七年底，战线已经推移到了南京。

南京城区的一处小街道。经过激战，这里已被炮火摧毁得遍地瓦砾。满眼断壁颓垣，断了的电线卷曲着垂下来；墙头上“保卫大南京”的标语已被轰得残缺不全。

间或有几个平民仓皇奔过。

忠良和三个同志携着红十字旗，穿着救护队制服，跳过地上的瓦砾堆，逃到路边一辆救护车旁，以车为掩护，探视前方。

几个平民跑过。在日军机枪的扫射下，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女孩中弹倒地。

忠良身旁一位同志说：“我们是救护队，他们不应当开枪的。我出去！”

忠良阻止他：“他们哪里会管这一套。”

那位同志义愤填膺：“不！”

他冲了出去，站在街心瓦砾堆上，高举红十字会旗子摇晃，大声喊着：“我们是救护队啊！”

对面的日兵照样射击。

那位同志倒地牺牲。另一位同志想抢着把救护车开走，但中枪倒在方向盘上。第三位同志心慌，离车逃走，走不了几步便被打死。忠良急

忙卧倒。

这时，敌人发起冲锋。

忠良忙从身旁的死尸上弄一些血抹在自己脸上，闭目装死。

一群敌兵从忠良身边冲过去，没有发现他还活着。

忠良抬头，见敌人已远去，忙爬起来，摸摸那几位同志，都已死了。正在这时，一颗炮弹在不远处爆炸，高墙轰然倒下。忠良心慌，丢下同志和救护车，匆匆逃跑了。

五

上海经过了兵燹，沦亡在日寇的铁蹄下。老母亲和素芬在上海无法生活下去，只得搬往乡下。

一列火车驶进了丹阳站。月台上有持枪的日兵在站岗。

张老爹和忠民来接素芬他们。张老爹头戴毡帽，腰系作裙，一副朴实的老农打扮；脸相也显得醇厚，慈祥可亲。忠民着青布学生装，是一位正直老实的乡村小学教师。

素芬逗着抗儿：“叫爷爷……，叫叔叔！（抗儿不响）他还只会叫爸爸、妈妈呢。”

老爹见了活泼可爱的孙儿，十分高兴，慈蔼地笑着：“明年就会叫了。来，爷爷抱。”说着，从素芬手里接过孩子。

忠民问道：“哥哥现在在……？”

素芬回头看看，见无人，放低声音说：“他到了汉口了。”

张老爹也小心翼翼地问：“他知道你们回乡下吗？”

老母亲压低声音答道：“已经写信告诉他了。他还写信来说，要是忠民不能在那学校里教书，那么还是想法子到他那里去。”

忠民因当地的日本人早已在注意他，知道自己迟早待不下去的。听了这话，有点心动。然而要去汉口也有困难。他略带沉郁地说：

“去是想去，可是交通不方便，路费又太多，只好看情形再说吧。”

老母亲应声：“是呀！”

这时，张老爹忽然感到肘上热烘烘的，低头一看：“啊！孩子撒尿了。”

老母亲和素芬忙过来接孩子。

“来，奶奶抱。”老母亲说着，把孩子抱过去。“乖孩子啊，你一见面就赏了爷爷一泡尿。”

连同张老爹在内，大家都笑起来。

一家人就在快乐的笑声里，拿起行李，离开了车站。

六

汉口。

当街横挂一条大标语：“老弱妇孺尽先撤离汉口”。街旁店家已经关门。一列洋车撤退队正满载行李锅盆及零星杂物，鱼贯而行。车队旁，跟随着三三五五的市民。——墙头上，“保卫大武汉”的标语笔迹犹新，可是街上却只见一片撤退景象。

一辆大卡车停在街旁。几个担架兵正抬着伤兵，沿着跳板走上卡车。忠良身穿救护队长的制服在指挥着。他满面风尘，看看手表，一迭连声催促道：

“快点，快点，马上就要开车了。”

街道另一边停着一辆漂亮的小汽车。车两边和车顶上都堆捆着好多箱子、行李。车头的铁盖打开了，司机正在弯腰检修机器。车主们大约等得不耐烦了，下车来看司机修车。这时忠良在卡车上一回头，正看见了这些车主们。原来是王丽珍和一位绅士、一位太太。那绅士是一个有两撇短胡子的胖子，架着副眼镜，鬓角已经花白，戴顶丝绒毡帽，披着皮领大衣，拿着手杖和公文包；一派富商巨贾的倨傲而庸俗的气派。那位太太也是个胖胖的半老徐娘，手里还挟着一只特别肥大的手提包。丽珍挟着大衣、手提包之外，还提着一只小手提箱。

那太太一下车就问：“什么毛病？”

司机见主人出来，回头陪笑说：“载得太重了……”

那绅士极不耐烦地顿着手杖说：“快一点嘛！”

丽珍抬头，看见了忠良。

忠良先招呼：“王小姐！”

丽珍：“啊！是你啊！”

忠良忙跳下车，跑过去握手。从他们彼此很随便的样子看来，他们在汉口显然已不是初次见面了。

丽珍问道：“你还在忙什么？”

“赶着把弟兄们运走啊！”

“啊，你还是这样努力？”

“还不是那样。”忠良随口应酬，“你们要走了？”

“是呀，这里这么乱！”丽珍依然似有委屈，发表她对武汉的感想。

那绅士打量着张忠良，那太太则公然流露出不屑于搭理的神气。丽珍瞟了他们一眼，说：

“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这位是大兴公司庞董事长庞浩公先生；这位是庞太太——我的干妈。”

忠良欠身应酬：“久仰！久仰！”

丽珍又瞟忠良一眼，作着手势，半似捧场半似讥讽地说：

“这位是我们的抗战英雄，张忠良先生。”

忠良笑道：“又开玩笑。”

庞浩公只得应酬一句：“张先生还不走吗？”

“也快了。”

这时，司机已将车修好，关上铁盖，说：“好了，好了。”

庞浩公略一点头，便和太太一同登车。丽珍走到车门又回头。

“我们要到重庆去了。”她从提包中取出一张卡片递给忠良，“你要是也到重庆，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我。”

“好的，好的。再见！”

二人各自上车。两辆汽车先后开动。

七

江南的小村庄。冬夜，天上寒云密布，北风呼呼吹着。合抱的古树，叶儿已落尽了，光秃秃的枝条直指阴暗的夜空。几所古旧的房子闪着微弱的灯光，这是张老爹家的大门。

夜色沉沉，远处断续传来狗吠。

敞旧的牛棚里，矮矮的顶上吊着一架水车，墙边堆着一些犁、耙农具之类。一条大水牛蜷伏在稻草上，昏暗中但闻反刍之声。

张老爹拿着一个小烛碟，提着一小筐青草进来。把青草倒在牛嘴前，用手略理一理，见一切都妥贴了，又弯腰走出牛棚。

张老爹走向茅屋。茅屋正中是一小厅，供着祖先牌位和“天地君亲师”之类，旁边放着吹谷风车和其余农家用具。

素芬婆媳围坐在一个炭盆前，老母亲在纳鞋底，素芬怀抱着熟睡的抗儿在做针线。张老爹走进来，吹熄烛碟，走近炭盆旁边，含着旱烟管，半自语地：

“唉，自从东洋鬼子到了这里，我们的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了……”他在炭盆旁坐下，把烟管在地上叩叩，继续说：“动不动就抢东西、杀人……。今天保不住明天，这真是劫数啊！”

老母亲一边纳鞋底，一边说：“到处都这样兵荒马乱，唉，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能过太平日子……”

素芬凄然地望了她一眼，又低头缝着。

剥落的墙上那口古旧的钟指着七点半，“当”的敲了一下。在这沉静的冬夜里，这一声显得格外地响，格外地悠长。

老母亲透过老花眼镜看看钟，不自觉地停下了活计，担心地自语：

“忠民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

张老爹喷了一口烟，说：“是啊，他平常总没有这么晚回来的。”

周围死寂的气氛仿佛孕育着什么不祥的事。老母亲感到不安了。

“该不会是学校里有什么事情吧？”

“不会吧，已经这么晚了。”

三人又沉默下来。一阵阵北风尖厉地呼啸着，远处有几只狗在狂吠。他们感到一阵寒颤，不约而同地都竖起耳朵细听。张老爹不安地站起来……

漆黑的夜。急促、凄厉的狗吠……

一座古老的祠堂，大门关得紧紧的，门旁挂着“江枫乡菁英国民学校”的牌子。一条黑影从祠堂旁的黑巷中仓卒奔出。这是忠民。他贴在墙角前后张望，见无人，便奔向祠堂大门，急遽地敲门，低声喊：

“婉华！婉华！”

一个年轻女子——她就是婉华，是这个小学的教员，也是忠民的远房表亲——把门打开了一线，劈头就问：

“你怎么这样晚才回来？他们等得急死了……”

“里面谈，里面谈。”忠民回头张望，闪身进门，立刻又把门关上。

忠民和婉华匆匆走进室内。教员甲、乙立刻迎上来，急不可耐地发问：

“消息究竟怎么样？”

忠民气喘吁吁地：“从乡公所得来的消息，鬼子这一次真的要来抓我们了。”

婉华惊惶地问：“要抓我们？为什么？”

忠民回头看看窗外，在桌旁坐下来，大家也都凑近桌子，坐下来。

忠民：“说我们的思想有问题，是思想犯！”

婉华惊奇地说：“思想犯？我们一向没有什么嘛……”

“是呀！”教员甲、乙附和着。

忠民感慨万端：“现在只要是稍微有点正义感的知识青年，不肯做他们的走狗的，他们都要抓。”

婉华愤恨得差不多要落泪了：“这还是人的世界吗？！”

“本来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奴隶走狗嘛！”忠民说，“现在风声很紧，我们马上就得离开这儿！”

大家面面相觑。教员甲问道：

“那么，我们上哪儿去呢？”

忠民胸有成竹地说：“上山去找我们的老校长。”

“我们也跟着他去打游击？”婉华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不觉一怔，抓住忠民的手臂问他。

忠民望着她，站起来，满脸坚定的神色：“不去打游击还有什么路可走呢？这叫逼上梁山：我们不干掉他们，他们就要干掉我们！”

婉华垂下眼睛，感慨地追忆：“老校长也是这样被逼走的。想不到今天我们也要走上这条路了。”

忠民焦灼地说：“现在没有时间可以多犹豫了，不走就得等他们来宰。”诚挚地鼓励婉华：“婉华，你坚强一点！”又转向其余二人：“这样决定你们看怎么样？”

教员甲、乙站起来：“当然只好这样罗！”

“婉华，你呢？”

婉华有点无可奈何：“我当然也跟你们一道走……”

外面又是一阵急促的狗吠。四人一惊。忠民走到窗前望望，侧耳细听，断定还不是敌人来追捕，回身低声说：

“好，你们马上收拾东西。……少带一点。在二十分钟内赶到我家里一起出发。我先走了。”

婉华送忠民到门边。教员甲、乙开始匆匆收拾行李。婉华也急忙收拾她自己的东西去了。

忠民回到家里，便急急打点包裹。素芬站在旁边替他掌着灯。孩子已经在摇篮里睡熟了。张老爹和老母亲站在一旁不语。

忠民一边收拾，一边愤慨地说：

“……在学校里所有的课本都要改你的，连吃饭睡觉他们都要来干涉你，我早就受不了啦，迟早总要走的。”

老母亲由忠民的走联想到了忠良的走，虽然知道这是被万恶的日本鬼子逼的，去抗日也正是因为打日本鬼子，可是在做母亲的心里，总不免有些难过，她悲戚地说：

“唉！一个，两个，都这样走了……”她说不下去，忍不住牵起衣裾擦了擦眼睛。

张老爹怜悯地看看他的老妻，抬起眼睛凝视忠民，坚决地说：

“好，走吧！你们年轻的都走，我们老年人死了也没有什么可惜，只要你们平安，我们也就放心了。”

忠民说：“你们放心好了，这次我们四个人一道走，山上还有老校长和许多的同乡，大家都有照应，保管不会出什么乱子的。”

说着，他打好了包袱，放在凳子上。

张老爹走到窗边，取下挂在壁上的皮袄，披在忠民身上，说：

“山上天气冷，我这件皮袄你穿去好了。”

忠民要脱下来：“可是您……”

老爹固执地不许他脱：“我有，我有……”

忠民感激地匆匆穿衣。老爹想起了什么，走向厅后。忠民边扣钮扣，边走到母亲面前，抚慰着默然垂泪的老母亲：

“妈，你不要这样，等赶走了鬼子，我们马上就会回来的。”

门外又传来一阵狗吠。

忠民说：“恐怕是他们来了。”赶快去开门。

只听得婉华低声而紧张地叫了两声“忠民”，门呀地一声开了，婉华和教员甲、乙拿着包袱、皮箱走进来，忠民向他们来的方向张望了一眼，迅速掩上门。

婉华打着招呼：“伯母！嫂嫂！”径直走到老母亲跟前。

老母亲握着婉华的手，亲切地问：“婉华，你也走啊？”

“是啊，伯母！”

老母亲就像叮嘱自己的女儿一样：“忠民同你从小就像亲兄妹一样，你们都要相帮照应啊！”

“是的，伯母！”

老爹捧着一包烟丝从边房出来，素芬跟在他身旁，提着一小篓鸡蛋，正在系着筐盖。

婉华和教员甲、乙连忙招呼。

老爹向他们说：“你们一起走，很好。这篓鸡蛋跟一包烟丝，替我带给老校长，说我问候他。”

忠民接过鸡蛋与烟丝，应道：“好的。”

又是一阵凄厉的狗吠声。大家不觉一怔，都屏息凝神谛听。在这紧张的沉默里，狗吠声一阵紧似一阵，预示着有什么可怕的事要发生。

忠民从窗隙向外张望，回头急急地低声说：“不好，他们来了。”对父亲：“你就说我没有回来。”又对同伴们：“别怕，我们走后门。”

忠民等四人匆匆从后门出去。张老爹随后将门关好。

前门传来急促粗暴的打门声。老母亲和素芬仓卒拿起针线活，勉强镇定地缝着，不时却偷眼瞧瞧门口。

老爹一边应声：“来了，来了。”一边走向大门。

他刚刚拨开门闩，门就被踢开，一头巨大的狼狗首先冲进来，强烈刺目的电筒光直照到张老爹脸上。五个日本侵略兵和伪保安队员气势汹汹地走进来，拿着电筒到处乱照。

抗儿被惊醒了，哭起来。素芬忙将他抱起，婆媳二人缩作一团。

日本队长用生硬的中国话问张老爹：

“你的儿子，张忠民，叫他出来！”

张老爹强作镇静地：“他……他在学校里还没有回来。”

“八加！”日本队长骂着，“进去搜查！”

保安队员们奔向后厅。警犬狂吠……

八

混乱的南昌车站。

月台上路灯暗淡。到处横七竖八睡着难民们，有的席地而坐，守着堆在身旁的锅盆碗盏、细软行李。有一些人点着马灯或蜡烛，在晚风中摇摇欲灭。还有一些人烧着木柴，想驱散三月料峭的春寒。

这是一九三九年，战线已经推移到南昌附近了。地平线上时时闪现着炮火，隆隆的炮声隐约可闻。

张忠良督率着担架兵，抬着伤兵，从两旁睡满了难民的夹道中匆匆走过，抬到车厢后，又匆匆把他们安置下来。忠良风尘仆仆，可是显得很精神，依然是那么热心。

九

这时，在乡下的张老爹和素芬等，生活得越来越艰难了。

一天，日本鬼子在村里大肆抢劫耕牛。乡邻小三子仓皇跑来向张老爹说：

“老爹爹，何大婶的牛也给他们拉了……”

老爹心惊地：“恐怕我的也保不住了！小三子，你还不快点回家去。”

小三子匆匆走了。老爹紧张地向村中看了一眼，把大门紧紧地关上。

村中，日本侵略兵牵着何大婶的牛走着，何大婶跟在后面伤心又着急地哭着哀求：

“老爷，你们可怜可怜我们吧！”

敌兵毫不理睬，何大婶见牛绳有半截拖在地上，便弯腰握住，坐在地上，死抓着绳子，不放牛走。敌兵凶神恶煞似的踢她。何大婶被踢倒，但她很快又爬起来，抢住绳头，哭着说：

“这头牛就是我们的命，没有它我们一家人都得饿死。老爷，你们做做好事吧！”

日本小队长大怒，嘴里骂着，一边挥手向狼狗示意。

狼狗在主人的嗾使下，张牙舞爪扑向何大婶。何大婶惨厉地尖叫着，被狗咬得血流满面。

何大叔等人忙过来把何大婶扶起。狼狗走回日本小队长身边，日本小队长拍拍它的头，表示夸奖它，牵着牛扬长而去。

张老爹在牛棚中，先是听到何大婶的惨叫，这恐怖的声音使他而不寒而栗。随后又听到何大婶悲切的哭声，这个善良的老人十分不忍，同时

又想到这种事情也可能即刻落到自己的头上，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抚摸着老牛，自己摇了摇头。

果然不出他的预料，不一会儿就有人乒乒乓乓地敲门。张老爹走出牛棚，向厅前的素芬婆媳挥手，教她们到后面躲一躲，自己过来打开了大门。

一群日兵走进来。一人径直走向牛棚。日本小队长说：

“你的牛，皇军要的。”

张老爹哭诉：“老爷，我……我……”敌兵已牵牛出来，张老爹又走到牵牛的敌兵前，“这不行啊，这不行啊！我们一家子都靠它活命的。”

狼心狗肺的敌兵根本听不进这样的话，牵着牛走出了大门。日本小队长回头说：

“皇军没有牛肉吃，皇军要的。”

老爹追出大门，扶着门前的老树，无可奈何地看着。

老牛走了几步，回头望着老爹，叫了一声。似乎它也依恋着自己的老主人。

敌兵用枪托打牛，终于把牛牵走了。

张老爹潸然泪下。素芬婆媳走出来扶他进去。张老爹觉得拉走了老牛，就像剜去了心头一块肉，摇头悲叹着：

“这头牛已经养了十多年了，它就像我们家里的一个人一样。可怜它，就这样……”

又是夏耕夏种的季节。全村的牛都被日本鬼子抢走，农民们只得自己来拉犁。他们像牛马一般地背着绳子，在泥里水里挣扎着。

张老爹因为生病，没有下田。他坐在旧竹躺椅上，刚刚服过药，把药碗递给旁边的老母亲。素芬背着抗儿，踱着步哄他睡。

一个敌兵，手持短棍，走进大门。小三子悄悄跟在后面，躲在门边向里张望。

敌兵走进前厅。老爹仓皇坐起，素芬婆媳提心吊胆地站在一旁。

敌兵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不去耕田，大家没有饭吃；你不吃，皇军

要吃。去!”

张老爹：“我有点不舒服。”

老母拿起药碗给敌兵看，证实老爹的话：

“老爷，你看，他刚吃过药。”

然而敌人根本不管这些：“去！去！你们不要偷懒。不许你们偷懒。”他一把将张老爹提起来，“去！去！”又推素芬婆媳，“通通的去！不去，我就不客气！”说着，扬长而去。

张老爹颤巍巍地站起来，强自振作：

“去吧！去吧！”

老母亲过来扶着他：“可是你的身体……”

素芬过来扶住另一边：“爷爷，还是我跟奶奶去吧。”

张老爹勉强撑持：“不，不要紧，我这副老骨头还撑得起来；我不去，回头你们都要吃苦头的。”

倚在门口的小三子，同情地看着他们。他走进门来，讷讷地说：

“老爹爹……”

张老爹含泪地抚摸着他的头：“小三子，你来帮我忙，晚上在我家里吃饭。”

水田里，张老爹、老母亲、素芬拉着犁，小三子扶着犁把，艰难地在泥中挣扎前进。

持棍的敌兵在田埂上监视着他们。

田埂上放着一张站小孩的竹椅，抗儿手拿铁皮小摇鼓站在里面。头上撑着破席，遮蔽太阳。

三人艰难地拉着，气喘吁吁，汗出如沈。素芬听到抗儿因饿急了而哭，回头看看，但只得硬着心肠不管，继续拉犁。

张老爹支撑着病体，拼着最后的一点力气拉着，困苦万状……

一〇

宜昌县的公路上，敌兵用刺刀和皮鞭押着一队伏役，像牲口似的荷重前行。这时正是六月大热天，炽热的太阳烤炙着大地，民伏们多半赤着上身，汗流浹背，疲惫不堪。张忠良也被俘虏了，在民伏队里挑着两个木箱走着。他穿着破烂的便服，须发蓬乱，面容憔悴，看得出来，他是十分勉强地在支持着。他走着走着，步子渐渐慢了。一个敌兵伍长追上来，猛地抽了他两鞭。忠良肩上一滑，担子落下来。他大嚷：

“哎哟，我……我渴死了！”

敌兵怒骂道：“你还叫，我打死你！”

说着又抽了忠良几鞭。忠良倒在路旁，他就势爬到水沟旁，掬起浑浊的泥水暴饮，又用水淋头。

公路上的伏役有十几个人见忠良喝水，也放下担子爬到路旁喝水。

日本伍长大怒：“你们这些中国猪猡！”他奔到忠良身旁，举起枪，用枪托痛打忠良。

忠良大声惨叫。

伏役们都不敢喝水了，又挑起了担子。忠良也挣扎起来，步履蹒跚地赶上去，咬着牙挑起担子来。

日本伍长余怒未息，还在那里骂着：

“你们这些中国猪猡，我打死你们！”

在敌人的叱骂和皮鞭声中，这支伏役的队伍又开始缓慢地行进……

这天夜里，他们在一条小河边宿营。俘虏们的所谓“宿营”，就是被粗绳子反绑着，连成一串，倒卧在露天之下。日本人则在旁边支起了行军帐篷住宿，只留些人在外面持枪放哨和监视俘虏。

俘虏们疲惫不堪，虽然被绑着，还是睡了。但不时有人不安地翻滚或痛苦地呻吟。

忠良还没有睡着，他觉得浑身疼痛。在凄楚中，他偶然抬头望望月亮……

还是那一轮明月，遮着薄薄的云翳。忠良不禁又怀念起素芬来：在这烽烟万里的悲惨的岁月里，她和老母、抗儿，恐怕也生活得更加困苦了吧？他仿佛看见了她和父亲、母亲、弟弟、孩子们在一起，流离颠沛在烽火之中，他们用含泪的眼睛，殷切地盼望着远方的征人去救他们。可是，他，现在却当了俘虏，像牛马般被驱赶着运送子弹，不！不能这样下去！他决定要逃走，到大后方去继续他的战斗。

他看到敌人并不注意他，便移身背靠着一片利刃似的尖石，开始磨被反绑在背后的手上的粗绳。当敌人转过身来，他就停止动作装睡；当敌人背过身去，他又继续磨起来。

他艰辛地磨着，手磨得血肉模糊，可是绳子终于磨断了。这时他才意识到手上的剧痛，接着就向小河边溜去，隐进芦苇丛里。

放哨的敌人万万想不到俘虏会从河边逃走，直到他转身来踢打一个呻吟叫唤的人，才发现地上丢了两截磨断了的绳子。他不禁大吼起来：

“谁逃走了！”

他追到河边，一边怒骂，一边用眼睛搜寻远处。

其实这时忠良就藏在他的脚下，全身浸在水里，只留头部在水面上。他趁敌人没有发觉，轻轻地潜行游水远去……



在张老爹的村里，张老爹夫妇、何大叔、小三子和几个老农民、老农妇等围在一堵斑驳的墙壁前，正在看一张日寇的布告：

大日本陆军津田部队
丹阳县政府 布告

照得大日本帝国皇军为完遂圣战，需用军米浩繁，今秋收已

毕，着尔本县各村镇人民，按田亩计算，每亩供献军米壹石，限刻日缴纳，仰即凛遵，不得有违，为要，切切！

此 布

部队长 津田太郎

县 长 李 宗 凡

昭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

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

他们看完了布告，农妇甲惶然地问：

“又是怎么回事？”

何大叔愁容满面地说：“每亩地要交一石军米……”

全体村民听了不禁面面相觑。

农妇甲喃喃地：“天啊，一亩地要交一石米呀？”

农妇乙：“哎呀！这怎么得了？”

大家都纷纷议论起来：

“我们连猫狗都杀来吃掉了，怎么交得起啊？”

“这下可活不成了！”

“唉！……”

张老爹也怨愤地说：“是呀，这样一来，我们一村子几十家人家全都要饿死了！”

一个老农长叹：“这简直是要我们的命啊！”

另一个老农：“我们自己吃稀饭都不够，哪来这么些米啊？”

何大叔：“老爹，您是我们村里年纪最大的，您可怜可怜大家，替我们去向他们哀求哀求吧。”

张老爹：“就是我也跟大家一样的交不出来呀！真是应该去……”

“可是他们……，哎呀……”老母亲想到日本鬼子的不讲理，担心地说。

何大叔既是哀恳，同时也算是向她作解释：“他们看老爹年纪这样大，一村子的人又都这样尊敬他老人家，该不会怎么样的。”

众人把张老爹围在中心，七嘴八舌地说：“是呀，他们总要讲点道理的。”

农妇甲流着眼泪哀求：“老爹，您救救大家吧！”

农妇乙也禁不住哭起来：“您算做做好事，救救我们吧！”

何大叔为张老爹壮胆：“我们大家都陪您一起去。”

老母亲在担心中有拦阻意：

“我就怕他们……”

农妇甲还抽泣着：“老爹，您……”

张老爹一半出于义愤，一半觉得责无旁贷，决定冒死去试一试。他激动地说：

“不，我不能够看着一村子的人，这样被逼着走上死路，就是拚掉我的老命，我也得去跟他们讲一讲理！”

农妇甲衷心感激：“老爹，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的恩德啊。”

张老爹既下定了决心便昂然举步。

何大叔对大家说：“走，我们大家都去。”

他们走到日本鬼子的驻地。那是一列瓦房，门口挂着“江枫乡小检问所”的牌子。

站岗的敌兵把众人挡在门外，只让老爹夫妇、何大叔和两个老农进去。

他们被带进一间阴森恐怖的日本军官办公室。一个笑面虎般的日本军官，带着阴险叵测的“笑容”，在听张老爹的陈述。

张老爹激动地说着：

“先生，我们耕牛都被征了，靠我们一点可怜的人力耕好了田；自从插秧以后，天就没有下雨，大家饿着肚子，日夜踩水车，但是给太阳一晒，田里马上又干了，又加上大家没钱买肥料，就是那些没被晒死的稻秆，最长的也只长到一尺多高……”

日本军官一边听着，一边从通译手中接过一本册子翻着，并与通译耳语几句，似乎在筹划着什么。

张老爹继续说着：“……就这样，每亩地最好的也只收到一石多谷子，春下来只有几斗米，大家留着自己吃都不够。你们可以派人到每家去看看，我们一村子的人大半都在饿饭，大家要我来求你们……”

在张老爹说话的时候，何大叔等在旁露出哀恳之色，表示支持他的意见。可是那日本军官听到这里，摆了摆手，用生硬的中国话打断了张老爹：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他笑里藏刀地慢慢站起来，“我晓得，你们要违抗皇军的命令，是不是？”

张老爹辩解：“我们不是违抗命令……”

何大叔也惶恐地解释：“我们怎么敢违抗命令……”

“那么，为什么不交？”

“不是不交，是交不出来。”

众人附和：“真的，我们是交不出来。”

日本军官沉思了一下，打定主意：

“好，你们要把米藏起来，很好。”他走到张老爹面前眯起那双刀子似的眼睛，“张老爹，你的事情我很明白。你的儿子，一个在重庆政府，一个在当游击队，你是他们的同党。你鼓动大家不交！你反对皇军！好，我看你们交不交！”

他走进一步，眼睛里露出杀人的凶光，拍拍张老爹的肩膀，说：

“对不起，我要借你一条老命！”

张老爹夫妇大惊失色。

日本军官狞笑着，走开三两步，忽然转过身来，命令站在门口候命的几个日兵：

“来，把他拉出去，在外边的大树上，吊死！”

日兵们如雷地应答：“是！”

张老爹惊呆了。老母亲号哭起来。何大叔等也震惊失声：

“哎呀……”

“先生，这个……”

“喂！喂！……”

何大叔急得哭了：“老爹是个好人，求您不要……”

两个日兵推开老母亲，挟住张老爹，张老爹抗拒挣扎。老母亲号泣着奔到日本军官面前，不自觉跪下，哀求道：

“他年纪已经这样大了，活不了多少日子，求您饶了他吧。”

日本军官置若罔闻。通译把老母亲拖走。两个日兵带着绳子等物将老爹挟持出去。老母亲跟在后面，她伸出手臂，似乎想拉住他们，不断地哭喊着：

“哎呀，饶命呀！饶命呀！”

门口的日兵横枪赶开群众，如狼似虎的日本兵把张老爹架出来。老母亲号泣着跟在后面。众人惊慌万状，跟在后面看着。

他们来到村前的一座小土丘上。土丘的斜坡上立着一株枝干盘屈的古树，四野的草一片枯黄，深秋的太阳躲在乌云后面放出黯弱的残光。

一根长绳子被搭在枝丫上，一端被三四个日兵抓住，另一端垂下来，已打好了一个吊人结。日本军官站在离树不远的地方，握着手枪撑着腰，满脸杀气腾腾。斜坡一旁，架着一挺轻机枪，指向坡上的群众。几个日兵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挡在群众的前面，不许人们走近。老母亲和一些妇女站在最前排，她们在拭着眼泪。

张老爹被日本兵拖上斜坡，一个日兵将吊人结套在他的脖子上。

张老爹自知落在这帮野兽手里，是万无生理了。他用目光在人群中寻找他的老妻，点点头算永诀了。

老母亲本来已经痛不欲生，见老爹向她点头，“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想冲到他跟前，但被日兵用枪拦住。

张老爹，在老泪纵横中，低下头去。

小三子杂在人群中流泪。

日本军官开始说话：

“这就是抗日分子的结果！限你们最迟明天交出皇军的军米。再不交，照他的样子，一个，一个，吊死！”

说毕，向架住张老爹的日兵做了个手势。日兵系紧张老爹颈上的

结。

村民们骚动起来。日兵上前干涉。老母亲疯狂地奔到老爹跟前，抓住他的手，哭着嚷叫：

“不能啊！……不能这样啊！”

日兵过来，强行拆开他们，把老母亲推回人群中。

长绳的一端，四个日兵拉绳。张老爹被吊起来。这时惊起树上的一群乌鸦，叫着飞上阴沉沉的天空。素芬得信稍迟，这时才赶到。她怀中还抱着抗儿。可是晚了，他们已永远见不着老爹那慈祥的面容了。素芬恐怖与悲痛交集，尖叫一声，倒伏在婆婆身边。

小三子由悲痛转为愤怒，泪水未干的眼中迸射出复仇的火焰：他显然已打定了什么主意。

日本军官凶狠地宣布：

“不许来这里哭，不许来收尸。不走的，要打死！”

他向机枪手略一挥手，机枪对天鸣射。

群众惊慌，踉跄走散……

这一天晚上。老母亲由于悲痛过度，浑身无力，躺在床上。素芬伏在床前小几上，就着一盏昏暗的油灯在写信。她们两人由于哭泣过久，疲倦失神，头发蓬乱。素芬一边写一边还在低低地抽噎。

老母亲勉强地支起身来，用发颤而带嘶哑的声音问：

“你写信告诉忠良？”

“是的。”

“可是鬼子要查信的。”

“我改一个法子写，他会懂的。我要他永远不要忘了报这杀父之仇！”

“是的，要他报仇！我们子子孙孙都要报这个仇！”老母亲也切齿地说。

夜色沉沉，秋风萧萧。江枫乡数十间房屋无一灯火，沉睡在阴暗的

山麓。除了虫声悲鸣而外，四野一片死寂。

村外土坡上，站岗的日兵在逡巡。他打了个呵欠。

小三子悄悄爬上土坡，见日兵在瞌睡，机警地向后招手。忠民等四五名游击队员迅速蛇行而上，一个箭步扑向敌哨兵，用布袋蒙住哨兵的头，将他弄死。

村内，一堵剥落的墙下，另一个日本哨兵正在点火抽烟。墙角的小三子急急招手，忠民等四五个人跃出，一样用布袋蒙住他的头，将他弄死。

忠民与小三子到坟场上，忠民学鸟叫，老校长闻声出来。忠民报告，敌哨兵已消灭，老校长决定开始摸进村子。他回头招手，二三十名游击队员奔来，无声地走进村中。

敌兵的小检问所的瓦屋连续爆炸。

静静的深夜里，这爆炸声惊醒了全村老少。老母亲、素芬、何大叔、何大婶等人均在各自的床上惊愕地坐起。

小检问所的日本军官、通译、卫兵都被炸死。屋子已烧成了一片熊熊的火海。

小山丘上，忠民领着人抬着门板直奔大树下。忠民挥刀砍断绳子，将张老爹的尸首放下。接着，他伏尸大恸。

老校长也站在一旁挥泪。少顷，他指挥两个游击队员用门板将张老爹尸首抬走。

在张家。素芬和老母亲还没有弄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抗儿大哭。她们急忙哄他睡。忽然听见忠民在后门喊着：

“妈，妈，开门，开后门！”

老母亲先是一惊，及至辨明了是忠民的声音，又转悲为喜。急忙说：

“是忠民的声音，点灯，点灯！”

素芬忙点亮了洋油灯，老母亲颤巍巍拿起灯要去开门。这时，忠民已弄开窗户，爬上了窗口，返身把小三子也拉进来。

老母亲惊喜交集，只叫得出一声：

“孩子！”

“妈！嫂嫂！”

素芬流泪：“叔叔！”

忠民：“妈，你们受惊了吧？”

老母亲问：“是呀！为什么……？”

忠民振奋地：“村子里的鬼子都给我们消灭了，保安队也全跑了。校长自己带队来的。”

老母亲十分欢快，但想到老爹的死，又流下泪来：

“你知道你爸爸已经被……”

“知道了。”忠民答道，把小三子拉过来，抚着他的肩膀，“是小三子到山上去报的信。”

老母亲感激地：“啊，好孩子！真是亏了你！”

忠民：“爸爸已经被抬到山上去了，预备就葬在山里。”

老母亲略展愁颜：“啊，那就好了。”

忠民兴奋地说：“校长怕大家明天交不出米，又要遭殃，所以连夜带人赶下山来。他要您跟嫂子马上动身，还是到上海去。江边已经弄好了一条船，婉华在那里等着。”

外面传来当当的锣声。这是老校长敲着锣来了。他一边敲一边喊：“我们是自己人呀，大家快逃到山上去！”

何大叔闻声奔来：“校长，是您呀！”

“啊，何大叔！”

“刚才……”

“鬼子都给我们干掉了，那些狗‘和平军’也跑了。镇上的鬼子看见了火光，一定会来找麻烦的。快去通知大家，马上收拾东西，逃到山上去。”

“好，我去。”他将校长手中的锣接过来，边敲边走边喊：“大家快逃到山上去啊！”

老校长把通知群众的事交给了何大叔，自己便到张家来探望老母亲。他一进门便喊：

“张老太太！”

素芬婆媳正在收拾衣物，见老校长来了，老母亲便停下来招呼：

“啊，校长！……”

她本想说些感激的话，校长插口止住她：

“本来要接你和嫂子上山的，怕你年纪大，走动不方便，所以还是让你们到上海去。你们的東西……”

“我想扔掉一些。”

“不！”校长体贴地说，“东西贵，要用的全带走。来，大家帮着收拾。”说着，他自己便动起手来。

村中巷里，许多人携带着行李包裹匆匆走过：这都是逃向山上的人们。

忠民扶着老母亲走来；素芬背着抗儿，手中提了一个包袱；小三子掬着一只网篮；忠民的两个同事帮忙扛着行李，一同走来。

天已微明了。朦胧中见江边泊着一条船，婉华站在岸边等着。她见老母亲与素芬来了，惊喜地迎上来。

老母亲、素芬、抗儿等上了船，行李等物也已搬上了船，忠民忽然想起一件事，凑上前低声问素芬：

“我忘了问了，哥哥有信来吗？”

“有信，他说就要到重庆去。”

“通讯处呢？”

“还是由队部转。”

忠民在不得已中又说：“我们写信不方便，你写信给哥哥的时候，就说我们一定会坚强地跟敌人战斗下去，决不会辜负他的希望。”

“好的。”

婉华在岸上呼唤忠民：“该开船了。”

船渐渐离岸。忠民挥手：

“嫂嫂！妈！再见！”

母亲到底是母亲，总有着无尽的叮咛：

“孩子！婉华！你们要小心！……”

“知道了！”

“伯母，嫂子，再见！”

“再见！”素芬远远的还在招呼着。

江水荡荡，小船扬帆远去。天色已更见明亮了。

第三章

一二

重庆，所谓大后方抗战中心的重庆。

这里有许多高大的现代建筑物，然而在那狭窄拥塞的街道上，到处却都充斥着褴褛的难民们；男女老幼都有，一个个形容枯槁，面有菜色。他们在陡坡与墙基街角上或坐或立，脚边放着一些简陋的破包袱、破面盆之类。有的人在那里伸手行乞。那些达官贵人，浓装艳抹的太太小姐们，对这种现象已经看惯了，毫不理睬他们畏缩而殷切的哀求，管自有说有笑地走了过去。

这时已是抗战的第四年——一九四一年了。

张忠良也来到了重庆。当了一番俘虏和经过长途的奔波后，他须发蓬乱，面容憔悴，鹤衣百结，可是精神却相当兴奋。他以为到了这里，可以找到老关系，重新投入抗日工作，英雄有用武之地了。他提着一个又小又破的手提箱和一卷军毯，好奇地张望着街上的一切。他向警察问了一下路，兴冲冲地向前走去。

忠良来到了一个机关的“人事科”。这是一间并不宽大的房子，放着四五张办公桌，近窗的一张较大的桌子后面，坐着一位西装笔挺的科

长。忠良正在兴奋地和他交涉。

科长见他那副狼狈相，已觉十分不耐烦，更是官气十足地：

“你的证件呢？”

忠良带着有把握的微笑，爽朗地：

“我被敌人俘虏了，谁还敢带证件，所以全都丢了。”

科长厌烦之色形于言表，摇摇头：“那不行！你要报到没有证件是不行的。”

忠良没有料到迎头竟是一盆冷水，开始苦恼起来：“科长，我的的确确整整服务过四年，现在我在重庆是人地生疏，叫我怎么办呢？”

科长拿着一叠公文，一面看，一面冷冷地回答：

“对不起，公事公办，照例是这样，我不能破例让你报到！”

他站起来要走。忠良忙跟上一大步：

“科长，无论如何请你帮个忙。”

“这是上头这样规定，我有什么办法？除非你有证件，我们别的都不必谈！”他对忠良连正眼也不瞧一下就走了。

忠良还想追上去申辩，但又觉得辩不出什么结果来。他茫然站在那里，神情和刚才判若两人——他所有的希望和热力全都垮了！他只感觉到一个冷酷的事实：他已被摒弃了！而在这举目无亲的重庆，他到哪儿去呢？他愤然想哭。他往旁边的办公桌一瞥，觉得人们正在冷眼嘲笑他。他不得不弯腰提起行李，颓丧而悲愤地走了出去。

忠良踉跄在街头，徬徨无所去从。

他来到一个招考书记的报名处。报名者排成长长一行，现在正轮到忠良前面的一个人。

登记处的职员拿了一张准考证给那人，傲然地说：

“就是考上了，没铺保还是不行的啊！”

那人鞠躬告退。

忠良听说要铺保，不觉一怔。可是已轮到他了，只得把履历表交上去：

“这是我的履历表。”

那职员扫了忠良一眼，皱着眉头问：

“是你自己吗？”

“是的。”

“那不行！”

“为什么？”

“你衣冠不整！”他不耐烦地把履历表掷还忠良，对下一个人：“来，你的。”

后面的人挤上来，忠良还想争辩：

“先生，你们考的是学历，衣冠不整有什么……”

“不行就是不行。废话！”

门警过来干涉，推忠良出去：

“去，去，去！叫你不要进来，不要进来，你不信。”

忠良被推出去，愤愤地走开。

他又来到一家工厂门口，那里贴着一张“招收工人”的大布告。一大堆人在门口，挤着，嚷着。

忠良好不容易挤到门边，一只手已攀住门框，无奈人实在太多，身子怎么也挤不进去。正在这时，里面有人大嚷：

“对不起，对不起，满了，满了，请出去，请出去！”

人们像潮水般从里面涌出来。一个职员拿出一块用白粉写着“额满”二字的黑板挂在布告边。人们渐渐散了，忠良也只得垂头丧气地离去。

雨。檐溜像珠帘般挂在檐前。忠良全身都被淋湿了，背着他那破行李卷跑到一家人家的门边去躲雨。那门口有一对衣衫褴褛的夫妻，带着两三个面黄肌瘦的孩子在求乞：

“太太，请您可怜可怜我们。”他们操着地道的北方口音说，“我们不是乞丐，我们是难民呀。孩子们都快饿坏了。您有吃剩的饭，给我们一

点吧。太太！……”

门里的女主人拿着一只轻铁饭锅出来，把里面的剩饭拨给他们。

忠良饿火中烧，对这冷饭几乎馋涎欲滴，差点儿羡慕起那求乞者来。可是，一种强烈的知识分子自尊心抬头了：难道他张忠良竟沦落到这种地步了？不，他不能做一个乞丐！可是，就这样饿死吗？在这个所谓大后方抗战中心的重庆，多少富豪家朱门酒肉臭，为什么没有他——一个满腔热情的抗日青年——小小的一个活命的位置？他悲愤填膺，不禁两泪汪汪，但他怕被人看见，背转身，悄悄地揩干了……

雨停了。忠良又走上了崎岖泥泞的道路。他的鞋，一只已脱了底；满身污泥。他困顿无力地走着。他，走到哪儿去呢？……

忠良瑟缩在一个墙角。身下垫着稻草，上面铺着军毯，显然已在这里露宿了一些时候。

他的身旁坐着一个残废的“荣军”。那“荣军”见他自己的鞋底破了，顺手撕了半张《新民报》折了垫上，把另外半张放在一旁。忠良顺眼一看，注意起来。原来那半张报纸上有一个醒目的标题：

庞×公的干女儿

王丽珍之路路通

忠良抬起头来，心想：这个地方，未尝不可以试试看……

他来到了王丽珍的住处。这是一所精致的小洋房，米黄的墙上爬满了苍绿的常春藤，朱漆门儿紧闭着。忠良想去叫门，又有点犹豫，但终于鼓足勇气按了一下门铃。

女佣阿金开门，问清了他找谁以后，便带着疑惑之色把他引进了客厅。

阿金递上一杯茶，对忠良说：

“小姐就下来。”

忠良接过茶，一饮而尽，开始打量客厅的摆设。这客厅布置得相当阔气，一堂漂亮的沙发，沙发旁的几上摆着收音机，墙上挂着名贵的字画，挑花的窗帘随风摆动……

忠良正在看着，女主人王丽珍已经娉娉婷婷走下楼来。她穿着华丽的旗袍、贵重的丝袜、高跟的皮鞋，全然不曾想到这个拜访者是须发蓬乱、潦倒得如同乞丐一般的人，她骤然间竟认不出客人是谁了。

忠良站起来，迎上一步：

“王小姐！……您不认识我了吗？”真是“人穷志短”，忠良这时竟不自觉地称她作“您”了。

丽珍这时才认出来是他，不禁失声叫道：

“哎呀！是你啊！我们的抗战英雄，你怎么弄得变成这个样子？”

她说话这么没遮拦，倒叫忠良有点局促和不自在起来。她发觉了，忙道：

“坐，坐，坐！”

坐定下来后，她又说：

“刚才我几乎真的认不得了。”端详他一眼，“大概你吃了不少的苦吧？”

“唉，说来话长！”忠良有点忸怩，也十分感慨地，“我是什么都抗光了。不但把自己抗成个瘪三，而且还抗得家破人亡！”

丽珍同情地：“真的啊？！”

忠良怆然：“家里来信说，我弟弟被逼上梁山，我父亲死得很惨，去年乡下有人出来，说我母亲她们也不知去向了。唉，什么都完了！”

“那么你来重庆……”

“我是来报到的，可是我被敌人俘虏过，所有的东西连证件全都丢了，他们就打起官腔，给我一个不理睬！”

丽珍觉得他“太傻”，而且早就“太傻”了：“哎呀！你何必一定要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呢！”

“可是，我刚来重庆，没有熟人，其他的朋友都不在这里，找别的事

情做也不见得容易。……而且……不瞒您说……不瞒您说，我连吃饭住旅馆的钱都没有了。”说完，他垂下眼睛看着自己的脏手。

丽珍瞟了他一眼，一个奇想忽然在她的脑子里闪过：眼前这个年轻人虽然一时落魄，可是她知道他是个精明强干的人，而在这所谓大后方，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就不乏爬上去的机会，如果她拉上他一把……，将来不是比那些阔佬和纨绔子弟更可靠一些吗？她想着，想着，仿佛已经预见到忠良明日的“英姿”，正待开口，忽然听到阿金叫道：

“小姐，庞公馆打电话来催您去。”

“晓得了！”丽珍应着，站起身来，迅即拿出一副像煞豪爽热情的姿态对忠良说：“没问题，没问题，你别发愁；一切都让我来替你安排好了。”

她走向楼梯，喊着：“阿金！”

阿金应声出来。

丽珍指着贴近客厅的房间吩咐道：“你把这间小客房收拾收拾，把张先生的行李拿进去。”

阿金走向沙发取行李。忠良站起来，打算帮忙，但阿金已熟练地把行李拿走了。忠良为自己的寒酸感到局促，丽珍这时倒装得毫不在乎。

“我的脾气就是喜欢干脆痛快！”她又打量忠良身上一眼，继续说：“你不会见怪吧，我替你去找几件衣服出来。”说罢便翩然跑了进去。

忠良事先完全没有料到她会这么热情地对待他，忽然之间，简直像神话里写的一般“绝处逢生”了。感激之余，他的精神逐渐恢复了轻松。他在沙发上坐下来，偶然看到几前的痰盂中漂着一些撕碎的相片，还有几片掉在外面的。一种好奇心驱使他捡起地板上的两块碎片拼起来一看，原来是丽珍和一个油头西服的年轻人亲热地偎在一起。忠良正暗自揣测着这是怎么回事，但立刻觉得“事不干己”，且无端窥探人家的私事，实在很不得体，便急忙把相片碎片又放回原处了。

忠良等丽珍把衣服拿来，换好了就去理发。理发师把他的头发梳成一个高突的鹅冠，忠良在镜中看见，厌恶地说：

“不要，不要，就平梳好了。”

理发师照他的话梳平了。

忠良站起身来。经过这一番梳洗打扮，他的模样和刚才已完全不同了。现在他穿了一套西装（其实就是相片上那年轻人穿的那一套），脚上换了皮鞋，胡子刮光了，头发梳光了：完全是个“上流社会”人物的打扮。只是他身上毕竟还保留着一些朴实的气质。但是，就是忠良自己也绝对没有料到：这一天就是他全部生活中的一个可悲——以后来逐渐变得那样可耻——的转折点！

—三—

一天上午，在穷苦的人们已经工作得十分劳累了，可是对王丽珍小姐来说，还不过是“早晨”。她穿着睡衣，倚在床上，拿着电话筒：

“大兴贸易公司吗？请你接董事长。……你是干爹啊？”

庞浩公宽敞富丽的办公室，他据着一张大写字台，拿着耳机，公司的一位科长老龚拿着一束洋文的订货单在旁报告。显然，他们的谈话被丽珍的电话打断了。

庞浩公对着电话：“怎么？唔……唔……可是……”

丽珍：“他是个非常能干的人呢！”

浩公正偏着身体，用一个耳朵听老龚向他报告着：“这一批货已经从印度启运了……”，因此没有听清楚丽珍说的话，他问道：

“啊？什么？……哦！能干的人，能干的人，”他说话显然有重复的习惯，“能干的人！可是能干也没有用呀，你不知道这里正在裁员？”

丽珍嘟着嘴说：“裁员也一定要你答应我。”

浩公因老龚在场，不免有点尴尬，从眼角看了老龚一眼。老龚是何等世故的人，立刻识趣地离开了一些。浩公接着说：

“没有缺，怎么办呢？”

“没有缺也要你想办法安插一下。”

“不是我不想办法，而是没有办法呀，我的好小姐！”

丽珍不依地：“人家已经等了一个多礼拜了，干爹，你再也不答应我，

我要发脾气的。”

浩公眉开眼笑了；他就吃这一套：“啊！啊！……这个，这个……”

丽珍又替他作主张地：“你就让他挂个名好了。不然……”她要挟地：“我就告诉干妈，说你……，哼！”

浩公奇窘，无可奈何地嘻嘻着：“好了，好了，算你面子大，我马上就下条子，你带他去见老龚好了。”

他挂上电话，对老龚说：“有一个姓张的要来，就随便给安插在你科里好了。”

老龚恭顺地点头：“好的，好的。”一面又拿起货单向浩公请示……

丽珍带着忠良到大兴贸易公司来报到。她把他托给老龚以后，自己便走了。

老龚领着忠良到“人事室”，拿了一张表格给他：

“这张人事调查表，你填填。”

“好。”忠良接过表，就填起来。老龚在旁看了看，说道：

“你怎么只填二十八岁？”

忠良以为谁跟他说过自己不止二十八岁，便平静地笑着回答：

“我本来是二十八岁么。”

老龚晓得他没有懂得“大后方”这窍门，便说：“喂，不管你原来多少岁，你填上三十岁每月就可以多拿四斗米津贴啊！”他因忠良是丽珍举荐的，便视若“知己”，郑重其事地伸出四根手指，又加重语气地补了一句：“先生！”

忠良虽已不太天真，但总觉有点不好意思：

“那不是谎报了吗？”

“没关系！大家都是这样。”老龚毫不在乎地说。

“可是调查出来……”

“谁来调查你啊？这叫做瞒上不瞒下！”老龚简直要为他的“太老实”而发笑。

“这个……”刚进这里就碰到这样尴尬的问题，忠良不禁搔起头来。

第二天早晨，太阳已经上山，晨雾尚未散去，闹钟便把忠良唤醒了。他匆匆穿好衣服，便到天井里去洗脸。

阿金拿着个热水壶走过。

忠良问：“小姐还没起来吗？”

“早呐！她刚从庞公馆回来没有多久。您这么早？”

忠良涂了一脸肥皂沫，兴冲冲回答：

“我要赶着去办公！”

张忠良匆匆从早晨的街道上走过，走进了所谓大兴贸易公司的大门。在办公室门口，他整了整衣裳，精神抖擞地推门进去。他以为进门就可以见到早到的同事的笑脸，过来指导他开始新的工作。谁知办公室的情形大出他意料之外：室内的十五张写字台，大半被摆成床铺的样子，横七竖八睡着四五个茶房，睡得正熟哩。满屋子充满混浊的臭味，香烟头丢了满地。

忠良简直啼笑皆非了。他看到门边桌子上摊开一本签到簿，便看看壁上的挂钟，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时间：张忠良，七时五十分到。

他放下笔，坐到自己的写字台前，打开一个个抽屉来看，不是些烂纸废纸，便是空空如也。他觉得无事可做，十分无聊烦闷。

他就这样坐了一个半钟头。这段时间内，睡觉的茶房已陆续起来，懒洋洋地总算把屋子收拾好了。九时二十分，老龚才捧着个小茶壶，和另一位同事有说有笑走进来。忠良连忙起身招呼：

“早呀！”

“您早！”

他们走到签到桌前，连钟也不看，就签上了名字和时间。

忠良无意中探头一看，都整整齐齐写着：八点整到。

又过了一个多钟头，办公室里的人才差不多到齐。签到簿上签了几个名字，都一色地写着：八点整到。

忠良不禁十分难受。

一张报纸已被他翻来复去连广告全都看完了。身旁有两位同事凑了钱鬼鬼祟祟走向办公室后面的门。忠良随意一回顾，发现办公室里只剩下四五个人了，有的似乎在忙着什么，有的则在打瞌睡。忠良站起身来，见身后一位同事双腿高跷，正在看书，看得颇为入迷。他注意一下书的封面，见书名是《南极风情画》，上面画着一个裸体女人。忠良冷笑，漫步走过去，又见一个同事伏在桌上执笔作画。画的是一个有点像庞浩公那样叼着雪茄的人头蛇身的怪物，蛇身可看成领带，也可看成裙带，并随意写着“吹牛拍马”“裙带”“乱七八糟”等字样。画者发觉忠良在后看他，觉得不成体统，顺手将画揉成一团，因忠良是新来的，大家不熟，于是两人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忠良再走过去，看见老龚在办公桌的大抽屉里一本正经地在弄什么。走近一看，原来是用扑克牌在“起卦”。老龚见忠良看见他玩牌，不觉也不好意思起来，一面笑着关抽屉，一面说：

“无聊，无聊……”

忠良僵笑着，走出了后门。

这是一条小穿堂，迎面有一个窗户，窗幔低垂，里面传出洗牌声。忠良好奇地向窗隙一张，只见那屋里两桌麻将，许多男女同事在入局，围观者也不少，烟雾腾腾，呼卢喝雉，热闹非凡。旁边还有人在唱京戏，唱的是《四郎探母》：“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飞……”有人拉着胡琴，也有人摇头晃脑，用手指敲打着板眼……

看见了这番情景，忠良更觉烦闷苦恼，生出许多感慨来：重庆的机关、企业，和他想象中的情形是多么不同啊！

下班以后，老龚约了两个男同事两个女同事，请忠良到酒楼一起吃饭，算是欢迎他。

老龚一边斟酒，一边说：“今晚可惜丽珍小姐不能来赏光，她也真忙……”把酒杯放在忠良面前，“以后大家是自己人了，有什么事情，希望彼此有个照顾。”

几位同事同时举杯：“来，不要见外，多喝两杯！”

忠良对这个环境很不习惯，甚至十分反感，由于拘谨或由于掩饰，

他的眼光不时溜到摆在桌沿的一张报纸上，现在大家既然举杯相邀，他也只得勉强拿起杯子来应酬：

“谢谢，谢谢！对不起，我不会喝酒，只能喝一点点。”

他抿了一口，放下杯子，顺手将报纸拿过来。

报纸上一篇文章，八个黑体字标题：

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

这时，酒楼里各个酒桌上满座的人们猜拳行令之声正十分热闹。

老龚见忠良又看报纸，觉得他太不“赏脸”了，便道：

“怎么？你只喝这么一点啊？不行，不行，我们都喝干了。”

一位女同事也附和着：“你瞧，张先生，我也干了。”

老龚兴高采烈，索性把忠良的报纸抢过去：

“喂，不许看报！干了它！干了它！”

“我实在……”

“不行，不行，非干不可！”

大家鼓掌催饮，忠良没办法，苦脸喝下去。合座欢然，好像完成了一件什么有意义的工作。

这时，别桌的酒客们也豪兴更浓，猜拳行令之声更加响亮了。

等他们酒醉饭饱之后，便一块儿来到舞场门口。舞池里舞客拥挤，其中也有忠良在那撕碎的相片上见到的年轻人：白少魂。他们都拥着女伴，如醉如狂地在舞着。乐队正奏着软绵绵的《何日君再来》的曲调。

老龚掏出一迭钞票准备买票，一边说着：

“忠良兄，里头坐坐，消遣消遣吧。”

忠良断然辞谢：“不，不，我有点头晕，我得回去休息休息。”

“别客气啊！”

“我不是客气，我的确有点头晕。谢谢！我先走了。”忠良欠身扬手，“各位，明天见！”

“明天见!”

忠良迅速转身离去,眉宇之间露出厌恶的神色。

忠良回到丽珍的客厅。往沙发上一坐,似乎这下子可摆脱了这一天里令他烦苦的一切了。他顺手打开收音机,想听听音乐,驱散心中的郁结。不料播送出来的,又是那靡靡之音的《何日君再来》:

好花不常开,
好景不常在……

忠良觉得十分刺耳,气得“啪”地把收音机关掉,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了两扇窗门。

窗外,岩边,春花开放着。夜雾如烟,远山近树,朦朦胧胧。山城沉睡在黑暗里。嘉陵江水闪着粼粼的波光,滚滚流去。喧嚣的市声掩盖了它的呜咽。

忠良对着晚风,深深吸了一口气。这里歌舞升平的景象,使他不禁百感交集: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啊!他愤愤地想着,禁不住潸然下泪了。

汽车声由远而近,在大门外嘎然停住。只听得丽珍用英语娇声说道:

“晚安!”

“晚安!”一个男子的声音回答。

忠良连忙拭干了眼泪。丽珍已推门而入。

“啊,你还没有睡?”

忠良强作笑脸:“噢!”

丽珍把大衣交给阿金,也走到窗前来,有点得色地问道:

“怎么样?重庆给你的印象怎么样?”

“哼!我好像到了另一个国度里。”忠良苦笑了一下,“这里一点儿抗战的空气也没有!”

“哎呀,我的天呐!”丽珍哑然失笑了,“刚从前方回来的人都会说这种傻话。这只好怪你还没有习惯。慢慢地你的火气平下来,你就不会再

这样牢骚了。”

忠良想说话，但不知说什么好，终于难过地转头向着窗外。

丽珍暗暗对这“傻瓜”欣赏了一下。忽然，她又不屑地笑了。她从手袋里拿出一迭钞票，靠到窗台上来说：

“算了，不要老绷着脸……”她一手将钱强塞在忠良的口袋里，边说：“常常去听听戏，看看电影，多多消遣消遣，心情一愉快，就可以把你那些觉得不顺眼的忘记了。知道吗？”

忠良正想伸手去掏出那些钱还给她：

“不，我……”

但给丽珍制止了。她说：

“你把我当外人看待吗？”

忠良不知所措。

丽珍看着这快要入彀的猎获物，暗自得意地笑了。

一四

素芬婆媳带着抗儿再度来上海以后，住在一间破旧的晒台楼上，靠洗衣服勉强糊口。

老母亲面容憔悴，白发皤然。几经忧患，她衰老得多了。这时她正帮着素芬晒衣服。四岁的抗儿伏在一张破矮桌子上画画。

老母亲叹息着说：“现在肥皂和所有的东西这么贵，就是洗断了手，也养不活三口子。怎么办啊？”她呆呆地想起了什么，问素芬：“重庆到底在什么地方？”

素芬指着黄浦江说：“呶，从这条黄浦江，拐进长江，就在长江的上头。”

老母亲抬头望去，黄浦江蜿蜒地一直伸向天边。她想象不出从这条江的尽头再上溯到另一条江的上游，是多么遥远的路程，就又问道：

“有多远呐？”

“啊！离开我们这里有几千里呐。”

“有几千里啊？唉，要是我们能去找他就好了，要不然，这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

“现在要去是不容易的。”素芬接了一句，就换了个话题：“有一个以前认识的女朋友，在难民收容所做事，她要我去帮忙。”

“那很好嘛！是不是我也可以去？”

素芬委婉地：“我看您还是在家歇歇吧，您身体又不怎么好。”

老母亲想到自己身体的确不行，只得点点头表示同意。

抗儿听到她们的话，跑到素芬身边，说：

“妈！我也要去。”

素芬用不同意的声调“嗯”了一声，充满爱意地：

“你在家陪奶奶啊。”

“我要去。”

“慢慢再去啊，乖乖！”

老母亲又抖开了一件湿衣裳，感于衰老与不胜愁苦地慨叹着：

“唉！年纪一大，再碰上这年月，身体也真是一年不如一年罗！”

一五

张忠良在大兴贸易公司“办公”好些日子了。他不再像第一天那样，一大早就精神振作地来上班了，他渐渐已学会了同事们那一套，十点半钟，才懒洋洋地踱进办公室，连钟也不看，拿起笔就签上一个“八点整到”，然后就靠在椅子上看报纸，无聊地等着下班。

他在无聊透顶中，就借画画来抒发胸中的郁闷和苦恼。

他画了黑底白字的“国破家亡”四个大字。接着又画了一个大狗熊，旁边写着，“早死了，是英雄；再活下去，怕要变狗熊！”又换一张纸，画了一个长方框，框中题着：“乌烟瘴气，抗个屁！”接着又写道：“哈，我变成废料了。呜呼，寂寞！寂寞！”

他画着画着，愈觉无聊，便愤愤地把画的东西一把撕掉，用力扔开去，如像要扔开什么不能摆脱的东西。

可是，扔掉画并不能减轻他的苦闷，于是他走到老龚面前，拉着老龚的胳膊：

“我请你喝酒去。”

“你请我喝酒？你不是不喝酒的吗？”

“喝的，喝的。去，去，去！”

忠良强拉他起来，老龚只好答应：

“好，去，去！”

他们在酒馆喝了许多酒，忠良已经大醉了，可是他愈醉愈不肯承认自己已醉，还在大叫着：

“再来一壶！”

老龚急了：“不，不，不。忠良兄，你醉了，你醉了……”

忠良支持不住，伏在桌上，迷迷糊糊地微抬起头，用手支头，喃喃地说：

“不，老龚，我没有醉……我没有醉……”忽然悲从中来，手撑着桌子，微微冲前向着老龚，声泪俱下地说：

“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是不是？”

老龚见忠良把自己引为知己，十分同情地点着头：

“是，是，是！”

忠良在感伤中，忽然冒起了仇恨的意念，又说道：

“俗语说：‘酒后见真情’，我决不说假话……”

老龚更加同情地应着：“是，是，是！”

忠良变色，眼中放出憎恶的光，声色俱厉地：

“他妈的，你就是个魔鬼，我也决不怕你！你来好了！”

老龚想不到他忽然又来这一套，大为尴尬，扫兴地：“喂，这又何必呢？”

忠良忽然又由激愤中缓和下来，无限伤心地：

“家庭，父母，兄弟，妻子，什么希望，奋斗，一切的一切，全都付诸东流了……。我早就是个活死人了！”

他忽然纵声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十分凄厉，比哭声还难听。接着，他又惶惑地说：

“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要征服我，比日本鬼子还要厉害！啊！我有点抵抗不住了……”

老龚觉得他是在胡说八道，但怕他闯祸，只好劝说着：

“喂——！老兄，你醉了，谁要征服你啊？”

“包括这里的一切，他们全要把我踩在脚下……”又转为凄厉：“你说这是好耍的吗？哈哈！”跟着这笑声，他变得强暴起来，捶着桌子，“他妈的，我不怕！我还年轻，我还没有活够，我要活下去！告诉你，老龚！……你是老龚吧？”

老龚苦着脸：“是啊！我是老龚。”

“哈哈！我并没有醉……”他以一种故意糟蹋自己为快的心情，继续说：“哼，你瞧着，我有一天也许会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哈哈，哈哈！”

忠良这些古怪的话和古怪的样子，使这所谓老于世故的老龚也觉莫知所措了。

一六

上海的一家难民收容所。门边挂着“上海××难民收容所”和“难童组”的牌子。一个女工在灶头上烧开水。后面靠墙处，聚着十几个孩子，教师正在教他们念黑板上写的“我是中国人”几个字。

一个孩子拿着杯子到灶头来打开水。素芬也拿着一把铅壶来灌水，她慈爱地抚摸着孩子的头发说：

“好好认字。回头要写给我看的啊！”

烧水的女工一边舀水，一边说：

“素芬姐，你真辛苦呀，一天忙到晚……”

“你不也是一样吗？”素芬笑着回答，顺手撩起额前的散发，说：“替孩子们洗洗澡……”

灌好了水，素芬提着水壶从一群编藤器的孩子身旁走过。一个可爱的孩子亲切地唤道：

“张妈妈，我的裤子破了。你回头给我缝一缝呀。”

素芬和蔼地应答：“好。哎呀，你的裤子都快要掉下来了！”替他系好，“等我替他们洗好澡再来，啊？”

她又走过编绳袋的地方，孩子们高高兴兴地叫她：

“张妈妈！张妈妈！”

“暖！暖！……”

“张妈妈，我们大家要你再给我们讲故事。”

素芬笑着说：“好，我有空就来啊！”

她走过婴儿睡处，对一个妇人说：

“阿清姐，趁外面有火，把孩子吃的豆浆去热热吧。”

那妇人答应着去了。素芬走进浴室，和别的女同事们一块儿替孩子洗澡。

孩子们拍着水嬉笑着。

洗完了澡，素芬就去替那孩子补裤子。一边教给他：

“以后不要老坐在石头上磨，就不会那么容易破了。晓得吗？”

缝好了。她慈蔼地拍拍孩子的屁股：

“好了，好了！”

“谢谢你，张妈妈！”

素芬捧着他的脸，笑着摇他：“乖，谢什么？”

缝好裤子，她又忙着给一个小女孩子洗脸。那孩子长得很可爱，脸蛋上被人用墨画了一副眼镜。她嘟着嘴说：

“张妈妈，他们一定要画我呐，我不肯，他们五六个人硬抓住我画。”

素芬边揩边像母亲对自己心爱的孩子那样说：

“他们这么顽皮呀！把我们的小宝宝画得个乌漆麻黑，你说我肯吗？唔？”把手巾给孩子看，“咦，你看，多脏！”

孩子笑了。

素芬亲切地亲她的颊：“以后不许他们画啊！你说张妈妈要骂的。”

知道吗？”

小女孩子笑着点头。

现在，素芬又在照顾着一些周岁左右的孩子了。她抚摩着一个哭叫不止的孩子：

“我的小宝贝呀，你怎么老是哭？嗯，你饿了是不是？”她在孩子身下摸了一下，“啊！怪不得，尿布全湿了。……马上就替你换啊！”

她捡起一块干尿布，觉得太冷太硬，于是搓软它，又塞进自己的衣服里面，用自己的体温去暖它。直到她认为够温软了，才细心地替孩子换上。

孩子不哭了，天真娇憨地笑着，牙牙学语。素芬慈爱地逗着他。

刚才去热豆浆的妇人回来了，递给素芬一个玻璃奶瓶，说：

“张嫂子，你把豆浆喂他吧！”

“好！”素芬接过来，先把奶瓶靠在颊上试试是否太热，然后才开始喂孩子。她看着孩子起劲地吮着，脸上现出母亲般的慈爱的微笑……

一七

在素芬她们艰难的生活里，真是祸不单行，不幸老母亲又病倒了。

素芬斜坐在床沿喂她吃药，抗儿坐在桌旁吃杂粮。

老母亲老泪纵横，痛苦地说：

“唉！在这个时候来生病……。我们连杂粮也吃不起了，还要生病，我年纪这样大了，真不如早一点死了的好。”

素芬忍泪安慰她：“妈，您不要这样，抗儿的爸爸要是知道您说这样的话，他不晓得会多难过呢。”

“你可不能告诉他说我病了，让他安心做事情吧。”

“当然我不会写信告诉他的。”

“他怎么这样久还没有来信啊？”

“路程这样远，又不方便，恐怕他还不晓得我们回到上海呐。”

老母亲看看素芬，见她瘦得可怜，不觉又自疚不已：

“唉！你在收容所那样忙，还要赶回来服侍我……”她的感情一时无法自制，又哭起来，由衷地说：“素芬，太苦了你了。”

素芬也觉得无限辛酸，又要强作笑颜安慰婆婆，连说话声都有些打颤了：

“这算得了什么，现在大家都在吃苦。不要想这些，您睡吧！”

老母亲无可奈何地躺低一点，素芬替她把被子略为拉高，替她掖紧。

抗儿把自己的杂粮吃完了，叫道：

“妈，我还要。”

素芬把自己的一碗拨了一大半给他，自己碗里只剩下了一点点。但就是这么一点，她也不能下咽。她想到婆婆年纪这样大，孩子年纪这样小，却要受这份苦，忠良在外又没有一点消息，她忍不住又默默地流下泪来。

一八

当素芬捧着那碗吃不饱的杂粮在思念忠良的时候，忠良正陪着丽珍在吃晚饭。饭后，忠良在栏次看重庆迷蒙的山色，丽珍来邀他到她楼上的房里去。

到了丽珍的房里，忠良觉得房子里有点热，便去推开窗户。一阵晚风飘起了窗帘。

晴朗的夜空，依然挂着那一轮明月。

忠良看见这种景色，不免深深地有所感触。

丽珍见他这副神情，便故意地问他：

“你在想家吗？”

忠良从迷惘中醒来，苦笑着说：

“我早已经是无家可归的人了。”

丽珍撇着嘴挑逗地说：“为什么说得那么可怜？这里不也是你的家吗？”

忠良的脸一下子烧了起来。

丽珍眼睛一转,又说:“啊!我这里有一种酒,”她一边说一边倒了两杯,“这种酒喝了令人会觉得轻松愉快。你有勇气喝一杯吗?”

她递了一杯给他。

忠良接过了酒杯,直视着她说:

“喝酒也需要勇气的吗?”

他一饮而尽。丽珍也喝干了自己的一杯。忠良索性拿过酒瓶来,又干了一杯,两人相对笑了起来……

就这样,在丽珍的浪笑之下,忠良终于失去了最后的一点理智,做了丽珍的俘虏,投进了丽珍的怀里。

一九

同一个时候,那同一轮明月也照着素芬他们住的破晒台楼。

素芬坐在门口的矮凳上,怀里抱着将睡未睡的抗儿,低声哼着催眠的调子。她面容憔悴而清瘦,泪光莹然,正举头望着月亮。

月亮上蒙着一层薄云,旁边还有一团乌云正推过来。

素芬想起了忠良临走前夕的情景,催眠调渐渐沉寂了。

她想起了忠良怎样对她说:“素芬,你记得,以后每逢月圆的晚上,在这时候,我一定在想念你们。”

这些回忆使她觉得既辛酸又喜悦:几年来虽然茹苦含辛,孩子终究抚养到这么大了;可是那远行的亲人现在又在何方呢?……

萧萧的风声,使她从幻梦中回到现实。乌云迅速地遮掩了月亮,天边响起了隆隆的雷鸣。素芬打了一个寒颤,抗儿也因冷而叫起“妈”来。

素芬慈爱地:“唔?妈妈的宝贝啊……”她把脸颊偎在他的脸上,又把破毯给他包好,卫护着他。而且随即起身将他抱进室内。

老母亲的病还没有好,头上扎着布躺在那里。电光闪闪中,屋顶的铁皮上,雨声哗哗然起,她微弱地叹息着:

“唉!又下雨啦!”

素芬也面带愁容：“是呀！”在这所漏雨的屋子里，下雨对他们实在是很大的威胁。她把一件旧棉袄盖在老母亲的被子上，接着说：“今天晚上很冷呐！”

老母亲只是无力地长叹和呻吟……

素芬刚睡下了一会儿，还未曾交睫，果然不出所料，屋子里漏雨了。抗儿被淋湿而惊醒，哭了起来。素芬急忙用身体遮住他，并迅速地抱他起来，交给老母亲。然后点起了一支蜡泪纷披的蜡烛，把被褥卷起来，在漏处放上脸盆锅罐接雨水。

风更大，雨更狂了。忽然劈雷一声，屋顶的铁皮好像被风掀动了一下，老母亲与抗儿那一边也水下如注了。老母亲惶苦地说：

“哎呀！这边也不得了啦……”

她勉强撑持着下床，抱着抗儿，挪了一个地方，把一个破篾箕遮在头上挡雨。

素芬迅速地把床上的被褥卷起来，又把床底下的箱子搬到床板上。

老母亲用发抖的声音关切地说：“还有忠良放衣服的那个箱子……”

“在这儿……”素芬应着，又从床底下取出一个破手提箱迭在藤箱上，盖上一床草席，然后又摆上一个木脚盆。这一切都做妥贴，她才开始考虑人的安身处。可是全屋都漏得如同在露天下一般，她说：

“哎呀，整个屋子都是漏的……”

看来去，她觉得还是床尾那一隅雨稍微小一点，就在那里搭起一个席篷，再盖上一床篾席，下面垫着几张凳子，凳上堆着被褥，祖孙三人就挤着坐在上面。

蜡烛发着微光。风雨交加，闪电纷驰，雷声震天动地。小小的危楼有如怒海中的一叶小舟。他们祖孙三人就准备这样坐着挨过漫漫长夜。

抗儿仍在啜泣，老母亲垂首呻吟。素芬看到一老一小如此受罪，不禁泪下，但又怕老母亲看见，只得强忍着。

残烛在风雨中摇摇欲灭。

老母亲深深地悲叹着说：

“唉！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天亮？等到什么时候忠良才能回来啊？”

素芬再也忍不住了，泪如雨下。

风雨更狂了，摇撼着小楼，似乎想把它推倒。窗户格格作响，一阵狂风来时，终于被吹得砰然掉落屋外。冷风冷雨立刻扑进窗来。

素芬惊呼：“哎呀！窗子被吹掉了！”

烛光霍地被吹灭。黑暗中一道闪电像长剑似的刺进来。

素芬说：“我去绑好它……”

她把抗儿交给老母亲，自己走向门边。她极力和风雨抗争着，推开了门，翻身又反扣上。

素芬急急拾起窗门，安在窗框内，用铁丝绕好。

屋外，暴雨下得像瓢泼一般，瀑布似的檐溜淋得她抬不起头来。风雨雷电以万马奔腾之势扫过大地，好像是天地在发怒，要吞噬一切。

耀眼的电光照亮了素芬的脸，这个温婉的女子，此刻显得这样地坚毅！

天上黑云翻滚，暴雨如注。

黄浦江的浪涛拍打着江岸……

悲愤激昂的歌声升起：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江水卷起沸腾的怒涛，滚滚东去……

后 集

天 亮 前 后

又一个早晨降临大地了，暴雨之后的大江，汹涌澎湃，夹着无穷的怨愤流向远方……

悲怆而激昂的歌声在控诉着那无边的黑暗：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第四章

二〇

日高三竿了，忠良和丽珍还高卧未起。帘幕低垂，房间里显得很幽暗寂静，只闻壁钟滴答走着。

忠良醒来了，他并不想马上起床，他睁着眼睛陷入了沉思，许多往事都纷至沓来地出现在眼前。这使他感到纷扰。

不一会丽珍也醒了，忠良正想说什么，床头柜上的电话铃忽然响起来。丽珍装作不经心地故意嘀咕着：

“讨厌，这么早……”

忠良在僵窘中不自觉地应道：“不早啦！”

丽珍支起身来，移到床角，抓起电话筒：

“谁呀？……啊，干爹。”

庞浩公坐在他起居室中的沙发上给丽珍打电话：“你还没有起身啊？享福享福！”

接着又说：“今天有几样新鲜的菜，约了几个熟人来吃饭，你干妈说恐怕三缺一，要你早点来。”

丽珍高兴地：“好，我一会儿就来。”她瞟了忠良一眼，又俏皮地加了一句：“我还要带你的干儿子来见你呐。”

庞浩公料到这又是她的什么花招，故作惊奇地问：

“我的干儿子？谁？是不是张忠良啊？”

“现在不告诉你。好，回头见！”

忠良支起身子，有点尴尬地笑问：

“什么干儿子？你不会是说我吧？”

丽珍说：“不说你说谁？——我不跟你说过，你要在这里混，就得走他的门路吗？你马上就要高升做他的私人秘书啦。”

忠良从她的语气中感到她与庞某之间的关系颇不寻常，便说：

“可是你好像跟他……”

丽珍根本不把自己的放纵行为当一回事，她似乎理直气壮地说：

“跟他怎么样？”

忠良语塞。丽珍索性撕下假正经的面具，警告他说：

“我不是一个太简单的女孩子，可不许你妒忌。知道吗？”接着她又泼辣地说：“老实告诉你，我最恨家里有雌老虎的男人，你想我会甘心做人家的小老婆吗？哼！”

忠良听到这些，不觉一愣。丽珍又卖弄地说：

“信不信由你，除了我的初恋，我还是第一次爱上像你这样的一个木头人呐！”

忠良僵笑着。她又问他：

“你觉得幸福吗？”

忠良虽然有点勉强，但仍点点头。

“幸福就得听我的话，让我好好教你怎么样做人。”

说到这里，他们便先后起床了。

庞公馆华丽的大客厅里，庞浩公正正在接见记者。他坐在沙发上，架起两腿，手拈雪茄，“气势雄豪”地在发表着言论。两位记者在恭谨地笔录着。

“现在的局势是于我们有利，于我们有利；不过民生的疾苦，也真是无以复加，无以复加……”

浩公正说得起劲，里屋忽然哗啦一响，是麻将牌倒落在桌面上，接着便是一阵洗牌声，恰似给庞浩公的话作了个注脚。浩公脸皮虽厚，也觉有点不好意思，向里屋瞪了一眼。机灵的老龚看见了，立即会意地走入内室。

内室，庞夫人和三位阔太太谈笑着正在打牌，两个小丫头在旁边递

茶递烟伺候。老龚掀帘进来，尴尬而焦灼地摆手示意：

“呃，呃，呃，庞太太，轻一点，轻一点，外面有新闻记者。”

庞太太觉得有点扫了她的兴，便不屑地说：

“什么新闻记者！——谁敢干涉我啊？”

但她们打牌的声音终究低下来了。

浩公感到有点不自然，又继续讲话：

“总之，我们很乐观，很乐观。最后胜利，必属于我，这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

两记者连连点头称是。

浩公语气一转：“不过严格说起来……”这是结论了，他站起来，似有送客意。“今日的时局，也跟今天的天气一样，哈哈……”

记者们原以为有什么警句，一听又不然，只好跟着他的笑声站起，欠身告辞。

浩公送客人到大厅外面，正待转身进去，忽然听到丽珍的叫声：

“干爹！”

她带着忠良来了。开玩笑地介绍道：

“喏，这就是你的干儿子。”

忠良显然早由丽珍带去见过浩公，所以彼此都很熟。浩公这时才恍然，笑着说：

“啊，原来就是你！我早猜到了。”

忠良稍微有点窘。

浩公玩笑道：“我的干儿子？怕是我的干女婿吧？哈哈！”

丽珍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干爹就是这样一个不知道有烦恼的人。”

浩公别有深意地说：“我要知道烦恼，不是早就该憋死了吗？哈哈！”

丽珍对这句话心里雪亮，瞟了庞浩公一眼，走进了客厅。

大客厅里，已经坐着许多客人。浩公走到中间，指着忠良向众人介绍：

“这是我新任的私人秘书张忠良，也是我的干女儿丽珍小姐的

……”

丽珍假作娇羞地嘟着嘴。

浩公连忙改口：“……那么是我的干女婿吧！”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

坐在沙发上的崔经理和白少魂互相用肘碰一碰，挤挤眼睛。白少魂耸耸肩，表示这样的事在丽珍是家常便饭，不必放在心上。

浩公向正在装腔的丽珍说：“你不要那样。古人说：‘知女莫若父’，我的眼睛多厉害！”转向众人，“我一说就说到她心里去了，所以她……”在众人哄笑中，又向丽珍俏皮地说：“这样，忠良不是更可靠了吗？啊？哈哈！”他转而讲“正经”话了：“以后忠良会跟大家经常接触，让我来介绍介绍。”

他引着忠良走向崔经理：

“这位是崔经理，是经营汽车跟运输业的巨头。”

粗俗矮胖的崔经理得意地笑了。

忠良和他握手：“以后希望您多多指教。”

“客气，客气。”

浩公与忠良又走近白少魂。

“这是白少魂老弟，经营百货跟化妆品的权威。”

白少魂客气地：“岂敢，岂敢！”

浩公又介绍一个穿长衫的、俗气的旧式商人：

“这是林老板，经营米业跟杂粮的大王。”

林老板过分谦恭地说：“请张先生多多帮忙，多多帮忙。”

“好说，好说。”

浩公又引忠良到柯局长跟前：

“这是柯局长，统税局的，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忠良特别足躬：“久仰，久仰！”

浩公也客气地：“坐！坐！”

接着，他又对坐在较远处的一位客人伸臂笑着说：“哦，还有我们的棉纱大王……”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老龚从里面捧出一盘活龙虾来，边走边嚷道：“龙虾，龙虾，大家参观参观。”

大家围拢去。林老板拿起一只龙虾，惊奇而兴奋地用四川话说道：“啊！这是啥子哟？”

崔经理也故意用四川话回答：“这叫龙虾，你们四川没得的。”

林老板大为赞叹：“啷格大的虾，好要得很哪。”

白少魂也用四川话打趣道：“今天就让你开开洋荤罗。”

林老板傻笑，问庞浩公：“是用飞机运来的吧？”

浩公也用四川话回答：“是，是从加尔各答飞来的。”

柯局长点着头说：“庞浩老是有办法啊。”

大家对龙虾赞叹未已，老龚又托着一大盘活螃蟹出来：

“来，来，来，还有一盘螃蟹。”

林老板首先表示他的兴奋：“要得，要得，硬是要得！”

庞浩公兴致甚高地说：“这是上海最出名的阳城湖大闸蟹。”后面几个字是用上海话说的。

崔经理也用上海话说道：“大闸蟹也飞到重庆来，哈哈！”

众人哄笑。谁也没有觉得奇怪：抗战时期，敌占区上海的螃蟹，怎么会飞到重庆来？白少魂更恬不知耻地引伸到时局上说：

“看起来，抗战还可以多抗几年。”

众人又大笑起来。

忠良对于这种对待抗战的态度，早已逐渐习惯了。由于与许多人还是初次见面，不免略为拘谨一些，一直没有说什么，只与丽珍在人丛中饶有兴味地看着。

浩公忽然对他说：“忠良，你是下江人，懂得怎么吃法，去教教我那四川厨子。”

“好！”

忠良与老龚各拉一个盘子到身边，准备端走。浩公余兴未尽，顺手拿起一只大螃蟹来，赞赏着：

“这螃蟹是真肥……。螃蟹坐飞机，哈哈！上海人有句俗语叫……”

改用上海话：“‘大闸蟹乘飞机，悬空八只脚’！”

他一边说，一边舞手举蟹凌空作飞翔状，众人纵声大笑。由螃蟹与龙虾在大后方这群终日吃喝玩乐、而又神通广大的人们中间所引起的兴致，达到了沸点……

二一

上海的素芬和老母亲，带着抗儿都到了难民收容所。素芬和老母亲正在替难民们洗衣服，抗儿和一些老弱难民一起唱歌，一个义务教师在教他们唱《大家唱》这一首歌：

大家唱（舒模词曲）

来来来来来，
你来，我来，他来，她来，
我们大家一齐来，一齐来，
来唱歌，来唱歌，来唱歌，
我们一齐来唱歌，来唱歌。
一个人唱歌多寂寞，
一群人唱歌多快活！
你别说我们唱歌尽是Do、Re、Mi、Fa、Sol，
你别笑我们唱歌都是哇哩哇哩哇啦叫，
唱歌使我们勇敢向前进，
唱歌使我们年轻又活泼。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小孩子来呀唱呀，
老人家来呀唱呀，
小姑娘来呀唱呀，
大嫂子来呀唱呀，

同学们来呀唱呀，
同志们来呀唱呀，
大家来呀唱呀，来呀唱呀！
我们唱，我们歌唱和平，
我们唱，我们歌唱团结，
我们唱，
我们尽情地唱，
我们欢乐地唱，
我们尽情地唱，
我们大家唱，
我们大家唱，
我们大家一齐唱！……

他们唱得很起劲，在苦难的日月中，这歌儿给了他们力量。抗儿虽然不很懂得歌词的寓意，但是那活泼有力的曲调也给了他很大的鼓舞，因此他是那么高兴。

素芬洗完了衣服，又在帮助一位老太太写信。老太太已鬓发斑斑，身旁坐着两个孙儿孙女，她干瘪的嘴在抖动着的，边说着：

“……为什么这些日子还没有接到他的来信？你告诉他，自从他抽中了壮丁，离开了家里以后，家乡也就沦陷了，他的妻子也给炸死了；……死得连尸首都不全，家里又什么都没有了，棺材也买不起，就只好用席子裹着埋掉了……”

老太太说到这里已泣不成声。素芬听着她这些悲惨的遭遇，和自己一家的命运是多么相似！老太太的伤心，也使得她伤心起来。写到这里，她也是泣不可抑了。

老太太又继续凄怆地说：“后来，可怜我带着这两个孙儿，跟许多难民千辛万苦逃到上海，想找亲戚又找不到，就流落在街边，上个月才住进这难民收容所。……张嫂子，您是知道的，现在这收容所也不让住了。”

“是呀!”

“您说,他们天天逼我们搬,逼我们还乡,可是我们哪里还有家乡啊?我年纪这样大了,孩子们又这么小,叫我们怎么办哪?……”

她终于大哭起来,素芬也难过得再也写不下去,拿出手帕揩拭眼泪。

门外一阵车响。三辆插着日本旗的敞篷大卡车开到门口,先跳下一个黑衣黑帽满脸横肉的汉奸,接着是日本宪兵小队长和宪兵、流氓、打手等。他们气势汹汹地冲进难民收容所。

素芬、老母亲和一些残废老弱的难民站在一起,他们知道大灾难又已临头,连这块可怜的地方也不能住下去了。

汉奸向难民们吼着:“限期早已经过了,你们为什么不搬出去?”

坐在席子上的残废者咽泣着说:“先生,你们做做好事……”

“废话!司令部要用这个地方,限你们马上就搬出去!”踢他们的席子和东西,“起来!起来!”

教师看着不忍,委婉地劝阻汉奸的暴行:

“呃,呃,先生!请你可怜可怜他们,勉强可以设法的,全都搬走了,现在剩下的全是些残废老弱的人,你叫他们搬到什么地方去?……”

“什么?”汉奸瞪着眼睛吼着,“没有地方去的,不是已经指定他们搬到郊外那个棚里去吗?”

“先生!”教师忍气吞声替大家哀息,“那个破席棚,顶上都是窟窿,四面也没有墙,下起雨来,跟露天就没有什么分别。要他们搬去,天气已经这样冷了,他们马上就会被冻死……”

难民们也齐声哀息:“是啊!”

汉奸因无理可讲,撩起袖子怒问:“他妈的,你是不是有意跟我们捣蛋!?”

由于过去残酷的经验,老母亲知道一定要出事情,她拉拉素芬要她走开,素芬觉得于心不安而没有动。

教师还在辩解:“不是这样说,我觉得他们现在占的地方不到以前的十分之一……”

汉奸大怒，奸笑着：“啊！所以要你……”

日本宪兵队长叫汉奸：“喂！”

汉奸恭顺地：“是！是！”

“他是什么人？”

“是！是！”又转脸狐假虎威地问教师：“你是个什么东西？什么人？”

“我是一个失业的病人。”教师忍耐着，坦然回答，“我同情他们，所以在这里教他们唱歌，识字。”

宪兵队长跑前一步斥教师：“你的思想有问题，你是抗日的，是乱党！”挥手命令宪兵：“把他带走！”

宪兵们如狼似虎地吼了一声，抓住教师。

教师挣扎：“我，我怎么会是乱党？”

宪兵不理睬这些，把他拖走了。

宪兵队长拔出刀来，大逞虎威，把晾衣服的绳子一一斩断。衣服纷纷落到地上。素芬与老母亲抢着拾起，又急忙回屋里去帮难民们卷被褥，收拾衣物。

汉奸、流氓、打手等狠狠地赶难民出去，把他们的东西向门外乱抛。难民们的哭喊声，敌人的骂声，交杂在一起。

难民们被赶上卡车，他们的东西被乱七八糟堆在车上。刚才请素芬写信的老太太也被推上跳板，素芬抱着她的小孙儿跟在后面。她转过头对老母亲说：

“妈，我送老太太他们去了就回来，您带抗儿先回家吧。”

“好的，你要小心啊！”

“晓得！”

难民们被不断地赶上车。在敌人的淫威下，他们就这样，连难民收容所也住不成，被赶向了绝境。

二二

张忠良现在居然以庞董事长私人秘书的身份在商界忙碌起来了。

在重庆海棠溪车站，他和崔经理在谈着买卖。忠良是初出道，显得有些笨拙和老实；崔经理却是老于此道了，他指着单据中的某一项对忠良说：

“你报给庞浩老，只要用这个数目好了。”

忠良不安地：“就怕庞浩老……”

“笑话！以前丽珍经手的都是这样，不然，反而是自己人拆自己人的台脚了。”他做了个暧昧的表情，接着说：“大家都有好处，我请客！”

在一个堆满化妆品的堆栈里，忠良和白少魂一同走来。点货的伙计们见了他们都很恭敬。忠良已显得比较老练了，从白少魂手中接过一份清单。

白少魂说：“这份清单你拿着。”

“关税单呢？”

“也在里头了。”又把另一张单据给忠良，语中带刺地：“这批是你的丽珍小姐要我替你们做的。”

忠良早已知道他和丽珍过去的关系，有点尴尬，但仍笑着接过来。

白少魂在利润上立刻忘记了彼此原是“刺激朋友”，笑着说：

“可是赚的得三一三十一啊！”

忠良也立即忘了刚才的尴尬，显出彼此心照的样子，拍着少魂的肩，笑着说：

“一定，一定！这还会错吗？哈哈！”

公路上，三辆装棉纱的大卡车开过去。车上高踞着三两个国民党的武装军人。忠良在路边与军人打招呼，感谢他们的“代劳”。

堆满米包的堆栈，忠良和林老板在点着米包的数目。后面有苦力和

伙计们在继续搬米。

忠良与林老板在秘密交谈。忠良已变得派头很大，林老板则诺诺连声。但二人都是鬼鬼祟祟的。

在庞浩公的起居室。浩公挺着便便大腹，坐在沙发上，忠良斜着身子坐在他旁边，拿着几份单据，态度恭谨而机密地在报告着什么。浩公叼起一支雪茄，一手摸衣袋找打火机，忠良已敏捷地捺着了打火机凑上去。

显然，在那样罪恶的社会中处久了，忠良对于拍马奉承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而且很熟练了。

对于过去那些看不惯的东西，忠良现在不但习惯，而且也十分爱好了。理发时，他把头发梳得高高的，像只鹅冠；晚上，他和丽珍沉醉在舞场里，随着那靡靡之音在狂舞着；他在大街上，戴着白手套，拿着手杖，挽着丽珍登上小汽车，完全像个洋场绅士，而对那些行乞的难民则毫不理睬，已经忘了自己也曾到过那种地步；在办公室（现在他已经独自占有一间宽大华丽的办公室了）里，他派头十足地听着电话，指挥着属员，俨然是一个所谓“大事业家”的样子。

在他的住所——丽珍家的客厅里，常常聚集着大群被称为“勃洛克”的捐客之流，忠良在里面应付裕如，谈着买卖，丽珍则站在阳台上欣赏着这个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有出息的人”。

忠良叼着一支雪茄，在厅中踱步，一边在埋怨大家：

“你们这些勃洛克先生，真是手腕太不高明了，你们去跑跑看嘛。”

一个捐客分辩道：“哎呀！张先生！现在头寸这样缺，谁肯出这样高的价钱啊？”

众人都附和着。

忠良不慌不忙地吸了口烟说：“总之是你们不肯卖力，不肯帮我姓张的忙就是！”

众人哗然。那捐客叫屈地：

“张先生，您真是冤枉。我们把腿都快跑断了。您想想：有生意我们还不想做吗？”

另一个捐客拿着一张纸头走过来，用作最大努力的声调喊着：

“好，好，好！恒泰最高最高也只肯出到这样的数目……”他把手中的纸头露给忠良看，试探地问：“您觉得怎么样？”

忠良一挥手：“不行！不行！还差得远哪！”

说完就走开了。那捐客追上一步，但觉得再说也没有用，狼狈地苦笑着，一边惊叹地：

“啊！真没有看见做生意的门槛像您张先生这样精的。”

众人也颇有同感地笑着、议论着。

丽珍在阳台上得意地笑着。

崔经理见只有她一人在阳台上，连忙趁机溜到她身边，嬉皮笑脸地说：

“忠良能够这样地精明能干，全都靠你教导有方呀。是不是？哈哈！”

“魔鬼！”丽珍白了他一眼。

“我生得这样难看，自然是魔鬼罗。不然你为什么不肯教导教导我啊？”

丽珍假正经地说：

“狗嘴里总长不出象牙！”

崔经理索性来个反守为攻，摆出一副“情场失意人”的丑相，感叹着说：

“唉，俗话说得好：‘负心女子痴心汉’啊！……”

丽珍装得有点火了：“你不要胡说好不好？”

崔经理涎着脸地：“那么我这一辈子真的没希望了？完了？得等下一辈子了？啊？”

丽珍扭打他：“死鬼！死鬼！”

崔经理也故意哇啦哇啦连连怪叫着……

二三

三年的时间过去了。

在艰难的生活中，老母亲更加衰老了，素芬也比以前憔悴，抗儿长成了近十二岁的孩子。他俊秀聪颖，但很孱弱，因为没有钱理发，头发常常很长。

他们现在依靠到上海以北三数十里的大场镇贩米为生。在一家米店门前，老母亲和素芬把米灌进特制的条子背心里。素芬的背心已灌满穿在身上，老母亲的也已灌满，正穿上身去，还剩下几斤米装在一个旧面粉袋里。

素芬身上原已臃肿沉重，还要把那一包米背上。抗儿难过地抢着米包说：

“妈，你背的太重了，我背。”

“你背不动的。”

“不，我背得动的，你看。”他吃力地背起米包，强作轻松状。

以前在难民收容所请素芬写信的老太太也在这里贩米。她的头发已经全白，更加衰老了。素芬等经过她的身旁，问道：

“老太太，您弄好了吗？”

“好了，好了。”

“那么我们一起走吧。”

她们和另外六七个贩米的人行至敌人的封锁线跟前。这封锁线是一道铁丝网，网外一道水深过腰的水渠，渠的尽头是一条通往上海的路，这里的铁丝网也打开了十几尺，供行人通过，但旁边摆着一些缠满铁丝的木架，准备随时封锁。

这一天素芬等人走近封锁线时，天色已近黄昏。两个日兵横枪挡住了他们，吆喝道：

“不许走，不许走！”

众人纷纷哀求：“先生，请你可怜可怜我们……”

“不许走！市民证的拿出来。”日兵举起刺刀向他们要市民证，“今晚不许走，明天走！”

众人无法，只得把市民证交出。日兵把他们赶到旁边已蹲着一堆行人的地方：

“在那边等，等到明天。”

素芬、老母亲、抗儿和老太太等夹在人群中被逼倒退。日兵发现了抗儿背的口袋，狞笑着说：

“你的贩米，啊？”

一刺刀把米袋挑破，米撒了满地。老母亲惊骇地赶紧把抗儿拖入人丛。

夕阳下山了，四野暮色苍茫。

素芬和抗儿趁日兵不注意，蛇行到米撒落处，把米捧进口袋。

一日兵偶然回头发现了他们，大怒，跑过来吼道：

“不许出来！八加！”

他用棍棒殴打素芬，抗儿急冲过去，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母亲。

日兵悻悻然走开去。

老母亲和老太太移过来，几个人哭成一团。素芬以手抚摩着被打痛的左臂，抗儿拿开母亲的右手，自己替她抚摩，又用脸颊贴着她的伤处，一边亲切地哭叫：

“妈！妈！”

素芬感泣着，带哭喃喃地颤声唤着：

“孩子！孩子！……”

二四

正当素芬母子相依为命挣扎在苦难之中时，忠良与丽珍已公开同居，而且迁入华丽的新居了。这一天贺客盈门，大摆筵席，正在庆祝他们的“乔迁之喜”。

庞浩公自然高居首席，忠良、丽珍作陪，其余的桌上，白少魂、崔经

理、林老板、柯局长等人都在座。宾主对饮，觥筹交错，四座欢笑之声不绝。

正当酒酣耳热之际，老龚忽然从外面进来。忠良一眼看见，便离席去迎他。这时忠良已有几分醉意：

“啊！老龚，你怎么现在才来？”

老龚拱手：“对不起，对不起，有点事情耽搁了。”

忠良马上拉他入座：“那么喝酒喝酒，先罚你三杯。”

“不！……”老龚示意有事情告诉他，见人太多，便扯扯他的袖子，引他到离席稍远的临江大窗前，回顾席间，见无人注意，便掏出两封信来，说道：

“下午有一个你从前在救护队里的同事到办事处来找你，他留下两封信，说是由队里转来的，是你的家信……”

忠良接过来一看，是两封破旧不堪的信，忠良的脸立刻变色了：

“哎呀！这两封信走了三年多，还是她们在乡下发的。”

老龚担心地问：“乡下你的嫂夫人……”

“不要提这个！”忠良一听，一惊非小，立刻止住他，“丽珍忌妒得非常厉害，让她知道了，要闹出大乱子来的。”

他的手索索发抖地拆开一封信，取出那密密麻麻写满蝇头小字的信纸——先看后面的具名是：

.....

母字

素芬

抗儿

同泣叩

忠良皱着眉头，紧张而害怕地从头看信。忽然，丽珍来到了他们身后，带笑遥问：

“忠良，你跟老龚在干什么？”

忠良急忙将信捏在手中。丽珍已发觉，起了疑心，问道：

“谁来的信？我看看。”

忠良神色很不自然地掩饰着：“没什么，很久的。”

“我看看嘛！”丽珍固执地索看。

忠良更觉狼狽：“有什么看头，还不是……乡下的人要来借钱。”

丽珍更加怀疑：“我要看嘛！”伸手去抢，忠良将信藏到身后，丽珍又转到他身后去抢。忠良急了：

“唉！有什么好看！”

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信撕碎，走向窗边，丽珍阻拦不及，他已将信的碎片抛向江中。

大江东流，信片飞舞着，在夜色中随波逐流而去。

丽珍愤愤然：“你在捣什么鬼？”

老龚连忙替忠良解围：“哎呀，张太太！你不要误会，的的确确是人家要向他借钱的信！”

丽珍横眉怒目，气呼呼地警告忠良：

“你要是欺骗我啊！哼！”

忠良因信已扔掉，心里稍安定，同时为着今天的场面，也不便和她闹得太僵，只好陪着笑来哄她，用发誓来向她表示“忠诚”：

“我要是骗你，我就是王八蛋！好不好？”

丽珍因在今天，不便与他争辩，便白了他一眼，冷笑一声，转身走去应酬客人。

忠良再看窗外时，信的碎片早已飘得无影无踪了。他只觉得好歹总算应付过了这一关，暗自庆幸，完全没有因为来不及看信就撕掉了而懊恼，也就转身重新入席了。……

二五

素芬她们这时正蹲在铁丝网前，愁苦地看着夜色笼罩下的大地，离天亮还早着哪！

一个容色困苦的男米贩子，趁敌人不觉，悄悄移向铁丝网，终于被

他从空隙处钻过去，飞快地逃向上海。等敌人发现，打算追赶时，早已不见了踪影。敌人迁怒于没有逃走的这一群人，向他们咆哮道：

“好！你们会逃走！好，到水沟里头去！”

“先生！”众人恳求着。

“到水沟里头去！等到明天！”

日兵将众人赶向水渠边。天寒水冷，众人面面相觑，不肯下水去。

日兵兽性大发，暴跳如雷，动手推了几人下沟，旁人慑于敌人的刺刀，也只得陆续下水。

素芬在惨然中无可奈何地自己先下去，然后扶着老母亲和老太太下来，最后才把着抗儿的手，帮他滑入水中。日兵又来吼道：

“走开去！走开去！”

他们走向渠中间，水越来越深。抗儿因水深及胸，既冷又怕，哭着叫“妈！”素芬抱起他，想使他稍微暖和一点。

人们被刺骨的冷水冻得索索发抖，有两三个女人已低声啜泣起来。

入夜了。漆黑漆黑的夜，只有岗哨附近一盏路灯黯淡地照着水渠中受难的人们。地面、草际和他们的衣帽上已结了一层凄凄的寒霜。抗儿伏在素芬的肩头，老母亲站在旁边。大家都已冻僵，不在哭泣，即在颤瑟。每一个人都眼窝深陷，脸色惨白。老母亲艰难地移动了一下脚，颤着声说：

“哎呀！我的脚都冻僵了……”

抗儿有气无力地哭着：“妈啊……我冷……我冷……”

素芬见爱儿如此受苦，自己又无力卫护他，心都要碎了，勉强地抚慰他：

“不哭，不哭！……奶奶跟妈也冷啊！”

老母亲摸摸孩子身上的湿衣，都已经冻硬了，说道：

“哎呀！都结了冰了。……让奶奶靠着你……”

她靠近他，用手臂围着他，又用脸贴在他的背上。

素芬呆呆地忽然想起了八年以前，和忠良临别的那个晚上，忠良对她说的“等我们打了胜仗，做一个一等国的大国民，那不是比现在还要

幸福吗？”

她从这回想中获得了力量，愁惨的面容上浮起了一种新生的热望：为了未来的胜利和幸福，她要坚忍下去，她要把生活的担子挑起来。她把孩子抱得高一些，含着坚毅的神情，偎着抗儿的面颊，就像偎着她想象中的刚勇有为的丈夫。这时，她忽然听到旁边的老太太呻吟着对老母亲说：

“张老太太！我的两个小孙儿怎么办哪？我来的时候，把他们寄在街边林大嫂那里，林大嫂自己带着三个孩子，也在饿饭。我今晚不回去，他们不晓得会哭成什么样子了……”

老母亲也哭着：“唉！天啊！这是什么劫数啊？”

老太太忍无可忍地向岸上嚷着：“你们还是把我打死吧！你们把我打死吧！”

人们骚动起来。日兵在岸上用手电筒照着，吆喝道：

“不许闹！不许闹！”

大家怕日兵开枪，低声劝老太太：

“老太太！你不要这样。”

“老太太！你忍耐一点吧！”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冬夜原就很长，这个夜晚像是格外过得慢，离开黎明还有好长好长的时间。

人们被冻得更加苦不堪言了。老太太因寒冷与忧急，已成半疯狂状态。她看着日兵已踱向较远处，在啜泣中坚决地说：

“不！我受不了啦！……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素芬焦灼地低声苦劝：“不行啊！老太太，让他们看见了不得了啊！”

“不！我的两个孙儿，他们年纪太小了，他们不能没有我啊！”

“可是他们看见了要开枪的。”

老母亲也劝道：“是啊！你为什么拿性命来拼呢？”

“性命？我们的性命比猪狗都不如，死了有什么可惜！，……”转为凄厉、激昂地：“我的脚已经快要不能动了，再等下去，我反正要被冻死，

我为什么不拚一拚命？”

她下了拚死的决心，终于毅然从沟中向岸边走去。她艰难地爬上岸，蹒跚着挪动了几步，因腿脚痉挛倒下了，她又挣扎着爬起来。

素芬等人担心地目送着她，深怕她被敌人发觉。

但是老太太迟缓的动作，终于被敌兵发觉了。他们叫喊着扑过来，对着跑不多远的老太太的背影举起了枪，大声吼道：

“站住！站住！”

老太太更加惶恐地逃命。

“砰”的一枪，老太太应声倒地，挣扎着滚动了几下，结束了她苦难的老命。

素芬等人目睹了这一幕惨剧，心如刀割。她辛酸而惨然地说：

“唉！可怜她那两个小孙儿，以后怎么办呵？”

老母亲也哭着说：“真是太惨啰！”

夜风呼呼而起。抗儿又冷又怕，又见到母亲和祖母对泣，于是也放声哭起来。他一哭，素芬心里更加难过，又怕他的哭引起麻烦，只得咽下眼泪，苦笑着安慰他：

“宝贝不要哭啊！……不哭，不哭，我们熬到天亮就好了。知道吗？”

抗儿哽咽着回答：“知道。”他忍住哭，紧紧抱着慈爱而又可怜的母亲，哀切而亲昵地叫道：

“妈妈！”

平日他只是叫“妈”，可是在这苦难中，他幼小的心灵感到母亲比平日更亲切，更相依为命，便不觉如同在襁褓中一般的叫起“妈妈”来。

素芬被孩子的亲热所感动，又流下泪来，更紧紧地抱住了他。

老母亲见到素芬母子的这番情景，也很感动。她想着：为什么这样好的儿媳和孙儿，偏偏要受这样的苦呢？这种苦日子哪天才熬到了头啊？她抬头看看天。残月隐在漫天的云翳中，夜风虎虎，枯黄的草木，索索有声。她在凄苦和颤抖中，血泪交流地从心底向上苍喃喃哀呼着：

“天啊——！死的死了，我们也快要活不成了。可怜我们老老小小都这样受苦。快点天亮吧！快点天亮吧！”

第五章

二六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鬼子终于投降了！

到处在欢呼，到处飘扬着胜利的旗帜！报贩以压倒一切声音的叫卖声大呼着：“号外！号外！”

漂流在重庆街头的难民且哭且笑，欢庆着八年流浪生活已结束，即将回去重建家园。

为抗战而努力工作过的知识分子们，垂着欢乐的眼泪，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中，无不有“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豪情。

至于那些大亨巨贾，凭他们的敏感，早已感觉出这是个发财致富的大好机会，立刻营营蠢动起来……

在庞公馆的大客厅里，一群这样的人聚集在那里狂欢作乐。崔经理站在大桌子上，敞开领口，耷拉着头发，向大家举杯，并在跳着“草裙舞”。忠良、丽珍、白少魂、林老板、庞太太、柯局长等人擎着酒杯，笑得前仰后合。崔经理从桌上跳下来，乘乱装醉在丽珍颊上亲了一下，丽珍顺手给了他一耳光，放声纵笑，崔经理也只好笑着；忠良又顺手在另一边给了他一记耳光，忠良也纵笑，崔经理哭笑不得，也只得随着笑。他在下不了台中，索性装醉到底，一个倒栽葱去倒靠在沙发上。

庞浩公满头大汗，带着过度兴奋与紧张之后的疲倦，夹着一只大公文包从外面回来。等候消息的人们立刻围上去，急欲打听到一些可钻的线索，以便采取行动，不致错过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七嘴八舌的问话中，庞浩公边走边嚷：

“哎呀！不得了，不得了，紧急会议开到刚才才结束，简直把我忙坏了。”在沙发上坐下来，发现了衣发不整的崔经理醉倒在沙发上，不禁乐起来：“这家伙平常那么精明，现在不去想办法发洋财，反而在这里睡大

觉。哈哈！”

忠良凑上前问道：“您是不是准备去上海？”

“那当然，有很多紧要的事情等待着处理，飞机一通航，我马上就得飞上海。”

“那好嘛！”忠良又献计道，“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跌得不可收拾。上海这样的码头，在收复的时候，一定有很多机会，最好我能够跟您一起走。”

浩公想一想，立即应允：“好的！”

丽珍也急于想到上海去：“那么我呢？”

浩公尴尬地皱皱眉头：“你……慢一步，女人马上不会有飞机座位的。”

丽珍感到受委屈了，嘟着嘴说：“嗯，这七八年在后方这样的鬼地方，已经把我苦够了。我也要走！”——她说话的神气，竟像是七八年来她过的都是如街上的难民那样的生活。

“我负责！”庞浩公有把握而断然地说，“随后我总替你想办法就是。”

忠良也觉得和她同行太不方便，太受拘束，冲口而出：“是啊！你何必这么急呢？”

丽珍勃然变色，瞪了他一眼，噤噤地跑了进去。忠良也只得跟进去。

这时，大家认为已经睡死了的崔经理忽然从沙发中蹦起来，粗鄙地大嚷着：

“庞浩老，你们的话我全听见了。我请你替我弄个飞机座位，他妈的到上海发洋财去！”

庞浩公不胜惊奇：“原来你这家伙没有睡着啊？”

大家哄笑起来。

里屋，忠良正在向丽珍解释。丽珍犹有余愤，忠良见室中无旁人，又说：

“……我去捞它一票，等你去享清福，那多好！”

丽珍不作声，但仍觉心不甘，撇着嘴在想什么。忠良进一步解释：

“事实上你既然不能马上走，而且结束这里的事情，也得有你料理嘛！”

丽珍觉得他的话也不为无理，但权且不露声色。根据她的人生经验和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她想到另一件不能放心的事情。忠良见她不作声，以为她心里活动了，小心地试探道：

“要是你不反对的话，我回头就设法打个电报给你表姐，我到上海之后，可以住到他们那里去。”

“你的如意算盘倒打得不错！”

“那么应该怎么样呢？”

丽珍突然转过脸来厉声说：“我有一样事情不放心！”

说着，她走到桌子边，斜靠着桌子，绞着手帕。忠良一时摸不清她的意思，追过来，苦恼地问：

“什么事情不放心啊，我的太太？”

丽珍斜着眼睛盯着他说：“我不看着你，在上海那样的花花世界……”

忠良这才明白了，他好像蒙了不白之冤似的，急忙申明、剖白：

“哎呀！我的好太太！我现在是个事业家，又不是什么拆白党！”加重语气，十分熟练地起誓：“我要是到了上海会胡来，就给飞机摔……”

忠良现在颇知道，应付丽珍这样的女人，起誓、赌咒之类是少不了的。而丽珍所要逼他的，原也就限于他的起誓之类，因为自己是一时去不了的，果然为了不放心而不让忠良去，放弃这个发财的机会，那么她宁可冒着忠良胡来的“危险”让他去。所以一听到了他的誓言，立刻又捏着他的手，止住他：

“谁要你……！”

接着，仍然保持她的矜持，命令式地说：

“到了上海，先给我买几件大衣，衣料要好的……”

忠良听到这句话，知道丽珍已让步了，自己走成了。在这种情形下自然一切都可以答应：

“那当然！我张某人办事还会错吗？”又油嘴滑舌地：“谁都说我是

太太忠实的信徒呀！”

丽珍觉得他“忠实”过头了，这轻薄使她想起了一些往往言过其实的纨绔子弟来，不免有所警惕，白了他一眼，说：

“不要那样轻骨头好不好？”

忠良装得有些扫兴地僵笑着：“你又——来了！嘿嘿！……”

二七

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在上海是逐渐被秘密传扬开来的。

这一天，老母亲正坐在晒台楼上扎拖把（自从那次在水里浸了一夜之后，她病了很久，双腿几乎瘫痪，只得靠扎拖把为生）。素芬和抗儿忽然一同由狭窄的扶梯上拥着跑上来，他们憔悴的脸上带着神秘而又兴奋的神色。素芬喘着气，机密地告诉老母亲：

“奶奶，外边大家在说，日本鬼子真的投降了，就要和平了。”

“是真的啦？”

抗儿的眼睛发亮，说：“很多人都偷偷在讲。”

素芬接着说：“听说有人偷听到无线电播音。”

由于苦难的重压，对好消息久已不敢希冀的老母亲，也不禁兴奋起来：

“是吗？啊！谢天谢地，要是真的能和平就好了。”

“是啊！”素芬也说。但消息还没有完全证实，敌人又是那样横蛮，就又叮嘱抗儿：“你在外边可不要随便乱说啊！”

抗儿压抑不住心头的喜悦，鼓着鼻翼，乖巧地点头：

“我知道的。”

二八

这消息传到温经理家，引起的却不是喜悦而是慌乱了。这时，消息显然已经证实了，街头上已响起了鞭炮声。

温经理这几年当了汉奸，成了民族的罪人。他的书房里还摆着许多他和日本鬼子勾结的罪证，如日本军官送的相片、装饰品和卷宗、文件等。温经理满头大汗，正在和他的管家忙乱地把它们撕毁烧掉。温经理频频催促管家：

“快一点！快一点！”

大厅里的楼梯口，聚集着八九个男女佣人，在那里交头接耳。何文艳仓皇地拿着一叠相片和文件从楼上下来，佣人们立刻散开了。这时，那在难民收容所曾经带日本宪兵去驱赶难民的汉奸——温经理的保镖，提着一只手提箱匆匆奔来，叫着：

“温太太……”

“你预备走了？”文艳问。

“噯！”

二人不暇详谈，都奔向书房。保镖直奔温经理：

“温经理，外面风声很紧，我在上海仇人太多，我想还是逃到乡下去躲过一个时候再说。您看怎么样？”

外面鞭炮声渐多了。温经理心慌意乱，暴躁地说：

“有什么怎么样！？天都塌下来了，你这个保镖对我还有什么用处？”皱着眉不耐烦地挥手，“去吧！去吧！”

保镖如丧家之犬，急急奔出。文艳过来刁恶而气愤地指着外面大厅，说：

“那些佣人都在背地里叽哩咕噜，我看都不是好东西！”

温经理本已感到如同到了世界末日，手下人如此众叛亲离，更如火上浇油，暴怒地大叫：

“他妈的，全叫他们滚蛋！”

外面的鞭炮声更热烈了。

管家忽然拿着一个普通信封走来，交给温经理，说：

“是一个电台送来的电报。”

“啊！重庆来的！”温经理一看便惊奇地叫了一声。拆开一看，是一张普通信纸上用铅笔写着电码，墨笔注着译文。温经理在烦恼中显出惊

喜的神色，看了说：

“张忠良马上要陪庞浩老飞上海！”他兴奋地对文艳说：“我们要好好招待他们，也许他们能替我们找到地下工作的关系。”

“是呀！”文艳也为之宽慰。

近处鞭炮声、欢呼声大作，温经理又心慌意乱起来。忽然敲门声甚急，还有人叫：

“开门！开门！”

温经理与文艳失色，温经理强自镇定：

“谁呀！”

“开门！开门！”叫门声更高。

管家硬着头皮开了门，走进来四个凶神恶煞般的流氓痞子的彪形大汉。他们都缠白布臂章，帽子掀在脑后。两个把住门，两个走近温经理。这伙人，温经理在敌伪时期原是很熟识的，虽然来势不佳，仍只好勉强招呼：

“啊，是你们。坐，坐，坐！”

文艳勉强做出笑容：“我们大家原来都是自己人么！”

“谁跟你是自己人？”大汉翻脸不认人，冷冷地说着，拿出一副手铐来。

文艳伏在温经理肩上哭起来。

温经理被扣上手铐带走。

外面欢呼声、鞭炮声大作，掩盖了文艳的哀泣。

二九

上海沸腾起来了。无数的人在街上奔涌着、欢呼着，鞭炮声响成一片。

抗儿站在街边的货箱上，兴奋得满头大汗，扬着手卖号外，口里嚷着：

“号外！号外！看到日本鬼子投降！号外！号外！看到日本鬼子

投降!”

买号外的人越聚越多。素芬见抗儿应付不了那么多人，挤上去帮忙。可是买号外的人实在太多了，母子俩仍无法应付，素芬兴奋之余，举起号外高声向大家说：

“送给大家吧，不卖了！不卖了！”

她把号外分两三次撒开，众人在欢笑声中争着拾起来看……

老母亲独自躺着，听到街上的欢呼声、喧嚷声、鞭炮声逐渐增高，知道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是真的了。她兴奋得呼吸急促，忘记了自己的脚不能动，决定走出露台上去看看。她刚立起，腿就发软，站立不住。可是街上的欢呼声已清晰地传来，她实在忍不住了，无论如何也要去看看这盼望了八年的好日子。她颤抖着，挣扎着，喘息着，终于如有神助般地跌跌撞撞走出了房门……

这时，素芬和抗儿正奔上楼梯。素芬饱含热泪地叫道：

“奶奶！”

老母亲也热泪盈眶：“素芬！抗儿！”

祖孙三人抱在一起，哭笑成一团。老母亲问：

“鬼子是真的投降了？”

“当然是真的投降了。”素芬啜泣着、笑着说，“奶奶！我们总算等到了这一天了！”

“是呀，想不到我们真的能等到这一天。”

抗儿蹦跳着，忽然觉得十分奇怪地问：

“奶奶，您怎么能走出来的？”

素芬也觉得这是个奇迹。便是老母亲自己，也直到这时才发觉这一点，可是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是怎么能走出来的。她一时竟快乐得像孩子一般；可怜她从抗战爆发以来，还没有这样快活过呢！她兴奋地说：

“不知怎么的，我知道鬼子真的投降了，不再打仗了，这双脚也就有劲了，一走，就走出来了！”

素芬笑着拉过一把椅子，让老母亲坐下。自己拿了一张矮凳，坐在

她身边。抗儿笑着扑在她们身上，兴奋地问：

“奶奶，爸爸就要回来吧？”

一提起忠良，老母亲的眼睛就放光了，肯定地说：

“当然就要回来了。”

“妈，爸爸是不是坐飞机回来？”

“该是坐飞机的吧。”素芬随口答应。

抗儿高兴得笑起来，站起身，用手作飞机飞行状，从母亲的颞下“飞”到祖母的膝上“降落”：

“爸爸就这样回来了。”

老母亲和素芬笑着抚摩他。他忽然想起了什么，蹦跳着进屋去了。

老母亲兴奋之余，有点担心地对素芬说：

“忠良不晓得知道不知道我们住在这里？”

素芬也沉静下来：“我们寄给队部转那么多信，有些应该收到了吧？”

“可是他一直没来信呀。”

素芬也微感忧郁与焦灼，但不形于色，同时自己也想用这样的理由向自己解释：

“以前内地寄上海的信怕是寄不到的，外面很多人都没有收到信呐。”

老母亲虽然愿意相信，可心里总有些沉重。素芬不愿意惹老人发愁，便高兴地说：

“回头我到从前住的地方贴个条子，那么他不管怎么样也不会找不到我们了。”

忽然她们听到屋里有响动，只见抗儿戴着忠良的毡帽，穿了忠良的旧上衣，拖着一双过大的皮鞋，手里还提着一只藤箱走出来。他装出一副大人的样子，竭力忍住即将迸发的笑意，憨态毕露地说：

“我是爸爸，刚刚坐飞机回来的。你们好吗？”

说到最后一句，他无论如何忍不住笑了。大人也被他引得笑不可抑。抗儿扑向她们的怀里，祖母摘下他的帽子，素芬无限喜慰地捧着

的脸摇着，同时含着欢喜的眼泪说：

“好孩子啊！等爸爸回来了，我们也就不要再受苦了。”

老祖母揩去笑出来的眼泪，觉得所有的苦日子已成为过去的事情了，笑着说：

“唔！我们的苦总算没有白吃，以后我们要过好日子啦！……”

日本鬼子的投降，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希望。预期中忠良的回家，像阳光般照亮了这个受尽了苦难的小小的家庭。

三〇

他们的“亲人”——那被黑暗的社会吞噬了的张忠良，果然在这个时候飞抵上海了。他的派头是他们怎么样也想象不到的。而忠良也完全忘却了他的老母亲和妻儿，并当他们全都“死光了”。他是陪同庞浩公以接收大员的身份飞来的，欢迎的先生、女士、记者们众多，简直使他们忙得不可开交。

张忠良在人群中首先在寻找温家的人，只见那徐娘半老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文艳捧着一束鲜花迎上前来。她几乎不认识他了，所以到了眼前不免有些犹豫。还是忠良先招呼道：

“温太太，你不认识我啦？”

“啊！妹夫！”文艳立刻惊喜而又亲热地说，“从得到你们的信跟电报，我已经来欢迎过你三次了。”同时媚笑着把花递到他怀里。

“那真是太对不起了。”

“好说。应该的，应该的。”她作态地侧着头端详了忠良一下，“妹夫，你发福了。”

忠良“满面春风”地笑了，又说：“啊，对了，应该叫你表姐了。”

文艳眉开眼笑地热心地凑趣着：“是呀！我们早已经是亲戚了。”

“以后要打扰你们罗。”

“你为什么老这么客气？都是自己一家人么！”

庞浩公走过来问：“忠良，你还是住……”

“我住温经理家里。”接着替他们介绍：“这是温太太，丽珍的表姐。……庞董事长！”

文艳表示无限敬慕：“啊，庞董事长，久仰得很！”

“温经理好吗？”

文艳稍微有点窘，但她是善于交际的，立刻又强装自然地低声答道：“好，谢谢你。”

他们在这样的寒暄中，被欢迎者拥出机场，登上早已准备好的小轿车。

汽车驶过南京路。在他们看来，上海依然是那么繁华，依然是那么个足供他们纸醉金迷、寻欢作乐的好地方。

这天晚上，自然少不了有盛大的欢迎会。政客巨商和绅士淑女们云集，好似欢迎的真是抗战中的英雄。而被欢迎者居然也毫无愧色，一一煞有介事地慷慨致词。宴会之后，接着便是舞会。和庞浩公同日“从天上飞来”的人的张忠良，成了一时的“红人”。他舞得如醉如痴，竟至毫无顾忌地和文艳把脸贴在了一起了……

子夜时分，忠良回到了温家自己的卧室。他换好了睡衣，把礼服披在衣架上。他已有几分醉意，摇摇晃晃的。

文艳也已穿上了睡衣，她从房外进来，“体贴”地笑问：

“妹夫，你喝醉了吧？”

“没有。……呃，表姐，你记得八年前我来向你捐过毛背心吗？……哈哈！想不到现在住到府上来了。”

“请还请不到呢。”文艳又作态地说。

忠良把衣架往橱里挂，挂了一个空，落在地上。文艳抢前去捡：

“哎唷！妹夫，你喝醉了……”

在旁边的一个侍婢也想去捡，文艳满脸不高兴地瞪了她一眼，并把她支使出去：

“你去睡吧！”

侍婢走了。忠良向床边走去，哈哈笑着，并念起那靡靡之音的《何日君再来》的词儿来：

“人生难得几回醉啊！……呃……”

他倒在床上，文艳替他盖上一床花毯。一边“殷勤”地说：

“你好好睡啊！”

文艳自从知道忠良要来时起，就决定要好好巴结他，不然温经理是汉奸，已经下狱了，自己也不“干净”，财产又有被没收的可能，现在就只有靠这些接收大员帮忙了。何况忠良又是一个这样“英俊”而有“作为”的人，所以为了巴结忠良，她是什么“本钱”都肯花的。现在忠良既然这么装疯卖傻，文艳是正中下怀。至于忠良，自然知道她有求于他，便趁着文艳迟迟不起身的当儿，揽住她说：

“不许你走！”接着又似真似假地问：“你是……温太太？”

文艳撇一撇嘴，不屑地苦笑一下。

“不是。是表姐？”

文艳又斜睨了他一眼。

“也不是？是我的……”说着，吻她的手，见她不拒绝，便索性单刀直入地说：

“我是来接收的，你懂不懂？”

文艳故意地：“我不懂！”

“办移交，懂不懂？”

“不懂！”

“不懂也要你懂！”忠良去搂她，文艳顺从地投进他的怀里。从这时起，他们便恬不知耻地勾搭在一起了。

三一

这些日子以来，素芬都是在日益热切地盼望“征人”中度过的。等了八年了。八年，不是很短的日子，她又该有多少话要告诉他呢？夜深人静，她思绪潮涌。抗儿和老祖母都早已入睡，素芬还独自辗转不能成眠。

窗外，依然是那一轮明月挂在蓝天上，皎洁的银光泻入晒台楼的小窗。

素芬含着晶莹的泪光，轻吻着抗儿的头发。这静谧的月夜，又使她回想起了往事。

也是这样美好的月色，也是这样夜凉如水，忠良曾经向她热情地倾吐衷曲：

“素芬，啊！但愿我们永远同甘苦，共患难，生生世世都这样地好，生生世世都这样地幸福……”

这是甜蜜的一段，可是别后又有多少辛酸！素芬怅怅地思量着，不觉竟自酣然入梦……

梦境是那样的安静，深邃的夜空如同濯洗过一般地明净，白云在万山间像轻纱一样飘浮着。

素芬觉得自己的身子忽然像羽毛一般轻飘飘的，微风吹送着她飘到云海中的一个山崖下。那里芳草萋萋，洁白的花儿在夜色中更显得清幽……

素芬虔诚地跪下来，向着天边无尽的关山，含泪默祷。她无言地承受了许多苦难，并不是没有她的愿望与希求啊！

她喃喃地呼唤：

“……忠良，你回来，你快回来吧！……奶奶和孩子都在等你，我们天天都在念你，你都觉得吗？你不心焦吗……”又深深地哀恳：“忠良！你回来，你快回来吧！……”

说到这里，她已禁不住潸然泪下。正在她微微啜泣中，忽然仿佛见忠良的身影在天边出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不错，的确是他！他穿着学生装，依然是当年那么朴素而有英气，他含着微笑，像一座山那样高大的站立在素芬身旁。

素芬见亲人的身影就在眼前，惊喜交集，泪如涌泉。平日，她照顾着婆婆和孩子，天大的担子她一个人挑了起来；可是现在，当忠良来到了跟前，她就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小女孩子一样，软弱极了。她哀切地向他倾诉：

“啊，忠良！你可怜的素芬，像一只在大风大雨里受了重伤的小鸟，她快要飞不动了，她就要掉下来了……”

忠良的巨影含着泪，无限爱怜地伸手抚慰她。素芬感激得热泪交流，心里无限的辛酸一齐迸发：

“忠良，你看你的素芬瘦得多了吧？……忠良，要是你回来了，找不到你心爱的素芬，你心里难过吗？你哭吗？”

她仿佛体会到了忠良的伤心，自己被深深感动了。她的亲人，她最亲的亲人啊！她要把八年的怀想，尽情向他倾吐：

“忠良！人家看我平常总是不声不响，老说我静默得像个哑巴。可是我是有泪只往肚子里流。我心里真不晓得有多少话要告诉你啊！……”

她仿佛看见忠良的影子凄切而同情地向她点头。只要他能理解她的心意，即是受的苦再多，她也觉得安慰了。接着她想起了老母亲，经过八年的折磨，她显得老多了。她继续向忠良说：

“忠良，奶奶是更衰老了，她身体常常不舒服，她满头白发，脸上的皱纹也更多了，背也更驼了……。这八年里，因为敌人那么凶恶，也因为我没有能力，使得她老人家吃了很多苦。忠良，您骂我吗？……”

她仿佛看见忠良摇摇头，表示决没有怪她之理。这使她太感激了：他是多么体贴她啊！接着，她想到了抗儿，抗儿就半带羞怯地出现了。他像许多没有见过爸爸的孩子一样，未见到时总是不停地亲热地叫着“爸爸，爸爸”，但一旦见到面时反又忸怩起来。素芬看着他那娇憨而又可爱的样子说：

“忠良，孩子真是太聪明了，他很小的时候常问：‘妈，是不是人人都有爸爸的？毛毛的爸爸几时回来呐？’他老这样问，叫我怎么回答他呢？忠良，这样可怜又可爱的孩子，你喜欢吗？”

忠良的影子点点头，表示当然喜欢。

素芬感激和喜悦交错，热泪交流。她长年思念的亲人现在回到她身旁了。他是那样和气亲切，对她的甘苦都那么善于体会……这样，她历年郁积的艰辛苦楚一下子都翻上心头了，她恳挚地说出她的愿望：

“忠良，分别是这样痛苦，我们不要再离开了！让我们陪伴着年老的母亲，抚养着心爱的孩子，永远同甘苦，共患难，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生活吧！……”

她向他伸出手去，可是还触摸不到他。她这才意识到他们之间还隔着迢迢千里。她像失去了什么，重又伤心地啜泣着，呼唤着：

“忠良！你回来，你快回来吧！……我要躲在你的怀里，像一个孩子那样哭着；我要你亲我这生了茧子的手；我要你亲我这哭肿了的眼睛；我要你给我讲你英勇的故事，我就像个孩子似的听着；我要学你那样坚强，我要听你的话，一定不再哭了，一定的……”

……远远的夜班火车的汽笛声喑然长鸣，使素芬带着泪痕和笑影从梦中清醒过来了。她依稀想起梦里好像对忠良说了许许多多的痴话傻话，不觉好笑起来。但是月光依旧清冷地照着，依旧是那座寂静的破晒台楼，忠良又在哪里呢？为什么只有在梦中才能重逢，而现实生活里却一天天总不见他的消息？她不解。她在无眠中重新又陷入了无尽的苦思……

第 六 章

三二

素芬日夜萦思着忠良，她万万想不到他早已不在那遥远的山城，而是和她在一个城市里了。此刻，他正陪着文艳在向庞浩公说情，请求保护那汉奸温经理留下的财产呢！文艳奉上了大量的金条、汽车、洋房。俗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庞浩公翻云覆雨的手一动，许多汉奸产业便忽然变成了“大兴贸易公司管业”，贴上了“职员住宅，严禁滋扰”的条子。换了一块招牌，可是换汤不换药，依然是那批骑在人民头上的人在吸取着工人的血汗。

这天，文艳把这些偷天换日的勾当料理得稍有眉目了，便到监狱里

去探望温经理。她换上了一件黑旗袍，披着黑斗篷，做出一个不幸者的样子；其实她是早就想找岔子跟温经理闹翻的。她随着看守走到铁栅跟前，正好看见温经理在会见另一个女人。这使她真觉“来得正好”。她远远看到，这是个浓妆艳抹的少妇，她假惺惺地呜咽着，对隔着两道铁栅的温经理说：

“……你不晓得我心里多难过。”

“我何尝不是这样！”温经理说，“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想你呐。”他一眼忽然发现了文艳在走过来，一时奇窘无比：“啊！这个……这个……”

那女人一回头也见到了文艳，见来势不妙，匆匆溜走了。文艳这时便柳眉倒竖，冲过来，装得十分正经而声色俱厉地问：

“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是谁？她是谁？啊？”

温经理在慌张失措中无言答对。

文艳作怒恼状地继续追逼：“你说啊！你说嘛！”

温经理苦着脸说：“咳！你现在还管这些干什么？我求求你好不好？我求求你……”

文艳抽抽咽咽地哭起来了，她扭动着脸上的肌肉，做出无限伤心、无限委屈的模样，气愤地说：

“啊？我替你东奔西走，想尽办法，吃尽苦头，你还要背着我，跟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勾勾搭搭。你还有良心没有？我请问你，你还有良心没有？”

温经理焦急地想劝止她：“呃呃呃！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我在坐——牢，我是个——犯人呐！”

文艳存心跟他干到底，更加咬牙切齿地怒骂：“那么，你为什么还要犯罪？！你这个死乌龟，你这个无耻的王八蛋！只怪我瞎了眼睛，跟上你这样一个没有良心的狗东西，一辈子受你的欺骗！”

温经理被狗血喷头地骂得不能忍受了：“好了！好了！我现在已经是死到临头了，你还要跟我来吃这种短命醋！”

文艳正要惹他发火，便进一步反拨地说：

“啊！照你这样说，还是我的错？”

温经理看到她来势汹汹，且尚须靠她在外多方活动，只得让步：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好不好？”他转了一个语调，低声下气地问：“庞浩老跟张忠良怎么说？还有律师你到底给我请好了没有？”

文艳却抓住刚才的题目不放，泼辣地说：“你问我这些个干什么？你还要叫我给你请律师！？你为什么不叫那种不要脸的女人去请？！”

温经理这下才看出她的狐狸本色来，他再也不能也不想忍受了，勃然变色，端出昔日经理逛堂子的架子来，破口大骂：

“他妈的，你这个骚货，你不想想老子当年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你也真是太不讲理了么，天下哪有你这样不讲理的女人！”

文艳被骂得七窍冒烟，便也凶狠而决绝地回骂：“你就等着枪毙，或是在这住上一辈子好了！”

这使老奸巨滑的温经理，也不由得气得发抖，他用尽了全身的气力向她：“呸！呸呸——！”

他们的狗打架惊动了其他探监的人，也惊动了看守，他走过来把文艳推出去。温经理还神志混乱地在大叫大嚷着：

“他妈的，你这个骚货！气死我了！”

他知道他的什么希望都完了，像被谁抽了筋似的，瘫软下来，倒在铁栅边，瞪着失神的眼睛直喘着……

一天，文艳陪着刚从外面匆匆回来的忠良坐在一起。她在家时，就脱下了那丧服似的黑旗袍，而是浓装艳抹，打扮得唯恐不惹人注意。

忠良打开膝上的公事包，喘了口气说：

“咳！跑得我啊……”他取出一大叠各式各样的银行存折，赞叹地说：“庞浩公真是神通广大，只要他一句话，你看，所有用老温名义存款的户头，名字全都改过了。”

文艳接过存折，觉得再也没有什么要担心的事了，便眉开眼笑和故作亲昵地说：

“好了，现在我放心了，一切都是我们的了。”

她接着打开一个装贵重东西的精致小铁箱，把存折放进去，并说：

“重要的东西都在这里头了，”无意中又担心地说，“放在什么地方好呢？”

忠良不假思索，“大方”地说：“我藏起来好了。”

狡猾的文艳，对他不能不有所顾虑，但又无法拒绝，只好说：“好的。”

忠良拿起箱子藏到五斗橱里，一边自得其乐地说：“我的抗战资本十分充足，绝对保险！”

文艳看着他的背影，觉得实在太不放心，又怕忠良看见，立刻又装出一副人工的笑脸。

忠良锁好抽屉，也另有他的心事，为了先给文艳一点苗头，便说：“可是丽珍就要到上海来了，怎么办呢？”

文艳听了心里也觉暗暗吃惊，但表面上却做出一副“守分”的样子，委曲而又自卑地说：

“只要你能分一点点心爱我，我就什么都满足了。”

说到这里，她觉得心头有一股辛酸的味儿要冒上来，为了掩饰这种情绪，她垂下了眼睛来。忠良见她并不争风吃醋，便夸奖道：

“啊！你真是一个太懂事的好太太，”为了安她的心，他又故作责备道：“什么‘分一点点心爱我’，这话是这么讲的吗？”

文艳无可奈何地说：“那有什么办法呢？她是你的抗战夫人呀。”

文艳的“柔顺”，更唤起忠良对丽珍的不满：“老实讲，她的脾气那样暴躁，我真不爱她呢！可是她的手段辣得很，再加上庞浩公这个老不死的所谓干爹，做着她的靠山，那简直是太可怕了。”

文艳听了这些话，心中暗喜，觉得她的手腕要对了，便决定以柔克刚，来在这些“天上飞来”的人中间混了下去再说，便又说道：

“好了，好了。傻瓜，说这些干什么？我自然不会使你为难就是，她既然是你的抗战夫人，那么我就做你的接收夫人好啦。”她恬不知耻地说着，吃吃地笑起来。

忠良也觉得这样再好也没有了：

“好一个接收夫人……。”接着，他不禁轻狂地哈哈大笑起来……

三三

胜利以后，素芬他们的日子并没有好过一些。物价飞涨，他们的生活也更苦了。素芬因操劳过度和缺乏营养，比以前更显得单薄和消瘦。

他们见忠良老不回来，还不断地给他写信。这一天，素芬去寄信，因邮费涨了，她的钱不够，只得把信带了回来。她木然地坐在桌边，不言不语，凄楚地沉思着。老母亲问道：

“你给忠良的信没寄出去？”

“寄不出去了。”素芬在哽咽中微微低下头回答。

“为什么？”

“我去一问，邮费涨了九倍。”

“涨了九倍呀？”

“是呀，所以寄不出了；要寄还差一半的钱……”

老母亲转过身来，酸楚地悲叹着：“唉！想不到我们连一封信都寄不起了……”

在他们困窘的生活中，二房东太太又来催收房租了。素芬交不出，二房东就大发牢骚：

“……张嫂子，不是我来逼你，你也要替我想想，你们已经两个月没交过租钱，难道我可以不要付给大房东吗？”

素芬窘迫地答：“对不起，这都怪我们穷的不好。”

“你不要看这样一个晒台楼，”二房东当没听见素芬的话，继续发着牢骚，“现在房子这样缺，我顶出去，最少可以值半根大金条，可是你们霸着连几个房钱都不付！”

素芬怕婆婆听见了更不好，于是更恳切地说：“真对不起，我一定想法子尽快给您送过来。”

“这样的话我已经听够了！”二房东太太说完，愤然掉头下楼去了。

素芬是个温婉但又好强的人，有生以来，除了敌寇和汉奸而外，她

还从来没有受过别人这样的奚落，她不禁又难过得眼泪汪汪了。

生活一天天更艰难起来，他们只能熬点稀稀的粥水果腹。粥水稀得几乎看不见米粒，而且还不够。这一天，素芬倒转铁锅，罄其所有，只倒出两碗。她分给婆婆和孩子，自己在一旁看着。

抗儿觉得奇怪：“妈，你怎么不吃？”

“是呀，你也吃点吧。”婆婆也说，同时举起碗来要分给她。

素芬说：“不，我刚才在外面吃了点点心。”说着便拿了铁锅走出去，坐在外面的矮凳上暗自伤心。其实她什么也不曾吃过。她想到日子过得这样惨，忍不住又流下泪来。

素芬左思右想，觉得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在没有办法中，便决定自己出去当佣人。她准备了一大套道理，去和婆婆商量：

“妈，抗儿的爸忙着替国家做事，也许还顾不到我们；这里的工厂，又到现在还没有一家开门……；再加新票子要两百块钱才换得一块钱，等于废纸，可是东西却涨了好几倍，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呢？……所以……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出去帮人家吧。”

老祖母想不到这样贤慧的媳妇竟要出去帮人，心头一阵酸痛，流下泪来，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她欲言又止地：

“可是……唉！……”

素芬忍泪劝慰老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您不要难过……”

老祖母伤心地：“人家要知道我们张家的媳妇出去帮人，忠良回来怎么有脸见人呢？”

“我想过了，我不说自己姓张，人家就知道了。”她想起时间不早了，“我找到了人家就回来告诉您。”

她拿起早预备好的包袱走了出去。

老祖母看着她的背影，越想越难过，独自号泣起来，一边喃喃自语：

“唉！左等天亮，右等天亮，天亮到了更遭殃！”

这时，忽然听到天空有飞机声，又唤起了她的希望，慌忙跑到晒台上去看，只见三架编队轰炸机向北飞去。

她正目送飞机，抗儿喘着气背着一个卖报袋，跑上楼梯来。他跑到祖母跟前，一边除下报袋，一边说：

“一早到现在只卖了五份。”

老祖母接过报袋，十分怜惜地说：

“五份也好嘛。坐下来歇歇。”

抗儿坐下来，仰着脸问道：

“奶奶，您刚才又在看飞机吗？”

“嗯！”

“妈说，爸爸恐怕不会很快回来。”

“啊？她没有这样跟我说过嘛。”她惊疑地说道。

“她怕您难过。”

她惶然追问：“她怎么说？”

“她看见报纸上说，飞机都在运兵。”

“运兵？运去干什么？”

“打仗啰！”

老祖母这一惊非同小可：“打仗？又要跟日本人打仗？”

“不，不打日本人啦。”

“那么打谁？”

“我……我不知道。大家也说真的打起来了。”

老祖母长叹一声，无限忧怨地：

“唉！又要打仗！这些当官的真没有心肝，难道我们的苦还没有受够吗？”

素芬在介绍佣人的荐头店里等了好多天，好容易来了个大公馆的管家，像打量牲口似的把素芬上下看了一顿，觉尚有点不满意地说：

“就是太瘦了。”

荐头店的老板连忙说：

“唉，你们大公馆里有的是吃剩的菜饭，要她胖起来还不容易吗？”

这样他们就“成交”了。这位管家不是别家的，恰巧便是温家的管

家。

他领着素芬来到温家，一直领到楼上的小客厅里，便到文艳房门口隔着房门向太太禀告。一会儿，文艳从房里出来。她穿了一件华丽的睡衣，吸着一支香烟，蓬头散发，显然是刚刚起床。她一边关上门，一边有点不耐烦地问管家：

“怎么，娘姨找到了？”

“找到了。”转向素芬：“这是太太！”

素芬从来没有到过这样排场的人家，也从来不曾以佣人的身份站在别人面前，所以有些不安，低着头低声地叫了声“太太”。

文艳懒懒地走向沙发坐下，用鼻音哼着问道：

“你是什么地方人呐？”

“本地人。”素芬稍稍犹豫地答。

“你丈夫呢？”

“在乡下。”

“你婆家姓什么？”

“姓刘。”

文艳从眼角上又瞟了她一眼说：

“那么以后就叫你刘嫂好了。你管洗洗衣服，有空就帮帮厨房的忙。”

“好的。”

文艳靠在沙发背上，沉下脸，用主子的腔调告诫素芬：

“你在这里做娘姨，就要守这里的规矩，要紧的是不许多管闲事，知道吗？”

素芬心里虽很不好受，但只得忍耐着，低声回答：

“我……我知道的。”

文艳鼓着鼻翼，不耐烦地喘了一口气，吩咐管家：

“就让她住在后面厨房边上好了。”

“好的。”

“好了。去吧！”

素芬不知道该对主人有什么表示，有点失措，尴尬地随管家退下。

文艳懒洋洋起身要走回房去，忽见一侍婢在壁角收拾花几上的残花，她皱着眉头训斥道：

“十一点钟以前收拾东西轻一点么！咕咕呱呱老给你们吵醒。……说不听！”

说着走进房去，砰的关上了门。

侍婢对房门作了个鬼脸。

文艳进房来，走向床前。忠良还高卧未起。她一边走，一边嘀咕着：

“唉！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都要来找到我，真讨厌！”

忠良坐起来，说道，“不早了，我也该起身了。”

他打了一个呵欠，脱下睡衣，指着睡衣肩次的一个口红影子给文艳看，轻薄地说：

“你看，这是什么？”

文艳撇嘴一笑，接过睡衣抛到椅子上，又递给他一件衬衣。她还在想着那些佣人给她的烦恼：

“不然也是真烦，以前那些佣人老要在背地里鬼头鬼脑，嘀嘀咕咕，简直把我气死了。”

忠良老着脸皮说：“谁叫你不规矩呀！”

文艳用堂子式的打情骂俏说：“哎哟！哎哟！假正经！你这样就算规矩啦？”

“当然啦！”

两人因臭味相投，相视咯咯而笑……

那件有口红影子的睡衣和大堆别的衬衫之类由一个侍婢转交给素芬了。那时，她正在烟雾腾腾、忙着杀鸡、宰鸭、剥肉的大厨房门外洗衣服。她面容憔悴，由于身体太虚弱，刚才又洗了一大堆衣服，已经精疲力尽，虚汗直冒。那侍婢把衣服交给她时，还关照说：

“这些衣服洗了都要烫的啊！”

“晓得了。”

等待婢走开了，素芬便拎起衣堆上面忠良的那件睡衣来。她因为没有见过这种衣服，不自觉地细看一下，忽然发现了那上面的口红印迹，她怕人以为她少见多怪，便急忙浸在水里，擦上肥皂，搓掉它。

她洗着洗着，累得她又满头大汗……

三四

过了几天，丽珍也从重庆飞到上海了——又是一大批从“天上飞来”的人。忠良和文艳都到机场去接她。

丽珍一下飞机，发现了忠良和文艳，便笑着尖声急叫起来：

“啊！忠良，表姐！我来啦，我来啦，我总算来啦！”她滔滔不绝地说着：“哎呀！真把我急死了！两次三次地脱期，左等右等都没有飞机；飞机都给调去运兵去了。后来幸亏干爹打了个电报去，他们才让我走……”

文艳也假情假意地说：“是呀！我们也真不晓得等得多焦急呢！”

忠良故献殷勤与貌为热烈地说：“我们已经跑来等过十几次了。”

丽珍深信不疑：“是吗！”她轻松愉快地喘了一口气，看看文艳，不禁赞叹地说：“啊！表姐，你长得比八年前还要漂亮呢。”

文艳谦让不遑：“哪里，老啦！”

“忠良，你看表姐是不是比八年前还要漂亮？”

忠良心里奇窘，只得附和道：“是……是比八年前还要漂亮。”

文艳见他们这种公开的夫妇关系，心里不觉酸溜溜的，故意给忠良解围，而又是别具深意地说：

“哪里，哪里！妹夫嘴上不好意思说我是老太婆就是了，其实哪有表妹漂亮啊！”

丽珍好像觉得“受之无愧”。三人各具不同的心事和想法笑了起来。

忽然听得有人大叫“忠良”，回头一看，原来是与丽珍同机来的宝贝崔经理。

崔经理与忠良握手，大声说：

“听说你进出都是汽车，洋房就有好几幢，大概金条也弄了不少吧？已经‘五子登科’了吧？”

忠良笑着随口大声否认：“胡说！”

“我可再也赶不上你了，老兄！”

“哪里，哪里，还来得及，还来得及！”

他岔开话头，给崔经理和文艳介绍了一下，便分头各自登车离开了机场。

在车里，丽珍不免问起温经理来。文艳是早就把他丢在脑后去了，今天因丽珍的来，想到自己今后处境的问题，心里十分难受，但又有苦说不出，正好借了谈到温经理这个机会，流了几滴眼泪。丽珍原不过是应酬式地问一两句，她此刻看着车窗外繁华的街道，兴奋不已，心不在焉地劝慰道：

“唉！这也不是姐夫一个人的事情，慢慢想办法吧！不要难过，不要难过……。上海还是像以前那样热闹，一点也没有变嘛！”

文艳却深有所感地：“变可就变得多了，不过在表面上看不出来就是了。”

忠良心里明白，便故意把话岔开说：“晚上十二点钟以后也还是要戒严的。”

丽珍扫兴地说：“十二点就戒严，那多没趣味啊！”

十字路口亮着红灯，汽车停下了。旁边街角上一大群报贩摇晃着晚报，兜着生意。抗儿摇着报纸，也在叫卖。

忠良半自语：“中午的金价和美钞不晓得怎么样了？”

他探首窗外，叫道：“卖报的，买报！”

六七个报贩一齐拥过来，抗儿虽然首先听见叫喊，因人小跑不快，被挤得落在后面，但他仍奋力往前冲挤，同时伸右手高举着报纸，拚命叫：

“喂！喂！报纸！报纸！……”

但是他的努力显然是白费了，忠良已买了别人的报纸。抗儿被报贩们挤开，他正在失望地揩汗中，忽听得交通警察一声哨响，所有的车子

都开动了，像流水般向前驶去。抗儿张皇失措地在众车中穿行。他刚躲过一辆黄包车，几乎又被一辆三轮车撞着。三轮车夫骂道：

“小赤佬，你要寻死啊！”

抗儿急闪身子，躲过了三轮，一辆自行车插过来，他躲避不及，被撞倒了，自行车也倒在地上。骑车人气得跳下车来，打了抗儿一个耳光，还骂道：

“娘个……小赤佬！你跑路不带眼睛呀！”

后面的车夫们嚷着：“好了，好了！快点！”

抗儿哭泣着，在慌乱、惶恐中拾起散落的报纸，抚着跌伤了的右膝，拐着逃向街边。

他坐到一家银行门口的台阶边上，停了哭泣，抚摸着作痛的膝盖，又摸一摸那被掴的左颊，看一下手指，才知道被掴得出了血。他连吐了几口血水。

但是当行人走过他跟前时，他仍然忘不了他的职业，举起报纸叫着：

“夜报！夜报！……先生，夜报要不要？夜报！夜报！”

忠良等回到了温家，侍婢们忙着把行李杂物拿进房去。忠良对丽珍说：

“这间房间，表姐早替我们预备好了。你看，一切都这样地齐备、舒服。”

丽珍看了十分满意：“那真是太好了！简直太好了！”打趣地：“亏得我们有这么一位好姐姐，不然恐怕得去住马路边上呐。”

文艳在客气中又语意双关地说：“哪里，哪里，都是自己一家人嘛！只要你们不嫌弃我，不讨厌我这个做姐姐的，这里所有的还不是跟你们自己的一样吗？”

忠良听出了文艳话中的弦外之音，在丽珍身后向她眨了眨眼。丽珍正低头看着高跟鞋上在重庆粘的泥巴，恰巧抬起头来。文艳做贼心虚，心里不禁怦怦然。但丽珍却没有觉察。她心直口快地说，

“哎唷，表姐，你甭说这些傻话好不好？快告诉我有什么好玩的。”

文艳定下心来，说：“对了，明天是双十节国庆，上海要举行大庆祝，一定十分热闹。我们正在等你来参加我们的鸡尾酒会呐。”

“是吗？那我总算来得是时候。”

“简直巧极了。”文艳应着，识趣地借故说：“啊！我得去叫他们替你预备点点心。”

丽珍心里巴不得她快走，口里却不得不客套一下：“又要你忙啦。”

文艳带着看不见的哀怨，笑说：“那有什么。……你要什么撒铃好了。”

丽珍见文艳出去了，便扑向忠良怀里。忠良一惊，连忙转身把门掩上。

文艳在将下楼时，回头见丽珍房门的磨砂玻璃上，两个黑影子正拥抱在一起。文艳像是受了一下猛击。她既妒且恨，但在她的处境，又实在无可奈何，只能偷偷地垂泪，又怕别人看见，便赶快用手绢揩掉，装做没事人的样子，自己也不晓得要到哪里去的走下了楼梯。

室内，忠良正打开壁橱，请丽珍看他按照她的嘱咐给她做的大衣、夜礼服、旗袍等。那壁橱就像服装店的货柜一般，挂着丽珍各季的大衣八件，夜礼服、旗袍十几件；另一端还挂着忠良自己的各季大衣六七件和西装十几套。丽珍抽了一件最鲜艳的夜礼服披在身上暗自欣赏不已。忠良在旁得意地说：

“这是上海现在最时髦的样子，都是依照你寄来的尺寸做的。”

“唔，还好。”丽珍掩饰着她的高兴，淡淡地说。

“你倒数数看，光是大衣就有八件之多，我办事总算不错吧？”

丽珍见忠良得意忘形，略带讽刺地说：

“错是不错，可是你的西装跟大衣也做得不少啊！”

“哎！我的好太太！我穿得太蹩脚，不是使你脸上没光彩吗？”

“哼！说得那么好听，倒不说是自己爱漂亮！”

“那倒不见得，我们总算是上等人了吧，在上海这样的地方，穿得稍微差一点，就跑不出去……”

“好了，好了，不要讲这些了……”丽珍无意辩下去，走到床前坐下，拍着床沿说：“坐下来。”

忠良坐下了，丽珍认真地说：

“我问你一句话，你要老老实实告诉我。”

“什么？”忠良心里一惊，紧张而有所戒备地问。

“你到上海来了之后，没胡搞吧？”

忠良因心虚而显得更认真过火地说：“你真是，天晓得！”他做出一副受了莫大冤枉的神气，“我到了这里之后，你不晓得我为这些事情忙得多焦头烂额！我可以发誓……”

丽珍知道他总是这么一套，淡淡地翻了个白眼，止住他：

“谁要你老来那么一套啊！”

她打开提包取出一双拖鞋摆在床前，一边翘着脚说：

“哎呀！在重庆上飞机的时候，刚碰着下大雨，弄得一塌糊涂。”

她作态地伸着脚示意要忠良替她脱下来。她以为这是一种享受。

忠良皱着眉头抽高了西装袖子，脱下她的高跟鞋。丽珍又吩咐道：

“拿去叫佣人给洗一洗。”

“唔！”忠良带着一种古怪的神气，拿着鞋走出去。

在离楼梯口不远处，他遇见又上来的文艳。忠良在奇窘中耸耸肩，表示毫无办法。文艳满腹哀怨地白了他一眼。为了安慰她，忠良正凑过去要去抱她。一个侍婢上楼来，正撞见了这副情景，臊得满脸通红，进退维谷。

文艳却骂开了：“鬼头鬼脑干什么？……”

忠良也恼羞成怒，把鞋往地板上一扔，命令道：

“拿去洗洗！”

侍婢惶恐地捡起鞋下楼去了。

她在后园把鞋交给素芬，叫她去洗，自己却向其他佣人大谈刚才看到的丑事：

“……哎呀，肉麻死了！现在他重庆的老婆也来了，看他们怎么办？”

胖子大司务笑着预言道：“唔，那恐怕要打破醋坛子的。”

侍婢：“老实讲，他们都是妖孽！”

素芬在门外不远处洗鞋，有意无意地在听着这些谈论。那侍婢嗔怪她是新来的，不该偷听，不满地瞪了素芬一眼。素芬忙回过头来。忽见抗儿撩起右裤腿，一拐一拐地跑过来。他的右膝盖上有指头大一块伤。素芬迎上去，惊问：

“哎呀！孩子，你这是怎么弄的？”

她扶着孩子坐在一条石凳上，取出一条白布手绢，小心地揩拭伤口周围。抗儿含着泪说：

“刚才在那路口，被自行车撞倒了。”

素芬鼻子一酸，问道：“撞倒了？现在还很痛吗？”

“好一点了。”

素芬这才放心了一些：“不要紧，已经干了。妈给你扎一扎。”说着把手帕扎上，一边含泪说：“你往后要小心一点，你晓得你弄伤了，妈心里多难过吗？”

抗儿含着感动与辛酸的眼泪点点头，咽喉哽塞地：“我……我晓得……”

素芬见惹得孩子伤心了，十分不忍，亲切地移近他，用手围着他，安慰道：

“噉！孩子！……不要哭，不要哭啊！等爸爸回来了，你也就用不着再去卖报了。”

“爸爸回来了就好了。”抗儿也哽咽着说。

“是啊！爸爸来了就好了。爸爸总要回来的。不要哭啊！乖啊！噉？”

抗儿强忍住泪，听话地点点头。但是他终于还是憋不住，躲进母亲怀里，放声大哭。

素芬想到孩子这样小，就背着报袋去挣钱，吃这样的苦，而忠良却音信全无，哪一天才能团聚？哪一天才能有一口饱饭吃呢？想到这里，她也禁不住伤心起来。她紧紧抱住抗儿，娘儿俩哭成一团……

第七章

三五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双十节到了。上海大举庆祝。温公馆也大张筵席，举行所谓鸡尾酒会。主人们都打扮得十分时髦，在厅门口接待宾客：政客巨贾、绅士淑女陆续来到，热闹非凡。庞浩公挽着一位妖艳的妇人也到了。这位贵客一到，大家纷纷起立“恭迎”，酒会也就开始了。文艳坐的是主位，左边首位是庞浩公带来的女人，次之是庞浩公，再次之是崔经理；右边首位是张忠良，肩下是王丽珍……。其余宾客如云。佣人们穿梭般上酒上菜。

众人正在吃喝欢笑中，庞浩公站起来，想说什么：

“呃……诸位，诸位……”

众人没有注意到他要演说，四座仍在热闹地谈说着。宝贝崔经理便带着玩耍的态度忙站起来：

“呃，呃，请大家注意，请大家注意，我们庞董事长有言论要发表发表！”

他自己带头鼓掌，众人应和，接着四座便静下来。

庞浩公说：“诸位，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小小的提议。我觉得今天既是双十节的国庆，又是上海正式庆祝胜利的日子，真是太高兴的事情，太高兴的事情。八年来我们的军民前赴后继，牺牲惨重，才换来今天的胜利，这真是太不容易的事情，太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提议请大家为我们的最后胜利干杯！”

崔经理立刻响应，举起杯来：“干杯！”

大家鼓掌干杯，依旧坐下。

张忠良为了讨好他在背后骂为“老而不死”的庞浩公，倒了一杯酒，重新站起来大声说：

“我提议为我们公司劳苦功高而又年高有德的庞董事长庞浩公老先生干杯！”

崔经理又首先响应，众人也纷纷起立干杯。

忠良为了安慰文艳接着又说：“我还有一个提议，为我们既聪明又贤慧、既漂亮又好客的女主人何文艳小姐干杯！”——他把何文艳称做“小姐”而不是“温太太”，为的是避免在这种场合上引起“刺激”。

众人又鼓掌，叫嚷着干杯。

丽珍因忠良对文艳太感兴趣，露出不悦之色，白了他一眼。忠良为之腾眉一蹙。这些都被文艳看在眼里。她心里一阵酸痛，但因今晚她是女主人，不便让酒席上出什么洋相，为了缓和僵局，便也假惺惺地站起来笑说：

“诸位这样的赏脸，真是太不敢当了。我也有一个提议，我提议请大家为我的表妹跟我的表妹夫，他们夫妻俩这样的恩爱，干一杯！”

自命是“情场失意人”的崔经理，立刻又在起哄：“应该！应该！他们俩真是一对恩爱夫妻啊！哈哈……”

众人也因此乐开了，又干了一杯。

忠良和丽珍双双向四座躬身致谢……

三六

在厨房里，这时正在忙乱中。大司务满头大汗，捧着饭桶走向泔水缸旁，一边在发着谁的牢骚说：

“这些冷饭怎么老让它留在饭桶里……”

他用杓在饭桶里刮着，准备倒掉。素芬捏着一张旧报纸走过来，羞怯地哀恳道：

“我婆婆跟孩子都没饭吃，您这点冷饭送给我好吗？”

胖司务毫不在乎地：“好的。”

他把饭倒在旧报纸里。素芬感激得双手发抖，颤着声音千恩万谢。她包好饭准备走，好心的胖司务又拿起案板旁的一些肉骨头给她。素芬更是感激不已，匆匆跑出厨房。

厨房外，除了秋虫的唧唧悲鸣外，一片冷寂。盘曲的树干斜伸上去，

新月的清辉把树影洒落在墙上，随着萧萧的秋风，树上不时飘下几片落叶。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零星的鞭炮声，前楼宴席上的欢笑声也隐约可闻。

素芬在薄暗中寻找着抗儿。她记得刚才他还在这厨房门首。她低低地叫着：

“抗儿！抗儿！……”

前楼的大窗口里，灯火辉煌，人影错杂，可以想见正是酒酣耳热之际。隐约传来的猜拳行令之声，伴着素芬略带凄惶的低唤：

“抗儿！抗儿！……”

围墙外的僻巷中，一对卖唱的祖孙慢慢走过。那白发而佝偻的老祖父拉着胡琴，奏着凄凉的曲调，小孙女随在他身旁，用稍稍颤抖的童音唱着：

月儿弯弯照九州，
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家夫妻团圆聚，
几家流落在外头……

这如泣如诉的歌声仿佛正抒写着素芬的不幸。她仍然在树影幢幢的园林里寻觅着她的孩子。

她终于找到抗儿了。由于劳累，他已枕着报袋，蜷缩着躺在一条石凳上睡着了。

秋虫唧唧。飒飒的秋风已很有几分凉意。

素芬爱怜地轻轻亲着孩子，唤他醒来。

抗儿醒了，揉揉眼，坐了起来。

素芬温婉地说：“你这样睡要着凉的。”

“唔，我累了……”

素芬把手上的东西给他说：“快回家去吧！”

“啊！”

“这包冷饭跟猪骨头，你和奶奶去煮了吃。”

抗儿听说有饭，眼睛亮了起来：“是饭啊？……”

厨房门口有人高叫：“刘嫂！刘嫂！”

素芬遥应：“来啦！”她匆匆叮嘱抗儿，“回去吧，啊！”

母子分头匆匆跑了。

抗儿跑过家里楼下的近处。这里街上在阴暗的角落里随处都住满了无家可归的难民。老祖母正在晒台楼上凭栏向下望着，在等抗儿回来。

远处的三大公司灯火辉煌，烟火漫空飞舞。

那卖唱的祖孙又走到了这附近，哀怨的歌声也传到老祖母的耳朵里：

月儿弯弯照九州，
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家高楼饮美酒，
几家漂流在外头……

老祖母听了觉得十分难受。正在这时，抗儿奔上楼来，兴奋地叫道：“奶奶！奶奶！”

他们跑进屋里，抗儿捧出那一包饭来。老祖母如获至宝，说：

“哇！这么多白米饭，还有肉骨头……”拿起骨头闻着，“我们几个月没有吃到肉了，多香啊！”

她递给抗儿闻一闻，抗儿傻乎乎地笑着说：

“香得很啊！”

接着他打了一个喷嚏。老祖母说：

“你受凉了。……你饿了吧？奶奶马上煮点热饭汤给你吃。”

“嗯！”

“把这肉骨头也放一根下去熬。”

抗儿高兴得笑了：“好的，好的。”

老祖母拿起两根较小的骨头，指着另一根较大的说：

“这很大的留着，明天我到小菜场旁边去捡些菜叶子回来，放在一起熬，就能吃几天了！”

她高兴得笑出了声音来……

三七

在温家的客厅里，夜宴已近尾声了。

忠良放下刀叉，偷偷抚着肚子对丽珍说：

“我吃得都快胀死了。”醉饱之余，点起一支香烟，不禁得意忘形：“上海到底是上海啊！”

丽珍觉得他太乐了，于是撇着嘴，带着讽刺地说：

“哼！看你真有点乐不思蜀了！”接着又挨近一点，沉住气问：“跟谁跳过舞吗？”

她踩住忠良的脚，逼他说实话。忠良被踩急了，迸出一声：“没……有！”

“真的没有跟谁去跳过舞，这么好人？”

“我的话不信，你可以问表姐。”

文艳带着说不出的苦味，装得眉开眼笑地说：

“他简直就像个乡巴佬，真的比谁都要老实呐！”

桌子底下，文艳的脚踢踢忠良的脚。忠良在丽珍的威慑之下，最初一缩，但定神之下，马上觉得不妥，又伸过脚去碰碰文艳的脚。

桌面上，文艳却装着笑向丽珍说：“你放心好了！”

丽珍似信不信的“哼”了一声。忠良得到文艳的支持，觉得理直气壮，便装腔地低声问丽珍说：

“是不是啊？”

侍役们收去了刀叉，管家督率着侍婢佣人们端水果上来。素芬端着一大盘水果，从忠良身后走近桌旁，把盘子放在忠良与文艳之间，这时忠良正用打火机替丽珍点香烟，侧着身子，所以没有看见素芬。素芬小心翼翼地端送着水果，生怕有差池，根本没有注意旁边的人；更主要的是她绝对想不到在这些有钱人中间会有她认识的人，所以她什么都没有留意，放下盘子便转身走了。

文艳招呼大家：“来来来，大家吃水果，吃水果……”

她特意拣了两只大苹果放在忠良与丽珍面前，同时带着不易被别人觉察的酸味，打趣说：

“哪，你们两个成对成双哪！”

丽珍和忠良都笑了——丽珍是愉快地笑，忠良是窘笑。他一边削苹果，一边说：

“表姐就是爱说笑话。”

文艳微弯着嘴角，以看不见的幽怨反问：“这是笑话吗？”

桌子底下，文艳踢踢忠良的脚，以示责罚。忠良用脚回靠她的脚，表示抚慰。文艳有恨难消，狠狠地踩他，忠良被踩痛了，又不敢抽出，尽在作抖。但在桌面上，他们却都装成一副高贵的人的笑脸，谈笑风生。

宴会之后，大厅变成舞池，舞会开始了。在幽暗的灯光下，舞影幢幢，各种放浪的舞姿不断表演着。

素芬第一次看见这些所谓上等人，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中，如此公开地调情，很为诧异，而且羞得满脸通红，不敢正视。

在一次舞罢休息的时候，醉醺醺的崔经理忽然兴致奇高地要忠良和丽珍起来表演，就来拉他们，并嚷着：

“来来来！你们两个来表演一个探戈舞！”

忠良笑着，赖在沙发上不肯起来。

崔经理使劲拉他：“来来来！难得大家今天都这样高兴嘛！”

忠良仍旧笑拒：“好嘞！你歇歇吧，宝贝啊！”

崔经理见拉不动他，回头看一下庞浩公，对忠良说：

“好，我是宝贝！——我请你们不动！”转对庞浩公：“庞浩老，你倒凭良心说一句，大家好不容易复员到上海，他们是不是应该表演一个来让大家乐乐？”

浩公笑着站起来，又预备“发表言论”：“喂！乐乐，乐乐，应该，应该，应该！”

崔经理更是江湖气十足地：“好！庞浩老，您既然赞成，通过，那么就请您再发表言论吧！”

大家向庞浩公鼓掌，庞浩公开始说话：

“诸位……”

崔经理紧靠他的身边站着，以一种说相声的腔调来帮腔：“诸位……”他一边还缩着脖子，做着手势。

庞浩公继续说：“像今天晚上这样的盛会……”

崔经理帮腔：“难得的盛会……”

浩公：“应该有精彩的余兴……”

崔经理打了一个酒嗝，又帮腔：“余兴！……对啊！不能没有余兴！”

大家忍不住笑起来。这时老于应付的庞浩公也受不了了，他不得不笑对崔经理说：

“老兄，相声我说不来，还是让我唱独角戏吧！哈哈！”

忠良把崔经理一拉，他就势倒在沙发上。庞浩公继续说：

“大家都知道的，王丽珍小姐原来就是个舞蹈明星，而她的先生呢？不用说，张忠良老弟也是重庆跳舞出名的选手……”

这时，男女仆人正分别在端出大盘的饮料。素芬两手捧了一个大托盘，里面放着满满十多杯汽水、桔子水等。管家指指对面，示意要她穿过空舞池送到对面的座上去。她刚刚走了几步，正听到庞浩公说到“张忠良”这个名字，她不禁一楞，但马上想到或者是同名同音，她的忠良怎么会在这样的场合下出现，而且成为别人的“先生”了呢？她心里微有点错乱地走进了舞池……

庞浩公还在继续说：“他们两口子就是在闺房里也天天在‘蓬拆蓬拆’，所以舞艺更是越来越高明了！”

宾客们热烈鼓掌。丽珍听了人的夸奖，心里觉得很好受，但在表面上却故意装出着急的样子。忠良也在表面上装出好不难为情的样子。就在这当儿，庞浩公有力地结束他的“言论”说：

“现在，我们就请张忠良老弟和他的夫人王丽珍小姐来表演一个探戈舞！”

这时，素芬端着托盘正走到舞池中心。这一回，“张忠良”三个字她听得更清楚了，而且是和另一个她听见过的名字——王丽珍——联在

一起的，她不能不想到这可能就是她的丈夫了。她惊骇得楞在那里，动弹不得。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由得转向庞浩公那一方望去，但只觉得眼花缭乱的一片，什么也辨别不出来。

宾客们谁也没有注意这个在场中发楞的仆妇，他们鼓掌，欢呼，等着看一场“精彩的表演”。

忠良和丽珍站起来，被崔经理推着向舞池走来。

素芬终于看见他了。不错！这正是他！正是她日夜思念和一家老小寄予无限希望的忠良！她完全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忠良变了！他不再是那个比较朴实、善良、有正义感的青年了，他不再是那个十分钟爱她的丈夫，他不再是婆婆的好儿子、抗儿的好爸爸；他已经变了心，变成另外一种人了！在这瞬间，她失神地站在那里，眼泪盈眶，然而她没有哭泣的声音，没有说话，没有动作，也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忠良正举起手叫众人不要再鼓掌，忽然一眼看见了素芬，觉得这张脸很熟，而且有点异样——在哭？他再注视她，终于认出来了。他浑身的血仿佛凝住了，万万想不到在这里会遇见她啊！

崔经理不知就里，还在那里胡闹催促。忠良一把推开他，向前跨了一步。

丽珍发现忠良的神色突变，心惊之余，急循忠良的视线望去，只见一个女人含泪失神地站在那里。对这种事情特别敏感的丽珍，立刻想到这个女人和忠良的关系决非寻常，立刻生出无比的妒恨，狠狠向她瞪了一眼。

这一眼刺痛了素芬，使她从那种失神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她开始感到头晕，浑身发软，低低地“啊”了一声，双手下垂，满盘饮料都摔在地板上，她自己也随着倒了下去。

这乒乒乓乓摔碎玻璃的声音压倒了一切的笑闹和喧嚣声，所有的人都惊愕地注视这个忽然倒地的女仆，有些娇贵的女客还尖声惊叫起来。接着，大家便都不约而同地围了上去。

管家冲到素芬身边，叱骂道：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发疯了！”

素芬的手已被碎玻璃割得鲜血淋漓，坐在地上，睁大了眼睛，什么也说不出来。

忠良本能地上前一步，说：“缓着！”

丽珍怒冲冲地质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忠良说不出来：“她……”

庞浩公也怒形于色地跑过来低着头问素芬：“怎么？怎么？你干什么？”

素芬可怜而恐怖地微抬头：“我……”她说不下去，哭泣起来。

庞浩公急了：“你到底为什么？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我没有病。”

丽珍看到这情形，心里已有八九分明白了。她横眉怒目地质问忠良：

“她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啊！”

忠良急得满头大汗，什么也说不出来。事情到了这种地步，遮盖是遮盖不过去的了，怎么应付这个局面，他一时却是一筹莫展……

文艳气极了，冲前去责骂素芬：“我倒要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丢我的脸？啊？你为什么要摔我的东西？……你刚来了两天，我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说啊！”

素芬在惶急惊恐中，什么也回答不出来。

文艳见问不出结果，想草草结束这件事情，以免越闹越糟，便以主人的身份向大家道歉：

“各位！各位！真是对不起！没事情，没事情，大概她是太累了，偶然晕倒……。喂，把这些……”她示意佣人收拾东西。

“不！”丽珍闯出来，拦住了文艳。她决心大闹一场，狠狠地逼问素芬：“他是你的什么人？他跟你有过什么关系？快说！”

素芬抬头看着忠良，哭着说：

“他……他是我的……”

丽珍恶毒地盯着忠良：“哼！好啊！”两手插腰，继续逼向素芬：“他

是你的……”暴怒地厉声问：“他究竟是你的什么人？”

素芬虽然在极度惶恐与慌乱中，可是她感觉自己是无罪的；她有什么不能说的呢？于是，她指着忠良说：

“他……他是我的丈夫！”

“噉——！”丽珍一听到“丈夫”二字，便捧着自己的头，高声尖叫起来。

文艳见占了上风的丽珍这副模样，反倒生出快感来，不由得像毒蛇般暗自冷笑了一下。

庞浩公颇感意外地怒斥素芬：“什么！？他会是你的丈夫？你发神经病啊？”

“我……我没有神经病。”素芬含泪坦然说。

庞浩公现出一副流氓相，按照他自己的逻辑来推测：“那么，你是不是要来敲诈几个钱啊？”

素芬困惑地摇头：“我……我不懂！”

“你不懂？……”庞浩公还要问什么，丽珍拦住了他：

“不要跟她多讲。”命令管家和侍婢：“来！把她拖出去！”

忠良有拦阻意，大声地：“丽珍！”

丽珍大怒：“你为什么要拦着我！”她猛力推开忠良，歇斯底里地狂叫起来：“我要杀人！我要杀人！”

文艳想把这僵局转圜一下，指挥管家和侍婢扶素芬到后面去。他们刚刚把素芬扶起来，庞浩公却又叫住了他们：

“缓缓！缓缓！……”

他挺着胸，两手的大拇指钩在背心的口袋里，沉住气说：

“你……脑子清醒一下，清醒一下，张忠良到底是你的什么人？”带着警告和恐吓地：“你可不要随便诬赖好人啊！”

素芬的怨恨到这时一下子全部迸发出来：

“我不诬赖人！忠良是……我的丈夫，我们结婚已经十年，我们的孩子也已经九岁了！”

丽珍听了素芬这些话更觉得刺心，她大哭大嚷地转身像风一般跑

上了楼梯。

于是，大厅里又起了一阵骚乱，有的人喊叫着“丽珍”、“王小姐”，有的人跟上楼去。忠良往楼梯上跑了几步，文艳紧紧跟在他身边，但她也觉得不能丢下满厅的宾客。还是崔经理提醒道：

“庞浩老，你上去……”

庞浩公嚷着：“这简直是要命啊！”

他终于上楼去了。忠良在楼梯半腰里又转身下来，奔到素芬的身边，看着她。这就是他曾经爱过的素芬，但是，阔别八年，现在彼此的“身份”是这样的悬殊：当着许多体面的人们的面前，闹着这样的事情，这对他是多丢脸啊！于是虽然是强忍着，却仍不免有兴师问罪之意：

“素芬，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没有怎么样……”她惶然不知如何是好地摇了摇头。

忠良怨恨地说：“我以为你们都已经死了！”

素芬仰起头，满腔悲愤地说：

“死了……倒好了……”

素芬的冤苦并没有打动忠良的心，几年来处在钩心斗角的环境里，他已经变成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他又着急地厉声质问她：

“那么我请问你，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素芬被他这一问，倒有些清醒了。她所听到的这声音，不是从前的忠良的声音，这是一个有着许多阔朋友、有权有势的人的声音。而她是一个生命贱于蝼蚁的穷苦的佣仆，有什么资格和他说话？她惶然而也有一点愤然地说：

“我……我没有要怎么样！……”

她抬眼看看四周，都是一张张冷酷的脸，她这才意识到这里不是她待的地方。于是，她决然说：

“我走……我走……”

她踉跄地、但是很快地奔出了大厅。

忠良尴尬地跟着跑向门口。文艳立刻追上去缠住了他。文艳原来是打算取丽珍而代之的，想不到如今忽然又出来个“沦陷夫人”，她满腹

哀伤，再也忍不住，连表面上的体面都顾不得了，轻声地对忠良央求：

“不！你不要去，你不要去！我害怕……”她几乎想要大哭起来，“你……你不知道我心里多难过吗？”

忠良还想去追：“不行，不行，这样更要出事情的……”

文艳毫无顾忌地顿着脚说：“什么出事情！？难道你就不怕我出事情吗？”

忠良更加烦恼了：“喂！……而且我母亲怎么样，我还没有问清楚。我非去追她不可！”

他摆脱文艳的手，刚刚跑出几步，楼梯上冲下崔经理等两三个人来，远远地喊着：

“不好了，不好了！忠良！忠良！”

文艳等也急忙跟着喊：“忠良！忠良！”

忠良奔回，大声而气愤地问：

“怎么啦？怎么啦！？”

崔经理：“丽珍哭得昏过去了。我们简直没有办法，你快上来啊！”

忠良大声回绝：“我不管！”

文艳等慌忙叫嚷：“这怎么成啊？”

庞浩公出现在楼梯上，着急而发怒地大叫：

“忠良，忠良，你怎么还不快点上来啊？！”

“天啊！这简直是要我的命啊！”忠良捧着那仿佛要炸开的脑袋大嚷着，终于跑上楼去了。

夜色阴沉，江海关的大钟已敲过十点半。素芬独自踉踉跄跄在街上奔走。街边上，庆祝胜利的彩灯还亮着，乐声也隐约可闻。

素芬的前面忽然来了几个美国兵。他们喝得烂醉，一边燃放着鞭炮，一边叫着：“顶好！顶好！”

素芬害怕地躲过了他们。这时一个小舞场中又涌出一群“小捣乱”来。他们戴着牛头、马面、骷髅、黑眼遮等假面具和彩色的化妆舞帽，互相搭着肩，东倒西歪地哄笑着冲过来。素芬正想躲过，被一个“小捣乱”

拦住。

她吓坏了，连忙掉转头急急奔去……

温家楼上的卧室里，丽珍晕过去之后，还没有完全清醒。其实，是否真的晕去，只有丽珍自己才明白。但不管怎么样，她是那么个泼辣的人，又深深懂得怎么做个像她那样的女人的手腕，这就使她非“晕去”不可了。现在她躺在床上，床边围着庞浩公、忠良、文艳、崔经理等人。医生显然来过了，还注射过强心针之类，忠良还拿着吃药的杯子。丽珍似乎在恶梦中挣扎，微微呻吟着。忠良俯身不断地呼唤她……

丽珍终于悠然醒转了，“哇”的一声哭出来。

庞浩公透了一口大气：“啊！天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丽珍抓住浩公的手，哭诉着：

“干爹，我懊悔不听你的话，我受骗了……”转为激愤地：“你要替我做主，替我出这口气，不然我就不想再活下去了！”

庞浩公还想劝她：“喂！这个么……”

“你答应我，答应我嘛！”

“好，好，好！”浩公只得权且答应着。

丽珍咬牙切齿地：“我王丽珍不是好惹的！我要杀人！”她又大叫起来。

庞浩公皱着眉头走开。站在床后的崔经理趁众人没有注意，用肩在文艳的肩头碰了碰，并颇有意思的用醉眼死盯着她看。文艳在擒纵上是个老手，虽在这“方寸已乱”中，仍于瞬间假以辞色，并且很自然地避开了他的胡缠。这时，只听得庞浩公说：

“快戒严了，我们该走了！”对丽珍：“你好好歇歇吧。”

丽珍还在啜泣着。

崔经理一边准备走，一边偷偷对文艳说：“明天晚上我请客，一定要到啊！”

“好，谢谢你！”文艳装出媚笑答应着。

庞浩公气呼呼地穿上了大衣，戴上了帽子，板着脸吩咐侍婢和管家：

“你们要好好照拂小姐啊！”

“是！是！”

于是，这一伙“难解难分”的阔人就暂作分手了。

这时，素芬因绕了一个大弯，所以走了许多时候尚未到家。

在一条幽暗的小街上，一个士兵握枪拦住了她，大声喝道：

“站住！到什么地方去？”

素芬害怕地回答：“我回家去。”

“现在已经戒严了，你知道吗？不许走！到旁边去！”

素芬更愁蹙难过地折转身走开……

丽珍的房里很幽暗，座钟已指向子夜后的一点了。她和忠良都和衣而卧，都不说话，但是谁也没有睡着。

丽珍忽然撑起身来，开开床头柜的小抽屉。忠良紧张地急忙起身看着，只见她拿出一把小手枪，对准自己的头，做出要自杀的模样。忠良一惊非同小可，连忙夺枪，丽珍坚执不放，于是忠良涕泪交流地哀求着：

“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是畜生好不好？我求求你饶了我，饶了我吧！”

丽珍松了抓枪的手，变态地突然仰躺下去，瞪眼看着天花板，急喘着，喉咙里还像鬼哭般抽了几声。忠良越看越觉得可怕，简直为之毛骨悚然。

夜更深了，素芬凄然坐在阴暗的街边。

街上如死一般寂静，只有萧萧索索的秋风，卷着落叶飘过。

她曾经经历了多少个这样的秋夜，那时候，希望在支持着她，可是，如今对忠良已经没有什么可希望的了。今天的印象和过去的回忆混杂在一起，于是她仿佛看到了一副奇异的景象：

一面是张老爹在大树上被日寇活活吊死，另一面则是忠良、丽珍、文艳等狂荡地在舞着……

素芬不忍再想下去，她又掩面哭起来。

秋风又虎虎地刮着残叶卷过了夜街……

文艳房里，时钟已指向三点三刻。她坐在沙发上，就着一盏落地灯，信手在织着毛衣，忧烦地在遣送着这不寐的长夜。

忠良端着一杯咖啡蹑足跑过来，边回头在谛听隔壁有没有声音，接着轻声问：

“你还没睡？”

文艳喘了一口长气，抿着嘴，斜眼看他：“要睡也睡不着啊。”

忠良坐下来，一边搅咖啡，一边焦头烂额地叹了口气：

“喂！我真受不了啦！”

文艳按捺不住妒意，尖刻地冷笑了一声：

“哼！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位‘沦陷夫人’，你的艳福倒真不浅啊！”她的鼻子里又还“哼哼”着。

忠良故献殷勤而又反守为攻地：“我把你当心腹看待，你倒也跟我来这一套？”

文艳因有不可告人之隐，明知道他在玩的是什么把戏，也不能不吃他这一套，给自己的“来日”留下个余地，便装作和解了地说：

“看你那个样子……。谁跟你认真？”又转了一个老于世故的和事佬的口气说：“哎唷，你现在也只有用好话向她哀求罗！”

忠良见她这样“知心”，便也装得特别难受，别转头，好像是再也受不了的样子……

黄浦江边的海关大钟指向四点半，天色已微明了。

素芬倚着街边的板壁坐着。只经过了一夜，她显得憔悴了许多，头发蓬乱，眼圈发黑。现在，黎明前的晓寒正在侵袭着她。

她思潮起伏，往事又都涌上心头，忠良的话在耳边鼓舞过她：“素

芬，你不要这样，等我们打了胜仗，做一个一等国的大国民，那不是比现在还要幸福吗？”

现在，胜利了，可是一等国在哪里？丰衣足食的生活在哪里？幸福又在哪里？

她无限痛心地闭上了眼睛……

丽珍和忠良还在僵持着。一夜过去了，她依然不动也不说话，只是瞪着一双可怖的眼睛看着天花板，胸脯急速地起伏着，手指像鸡爪那样蜷缩着。这情景使“横了心”的忠良仍不能不害怕得发抖。他故意大声地擤着涕泪，使丽珍听见，知道他在哭，在苦恼，在怕她。而希望她能可怜他。可是丽珍丝毫也没有这样的表示。他再也忍受不了，不得不使用“苦肉计”，便突然在床前跪下，纵声哭着说：

“丽珍！你不要这样！无论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

丽珍突然双手一撑，坐了起来，厉声逼问：

“那么，你那个小箱子，到底给我不给我！”

这显然是忠良最心痛的牺牲，但不得不依从：“给你就给你……”他回头略一瞥那五斗橱，掏出一串钥匙，“钥匙都在这里！”

丽珍拍地抢了过去。忠良见一切私房都已和盘托出，侥幸地以为可以言归于好了，不由得想挨过去要亲她。丽珍觉得没有这么便宜，猛力把他推开，更严重地厉声逼问：

“还有，你到底跟那个下流坯子的女人，离婚不离婚？”

忠良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因此答得就不那么痛快：“这个……这个还用说吗？”

“还用说吗？……”丽珍恶毒地撇着嘴，重复着他的话，突然又厉声问：“你舍得吗？”

“有什么舍不得？”忠良在泼辣的丽珍面前，简直等于废物，苦着脸说。

“马上就向她提出离婚吗？”

忠良被她锐利的目光刺得心里直打哆嗦：“当然马上……”

丽珍像只雌老虎那样冲前趴着，大声威逼：

“你起誓！”

忠良眨着眼，强压着颤抖的声音起誓：

“我要不跟她离婚，我就不得好死！”

三八

天亮了。明晃晃的红日，驱散了漫长的黑夜，从黄浦江那面的浦东升起来。

老祖母和抗儿起得早，他们已吃过了早饭，老祖母正在收拾碗筷，抗儿从下面拿着一封信兴高采烈地奔进来，边嚷着：

“奶奶，叔叔有信来！”

“叔叔有信来啊？”她放下碗，高兴得手舞足蹈。

“跟以前的信一样的……。我知道一定是叔叔的。”

老祖母戴上了眼镜，抗儿已拆开信，抽出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还有一张相片。那是一张横拍的六寸相片，衬着硬纸壳，相片上是忠民和婉华，笑嘻嘻很亲热的。他们都不戴帽子，但都穿着灰布棉军装，腰间束着皮带，显得英气勃勃。边上题着“献给亲爱的妈妈”，下面是“男忠民媳婉华敬呈”，左上角还写着“哥哥、嫂嫂、抗儿均此”等字样。老祖母不认得字，但十分高兴地说：

“这是叔叔跟婉华阿姨照的。这上头写的什么？”

“写的有……妈妈、哥哥、嫂嫂，还有我……抗儿，还有我不认识。”他稚气地笑着，“他们好像很要好呐。”

“是啊！他们好像已经成亲了。”

“奶奶，成亲是什么？”

“成亲？成亲就是……就是结婚么。”老祖母笑着回答。

抗儿恍然之余，也笑着嚷道：“啊！我懂了！我懂了！”

就在祖孙俩这一片笑声中，素芬来到了窗外。她十分憔悴和疲惫，原来想一回来就向婆婆哭诉这一切的，但经过窗口时忽然听到了里面

那么愉快的笑声，可怜八年来她还从来没听见他们真正这样高兴地笑过，素芬觉得如果立刻把这些情形告诉他们，那真是太不忍心了。于是她闪身在窗边，把心定下来，略等片刻。只听得里面继续说笑道：

“这个阿姨我不认识。”

“你看见她的时候，你还在吃奶，自然不认识罗。她跟叔叔一道在乡下教书，后来给鬼子逼到山上去打游击……。他们从小就很好，要是真的结婚了，那多好啊！”

“叔叔笑嘻嘻，阿姨也笑嘻嘻，他们一定是结婚了。”

“你也懂了，嘿嘿嘿……”

素芬边听着边在强使自己振作起来，她咽下血泪，睁开了失神而浮肿的眼睛，又理一理蓬乱的头发，压着心头的万种哀愁，在婆婆的笑声里，勉强装成愉快的样子，跨进了门。

“妈！”她招呼婆婆。

“啊！你回来了……”

抗儿一见母亲，欢跃而前：

“妈，叔叔有信来，还有相片。”

“啊！”素芬勉强装出高兴的样子。

老祖母见素芬神色很不好，就问：

“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不，昨天夜里睡得太晚了一点。”

老祖母因为太高兴了，也就深信不疑。笑眯眯地把信和相片拿给素芬看：

“你看他们是不是结婚了？”

抗儿忙搬了一张矮凳，放在母亲身边垫高了脚来看。素芬看了相片，强作欢容地答：

“是结婚了。”

素芬的话证实了祖孙二人刚才的猜测，于是他们更高兴起来。老祖母又说：

“你看信里怎么说。”

素芬展开信纸，强抑着自己的感情读起来：

亲爱的妈妈，还有嫂嫂、抗儿：

我们在离开家乡四周年的那一天结婚了。你们知道这消息一定很高兴的，是吗？

抗儿笑着，蹦着。老祖母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用手指顶起了眼镜，揩揩眼睛，说：

“那还不高兴吗？……要是你爷爷还在世，那就更高兴了。……还说什么？”

素芬继续读信：

我们没有辜负哥哥和大家的希望，为着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始终在最艰苦困难的情形之下，和敌人作战。我们牺牲了许多同乡，老校长不幸也已经阵亡了。

——我们随着素芬的读信声，看到游击区我方的游击队忠民婉华等，在炮火连天中和凶残的日寇作着坚决斗争的情景；也看到了老校长是怎样在前线上英勇牺牲的……

素芬含着泪。老祖母惶然问：

“是不是说老校长也去世了？”

“是的。”

老祖母想起老校长是那样一位刚强忠厚的人，不觉悲叹起来。

素芬继续读信：

我们听见胜利的消息的时候，都高兴得哭了。妈，我们大家已经苦了八年了，我们希望能团聚，一起过着太平安乐的日子。

老祖母插嘴说：“唉！谁不这样想啊！”

素芬继续读下去：

我们现在一边也在教书，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全有，都是从前没有钱念不起书的。

——随着素芬的读信声，我们又看到了忠民和婉华在游击区的后方，教着农民的男女老幼认字、读书、唱歌等无限愉快的情景……；素芬仍接着念下去：

妈，您不是怨不认识字吗？您将来也可以和抗儿一起在这儿念书。

抗儿听说和奶奶一起念书，觉得很好玩，咧着嘴傻笑起来。老祖母也觉得真新鲜，问道：

“是真的吗？”

抗儿抢着回答：“叔叔还会骗我们吗？”

素芬心里越来越乱，继续念着：

我们空下来就自己耕地，种菜，还养了一条牛，四只羊，另外还养了很多鸡鸭，所以决不愁没有法子生活。我们这里，没有苛捐杂税，也没有人欺压人的事情，人人劳动，人人有饭吃，也人人有书念……

——随着素芬的读信声，我们又看到了游击区后方一片美好的天地：忠民和婉华等，大家都在地里辛勤地劳动着；田野间长满了茂盛的庄稼、瓜果和蔬菜；牛羊成群在草地上吃草；远处有人在放哨、练兵，也有人在学习、读报……

素芬又接着念：

妈，要是您和哥哥、嫂嫂、抗儿都能到这里来，那该是多么幸福啊！

素芬越是读到这些充满着幸福的感受和希望的话，对照着自己的遭遇，内心便越觉悲痛。但她仍勉强读下去：

哥哥不晓得回到了上海没有？我们都十分挂念他和为他祝福。像哥哥那样孝顺妈妈跟那样爱嫂嫂和抗儿，抗战一结束，想必早已经赶回上海来了……

素芬读到这里，如万箭钻心，终于无法忍受，她扶着昏晕的脑袋扑向前，跪倒在床边，伏在床沿，彻骨伤心地恸哭起来。

抗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扑到母亲身边哭叫着：

“妈妈！”

老祖母虽然觉得有点意外，但她仍以为她是因为忠良没有回来而感触太深，便除下眼镜，感慨地说：

“忠良这个孩子，也真是……。唉！他要是早一点到上海，我们就用不着这样苦了。”

素芬抬起头来，无限痛心地大声说：

“不！妈，他早已经到上海了。”

老祖母在震惊中仍不免疑信参半：“什么，他已经到上海了！？那么是找不到我们？”

“不！他不想找我们，他把我们忘了！”

说完，她伤心地大哭起来。抗儿也哭着。老祖母仍然有点不能相信，又急急问：

“这话怎么说？你在什么地方见到他？”

抗儿也可怜地问：

“妈妈，爸爸真的到上海了？”

素芬对老母亲泣诉着：

“他到上海一个多月了。他在重庆娶了另外一个女人，到了上海以后，又跟我们那个女东家勾搭上了。他变了！他不只把我们忘了，还恨不得我们都死了！”

抗儿已哭得像个泪人儿，他哭叫着：

“妈，妈……”

素芬抚着孩子，想到这样可爱的孩子，却和自己一同遭到遗弃，更觉万分哀痛，颤声叫：

“嗷！我可怜的孩子啊！……”

老祖母在惊骇中独自苦苦思索着。在一瞬间她的信心动摇了，但是一想到儿子过去是那么老实、好强，她又不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了。她激动地说：

“不！不会的！忠良是我亲生的孩子，是我一手抚养他长大的，我的孩子从小那样忠厚，一定不会是这样的人哪！”

素芬却相信事情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哭泣着说：“妈，我要不亲眼看见，也不会相信的。”

老祖母一想之后，坚决而又气愤地：

“他在什么地方？你带我马上去找他！”

素芬站起来说：“您看见了就明白了，可是您不要太过。”

抗儿垂着眼嘟着嘴说：

“妈，我也去！”

老祖母拿起锁来准备锁门，激动得不行地说：

“天底下哪会有这样的事情，我真不相信！走吧！”

祖孙婆媳三人走出了门。

三九

丽珍房里还窗帘低垂。丽珍和衣躺在床上，忠良胡乱睡在沙发上，他头发蓬乱，眼球通红，正疲倦和苦恼得不可收拾。

管家进来叫醒了他，低声说了些什么。

忠良一惊：“怎么？你让他们上来了？”

“没有，他们在下边等着。”

忠良见无可推托，偷看了丽珍一眼，只得吩咐管家：

“你说我就下来。”

管家出去了。忠良轻轻站起，到床前试探地唤丽珍：

“丽珍！丽珍！”

丽珍其实根本没睡着，但她装做睡着的样子。忠良叫了两声，觉得她不醒更好，蹑足走了出去，轻轻关上门。丽珍忽地一翻身坐了起来，眼里露出凶光，急忙下床。

忠良下楼来，见素芬等三人站在大厅里。他见到老母亲还“活着”，但比以前衰老而褴褛了，不禁在尴尬中叫了一声：

“妈！”

老母亲含泪看着他，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她悲怆地颤声叫道：

“忠……良！”

忠良指着桌边的凳子：“妈，您坐吧！”

老母亲哪有心思管这些。忠良只得自己把凳子移过来，放在她身边：

“您坐！妈！”

楼上，丽珍和文艳纠集了来伏在栏杆上偷窥。

忠良见母亲已坐下，自己也坐下来，假情假意地说：

“一到上海，我本来马上要来找你们的……”可是自己也知道这话没人相信，便在窘迫中转了话题：“这是抗生吧？”

老母亲心里一酸：“是抗儿。”

“已经这样大了。”

老母亲含泪抚着抗儿，并有气地告诉他说：“这就是你日夜想念的爸爸呀。”

忠良拉他：“抗儿，来……”

抗儿觉得害怕，缩回手，扭转身跑向坐在桌子另一边的母亲。

老母亲这时再也憋不住了：“忠良，你是不是要抛弃素芬母子？是不是已经忘了我们？”

忠良不敢正视地答：“妈，话不是这样说的，这只好怪这几年的信息不通，还有据乡下到内地的人说，爸爸已经去世，你们也……已经……。我心里真是难过得不得了。”

“算了，你不必说了，我全明白了……”老母亲站起来，悲痛而怨愤交集地：“能像你所说的那样全都死光了，那不是比活着还要好一些吗？”

她说着因气极而哭起来。忠良垂着头，以手扶额，心里却在盘算着如何提那和素芬离婚的问题。老母亲又忍泪说：

“我倒要问你，你为什么要抛弃素芬母子？素芬是个贤慧的媳妇，这八年里头，你一共只寄回来几百块钱，全靠她替你养活你的母亲，替你抚养那么一点点大的孩子，她受尽了千辛万苦，可是她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素芬是不善于说话的，她这时也一直没说话，听了老母亲说到这些，过去身受的苦楚又翻上心头，而使她泣不可抑。

老母亲继续说：“……她总算对得起你吧？她总算没有辜负你什么吧？可是你现在已经翻脸不认人，要抛弃掉她。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道理？”

楼上的文艳和丽珍听到这里，文艳的处境，使她还不不敢有什么嚣张的表示，丽珍却早已柳眉倒竖，万分反感。只听到老母亲继续说：

“就是你的孩子，也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吧？因为你不顾家，他常常饿着肚子，冒着大风大雨，到街上去叫卖报纸，几次几乎都给车马撞死了。像他这样一个可怜的好孩子，你也忍心抛弃他，叫他做终身没有爸爸的孤儿吗？”

抗儿听到这里，放声大哭，紧紧偎在母亲怀里。

忠良听到母亲这些话，无以答对，只得低低垂下头来，做出十分难受的样子。老母亲以为这下好了，忠良回心转意了，便自收泪，并对憔悴可怜而又哭得像泪人儿似的素芬说：

“素芬，你和忠良八年没见面了，你们也说说话，说说话吧，啊？”

……”

素芬虽在凄然中抬起头来，但她并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她昨晚早已经尝够了苦味，看穿了忠良他们这些人的真相了。

忠良在老母亲的极力催促下，正感不知如何是好，和在考虑如何提出那关于离婚的“心里话”时，忽然，从楼上扔下一把手枪来，“砰”的一声正落在桌子当中。大家都吃了一惊，忠良更是背上一凉，从内心深处发起抖来。只听得楼上丽珍发出一阵厉鬼般的笑声，接着她便汹汹然跑下来，文艳也紧跟着跑下来了。

丽珍跑到忠良和老母亲之间站定，狞笑着，眯着好似藏有刀子的眼睛，对忠良说：

“好啊！你很难过。你错了，是不是？”讽刺地：“哎，你为什么不跟你的太太谈谈心啊？”至此勃然变色：“混账！你忘了你早上说过什么话吗？”

文艳上来劝阻，被丽珍一把推开。

“你说你决定马上向她提出离婚，现在为什么不谈？你为什么不说？”

老母亲痛心地感到忠良确已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丽珍接着又泼骂道：

“你已经欺骗了我四年了，你还想再欺骗我？！”

忠良辩解地说：“可是我有我的困难，不能说是立刻……”

“你放屁！你够多么伤心啊，你以为我是死人没有看见吗？你后悔了是不是？你这个混账东西！”

她狠狠地猛力掴了忠良一巴掌。

文艳赶紧拉住她：“喂……喂……”

丽珍还狠命地要冲过去打。

老母亲对如此凶狠泼辣的女人，一生还是第一次见到，不觉也惊骇得楞住了。

抗儿害怕得又哭起来。

丽珍继续对忠良咆哮着：

“你以为你是个抗战英雄吗？老实告诉你，你当初到重庆只是一个臭钱都不值的乞丐！我倒要问你，你一身的财富从什么地方来的？从什么地方来的？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说着，又猛力掴了忠良一巴掌。忠良只是躲着，一点也不敢回手。

丽珍打得气喘咻咻的，文艳惶恐地劝阻：

“哎呀，妹妹！不行呀，这样要出事情的，我害怕……”

丽珍流氓相地拍着胸脯说：“你怕什么？有事我一个人担待！”

老母亲觉得这简直太可怕了！她看看这些凶恶和妖形怪状的女人，又看看忠良对她们这么窝囊，可对素芬和孩子却又这样狠心，才更伤心地知道忠良已经完全变成一个忘恩负义、胡作非为的人，也相信素芬在家里所说的话全都是真的了。

母亲想犹未了，像疯人一般的丽珍，又撩起下垂的头发，手插着腰，斩钉截铁地厉声说：

“老实说，有她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这种贱骨头的女佣人！”

老母亲这下也气得发抖了，她冲着丽珍反驳：

“什么叫贱骨头的女佣人？难道佣人就不是人当的吗？！……”

丽珍泼辣而蛮横地，歪一歪嘴，不屑地白了她一眼，像没有她那么一个人似的说：

“我没有对你说话，你少开口！”

转又厉声问忠良：

“你到底什么时候跟她离婚？说么，说啊！”

忠良也有点恼火了：“我答应了总要办么！”

丽珍激怒地：“那为什么不马上就离？”

忠良这时也瞪起眼睛了：“也得慢慢把道理讲清嘛！”

丽珍见忠良竟然敢对她瞪起眼来，这还得了？以后还怎么能把他抓在手心里？于是她要赖与蛮横地：“好啊！又是慢慢，又是讲道理，你就是不跟我王丽珍讲道理！”转又装得痛心无极了，“啊！我现在可看出你的没良心了，只怪我王丽珍瞎了眼睛，把你这个畜生当人看待！你要是看我活着不顺眼，我就死给你看好了！”

说着她用头要去撞在扶梯旁的大石柱上，被吓坏了的忠良和文艳慌忙拉住了，她就在狂乱中奔上楼去，胆战心惊的忠良头也不回地连忙追上去，文艳紧跟着也追上去……

接着是楼上传下更狂乱的吵闹声，忠良的哭喊、求饶和起誓声……

老母亲绝望了。她和素芬对忠良所有的希望和幻想全部破灭了。她们厌恶这里的人和这里的一切，祖孙三人便怀着无限悲伤怨愤的心情，毅然匆匆地离开了这个肮脏而又可耻的温公馆。

回来后，老母亲像生了一场大病，她的样子也像老了十岁，她躺在板床上哀伤地向素芬说：

“我真没想到八年没见，忠良真的变成这样一个人了，……没良心啊，唉……左盼望，右盼望，盼到头来是一场恶梦……。以后可怎么活下去呢？”

素芬在肝肠寸断中又暗自哭泣了一场。

老母亲啜泣着，对抗儿叮咛道：

“抗儿，你将来长大了，可不要学你爸爸，要学你叔叔啊！”

“唔……”抗儿扑向祖母怀中哭起来。

老母亲的话提醒了在绝望中的素芬，她越想越觉只有那样，就惊喜地说：

“啊！对了！妈，叔叔跟婶婶的信里，不是说他们那里很好吗，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到他们那里去呢？”

老母亲这才也清醒过来：

“对呀！……啊！我们都闹糊涂了！”又急急地：“你……你再把他们的信念念！”

素芬找出了信来念着，着重地念了下面一段：

……我们这里，没有苛捐杂税，也没有人欺压人的事情，人人劳动，人人有饭吃，也人人有书念……

这信给他们信心，给他们力量。老母亲一想，转又忧愁地说：

“可是路途这么远，我们又哪来的路费呢？”

素芬说：“那好办，反正我们上海不待了，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它……”

老母亲也觉这是个办法。就这样，他们决定离开上海，投奔到忠民和婉华他们那里去。

大江滚滚东流。

母亲和素芬、抗儿等，带着仅存的一点行李，踏上了一条小轮船。因乘客众多，他们三人就挤在船尾的栏边。

老母亲看着远去的迷蒙的上海，望着船后翻腾的江水，尚有余愤地在喃喃念着：

“……这些没良心的，看他们作威作福到几时?! ……”

素芬勉加劝慰地：“妈，您别想这些啦……”接着她想到即将到来的新环境和新的生活，不觉好像有股热流通过自己的全身，就又兴奋地说，“到了叔叔婶婶那里，我们大家的日子就都好过了！”

老母亲深沉地喘了一口气，郁结的心情也稍稍解开了，她漫应着：“是啊! ……”

抗儿：“奶奶，到了叔叔那里，我就要念书了吧？”

奶奶也稍稍高兴了：“那可不！”

抗儿乐了：“好！”又转而逗奶奶：“那么奶奶你也要念呀！”

奶奶尴尬地笑着：“我? ……我老了，不念啦。”

抗儿执意地央求着：“不，唔，奶奶要念，叔叔说的，要念……”

奶奶拗不过他，只好答应着：“好，念，念吧！”

他们都高兴地笑了。

阳光从云隙里透露出来，照耀着闪闪的大江。

在隐去的上海这都市的影子里，滔滔的江流上升起悲愤激昂的歌声，像是在指控着那将要逝去的苦难的岁月：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大江以它奔腾的雄姿，在朝阳中载着素芬一家所乘的船儿，向着他们新的前程行进……

(本片一九四七年由作者本人导演摄制完成)

——原载《五四以来优秀电影剧本选集》，

一九五九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假 凤 虚 凰

(一九四七年上海文华影业公司摄成影片)

桑 弧

(特写)理发店特有的旋转标志。

(溶入)店内营业厅。

正是开门营业辰光。前排理发座椅上端坐着四位女顾客，她们身后站着四位理发师却踌躇不前。老板见状，喝令他们：“怎么不做活儿去?!”理发师们赶紧上前。

第一位女顾客：“不，我要3号。”

第二位女顾客：“不，我要3号。”

第三位女顾客：“不，我要3号。”

第四位是八、九岁的女童，也稚声稚气地回首谢绝一个学徒工：“不，我要3号!”

老板连忙允诺：“是，是，诸位请等一等，3号马上就来。”

(特写)白大褂胸襟前令人瞩目的“3”字。

3号理发师抽着烟卷进入营业厅，神态有几分得意。他顾盼四周，看见店内张贴着一张启事：“本店招请修指甲女郎一位”。

3号理发师开始施展其高超手艺，他依次替每一位女顾客的发式

拨弄两下，然后举起右手打个“响指”，恭候在他身后的一个个理发师随即接替了他的位置，按他设计的式样梳理起来，每个女客则对3号报以满意的微笑。

店堂一角的电话机响了，7号理发师过来接电话：“时代理发馆。噢，您是张经理呀！我是7号。您叫3号吗？我叫他马上就来。”

7号转告：“3号，大丰公司张经理叫你马上去。”

二

“大丰企业公司”。

3号夹着理发工具箱推门进入张经理写字间。

“张经理，您叫我？”

“噢，3号。”张经理吩咐道，“我想让你给刮刮胡子。”他的情绪似乎不太好。

3号取出一应用具，忙乎起来。一边与张经理寒暄开了。

“张经理，很久没见了，您好啊？”

“嗯，还好。”

“前几天，您太太到我们店里烫头发去了。……张经理，她说您最近对她很冷淡，恐怕您在外头有了姨太太了吧？”

“胡说八道！我那个太太呀，成天疑神疑鬼的。”张经理不愿细说，便支使3号，“把那张报纸递给我。”

报纸上刊载的“股票大跌”消息引起张经理的关注。

3号笑着恭维道：“张经理，您这阵子一定发了不少财吧？”

“发财？”张经理苦笑一声，“是的，不少，不少。”

“张经理，您什么时候也给我找个事情吧？我正想改行。”

“改行？你干吗要改行呢？”

“您瞧，做个理发匠有什么出息？”这时，3号替张经理涂了满脸剃须泡沫，“坐汽车、住洋房，一辈子没我们的份儿。”

“嘻，你的口气倒真不小哇，你还想坐汽车、住洋房哪。”

3号反问道：“哪个人不想呢？张经理，不是我瞎吹，我也是一表人材嘛，什么大人物我没见过？部长啦，司长啦，处长啦，我全给他们剃过！”说这话的时候，3号正磨刀霍霍，将剃须刀的锋刃磨得雪亮。“大人物有什么了不起的？有好几个还不如我长得体面呢。”

张经理：“要说做大人物，又有什么意思呢？就拿我来说吧，大丰企业公司的总经理，要说出去总也不含糊了吧……”

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冯先生！”张经理一见来人，神色大变，顾不得扯下胸前的剃须围单，带着一腮帮的肥皂泡沫，赶紧低声下气地让座，“请坐请坐。”又忙不迭地递茶、敬烟。

来人毫不客气：“张先生，你当然知道我为什么来的。”

张经理：“冯先生，我这几天实在周转不灵，无论如何请你老兄再宽限几天，这一回我一定有办法。”

“我再也不上你的当了。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来，干脆一句话，”他掏出一张支票甩在茶几上，“我不要你这不兑现的支票！我要现款！要是没有现款，我自有的办法！”

“冯先生的意思是要法律解决啰？那我也没法子，只好等着吃官司了。”

“那你就等着吧！”讨债的人说罢，拂袖离去。

张经理怔怔地重新落座，让3号继续剃须。

3号：“张经理，刚才这个人对您也太不客气了。”

“谁让我欠他钱哪。”

“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能帮您的忙吗？”

“亏空得太多，谁也帮不了啦。”张经理又拿起报纸翻阅，忽然发现新大陆似地嚷道，“嗨，有了！3号，说不定你就能帮我的忙！”

“我？！”3号听得莫名其妙。

“你看，这是报上登的一条征婚广告——”张经理兴致勃勃地念给3号听，“范女士，芳龄二十，丽质天生，最近自美国归国。其父系华侨富商，不幸逝世，遗产颇巨，均归女士继承。今特登报向各界征婚，应征者

请将履历及照片投寄本报第一八三号信箱。合者约其面谈，不合恕不回复。”张经理念完征婚广告，又以强调的口吻对3号说，“你刚才不是说要住洋房、坐汽车么？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张经理，你别开玩笑。人家是个名门闺秀，难道她有神经病，肯嫁给我这个理发匠？……”

“傻瓜！”张经理打断道，“你怎么能告诉她你是个理发匠呢？”

3号：“那我是个什么东西呢？”

“你是大丰企业公司的总经理！”

“我呀？总经理呀？”3号看看自己手中持着的剃须刀及身上穿着的白大褂，表情不无自嘲。

“你就不会充任一回大丰公司的总经理？”张经理作出“让位”的暗示动作。

3号总算领悟了张经理的意图。

张经理打着“哈哈”说：“3号，咱们可是彼此帮忙。你要发了财，可得借给我一笔钱。”

3号回答得干脆：“那还用说吗！她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张经理眉飞色舞：“好！咱们马上写信。”说着就站起身来。

3号：“那您的胡子？”

张经理：“胡子？……发财要紧！”他等不及剃完胡子，带着围单扑向写字桌。

张经理一边展开信笺，一边问道：“3号，你姓什么、叫什么？”

“姓杨，叫杨小毛。”张经理斟酌了一下，嫌“小毛”两字俗气，将3号的名字改成“杨晓茅”。

张经理提笔炮制应征信，随手将刚才那张推敲名字的信笺揉成纸团，扔进了桌底下的字纸篓。

三

(特写)一只玉臂不停地将一封封信函抛入字纸篓。

镜头顺着玉臂摇向一个少妇的背影，她正靠在沙发上拆阅信函。传进一声门铃声。

少妇蓦然回首，她就是“范女士”，名叫如华，其实是个寡妇。她连唤几声“王妈！”，见无人应，便站起身，步态慵懒地走到门厅那儿开门。

如华打量了一下来客，不无意外地认出：“噢，你不是陈国芳吗？”

国芳高兴地：“范如华！你还认识我哪。”

“当然啰。”如华热情地将老同学迎进了屋，又回头连唤“王妈！”

女佣王妈自厨房出：“少奶奶，是您叫我？”

如华责备地：“我叫你多少次了，你上哪儿去了？”

“我在淘米，没听见。”

“快倒碗茶来！”

如华引国芳到屋里入座。国芳看见摊在桌案上的大堆信函，甚感好奇。

如华解释道：“国芳，是这么回事——我在报上登了个广告，公开求婚，一下子来了几千封信，这些全是。”她指了指那堆信函，“直搅得我头昏眼花。”

“怎么会有这许多信呢？”

“因为我的广告登得很巧妙。”如华颇为得意地取出征婚广告给国芳看。

王妈端来茶。

国芳念着广告：“范女士，芳龄二十，丽质天生，最近自美国回国。”她念到这儿，惊讶地问，“怎么？你才从美国回来？”

如华大言不惭：“你真傻，难道我就不能吹牛吗？”

“你这完全是骗人嘛。”

如华不以为然地一笑。

“我不懂你干吗要开这个玩笑？”国芳追问。

“这不是开玩笑，这是一种广告的技巧。要不然，哪来这么多信呢？”

“那么，你选择丈夫的条件是怎么样的呢？”

“很简单,我只有两个条件。第一,他要有钱,能够保障我的生活。第二,他得年轻、漂亮,将来跑出去,多有威风啊。”

国芳微微摇头:“你这两个条件,恐怕不容易吧。”

“可不是么,我来看去,就没有一个合适的。”如华指了指已被她扔进字纸篓的那些应征信。

“那么,我怎么帮你的忙呢?”

“我先问你,你有没有空?”

国芳苦涩地:“我现在离了婚,又找不到事情做,正要托你想想办法呢。”

“那你就搬到这儿来住,你帮我整理这些信,你的事儿将来包在我身上。”

“好。”国芳一口答应,“我就当你的秘书。”

一阵婴儿的啼哭从里间卧室传出……

如华进卧室哄孩子,国芳跟入,问道:“你的孩子?几个月啦?”

“六个月。”如华请国芳帮着拆阅应征信,“我去叫王妈热牛奶。”

如华抱孩子来到厨房。王妈告诉她:“少奶奶,今天牛奶没送来。”

“怎么不打电话去催呢?”

“送牛奶的人说,我们已经两个月没付钱,所以从今天起不送了。”

如华无可奈何地:“那……,你就喂点稀饭给小少爷吃吧。”

王妈从她那儿抱过孩子。

如华走出厨房,步子变得沉重……

国芳在房里读信正读得起劲,招呼如华:“你看,这封信怎么样?”如华凑近去看,国芳念开了,“我是一个诚实有为的青年,不抽烟、不喝酒,从来不搽雪花膏。我有奋斗的勇气!”国芳加重语调,朗诵起来,“我希望跟你结婚,共同创造人类的伟大的光明的前程!”

两人忍不住笑出了声。如华奚落地:“这小子准是个神经病。”

“这儿还有一封。”国芳又推荐道,“他说他作过大官,这两年发了不少财,可惜没儿子。他希望你能替他生个儿子。”国芳将随信寄来的照片

递给如华，率先取笑——

(特写)照片上一个相貌猥琐的干巴老头，戴着瓜皮小帽，年近花甲。

“这个人么，倒可以考虑一下。”如华这回的表态十分出人意料。

国芳不解地：“喔？你不觉得他太老吗？你不是说要找年轻漂亮的吗？”

“万一要是年轻漂亮的找不到，那末马马虎虎也就是他了。最要紧的是，他有钱哪！”如华当即将这个老头儿的应征信及照片放入床边小柜藏好。

国芳又挑出一封应征信及照片：“这个人倒挺好看的，你瞧——”

如华接过信来念：“杨晓茅，二十七岁，江苏人，英国牛津大学博士。通讯处本市华美大楼 903 号，现任大丰企业公司总经理。”她又细看附寄的照片，“这个人倒不错，又有学问，又有地位，人也挺漂亮的。国芳，你马上写封回信给他，约他上这儿来谈一谈。”

四

理发员工的宿舍。

居室狭小，四壁紧挨着一架架双层铺。

午休时分。

有人拉二胡，“咿呀”奏出一段流行情歌的曲调。

3号坐在下铺发怔。上铺是7号半躺着。

另一个理发师上楼来招呼：“3号，别在那儿发楞了，该下去做活儿啦，下面已经有几个客人等着呢。”

3号懒懒地应了一声。

7号不快地：“刚吃过饭，让我们多歇会儿嘛。”

传话者：“一会儿老板骂，我可不管啰。”

操二胡的理发师哼起了那首流行情歌：“……我们俩永远相亲……”

3号与7号从各自铺位起身，一边穿白号衣，一边跟着唱起来：“……你是我的灵魂，你是我的生命，……”

这时有人喊3号接电话。

3号拿起听筒：“我是3号。噢，你是张经理。……什么？有回信来了？她说什么？……好，我马上就来。……让7号也一块儿来？好，好。”

3号通知7号同去张经理处。

7号诧异地：“叫我去干吗？”

3号：“一定有道理，走！”

五

张经理写字间。

3号与7号穿着白号衣来到。

张经理：“3号，你的运气来了！她让你下午三点钟到她家里去。”

3号：“到她家里去？……这是真的？”显得有点手足无措。

“真的。”张经理看看手表，“现在两点半了，还有半个钟头。”

3号喜出望外，开始脱身上的白号衣。

7号问道：“总经理，你叫我来干什么哪？”

“你待会儿跟3号一块去，当他的秘书。”

7号也脱下了自己的白号衣。

张经理：“3号，你身边有钱没有？”

3号尴尬的样子。

张经理取出一叠钞票：“这是十万块钱，你带着，说不定有什么用钱的地方。”又拿过自己的公事皮包交给3号，“这是你的公事皮包，让7号替你拿着。”

张经理又打量一下他俩身上穿的蹩脚西装：“不大像样。这么着，我跟你换一套衣服，7号你跟我们林襄理换一套。”

张经理与3号互换西装。

7号到外间与林襄理换衣。

张经理打开保险柜，取出一枚戒指：“3号，这个钻石戒指你也戴上。”

3号受宠若惊状：“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可不敢戴。”

“傻瓜，这是假的。我太太从城隍庙买的。”

“假的?!”

“戴在理发匠手上，当然是假的。戴在总经理手上，自然是真的喽。”

3号佩服张经理这番妙论，放心地戴上了那枚“钻戒”。

7号换衣毕，进来向张经理道别：“总经理，我们走了。”

张经理把3号推到7号跟前：“咱们的‘总经理’在这儿呢!”

3号与7号西装革履，俨然一副绅士派头，即刻进入“总经理”与“秘书”的角色，走出了写字间。窗外可见林立的摩天大楼。

六

范如华家。

约会时刻就要到了，如华尚在哄孩子入睡，不无焦急地对国芳说：“我衣服还没换呢。”

国芳：“我先陪他聊几句。等孩子睡着了，你马上出来。”

“敲门了！敲门了！”王妈慌张地进来通报，“有人敲门了！少奶奶！”

如华责怪地：“我关照你多少次了，今天不准叫我少奶奶，得叫我小姐。”

“是，小姐！”王妈改口道，“外面来了一个人。”

“来一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

“另外还有两个警察！”

“警察？”

“他们说是从法院来的。”

“我明白了。”如华沉吟道。

国芳：“你明白什么？”

“我欠了一年多的房租。两个月前，法院判决我搬家，我没搬。今天，他们一定是来轰我出门了。”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国芳，你去跟他们说两句好话，请他们再宽限几天。”

“我去试试看吧。”

国芳到门厅接待来人。

法院办事员生硬地：“范如华吗？”

国芳堵住里间房门：“不。先生，你有话跟我说吧。”

“我们是法院来的。这是一张查封的命令。”他出示封条。

国芳：“你是要我们搬家？”

“限你们两天之内搬出去！”办事员以威胁的口气说，跟随在他身后的两个黑衣法警虎视眈眈。

走廊。

3号与7号东张西望，辨认房门号码。

3号有点紧张，取下丝围巾抹汗，然后习惯性地围巾当作理发用的毛巾甩搭在自己的肩头。

范家门厅。

国芳恳求：“先生，我们正在找房子，能不能再宽限几天？”

办事员：“这是法院命令，你用不着跟我商量。”

“只限两天，这未免太急促了吧？”国芳的恳求未获答允。

3号找到了门牌号码。欲上前按门铃。

7号提醒他丝围巾甩在肩头，3号赶紧重新围在脖子上。

门铃声响。

国芳对法院来人：“……两天就两天吧。”总算把他们打发走了。

3号忐忑不安地恭候在门口。

门开处，三个穿黑制服的人鱼贯而出！——3号感到莫名其妙

……

法院一行人扬长而去。

国芳出现在门口，3号上前问道：“这儿是范公馆吗？”

“是的。”国芳意识到来者是谁，“您就是杨先生吧？”

“不敢不敢。您就是范小姐？”

“不，我是范小姐的秘书，我姓陈。”国芳请他们进门。

紧跟在3号身后的7号以咳声示意，3号及时装出“总经理”派头，让7号替自己脱下大衣，又将礼帽及文明棍交给7号安放。

3号：“陈小姐，我来给你介绍，这位是我的秘书刘先生。”

国芳与7号相互点头致意。

3号：“陈小姐，方才那两个警察是……？”

国芳顺口撒谎：“方才那两个警察嘛，……，不瞒你说，近来绑票的案子太多了，范小姐时常接到恐吓信，她胆子又小，所以特地请警察局派几个警察来保护。”

3号：“原来是这么回事。”

国芳引3号与7号至客厅沙发上入座。王妈上茶。

国芳吩咐王妈：“你跟小姐说，杨先生来了，请她出来。”

（音乐起）

如华打扮得妩媚动人，自卧室里款款而出。

国芳：“范小姐来了！”

3号与如华相互凝视。

如华搔首弄姿。

3号目光如炬。

国芳居中替他们两人相互介绍，又把“刘秘书”介绍给如华。

3号与如华互致鞠躬礼。

如华挨着3号坐下，以女主人身份：“二位请抽烟。”

3号伸手接过香烟，他手上戴着的那枚“钻戒”引起了如华的注意。

如华羡慕地：“杨先生，您的钻戒价钱一定很贵吧？”

3号充阔佬：“很便宜，也不过五、六千万罢了。”

如华：“能不能给我们看一看？”

“看一看？”3号唯恐露出破绽，连忙缩回手去，但瞥见如华那执拗的目光，只得硬着头皮，哆嗦着脱下了那枚“钻戒”交给如华，“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如华接过“钻戒”，爱不释手的样子。

国芳在一旁示意：“范小姐，你屋里不是有显微镜吗？咱们去细细照一照看。”

如华听了有点不解。国芳不由分说地推着她朝里间卧室走去。

3号焦急地阻止：“不，不……”

两个女士朝他回眸一笑，依然走向卧室。

卧室。

如华攥着“钻戒”进门，国芳跟入，并随手掩紧房门。

如华嗔怪地：“我哪儿有什么显微镜？”

国芳：“我是找借口，想跟你说几句话。如华，我看杨先生这个人挺好，非常适合你的标准，又有钱，又漂亮。”

“刚才提到那么值钱的戒指，他也满不在乎。”

“所以呀，我看你千万不要失掉这个好机会，你应当速战速决，最好今天就跟他订婚！”国芳强调的语气。

如华作出忸怩状……

客厅。

3号与7号焦灼不安。3号拚命吸烟，两眼盯着卧室紧闭的门，“她们怎么还不出来呀？”

7号：“万一看出戒指是假的，那可怎么办呢？”

3号打定主意，“咱们还是溜吧！”

他俩正欲悄悄溜走，卧室内传出朗朗笑声，3号：“糟糕！她们来了。”又赶快坐回原处。

如华与国芳回到客厅。

国芳恭维地：“杨先生，我们还从未见过这样好的金刚钻戒指。”

3号闻言，大大松了口气，“其实，也没啥了不得。”

如华又紧挨着3号坐在沙发上。

3号的左耳根夹着半截香烟屁股，坐在他一侧的7号连连摆手暗示，3号却毫无觉察。

国芳示意如华将她手上戴着的那枚“钻戒”还给3号。

7号又屡作暗示，3号方醒悟，赶紧从左耳根取下半截烟卷藏入衣袋，幸好两位女士并未发现。

王妈端来了点心。

如华：“二位请随便用一点吧。”

3号：“范小姐真是太客气了。”

如华亲自为3号夹一个汤包请他吃。

3号随口说道：“包子，道地的中国点心。”

如华误以为他瞧出什么破绽，赶快解释：“我从美国回来后，最喜欢吃中国点心了。”

国芳：“这是范小姐亲手做的。”

7号：“太好了。”

国芳：“刘先生，咱们范小姐样样能干，是一位贤妻良母，”她特意转向3号，“谁要是娶了她，谁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啦。”

3号美滋滋地一边听，一边钟情注视着如华。

国芳悄悄示意7号跟她离开，让如华与3号单独交谈。

阳台上。

两个“秘书”压低了嗓音在议论。

7号：“他们两个人呀，你也有心，我也有心，”说着，他模仿当时“文明戏”中男女谈情说爱的腔调：“真所谓‘心心相印’！”

国芳被他的话逗笑了。

客厅。

3号与如华并排坐在一起，越挨越紧。

“你！你……”3号激动得语无伦次，他似乎有点辞不达意，干脆以一种颤抖的声音向如华唱起了那首流行歌曲，“你是我的灵魂，我的生命！……”唱着唱着，他突然半跪在如华跟前，“范小姐，我现在向你求婚，请你答应我！”

“我……”如华故意扭转头，“我得想一想。”

“不要再想了，范小姐！你如果……如果不答应我，我就要——”3号猛地掏出随身所带的剃须刀，将自己系着的领带当作刮刀布刮了几下刀刃，做出抹脖子自杀的情状。

如华赶紧阻止他。

3号求婚成功……

七

范家门厅。

客人已离去，衣帽架上遗留着3号那顶礼帽。

门铃响。

卧室内恰同时传出孩子的啼哭声。

如华：“一定是回来拿帽子。”她有点慌张，朝国芳使了个眼色，“孩子哭了，你进去看看。”

门铃一声紧似一声。如华有意拖延开门时间，直至里间孩子哭声停止后，方去开门。她自己闪在门背后，开玩笑般地将那顶礼帽按在探身进来的人的头上——来者却不是3号，而是报馆里送信来的信差！如华显得很窘。

信差脱下那顶礼帽，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交给如华一大叠应征信后返身离去。

如华接过这叠已失去价值的应征信，看也不看，嚷道：“王妈，你拿去烧了吧。”

卧室。

国芳抱着孩子，用一个洋娃娃哄他。这个洋娃娃经手一摆动，亦会发出“哇哇”的哭声。

如华进屋。国芳告诉她：“这孩子可真乖，要是刚才哭了，被他们听见，可多么糟糕啊。”

如华接过孩子：“他一定是饿了，怪可怜的。”

两人一起哄孩子。孩子的哭声与洋娃娃的“哭声”交织在一起。

门铃声又传了进来。

如华：“哎呀！一定是拿帽子来了。国芳，你去开门。”

门厅。

这回来的果然是3号与7号。

国芳：“杨先生，你是来拿这顶帽子的吧？”

3号笑着接过礼帽，问道：“范小姐呢？”

国芳：“她在里屋。”

“我再跟她说句话。”3号说着就往里走。

国芳急忙拦住：“杨先生，我还是叫她出来吧。里头还没收拾，脏得很。”

“没关系。我们现在是自己人了。”3号绕过国芳，径直走向客厅。

国芳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卧室。

如华更是急得手忙脚乱。急中生智，她把孩子塞进了床肚底下！

如华喘着气，定了定神，对门外说：“进来。”

3号推门走进来：“我刚才忘了一句话，忘了跟你约定今晚几点钟在巴黎饭店见面。”

如华紧紧靠着床脚“掩护”孩子，脸色很不自然：“那么，几点钟呢？”
(特写)孩子躺在床底下，手舞足蹈。

3号：“你看，七点钟好吗？”

如华：“就七点钟吧。”她巴不得3号快些离开这儿。

3号偏偏流连不去，环顾室内，没话找话：“你这间屋子布置得真漂亮啊！”

如华死死站在床边，寸步不移：“不，屋里脏得很。”

3号走前来，拣起如华来不及藏妥的洋娃娃，好奇地问：“你这么大的人，还玩这个玩意儿？”

“这个嘛，是我三岁时候，父亲送给我的。这些年，我一直留着它作纪念。”如华的谎话编得天衣无缝。

3号瞧着手里的洋娃娃，怜惜地点点头。

突然响起孩子的哭声！

3号十分诧异，四处寻找哭声所在。

如华格外紧张，却无法止住床底下孩子的啼哭。

3号东张西望，又瞧瞧手里抱着的洋娃娃，摆动两下，以为是洋娃娃发出的哭声，便朝如华笑了笑，用自己的围巾替洋娃娃作拭泪状。

如华见3号未发现秘密，轻轻松了口气。

孩子的哭声偏又加剧！

3号又摸出梳子替洋娃娃轻轻梳辫子，以此来逗如华。

孩子的哭声在持续……

3号发现哭声有异，大嚷：“噢！这是怎么回事呀？”

如华：“大概是……洋娃娃的机器坏了吧？”她拿过洋娃娃，一边使劲晃动，一边靠拢床脚，竭力使3号相信床脚下的哭声是洋娃娃所发出的。

孩子的哭声总算停息。

3号被糊弄过去了。他告辞说：“我走了，咱们晚上再见吧。”

如华迫不及待地送客：“好，晚上见。”

3号出门之际，又返身看看放在桌上的洋娃娃——尖锐的哭声又

起！3号吓得逃了出去……

（特写）孩子在床底下哭得好不伤心。

如华从床下拖出孩子抱起。

国芳闻声进来：“他们走了。刚才我在外边听见孩子哭，真把我吓死了。”

如华一手抱孩子，一手抱洋娃娃，笑着说：“还好，他不知道是他哭，以为是它哭呢。”

国芳恍然大悟，跟着笑了起来。

八

张经理写字间。

职员来通报：“总经理，太太来了。”

张太太一阵风似地闯了进来，开口就向丈夫要钱：“我来拿点儿现款，今天晚上打牌的本钱还没有呢。”

张经理打着“哈哈”道：“好在你是百战百胜，每打必赢的，本事好，还要什么本钱？”

“少拍马屁！”太太将手提包放在他面前，“嗤”地一下扯开提包拉链，“拿钱来呀！”

“我的好太太，这些日子做生意，我实在亏空得太多了，哪儿有现钱呢？”

太太赌气地拉上提包的拉链。

张经理赔小心地：“本来我倒是有十万块钱，可是，刚才借给一个朋友了。”

“你不给就不给，何必编出什么理由！”太太又提出另一个要求，“我过会儿要跟马处长的太太打牌，我想把那只钻石戒指戴上，也好唬一唬她。”

“哪只戒指呀？”

“噢，就是那天我在城隍庙买的，那只假钻石的呀。”

“噢，就是你让我拿到‘宝祥号’重新镶过的那只？”

“快拿出来给我。”

“我借给3号了，就是时代理发馆的那个3号。”

“他？”

“他说他要去看一个女朋友，他向我借，我就借给他了。”

太太疑心顿生：“哼！不用说了，你把我的那只戒指送给了别的女人，是不是？”

“不，不，绝对没有的事。我今天从家里出来，一直待在这儿，没出去过呀。”

“你不出去，别人就不会上门来找你吗？”

“我从来就不许女人进我的公事房，这儿除了你之外，就没有第二个女人可以进来。”

“真的么？”

“你不信，我可以赌咒！”

“好，赶明儿我去问问3号，我的戒指是不是他借去的。”张太太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

九

巴黎饭店。

这是家颇有气派的西餐厅，进出的主顾大抵是绅士淑女。乐队即席演奏外国轻音乐。

3号与7号坐在一张餐桌旁等待。3号心神不定，嘀咕着：“她们怎么还不来？”

“你急什么呀？女人嘛，总是晚到的。”7号一面宽慰道，一面不停地摆弄着面前的刀叉，“3号，我从来没吃过大菜，这些家伙怎么用法？”

“等会儿你看我怎么用，你就怎么用好了。”

7号继续琢磨吃大菜的刀叉。3号等不及，起身朝门口处张望。

这时，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大声招呼：“3号！3号！”

3号认出是一位常来店中烫发的女顾客，生怕她会当众暴露自己的职业，对她的“热络”有所顾忌。

“你可别叫他‘3号’，……”7号附在那女的耳畔小声解释着什么，“……懂吗？”

女顾客点点头，笑着说：“3号，可别忘了请我吃喜酒。”

3号寒暄道：“几天不见，你怎么打扮得这么阔气？”

“我现在在‘大鸿舞厅’当舞女，今天有个客人带我来吃饭。瞧，他在那边叫我了。你有空，到‘大鸿’来玩儿。”女顾客告辞走了。

3号远远望见如华与国芳进入饭店，顿时眼色大亮。

如华：“我们来晚了吧？”

“不，不。”3号趋前相迎，“正七点半。请坐。”

如华与国芳在餐桌旁入座，3号与7号分别站立在她俩身后，各自“哗”地抖开雪白的餐巾，替她俩围在脖子上。动作整齐划一，完全按理发发的操作步骤进行！

两位女士相视而笑，以为这是他俩的幽默举动，随即从脖子上取下餐巾，铺在各自的膝上。

3号与7号见状恍然大悟，便也如法仿效。

侍者递上菜单。菜单装帧考究，上面印着一行洋文。3号对此一窍不通，大咧咧地吩咐：“就照这样的来吧。”

侍者：“先生，照哪样子来呀？这上面有一百多样菜呢。”

“一百多样？”3号暗暗吃惊，沉吟了一会儿，“那就来个‘公司菜’吧。”

“先生，我们晚上没有‘公司菜’，只有‘阿纳迦特’。”

“那就来个……阿拉—加特！”3号听不懂洋泾浜法语。

“阿纳迦特就是点菜呀。”

“……，喔，是的，我是要点菜。”3号不免发窘，“那就来个火腿蛋吧。”

侍者：“是。”

7号：“我也要个火腿蛋。”

如华娇滴滴地开口：“听说巴黎饭店的牛扒很好。”

国芳：“我也想尝尝这儿的牛扒。”

3号对侍者：“我们大家都来牛扒！”

“是。”侍者又问：“你们要冷盘吗？”

3号充阔气地：“要！有什么要什么！”又问两位女士，“你们要喝什么酒？”

“我们不会喝酒。”

3号关照侍者：“来两瓶可口可乐，再来两杯伯一兰地。”很吃力地说出洋酒的名称。

(俯摄)四人起座碰杯。

7号：“总经理、范小姐，祝你们白头到老，子孙满堂！我们大家来干一杯！”

3号：“谢谢，谢谢。”他喝了一大口白兰地，被呛得咳嗽起来。

如华只吃了几口菜，就装出富家小姐的派头，对3号说：“我想回去了。”

3号也挺有气派地吩咐侍者：“开账！”

侍者递上账单：“十六万五千。”

“啊?!”3号不相信地看看账单，又立即掩饰内心的惶恐，关照侍者，“先放在这儿吧。”

十

大丰公司。

职员进来通报：“总经理，客人来了。”

端坐在总经理席位上的正是3号，7号则坐在另一张写字桌旁，继续扮演“秘书”。

如华与国芳走了进来。

3号：“你们来了，请坐请坐。”

如华与国芳坐在会客的皮沙发上。

“杨先生，昨天让你破费许多钱，真是过意不去。”如华忸怩作态地说道。

3号：“哪里哪里！这个巴黎饭店的菜愈来愈不像话了，不能算数。今天我请你们到十八层楼去吃好不好？”

“那太不敢当了。”

3号请两位女士品茶。

传来敲门声。

3号：“进来。”

张经理夹着公文包匆匆进门。

3号故作久未见面状：“你可回来了！”

“总经理！”张经理则故作谦恭状，“我一下飞机，马上就赶来了。”

3号一一介绍说：“这位是范小姐，这位是陈小姐。这是张先生，是我们公司的副经理，今天才从香港回来。”

张经理向两位客人致意：“对不起，我跟总经理有一件紧急公事要谈，只需占用一分钟。”

如华：“没关系。”

张经理将3号引到写字间一角：“总经理，是关于棉纱的事……”

3号装模作样地听取“汇报”。

张经理特意加大嗓门，让如华听个明白：“香港那方面差不多谈妥了，不过，他们要现款，要一百万美金！”

“噢，一百万美金。”3号点点头，又作为难状：“我一时怎么拿得出来呢？”

张经理现场“导演”，向3号作微妙的暗示。

如华并没有什么动静。

3号吩咐7号：“刘秘书，你打个电报给香港的马经理，说我五天之内到香港去。”

“怎么？”如华扭头问3号，“你要到香港去？”

“我得去跟他们当面交涉一下。”

“能不能不去？”如华的口气颇迫切，因为她急于跟他成婚以摆脱“限期搬迁”的困境。

3号强调般地：“那我除非马上拿出一百万美金才行。”

张经理趁热打铁：“范小姐，只要一百万美金就够了。”说罢，眼巴巴地望着这位拥有“巨额遗产”的女郎。

如华莞尔一笑：“可惜我的存款都在美国，要不然，你们可以先用一用。”

张经理闻言，深以为憾。

国芳：“杨先生，你去香港，预备什么时候回来呢？”

3号：“我这一去，恐怕要耽搁很多日子了。”

如华犹疑片刻，忍不住问：“那么我们的婚事怎么办呢？”

3号：“我也很着急，正在考虑。是结了婚再去香港，还是等我从香港回来再结婚？”

国芳：“当然是结了婚再去香港啰。”她又提议，“你们俩干脆一块儿去香港度蜜月吧。”

张经理认定“大鱼”上钩，借款有望，忙接口说：“不错，这倒是个好主意。总经理，我先给您道喜了！”

3号与张经理会心地笑了。

如华与国芳亦会心地笑了。

3号对如华说：“那么，我们就后天结婚吧。你看，我们在‘美国饭店’结婚怎么样？”

“好。”如华一口答应下来，又对国芳道，“陈小姐，请你作我的伴娘肯吗？”

“我当然愿意。”

3号对7号说：“刘秘书，我请你作伴郎。”

7号：“总经理，我觉得非常荣幸！”

电话铃响。

3号接电话，刚听了半句，赶紧捂住话筒。

(插入镜头)理发店内,一个理发师正对着话筒说:“3号,老板在发脾气呢!他叫你们俩赶快回来干活儿,这儿忙不过来。”

3号急中生智,随口胡诌一大串谁也听不清的洋泾浜法语,抑扬顿挫地对着话筒讲个不停……

(插入镜头)正在听电话的那个理发师露出莫名其妙的神情。

3号挂断电话。他方才的一通即兴表演确实蒙住了如华与国芳。

如华问:“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3号信口开河:“是‘巴黎生发油公司’开董事会,一定要我去。”他又抱怨般地说,“咳,一天到晚尽开会,真麻烦。”

如华:“这是公事,你去吧。我们也该走了。”

3号:“如华,我们就决定在后天下午三点举行婚礼,明天我先到你家,一块儿去拍结婚照片。”

“好,我明天在家等你。”如华挽起国芳,“我们走吧,我还要去看看礼服的样子。”

两位女士离去后,张经理按捺不住得意,哈哈大笑。他想起了什么,问3号:“刚才谁来的电话?”

“老板。他要我回去干活儿,我才不回去呢。难道我还怕他?”

7号插嘴道:“那何必呢!大家客客气气的,吃他一天饭,就给他做一天事。”

张经理:“对的,你们还是回去吧。”说着,他取出3号与7号日前换下的白大褂,交还他俩。

职员进门通报:“张太太来了。”

3号与7号赶快穿起白大褂,恢复原先的身份。

“3号,别走!”张太太拦住正欲离开这儿的3号,又瞟了丈夫一眼,问3号道,“我的戒指是不是你借去的?”

3号:“是。张太太。”

张经理:“太太,我没有骗你吧?”

太太追问3号:“那么,我的戒指在哪儿呢?”

“我已经送给我的女朋友了。”

“3号，你可不许帮着张先生撒谎哪。”

“张太太，我怎么能骗您呢！”

“好，你们走吧。”张太太见盘问不出名堂，便无可奈何地挥挥手，让3号与7号出门。

张太太在沙发上坐下，恰是方才如华坐着的位置。

张经理讨好的样子：“你从哪儿来呀？”

“昨天打牌赢了，我替你买了块衣料。”

“我早就说过，你一定会赢么。”

张太太拿出衣料给丈夫看。蓦地，她在空气里嗅出了女人的香水味儿，敏感地问：“刚才有什么女人来过这儿？”

“没有啊！”

张太太狐疑地四处察看，终于在茶几上发现了物证——（特写）如华喝过的那只茶杯，杯口残留着口红印痕。

“真的没有吗？”张太太语调变得尖刻起来。

张经理不吭声。

张太太：“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在外头搞女人了？”

“好太太，你怎么老没完哪。我跟你不知说过多少次了，你总不相信。”张经理一副委屈的样子。

“那么，这是什么？！”张太太拿起那只留有口红印痕的茶杯问道。

“这……这不是你的口红嘛。”张经理脸上带着苦笑。

“我的？！”张太太声色俱厉。

“那么，是她的。”

“她？她是谁？！”张太太醋意大发。

“3号的女朋友。”

“又是3号！你什么都推在3号身上。”

“太太，这个女人对于我有很大的关系，我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啊。”

“呸！‘不得已的苦衷’，亏你还说得出口！你们男人逛窑子，娶姨太太，全是不得已的苦衷！”张太太气得抽泣不止，掏出手绢拭泪。

“你怎么愈搞愈糊涂了？”张经理哭笑不得。

“你说她是3号的女朋友，是不是？”张太太抽泣着问。

“是的。”

“我现在就去问3号！”张太太愤然离去，把那只杯子也带走了。

十一

时装店试衣室。

裁缝师傅正在替如华量衣服尺寸，国芳陪伴在一旁。

国芳：“如华，你结了婚就去香港，那你的孩子呢？”

“孩子当然留在上海，只好拜托你了。”

“那你让我住到哪儿去呢？”国芳提出了难题。

“待会儿查一查报纸上的分类广告，看有没有房屋出租。”

裁缝量毕尺寸，问道：“小姐，我明天到您府上试样子，请你给个地址。”

国芳：“好，我来写地址。”

如华对镜顾影自怜：“国芳，你看我的头发样子？我想再烫一烫。”

“这人头发样子倒不错，”国芳指着一张时装模特儿的照片，“不知是在哪儿烫的？”

“小姐，我知道。”裁缝师傅热心指点，“她是在时代理发馆烫的，从这儿往南走，过两条马路就到了。那儿有个3号，烫的式样特别好。”

“时代理发馆，3号。”如华念叨着，“好，我现在就去。国芳，你先回去吧。”

国芳点点头：“你去烫发，我在这儿查查报纸广告，要是有合适的房子，我先去看看。”

十二

时代理发馆。

3号送一位女顾客出门，应酬地：“王太太，您这身旗袍真漂亮，穿在您身上，显得更年轻了。”

王太太：“3号，你可真会说话。明天见。”

3号笑嘻嘻地目送王太太离去，随手从耳根处取下夹着的半截香烟点燃，刚吸了一口，意外地发现如华在对面马路上东张西望——

如华向当铺门前坐着的一个老妇人问路：“有一家时代理发馆在哪儿？”

老妇人顺手指点。

3号见如华朝这儿走来，慌忙奔入店内。

3号发现来不及躲避，便向7号等人打了个招呼，随即飞快地脱下白大褂，坐到一把理发椅中冒充顾客，又亲自动手，将剃须皂沫涂满了半个脸庞企图“蒙混过关”。

7号也照他的样，冒充顾客坐下了。

如华进入理发馆，在一把理发椅上坐下，偏偏紧挨着3号。

如华开口就问：“听说你们这儿有个3号？”

“哎！”3号条件反射地答道，一瞬间惊得没坐稳，随着理发摇椅仰躺下来！

如华被响声惊动，转过头一看：“噢！杨先生！”

“如华！”3号尴尬异常。

“真巧极了。”如华笑着说，又问，“你不是到巴黎生发油公司开董事会去的吗？”

“生发油？”3号似乎已忘了早先撒的谎。坐在另一边的7号连忙解释：“范小姐，总经理刚开完会。”

“你是这儿的老主顾吗？”如华问3号。

“我，嗯，……我天天上这儿来。”

“我倒没来过，听说这儿有个3号挺好的。”

3号以老主顾的口气问身后的理发师：“3号呢？”

“总经理，3号他乡下去了。”

3号：“还有谁在这儿？”

“8号也不错。”

3号：“那就8号吧。”他习惯性地扬手打了个“响指”，8号应声过来，准备替如华烫发。

如华：“我想先修指甲。”

8号：“小姐，店里修指甲的人走了，新的还没找到。”他给如华的耳朵里塞好棉花卷，然后在她头上洒烫发药水。

张太太一阵风似地闯入店内：“我要找3号！3号呢？”

其他理发师避不作答。

3号悄悄离座。

张太太满屋子四下寻找，口中一直嚷着“3号！3号！”

3号躲到屋角，竟一头钻入女顾客烫发时用的烘发头罩内！

张太太终于发现3号：“我有件要紧的事问你。”

3号压低嗓音：“什么要紧的事？”

“你的女朋友刚才到大丰公司去过吗？”

“去过了。喏，就是她！”3号指点着正在烫发的如华，悄声告诉张太太。

“就是她？”张太太远远打量了如华一番，唯恐有诈，“3号，你替我介绍一下好吗？”

“好。”

3号来到如华身旁，连唤数声，如华起初竟毫无反应，因为她耳内塞着棉花卷。

3号声嘶力竭地：“如华！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一点儿都听不见。”如华取出塞在耳内的棉花卷。

3号替她俩作介绍：“这是张太太。这是范小姐。”

张太太握住如华的手细看一番，发现了那枚“钻戒”，便如释重负地“噢”了一声，随即掉头离去。

如华诧异地问3号：“这女人是谁呀？”

3号：“她就是我们公司副经理张先生的太太。”

“她刚才跟你说些什么？”

“怎么？你没听见？”

“没有呀。”如华表示刚才耳朵里塞着棉花卷。

3号大大松了口气，他原先一直担心如华听见张太太称呼自己为“3号”以致暴露了身份，现在看来是虚惊一场，不由说道：“那我就放心了。”

“你放心什么呀？”如华刨根问底。

“……”3号一时语塞，“噢，这个女人有神经病，她无缘无故会打人的。她走了，我就放心啦。”

“喔！”如华被3号唬住了。

3号得意洋洋，他情不自禁地从上衣口袋掏出梳子，亲自替如华设计发式。猛然间他又醒悟过来，立即停止手中的活儿，掩饰般地大声招呼：“8号！”

十三

范家。

晚间，如华坐在梳妆台前试妆，国芳在收拾东西。

如华：“国芳，你在忙什么？”

“你不是就要去香港么，我替你理几件衣裳。”

“你待我太好了。”

国芳取过一件大衣，问道：“如华，这件大衣你也带了去吧？”

“香港那边天气很热，用不着穿大衣。再说，我以后怎么还能穿这么破的大衣呢？”

“那就送给我吧？”

“太旧了，送给你不好意思。我还是送给王妈吧。将来我叫杨先生送件皮的给你，你喜欢貂皮还是狐皮？”

“这些都太贵了，你就叫他送我一件狼皮的吧。”

“好，就狼皮吧。”如华一口应允，又连唤“王妈！”

王妈应声入内。

如华：“王妈，我欠了你好几个月工钱，这件大衣就送给你吧。”

“小姐！”王妈望望大衣，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

如华：“你来这么些日子，我还没送过你什么好东西，你就拿去吧。”

王妈擦擦手，接过大衣：“谢谢小姐！”

国芳：“王妈，你们小姐明天就要结婚了。”

王妈：“就是跟那位杨先生吧？”

如华：“我结了婚，就要到香港去的。”

王妈：“陈小姐呢？也一块儿去吗？还有小少爷，你也带了去吗？”

如华：“不，他们还是住在上海。你也别走。”

王妈：“小姐，方才那两个警察又来过了，又催我们搬家，说是明天再不搬走，就要把我们赶出去！”

如华：“国芳，你去找过房子没有？”

国芳：“我刚才去看过一处，房子还不错，就是顶价太贵，说是要三千万哪！”

如华：“三千万就三千万，咱们明天就搬。”

国芳：“可是，你哪儿来这么些钱呢？”

如华被这句话提醒了，沉吟良久：“那……总有办法的。”

同一时刻。

理发员工宿舍。

大家以3号为中心，围坐在八仙桌旁。

有人问：“3号，你后天几点钟结婚？”

3号：“下午三点钟。在美国饭店。”他问7号道，“美国饭店的电话你打过没有？”

7号：“打过了。他们说要借礼堂，得先付一笔定洋。还有，‘亨利’两件大礼服也要定洋，不然就不租。”

3号：“定洋？”

7号：“他们要你先付二十万。”

“那怎么办呢？”3号掏出钱包点数，“我一共只有三万块钱。7号你

呢？”

7号：“我也有三万块。”

3号接过7号递给的钱，又问：“8号你呢？”

其他理发师也相继慷慨解囊：“我有两万块。”“我有五千块。”“我只有一千块。不过还有一块美金，是一个美国水手昨天给我的。”

3号一一接过，汇拢点数：“……还是不够哇！”

7号：“我们再凑点东西，你拿去当吧。”

八仙桌上很快摆满了旧手表、旧西服、皮鞋……

十四

当铺。

翌日。3号夹着一个包裹入内，放到高高的柜台上让老板估价。

如华步履匆匆，亦来到当铺门前，犹豫片刻，才下决心走入。

3号恰在此时出门，与如华擦肩而过，两人互相都未发现对方。

隔着柜台，如华听见老板正扯开嗓门在嚷：“喂，先生！你的当票忘了拿！这人可真糊涂。”他又居高临下地问如华：“你要当什么东西？喂！你要当什么？”

如华迟迟开不了口，犹豫再三（内心独白）：“这是你的订婚戒指，你不能当掉！你千万不能！”

如华转身欲出门。

（插入镜头）3号走到理发店门口，忽然发觉忘了拿当票，便返转去取。

老板责怪如华：“你这人究竟怎么了？”

如华不好意思，赔着小心地离去。

当铺门口，如华出，3号入，相互间仍未发现。

忽然，如华听见熟悉的声音从里面传出：“刚才一张当票忘了拿，对不起，老板！”——这不是杨先生的嗓门么！如华闪到一根电线杆背后，决心看个究竟。

揣着当票、身穿理发师白大褂的3号走出门来！

如华看得真切，气极，脱下那枚“钻戒”欲扔给他，想了想，又走入当铺。

当铺老板：“怎么，你又来了？”

“我来当一件东西。”如华将那枚“钻戒”递上。

老板接过“钻戒”粗粗一看，冷笑着说：“哼，你跟我开什么玩笑！”说罢，将戒指掷回。

如华惶恐地：“难道这是假的？”

老板：“城隍庙里有的是，五、六千块钱的东西，也想拿出来当？”

如华目瞪口呆，无地自容。

十五

范家。

如华回到家，倒在床上，失声痛哭。

国芳关切地：“你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他，他，他是……”如华泣不成声。

“他怎么了？”

“他是一个理发匠！”如华好不容易才说出这句话。

“啊？理发匠？”国芳也深感意外。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么漂亮的一个人……”

“那么，这只戒指呢？”国芳捡起被如华扔在床上的“钻戒”问道。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假的啰。”如华说着，愈发哭得伤心起来。

王妈进来通报：“小姐，时装公司送礼服来了，请你去试样子。”

如华：“谁要试什么样子？让他带回去。”

国芳解释道：“王妈，小姐不结婚了。”

梳妆台的镜子里反射出王妈困惑不解的模样。

门厅。

王妈刚打发走时装公司的伙计。

门铃响。

3号与7号身穿租来的燕尾服，头戴礼帽，喜气洋洋地齐步走进门来。

3号问王妈：“小姐呢？”

“小姐正在里头哭。”王妈如实相告。

“哭?! 她大概是太高兴了吧?”3号说着，与7号一块儿大笑，“快去请她出来。”

“是。”王妈应道。

卧室。

王妈：“杨先生来了。”

如华咬牙切齿般：“国芳，我永远不要看见这个人！你快叫他滚出去！”

国芳：“好吧。”

门厅。

恭候着的3号一见国芳：“陈小姐，如华呢？”

“她在里头呢。”

“请你叫她赶快出来，我要跟她一块儿去照相馆拍结婚照。”

“请你们回去吧。她让我转告，她不跟你结婚了。”

“陈小姐，你别开玩笑。”3号说着，径直往里屋走去。

如华在门口不客气地堵住3号，怒目注视着他，咄咄逼人地逼得3号步步倒退，退到了墙角落里！

3号赔笑地：“如华，你说，为什么不跟我结婚了？”

如华尖刻地：“为什么？你肚子里当然明白！”

“我？”

“哼！还说是什么英国留学生！原来你在英国专门研究奶油电烫是不是?!”如华又取出那枚订婚戒指，“喏，这是你的金刚钻，拿去！”

3号见如华掷还“钻戒”，忙伸手用大礼帽去接，“钻戒”落入帽筒内发出“咚”的一声空响。

3号沮丧地：“这么说，你全知道了？”

如华又气得抽泣起来：“你这个……卑鄙无耻的东西，你给我滚！”

3号拖长声调：“7号，走吧！”

他俩悻悻地离开。出门之际，恰与三个穿黑制服的法警相遇。3号见他们手持封条，一派“来者不善”的模样，便示意7号一起留在这儿观察动静——

法警进门就嚷开了：“好哇，叫你们搬，你们还是不搬？”

“对不起，我们的房子还没找到，让我们再宽限几天好吗？”国芳出面央求。

法警：“没什么可商量的。现在我们来封门了，你们快离开这儿！”

3号与7号隔着门留心听着。

如华可怜巴巴地哀求法警：“先生，我实在没办法。我的丈夫刚去世三个月，还留下一个孩子。”

3号听了这句话，吓得打了个趔趄！

法警：“我早就告诉你了，这种事儿用不着跟我商量！”

“请您再宽限一天吧，就一天。”

“那么，答应你们再住一天。明天一定要来封门，别让我们为难了。”

“我们明天一定搬，决不让你们为难。”

法警一行三人出门离去，他们在走廊上同3号、7号打了个照面。

如华正欲关门，发现站在门外的3号：“怎么？你还没走？”

3号嬉皮笑脸地：“对不起，我全听见了。”

如华倒退一步：“你，你全听见了？”

这回轮到3号咄咄逼人，逼得如华步步倒退，退到墙角角落里！

3号报复般的口气：“好啊！你说我卑鄙，你比我更卑鄙！”

如华恼羞成怒，破口大骂：“你不要脸！”

3号反唇相讥：“你才不要脸呢！你不是从美国回来的阔小姐吗，怎么连房钱都付不出？”

如华：“那么你呢？你不是大丰公司的总经理吗，你怎么又变成‘3号’了？”

“你是个女骗子！”

“你是个臭流氓！你给我滚！”

“滚就滚。”3号回头又加了一句，“可是你呀，你也别想待在这儿，明天你也得滚蛋！”

3号脱下燕尾礼服，气冲冲地与7号离开了范家。

卧室。

如华俯卧在床头哭泣。

国芳过来劝慰。

如华愈加伤心：“他太欺负我了……”

国芳：“其实，你们俩谁都不能怪谁，你也不要伤心了，我们还是来商量一下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吧。”

如华渐渐止住了抽泣，起身打开床头柜寻找什么。

国芳：“你在找什么东西？”

如华找到了数天前收藏的那封干巴老头儿的应征信及照片。

国芳：“怎么？你还想找一个对象？”

如华点点头，毫不犹豫地打电话：“喂，周公馆吗？请周友棠先生说话。……喂，您是周先生吧？我姓范……是的，您的信我早就收到了，我想跟您当面谈一谈，请您上我家来一次好吗？”如华的嗓音变得甜甜的，“我这儿是花园公寓705号。好吧，再见！”如华挂断电话，告诉一直在旁倾听的国芳：“他说过二十分钟就来。”

国芳：“他来了，你怎么跟他说呢？”

如华：“这次我得改变作风，我不想再装腔作势了，我要老实告诉他，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要是愿意娶我，我就嫁给他；他要是不同意，那就拉倒！”

国芳：“这倒也干脆。”

王妈进屋，有点不好意思地：“小姐，我……我想跟你请半天假。”

如华：“为什么？”

王妈未直接回答，却转脸招呼门外：“哎！你出来呀！”

一个老实巴交的乡下人顺从地进屋，他是王妈的丈夫。

王妈指点他称呼东家，他忸怩着，以浓重的乡音开口道：“小姐。陈小姐。”

如华：“他就是你的丈夫？”

王妈：“是的。他第一次到上海来，想开开眼，要我带他到城隍庙去。”

如华：“好，你们去吧。早点儿回来。”

王妈伸出胳膊，让丈夫帮她穿上那件如华赠送的大衣，然后挽着丈夫离去。

如华注视着这一情境，不无感叹地：“他们真是一对恩爱夫妻！”

国芳开玩笑般地：“如华，你无缘无故地损失一件大衣，未免太冤了。”

如华苦笑着：“这也是我的报应，真叫作偷鸡不着蚀把米！”

十六

理发员工宿舍。

3号狠狠地自责：“偷鸡不着蚀把米！人没弄到手，反倒欠了一屁股的债！”

7号：“我本来就不相信，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3号：“现在还说这种风凉话干吗？”

7号：“你明天到大丰公司找张经理算账，这不全是他害了你嘛？”

3号：“怪别人干吗？怪我自己不好，谁让我财迷心窍，活该！”

7号：“你现在不恨范小姐了？”

3号闷闷地抽烟：“起先觉得她太可恨了，不过再一想，她也怪可怜的。”

7号：“方才我看她眼圈红红的，一定哭得很伤心。”

3号打断：“别提了好不好？我真后悔，刚才对她太凶了。”

7号：“咳，我倒有个主意。你后悔，说不定她也在后悔，你还是跟她讲和吧。”

3号：“我现在实在没脸再去见她了。”

7号义不容辞地：“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十七

范家。

如华焦急地等待周翁光临。

国芳：“他说过二十分钟就来，怎么还不来？”她又设身处地替好友担忧，“我总觉得这个人太老了。”

如华：“还是年纪大一点的好，年轻的都靠不住。”

门铃响。

国芳：“一定是他来了。我帮你到里屋看孩子去。”

如华亲自去开门，颇觉意外：“是你？！”

来者乃是7号。

如华在门口不客气地堵住7号：“你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

7号：“范小姐，3号叫我来向你道歉，他觉得刚才太对不起你了。”

如华“哼”地冷笑一声。

7号：“他现在很后悔。我想，你一定也很后悔。”

“我？后悔？”

“范小姐，要是你俩都觉得自己做错了，大家老老实实过日子，那不还是一对很好的夫妻嘛？”

如华气得全身发抖：“我没这么多精神听你的教训，你回去罢，以后别来这儿找麻烦！”说完，怒不可遏地将7号逐出家门。

7号倒退着出门，不料将兴冲冲上门来的周翁撞倒了！周翁拄着手杖，一副风烛残年的病态。

周翁费劲地按响了门铃。

“你怎么还不走！”门开处传出如华破口大骂的声音。

周翁吃了一惊。

如华慌忙改口：“噢，您是周先生吧？”

“不敢不敢。您就是范小姐喽？”

“是的。请里边坐吧。”

如华将周翁引入客厅。周翁顾不及入座，却先掏出一把放大镜，那对昏花的老眼凑近如华从头到脚细细打量了一通，犹如在鉴别货色的优劣。

周翁收起放大镜，自言自语般地：“很好，很好。”

如华甚觉不快。

周翁紧挨着如华坐在沙发上，如华避开一些距离，问道：“周先生，你信上说你以前作过大官？”

“嗯。”

“还发了不少财？”

“嗯。”

“那么，我愿意……嫁给你……”

“好，很好。”

“不过，周先生，我应该先告诉你几句话。”

“喔？”

“我实在是个寡妇，……还有一个孩子。……我并不是什么华侨小姐。”

“太太，我知道。”

“啊？你知道？”

“我一看你广告上的话，就知道是假的。”

“那你为啥还要写应征信给我呢？”

“只要你肯嫁给我，那么你有钱没钱，是小姐不是小姐，这都没关系。医生说年轻时候太荒唐，一辈子不会有儿子，不过我总不相信，我还想试一试！”

“可是，……我需要一笔钱，……立刻就要。”

“可以。我这就回家去拿。”

“好。”

周翁起身，步履蹒跚，出门之际又郑重叮嘱：“范小姐，你真的等着我，我一会儿就来的。”

如华送走了周翁，心情极不平静。

（音乐起）

如华思潮起伏……

国芳轻轻唤了她一声：“如华。”

如华酸楚地：“孩子呢？”

“睡着了。”国芳决计推心置腹地同如华谈一谈，“如华，刚才你们说的话，我全听见了。你为什么要嫁给这么一个老头子呢？”

“这是一笔买卖，一笔很公平的买卖。”如华痛苦地说。

“你凭什么要出卖自己呢？”

“我要吃，我要穿，我要享受！一个女人，难道不是为了享受才活在世上的吗？”如华此刻已有点歇斯底里。

“那么，你相信你这样做，一定能得到享受吗？”国芳见如华沉默，又问，“如华，我只问你一句话，你现在心里想着谁？说，说呀！……你还在想着3号，是不是？”

“不。”如华竭力否认，“我恨他。”

“你恨他也罢，爱他也罢，你嫁给他，总比作姨太太好吧？”

“你要我嫁给一个理发匠？”

“理发匠有什么不好？难道他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吃饭的吗？”

“你怎么了？你怎么老是帮着他说话呀？”

“刚才他叫7号来向你道歉，你为什么不能原谅他？难道你自己就一点儿没有错吗？”

“你不要逼我好不好？”如华的声音哽咽了，“我受不了……”

国芳正言规劝：“如华，以前你们俩都戴着假面具，你哄我，我骗你，大家提心吊胆的，存心跟自己过不去，你们为什么不扔了假面具，大家痛痛快快地作人呢？”

“我……我不知道。”如华无言以对。

国芳见机行事：“我打电话叫他们来好不好？”

如华：“不，你别叫他们来。”

十八

理发馆。

老板接电话：“……你等一等。”唤7号来听电话。

“陈小姐？”7号手执话筒颇觉意外，“嗯，嗯……，我们马上就来！”

他脸上喜出望外。

7号一把拖过3号：“我们走！”

3号：“上哪儿去？”

7号：“去见范小姐呀。”

3号：“刚才不是碰过钉子？”

7号：“这回不会再碰钉子啰！”

他俩穿着白大褂，匆匆出门……

十九

范家。

国芳开门迎客。

7号领头，拖着3号进屋。

国芳：“你们在这儿等一下，我去叫她出来。”说着又含有深意地一笑，“二位的号衣可以脱了吧？”

3号与7号有点发窘，各自宽衣。

国芳入内告知如华：“他们来了，你出去吧。”

如华：“我不去嘛。”她正在替自己修指甲。

国芳：“那我叫他进来。”

如华半推半就：“那还是我自个儿去吧。”

四人相见。3号与如华殊觉尴尬。

两位“秘书”各自推着当事人坐到一起。

国芳：“你们俩为什么不说话呀？”

3号双手交叉托着胳膊，眼望天花板，不知如何是好。

国芳又催：“有话痛痛快快地说不好吗？”

如华扭转脸，故意背对着3号。

双方继续僵持。

国芳悄悄向7号示意离开这儿，让3号与如华单独交谈。

国芳与7号走开之后，气氛开始松动。3号忍不住用胳膊肘揉揉如华，开口了：“如华——”

、“嗯？”如华仍作出不为所动的样子。

3号：“过去的事情，我非常抱歉。”

如华这才扭过脸来，微微一笑：“我也非常抱歉。”

3号结结巴巴地：“如华，我，我，我再向你求婚，请你答应我！”说着又半跪在如华跟前。

如华：“我得想一想。”

3号：“不要再想啦，如果你不答应，那我就，我就……”他仍如前回求婚时那样，伸手到衣袋里去掏剃刀欲作自杀状，结果这一回掏出来的却是把梳子！

如华笑着说：“你别找了，我答应你就是！”

3号：“那我太快活了。”

如华想起了什么：“喔，昨天8号给我烫的头发，一点儿也不好。”她噘着嘴，一副撒娇的口气。

3号摩拳擦掌：“我来！”

如华对着梳妆镜坐定，3号用随身带的那把梳子替她精心梳理……

阳台上。

国芳与7号目睹屋内的这一幕情景，忍不住捂嘴笑出声来。

国芳：“你瞧，他俩多甜蜜，多恩爱唷！”

7号有意重重地叹了口气。

国芳：“咦，你叹什么气呀？”

7号：“你不是答应介绍一个女朋友给我么，怎么至今一点儿消息也没有？”

国芳：“有倒是有一个，不知你喜欢不喜欢她？”

7号：“她是怎么样一个人？”他盯着国芳羞涩的脸，不由自主地向她挨近过去……

梳妆镜前。

3号自我欣赏地：“这一改，不就好了么？”

如华对他梳理的发式十分满意：“你的手艺真好，怪不得人家都知道3号的大名呢。”

3号乐滋滋地笑了。

如华连唤数声：“国芳！快来看我的头发，国芳！”

国芳与7号从阳台那儿进屋。

国芳：“你们谈得怎么样了？”

3号：“她又答应跟我结婚了。”

四人一块儿笑着。左边一对是3号与如华，右边一对是7号与国芳。

7号：“我也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陈小姐也跟我订婚了！”

3号：“陈小姐，是真的吗？”

国芳以笑作答。

如华：“国芳，怪不得你刚才打电话让他们俩一起来，原来你早就存了这个心。”

门铃声大作。

周翁再次登门，同行的男仆扛着一麻袋钞票。

“范小姐，我把钱带来了。”周翁示意男仆打开麻袋，“你瞧，全是新票子。”

如华：“你拿回去吧，我不要了。”

周翁：“啊？怎么？你还嫌少吗？”

如华：“不。是我不嫁给你了。”

周翁被推出门外，不甘心，继续叫门：“范小姐！我还有话跟你说……”

3号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责问道：“你是什么人？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找范小姐。”

“范小姐是我太太，你找她干吗？”

周翁大吃一惊：“她是你的太太？对不起，我大概弄错了。”

房门关上了。周翁视力不济，鼻尖凑着门牌号码细看，仍不明所以然，便带着男仆悻悻离去。

二十

时代理发馆。

新的一天开始了。

（轻快的音乐起）

大丰公司的张经理推门而入，要找3号。

3号不卑不亢地同张经理见面。张经理问：“3号，你的婚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3号举手摁了个响指，一位身穿白号衣的女郎应声过来，落落大方地：“总经理，我给你修指甲。”——她就是应聘来此工作的范如华。

身穿白号衣的国芳手持电吹风：“总经理，我给你吹风。”

7号：“总经理，你的西装、皮包。”

如华：“总经理，你的假戒指。”

3号则交还他一只皮鞋。

众人朗声大笑。张经理狼狈地夹着他们交还的一大堆东西，在嘲笑声中离店。

3号、7号、如华、国芳隔着理发馆的橱窗一齐向观众招手。
剧终。

(本片一九四七年由佐临导演摄制完成，
一九八七年李亦中根据影片记录整理成剧本)

夜 店

根据师陀、柯灵舞台剧本改编

(一九四七年上海文华影业公司摄成影片)

柯 灵

人 物 表

- 闻太师——阴鸷刻薄的店主
赛观音——妖媚泼辣的老板娘
杨七郎——年轻豪爽的小偷
石小妹——赛观音之妹，受尽欺凌的弱女子
全老头——心地善良的走方卖药人
金不换——落魄无赖的富家子弟
林黛玉——金不换之妾，跑栈房的妓女
石敢当——颀顶的巡捕，赛观音的叔父
馒头张——摆馒头摊的寡妇
赖皮匠——脾气暴躁的皮匠
赖嫂子——皮匠之妻
海月楼——有过走红历史的名角，人称戏子
大 妮——海月楼之女
四喜子——清道夫

牛 三——报贩

小斗子——流浪儿

测字人 流氓小方

铁匠 嫖客戚老大

酒店女掌柜 巡捕、囚犯等

字幕：

本片所描写的是租界时代的上海，这种黑暗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希望的是：观众在这阴暗的角落、穷苦无告的人群里面，也能看到爱，看到光，看到善良与真挚的品德。

第 一 部

—

上海租界所谓“越界筑路区”中的贫民窟，人间地狱的一角。

暮色沉沉。四喜子疲惫地推着清洁车，缓缓地走过小桥，回到闻家店所在的嘈杂而又拥挤的小街。

街上，衣衫褴褛的小斗子在和另一个流浪儿打架，争抢食物。

小斗子边打边骂：“妈的！赖皮呀，拿出来！”

那个孩子打不过他，只好哭着认输。小斗子得意洋洋地走了。

他走到“测字摊”前，测字人正念念有词地招徕过路人算命。

小斗子戏谑地问：“测字的，你给我算算流年怎么样？”

测字人气恼地轰他：“小斗子，去去去！”

小斗子嬉笑着走开。

他走到走方卖药的地摊前，白发白须的全老头在叫卖：“哪位要药？哪位要药？定州的眼药、北京的百效膏、紫金锭、点舌丹、虎骨膏、耗子药，哈，哪位要？”

小斗子恭敬地打招呼：“你好！”

全老头乐呵呵地回答：“喂，好！好！好！”

小斗子游晃到海月楼的“露天舞台”前。海月楼和女儿大妮（还是个孩子）在唱《打渔杀家》。

大妮：“爹爹河下生意，不做也罢。”

海月楼：“为父本不当不做这河下生意，日后你不捕鱼……”

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警笛声：笛笛笛笛——

小桥上，狂奔而来的杨七跨过桥栏，身手矫健，一跃而下。

三个巡捕吹着警笛追来。

桥下，杨七贴着桥墩，警觉地听着动静。

桥上，三个巡捕张望片刻。走入小街，眼光搜索着街边看热闹的人群。

二

闻家店内。

店主闻太师眯着独眼，问巡捕石敢当：“二叔，出了什么事呀？”

石敢当：“八成是那小偷杨七今几个失了风吧？”

闻太师：“啊？”

石敢当：“嘿！迟早我非把那小子报到上头去不可！”

闻太师：“你看在我的面上，马马虎虎吧。”

石敢当：“不成！我得公事公办。”

闻太师：“算了吧，二叔。你不是常常跟他们一块儿喝酒、耍钱的。”

石敢当：“喂，这你就不懂了，闻太师，我的好侄女婿！我呀，我是故意的跟着他们混，好搞熟了，万一他们当中有不良分子什么的，抓起来容易，你懂吗？”

闻太师点点头：“喂。”

两人一起走出去。

三

当铺大门前。

海月楼挤在围观的人群中问：“什么事呀？全老头？妈的！闹得个乱七八糟的！”

全老头压低声音：“轻一点。左不是捉小偷，赶野鸡，不大丁点的事，存心捣蛋！”

海月楼：“瞧，唱了老半天，刚拉好的场子又让他们给搅了！”

全老头示意他别再说。

走过来一个巡捕，狠狠地踢了一下海月楼的戏挑子，骂着外国话走了。

四

闻家店前。

馒头张、林黛玉、金不换、牛三、四喜子等挤在门口观望。

巡捕耀武扬威地走过。

馒头张：“你瞧，林姑娘，三道头的神气！他什么都管！”

林黛玉：“他爱管就能管呐，谁叫这是租界呢！”

金不换挤过来：“进去，黛玉，别站在这儿！”

林黛玉站着不动：“怕什么！”

金不换：“怕什么？嘿！你跟我充神气有屁用啊？回头把你逮了去你就知道了！”

林黛玉：“逮就让他逮去！反正哪儿都是一样过日子！”

馒头张：“得了，你们两口子别吵啦。”

金不换冲她撒气：“你别管我们的事，馒头张！”

馒头张正想反唇相讥，只听四喜子压低声音惊喜地说：“哎，哎，瞧，杨七来啦。”

人们互相示意：别出声。

杨七不慌不忙地走过来，凑在四喜子、牛三的耳边说了几句话。他们哈哈大笑起来，攀着肩向酒店走去。金不换跟在后面。

林黛玉、馒头张互相看了看，回店去了。

五

醉八仙酒店。

杨七边走边拍打衣袖上的尘土。

女掌柜：“小杨，喝酒吗？要黄的还是白的？”

杨七：“全要！今儿大爷请客。”

伙计擦干净桌子。杨七、四喜子、牛三坐下。金不换大概没得到邀请，袖手站着。

伙计摆上酒具。

牛三：“哎，杨七啊，你真运气，没出岔子，刚才三道头到处逮人。”

杨七：“我呀，哈，瞧！”

他从头上摘下帽子，倒出一个钱夹。打开，抖出银元，照片等物。

牛三：“嗨！这就是刚做的活？”

杨七得意地应了一声，低头点货。

伙计端上酒、菜。

进来一个乞丐，边打竹板边念：“大老大哈二掌柜，不知道老板是哪一位？老板伸伸金龙手，卖的都是好老酒。”

乞丐伸手向伙计讨钱：“老板帮帮忙好吗？”

伙计：“去去去！”

乞丐向杨七伸手：“谢谢你，老板！对不起，帮帮忙！”

杨七慷慨递钱：“给。”

乞丐连声道谢。

牛三、四喜子喝酒。金不换伸手抓花生。

杨七拿起照片：“嗨，还是女人照片！”

他转向身后的金不换：“大少爷，看看这张名片上头有地名没有？回头写个信封全给寄回去！”

金不换凑上前看了看：“有。”

杨七拿起金别针：“这是什么？”

金不换：“娘儿们用的别针。”

牛三接过来看了看：“嗨！还真金的呢，卖下值不少钱呢。”

金不换又抓花生：“杨七，真有你的！我们这一帮子里就数你过得舒服。”

杨七抬起头：“别骂街，金不换，你阔过，当过大少爷，你忘了你从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妈的！有钱人钞票多得堆到大门外，穷人可穷得一天得饿三顿，有了褂子没有裤子。咱们对不住，跟他们借点用都算犯了法，你还跟我们讲究舒服呢……”

金不换碰碰杨七：“喂，轻点，这帮家伙走过来了。”

杨七回头一看，闻太师和石敢当已经走进酒店门。

杨七赶紧装起钱物。

闻太师停在柜台边，远远地盯着杨七。

杨七不屑一顾：“去他妈的！喝酒！”

六

柜台边。

闻太师显然看见杨七装钱的动作：“二叔啊，杨七这注可够肥的啊！”

石敢当倒也不想兑现自己要抓杨七的诺言，反到问起闻太师：“我就不懂，你店里怎能让他住着，不把他撵了？”

闻太师嘿嘿一笑：“撵了？我且留着他呢！闻家店里这些房客就他出得起房钱，从来不拖不欠的。”

石敢当：“你也不怕担干系？”

闻太师：“担干系？啊！你是怕人家说，说我这是贼窝？笑话！我

在师门上混了大半辈子了，咱们是干什么的！”

七

酒桌旁。

杨七、牛三、四喜子喝酒。

金不换依然站着，伸手抓花生。

牛三厌恶地望了望柜台边：“哎，你们瞧闻太师那老王八干嘛来啦？”

四喜子：“干嘛来啦？嘿，杨七做了个好买卖，又在那里打主意呢！妈的，他专收后门货，捡巧桩，比谁都聪明！”

八

柜台边。

闻太师压低声音：“二叔，我问你句话，你听到什么话没有？人家说杨七跟我家里的……”

石敢当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没有呀！闲人闲话你怎么能当真呐！”

闻太师松了一口气：“啊，那好吧，你要听到什么就告诉我。我先回去了。”

九

酒桌旁。

牛三望着闻太师的背影：“唉，可走了，这个老家伙，他就像一头猫头鹰，老是黑里盯着人，真叫人腻味！”

金不换挨近杨七，讨好地：“杨七，你可真得防着他点。你别看他专收黑货、放印子钱，他和地面上可有来往，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好汉不

吃眼前亏，他当你和赛观音不干净，他恨透了你了。”

杨七：“管他呢！来，喝酒！”

金不换甜滋滋地坐了下来。

一〇

闻家店院内。

石小妹在水龙头下打水。

借着马路灯昏黄的亮光，人们可以看见这个夜店的轮廓——

残破不堪的围墙上，涂写着“闻家店”三个大字。院内右侧，立着一座楼梯在外的两层楼房。左侧，是堆放杂物的破房。

闻太师走进大门，石小妹胆怯地喊了他一声。他爱理不理地看了她一眼，径自上楼。小妹提着水桶跟在后面。

楼梯上，闻太师停步。阴鸷的目光扫向大门，见赖皮匠挑着担子跨进院门。

闻太师转身下楼。

石小妹没提防，水桶撞在闻太师身上，她惊叫一声：“哎呀！”

闻太师吆喝：“看你！看你！滚开！滚开！”

小妹赶紧从楼梯上退下。

闻太师走下楼梯，伸手：“赖皮匠，欠我的钱呐！”

赖皮匠边答边溜走：“钱？请你再宽限几天吧，老板！”

闻太师：“哎！哎！这不成！这个……”

二楼卧室。

赛观音对着镜子梳妆打扮。

石小妹吃力地提着水推门进来。

小妹把洗脚水倒进脚盆：“姐姐，水够热了吧？”

赛观音伸脚试水：“太凉了。”

小妹应了一声，赶紧往盆里加热水。

赛观音存心挑剔：“哎哟，太热了，存心烫死我不是？”

小妹慌忙辩解：“不！不！姐姐。”

小妹再对水，蹲下，替赛观音洗脚。

赛观音并不罢休：“拿白米饭喂饱了你，连这点事都干不来，你心到那儿去？”

小妹不敢吭声。

赛观音盯着逼问：“哎，我问你，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跟谁在一起？”

小妹：“我在店里收拾屋子，哪儿都没去。”

赛观音：“哼！你跟杨七那一段，你还当我不知道！你们偷空就粘在一起，打情骂俏，鬼迷张天师的……你当我都不知道！”

小妹：“没有，没有，姐姐，你想想我一天挺忙的，哪儿还有这些闲工夫呀。”

赛观音：“你忙？别呆在这儿！我还少生些闲气呐！”

小妹偷偷瞥了赛观音一眼。她明白赛观音撒气的原因，故意说：“你到是不愿意我看见杨七，我以后不理他好啦。”

赛观音被戳着了痛处，暴跳起来：“怎么？我不愿意？我为什么不愿意！”

小妹慌忙后退。

赛观音发疯似地追打小妹，恶狠狠地拧她胳膊：“好，你嘴刁，我看你……”

突然，赛观音停手。她听见开门声，抬头一看，只见闻太师手掂银元，眯着独龙眼，冷冷地看着自己。

赛观音吆喝小妹：“你还下去做活去！”

小妹抹着眼泪，提着水桶走了。

闻太师不说话，径自走到桌边，坐下数钱。

赛观音悄悄靠近，冷不防地从桌上抓走一把银元。

闻太师扭住她的手：“喂！你都抢钱了！你要这么些钱干什么？”

赛观音挣脱：“人家打牌呐。”

闻太师不相信：“你总是打牌！你不会换个花样？”

赛观音：“我是打牌嘛！你让我说什么？”

闻太师一转念，口气缓和下来：“打牌打牌吧。喂，我跟你商量个事，你找杨七好不好？那个偷儿爷呀，捞了一笔好东西，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赛观音斜睨他一眼：“你不会自己跟他说去！”

闻太师不自然地笑了笑：“那小子看见我最妒忌了。你去呀，他准买你的面子。”

赛观音涂着胭脂，酸不溜丢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这回可是你叫我去的，回头可别赖我背着你偷人！”

闻太师语塞。

赛观音走到衣架前，取下大衣。

闻太师跟过去，恶狠狠地：“我相信你。嘿！我话可说在头里，你真跟他不老实，我的眼睛可不是不管事的，到时可别怪我没情分！别看杨七年轻脸子白，狠劲十足，我那阵子高兴那阵子就把他送进黑屋子去！你看不出来？我要不图杨七那点东西，老早就把这贼给撵出去！”

赛观音被说恼了：“哼！老爷子！你的主意打得好，可你把我当什么啦？”

闻太师紧逼：“这么说，你不干？”

赛观音撒气地扔回大衣，打开衣柜，取出另一件，挂在手上，边说：“喂——不干！我什么时候爱找杨七就什么时候找他去！你呀，趁早别让我演美人计，我还要脸哪！”

闻太师冷笑一声：“嗨，你还要脸？你当我不知道呀？我问你，你为什么老欺侮小妹？”

赛观音像头受伤的野兽，一下子冲到闻太师跟前，发疯似地吼叫：“你说什么？拿你几个钱，你别老跟我推三作四的！”把钱掷还闻太师，“给你！钱我不要！你留着带到棺材里去吧！”

她狠狠地一甩门，走了。

— —

醉八仙酒店。

杨七、四喜子、牛三、金不换等仍在喝酒。

小斗子进来。

金不换逗趣：“小斗子，刚才巡捕在这阵子，你没给逮了去呀？”

小斗子：“进一回局子算什么？我昨天就进去了。”

金不换：“啊？怎么进去的？”

小斗子：“一大早我去拣垃圾，跟人抢个烂苹果打起来，那小子挂了彩，满脸血，我就叫他们逮进去关了一天才出来。可到了黄昏，你猜怎么着？嘿，我又进去了。”

金不换：“怎么？你又进去了。”

小斗子：“嗯，肚子饿，没吃的，我走到一家铺子里，偷了个面包，让掌柜给逮住了，打了一顿，给了两个巴掌。他妈的！打了不就得了，还要送到局子里。好！去就去！老子怕了不偷，偷了就不怕，他还能吃人呐？”

金不换：“这家伙，你一天进去两回哪？”

小斗子：“这还没完哩，你急什么？到了半夜里，局子又给我放了，我一口气跑到糖果店，好，他妈的！你跟我过不去呀，我就对准玻璃一砖头，嘭！一家伙砸得粉碎。我就抓了两把糖果，自己跑到局子里说：‘我又来了！’那巡长一拍桌子，说：‘小瘪三，侬寻啥格开心，去去去！’”

众人大笑。

小斗子看见杨七笑得挺开心，趁机上前要钱：“杨七，杨七爷，你生意好旺呀！给两毛钱，松松手吧！”

杨七给他钱：“去，别在这儿现眼。”

小斗子说了声谢谢，逗起趣来：“喂，赛观音今几个没找你？我看她钉得你好紧。”

杨七有点发恼：“他妈的，你看这个小鬼！”

小斗子仍旧笑呵呵的：“杨大爷，这不能怪赛观音。我要是那骚娘们呀，我也喜欢你！”

四喜子、牛三、金不换等捧腹大笑。

在另一桌喝酒的全老头劝道：“少说两句吧，小斗子！赛观音就讨厌你这张嘴，她恨极了你。”

小斗子拍拍胸脯：“她恨就让她恨去！我怕她个赛观音呐？她是个什么东西！他妈的，赛……”

话没说完，忽听有人咳嗽。小斗子转身一看，赛观音正站在桌子对面，满脸怒气地瞪着自己。小斗子慌忙改口：“啊，闻奶奶，好呀，嘿嘿……”

赛观音悻悻地：“小鬼你还没死？”

小斗子存心气她：“我死了，你怎么办呢？”

四喜子、牛三、金不换等憋不住大笑起来。

赛观音气得直咬牙：“我再说一遍，下一回再背着我说坏话，可别怪我不好！”

小斗子仍旧嘻嘻哈哈：“嘿嘿，老板娘别生气，我给你来个小调开开心吧！”

赛观音：“少废话！滚！”

小斗子指手画脚地唱：“潘金莲私姘那西门庆啊，砒霜毒死了武大郎，九尾狐狸精出世啊乱世为王！……”

赛观音大怒，追。

小斗子绕着柱子跑。

赛观音：“滚！”

小斗子数快板：“赛观音，凶又凶，看见男人就眼红！噤咚噤咚一噤咚！”

四喜子、牛三、金不换等哈哈大笑。

赛观音追打小斗子。回来，站在杨七身边不走。

四喜子、牛三、金不换等互相交换眼色，默默站起来，走了。

杨七也站起来。

赛观音：“怎么，我来了你就要走？”

杨七侧过脸，右脚蹬在凳子上，冷冷地：“你找我有事吗？”

赛观音：“没有事就不能找你吗？现在有了好的了，看见我就讨厌啦？”

杨七：“这么说你还是没事？”

赛观音装出满肚委屈的样子：“事倒是有，话也装着一肚子！我是真心向着你，你既然不愿意，那不说也罢。”

杨七：“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赛观音：“你坐一会儿也不成吗？”

杨七：“我没工夫。”

赛观音：“你真狠心！我千种坏也有一种好，你说甩就把我甩得这么远！”

杨七侧靠在柱子上不答话。

赛观音逼近杨七：“小杨，好汉不打受伤的老虎，话说在头里，别逼得我太厉害！把我逼急了，什么事我都干得出来！”

杨七冷冷地看了她一眼，掉头走了。

赛观音尴尬地站着。人们向她投过讥讽的目光。

一三

闻家店院内。

小妹从楼梯上下来，左顾右盼，像在寻找什么人。

杨七打着手电进门，小妹掉头就跑。

杨七追到楼梯口：“小妹！小妹！你干嘛老躲着我？”

小妹站住，急忙向二楼咧嘴：“轻一点。”

两人躲到屋檐下。杨七警觉地瞥了楼上一眼，见没什么动静，深情地对小妹：“我正要找你，小妹，我，我，送你一个。”从口袋里掏出金别针，“喏，别针。”

小妹含笑看着，伸手去接。突然，把手缩回，轻轻地摇了摇头。

杨七：“金的！”

小妹脸上浮出愁苦的神情：“你自己留着吧，我……”

杨七追问：“怎么，你不要？”

小妹不语。

杨七掂了掂别针，冷笑着说：“嘿，嫌我的东西不干净！”

小妹急辩：“我没有呀！”

杨七愤愤然：“我知道自己不配和别人讲交情！我是个扒儿手，下流东西，叫人轻贱！叫人瞧不起！”

小妹急得掉泪：“你知道我没有这么想。你，你有意叫我难受。”

小妹跑，停下，靠在树上抹泪。

杨七追上来，悲愤地诉说：“小妹，你得替我想一想！水往低，人往高，哪个生成是偷的料？就不指望成龙成虎，难道不指望成个干净人？是谁叫我生在穷人家里？又是谁叫我从小挨冻、挨饿、挨打、挨骂，逼得没路走？”

小妹抬起头：“那么，你为什么不好好找个事做呢？你又这么年轻！”

杨七：“难道我不想？可我是掉在井底里头，没人肯拉我一把。也只有这鬼地方我能呆下去！也只有那些一辈子没出息的人能跟我混！你杀人、放火绑架、勒索、搜搜刮刮都成，可是一个小偷呀，到哪儿都没有你的路！你明白吗？小妹！”

杨七抑制不住自己的悲愤，情不自禁地抓住小妹的胳膊。

小妹痛得直叫。因为杨七抓住的正是她那被赛观音打伤的胳膊。

杨七着了慌：“怎、怎、怎么啦？”

小妹两眼含泪。

杨七愤愤地望了望二楼：“又是你姐姐赛观音把你打的？”

小妹忍不住哭起来：“小杨，我求求你，你要是喜欢我，就再也不要碰我了。你知道，我在这里连丫头都不如！我姐夫比阎王爷还难侍候，姐姐现在又天天没事找事打我骂我。我明白，她恨我为的是你。小杨，

你跟我姐姐好过不是？听我的话，你还是跟她好去。”

杨七摇摇头：“我，我，没跟她好过。我恨她，她要再这么欺侮你，我就跟她拚了！”

小妹急忙拉住他：“不，你千万别胡来，……我该走了，回头姐夫找不到我，又是事。”

杨七：“那，那，我什么时候再来找你，小妹？有机会说说话，心里可以痛快一点呀。除了咱们自己，有谁理会咱们的委屈？”

小妹：“我明白。”

杨七：“对了，哪天等闻太师不在家，我带你出去逛一次好不好？”

小妹：“好。”

一四

一家旅馆二楼的一个房间。

若有所失的赛观音站在窗口发楞。

油头粉面的小方斜靠在床上抽烟。

片刻，赛观音闷闷不乐地转身来拿烟。小方一边给她点烟，一边察看她的脸色。

小方：“你今天不高兴？”

赛观音：“谁说的？”

小方：“到这还没说三句话，把我撂在一边，我知道，你今天本来不打算来的。你想杨七是不是？可他跟你妹妹热乎去了。……”

赛观音：“你怎么知道？”

小方：“我怎么会不知道？女人地界，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你尽管问我好啦！”

赛观音不耐烦地走到镜子前。

小方爬起来，狎侮地靠着赛观音：“嘿嘿，别死心眼了，咱们寻寻乐子吧！要不，找两个朋友打打牌，怎么样？”

赛观音烦躁地推开他，坐在桌旁，喷了一口烟：“得了，小方！你不

知道我心里有多别扭！整天守着那死地方，瞧着那帮穷鬼瘪三，寻死觅活，吵呀，闹呀，把你的心都挤得稀碎。我那个老不死的，就知道昧心弄钱……”

小方：“我就奇怪，你怎么会跟上那个独眼龙呢？”

赛观音：“不是我要跟他的！是我爸爸使了他的印子钱，拿我来抵债的，你明白吗？”

小方：“那你就不会飞出去呀？”

赛观音：“哼！飞出去，就这么容易？”

小方：“他就这么厉害？”

赛观音狠狠地把烟往地下一扔：“你忘了，他是吃什么的？穷人的骨头他都啃！”

小方拉长声音：“那你就不会横横心，给他来个一了百了？”

赛观音瞪大眼睛，急问：“怎么样？”

小方做出杀人的手势：“把老头子做了，把小妹卖了，不但清静，还可以卖几个钱。”

赛观音一时吓呆了，连声音都变了调：“你说什么？把老头子做了？把小妹卖了？”

小方满不在乎地点了根香烟，把火柴盒一扔，靠在床边：“瞧你那奇怪的神气！哈哈！这是什么年月？你不吃人，人就吃你，咱们中国有的是人，几条人命算什么回事呀！”

赛观音跟过来：“就不怕犯法？”

小方嘿嘿一笑：“犯法？唉呀，我的亲妈！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咱们就不会动动脑筋呀？哎，比方说——”

赛观音靠着小方坐下。小方贴着她耳朵，压低声音，悄悄地说着。

第 二 部

—

闻家店院内。

全老头、金不换、林黛玉等靠在墙上晒太阳。

海月楼拉着胡琴，大妮边唱小曲边舞：

大年初一头一天，
小妹跪在姐姐面前，
姐姐上前忙拉起呀，
走上前，说一番，
伸手掏出压岁钱，
哼呀呀呼嗨，
一奶同胞拜的什么年哪呀呼嗨！

众人喊好。

大妮跑到爸爸海月楼跟前：“对吗？”

海月楼：“对。”

杨七、小妹从大门口进来。从那少有的快活神色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外边高高兴兴地逛了一阵子。

杨七向大家打招呼：“你们在晒太阳。”

林黛玉急忙迎上去：“可回来啦，老天爷！你们俩上哪儿去了？”

金不换往嘴里扔瓜子，不咸不淡地：“嘻嘻，你们玩的可真痛快！这下可好，小妹，出了大事了，你知道不？”

小妹不由得后退一步：“怎么啦？”

林黛玉压低声音：“赛观音找你半天啦！到杨七阁楼上也找了，到处打听你去哪儿，刚才还在这儿呐！”

海月楼：“躲一躲吧，小妹！”

杨七往门上一靠：“别怕，小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全老头忧心忡忡地走过来：“你也真是，杨七！怎么一出去就是半天？小妹吃亏还是小事，让闻太师知道了，那个老狐狸说不定就赖你拐带妇女。你快走吧，回头赛观音来了，三对六面的，够呛！”

杨七、小妹互相看了看，准备躲开。这时赛观音已从楼上下来。

杨七厌恶地走开。

赛观音盯着小妹：“小妹！刚才你上哪儿去了？”

小妹紧张得不知说什么好，支支吾吾地：“我……我……”

林黛玉在赛观音身后向小妹直摇手，示意她千万别说。

赛观音冷笑：“怎么啦？瞧你这吞吞吐吐的样！嘿嘿，瞧你这个人，你还这样怕自己的亲姐姐吗？”

林黛玉灵机一动，就着说：“是呀，亲姐姐嘛，有什么可怕的？”

赛观音听出弦外之音，不得不缓和一下口气，装模作样地说：“一出去老半天也不说一声，你知道家里多惦着你呀！”

林黛玉向小妹使眼色：“大家都惦着你！”

小妹赶紧用话堵住姐姐的嘴：“是我不好，姐姐，你不怪我？”

赛观音只好就势下台阶，装出特别爱护小妹的样子：“小妹，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别尽跟小孩似的。一个姑娘家还能靠着姐夫过一辈子吗？你从小就爱哼哼，以后你有了空就跟林姑娘、戏子他们学学唱吧，你看人家大妮，还比你多一手赚钱的本事呐！”

大妮赶快跑过来拉住小妹的手：“姐姐，我教你好不好？”

小妹忙说：“好的！好的！”

海月楼：“我拉胡琴，来来来！”

小妹跟着大妮边舞边唱：

大年初一头一天，
小妹妹跪在姐姐面前，
姐姐上前忙拉起呀，
走上前，说一番，
伸手掏出压岁钱，
哼呀呀呼嗨，

一奶同胞拜的什么年哪呀呼嗨!

唱完了,大妮高兴地搂住小妹的脖子转了起来。

众人助兴地轰笑。

赛观音不自然地干笑。

二

当铺门口。

海月楼向稀稀拉拉围观的人们作揖,观众半是大人,半是小孩:“诸位多多捧场!听得好,有钱的,哗嚓哗嚓;没钱的,趟个场子。诸位,兄弟现在要唱一出《武家坡》。想当年,小兄弟在红舞台挂牌的时候,这是一出看家戏,每贴必满。今儿个要拿出来孝敬孝敬各位花钱的爷们。大妮,拉起胡琴来。”

大妮拉起胡琴。

海月楼转身戴上纸盔和挂须,背身唱“西皮倒板”:

一马离了西凉界,

众人喝彩:“好!”

喝彩声中,海月楼不由得心醉神移,回忆起当年走红时的情景——

三

红舞台。

海月楼行头华美,神采焕发,一甩鞭转身亮相,出现在明灯照耀的舞台上,神完气足地演唱:

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

台下,满堂观众齐声喝彩:“好!”

台上,海月楼在唱,一派名角的气度:

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

台下,观众喝彩:“好!”

台上，海月楼在唱：

薛平贵，好一似，孤雁归来。

四

当铺前。

一声倒彩使海月楼回到了现实世界。他回身，定神一看，只见大人们都已走光，只剩下小斗子等几个流浪儿在嘻嘻哈哈地起哄。他不由得火冒三丈地踢了小斗子一脚：“小瘪三！你寻什么穷开心？你……”

小斗子嬉皮笑脸地反骂：“戏子，你他妈讲理不讲理？给你捧场你还骂人呐？”

海月楼：“要你捧场？听戏的死绝了也用不着你呀！”

全老头走过来劝架：“你们干什么呀？小斗子，快玩去！别动不动就跟人打架！”

小斗子招呼着小伙伴，嘻嘻哈哈地走了。

全老头劝慰海月楼：“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呀？”

海月楼无限感慨：“老全，你知道有个海月楼老板吗？”

全老头摇了摇头：“海月楼？”

海月楼悲愤难抑：“嗯，海月楼，当年九亩地红舞台的台柱子，那就是我呀！你知道吗？可是现在还有谁知道这个世上还有个海月楼？唉！完啦！我连个名字都没有了！人家就光知道管我叫戏子。他妈的！没名没姓的戏子！人连名字都会死的，你知道吗？老全！”

老全叹了口气：“唉，别难受了，朋友！咱们回去歇一会吧。大妮，收拾东西，走！”

大妮收起胡琴、板凳，三人同回闻家店。

五

闻家店“客房”。

全老头和海月楼父女推门进来。

房里拥挤不堪。一张张的床铺(有的还是双层床)沿墙摆着,没有任何遮隔。金不换夫妇、赖皮匠夫妇、海月楼父女、全老头、馒头张、四喜子、牛三、测字人等等,全都挤住在这里,一家一个铺位。他们的家私和谋生工具——诸如皮匠挑子等等,则都搭在通道之中。

离门口不远处,摆着一张四方桌。四喜子、牛三、金不换、石敢当等正围坐着赌钱。距四方桌不远,有一架木梯通上阁楼。

赌完一局,四喜子冲着阁楼喊:“小杨,你在干嘛呢?”

六

阁楼上。

杨七正在清点自己的“胜利品”。他摆弄着几顶帽子,看看哪项适合自己。然后,拿起一个皮包,拉开拉链抖出物品。

四喜子见杨七没有答应,爬上阁楼门口,喊:“小杨!”

杨七忙把东西藏在身后。

四喜子:“小杨,下来!”

杨七不耐烦地挥手:“好,好,就来。”

四喜子边下边说:“快点!”

七

阁楼下。

四喜子见馒头张正在点着卖剩的馒头,凑过去,抓起一个:“大姐,给馒头蛋吃呀?”

馒头张夺回馒头:“去去去!”

四喜子坐回去赌钱。

传来赖嫂子的咳嗽声。馒头张犹豫片刻,取出一个馒头,走到赖嫂子床边:“赖嫂子,今几个好点了吗?”

赖嫂子侧躺在床上：“今儿个更不成了。”

馒头张：“生病的人，别老折磨自己，看开点，”递过馒头，“吃个热馒头吧，卖剩下的。”

赖嫂子撑起身来：“怎么能吃你的？张奶奶！你留着明天卖钱吧，我也吃不下。”

馒头张大大咧咧地把馒头塞给赖嫂子：“嘿，别假客气了！热腾腾的吃点。人生来就为这张嘴，不吃点怎么成呀！”

赖嫂子两手捧着馒头，想吃又舍不得。

全老头感慨地：“还是我们胖姐良心好。”

测字人：“她是一副厚道的相，按她的相看，命里还应该有一步帮夫运。”

馒头张笑嘻嘻地凑过来。

测字人：“大姐，你怎么不嫁人呐？”

馒头张：“我嫁过三回人，守了三回寡。我还有帮夫运呢？”

测字人：“爱信不信，你再嫁一回就知道我的话不错。”

馒头张：“得了！先生。留着你的江湖诀骗钱去吧！男人呀——够啦！”

众人大笑。

馒头张越说越有劲头：“你瞧瞧赖嫂子，病得都剩下一把骨头了，天天还不都得挨赖皮匠几顿揍，哼！男人……”

正在缝鞋的赖皮匠冲着她嚷：“你少男人男人的！石敢当在那里等着你呢！”

馒头张两手一插腰：“石敢当管你屁事？少打顿女人就是了。”

赖皮匠不再理她。

测字人爬上自己的二层床观赌。

赌桌前，石敢当唉声叹气：“唉，又是通赔！”

牛三故意逗他：“局长大人，别着急，慢慢来。”

馒头张走到石敢当后面，亲热地：“石敢当，又是输了不是？”

石敢当也不避人：“嗯，输了，你替我把把风吧！”

馒头张：“哼，傻瓜蛋！跟这几个人赌钱，你还指望赢呐，你？”

金不换：“咦，这是什么话呀？我的胖姐。你还没当局长太太，就替他管起家来啦？”

馒头张喜滋滋：“你就少耍贫嘴吧，我的大少爷！”

金不换学她的样：“你就少耍贫嘴吧，我的大少爷！”

众人大笑。

赖嫂子却笑不起来。

她从床上支撑起身子，捧着馒头，慢慢走到皮匠身边：“这个馒头你吃了吧，老赖。你还没吃晚饭呢。”

赖皮匠正在缝鞋，没好气地：“我不要吃！你别搅惑我！”

赖嫂子边咳边说：“那，那，我给你留着。”

她把馒头放进锅里，自己只倒了一碗水喝，又慢慢走到赖皮匠跟前：“刚才闻太师又来要债，还有房钱。他说，今儿一定得给。”

赖皮匠用锤子狠狠地敲着鞋子：“要钱？没有！你告诉他，我就一条穷命在这儿。”

赖嫂子怯生生地：“多少给他几毛吧，他逼起来，我实在害怕。”

赖皮匠抬起头：“那么，你就把你那个戒指拿出来，等我变了钱还他。”

赖嫂子下意识地按着自己的衣袋，十分慌乱地：“不是我不肯！老赖！我……”

赖嫂子不停地咳嗽。赖皮匠憋着气，看了她一眼，也不说话，只顾干着手中的皮匠活。

赖嫂子央求：“别做了，我怕我这个病……你跟我说说话吧！”

赖皮匠终于憋不住了，把锤子一扔：“你有完没完！见天唠唠叨叨的，我一看见你就有气！”

他把鞋一扔，悻悻地走了。

赖嫂子边咳边哭：“老赖……”

全老头过来扶她：“赖嫂子，到床上去歇歇吧，身子要紧。”

赖嫂子吃力地躺下：“老伯伯，你瞧瞧我这个命，从小卖给人家做丫

头，连自己的爹娘是谁都不知道，挨打挨骂的挨大了，嫁了人，我想总该有个出头的日子，谁知道，还是苦，还是苦！”

全老头一边抽着早烟，一边劝慰：“老赖是个老实人，他的良心不错。”

赖嫂子：“我明白，他性子急，运气坏，又背了一身债，难怪心里烦。都是我累了他，我对不起他。”

全老头：“哪里的话，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个没病没痛的？”

赖嫂子吃力地坐起：“有一件事我想着就难过，你知道，我做了十几年丫头，临走，东家赏了个戒指，这也是点家私，我就留着。老赖几次想把它卖了，我总舍不得。我命这么苦，我想，几时到城隍庙许个愿，把它捐给菩萨，修个来世；可是，心里又别扭，觉得对不起老赖……”

她从衣襟里掏出一个纸包，剥掉一层纸，再剥一层纸，又剥一层纸，小心翼翼地拿出戒指，递给全老头。

赖嫂子：“你看，就是这个。”

全老头接过戒指看了看，不语。

赖嫂子：“是金的？”

全老头疑惑地：“这个戒指……”

赖嫂子：“怎么？不是金的？”

全老头掩饰：“哎，金的！是金的！你把它藏好了吧。”

赖嫂子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她又一层一层地包着戒指。

她藏好戒指，满怀心事地问：“老伯伯，我老想问问您。您说，做人到底有报应没有？天上到底有没有菩萨？”

全老头吐了一口烟：“我想，也许有，也许没有。”

正在赌钱的四喜子转过脸来：“老滑头，这叫什么话？”

全老头没理他。

赖嫂子急着往下问：“那么，我们这辈子吃够了苦，下辈子还得吃？”

全老头尽量找出能安慰她的话：“不！这一辈子吃了苦，下一辈子就享福了。”

赖嫂子：“见了阎王爷还吃苦不吃呢？”

全老头：“当然不，苦命的人死了就不苦了。阎王爷见了你准说：‘赖嫂子，你来了，欢迎！欢迎！你在阳世是好人哪，我知道。你不用下地狱，回头我就送你上天堂。’”

四喜子又打岔：“嘿嘿，全老头，你怎么就爱哄人哪？你听见阎王爷说的？”

全老头搪塞：“你赌你的罢，四喜子，我自然知道。”

四喜子：“你怎么知道？”

金不换：“喂喂喂！赌钱要紧，你管他呢！”

赖嫂子看看四喜子，又看看全老头：“老伯伯，你说的是真的？”

全老头：“当然真的！”

赖嫂子：“那，我可以上天堂？”

全老头：“当然可以。你听我说下去——”

八

幻想中的南天门。

烟云缭绕，众神排列两旁。

全老头的画外音：“就这么着，阎王爷派一对白鹤，送你上天堂，一直送到南天门。”

赖嫂子衣饰焕然，脸带笑容，被金童、玉女接到南天门。

全老头的画外音：“左金童、右玉女，头顶挂一道金光，脚底五彩祥云，手拿长幡，笑嘻嘻地对你说：‘阿弥陀佛，赖嫂子来了。早听阎王爷说，她是个好人。咱们快点儿让她见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去吧。她吃了苦，也该享享福啦。’”

九

现实中的客店。

赖嫂子：“老伯伯，你没有骗我吧？”

全老头：“我怎么会骗你呢？”

赖嫂子：“但愿是这样……可是，我的病要是好起来，阎王爷就让我多活几年吧。”

全老头有点茫然：“你还没有活够？”

赖嫂子：“我一天好日子还没有过呢，只要死了不再吃苦，活着，苦就苦点吧。”

突然响起闻太师的声音：“你怎么知道死了就好啦？”

赖嫂子抬头一看，见闻太师正手捻佛珠，站在全老头后面。

闻太师恶狠狠地：“告诉你，好不了！你还得苦！到了阴曹地府，你还得苦！”

赖嫂子惊叫一声：“啊？我的天！”

闻太师捻着佛珠，走到佛龕前，顶礼膜拜。

全老头追过去：“闻太师，你这是怎么回事？她上她的天堂，你开你的小客店，这些事与你什么相干？你也要管？”

闻太师捻着佛珠：“笑话！我怎么不管？她要上天堂，叫我上哪儿去？”

全老头愤然：“天堂也是你们有钱人包的？”

闻太师摆出不屑于理会的样子：“不管是谁包的，反正你们这一帮子，配吗？”

他走到赌桌边，对四喜子、牛三等连损带骂：“整天就知道吵呀，闹呀，骗呀，偷呀，尽不做好事情！没早没晚的大灯大亮点着赌钱，也不怕老天罚你们！”

四喜子忽地站起来：“罚你祖宗十八代！”

闻太师按住四喜子的肩膀，阴毒地一笑：“四喜子，别骂人，骂人要折阳寿的。要记住，你赚的钱不容易，是大街上一笤帚一笤帚扫来的。”

四喜子气得发愣。

闻太师越发抖威：“你们这帮东西，我是可怜你们才让你们住在这儿的。不然，我叫你们一个一个滚他妈的蛋！”

杨七从阁楼上下来，在木梯上对着闻太师大骂：“他妈的！这个没心肝、少天良的东西！你不用操心，少在众人身上抽筋喝血就够了，我们全滚蛋，你喝西北风去！”

闻太师的舌头像被什么粘住似的，说不出话来。

石敢当息事宁人地打圆场：“得了，得了，大家都别吵了，小杨，来来来，推一庄。”

闻太师惹不起杨七，又到赖嫂子跟前：“皮匠家的，你欠我的债和房钱，你还给不给呀？啊？”

赖嫂子哭起来：“我的亲妈呀！我的命好苦呀！你睁睁眼吧，老天爷！我们苦了一辈子，可没做过坏事呀！”

闻太师刻毒地冷笑：“嘿嘿嘿嘿，你还叫天？你还想上天堂哪？告诉你，你欠了我的债，你就是死了我都会写阴状到阎罗王那里告你！叫你不得超生！”

赖嫂子受到致命一击，痛楚地喊了一声：“啊？你怎么说？”

她一横心，掏出戒指：“好！我给你钱！我给你金戒指！给你抵债！”

闻太师一愣，接过戒指，哼哼哈哈地笑了笑。他斜着独龙眼，端详着戒指，放到嘴边咬了咬。眉头一皱。又咬了一下，恼怒了。

闻太师：“你想拿这个来抵债呀？嗯？”

赖嫂子：“抵债！交房钱！我不短你的，不欠你的！”

闻太师悻悻地把戒指一扔：“去你娘的吧，你个痨病鬼！你不得好死！”

赖嫂子惊叫一声：“怎么，你！”蹲下身满地找戒指。

赛观音进屋，两手交叉着抱胸。

闻太师恶狠狠地斥骂：“我就说你们这帮子没一个好东西！死拖活赖的，穷还穷得不老实，你敢拿个包金的来抵债！”

赖嫂子吃力地站起来：“什么？包金的？”

闻太师逼上前：“别装傻！你给不给钱？你？”

赛观音尖叫：“别找麻烦了，有钱给钱，没钱走路！趁早别死赖在我

们这儿！”

赖嫂子哭。

闻太师：“妈——的！给不给？”

赖嫂子冲到柱子前，边撞头边哭：“我，我，我好苦的命呀！老天爷，你把我叫了去吧，你把我叫了去吧！”

全老头把她拉住。

闻太师大喊：“别在这里装死！快给我搬出去！”

赛观音抓起赖嫂子的铺盖：“没那么些话跟她说！把她的东西扔出去！”

闻太师边扔边骂：“扔出去！扔出去！这个痲病鬼，滚他妈的蛋！”

全老头拉住闻太师：“闻老板，闻老板。”

赛观音怒冲冲：“你不用管！你不用管！”

全老头：“闻老板，人心都是肉长的，我求你宽限几天，行行好吧！”

闻太师：“我问你，钱你替她还？”

全老头：“钱？有钱我还用跟你说呀？我们这群都是穷鬼瘪三，就是为了穷，我才在这里求你，你们没看她病到什么地步吗？”

闻太师：“告诉你，我这里开的是客店，不是殡仪馆！欠了我的钱你就得滚蛋！没有钱还在这里充好汉，你少给我管闲事！”

赛观音：“扔！给我扔！”

房客们围看着，敢怒不敢言。

赛观音搬起皮匠担子：“把皮匠担子也给扔了！”

赖嫂子爬过去，抢着皮匠担子：“你们不能砸，不能砸！这是我们的命根子，吃饭的家伙。”

闻太师一把揪起赖嫂子，把她拉出门口。

—○

院子里。

闻太师把赖嫂子狠狠一推，赖嫂子栽在地上。她刚想爬起来，闻太

师狠狠地踢她一脚，她唉呀一声，躺在地上不再动弹。

人们纷纷从屋里出来。

全老头蹲下：“赖嫂子！赖嫂子！”

赖嫂子一动不动。

四喜子、杨七等：“怎么样了？”

全老头慢慢站起来：“不中用了。”

杨七：“赶快把她抬到床上去！”

全老头：“闻太师他不会答应的。”

赖皮匠回来，急急奔到妻子跟前，扶起她的头：“阿满，你怎么啦？”

赖嫂子睁开眼睛，无力地望了皮匠一眼，转向全老头，微弱地问：“天堂？真的？”

全老头颤抖的声音：“真的，真的。”

赖嫂子掏出戒指，交给皮匠：“老赖，我先去了，我真对不起你。”

全老头长叹一声：“完了，去了。”

闻太师捻着佛珠：“给我抬出去！脏了我的屋子，我进去烧炷香。”

林黛玉、馒头张抚尸恸哭：“赖嫂子！赖嫂子！”

全老头沉重地招呼大家：“赶紧料理料理吧，大家尽力凑一凑钱。”

——

屋内。

闻太师在神龛前烧香礼拜。

人们跟着全老头回到屋里。

全老头先掏钱，放在桌上。坐下来，对大家说：“大家凑一凑吧！”

金不换走过来，放钱。

四喜子走过来，放钱。

海月楼带着大妮走过来，摸摸口袋，没钱，默默走开。

牛三走过来，放钱。

测字人走过来，放钱。

杨七走过来，放钱。

全老头数了数：“钱还是不够呀。”

杨七掏出金别针，走到神龛前，冲着闻太师：“喂，这个别针卖给你。”

闻太师接过别针看了看：“要卖呀？”

杨七点点头。

闻太师故意把别针还给杨七：“这两天手里不方便，不收货，这东西太次了，值不了多少钱。”

杨七轻蔑地看了他一眼：“随你便吧！你看值多少你给多少。”

闻太师：“嗯，四块钱，怎么样？”

杨七犹豫。

传来赖皮匠的哭声。

杨七把别针递过去。

闻太师急忙从怀里掏出四块钱，塞给杨七。

— 二 —

郊外坟地。

新垒起的土堆——赖嫂子的坟堆前，赖皮匠、林黛玉、馒头张跪着烧纸钱，边烧边哭。

全老头、杨七、小妹、四喜子、牛三、金不换、海月楼等围着坟堆，低头站着。

馒头张边烧边哭边诉：“好好的就去了，赖嫂子，你苦了一辈子，现在好了，不用再挨饿了，去了……”

赖皮匠放声大哭。

林黛玉哭。

石小妹哭。

一片哭声。

全老头：“我们走吧。”

人们低头不语，一个一个跟着走。

小妹仍伏在坟堆上痛哭。

杨七返回坟前：“别哭了，小妹，走吧。”

小妹不动。

杨七搀起小妹：“小妹，你怎么啦？”

小妹悲痛欲绝：“小杨，我憋死了！我实在憋不住了！我们这样活着干吗？我们年轻的，在这里等老等死等着喂狗吃，活着干什么呀？”

杨七压抑着自己的悲愤：“别难受，小妹。我一定改行，明天我就找事去。走吧。”

杨七搀着小妹，缓缓地走在这只有枯树、坟堆的荒郊上。

第 三 部

—

工厂高高的围墙外，杨七匆匆地走着。

在栅栏围着的厂门口，他犹豫了一下，敲了敲门。

门开了，出来一个人。

杨七：“我想找个事……”

那人：“没有，没有，去去去！”

二

人力车行。

一个老板模样的人端详着杨七：你想租车？人生面不熟的，你得找个保。”

杨七：“保呀？那，没有怎么办？”

老板：“那没有办法。”

三

冷冷清清的街上，杨七徘徊。

他无可奈何地靠在小桥栏杆上。

不远处传来打铁的叮当声，他心中一动，朝声音响处走去。

四

铁匠铺。炉火正旺。

铁匠：“真难得，杨七。你怎么来啦？有事吗？”

杨七：“我来求你一件事，你答应我在你店里打铁好不好？”

铁匠：“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杨七？”

杨七：“我想找事，我急着要找个活做。你知道我干那行干得腻烦透了。我决心洗手，从头再来，找个行业跳过去，随便什么事情都成，可是我连跑了三天就没有一个地方能容我。有的地方根本不要人，有的地方倒是要人，可是他们都知道我这个底儿呀，我就像在脸上烫了个字：‘贼’！冲这个字我就得让人轻贱，不能要我！我不想飞高枝，可是现在，连、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

铁匠：“所以你到我们这里来，想要打铁？”

杨七：“我求你，求你拉我一把！请相信我，收我在这里。我不怕吃苦，我什么都能干。”

铁匠：“杨七，我明白你，你在年轻人里头是头挑的！就凭你这点志气，我说什么也得帮你的忙。可是你叫我怎么对你说呢？你瞧我们这个小店，我们哥仨整天在这里叮叮当当的打，吃苦流汗，还不够我们吃的，我怎么能够叫你来陪着我们挨饿呢？”

杨七：“你不明白，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少苦！”

铁匠：“唉！不是我劝你坏，你用不着这样苦你自己。多少老实人给逼得走了邪路！活在这个世上，就好比打铁，火烧着，锤子打着，再硬的

汉子也不能不变样。你说对吗？”

杨七长叹一声：“你说的对。”

铁匠：“你先回去吧。你实在找不到事情嘛，就先到我这里来。咱们这年头只有——嘿，苦饭大家吃了！”

杨七：“真的？打铁的？你真的肯要我？”

铁匠：“真的！”

杨七：“那，那我回头来找你啊！”

铁匠：“好，好。”

杨七迈着大步，轻快地走了。

五

闻家店阁楼。

杨七兴冲冲地推门进来，刚解开外衣，忽然觉得有点异样，他定神一看——

赛观音正不声不响地斜躺在床上抽烟，带着媚态的眼光盯着自己。

杨七两手往口袋一插，冷冷地问：“你来这里干什么？”

赛观音娇声娇气：“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她一骨碌爬起来，走到杨七跟前：“我知道你不爱听，可是生了疮，迟早得开刀，咱们今儿就把话说开了。”

杨七仍旧冷冷地：“你又要说什么？”

赛观音：“你明白我的脾气，我不是那种提不起放不下的娘们，我从来不可怜人，也不愿意让人可怜，自然更不能叫人硬喜欢我。”把手搭在杨七肩上，“小杨，我不想别的，我要你今儿个把真情对我露一露。”

杨七甩掉她的手：“什么真情？”

赛观音：“你不能老让我这么干着！有情份的好下去，没情份也说得开！天下没有不散的酒席，你给我一句话，咱们就一刀两断。”

杨七不耐烦地：“你要我说什么？”

赛观音眼露凶光：“干脆一句，你是不是就这样跟我扯啦？你说！”

不要耍含糊！”

杨七：“你不要逼我好不好？我已经够受的了！你是明白人，还用得着我多说？把话说得血淋淋的，也没意思。”

赛观音又恢复了那副媚态：“我什么都看得开，就在这上头死心眼。我耳朵里还装满你的甜言蜜语，亲的热的，我都记得。我不相信你的心就这么狠！”

杨七：“那么我告诉你，我……”

他本来想告诉她：他不喜欢她，讨厌她；他喜欢的是石小妹！但话到嘴边，却又说出口，只好愣愣地看着她。

赛观音误解了他的目光，挑逗着说：“你干嘛老看着我？难道你还没有看够？”

杨七越急越说不出话：“我……哼！”

他走到床边坐下。

赛观音笑眯眯地跟过来，挨他坐着，搂他肩膀：“小杨，我们真心好过是不是？我们好得能合穿一条裤子的日子，你还记得不记得？”

杨七猛地扒开她的手：“你走开！别跟我来这一套！”

他站起来：“跟你说真的吧，我讨厌你，怕你，受不了你这一套！我没跟你好过，我压根就没拿我的心给过你。”

杨七怒冲冲地走到窗前，打开窗户，想让寒风吹掉自己心中的闷气。

赛观音冷冷一笑：“怕是拿你的心给了别的女人了吧？”

杨七：“那你管不着！”

他忽地趴在窗口，出神地下望。

六

院子里。

小妹提着酒壶从楼梯上下来，笑眯眯地望了望杨七的窗口，走出院门，打酒去了。

七

阁楼上。

赛观音凑上来。她显然看见了小妹的身影，便靠着柱子，试探着问：“我能替你做个媒人吗？”

杨七：“谢谢你，我用不着。”

八

阁楼下。

小斗子吹着口哨进来，找水喝。

忽然听见赛观音、杨七在楼上说话，他悄悄地爬上木梯偷听。

九

阁楼上。

杨七下逐客令：“现在话都说完了，你走吧！”

赛观音仍然纠缠：“小杨，我劝你顺风的篷子可别扯得太足！我什么都给了你，可你现在说压根没拿心给过我……”

杨七讥讽地冷笑：“你什么都给过我！难道你就没有给过别的男人？”

赛观音：“你吃醋还是怎么样？”

杨七摇摇头：“我没这个胃口！可是凭良心说，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好来好散，天底下有的是男人，你不用死缠着我！”

赛观音装出一副可怜相：“小杨，你知道，我也是可怜人。我们到底不是冤家，我们应该大家帮忙，是不是？”

杨七打量着她：“帮忙？”

赛观音有意讨好：“我知道你喜欢小妹。”

杨七冷笑：“啊，所以你折磨她？我告诉你，以后你再碰一碰小妹，我不答应！”

赛观音斜睨杨七：“哼！一提小妹，瞧你急的！”

杨七不语。

赛观音点烟，抽几口，慢腾腾地吐着烟雾：“我是个古板人，化不开的，我跟人好就好到底。既然你喜欢小妹，我可以作主把她嫁给你。要用钱我来帮忙，二百只老洋够了吧？多点也行。”

杨七心有所动，疑惑地：“你，你说的是真心话？”

赛观音卖关子：“你别疑心，我说得出做得到，小妹的事我包在身上。就怕——有一个人他不答应！”

杨七明知故问：“谁？”

赛观音并不回答，却压低声音，神秘地说：“只要你有法子治他，你的事情办成了，绑在我脖子上的绳子也解了，你帮了自己的忙，也算帮了我的忙。”

杨七疑疑惑惑：“我不懂你的意思。”

赛观音：“你真不懂？”

杨七：“不懂！”

赛观音手指二楼卧室，咬牙切齿：“那独眼龙！那死鬼！有他在世一天，你一天也娶不了小妹，我也一天过不了好日子……”

—○—

楼下木梯上。

小斗子侧耳听着。

— — —

阁楼上。

杨七大吃一惊：“什么？你，你是说闻太师？你要我把他……”

赛观音不想把“杀”字说出来，含含糊糊地点头：“嘿嘿。”

杨七装不明白：“你要我把他……”

赛观音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发疯似地尖叫起来：“对了，对了，我要你把他……”

她狠狠地做了一个杀人的手势，直愣愣地望着杨七。

杨七激怒：“呸！你打的好主意！你想借我的手把男人宰了，你好得他的家私，自由自在地找野食，再一状子把我告到衙门里。你这个狠娘们，一刀子害两个，回头你倒干干净净跑到大街上看出殡去！”

赛观音不自然地笑笑：“嘿嘿，你想到哪里去了？小杨，我为什么要害你呢？我还不是为大家打算！事情完了，我走我的阳关路，你带小妹远走高飞。不瞒你说，为了你，我恨小妹！走开了，不是大家都好吗？不然的话我还要折磨她的。我管不住自己！再说，你难道不恨闻太师？他吃了你的黑货还咬你一口，你忘了他挑你吃的官司？”

杨七背转身：“你不用再说下去！我就相信你说是真的，我也不能干这个。”

赛观音窜过来，威胁：“你真不干？”

杨七斩钉截铁：“我说了，不干！”

赛观音一脸凶相：“那我跟你说明白了吧！今儿不是你杀我，就是我跟你没个完！”

杨七轻蔑一笑：“哼！”

赛观音像匹受伤的野兽，蹦起来：“你哼什么！你这个流氓，扒儿手，没天良的！你当我是好说话的！（她撒泼地打了杨七两嘴巴）你哼！你哼！”

杨七站着不动，也不还手。

赛观音趁势揪住杨七的衣衫，杨七这才自卫性地扭住她的双手，用力一甩，赛观音摔倒在地。

杨七：“你给我滚！我不打你，打你脏了我的手，快滚！”

赛观音并不甘休。她一骨碌爬起来，猫着腰用脑袋猛撞杨七。

杨七把赛观音推倒。

赛观音抱着杨七的腿，狠咬。

两人扭成一团。

赛观音边打边骂：“你打！你打！打，打，我打死你！”

— 二 —

楼下。

闻太师举着蜡烛进来，东张西望。

小斗子急忙躺到角落里。

闻太师侧耳，听清是自己的老婆在阁楼上和杨七打架，咬牙骂了句“狗娘养的”，便奔到木梯边，抬脚上梯。

小斗子悄悄爬到木梯边，拉住闻太师的脚往下拖。

闻太师惊喊：“救命啊！”

— 三 —

阁楼上。

仍在扭打的赛观音听见喊声，一惊，松开手。

— 四 —

楼下。

闻太师冲着阁楼大骂：“狗娘养的！你们要谋害我呀！好呀！你们，我看你们俩往哪儿跑！”

他怒冲冲地把木梯搬走，在屋子里大喊大叫：“来人呀！来人呀！你们都来呀！来人！”

全老头刚好收摊归来，忙问：“出了什么事情？”

闻太师指指阁楼：“他们！他们……”

全老头望望阁楼，不动。

闻太师又狂叫起来：“来人啊！来人！你们都死绝啦！”

除了全老头，屋子里空空如也。

闻太师冲着阁楼，跺脚大骂：“杨七你这个小杂种！你半夜三更把我女人关在阁楼里是什么意思！你？小子有种你别跑！”

没人搭理。

闻太师在屋子里乱转：“来人呐！报局子去呀！叫局子来人呀！”

全老头不动。

闻太师冲过去：“老混蛋！你听见没有？报局子去！”

全老头不咸不淡地：“报局子去，让局子的人来看热闹呀？老板！”

闻太师一楞。

杨七站在阁楼门口，带着嘲弄的口吻向闻太师挑战：“去呀，去报局子呀，我等着你。妈的！我把你女人怎样啦？你看清楚了没有？”

全老头找梯子：“梯子呢？藏哪里去了？”

杨七凛然对闻太师：“你让我下来！”

全老头搬梯。

闻太师挡住：“别给他！梯子别给他！”

杨七纵身一跳。

赛观音一声惊叫。

杨七安然着地，走到闻太师跟前。

闻太师慌乱地抓住杨七的衣领：“别让跑！抓住他！抓住他！”

杨七甩掉闻太师双手：“我不跑，我跟你上局子去！”

赛观音着了慌，站在阁楼门口故意鸡毛子喊叫：“哎呀！小杨，别到局子去！叫我们现眼呀！”

闻太师啐了一口：“骚狐狸！臭婊子！你贱得都发了霉了！自己送上阁楼里去，你还要脸？你？”

角落里响起小斗子的声音：“好，骚狐狸！臭婊子！你跟杨七在阁楼上干嘛呀？啊？”

闻太师一楞，循声寻看，发现小斗子正躲在角落里起哄，便拿起笤帚赶上去：“小鬼！你也来捣蛋！你！”

小斗子边跑边喊：“好！独眼龙！活王八！”

闻太师揪住小斗子，边打边吼：“小鬼！你还说不说了？”

小斗子：“不说了，不说了。”

闻太师松手。

小斗子跑，又嬉笑着骂起来：“独眼龙，活王八！”

闻太师举着笞帚追打。笞帚碰着神龛，佛像颤摇。

闻太师慌忙停下，扶好佛像，作揖：“罪过，罪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全老头把木梯架回原地。赛观音急急从阁楼上下来。

她拉住杨七，装模作样地哭叫：“哎呀，小杨，你可害苦了我！让我怎么办？我可怎么见人哪？小杨！”

杨七把她推开，她又紧靠上来。

杨七大骂：“他妈的！你这戏做给谁看呀？”

赛观音撒泼：“我不活了！不活了！都是你，都是你！”

杨七用力把她推开。

赛观音蹲在地上哭叫。

闻太师举着笞帚：“你这个骚狐狸，臭婊子！”

他没有打下去，却又转向杨七：“你，你……我饶不了你！”

全老头话中有话：“老板，你先回去，人家欺侮不了你的闻奶奶！”

闻太师拉起赛观音：“走！你给我走！”

赛观音被拉向门外，却厚着脸皮哭叫：“小杨！小杨！”

杨七厌恶地望着她的身影：“他妈的！真他妈的骚狐狸，臭婊子！”

全老头忧心忡忡：“杨七，事情不对！事情会闹大的！闻太师饶不了你，你在这里呆不下去了，我看你还是赶快走吧！”

杨七不语。

全老头：“你找的事怎么样啦？杨七！”

杨七痛苦地趴在木梯上：“嘿，别提了，老全。我真想杀人放火！”

全老头长叹：“唉，这年月，想做好人还真没有路子。你小心点，杨七，看这夫妇俩的神色，事情还没这么容易了结。”

小妹疾跑而来：“小杨！小杨！怎么啦？闹得天翻地覆的！又是我姐姐吧？”

杨七冷笑一声：“嘿！你姐姐！你猜怎么着？她想撞掇我害死她男人，你想想她的心有多么狠！”

小妹痛苦地听着。杨七拉起她的手，恳求：“小妹，咱们走吧！你答应我，跟我一块走吧。”

小妹低头沉思。抬起头，毅然决然：“好，走。我一定跟你走。”

全老头：“我想也是这样，出去闯一闯，也许会闯出一条活路来的。唉，反正总比死耗在这里好。要办就得快，还得做得谨慎，我有点替你们担心，怕会出乱子。”

杨七：“走吧，小妹！明天走不了就后天，越快越好。”

小妹：“可是，我们往哪儿跑啊？”

杨七：“不管！走开了再说。”

小妹：“好，反正我这条命也豁出去了。”

一五

二楼卧室。

时钟敲响十一下。

闻太师靠在太师椅上抽烟。对面坐着穿警服的石敢当。

闻太师叹了口气：“唉！三叔，都十一点了，你那个侄女呀，不知道到哪儿浪去了？这两天她的神情就不对。今天她晚饭都没在家里吃，一定是杨七那小子勾引的。这个不长进的下贱女人，还真的当那个扒手会看上她。那小子呀，爱的是我的钱，图的是我的家私。她给迷昏了头，上了这个混蛋小子的当！”

石敢当：“那你把杨七撵走算了。”

闻太师：“撵走算了？那有这么便当的事呀，我早就打算好了，杨七这小子，哪天搬出我的房子，我哪天送他进牢房！我明天到局子里就告，告他个盗窃！”

石敢当：“那不好吧？他攀你个窝藏的罪名，那怎么办呀？”

闻太师：“唉呀，我的二叔！你吃的是哪个公司的饭呐？攀我窝藏？有什么证据？咱们吃的是什么饭呀？”

一六

闻家店院墙外。

小方陪着赛观音回来。

赛观音欲进，小方把她拉住，四顾无人，塞给她一小包毒药，压低声音：“拿着，看机会给独眼龙吃了。”

赛观音：“小妹的事呢？”

小方：“算计好了，先找个主，破了身，再往窑子里一送。到时候你把她送到旅馆里，其余的事都有我。”

赛观音：“要出了事怎么办？”

小方：“你放心，咱们是干什么的！大不了脚底下加油，一溜就完了。”

赛观音把毒药藏进皮包。

小方：“好，我走了。小心点，别漏了风。”

一七

二楼卧室。

赛观音轻轻推门进来，神色不宁。

闻太师正轻声叮嘱石敢当：“都明白了，你？”

石敢当：“嗯，好。”

闻太师：“明天天一亮我到局子里去。当心别漏了风啊。”

石敢当：“好。”

赛观音定了定神，走过来打招呼：“二叔，你好？”

石敢当应付地答了两声：“哎、哎”，逃也似地走了。

闻太师阴沉沉地打量赛观音：“哎，这半天都上哪儿去了？你？”

赛观音眼珠骨碌一转，露出甜腻腻的样子：“干嘛呀？老跟我吹胡子瞪眼的。我以后再也不理杨七那小子了，你放心好了，我的老爷子！”

闻太师：“别跟我一会甜一会咸的。跟你说句话，你是你爹妈卖给我的。宁可把你卖了，谁也别想占便宜！杨七尽跟我使坏，好呀，明天咱们公堂上见！”

赛观音：“怎么？你已经告了他？”

闻太师：“你着什么急呀？你看好啦！”

赛观音：“哼，便宜了他！要我呀，临走揍也揍他个痛快！天不早了，咱们睡吧。”

闻太师：“好。”

赛观音看了看自己藏药的皮夹，走到火炉前，打量着闻太师已经熬好的药茶，问：“药茶你现在喝不喝？”

闻太师脱衣服：“现在不喝了，明天早上再喝吧。”

时针指着两点半。

闻太师鼾声大作。

赛观音辗转反侧。眼前，浮现小方的白脸；耳边，响起小方的声音：“做了吧！做了吧！你不吃人，人就吃了你！做了吧！做了吧！”

她猛然坐起，准备下床。闻太师翻身，她一惊，赶紧躺下不动。

闻太师又打起鼾来。

赛观音悄悄下床。

时针指着六点，闻太师的药杯已空。

第 四 部

—

闻家店院内。

杨七夹着一个藤箱，在楼梯口来回走动，焦急地望着二楼。

小妹手拎布包，从楼梯上急急下来：“快走，我姐姐房里好像有声音。”

杨七：“那，快走吧，赶早班火车正好。”

小妹：“我有点怕，姐夫一大清早六点钟就出去了，他不会派人到车站里守着吧？”

杨七：“那怎么会呢？快走，别耽误时候了。”

杨七拉着小妹走出闻家院。

小妹犹豫地站住：“小杨，我们到底上哪儿去呀？”

杨七也说不清：“我，我，我们……”

闻太师迎面而来，他刚去警察局“报案”，颇有得意之感。一见杨七、小妹模样，喝问：“小妹，上哪儿去？”

小妹靠着杨七：“我，我……”

闻太师看看小妹，又看看杨七：“你们想走啊？杨七你这个杂种，青天白日你敢偷拐人口？”

杨七：“你把嘴放干净点！你问问小妹，是不是我拐带她！”

闻太师一把揪住小妹往回推：“你这个不要脸的，胆子可真不小，养你、喂你……你想人想疯啦？”

杨七追上，猛地推开闻太师，拉回小妹：“别理他，小妹！咱们走！”

闻太师：“敢？你！”

他发疯似地争抢小妹，把小妹推上楼梯；指着杨七，对围观的人们大叫大喊：“别让他走，把他逮住！把这拐带人口的贼小子给我抓起来！”

人们不动。

赛观音从卧室冲出来，站在楼梯中间：“好呀，小杨！你上回勾引我，这回又敢拐骗起小妹来了！”

杨七怒目而视。

赛观音斥骂小妹：“贱货！什么人不能偷，单单偷这个扒手！”

闻太师揪着小妹：“逮进去，把她吊起来再说！”

小妹挣扎。

杨七大喝一声：“别碰她！”

他把藤箱一扔，冲上去，夺回小妹，用身体护着她：“别怕！小妹！有我在这里！”

杨七转身，怒视闻太师、赛观音：“她给你们做牛做马、给你们使唤、给你们糟蹋够了！她是个人！你们不能这样对她！告诉你们，打今儿起，她是我的了！”

闻太师一时愣住，说不出话来。

赛观音把闻太师一推：“你听听！你听听！这个小偷爬到我们头上来啦！他挑逗了你老婆，骗了你的小姨子，你还不拚上去呀？拚上去呀？”

闻太师突然捂住肚子，“哎哟，哎哟”地哼唧起来，显然，喝进肚子里的毒药已经开始发作。

赛观音使劲地再推闻太师：“拚呀！拚呀！你还怕这个小贼种？”

杨七冷冷一笑，准备拚上去：“小贼种？他妈的！我问你个小贼种！”

小妹拉住杨七：“小杨，不要……”

闻太师在楼梯上东摇西晃，艰难地靠在墙上。

赛观音改变策略，直接冲着杨七叫阵：“你来！你敢碰我？”

全老头拉住杨七：“别打架，杨七！别上当，快走你的！”

闻太师靠在墙上：“走？你走不了的！告诉你们，我已报告局子了。等着吧，你这个贼小子！”

杨七被激怒了，他大吼一声，冲上去把闻太师揪下楼梯，两人扭在一起。

赛观音大喊大叫：“救命！救命！快打死人啦！”

杨七举手欲打，闻太师突然呻吟着摇晃了几下，倒在地上，不再动弹。

赛观音哭天喊地的叫起来：“哎呀呀，出了人命案子啦！我丈夫叫杨七打死啦！好邻居，快抓凶手，快把杨七给我抓起来呀！”

众人不理。

全老头俯身摸了摸闻太师的脉搏站起：“杨七，不对！闻太师真的死啦。”

赛观音冲下楼梯，装模作样地扑在闻太师身上：“我这命好苦啊！”

全老头：“杨七，快走！”

杨七拉着小妹：“小妹，我们走！”

赛观音跳起来，拉住杨七：“不成！打死人你想跑？”

杨七用力一甩，赛观音摔在地上。

赛观音大叫：“抓人哪！抓人哪！”

杨七拉着小妹夺门而出。

急促的警笛声，几个巡捕奔来。

杨七迎面碰上巡捕，被抓。他猛力挣脱，狂跑。

巡捕吹着警笛狂追。

小妹哭喊：“小杨，小杨，小——杨！”

二

监狱。

杨七穿着囚衣，一拐一拐地走着，被关进牢房。

三

某旅社二楼。

《桃花江》的靡靡之音在回荡。

房间里，嫖客戚老大急不可耐地来回走着。

小方一副无赖相，坐在桌前喝茶。

戚老大：“那姑娘怎么还不来？小方。”

小方：“别着急呀，老大。这就来啦。”

戚老大：“你敢担保她是原封货？”

小方：“当然罗！”

戚老大：“你知道，我这几天不太顺手，要讨个吉利，你可不能骗我啊。”

小方：“要不是地道的黄花闺女呀，你跟我小方算账！人挺漂亮，还会唱歌。”

戚老大：“啊？”

小方：“包你满意！嘿嘿！”

四

旅社门口。

一辆黄包车奔来，停下。

车夫掀开门帘，衣着妖艳的赛观音下车。

她回头催促：“快下来呀！”

小妹怯生生地下车，望了望四周，与往日不同，她身穿旗袍，脸上施了脂粉，头上还扎着朵花。但这一切，都未能掩盖她那凄苦的神情。

她迟疑地跟着赛观音走进旅社。

五

旅社二楼房间。

赛观音领着小妹进来。

小方迎上去：“你们来啦！戚老大可等急啦！”

戚老大狎侮的目光盯着小妹。

小方回头对戚老大：“怎么样，老大？她还是个雏儿，没见过世面，回头多包涵着点，嘿嘿……”

戚老大嘻嘻狎笑。

小方对赛观音使眼色：“咱们走吧。”

赛观音装出亲热的样子：“小妹，我们出去一下，你留在这儿，陪着戚老大，要顺着他点，别闹别扭。”

小妹慌神：“姐姐，你去哪儿？我跟你去。”

赛观音：“你又不听话啦！”

小方推着小妹到威老大跟前：“乖乖的，小妹。记着要听话，听话好处就多啦！”

威老大伸手摸小妹的下巴，被小妹甩开。

小方：“一个姑娘家，别老绷着脸。回头我们就来看你。”

小方、赛观音快步出门。

门被带上。

小妹冲上拍门：“姐姐！姐姐！”

六

房门外。

小方、赛观音侧耳听着房内动静。

传出威老大的浪笑声：“来呀，来！”

小妹的挣扎声。

误以为小妹已经屈服，小方拉着赛观音倚着栏杆说话。

小方：“好啦！这回叫功德圆满，你身上就干净了。”

赛观音：“这可是全按你的主意办的，你该称心了！”

小方：“我还不是为了你。嘿嘿！咱们运气可算不错，闻太师也是命该如此，他到了阴曹地府，还不知道自己是个毒死鬼还是个打死鬼！杨七这个小子也活该！他一打人就背上杀人的黑锅了，这叫做情屈命不屈，正好遇在这个点上啦！”

传出威老大得意的浪笑声。

小方：“里头成了，咱们走吧。”

七

房间里。

小妹双手被绑。她用力挣扎，企图挣断绳子。

威老大坐在床上，望着小妹浪笑：“嘿！嘿！我的小宝贝儿！你怎么不回我的话呀？我疼你，我喜欢你，我怎么舍得绑你呢？你别害臊呀，那怎么成！唉，你姐姐没对你说过？”

小妹惊讶、愤怒。

威老大企图软化小妹，上前给她松绑：“你会唱歌是不是？那你就唱个歌给我听听。怎么？我花了钱，你明白吗？”

小妹向门口冲去。

威老大追上，把她拉回：“别走！别走！我们这段缘还没了呢！你怎能出这个屋子？来来来！还是高高兴兴地先唱个歌！”

小妹偷偷瞟了房门一眼：“我唱了你放我走。”

威老大假装答应：“好，好，你唱了我立刻放你回家，好了吧？”

小妹：“好，我唱。”

她含着泪，抽抽搭搭地唱起大妮教她的小曲：

大年初一头一天，
小妹妹跪在姐姐面前，
姐姐上前忙拉起呀，
走上前，说一番，
伸手掏出压岁钱，
哼呀呀呼嗨，
一奶同胞拜的什么年哪……

泣不成声，冲到门口，猛拉开门，撒腿跑去。

威老大起身追赶。小妹已跑远。

威老大悻悻地：“喂！喂！她妈的！我找你姐姐算帐去！”

八

牢房里。

一个粗壮的大个子囚犯站在铁栅栏前，搓了搓手：“今儿好冷啊！”

杨七躺在墙角的稻草堆上，不吭声。

大个子转身看了看杨七，走到他身边，挨着他坐下。

杨七头发蓬垢，满脸胡须。他看了看大个子一眼，仍不作声。

大个子关切地问：“朋友，那个小娘们这几天怎么不来看你啦？”

杨七长长叹了一口气。

大个子：“我看你怪伤心的。其实哪，咱们这种人哪儿不过日子？这里管吃管住的有什么不好？有些人在外边饿急了，还想办法往这里边进呐！”

传来喊声：“杨七！有人看你！”

小妹包着头巾，向牢房奔来。

杨七奔上前去，隔着铁栅栏握住她的手：“小妹！”

两人对视。

杨七：“小妹，我巴望你这么多天，你怎么今儿个才来？”

小妹：“我，我病了。”

杨七：“怎么？你病了！你，你是瘦多了。”

小妹：“别管这个。小杨，你开庭没有？官司怎样啦？”

杨七松开手：“你没听说？我判了十年。”

小妹一惊：“十年？你要在这大牢里呆十年？”

她失声大哭：“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天老爷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杨七垂下头：“不要哭了，小妹，还是想想你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吧，我—想起这个，我的心就跟刀扎的一样。”

小妹止住哭：“你别只顾着我，我有办法的……我也会……”

杨七急：“会什么？小妹。”

小妹不语。

杨七从头到脚打量着小妹，疑惑地：“小妹，你这身衣服？”

小妹惶惑地：“这……”

杨七追问：“告诉我！小妹，你哪来的这身新衣服？”

小妹：“我……”

杨七：“你怎么忽然间打扮得这么漂亮？”

小妹无法回答，痛哭起来。

杨七火了：“你是不是有了别的男人？你说！”

小妹：“不，小杨……”

杨七：“你不用瞒我。你看看你这一脸的香粉！你看看你这一脸的胭脂！你看看你这双高跟鞋！”

小妹：“不！不！是我姐姐，她……”

小妹愤愤地扯下头巾，脱掉旗袍，甩掉高跟鞋，痛哭着跑了。

杨七隔着铁栅栏急喊：“小妹！小妹！”

九

闻家店“客房”。

四喜子、牛三在赌钱。

全老头不安地来回走动。

金不换百无聊赖地斜躺在床上。透过紧挨着床的窗户，人们可以看到纷纷扬扬的雪花。

床前的竹椅上，林黛玉一动不动地坐着看书。

金不换：“你总看《红楼梦》！《红楼梦》！你真把自己当林黛玉啦？”

林黛玉：“你不用管我！”

雪花从破烂不堪的窗户飘进来，落在金不换身上。

金不换气呼呼地坐起来：“这个缺德的屋子，雪总是往屋子里飞！”

林黛玉：“将就点吧，赖皮匠连这样的铺位都住不起了。”

全老头走过来：“奇怪，小妹怎么到这个时候还没回来？”

金不换：“怕什么？赛观音不是派人找她去了。”

全老头：“说的是，谁晓得赛观音她安的什么心？我真有点替她担心，怕她出什么乱子。我，找找她去。”

林黛玉：“我也是老惦着小妹呐。可您到哪儿找她去？”

全老头：“我到赛观音跟她姘头住的那个小旅馆去看看，打听打听。”

林黛玉：“你衣服穿得够吗？外边下着雪呐。”

全老头：“不要紧，我穿得厚。”

林黛玉从椅背上拿起自己的围巾：“你把围巾戴上吧！”

全老头感动地：“好。”

林黛玉把全老头送到门口，望着他走远，回来靠在柱子上：“小妹真可怜，以前受尽了折磨，能嫁个好男人，日子将就着还能过。现在，唉！”

金不换看了她一眼，讥讽起来：“你别可怜别人了，我的好奶奶！你也想想自己，抽屉里一个子儿都没有，你又怕冷啦、热啦、风啦、雨啦，一会心里头又难受啦，你也不出去找点生意去，明天咱们吃什么？”

林黛玉一听来了气：“吃什么？你爱吃什么吃什么！我是前辈子欠你的？你跟虱子一样，吸我的血，丢我的脸，我当婊子养活你，还得受你的气！”

正在赌钱的四喜子不耐烦地劝道：“别吵啦别吵啦，大冷天，你们再吵也吵不出个味道来！”

金不换却想借吵架来炫耀一下自己：“我丢你的脸？他妈的这回子是我丢你的脸？想当年你大爷在上海有当铺，苏州有田地，北京有房产，我爷爷做过官，全苏州城哪个不知道我们姓金的？”

林黛玉反唇相讥：“你还有脸吹牛？你个败家子儿、害人精！你要是公子爷，你到闻家店来拣烟屁股？”

金不换蹦起来，抬手就打：“你个臭婊子！你……”

林黛玉边挡边退：“你！”

忽听“哟”的一声，身穿华丽大衣的赛观音风风火火地进来。金不换慌忙停战，下床穿好鞋。

他尴尬地打招呼：“嘿，闻奶奶。”

赛观音叼着烟：“你们这又干什么？又打架？嘿！这才好玩呐！哈哈！”

金不换有意岔开：“闻奶奶，你好呀，这么坏的天，你怎么来的？”

赛观音有意卖弄：“怎么来的？大风吹来的，雪花送来的，童男童女领来的！——坐车来的！怎么不吵啦？”

金不换讨好地端过竹椅：“见笑！见笑！闻奶奶，请坐，请坐。”

赛观音坐下。

四喜子走过来，故意把赛观音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嗨！闻奶奶，真漂亮呀！怪不得都叫你赛观音呐。”

赛观音颇为得意地瞟了他一眼。

金不换端茶：“闻奶奶，你喝茶。”

赛观音端着茶杯，眼睛来回扫了一下屋子：“瞧瞧这个地方！我一个月不来，脏成这个样子！你们怎么也不收拾收拾？哎，我告诉你们，打这个月起，这个店我交给我二叔石敢当管了，这会儿我到屋子里理点东西，我呀，我呆不了多久就要走了，你们的店钱交给他就成了。”

金不换叹了一口气。

一直在旁边不语的林黛玉走过来：“小妹呢？她没跟你一块来？”

赛观音含糊地搪塞：“小妹……”

她眼睛骨碌一转，随口编造起来：“嘿，别提了，人家才是烧香烧来的命呐！不知多嗜有人看上了她，带她去相亲，这个小娘们害羞，一溜烟就跑啦！”

人们疑惑相视。

赛观音：“她没上这里来？”

林黛玉：“没有呀。”

四喜子冷笑一声：“你待小妹倒好呀！怪不得闻太师死了还老惦着你呐！”

赛观音不由得站起来：“你说什么？”

四喜子神秘地：“你走了一个多月，我天天晚上看见闻太爷。”

赛观音：“什么闻太爷？”

四喜子：“还有谁呀？你心窝里的闻太爷！哎，一连三天呀，我梦见着他。他呀，就在那窗户外边站着。”

赛观音胆怯地望了一下窗户，又望望四喜子。

四喜子模仿佛闻太师，恶狠狠地瞪着一只独眼：“就这样，朝里边瞧。我说：‘闻太爷，你干什么呀？’他说呀：‘我找一个人哪，你闻奶奶在这里

没有?’‘你找她干嘛?’我问他,‘你不是死了不是?’‘死啦,’他叹了口气说;‘唉,我死得冤枉呀,四喜子!’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你看,我在那边告状啦,四喜子,这就是阎王爷的批呀!我呀,我是来找那个冤家的!’”

赛观音一步一步往后退。

四喜子一步一步往前逼:“我这一看呀,嗨,他的脸跟青灰一样,七窍流血,眼睛瞪得像一盏灯,舌头吐出有三寸长,……”

赛观音惊叫一声。

四喜子:“哎哟,我的妈!”

林黛玉怕四喜子越编越吓人,忙制止:“别说啦,四喜子。”

她转身向发愣的赛观音:“闻奶奶,你去收拾东西吧,时候不早了,外面下着雪呢,回头下大了不好走。”

赛观音惶惑地边走边张望。

众人憋不住,爆发出一阵大笑声。

四喜子格外高兴,豪爽地邀请大家:“喂,朋友,今儿是你们扫街大爷的生日,我请你们吃酒!”

众人一阵欢呼:“走!”

四喜子:“醉八仙!大家全去!”

人们闹闹嚷嚷地往外走,只有牛三还坐在赌桌边,捉摸着刚才的赌局。

四喜子催他:“走呀!”

牛三边弄牌边说:“就来就来,醉八仙不是?我就来。”

—○

闻家店院外。

雪花飘飘。小斗子哆哆嗦嗦地走着。

闻家店“客房”。

小斗子推门进来，抖抖身上的雪花。

牛三仍在捉摸着刚才的牌局。

小斗子两手抱肩，抖抖颤颤地喊：“牛三。”

牛三抬头：“吓我一跳，小鬼，你这时候来干什么？”

小斗子指指阁楼：“杨七、杨七的屋子空着没有？”

牛三：“瞧你冷的！空着又怎么样？”

小斗子：“你别嚷，让我过一宵，今儿外边真冷。”

牛三：“上去吧，别做声。”

小斗子上木梯。

牛三：“喂，小心点，独眼龙阴魂不散，会卡住脖子掐死人。”

小斗子：“你，你别吓唬我，卖报的！”

牛三扔下牌：“我出去了，小斗子，留神听着门。”

— 二 —

阁楼上。

小斗子使劲地抖掉杨七床铺上的尘土，脱掉外衣，躺下睡觉。

— 三 —

阁楼下。

小妹推门进来。四顾无人，趴在木梯上，望着阁楼自言自语：“小杨，你太傻了，你为什么沉不住气，要跟他打架呢？”

她忍不住哭了起来。

赛观音提着皮箱进来，走到小妹跟前，把皮箱往地上一撂：“哼！野

丫头，我说呢，原来你跑到这儿害起相思病来啦。”

小妹止住哭，怯懦地：“姐姐。”

赛观音恶狠狠地挖苦：“我真想不出，你的腿倒挺灵活，溜得可真快呀！”

她一把扯住小妹，拽到墙角，乱打。

小妹挣扎。

赛观音从墙上扯下一根绳子。

一四

阁楼上。

小斗子趴地，透过楼板窟窿眼往下看。

一五

阁楼下。

赛观音正用绳子捆小妹。

小妹挣扎。

一六

阁楼上。

小斗子举起椅子，往楼板上用力一砸。

一七

阁楼下。

赛观音一惊，松手，走到木梯旁，惶恐地望着阁楼。

小妹挣开绳子，冲出门去。

赛观音望着阁楼，一步一步往后退。

石敢当、馒头张、四喜子、金不换、林黛玉、海月楼、大妮、牛三等从酒店回来。

石敢当：“你还没走？”

赛观音提心吊胆地问：“二叔，我问你，现在阁楼上有人住着没有？”

石敢当：“没有呀。”

四喜子：“你的闻太爷住在上头，还不快去看他去？”

海月楼酒兴未了提着酒壶吆喝：“喝酒！喝酒！”

众人纷纷坐下再喝。只有石敢当仍被赛观音纠缠着说话。

金不换：“喂，局长大人，喝酒，喝酒！”

石敢当趁势走开：“我就来。”

赛观音走到金不换跟前：“大少爷，我要走啦，你来烧炷香祝福我。”

金不换：“闻奶奶，外边下着雪，我这还喝酒呐。”

赛观音：“不用废话！等会儿给你一块钱喝酒。”

金不换：“哟，就一块钱？”

赛观音：“坐车才一块二，这还少呀？好，回头给你两块吧！”

金不换起身：“黛玉，我跑一趟就来。”

赛观音走，金不换提着箱子跟着。

桌边，馒头张替大家斟酒：“来，喝酒！”

牛三：“喂，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搞到一块的？也不登个报，这就算请我们喝喜酒啦？”

石敢当：“小意思，小意思。”

牛三：“可是胖姐，你不是说过，这辈子不嫁人了，是吗？”

馒头张：“嗯——那我也不能这样守一辈子！”

牛三：“你们瞧，胖姐倒不害羞呐！”

众人大笑。

一八

闻家店外。

三个巡捕押着戴手铐的小方从桥上走过来。

赛观音、金不换走出闻家店，迎面碰上。

小方对巡捕：“不是我，是她！就是这个娘们！”

赛观音一愣，手已被铐上手铐。她叫了起来：“哎哟！小方，怎么回事呀？”

巡捕：“别废话，走！”

巡捕提过金不换手中的皮箱，拉着小方、赛观音走了。

一九

闻家店“客房”。

人们喝酒，一片嬉笑声。

小斗子站在阁楼门口：“嘿，你们好热闹。刚才小妹回来啦，你们知道吗？”

林黛玉急问：“小妹回来啦？”

小斗子：“叫赛观音打了一顿，逃出去啦。刚才你们进来没看见？”

林黛玉：“没有呀。我们出去找找吧！”

牛三：“哎，我们喝完酒再说。她要是回来，不到这儿，上哪儿去？也许一会儿就回来的。”

海月楼：“对了对了，喝酒！”

二〇

小桥边。

夜漆黑，寒风呼啸，雪花飘飘。

全老头疲乏地走着。显然，他寻找小妹一无所得。

二一

闻家店院内。

全老头跨进大门，突然看见墙上一个黑影，他冲上去，看见在树上吊颈的小妹。

全老头大喊：“小妹吊死啦！小妹吊死啦！小妹吊死啦！”

众房客慌忙奔出，解下小妹。

林黛玉、馒头张等大哭。

全老头走到残破的院墙前，望着雪花飘飘的夜空，发出悲愤的控诉：“这个世界，好冷呀！你讲天理？好人受苦受难，坏人反倒可以……天理？天理在哪儿呀？！”

一阵狂风呼啸而来，涂写着“闻家店”字号的残垣颓然倒塌。

风，仍在呼啸。雪，仍在飘着。

写于 1947 年

（本片一九四七年由佐临导演摄制完成，
一九八五年洪声根据影片记录整理成剧本）

——原载《柯灵电影剧本续编》一九八六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乘 龙 快 婿

(一九四七年上海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二厂摄成影片)

袁 俊*

与片头字幕叠印(采用新闻片段)：胜利了，上海滩市民像疯狂了似的舞着青天白日旗，行列行进，军乐悠扬。到处是爆竹，到处是标语旗帜。爆竹声渐隐时，景渐现。

第 一 部

IA-1 渐现远景：一个典型的上海弄堂口。一个邮差走入镜头，进了弄堂。(叠化入)

IA-2 全景：邮差嘴里吹着口哨：“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向守弄堂的老头子打打招呼，走进弄堂去了。

IA-3 全景：弄堂里面的一条支弄，邮差面对着卡米拉走来。卡回转看见他在一家人家的后门口停下来。他用手敲门，没有人应。他又敲敲，一面喊着：“信！”

里面应着：“来了！来了！”邮差从手中一堆信里捏出一封，一面看着那信皮，一面又吹着那支老调子。

* 袁俊系张骏祥笔名。

(卡推进)

I A-4 中景:门开了,王妈——一个四十来岁的粗壮女佣人——走出来。她系着围裙,两只带着肥皂沫的手岔开着。邮差把信递给她,她不用手接,却低头把信衔在嘴里。

邮差(把信递在王妈嘴里):“航空快信,盖图章。”

背后汽车喇叭响,邮差猛一惊,转过身来。只见一辆汽车从镜头前开过去,车里坐着一个胖胖的中年人,一个年轻妇人和三个叽叽哇哇吵着的孩子。车过去了,邮差瞪着两个眼睛,不以为然地目送开走的车子。

王妈(信在嘴里):“Mmmmm——”

邮差(茫然地):“什么?”

王妈(努力说清楚):“Mmmmm——”

邮差(把信从王妈嘴里拿出来):“说!”

王妈:“是三十四号张家的。张家的姑爷新从重庆来的,有两部新汽车呢。”

邮差(又看看走远的汽车,不愉快地):“哼!”

王妈(滔滔然):“张家的小姐一个人到四川,昨天带了三个满嘴四川话的娃娃回来了。——(想想,摇摇头,艳羡地说)真是好福气!”

邮差(有些气愤):“哼!你把信拿进去吧。也是重庆来的,说不定是你们家的姑少爷也要回来了。”

王妈:“哎呀,你这个死鬼!你怎么不早说呀!(想来拿信,又意识到什么,忙把手在围裙上拭干,抢过信去,一面叨唠着进门去了)尽在这里嚼舌根子……”

(邮差不以为忤,笑了起来)

I B-5 中景:在陆家楼下客堂里,靠窗放着一张书桌。主人陆儒庵,近六十岁,矮身材,花白头发,坐在书桌前椅子上,正和他的跪在桌横头一张凳子上的小儿子小龙下着跳棋。儒庵走了一步,小龙赶紧走了最后一步,完了。

小龙拍着手欢呼。

陆小龙:“哦!哦!爸爸又输了我一盘,爸爸又输了我一盘。”

陆儒庵(边收拾残棋边说):“再来,再来……”(他看见了什么,抬起头望着对面)

I B-6 全景:(由陆背后摄)王妈匆匆地拿着信由门道里走了进来,看了父子二人一眼。

王妈:“哦!太太不在这儿?”(掉头便走)

陆儒庵:“什么,王妈?”

王妈:“航空快信。”(说完又要走)

陆儒庵(不快):“拿给我。”

王妈:“可是——太太——”

小龙跑过去一把抢下信,把回条撕下,把信交给了爸爸。小龙在回条上盖好章,王妈咕哝着拿走了。

I B-7 中景:小龙绕到陆儒庵身旁,陆儒庵在拆着信。

小龙:“是司徒大哥的信吗?爸爸,是司徒的信吗?”

陆儒庵(点头):“嗯。”

小龙拔腿就跑,(卡拉回转)他跑到门道外面楼梯口。

I B-8 中景:小龙在楼梯口仰着头向楼上喊着。

小龙:“妈!妈!重庆来信了!妈——”

I B-9 全景:二楼扶梯旁边一间房的门闭着,传来小龙的声音:“司徒大哥来信了,妈!”门开了,胖胖大大的陆太太穿着一件三友实业社制的毛巾浴衣,头上贴着头疼膏药,匆匆走了出来,跑到楼梯口向下望了一下;又匆匆走到隔壁门口,推开门向里喊了一声。

陆太太:“文兰,司徒来信了!”

陆太太匆匆下楼去了。由第二个门内匆匆走出大小姐文兰。她穿着件比较时髦的法兰绒晨衣,头上一卷一卷带着大大小小无数头发夹子。她走到门口问了一句:“什么?”也不等回答就喊着。

文兰:“妈,等我,妈——”(向楼梯跑去)

I B-10 全景:在楼下,由楼梯处上视陆太太的丰满的身躯咚咚地下楼来,走出镜头,接着文兰咚咚地跑下来。镜头跟着她回转,看着陆太太和文兰走到书桌前,围住了拿着信的陆儒庵。

I B-11 近景：儒庵站在书桌旁边，太太和大小姐围了过去抢着看信。

文兰：“我看，爸，我看。”（但是儒庵已经拆开信在读着了）

陆太太：“怎么样？儒庵？”

陆儒庵（念念有词然后）：“……已定明晨乘民本轮到南京，预计四日可到，五日早特快车到沪。”

陆太太（叹了口气，坐在凳子上）：“谢天谢地，他可来了！”

I B-12 文兰一把抢过信去，走到窗口去读。小龙站在她面前起哄。

小龙：“他是不是坐飞机来呀？大姐，司徒大哥是不是坐空中堡垒来呀？（文兰不理他）哟，大姐高兴喽！司徒大哥要来了，你们看，大姐笑得嘴都合不上喽！”

文兰（拿信装作要打小龙状）

I B-13 中景：陆太太坐在书桌边，儒庵已经走回他的书桌前椅子边。

陆太太：“怎么不高兴呢？八年了！唉，整整地等了八年了。”

陆儒庵（坐下）：“我看还是预备预备吧，今天就是四号。”（指着日历）

I B-14 特写：案头日历，陆的背影，日历上是十一月四日。陆儒庵的声音：“明天司徒就要到了。”

I B-15 全景：大家都紧张起来，儒庵的背影在前景。

陆太太（跳了起来）：“哎呀，可不是！你看你，怎么不早说！这怎么办呢？什么都没有预备。”

文兰（站在桌前面）：“哎呀，这怎么好？我一件衣服还没做好，Henry明天就要来了。”

陆太太（急得直转）：“房子，房子，我们要给姑少爷预备间房子呀。”

陆儒庵（冷静地转过侧面）：“房子？那只好在我这个客堂兼书房里铺张床吧。”

I B-16 近景：文兰皱起眉头。

文兰：“那怎么成！Henry是重庆派来的，怎么能没有个会客的地方呢？”

陆太太：“那——那可怎么办呢？”

文兰：“那——那只有叫文蕙把阁楼让出来。”

I B-17 全景：听了这话，大家都不响了。儒庵楞了一下，慢慢站了起来。

陆儒庵：“哼，你们可别惹这位二小姐。”

他向这一间屋和里面一间屋相连的门道走去。门道中间挂着一只鸟笼，里面有一只画眉。我们看见屋角上还有另一只鸟笼，儒庵去逗着鸟儿。（卡回转）

I B-18 中景：陆太太和文兰不以为然地望着儒庵的背影。

陆太太：“你就是知道袒护你这位宝贝二小姐。脾气都古怪得成了精了！让房子给姐夫，她在文兰房里挤两天，要什么紧？”

文兰（噘着嘴坐下）：“Henry来了，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难道这一家人将来不靠Henry帮忙？文蕙就是教了几点钟书，挣了几个臭钱，谁都不放在眼睛里！”

陆太太（转身向文兰）：“不要管她，就是这么办，把文蕙的房子让给姑少爷。去，小龙，喊王妈来。”

小龙（喊着）：“哦，司徒大哥来喽，司徒大哥坐了大飞机来喽！”（跑出去了）

I B-19 近景：儒庵站在鸟笼前面，陆太太和文兰在背景中。

陆儒庵（警戒地）：“哼，你们就去惹这位二小姐吧！”

（化入）

I C-20 近景：在楼上房间里，二小姐文蕙——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脸上不适地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正如同那装出一副严厉的神气一样的不合适——坐在自己的一张小床上。这已经是晚上了，床头茶几上摆着一盏小桌灯。她靠墙半坐着，手里拿着一本书，皱着眉头正在阅读。我们看见是一本《中国上古社会经济发展史纲》。这时大姐文兰在门外哼着：“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文蕙从书上抬起头看看，皱皱眉头，嗅了一下鼻子。

I C-21 全景：文兰从卫生间走出来，唱着走向卧室门口。（歌声续前）

I C-22 全景：由文蕙地位看见门开了，大小姐满面春风，半舞半走地进来。走到她床前，脱了晨衣，里面是换好了的花睡衣。她向自己床上一坐，掀起被子盖住大半身，嘴里不停地哼着。

I C-23 近景：文兰半坐在床上，笑咪咪地由枕头下面掏出一封信，是白天重庆来的那封信。她抽出信，发现床头灯没有了。

文兰（向文蕙方向看）：“文蕙，你怎么把灯拿走了？”

I C-24 近景：文蕙看着书，像没有听见。

文兰的声音（不快地）：“文蕙，你怎么把我床头的灯拿走了？”

文蕙（冷冷地）：“我要看书。”

I C-25 中景：文兰不痛快，坐了起来。

文兰：“可我要看信呀！”

文蕙不理。文兰怒气冲冲，一掀被子跳下床，去抢灯。（卡回转）

I C-26 中景：文兰走到文蕙床头，双手去抢灯。

文蕙（一把按住灯）：“你要是拿灯，我马上搬回三楼去。你别忘了，我把房间让给了你的司徒的。”

文兰（气坏了，半晌说不出话，但只好认输）：“好！好！你看着，Henry来了，你不要想Henry帮你一点儿忙！”

文蕙：“Henry？Henry是谁呀？”

文兰（气她明知故问）：“司徒炎。”

文蕙（装糊涂）：“哦，我当是个外国人呢，原来是这位接收大员啊。”

文兰气不过，索性不理她，瞪了她一眼，打开信就着灯来看。文蕙也去看书。大小姐笑咪咪看完信，又拉长脸看看二小姐。

文兰（气不过）：“哼，半夜三更躺在被窝里，看什么《中国上古社会发展史纲》，哪像个小姐家！”

她走向自己床上，坐在自己的床边，轻轻地拿起自己床头茶几上放

的一个镜框。

I C-27 近景：文兰看着镜框，她脸上的微笑突然不见了，变成了愤怒。很显然，那不是她所想看到的人。

I C-28 特写：由文兰肩上望过去的一个年轻男人的照片。

文兰：“谁把我的照片换了？”

I C-29 近景：文兰圆瞪双眼望着文蕙。

文兰：“是谁把Henry的照片拿走了？”

I C-30 近景：文蕙眼不离开书，撇撇眼镜脚，冷冷地回答。

文蕙：“是我看见小许的像片掉在茶几底下，以为你忘了，替你装进去的。”

I C-31 近景：文兰跳了起来。

文兰：“你！”

I C-32 近景：文蕙放下书。

文蕙：“怎么，你不是一直把小许供在床头的吗？”

I C-33 中景：文兰想吵，但是找不出话来，她嘴角扯了两扯，哇地哭出来了。

文兰：“哦，妈，妈——”

镜推到隔壁房间。

I C-34 中景：在隔壁房间临窗的桌前，儒庵和陆太太在结算着一日的用帐。照例，差了一笔钱。

陆太太拿着一叠钞票数着：“到底差多少呢？”

陆儒庵（举着笔指着帐簿）：“二百二十五元。”

陆太太：“咦，你才说是差四万五千。”

陆儒庵：“是呀，四万五千C. R. B，二百二十五元C. N. C。”^①

陆太太：“管你什么C. N. C，C. R. B，把人头都搞昏了。”

隔壁文兰哭着喊：“妈！妈！”

陆儒庵（侧耳听听）：“又是怎么回事？”

^① C. R. B是敌伪时期的纸币，C. N. C是国民党发的“法币”。

陆太太：“怎么回事？还不又是你那位宝贝二小姐逗文兰生气。（站起来）你个做爸爸的可能说说蕙丫头吧？”

I C-35 全景：陆太太站起来向门走去，陆儒庵也跟过去。

文兰在隔壁喊：“妈！哦，妈！”

陆太太：“来了，来了！”

I C-36 全景：陆太太和儒庵走了出去。在门旁小床上睡着的小龙翻身坐了起来，掀开被，趿上鞋子。

I C-37 全景：陆夫妇由卧室出来走到女儿的卧室门前，小龙跟出来。

I C-38 全景：隔壁，文兰伏在床上哭着。门开了，陆太太进来，儒庵跟着，小龙的影子在门外。

陆太太（走到床边，不耐烦地）：“又怎么啦？又怎么啦？”

I C-39 中景：陆太太走到文兰桌前，儒庵站在床脚头。

文兰（坐起，一边拭着泪，一边指着文蕙）：“她——她——”

陆太太：“她怎么了呀？”

文兰（拿起镜框，抽噎着）：“我今天把Henry的照片放在这个框子里——”

陆太太（拿过相框，看着）：“这是小许呀。”

文兰（恨妈妈糊涂）：“是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文蕙给换上了。”

陆太太怒视着文蕙。

I C--40 中景：文蕙看着书，冷笑了一声。

陆太太（走到文蕙床前）：“文蕙，你这是什么意思？”

文蕙（抬起头）：“大姐本来跟小许挺好吗，一块儿看电影呀，跳舞呀——”

陆太太（严厉地）：“不许说了！”

文蕙：“她本来一直把小许放在床头的吗！”

I C-41 近景：文兰哇的一声又伏在床上哭起来。

I C-42 全景：陆太太向文兰的床走去。

陆太太：“好了，好了！从今天起，这家里谁也不许再提小许一个

字。早先小许是常来，可是他跟日本宪兵队有交情，哪样事情不靠他维护？”

文蕙：“所以我说该供他的照片呀！”

陆太太（厉声）：“不许再说了，许步魁已经自己知趣藏起来了。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个人。（转向文蕙）司徒的照片呢？”

IC-43 近景：文蕙噘着嘴。

文蕙：“在小许照片底下。”

IC-44 中景：陆太太把镜框交给文兰。

陆太太：“你自己换上吧。不许再闹了，姊妹两个都老大不小的了，整天不是吵架就是拌嘴！这——这种事要传到司徒耳朵里去——唉！可成个什么话哟！（向懦庵）走，别像个冻鸡子似的呆着，睡觉去！”

他们向门走去。

IC-45 全景：门外，小龙伏在门上看，陆太太推门出，大惊。

陆懦庵：“你起来做什么？去，去，睡觉去！”

小龙飞跑回去。陆太太边走边唠叨着。

陆太太：“你看看，你看看，二小姐这个脾气将来哪家少爷敢要她！”

IC-46 全景：在陆夫妇房间内，门启，小龙跑进来，跳上了床。陆太太和懦庵先后进来，陆太太还在唠叨着。

陆太太：“当初一胜利的时候，疯了样地满街跑着欢迎重庆人的也是她，今天自己家里有人打重庆来了，她倒像是来了个仇人似的！”

陆懦庵（已经脱去衣服，坐在床边）：“本来也是，（听了这话，正往门背后挂衣服的陆太太愣住了）兰儿跟小许来往了这二年多——”

陆太太（走到床前）：“你这是什么意思？”

IC-47 中景：

陆懦庵：“我是说，司徒要文兰到重庆去结婚，文兰始终不肯去。”

陆太太：“噢，你真老昏了！这么远的路，叫兰儿一个大姑娘家一个人怎么走法？”

陆懦庵：“可是这一年多，司徒一封一封信来，文兰连回都不回，这总说不大过去。”

陆太太：“可是和平之后，文兰不是连着去了八封航空快信吗？”

陆懦庵无话可说，呐呐了两声，老规矩，不开腔，掀开被睡下了。

IC-48 近景：由床脚看见睡下的懦庵。

陆太太（坐在床边脱着鞋）：“有问题的没有别人，就是你。”（睡下了）

陆懦庵：“我？”

陆太太：“你在储备银行里做过半年事的。”

陆懦庵（急了，坐了起来）：“我做——可——可——可那还不是叫你逼着我去的。”

陆太太（笑了出来）：“看你吓的这个样儿！（扑扑枕头睡下）怪我逼呢，坐吃山空，由得你清白呢！做了又怎么样？人家做经理副经理的，今天又怎么样了？还不是今天鸡尾酒、明天鸭尾酒的？看你就吓得这个样子，哼！（把被一拉，命令地）睡觉！”

陆懦庵光着身子，轻轻拉着被抢走的被窝。

（化入）

IC-49 近景：隔壁二小姐放下书，打了个呵欠，看看文兰床上。

IC-50 近景：文兰睡熟了，在甜蜜的梦中微笑着。（卡下移）照见落在地下的信。

IC-51 全景：文蕙从床上起来，走到文兰床前，拾起那封信，转过身来看着。她鄙夷地撇着嘴，又转脸看床头照片。

IC-52 特写：文蕙看着镜框中司徒炎的照片。

文蕙（撇着嘴）：“哼，又一个重庆人！”

景渐隐。

ID-53 全景渐现：次日。午后的太阳斜射在狭窄的弄堂墙上。34号门前停着张家的汽车，张家小姐的三个四川生娃儿围着汽车在麻烦司机。

孩子（四川话）：“要坐汽车，要坐爸爸的新汽车！”

（卡回转）

到陆家门前，小龙被四五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同弄堂孩子围着。小

龙翘腿坐在一张小竹凳上，指手划脚讲着，孩子们瞪圆眼睛在听。一个岁数大些的不感兴趣，在一边抽着陀螺；另外几个孩子在七嘴八舌辩论着什么。

小龙：“不要吵，不要吵，你们听我说呀。”

I D-54 中景：小龙坐在孩子们中间。

小龙：“司徒大哥坐的是B-29型的飞机，只要四个钟点，就由重庆飞到上海。”

一个大头的孩子：“可是孙老师说，B-29型不是最快的。”

一个女孩子（兴趣浓厚，手支着嘴巴）：“别插嘴呢！”

小龙：“B-29型是最快的，三个钟头就到上海。”

一个年纪最小的（睁圆着眼睛）：“他能开进这个弄堂吗？”

小龙（鄙视地笑）：“哈哈，飞机进弄堂？哈哈，飞机只能停在飞机场呀。”

那个抽陀螺的大孩子这时已经停了他的游戏，插了进来。

大孩子：“你们听他吹牛呢！B-29型根本是轰炸机，不装客的。”

小龙（急得跳起来）：“当然是B-29型，司徒大哥信上说的！”

大孩子：“嗨，得了吧，你知道什么？你连究竟几个钟头到都弄不清，一会儿四个钟头，一会儿三个钟头的。”（卡推成近景）

小龙（有点恼羞成怒）：“你才什么不知道呢。”

大孩子（也不痛快）：“哼，我告诉你们——重庆来的就没有好人，我哥哥说的。”

小龙（这下真急了）：“你胡说！司徒大哥是顶好顶好的人。”

大孩子（不理他，又抽陀螺）：“是好人里挑出来的！”

小龙：“你——你胡说。我——我跟你问二姐去！”

这时楼上陆太太的声音在喊：“小龙！”

（卡仰摄）三楼的窗子打开了，陆太太拿着一只花瓶在倒着水。

I D-55 近景：陆太太在窗口倒着水。

陆太太：“小龙，进来！——”

她倒完水，预备关上窗，但是转脸看见了什么，停住望着。

I D-56 全景：由窗户里俯摄，张家的孩子围着汽车喊：“要坐爸爸的汽车……我要坐嘛……”

I D-57 全景：这时我们看见为司徒预备的三楼房间床铺书桌都收拾好了。二小姐的书架和球拍等等还在原处。书桌上放着一把未插的花，陆太太捧着花瓶在窗口呆呆地看着。儒庵先生在端详着新挂起的一幅山水，换下来的木刻画在桌上。他回头看看陆太太痴痴的样子。

陆儒庵：“你在看什么呢？”

I D-58 中景：陆太太叹口气，摇摇头，关上了窗子。

陆太太(笑笑)：“隔壁张家的三个孩子，一嘴四川话，真是有趣！(走到桌前插花，笑容收敛)叫你弄的水呢？”

陆儒庵(辩护着)：“我——我在挂画的。”

陆太太：“唉，什么忙也不帮，就知道抄着手站着——倒像这个女婿是我一个人的呢。”(拿起花瓶向门走去)

陆儒庵：“其实，我看这都是白忙。(陆太太站住了)他一个重庆派来的，怕不在国际饭店、金门饭店去开房间，哪会住到我们这个阁楼上来？”

(卡回转)

I D-59 中景：陆太太站在门口。

陆太太：“你这个老糊涂！就是他要开旅馆，我们能叫他到外面去住呀？叫人说我们见外且别提，这种年头儿一个重庆来的年轻轻的男人，放在旅馆里住你放心？现在外面这些女的一个赛一个的不要脸！不，我非把司徒收在家里，看他跟兰儿拜了堂成了亲我才放心！”(她掉头走去)

I D-60 全景：二楼。陆太太打三楼下来，预备去取水，走到文兰的门前，她停住了向门内喊。

陆太太：“文兰，你收拾好了没有哇？”

I D-61 全景：陆太太的半身站在文兰房间门口，文兰在屋里对着镜子试着新装，一个裁缝蹲在她身边，校正着样子。

文兰(不耐地)：“好了！好了！就好了！”

陆太太(背向着卡):“你就快点儿吧,已经不早了,我们就该上火车站去接他了。”(说完转身走了)

I D-62 中景:在屋内,文兰一头的发夹,对着镜子站着,眉头皱得紧紧的,对裁缝发脾气。

文兰:“你看,说二号做好二号不做好,你今天叫我穿什么?(比着大衣的腰身)还要瘦要瘦。”

裁缝(嘴里满是别针,蹲在地上别着腰身):“有数了,有数了。”

文兰(看他别完腰身,又转来转去对镜照着,发现肩头不好):“这个肩还要垫高些。”

裁缝(狐疑地看着已经未免过高的肩,但是嘴里习惯地说着):“有数了,有数了。”(他捏捏大衣的肩,在口袋里掏掏,有什么东西不见了,他四面寻找)

I D-63 全景:裁缝在屋里找着。

文兰:“你找什么?”

裁缝:“粉,一块粉——”

文兰帮他找着,她向文蕙的方向看。

镜头转过。

文蕙坐在一把藤椅上看着书。

文兰的声音:“文蕙,一定又被你坐在屁股底下了。”

文蕙不耐烦地皱着眉看看他们,懒洋洋地站起来看看椅子,从屁股底下拿出那块粉,又坐下了。裁缝走来接过去,又走回到镜子前面。

裁缝:“有数了,有数了!”

I D-64 全景:在楼下厨房里,王妈在作着全部的大刷新,所有的碗、碟、橱、柜都洗刷了。她在用力地刮着那积满陈年油污的砧板。炉上锅里在冒着蒸腾的热气。陆太太捧着花瓶,作最后的检阅。

陆太太:“这碗柜都洗过了?”

王妈(点点头):“嗯嗯。”

陆太太:“鸡子烂了没有?”

王妈(还是点点头):“嗯嗯。”

陆太太：“包子蒸好没有？”

王妈：“嗯嗯。”

陆太太：“记着，姑少爷来了先倒茶，茶完了上莲子，莲子吃完了端包子。……不要一样一样等人催。”

王妈：“晓得了，晓得了。”

陆太太不放心地最后看了两眼，才走了出去。王妈刮完了砧板拿抹布拭了两下，又拿抹布在盆子里搓了两把，拧干了，然后端起盆子向门走去。

I D-65 全景：后门口，王妈打开后门，端着盆出来，她把水倒在门外水沟里，然后伸直腰，喘口气，用手抹抹前额。抹了一半，她的手停住了，她惊讶地瞪着对面。

I D-66 全景：在弄堂口转角处，一个五六十岁胖胖的穿袍子马褂的，和一个背着大皮包的年轻女人，向这边走来。这是韩大爷和他的女儿咪咪。（卡米拉随着回转）他们走到小龙面前，停住了。

I D-67 中景：王妈张着大嘴看了一眼，忙忙转身进门去了。

I D-68 全景：韩大爷和咪咪走到小龙面前，停住了。

咪咪（拍着小龙头）：“小龙。”

韩大爷（也弯着腰拍着小龙）：“哈哈，小龙，还认得我吧？”

小龙睁大眼睛，把这个小胡子和那个头发烫得像两把大蒲扇、挂着一只船样的大皮包的咪咪打量了一会儿，拔脚向自家门口跑了。

小龙（向楼上喊）：“妈，妈，舅舅来了。——妈，舅舅来了！”

I D-69 全景：在阁楼上，陆太太正在插着花，听了小龙叫，一愣，走到窗前去。看。儒庵在翻着文蕙的书，也愣了。

陆太太：“咦，他怎么来了？”

儒庵放下手里的书。

陆儒庵：“咦，他这两年做日本人的生意，得意得很，从来不上我们的门的呀？”

I D-70 中景：陆太太由窗口转来，脸上满是胜利的神气。

陆太太：“这还不明白，他知道司徒要来了，他做贼的心虚，少不得

来走走门路。哼，他今天也想起我做老姐姐的来了。”

陆太太向门走去，王妈慌慌张张在门前出现。

王妈：“太太，太太，韩舅太爷来了，表小姐也来了。”

陆太太（胸有成竹地）：“知道了。请客厅里坐吧。”

I D-71 在楼下，韩大爷笑容满面走进客厅，陆夫妇由楼上迎下来。

韩大爷（满面春风地）：“哎呀，哎呀，真是少见，少见呀。”

咪咪：“姑父，姑妈。”

陆太太：“请客厅里坐吧。”

咪咪：“姑妈，Winnie呢？”

陆太太：“在楼上。（向楼上叫）文兰，Mimi来了。”

咪咪：“我上去看她。（一路叫着跑上楼。韩和陆走进客厅）Winnie!
Winnie! Oh, Win-nie!”

I D-72 全景：楼上文兰的房里，文兰还在试着衣服。由镜子里看见门开了，咪咪跑进来。

咪咪：“Win-nie!”

文兰转身惊呼。

文兰：“Mi-mi!”

咪咪走到文兰面前，热烈地握手拥抱。

咪咪：“Congratulations! Winnie! 恭喜你呀，Oh, Winnie!”

I D-73 近景：文蕙打了一个寒噤似的闭上眼睛。

I D-74 中景：咪咪缠住了文兰。

咪咪：“他什么时候到，Winnie? Henry什么时候到?（转头，看看二小姐）哦，Hello，文蕙。——告诉我，Winnie，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吃喜酒? 在哪儿?”

文兰：“看你这个急脾气，还给人插话的当儿不? Henry，今天就到。”

咪咪（装神作气地）：“Oh no! you don't say!”

I D-75 近景：二小姐又好气又好笑，把脸藏进书里。

I D-76 全景：文兰把信拿给咪咪。

文兰：“你看吗！这是Henry的信，——我的大衣还不成个样子，你看我急不急。”

咪咪(打量着衣服)：“哎呀，这个袖子怎么这么小啦，——改大，改大，改大。”

裁缝(连声应着)：“有数了，有数了。”

二小姐耐不住性子，站起来一扭身跑了。

I D-77 中景：咪咪吃惊地望着走出去的文蕙。

咪咪：“这位二小姐怎么啦？”

文兰：“这个书呆子就是这个古怪脾气。”

咪咪(摇摇头)：“你们姊妹俩真不像。(又回到衣服)这个下摆放长点呀，我的好裁缝——”

裁缝：“有数了，有数了。”

咪咪(继续打量着衣服)：“其实巴结巴结姐姐，Henry来了，给她介绍一个重庆朋友不好吗？——还要放，还要放——”

裁缝：“有数。有数。”

文兰：“我才不给她介绍呢——”

咪咪：“这个肩太高了，收小点，收小点……”

裁缝：“有数了，有数了。”

咪咪：“你可别忘了叫Henry给我介绍呀——”

裁缝(应顺了口)：“有数了，有数了。”

咪咪：“谁跟你说话的。”

(化入)

I D-78 全景：在楼下客堂里，韩大爷站了起来，已经是要告辞了。

韩大爷(叹口气)：“唉，总算等得天亮了。好了好了。——哈哈，你们也该去车站了，我不打扰你们了。等姑少爷到了，我再送帖子过来吧。”

韩大爷向楼梯走去。

I D-79 全景：韩大爷走到楼梯口，向楼上喊。

韩大爷：“咪咪，我们该走了。（又回头向陆夫妇）唉，文兰是相貌好，我打她小时候就看准她是个福相呀。”

咪咪在楼上探出半个身子喊着。

咪咪：“爸爸，我不回去了。Winnie要我陪她上火车站去接司徒大哥呢。”

韩大爷：“也好，也好，那你就玩玩吧。（咪咪上楼去）唉，这二年叫日本鬼子逼的，门也少出了。好了，好了，这就好了。天亮了。唉，亲戚里有个重庆来的总要好些，以后少不得还要麻烦司徒少爷呵。哈哈。”

陆太太（得意地）：“哪里话，哪里话——”

他们向后门走去。

I D-80 全景：在楼上，衣服已经试完，裁缝把衣服包好，预备走了。

文兰：“你明天一定要送来呵。”

裁缝：“有数了，有数了。好，再会，再会。”（他走了）

I D-81 中景：文兰嘘了一口气，在镜子前面坐下。

文兰：“Mimi，快，快来帮我梳头吧。”

咪咪（走过去）：“看你急得这个样儿哟！”

文兰：“我怎么不急呢。他四点半钟的火车就要到了。——Mimi，你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要不是你来，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咪咪：“得了，只要将来你那位接收大员来了，不要忘掉我就行了。”

文兰（拉住咪咪的手）：“Mimi，你放心，我们有了房子任你住，有了汽车任你坐——（叹口气）唉，我真希望他能接收一部Buick就好了。”

咪咪：“好了，小姐，你先把头梳上吧。”

文兰：“唉，八年了，我等了八年了。我真想知道Henry现在是个什么样儿。”

（卡推进）

I D-82 近景：文兰对镜自语。

文兰：“真的不知道Henry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儿？”

(叠化入)

I E-83 远景:江南绿油油的原野上,一列火车呼号着急驰而过。

I E-84 近景:在一节车厢的尾巴上、拥挤不堪的厕所过道前,司徒炎和老邱面对面席地而坐。司徒在打着盹;老邱在一张纸板上画着什么,一面啃着一只萝卜什么的。

I E-85 近景:由邱背后摄,看见老邱画的是司徒的像,已经完成。老邱的手题字:“司徒牛昼寝图。”一个客人走过,碰醒了司徒,走进小门去了。

I E-86 特写:司徒鼻子嗅了一嗅。

司徒:“老邱,什么味道呀,这是?”

I E-87 特写:老邱含笑指指背后。(卡上移)见小门上的字:

厕所——lavatory。

I E-88 近景:司徒揉揉眼睛,皱眉道。

司徒:“现在的火车好挤呀!”

I E-89 中景:二人面对面坐着。

老邱:“还是那句话,司徒,咱们不该省钱不坐头等车。”

司徒:“咳,老邱,别说了。咱们两人口袋里的钱,凑在一道也不够五万块了,不省点儿,怎么办?再说,谁知道二等车这么挤——我以为还是打仗前那样,二等车不是很舒服的吗?”

I E-90 特写:

老邱(理由充足地):“司徒,这就是你错误的地方了。你总是把一切估计成战前的样子。可是八年了,我的老先生——这八年什么都变了样。你自己问问,你还是八年前的你吗?你还是那个踢足球、跑百米的司徒牛吗?我还是八年前的我吗?——我还是——”

I E-91 中景:邱的背影在前景。司徒(打断他):“好了,好了,老邱,你放心好了。没有问题,一切都没有问题。”

老邱(恳切地):“我当然希望如此。我也许是过虑。可是——可是

司徒，她两年没有给你回信——”

司徒：“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胜利之后，她已经来了八封信——”

老邱：“坏就坏在这儿啦！我担心的是——”

车子震动，一架挂在车厢上的大飞机模型落下来，旁边一个人拾起给司徒。

司徒：“谢谢。”

司徒(笑笑向邱说)：“我担心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文兰的小妹文蕙。可是我已经准备好了——有了这架飞机，我就能收服了她。”

老邱：“可是她不是一个女孩子吗？”

司徒：“文蕙？她除了两条小辫子，没有一处象个女孩子。(沉入记忆之中)那两条小辫子——我们那时候总拉她的小辫子逗她的。”

老邱：“哦——”

司徒(看邱手中的画)：“你又在画什么？”

老邱递过去。司徒笑了，老邱也在笑。

I E-92 近景：老邱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似的。

老邱：“哦，司徒，我问你，你说你这位小姨子，你离开她的时候有几岁了？”

司徒：“唔，十二三岁吧。”

老邱忍不住笑了一笑，看看司徒手里的飞机，只“哦”了一声，又啃起萝卜来。

I F-93 全景：火车到站了，客人潮水般地涌出来。

I F-94 全景：在人丛里，陆夫妇、文兰和咪咪伸头张望着。

文兰：“哎呀，这么多人，讨厌死了。这么多的人！”

许多客人由他们身边走过。又等了一会，陆太太耐不住了。

陆太太：“这样子不行的。儒庵，你跟咪咪在这儿守着，我跟文兰到车上找去。”

陆儒庵：“你知道他是几等车呢？”

陆太太：“废话，除了头等他会坐到几等去。(拉着文兰走，又回头训诫地)你可看好了呵。”

I F-95 全景：陆太太和文兰挤上了一节头等车厢。（卡米拉推到下一截车）

I F-96 中景：司徒炎和老邱从一节二等车厢挤出来。两人提着箱子和行李，站住张望。走近卡。

老邱：“怎么样？”

司徒（惶惑地）：“没有呀。我们走出去看看。”

他们在月台上向出口处走去。

I F-97 全景：儒庵和咪咪等在出口处。儒庵全神贯注地等着。其时一个背着鸟笼的跑单帮的从儒庵身边经过，儒庵贪吝地看着，终于忍不住走过去和那个人搭讪。正在这时候，司徒和老邱走了过来。老邱打咪咪身边走过，上下打量着咪咪。咪咪看看他们那副败兵残卒的神气，鄙夷地昂起头别过脸去。

I F-98 近景：（反摄）老邱站住了，拉着司徒看看咪咪的背影，耳语。

老邱：“不是这个？”

司徒（回头看看）：“不一是。”

老邱（松了一口气）：“哦，谢天谢地。”

I F-99 全景：儒庵走回来的时候，司徒同老邱已走出月台门去了。

I G-100 全景：陆家客堂里。二小姐文蕙坐在对着门道的沙发里，就着立灯看着书。小龙一个人在书桌前玩着跳棋。

小龙（自语地）：“妈妈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

他跳下凳子，走到二姐身边。

I G-101 近景：小龙轻轻碰着二姐的臂膀。

小龙：“二姐——”

文蕙：“唔？”

小龙：“你说，司徒来了，我不许跟他说话吗？”

文蕙：“嗯。”

小龙：“一句话都不能说？”

I G-102 近景：

文蕙(放下书，坚决地)：“嗯，一句话都不许说。这种贪官污吏，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抵制他，打倒他，和他不合作到底。”

小龙：“刚一胜利的时候，你说重庆的人是好人的。”

文蕙(放下书)：“是的。那时候我以为他们是抗战的，革命的，前进的。没想到是这么一群东西。(握着拳头，坚决地)不，我们必须抵制他们，直到他们觉悟为止。”

小龙(又不耐烦地)：“王妈呢？”

文蕙：“她在弄堂口等。”

门铃响，文蕙放下手中的书。

小龙：“谁跑前门去按铃？”(他向门外跑去)

I G-103 全景：门内的小院子，小龙由过道门里跑出来。

小龙：“谁呀？”

司徒(门外)：“这里是姓陆吗？”

小龙：“是呀。”

司徒：“陆儒庵先生在家吗？”(小龙开门)

I G-104 中景：在客厅里，文蕙站起身走到窗口去看。外面传来小龙和来客交谈的声音。

小龙(狐疑地)：“不在，上火车站了。”

司徒：“陆文兰陆小姐呢？”

小龙：“你是——你贵姓？”

司徒：“我——我姓司徒，我是——”

文蕙连忙跑回原位，看起书来。

I G-105 中景：小龙跑入门道，喊着：“二姐！”

I G-106 中景：小龙跑到二姐身边紧张地拉着她。

小龙：“二姐！二姐！他来了。二姐，司徒来了！”二人惊愕地看着对面。

I G-107 全景：司徒和老邱提着箱子和包袱，站在门道里。

司徒：“对不起，我是——(看了二小姐一会，认出来了。放下箱子走

过来)哦——你是——”

I G-108 中景:二小姐冷冷地伸手指指对面的沙发。

文蕙:“请坐。”

I G-109 全景:司徒僵住了。稍顷,又笑着说。

司徒:“哎呀,真是不巧。他们大概都到车站接我们去了。可是我们怎么没有——”(他话说了一半,僵住了)

I G-110 特写:文蕙低头看书。

I G-111 全景:王妈匆匆跑进门道,直着眼睛打量了二人一会儿,一声不响掉头跑了。司徒看看老邱,老邱耸耸肩。司徒再看文蕙。

I G-112 近景:二小姐坐在沙发里看书。看不进去,鼻子嗅了一下。

I G-113 全景:司徒局促地看着老邱。老邱也放下了行李。

老邱(指指沙发,打趣地):“请坐。”

两人坐下。

I G-114 近景:二小姐看着书。小龙打量着二人,走到二小姐身边。

I G-115 全景:王妈端了两碗茶由门道进来,走到二人面前放下。又打量二人,退到门边。

司徒(向王妈):“呃,太太也——”

王妈摇摇头走了。静了片刻,司徒又试着开口。

司徒(咳嗽一声):“唔,咳——唔——”(他又说不下去了)

I G-116 近景:二小姐仍在看书。

I G-117 中景:老邱拿起茶杯,示意司徒。

老邱:“喝茶。”

喝完茶,司徒又局促起来。老邱打量着对面,眼中闪耀着顽皮。

I G-118 近景:二小姐皱着眉头在看书。两条辫子挂在面前。

I G-119 中景:老邱示意叫司徒去揪二小姐的小辫子。司徒尴尬。他回头看见壁上的照片——一张合家欢——他站起来看了一会儿。

I G-120 合家欢的近景:司徒发现了什么,转回身喊着。

司徒：“哦，你是小龙！”

I G-121 近景：小龙把头藏到二姐身后去。

I G-122 中景：司徒想起了个主意，拿起那架飞机模型。

司徒：“哦，小龙，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呢。喏，你看我打重庆给你带来一架飞机。”

老邱轻轻拍手，夸赞司徒的策略。

I G-123 近景：小龙被吸引了，从二姐背后慢慢转过脸来。

I G-124 中景：老邱帮着司徒逗引着小龙。

老邱(把飞机放在地上)：“小龙，你看，这是司徒大哥送你的。你来拿嘛。”

I G-125 近景：小龙被吸引了，要向二人慢慢溜过来。

文蕙(低而严厉地)：“小龙！”

I G-126 厨房里王妈盛好莲子，端出厨房。

I G-127 全景：王妈端着两碗莲子由门道入。

I G-128 全景：她走到司徒面前的时候，小龙已经到了老邱的身边了。王妈放下莲子，离去。

小龙(低声)：“那是我二姐，她不许我跟你们说话。”

司徒(大惊)：“为什么？”

小龙(低声)：“因为你们是重庆人呀！”

I G-129 近景：二小姐怒目瞪了小龙一眼，站了起来，走了。

I G-130 全景：二小姐走上楼去。

I G-131 中景：司徒和老邱愕然看着二小姐的背影。

老邱：“怎么样？老兄，一切跟八年前不大一样了吧？”

司徒：“我——”

就在这时，外面七嘴八舌的，陆先生、太太、大小姐都回来了。

大家纷纷吵着：“来了？来了？在哪儿？在哪儿？”老邱、司徒转身看着门道。

I G-132 全景：第一个跑进门道的是咪咪，她一看，愣了。

I G-133 近景：老邱也目瞪口呆，指着咪咪。

老邱：“吓——”

I G-134 全景：门道中，陆夫妇走入。文兰也走进了屋，她伸着手奔了过来。

文兰：“Oh Henry!”（扑到司徒怀里）

I G-135 近景：老邱打了个寒噤，闭起眼睛坐下了。

I G-136 全景：陆夫妇满意地笑着的时候，王妈遵嘱端了一大盘热气腾腾的包子上来。直走到镜头前面。

景渐隐。

第 二 部

景渐现。

II A-137 特写：一个写着Happy Birthday(生日快乐)的蛋糕，上面插了许多点燃的蜡烛。一群青年男女唱着“Happy Birthday to you ……”

卡退后见全景：文兰和司徒站在蛋糕前面，咪咪和另外三四个青年人围着他们在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 Winnie,
Happy Birthday to you!”

II A-138 中景：司徒傻呵呵地笑着。他伸手拉松领带，文兰不以为然地瞪了他一眼，替他又系紧。

II A-139 全景：唱完了，大家鼓掌。

II A-140 近景：咪咪在文兰旁边，要大家安静。

咪咪：“现在要请Winnie吹蜡烛。”

Winnie一口气吹灭了大半，留下了两只没有吹完。文兰再要吹时，咪咪拦住。

咪咪：“不，这两支要司徒大哥帮着吹。”

司徒俯身吹灭蜡烛。众人拍手。司徒和文兰相视而笑。

II A-141 全景：陆太太坐在沙发上，高兴得直揩眼泪。韩舅爷和舅妈坐在她旁边。

韩舅妈：“姑太太，你真是好福气哟，哪世修来的这么好女儿女婿哟！”

陆太太得意地笑着，她回头看看，忽然笑容顿敛。

II A-142 中景：陆儒庵和老邱对坐在书桌前下跳棋，仿佛这场热闹和他无关。陆太太绷着脸走进镜头，一手把棋盘弄乱了。

陆太太：“儒庵，这么多客人，你也不招待招待。（又笑向老邱）对不起，邱先生，吃蛋糕吧。”

II A-143 近景：这时，在楼上，二小姐文蕙坐在被窝里看着书，楼下的声音显然是吵了她，她趿上鞋走下床来。

II A-144 全景：她走到门口，把门砰地关上，又回床看书。

II A-145 全景：这时在楼下的客人已经分了蛋糕，围坐了一圈吃着。文兰和司徒坐在当中的两把椅子上，很窘的样子，小龙挤在旁边。

咪咪（站在圈子当中）：“现在我们有一个要求，请Winnie宣布她跟司徒大哥结婚的日期。”

众客人拍手喊着：“赞成！赞成！”

II A-146 近景：文兰作着忸怩的样子，客人们喊着：“说呀，说呀。”一面有节奏地拍起掌来。

小龙（挤在旁边）：“说嘛，大姐，说嘛。”

II A-147 近景：陆太太笑得合不拢嘴，伸着头看着。儒庵拘拘束束坐在旁边。

II A-148 近景：文兰不肯说，咪咪走到她背后劝着。

咪咪：“说吧，哎哟！哪天请我们吃喜酒呀？”

小龙：“说呀，说呀。”

文兰（扭着）：“还没定呢。”

大家吵着：“不行！不行！”文兰还是不肯说。

II A-149 近景：陆太太站了起来。

陆太太：“文兰不肯说，我来替她说吧。（众人停止鼓掌）不怕诸位见

笑，舍下这个房子太小，文兰的意思，要等司徒少爷接收的房子弄定了——还有汽车少不得也要一部呀——”

IIA-150 近景：老邱闻言吓了一跳，几乎把烟斗落了下来。

陆太太的声音：“都要等这些问题定了，才好定日子呢。”

IIA-151 近景：众人欢呼声中，司徒面如土色，看看文兰。

文兰满意地向他脉脉含情地一笑。

IIA-152 近景：司徒想说什么，但是咪咪又出了花样。

咪咪：“好，现在我们请Winnie给我们唱一支歌。”

IIA-153 全景：众人鼓掌声中，文兰站了起来，掌声全停。文兰润了润嗓子。

文兰：“那我就唱一个‘You told me, You loved me’吧。”

客人：“赞成，赞成。”

IIA-154 近景：文兰唱歌，司徒慢慢溜了出来。

IIA-155 近景：文兰歌声中，老邱默默地吸着烟，又在画着什么。

司徒慢慢溜到他旁边。

司徒(低声)：“老邱，老邱，这是怎么搞的？(邱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老邱，这你非帮帮忙不可呀。”

IIA-156 近景：陆太太看看司徒，轻轻嘘了一声。

IIA-157 近景：司徒盯着老邱。

司徒：“老邱，这怎么办？我怎么成了接收大员了？”

老邱(顽皮地)：“没有问题，一切没有问题。”

IIA-158 近景：文兰唱着，向司徒方向看看，皱起眉头。

IIA-159 近景：司徒(对老邱)：“可是——”。

咪咪走到他们旁边，手指放在唇中，重重地嘘了一声。司徒无可奈何地坐下了。他看看老邱手中的画，气极了，抢了过去，扔在桌上。

IIA-160 特写：那张画是骑在一条龙背上的司徒，标题是：“乘龙快婿”。

IIA-161 近景：文蕙坐在床上，听着歌唱完了，众客鼓掌。她一气，把灯灭了，月光照进来。

II B-162 全景：在陆家门口。众客告辞，陆夫妇和咪咪、老邱最后出来。

众人：“再会，再会……谢谢……”

司徒跟着老邱出来，走了几步。

司徒（拉着邱）：“老邱——”

老邱（拍拍司徒）：“拿出点勇气来，司徒，拿出点勇气来。”

文兰走到他们旁边的时候，老邱拉拉帽子走了。

II B-163 全景：二楼。陆夫妇和小龙走上楼，文兰挽着司徒亦上。陆夫妇走向自己的卧室。

陆太太：“明天见吧——（呵欠）哎哟，这一天！——睡觉，小龙。”

陆太太进去了，懦庵不安地看看司徒，也进去了。

II B-164 中景：司徒送文兰到她门口，低头预备上楼。

文兰：“Henry！”

司徒：“唔？”

文兰：“Henry，你就这么上楼去了？”

II B-165 近景：

司徒：“哦，good-night！”

文兰（不满）：“可是这是我的Birthday呀，Henry！”

她看看妈妈那边门口，凑上嘴去预备司徒吻她，但是看见司徒垂着头站着，她惊讶地问。

文兰：“Henry，你怎么啦？”

司徒：（决心地）：“文兰，我可以跟你谈一谈吗？”

文兰：“当然。到你房间去吗？”

她怀疑地看着他，他们向三楼走去。

II B-166 全景：三楼，司徒和文兰上来，走向房门。

II B-167 全景：三楼的房门开了，司徒走进来，把电灯打开，文兰走入。

文兰：“为什么开灯呢？（伸手关灭了灯）这样不好吗？”（她挽着司徒，向窗子走去）

II B-168 近景：他们站在窗口。月光射在他们脸上。

文兰(叹气)：“唉，月亮，Henry，这是我们头一次单独在一起呢。”

司徒：“是的，我必须和你谈一谈了。”

文兰(惊异地看着司徒)：“Henry？”

司徒：“文兰，你是爱我的，是吗？”

文兰：“Henry？你——”

II B-169 近景：司徒恳切地望着文兰。

司徒：“不管我是怎样一个人，你都是爱我的，是吗？”

文兰：“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司徒：“文兰，我——”

文兰：“怎么？”

II B-170 同 168。

司徒：“文兰，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我们分别八年了，我们也许应该彼此重新认识一下。”

II B-171 特写：文兰吃惊的脸。

文兰：“Henry！”

II B-172 近景：司徒转过脸去。

司徒：“文兰，今天你母亲说的要等我接收房子、汽车的事——那，那是再也不会实现的。”

文兰(吓呆了)：“可是，可是你不是重庆派来的吗？”

司徒：“是的，可是我——我不是什么接收大员呀。”

文兰：“那你是什么？”

司徒：“我，我是个新闻记者。”

II B-173 特写：文兰惊讶不已。

文兰：“什么？”

司徒：“我是个办报的。”

文兰：“那是在重庆，现在呢？”

司徒：“现在我还是个新闻记者。”

II B-174 特写：文兰失望已极。

文兰：“什么，Henry，你是说他们派你到上海来的，还是个——一个要笔杆儿的什么——什么记者？Henry，你——你也配算个重庆人？”

II B-175 特写：司徒沉下脸。

司徒（痛苦地）：“真怪，为什么你们以为每一个重庆人都是长了八只手的贪官污吏呢？文蕙也是这么看我的——可是你们难道不知道后方有多少多少艰苦奋斗的人，你们难道不知道在重庆也有挨冻受饿吃平价米的公务员，你们难道以为重庆人到上海来都是发洋财过舒服日子的？你们难道以为——”

II B-176 近景：文兰由失望变为愤怒。

文兰：“不要说了！（司徒住口）你——你这个傻子！”

文兰匆匆跑向门口，把门砰然一关去了。

II B-177 全景：文兰跑下楼，匆匆走向自己卧室的门。

II B-178 全景：室内，文兰打开门，倒在床上啜泣起来。

II B-179 近景：文蕙在床上惊异地看着文兰。

II B-180 全景：三楼的灯打开了，司徒在焦灼地踱着。

II B-181 中景：文蕙看看文兰，坐起来，走下床。

II B-182 全景：司徒在踱着，门上敲了两下。司徒走去开门，文蕙走进来。

司徒（厉声）：“你又要什么？”

文蕙（看了司徒一下）：“哦，我——我找本书。”（她向书架走去）、

II B-183 全景：文蕙蹲在书架前找书，司徒想向她说话，又止住了。他又想起了什么。

司徒：“你是找这一本吗？”

他走到床头，拿起一本打开的书。

文蕙点点头，接过书。

II B-184 近景：文蕙走到门边，看看司徒，想说什么。半晌。

文蕙：“司徒大哥。”

司徒：“嗯？”

文蕙：“大姐——在哭呢。”

说完，她转身走了。

II B-185 近景：司徒茫然地看着她的背影，自语道：

司徒：“唉，八年——八年的工夫！——”

（化入）

II C-186 全景：一家幽静的公寓门前，咪咪在按门铃。（卡推进）

一个女仆开了门，咪咪站在门外，问道：

咪咪：“韩大爷起来了么？”

女仆（含糊地）：“起来了，你——？”

II C-187 全景：由门内摄，咪咪要往里闯，女仆拦住。

女仆：“你贵姓？”

咪咪：“我姓韩，韩大爷是我的爸爸。”

咪咪闯了进来，走到内室的门口。女仆目瞪口呆地跟着。（卡回转）

咪咪在门口站住。

II C-188 全景：在门内，一张杨妃榻上躺着一个头发蓬松、紫眼皮、薄嘴唇的女人；韩大爷正坐在一张小凳上，拿着一个用布扎的软锤子，轻轻地为她捶着腿，一面哼着个催眠曲什么的。

咪咪的声音：“爸爸！”

韩大爷吃惊。回头一看，慌张地站了起来。

韩大爷：“咪咪，你——”

II C-189 中景：咪咪鬼笑着，由门口走到榻前。

（卡回转）

咪咪：“爸爸，你没想到我来吧。（拦住床上的女人说）不，不要起来，躺着吧。”

韩大爷（无可奈何地介绍着）：“这是我的大女孩子。”

、女人（站起来）：“请坐。”

韩大爷（向咪咪）：“这是——呃——胡小姐。”

咪咪笑笑坐下了，胡小姐走出镜头。

韩大爷：“你，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放下了锤子）

咪咪：“我当然有我的情报罗。”

II C-190 近景：韩大爷（打量着咪咪，在榻上坐下，叹口气，一面手伸到口袋里掏皮夹子）：“你——你又要多少吧？”

II C-191 近景：

咪咪：“哟，爸爸，我哪儿是跟你要钱来了？我是来看看——呃——胡小姐的。”（走向韩）

（卡回转）

韩大爷：“好啦，好啦，你说要多少吧？”

咪咪（老实不客气地）：“五万。”

韩大爷（吃惊）：“什么？你——你的月用你妈妈不是才给了你？”

咪咪（坐在韩身边）：“那是那个妈妈给的。这个（眼睛瞟着）新妈妈呢？”

韩大爷（无可奈何地拿出钱）：“你这个孩子！——（训诫地）记着，这些事不必跟你妈妈提，她身体不好，少惹她生气。”

咪咪（站起来）：“我知道，我知道，我一个字也不讲。（向门走去，卡回转，咪咪走到在倒着茶的胡小姐旁边）不要倒茶了，胡小姐，我不打扰你们了。”

II C-192 全景：韩大爷已经躺在榻上。

韩大爷：“既然来了，就玩玩再走吧。”

咪咪（走入）：“不，我还要去看Winnie。可怜，Winnie真气坏了。”

韩大爷躺在床上点烟。

韩大爷：“哦，我倒忘了问你，你表姐的婚事怎么样了？那个重庆姑爷怎么样啊？”

咪咪：“怎么样？咳，真是提也不要提了。”

韩大爷：“怎么？他的房子接收到没有呀？”（胡小姐走入）

咪咪：“接收呢！咳，闹了半天是个报馆里耍笔杆儿的。（摇摇头）Winnie真可怜，她想的洋房、汽车，大概都飞啦！还有那位姓邱的朋友，更是个，咳，别提了！神经病！这些重庆来的，真是摸不透。”

韩大爷（坐起）：“哼，这倒没有想到——（笑笑）不过你放心，好在你

姑妈在，铁杵她也能磨成针。这个司徒是个重庆人，你姑妈总会在他身上做出文章来。”

咪咪：“这倒要看她做了，（拿起锤子）好，我走了（把锤子塞在韩手里。笑着看看站在榻边的胡小姐）捶吧，爸爸，我不打搅你们了。（她向门走去。卡回转）Bye-bye!”

II C-193 近景：韩大爷看着咪咪，摇头。

韩大爷：“唉，这孩子！——唉！（电话铃响）讨厌！又是什么事？”

II C-194 近景：电话铃响，韩大爷走向电话摘下话筒。

韩大爷：“喂，哪里？——我就是呀，你哪位？——（忽然态度一变）哦，刘局长！——是——是——是……”（划过）

II C-195 近景：在一张办公桌前，坐着刘局长。他手里拿着一份报，在怒气冲冲地向话筒内嚷着。

刘局长：“Mr. 韩——你看见没有？你看见这份《复兴日报》没有？——你没有看见？你——你？——（那边叽叽呱呱辩护着）好，你马上到我这里来好了！”

II C-196 近景：韩大爷诚惶诚恐地向话筒。

韩大爷：“是，是，我就来！就来！”（他拭着汗）

II C-197 近景：刘局长怒气未消，挂上话筒，又拿起桌上那份《复兴日报》，看了看，一巴掌甩在桌上，骂道。

刘局长：“《复兴日报》——呸！”

卡推进成特写：《复兴日报》

II D-198 特写：仍是那张《复兴日报》，一只手重重地拍在那张《复兴日报》上面。刘局长的声音：“你们看看，你们诸位看看！（卡开始后退）这还成什么话，这还成什么体统！”

此时见全景：

这是一间考究的会议室，刘局长站在一张桌前大发雷霆，在他周围坐着几位僚属，在目瞪口呆地听着“训话”。

刘局长：“随便这么一张报纸！这种擦屁股纸一样的东西，就可以随便造我的谣言，攻击我！这还成什么话，这还有法律没有！你们大家

也看看——”

IID-199 中景：众人（韩大爷在内）目瞪口呆，看着各人手里的报纸。

刘局长的声音：“——在这上面，也有你们诸位在内的！”

大家面面相觑，不响。

IID-200 近景：刘局长拍着桌子继续骂。

刘局长：“说我贪污，说我舞弊！哼，我非办他，非要办他不可！我不知道政府怎么会允许这种东西出版！这叫我们负责行政的人怎么做事？说我贪污，哼！请问他有什么证据没有？我要办他！我要告他！我要——”

IID-201 全景：众人哑口无言。

刘局长（背影）（改变语气）：“你们诸位有什么意见没有？”

官儿们半天不响。一个有胡子的慢吞吞地站起来。

刘局长：“王科长，你有什么意见？”

王科长（慢吞吞）：“这件事——兄弟的意思是——固然啦，这种无理取闹，血口喷人，我们可以依法起诉——局长的廉洁，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

刘局长：“王科长，你有什么意见，请快说吧。”

王科长：“兄弟意思是——这种事情，能够想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倒也未尝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固然啦，我们是真金不怕火来烧，不过呢——”

IID-202 近景：刘局长的气焰逐渐消失，稍有缓和地问。

刘局长：“你的意思是敷衍他？”

IID-203 近景：王科长恭顺地点点头，其余的人显然是同意他的看法。

王科长阐释道：“我的意思是息事宁人，免得闹得满城风雨。不知道局长同诸位的意思怎样？”（慢吞吞坐下了）

IID-204 近景：局长抽着雪茄。

刘局长：“你们诸位的意思呢？（大家不响）——我当然是没有成见

的——那么，也好，就按诸位的意思办吧，这本来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今天我正好约了韩先生来——”

IID-205 全景：众人目光集中在韩大爷身上。他手里拿着一张《复兴日报》，欠了欠身。

刘局长的声音：“这件事原来是韩先生在中间负责的，他上海地面也熟。（转对韩）这件事就还是麻烦你吧。”

韩大爷（欠欠身）：“我——我一定负责办。”

IID-206 全景：刘局长作着收场，又振作威风。

刘局长：“至于钱——多用两个都没有关系，只要事情办得干净。”

韩大爷的声音：“是，是！”

刘局长：“不过，我们自己人也希望检讨一下。这个报上有许多——呃——材料，除了我们自己人供给，外人是不会知道的。请大家对自己的僚属密切注意才好。我们不要——不要闹出笑话来！”

他点点头，走进里面一间办公室去。马上众人围住了韩大爷，七嘴八舌地吵着。

II E-207 中景：众人围住了韩。

众人：“老韩，老韩，是怎么回事呀？”

“老韩，老韩，你得辛辛苦苦，一定把事情弄下去呵！”

“这要闹到法院上去，乖乖，可不是玩儿的哟！”

“老兄，老兄，这事情可是你叫我做的呵！”

“老韩，老韩，看你的喽——”

韩大爷（拿着报）：“好、好、好……一定，一定，兄弟一定想办法（看着报）《复兴日报》——他妈的，什么人写的！这是——简直是存心跟我捣乱吗！”

景渐隐。

（化入）

II E-208 全景：《复兴日报》馆。玻璃窗上写着“复兴日报”四个大字，下面写的是“发挥舆论力量，维护正义呼声”。

司徒炎匆匆由右入推门进。

II E-209 全景：报馆内部，一边是营业部，一边是通编辑部的门。司徒炎推门入，向营业部的人打招呼，推编辑部门入。

II E-210 全景：一扇写着总编辑室的玻璃门。门启，老邱拿着一份报笑嘻嘻出来，向左去。（卡跟进）走到他自己位子上，看看对面的空位子。他回头问旁边一个年轻同事。

老邱：“小陈，司徒来了没有？”

小陈：“没有看见。（抬头）喏，那不是来了。”

II E-211 全景：司徒由大门走进编辑室，（卡随转）老邱拿着报迎上来。

老邱：“司徒，司徒！（重重地拍了司徒一下）有你的！你这个风头算出上了！刚才岳头儿还——（看看司徒不太起劲的样子，狐疑地）怎么了，司徒？”

司徒：“没——没什么。”

老邱：“没什么？你揭发了一件大贪污案子，现在全上海、全国的人都在讨论这件事，可你还站在那儿说‘没什么’……”

司徒（心中有事）：“老邱，有点事同你商量——”

老邱：“什么？”

司徒：“文兰——”

老邱（阻止）：“慢着。咳，我倒忘了，头儿在到处找你呢。”

司徒：“可是——”

老邱：“回头说，咱们回头说。你先进去看看头儿，他的嘴巴从早晨到现在还没有合上呢——”

司徒向编辑室走去。邱看着他的背影，又转身摇摇头说。

老邱：“文兰——唉！”

II E-212 近景：岳总编辑，一个忠厚而有毅力的中年人，在办着一件稿子。门上敲了两下。

岳总编：“请进。（门响，抬头）哦，司徒，请进，请进。”

II E-213 中景：司徒关上门，走近办公桌旁。岳总编起身迎接。

岳总编：“坐下来！坐下来！（司徒在对面椅子上坐下。卡推近成近

景)你知道吗?我们成功了!司徒,你这篇东西是个大成功。(高兴地站起来,踱着)好,好!这就是我们的开始!舆论的权威发挥的开始……”

II E-214 近景:老邱在写稿,看看对面空位子,又看看表。

老邱:“噢,司徒进去了,有半个钟头了。老岳还不放他?”

小陈:“你就别叫岳头高兴,高起兴来越说越没完。”

II E-215 中景:岳总编辑紧紧地握着司徒的手。

岳总编:“好好地干吧,年轻人。我相信我们会得到社会的注意和支持的。”

司徒转身欲走。岳总编回到桌边,忽又想起什么。

岳总编:“哦!(司徒站住)这也许用不着我告诉你。不过——”

(他走向司徒)

司徒:“什么?”

岳总编(指指报纸):“这些贪污分子是什么事都做得出的。他们会狡辩,会恫吓,会运用势力,甚至会用最卑劣的手段——贿赂。”

司徒:“哦?”

岳总编:“报馆这方面,是不会受任何引诱的。可是——”

司徒:“岳先生,你是不相信我吗?”

岳总编:“不是,当然不是。不过这些家伙,手段可厉害得很呐,他们会用各种方法,从各种角度,来引诱你,压迫你——”

II E-216 特写:司徒坚决地看着岳总编。

司徒:“随你怎么引诱,怎么压迫,我决不上他们的圈套!”

II E-217 中景:岳总编高兴地握着司徒的手。

岳总编:“我相信你,司徒。”

II E-218 全景:司徒由总编辑室出来,老邱迎上去。

老邱:“怎么样?司徒,怎么样?”

司徒(笑笑):“我从来没见过岳头儿这么高兴过。”

他们走向自己的桌旁。(卡退后)

老邱:“那还用说,司徒。这事咱们得好好庆祝一下。”

司徒(止步):“是呀,我们得庆祝一下。老邱,我已经约好了,今晚

上在夜花园——”

老邱：“夜花园？”

司徒：“今天晚上，文兰和咪咪——”

老邱：“什么？又是那个十三点？不干，不干！”（他一屁股坐下了）

司徒：“老邱！（这时小陈和另一个年轻同事鬼笑着凑过来听）咱们楼上去谈谈，楼上去谈谈。到你房间去谈。”（司徒拖着勉强的老邱走出去）

（化入）

II E-219 全景：楼上老邱和同事们的宿舍。小小一间房里放了三四张铺。门启，司徒入，老邱即随入。

老邱（往床上一坐）：“说吧。”

司徒向窗子走去。

II E-220 近景：由窗外摄。

司徒（痛苦地）：“老邱，也用不着我说了，今天这个夜花园是非去不可。文兰她——”

II E-221 中景：老邱走到桌前，在墙上一张表上画了一道。司徒转身走来，卡推进成表的特写。

司徒：“这是什么？”

老邱（指着表）：“这是你们小两口子吵架的记录表。你看（邱的指头指着表），上个星期是六次，这个星期是七次，不，连今天八次。——你到上海两个星期，一共吵过十四次——这回又为什么？”

II E-222 近景：司徒苦笑。

司徒：“还不是怪我冷淡了她；说我整天忙报馆的事，从来不陪她——不陪她看电影，不陪她跳舞……”

老邱：“哦，结果就是夜花园？”

司徒（恳求地）：“老邱，我知道你不赞成文兰，可是我们总得慢慢儿来，总得慢慢儿改变她的观点，使她了解我们，我们得慢慢儿改造她。”

老邱：“改造？哈哈……”

司徒：“老邱！”

老邱(看着司徒实在可怜):“好吧,(叹口气)唉!夜花园。”

司徒(高兴):“你答应我了?”

老邱:“像我这种朋友,你哪儿找去哟!——可是有一样,司徒,咱们说在前头,我可是摆拆字摊儿。”

司徒拍拍老邱的肩膀,转身走了。邱摇摇头,才要动脚,传来司徒的声音:“哦,还有一件事。”

老邱:“什么?”

司徒(走入):“你身上有多少钱?(邱为难)Come on, Come on!”

老邱(掏出皮夹):“全部财产在此!”

司徒(把钱掏出):“好,今天晚上要全部梭哈了。(把皮夹子扔给邱)晚上八点夜花园见!”

老邱:“OK,(学着文兰)Henry!”

(化入)

II F-223 全景:夜花园。

这是一家典型的跳舞场,我们看见的是那个花花绿绿的音乐台,几个“洋琴鬼”正乒乒乓乓敲得起劲;一个歌星正站在麦克风前,扯着尖得刺耳的声音唱着一首流行的歌曲:“你这个坏东西”。(卡退后)舞池里拥挤着许多对舞客,在这个熟悉的歌声中起劲地舞着。(卡回转)右方靠墙的一个座位上,坐着司徒、老邱、文兰、咪咪以及另外一个女人。桌上有些空瓶子,显然已经是坐了一会的光景。

F-224 近景:老邱和司徒看着舞池里,摇头不以为然。

老邱:“唉,司徒,这你总算说对了,上海真是一点也没变,一点也没变。”

司徒:“这就叫中国饥饿、上海跳舞呀。”

(卡回转)文兰不以为然地皱着眉头。

(卡又回转)咪咪和另一女客互相示意。扬着眉毛作不耐烦状。

II F-225 特写:咪咪的脚不耐地打着地板。(化入)

II F-226 中景:音乐台上,那个女的唱完最后一句。

卡回转:靠近音乐台处,一张桌前坐着四个人:小许,一个舞女打扮

的女人，一个穿夹克的和一个戴着黑眼镜的年轻人。歌唱完了，他们在鼓掌。那个唱歌的女的走来，坐在黑眼镜和小许中间的空位子上。

II F-227 近景：小许拍掌，为她拉好椅子。

小许：“好，好，宝宝，唱得好！”

宝宝（把头一扭）：“我不跟你说话。”

卡回转：那个穿夹克的劝架。

穿夹克的：“得了，宝宝，别气啦。明天叫小许给你把斗篷买来就是了。”

舞女：“好啦，宝宝。有八少爷在这儿给你担保，小许明天一定履行条约就得啦。”

那个戴黑眼镜的笑笑，没有说话。

II F-228 近景：宝宝扭着头，不理小许。

宝宝（向八少爷）：“斗篷我倒不在乎。八少爷，我气的是一个多月他影子都不见了，到哪里去了，招呼也不打一个。”

音乐又响了。

黑眼镜（慢慢拿下嘴里的烟）：“好了，小许，你跟宝宝先去跳，有话回头说。”

小许站起来，宝宝还在装生气，那舞女在旁相劝。

舞女：“好了，宝宝，有八少爷的话你就……”

宝宝只好站起来，半狠半媚地看了小许一眼。

II F-229 中景：宝宝和小许进了舞池舞进来。（卡跟着）

宝宝：“你这阵子哪儿去了，你说？”

小许：“告诉你呀，我在牢里坐了两个月。（宝宝吃惊地张了嘴看着他。小许笑笑）——可是这完全是误会，他们不知道我的来历。后来，八少爷——”（他看见了什么，话没说完）

II F-230 近景：在司徒桌上，咪咪也看见了小许。她吃惊地要喊了出来，连忙推着文兰要她看。

II F-231 近景：小许向文兰她们招呼。

II F-232 近景：咪咪满脸堆笑向小许招呼。文兰吃惊地看了一

下，也伸手招呼了一下。

II F-233 中景：宝宝看看小许，看看那边桌上。

宝宝：“那是谁？”

小许(支吾地)：“唔，一个亲戚。”(一面和宝宝舞着走开，一面回头打量着。他是在打量司徒)

II F-234 中景：在小许打量下，文兰局促不安。

文兰(向司徒)：“怎么样，你们这两位gentlemen还要等小姐们请呀？”

司徒(站起来)：“哦——”

文兰(站起来)：“邱先生呢？”

老邱(惊醒似地)：“我？哦，我不会跳。”

II F-235 近景：在舞池中，文兰和司徒舞着。镜头面前，文兰在埋怨。

文兰：“我真不懂，不会跳为什么要请他来？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尽交些这样的朋友？”

司徒：“老邱怎么啦？我觉得他是一个难得的好朋友。(他走错一步，几乎跌了一跤)哦，对不起——”

文兰：“好朋友，哼！”

(卡随)他们舞到小许和宝宝面前。小许向文兰招呼。

小许：“Hello，文兰。”

文兰(不大自然地)：“哦，小许，你怎么——哦，好久没看见你了。”
(司徒听说小许，也惊异地看着他)

小许(一面打量着司徒，一面答道)：“是呀，我正预备来看你——呃——到府上来拜望伯母呢。”

文兰(笑笑)：“好——欢迎——”

他们向不同方向舞去，露出背后的音乐台。原来坐在小许桌上的另外那个女的在唱着。

II F-236 中景：宝宝似乎是又和小许吵了嘴，气鼓鼓走回座，小许跟着。

宝宝：“八少爷，我陪您跳好吗？”

八少爷(看了看小许)：“好。”(他站了起来和宝宝走了)

穿夹克的：“怎么啦？醋缸翻了？”

小许(坐下)：“管她呢！（向旁边叫着）Boy！”

II F-237 近景：一个茶房走到小许旁边，小许写了个条子交给他。

穿夹克的：“你又要干嘛？”

小许(不答他，向茶房指着咪咪那边)：“你去请那边那位小姐，说我请她这边坐。”(茶房走了)

穿夹克的：“小许，你少惹事吧，回头宝宝又——”

小许：“嘻，老李，你放心，我请的是咪咪，我要跟她打听打听。”

穿夹克的：“你还没死心？”

小许：“老李呀，我跟你说，我的哲学是太太是太太，玩女人归玩女人。宝宝这种女人，玩玩儿是不错，可是要做太太呀——”

II F-238 近景：歌女又唱完一曲。

II F-239 全景：舞池里，一支曲子完了，舞客散开。

II F-240 中景：老邱独自坐在桌旁，拿着铅笔在一个本子上画着什么。文兰和司徒走回来。

文兰(惊异)：“咪咪呢？”

老邱指指小许那边。

II F-241 全景：咪咪在小许桌旁兴高采烈地笑着。八少爷和宝宝舞罢归坐，小许在作着介绍。他们似乎在议论着什么，她们都笑着向司徒这边看着。

II F-242 中景：文兰局促不安，大家僵了许久。司徒看见老邱在画。

司徒问：“老邱，你又画了什么？”

老邱把画拿给司徒看，司徒看了笑着。

司徒：“你这个缺德鬼。”

文兰不耐烦地看着他们，一把抢过画来。

文兰：“给我看。”（看画）

II F-243 特写：老邱画的是一个牛头抱着一个摩登女性笨拙地舞着。标题是“司徒牛下海图”。

II F-244 中景：文兰绷着脸，一声不响放下画。司徒和老邱面面相觑。

II F-245 中景：小许桌上谈笑风生。

II F-246 中景：司徒、老邱、文兰僵坐着。

II F-247 近景：小许、咪咪看着司徒这边在笑。

II F-248 近景：文兰突然站起来，走了。

II F-249 近景：司徒茫然地望着。

老邱：“快追吧，老兄！”

司徒追出去。

II F-250 近景：音乐台上一阵鼓响，乐队长宣布：“诸位来宾，现在介绍本晚特别节目，火奴鲁鲁的安珂拉女士跳草裙舞。”

II F-251 全景：灯灭了，聚光灯照在空净净的舞池中。文兰气冲冲走出，穿舞池而过。司徒也追出来，穿过。舞客哄然大笑。

老邱茫然地看着他们的背影。茶房送上帐单，他无意识地接下，眼睛仍望着司徒他们。忽然他明白那是张帐单，才想起了口袋是空的。

老邱：“嘻！——”

II F-252 近景：一家汽车行的登记柜前，文兰气冲冲走来。

文兰：“有车吗？”

伙计（指对面）：“刚好有一部。”

司徒追来。文兰拿了登记纸向左走，（卡跟）她走到左边停着的一部祥生车前，开了车门进去。司徒也追过去，上了车。车子开动，老邱追来时车已走远。

II F-253 近景：文兰坐在车里，生气不讲话。司徒偷眼看她，不敢说话。

II F-254 近景：坐在前面的司机，感觉到了背后的喜剧，鬼笑着，不时翻眼看上面的小镜子。

II F-255 近景：好半天，文兰才开口。

文兰：“往事一切不提，从明天起，你必须按我的意思从头改造——”

司徒：“可是——”

文兰：“我不能再看着你跟姓邱的这么昏搞。第一件事，明天我喊裁缝来给你里里外外缝新衣服。你这身唱《鸿鸾禧》的衣服也有了岁数了。”

司徒（着急）：“可是——”

文兰：“可是什么？”

司徒：“我——我——我——”

文兰：“你怎么？”

司徒（干脆地）：“我连缝条裤子的钱都没有。”

文兰（大惊，瞪了他半晌。忽然想起车夫在前面，硬忍着气放低声音说）：“我真不懂你是什么意思？什么事不好做，要做个穷新闻记者。”

司徒（有些不愉快）：“可是——”

文兰：“可是什么？”

司徒：“一个人活着，不全是为了钱呀，文兰。”

文兰：“那为什么？”

司徒：“为了正义——为了理想——为了叫许许多多人都能好好地活着。”

文兰（她开始明白了司徒是怎样一个人了。她的心像落进了一桶冰水）：“可是——可是——可是Henry，你打算拿什么结婚——你，你也想过我们婚事的问题没有？”

司徒（困难地）：“是呀，我也正为这件事为难呢。房子的问题，——经济的问题，——而且——而且——”

文兰（预感地）：“而且什么？”

司徒啜嚅不能出口。文兰紧逼着他。

文兰：“Henry，而且什么，Henry？”

司徒：“而且——（遁词地）而且我不希望你叫我Henry。”

文兰(张大嘴巴):“我不叫你Henry,叫你什么?”

司徒(不知趣地):“叫我——叫我——或者就像小龙叫我司徒好了。我又不是外国人,叫什么Henry Henry的!”

文兰张口结舌,看了司徒半天,终于哇地哭了出来。

文兰(哭着):“我知道,我知道,你变了,你整个的变了。叫你司徒——可有太太叫自己男人司徒的?我明白你是变了心。你——你——你(她说不出话。忽然她像想起了什么,坐直身体,从手上褪下戒指)给你!”(她把戒指塞在司徒手里)

司徒(大惊):“文兰!”

司徒吃惊地看着凛然的文兰。(卡后退)

II F-256 特写:前座里的司机,显然他是全盘听到了,在欣赏这出趣剧。他偷眼向上瞟着后视的小镜子,一面鬼笑着。

景渐隐。

II G-257 景渐现。近景:文兰的足,在来回走着。然后卡上仰看见她在陆家客厅里来回踱着。她穿着大衣预备出门的样子。在背景中,陆太太坐在沙发里,不安地看着她。卡向右回转。

II G-258 中景:在书桌前,懦庵和小龙在下着跳棋。两人均不时偷眼看看文兰。谁也不开口。半晌,陆太太说了话。

陆太太:“无论如何,文兰,——”

II G-259 近景:

陆太太:“你也不对。你不该那么鲁莽,把戒指退还给他。”

II G-260 近景:文兰停了踱,弄着自己的皮包。

文兰(有些悔意):“我——我管不住自己。那——那个场面太像电影儿了。”

陆太太:“你听我说,兰儿,他在楼上。你上去,就当没有那么回事似的,约他去看电影——看星期早场。”

文兰:“不,我不。”

陆太太:“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男人家不计较这些事的。”

文兰:“不,我现在不。”

陆太太：“为什么？”

文兰：“我跟别人约好了去看电影。”

陆太太：“谁？”

文兰(顿了一顿)：“小许。”

陆太太一惊。

II G-261 近景：儒庵和小龙都一惊。小龙看看爸爸，陆儒庵把棋盘抹了。

II G-262 近景：文兰昂着头说。

文兰：“他马上就要来。他要来看你们。”

陆太太：“可是，他……”

文兰(忙着解释地)：“他出来了。”

II G-263 近景：儒庵抽了一口凉气，阴沉着脸转过头去。小龙偷眼看爸爸，看看文兰，溜下凳子走了。外面门铃响。

II G-264 近景：文兰听见门铃。

文兰：“小许来了，——我——我要气气他。——Hen——Henry。”

(卡回转)

II G-265 中景：王妈慌慌张张在门道出现。

王妈(指着外面)：“太——太太——许少爷来了。”

她话未说完，小许已经进来了。

小许(春风满面)：“Hello, Winnie, 姨妈，姨父。”

II G-266 全景：三楼门启，小龙拖着司徒出来。

司徒：“什么事呀，小龙？”

小龙：“你来嘛，你来嘛！”

他拖司徒下了楼。

II G-267 全景：小龙推着司徒打楼上下来。(卡跟摄)司徒走到楼梯口的时候，文兰跟小许正打算出门，面对面看见了，双方都愣了一下。文兰把手向小许臂弯一抻，拉着他走了。司徒僵在那里，小龙蹑手蹑足退上楼去。

II G-268 近景：司徒痛苦地站在楼梯口。随后慢慢走进客厅，卡

退后，司徒在一张沙发上坐下了。

II G-269 近景：坐在他对面的陆太太不安地看着。

II G-270 近景：儒庵拿着棋子盒在手里摆弄着，谁也不响。忽然一失手，盒子落在桌上，哗拉一声，儒庵心虚地四顾。

II G-271 全景：陆太太用手帕掩着面，站起来匆匆上楼去了。儒庵看看太太，看看司徒，终于跌跌撞撞地向楼梯走去。

II G-272 全景：儒庵一面看着司徒一边走到楼梯口，他猛然发现文蕙和小龙站在楼梯上。他没有说什么，匆匆上楼去了。文蕙慢慢走进客厅。

II G-273 中景：文蕙走到司徒面前。

文蕙：“司徒大哥。”

司徒(吃惊)：“唔。”

文蕙：“我想去看电影，早场，你可以陪我吗？”

II G-274 特写：司徒吃惊的面孔。

司徒(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我——”

II G-275 特写：文蕙充满同情的脸向他笑着，嗅了一下鼻子。

II G-276 近景：司徒感激地看着文蕙。

司徒：“假如你愿意，我倒想去逛逛兆丰公园。每回我想去，文兰都不赞成。”

II G-277 近景：小龙在楼梯上闭上一只眼睛，向文蕙做了个鬼脸。

(化入)

II H-278 全景：公园中。司徒和文蕙沿着一条浓荫的小路走来。

II H-279 近景：(跟摄)树影掩映在二人脸上，二人默默地走着。

II H-280 全景：走到一个小水池旁边，他们停住了。

II H-281 中景：司徒坐在石头上。

文蕙(看看司徒)：“还为大姐的事难过吗？”

司徒(看着水)：“不，我——我只是感觉得有些寂寞。”

文蕙(老腔老气)：“嗯，好人是寂寞的。”

(她俯身拾地下的石子)

II H-282 近景：司徒愕然地看着文蕙，轻轻“哦”了一声。文蕙笑着，转身向司徒。

文蕙：“怎么样，你看这公园还跟八年前一样吗？”(坐在司徒旁边一块石头上，拿石子向水里投)

司徒(看着文蕙)：“公园倒是没有变——”(停了一下)

II H-283——石子在水面上引起涟漪。水中二人倒影。

文蕙：“可是人变了，是吗？”

司徒：“哦，文蕙，我有句话要告诉你——”

文蕙：“什么？”

司徒：“我送小龙那架飞机，本来是预备送给你的。”

文蕙(笑着)：“哦，可惜你送了小龙，我倒还是很欢喜的。”

II H-284 近景：司徒扔着石子。

司徒：“我没有想到你已经长到这么——这么——这么高了。八年前我们分手的时候，你才——”

文蕙(浸沉在往事中)：“可不是，我一直作男孩子打扮的。可是妈想要个男孩，我偏偏不遂她的心，是个女的。也许妈就为这不欢喜我。——(轻轻地向水里投着石子，又笑笑)也许幸亏这样，要是妈惯我，我也许成了大姐一样了。——(感觉到说错了，看着司徒)哦，我不该说这话。”

II H-285 司徒痛苦地看着手里的石子，低下头说。

司徒：“不，你说的是真话。我——我也是觉得——”(他说不清楚，把石子用力扔出去)

II H-286 近景：几个石子投在水上，引起无数的波纹。

司徒的声音：“唉，八年——八年的工夫，我们都变了，我们的看法都不一样了。”

II H-287 (卡由水面上移)司徒和文蕙默默地坐着。

文蕙(沉思地)：“大姐也可怜。她满心满意地以为你打重庆来，会弄洋房、汽车，发大财的，满以为她那许多好梦都会实现了的。”

司徒：“可是我不是——（他感觉到热，不觉地把领带拉松了）重庆来的人，也不全是那么——那么糟。”

文蕙：“我明白，我现在明白了。——司徒大哥——”

司徒：“唔？”

文蕙：“我也有件事要向你道歉的。”

司徒（转头看着文蕙）：“什么？”

文蕙：“你刚来的时候，我也把你当做一个接收大员，看不起你的。”

司徒（笑着）：“哦——这还要你告诉我？”（仍拿石子向水里扔着）

II H-288 特写：文蕙看着司徒。

文蕙：“我现在明白了，根本不该分什么重庆人、上海人；分别只是好人跟坏人，善良的跟凶恶的，前进的跟落伍的。”

II H-289 特写：司徒愕然听着。

II H-290 特写：文蕙演讲似的说下去。

文蕙：“司徒大哥，你是个好人的。——可是——可是，你知道吗？一个人只是安份守己，个人干干净净做一个好人，还是不够的。（她边说边站了起来。他停了扔石子，转身望着她）这个社会上有太多的腐败，这个国家有太多的恶势力，我们要站起来跟他们斗，跟他们争。一个好人不够，必须所有的好人联合起来，把这些腐败的、落后的、不合理的打倒。——”

II H-291 特写：司徒愕然地看着文蕙。

文蕙的声音：“……这就需要认识，需要毅力，需要朋友……”

II H-292 特写。

文蕙：“需要（感觉自己说得太多了，看着愕然的司徒）我——我——”

II H-293 特写：司徒的愕然的脸看着文蕙。文蕙坐下了。半晌。

司徒：“八年——八年的工夫，——文蕙，你不只是个子长高了。”

II H-294 近景：水中二人的倒影。

司徒：“需要朋友——文蕙，你可以做我的朋友吗？”

文蕙（笑笑）：“当然可以——”

II H-295 全景：三个学生模样的年轻孩子，在他们身后走过。三人指指点点，拿他们当情人了。终于开玩笑地嘴里吹着口哨走过去了。

(卡推成近景)

II H-296 近景：文蕙(有点局促，站了起来)：“我们走吧。”(把手上石子全扔在水里，水面无数涟漪，人影模糊了)

(化入)

II H-297 近景：在来时的那条林荫路上，二人向回走。司徒看着文蕙，她摘下了眼镜，在擦着眼睛。

司徒：“你眼睛近视吗？”

文蕙：“不。(看着手里的眼镜)我——我在学校里教书，那些学生顽皮得很，我戴上眼镜，他们就怕我了。”

她要戴眼镜，司徒伸手拦住。

文蕙：“怎么？”(停步)

司徒：“不，为什么要人怕你呢？而且——而且你不戴眼镜，要好看得多呢！”

II H-298 特写：文蕙笑笑，嗅了一下鼻子。

(化入)

II J-299 中景：文蕙躺在床上，看着那本《中国上古社会经济发展史纲》。她心烦意乱看不下去。她转侧着。她放下书不看。她想着什么。她的手慢慢除下了眼镜。她跳下床来，走到镜子前面。(卡回转)

II J-300 近景：文蕙对着镜子端详着自己，又戴上了眼镜，装出一副严厉神气。慢慢又除下眼镜，离开镜子跑回床上。(卡随回转)

II J-301 近景：文蕙坐上床，盖上被，拿起那本书要看。忽然她像管不住自己似的，咬着下嘴唇，一把取下眼镜扔在床头茶几抽屉里，像逃避什么似的钻进了被窝，盖上头睡了。那本大书从床上滚落地下。

景渐隐。

第三部

景渐现：

ⅢA-302 全景：一大队小学生参加了什么游行回来，由校墙外走过，走进校门。文蕙和熊老师吹着哨笛，指挥着。

ⅢA-303 近景：文蕙看见了什么，笑着摇手招呼。嘴里还在吹着哨笛，她脸上的眼镜已经没有了。

ⅢA-304 全景：司徒由另一头走来，也笑着向她摇手。他走过来，正走到校门口的文蕙面前，（卡回转跟过）熊老师——一个又瘦又长的戴眼镜的女先生——笑着和司徒招呼，吹着口笛领着学生进门去了。

ⅢA-305 近景：文蕙匆匆和司徒招呼。

文蕙：“等着我，我就出来。”

ⅢA-306 全景：大队走到操场上。

熊老师（喊口令）：“立正，向左转，报数！（学生七嘴八舌报了数）散队。”

小学生作鸟兽散。文蕙匆匆跑过来，（卡回转）跑到司徒面前。

文蕙：“我到休息室拿了书就走。”

ⅢA-307 中景：（跟摄）司徒和文蕙在草地上走着。

文蕙：“你要的那种灰色绒线，我已经找到了。我们就去买，好吗？”他们走过一个浪木。

司徒：“好，我就在这里等你。”

熊老师（正好拿着点名板赶上来）：“司徒先生，不进来坐坐吗？”

司徒：“不打搅了。我就在这儿等吧！”

（卡回转）熊、蕙二人向休息室走去。（卡转回原处）司徒和坐在浪木上的两个小女孩谈着。

小女孩：“你是陆老师的爱人吗？”

司徒（笑着）：“不要胡说。”

另一个小女孩哄着：“嗯，一定是的，一定是的。”

III A-308 全景：文蕙从休息室拿着一堆书走出来，笑着挥手招呼。她走下台阶，在石径上走过。（卡回转）司徒走入镜头，文蕙一只手挽住司徒的臂弯二人走了。那两个坐在浪木上的小女孩唱起Wedding march（结婚进行曲）来。

二小女孩：“打的当当，打的当当……”

III A-309 近景：两个女孩用手拍着拍子，唱：“打的当当，打的当当……”

III A-310 近景：文蕙笑着看司徒。

文蕙：“你看，这都是不戴眼镜的好处！今天的报给我带来了吗？”

司徒：“带来了。（打开报）你看吧，我们同这些贪官污吏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文蕙：“我看，我看。”

文蕙接过报，打开一边看着，一边向校外走去。（叠化入）

III B-311 全景：司徒和文蕙在一条马路上走着。他为她拿着书。走到一家毛线店的橱窗，他们停步。

III B-312 中景：他们伏在玻璃窗上看着里面的货色。

司徒：“是这一家吗？”

文蕙：“不，我看看。（她站直腰）那家还在前面。”

他们又向前走。卡跟摄他们，这时，一家咖啡店门启，咪咪挎在“八少爷”的胳膊上，由里面出来。咪咪看见了文蕙，一愣。

III B-313 中景：咪咪满面惊奇之色，看着司徒和文蕙。

咪咪：“哦——Hello！”

文蕙点点头，和司徒走过去了。咪咪张着嘴巴，望着二人的后影。“八少爷”要走。

咪咪：“不，等一等。”（她转身跑回咖啡店去了）

III B-314 全景：咪咪三脚两步抢到咖啡店的电话机旁，一把摘下话筒，拨着号码。“八少爷”跟过来。

III B-315 近景：咪咪打着电话。

咪咪：“喂，你哪里？——哦，你是Winnie吗？我咪咪呀！——哎

呀, Winnie, 我有件消息报告你呀。——慢着慢着, 你先得答应我不许生气。——不, 你非先答应我不可。——哎呀, Winnie呀, 我刚才呀——”

(叠化入)

III B-316 全景: 司徒和文蕙在一个报摊上买报, 买完走去。咪咪走来, 止步(叠化入)

III B-317 近景: 在一家纸烟店的壁上电话前, 咪咪打着电话。

咪咪: “哎呀, Winnie,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 可是我良心上就觉得不应该瞒着你。——你看, 你看, 你说不生气来着——哎呀, Winnie, 我今天又碰见了他们两个, 手挎着手的呀——”

(叠化入)

III B-318 全景: 一家影戏院门口。散戏的时候, 司徒和文蕙谈论着走出来。

(叠化入)

III B-319 近景: 在一个精致的沙发里, 咪咪拿着话筒, “八少爷”在旁边。

咪咪: “喂, 你哪里? 大小姐在家吗? ……”

(叠化入)

III B-320 全景: 司徒和文蕙在公园的林荫道上走过, 咪咪和“八少爷”随入。

III B-321 中景: 晚间, 韩大爷的又一处公馆里, 韩坐在书桌前, 拿着一张《复兴日报》在怒形于色地看着。一个黑眼圈的女人站在他椅子旁边挤着看。

韩大爷(拍桌子): “真是混蛋! 越说越不像话! (跳了起来) 可恨的是什么人把这种消息透出去的呢?”

女人: “这种纸报上的话, 不理它就完了嘛!”

韩大爷: “不理它? 现在这些清查团暗查团的, ——他们巴不得出点儿事情!”

女人: “你不是说没有人看这种狗屁报吗?”

韩大爷(无词以答):“嗨,你这种女人,懂得什么?!”

III C-322 近景:女人生了气,一撇嘴坐下了。

女人:“好,我们哪懂,我们哪比得上你的胡小姐呀?”

韩大爷(知道闯了祸,忙安慰她):“哎呀,哎呀,又气啦。我是说你那个小脑袋里装不下这些鬼事情,你又——”

桌上电话铃响。韩大爷皱皱眉,拿起话筒,不高兴地问:

韩大爷:“哪里?”

III C-323 近景:局长在办公桌旁,手里是一张《复兴日报》,拿着话筒暴躁地。

局长:“你是Mr.韩吗?”

III C-324 近景:韩大爷态度立即变为恭顺地。

韩大爷:“哦,局长,是您?——是,是,是,看到了,看到了。(女人让他坐下)——简直是荒唐,简直是荒唐!(话筒里哇啦哇啦发着脾气,他皱着眉)是,是,正在办,正在办。——我正在找关系,找关系。——是,是,一定办好,一定办好。——是,是,三天之内。是,是,一定解决。(他挂上了电话,自语)找关系?呸!见了鬼!真没见过这样儿的报馆,水都泼不进去!”

这时外面有争吵的声音。

韩大爷:“又是什么事?六姑娘,你去看看。”

六姑娘才要举步,一看对面愣了。

III C-325 全景:对面门道里,咪咪和一个男仆争论着进来。

咪咪:“你少管,我是韩小姐。我——哦,爸爸!”

III C-326 中景:咪咪走到桌前。

韩大爷:“咪咪,你——”

咪咪:“对不起,爸爸,对不起。”

III C-327 特写:韩大爷要发作。

韩大爷:“咪咪,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不叫你来的地方不要来,你怎么——”

III C-328 近景:咪咪不介意。

咪咪：“啧啧，啧啧！爸爸，干嘛这么大脾气呀？你的咪咪从来没有给你走漏过什么秘密呀！（向六姑娘）哈罗。（打量着）唔，爸爸，你的眼力真不错！”

III C-329 韩大爷无可奈何。

韩大爷：“你这个孩子。（向六姑娘）这是我大女孩子。（叹气，掏皮包）唉，你又要多少吧？”

咪咪（作势止之）：“Oh, no! 我不是来要钱的。对不起，借个电话打打。（她拿起电话，韩不快地坐下。她拨着号码，一面打量房子）唔，这个地方更讲究了，爸爸。——哦，哪里？陆家？大小姐在家么？不在呀？唉！——（她按住电话，又重拨一个号码）爸爸，你放心，我不会跟旧房子里妈妈说，也不会跟新房子里妈妈说——”

III C-330 全景：一间精致的房间，小许和文兰走进来。文兰站住，打量屋子。

文兰：“小许，你又哪儿弄来这处房子？”

小许（得意地）：“也算是接收的吧！”

文兰（指着小许）：“哟，你还接收呢，别不害羞了。”

小许（不以为忤，替文兰脱着大衣）：“嘻，这个年月，反正谁吃得开谁占便宜吧。怎么样，文兰？只要你肯点一点头……（电话铃响，他走去接）喂？——是呀。哦——（回头）Winnie，找你的（文兰走去接）奇怪，她怎么知道在这里？”

III C-331 近景：Mimi打着电话。

咪咪：“对不起，Winnie，打搅了你们。可是我非报告你不可。昨天我又在公园里看见他们。哎呀，真是连我都看不下去了。就坐在水池子边上。哎呀，那样子呀，谁看了也会认做一对情人的呀。”

III C-332 近景：文兰接着电话，怒形于色。

文兰：“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咪咪（在电话里）：“可是我话还没完呢，Winnie——”

III C-333 近景：咪咪仍在打电话。

咪咪：“巧也真巧，今天我又看见他们两个笑嘻嘻地打报馆里出来

了。——哎呀，就是司徒跟老邱他们那个《复兴日报》馆呀！”

韩大爷跳了起来。

韩大爷：“什么？《复兴日报》是他办的吗？”

III C-334 中景：文兰接着电话，忽然话筒里哇啦哇啦乱成一片。

文兰：“什么？什么？喂！Mimi，喂喂……”（但是那头显然已经挂断了，文兰放下话筒。小许走过来）

小许：“怎么样？”

文兰一句话不说，拿起大衣要走。

小许（拦住了）：“文兰，你？——”

文兰：“送我回去。”

小许：“文兰，你为什么要为他怄气呢？这种书呆子！你知道我——”

文兰：“不，我气文蕙。不过，你马上送我回去。”

小许（劝慰地）：“何必呢？何必呢？你听我说……”（他哄着她，为她拭泪，按着她坐下）

III C-335 中景：在韩大爷公馆里，咪咪拿着那张报。

韩大爷（如获至宝）：“原来是他，原来是他！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咪咪，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咪咪：“那也怪我呀？一星期也难得看见你这个爸爸一次，又是胡小姐，又是六小姐的。”

韩大爷：“好，好，这下子可有办法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司徒——《复兴日报》，哈哈。”（他拿起电话）

咪咪：“你干什么，爸爸？你知道司徒那个人，简直是条牛。你找他？”

韩大爷（拨着号码）：“我才不找他呢。我自自然有办法叫他听我的。（向话筒）喂，陆家？太太在家吗？找陆太太。我姓韩呀。——咪咪，你真是个好孩子——好孩子——”

（卡推进）

咪咪（惊奇地看着报）：“怪事，原来这么张烂报，还真有点儿厉害

呢。”

景渐隐。

ⅢD-336 景渐现。近景：晚间，文蕙坐在自己床头一张藤椅上，就着灯光为司徒织着绒线衫。外面汽车响，文蕙站起来，走到窗口去看。

ⅢD-337 全景：俯摄。下面小许的吉普车停了。小许和文兰由车里出来。

ⅢD-338 中景：文兰和小许站在陆家门口。

文兰（低声）：“明儿见吧！小许。”

小许（拉着文兰的手）：“明天给我回信吗？”

文兰：“也许——也许后天——不，小许，你给我一个考虑的时间。”

小许：“那么，现在先——”（他凑近去要吻文兰）

文兰（低声，半推半就）：“不——吗——”（但是似乎不能抗拒地屈服了，让小许吻着）

（卡仰上）

ⅢD-339 近景：在陆夫妇房间的窗口，儒庵和陆太太在向下面看着，大惊。

ⅢD-340 中景：在房间里，陆太太转过身来，看着愁眉苦脸的儒庵。

陆太太：“你看看，这怎么得了，这怎么得了！”

儒庵一言不发，走向床去。陆太太跟着说。（卡退后）

ⅢD-341 近景：儒庵坐上床，陆太太站在他面前：

陆太太：“将来弄得亲亲眷眷、左邻右舍飞短流长，可怎么好。（看着儒庵，有气）你——你这个做爸爸的，可该说说话了吧？”

陆儒庵：“我，我有什么办法，文兰不听话，不肯跟司徒结婚。”

ⅢD-342 陆太太越想越有气，儒庵背影在前景。

陆太太：“哦，你倒会偏护女婿。难道你要文兰去嫁他，跟他过那些愁盐愁米的日子？不，我这一辈子就受够了。我告诉你，你马上跟司徒去讲，小龙他舅舅今天说的事情，他答应便罢；（儒庵痛苦地不响）他要是不应允，我宁可叫文兰嫁给小许。”

ⅢD-343 全景：

陆儒庵：“明天，明天——我明天跟他谈。”

小龙由他床上爬起来，披上浴衣下床。陆太太看见了。

陆太太：“你哪儿去？”

小龙已经下了床，向门走去。

小龙：“我——我去撒尿。”（他出门去了）

ⅢD-344 全景：在楼梯过道，小龙启门出。然后走入浴室门口，打开一点门缝向外看着。

ⅢD-345 全景：（反摄）文兰绷着脸由楼下上来，推开自己房门。

ⅢD-346 中景：文兰进门。她一进门后，向对面一看，愣了一下。

ⅢD-347 中景：对面，文蕙坐在椅子上织毛衣。抬头看了文兰一眼，又低头织着。

ⅢD-348 全景：文兰脱下自己的大衣，放在床栏杆上，看看文蕙，走到梳妆台前，对着镜子坐了下来，一面弄着头发，一面打量着镜子里的文蕙。半晌，她开了口。

文兰（尖酸地）：“怎么样，兆丰公园好玩吗？”

镜子里的文蕙停了织。

文兰（转过脸来）：“要不还是天太冷，要你二小姐替他打件毛衣穿？”

ⅢD-349 中景：文蕙坐在椅子上。

文蕙：“大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文兰抢到她面前，狠狠地瞪着她。

文兰：“什么意思？我还问你是什么意思呢！你的上古什么史呢？怎么不看了？你的眼镜呢？怎么不戴了？哼，书呆子？（气坏了）我真没有想到，你这个毛丫头，人小心倒不小，居然会抢起男人来了！”（她一转身向自己床走去）

文蕙：“大姐！”

ⅢD-350 中景：文兰气冲冲坐在自己床上。

文兰：“谁是你什么大姐？！”

文蕙走到文兰床前。

文蕙：“大姐，我也早想跟你谈谈了。我——”

文兰（翻了她一眼）：“你有什么跟我谈的？”

文蕙（冷静地）：“大姐，我知道你不欢迎我。我们两个人的性情不同，看法不同。可是大姐，我不能不劝劝你——你不能跟小许这么鬼混下去！”

文兰又惊又气。

文兰：“哦，这也要你管我！”

ⅢD-351 近景：文蕙诚恳地劝文兰。

文蕙：“不是管你，大姐，小许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大姐，婚姻是一辈子的事，你不能只为目前一时的安逸打算。大姐，司徒是个好人——”

ⅢD-352 近景：文兰低头不响。

文蕙：“他是穷，他是老实，可是他是个好人。他有理想，有骨气，这个社会上找这样一个人是太不容易了。——你不能因为他少几个钱就——”（文兰的妒火又在燃烧）

文兰（打断地）：“哦，你就看得他这么好？怪道你天天撵着他，陪他看电影，陪他逛公园，陪他到报馆。”

ⅢD-353 近景：文蕙皱着眉头。

文蕙：“大姐，你这是怎么了？”

ⅢD-354 近景：文兰跳起来逼着文蕙。

文兰（接着）：“你是自己看中他了，是不是？”

文蕙见无理可讲，转过头去不说了。

文兰：“你说呀，你自己欢喜他，是不是？”

文蕙转身，向自己床走去。

ⅢD-355 文蕙走到自己床前。（背向着卡）文兰盯着问。

文兰：“说呀，你爱他，是不是？”

ⅢD-356 特写：文蕙猛然转身挑战地。

文蕙：“是的，我是爱他，怎么样？”（话说出口，她自己吃了一惊。半

响，忽然她忍不住了，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倒在床上)

ⅢD-357 近景：文兰吓呆了，愣着。慢慢的，她嘴角咧了两咧，向床上一倒，她也哭了。

ⅢD-358 中景：在隔壁，陆夫妇睡在床上，听见了哭声。陆太太坐了起来。

陆太太(叹了口气)：“唉，”(她下床披上浴衣。懦庵也坐了起来)

ⅢD-359 全景：陆夫妇卧室门启，陆太太扎着浴衣的带子走出来，懦庵披衣跟着。陆太太看见什么，一惊。

陆太太：“小龙！”

ⅢD-360 全景：小龙伏在大姐门外偷看。陆太太走入镜头把他轰走。

陆太太：“有你什么事？睡觉去！睡觉去！”

ⅢD-361 全景：大姐室内。陆夫妇推门入，看看这两位小姐，无计可施。

陆太太(向大姐走去)：“怎么了，这又是怎么了？”

ⅢD-362 中景：文兰呜呜地哭着。陆太太走到她床前。

陆太太：“我说呀，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文兰(伏在床上哭着，指指文蕙那边)：“她——她——”(又大哭)

陆太太：“唉！”(转眼看文蕙)

ⅢD-363 中景：文蕙也伏在床上哭着。陆太太走来。

陆太太：“文蕙，你又怎么你大姐了？”

文蕙哭得更凶。陆太太着急。

陆太太：“唉，这可急死人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ⅢD-364 全景：陆太太站在两位小姐中间，摸不着头脑。懦庵站在床边，进退为难。

陆太太：“你们说，这可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ⅢD-365 中景：这时小龙已经走了进来，站在文兰床头。

小龙(超然地)：“这有什么，大姐跟二姐打翻醋坛子了。”

ⅢD-366 特写：陆太太的吓呆了的脸：“什么？”

III D-367 特写：

小龙：“司徒大哥尽跟二姐出去，大姐冒火儿啦！”

III D-368 近景：文兰在床上哇地重新爆发。

III D-369 近景：文蕙在床上更响地哭起来。

III D-370 近景：儒庵手足无措，窘态毕露。

III D-371 近景：陆太太看看大小姐，慢慢明白了。忽然一阵心酸，她一屁股坐在藤椅上，哇地哭了起来。

III D-372 近景：儒庵四面楚歌，走投无路。

III D-373 中景：陆太太且哭且说。

陆太太：“这可怎么好呵，这可怎么得了呵？”

儒庵责无旁贷，走到太太身边安慰着。

陆儒庵：“太太，太太——”

陆太太忽然找到了一切的答复。

陆太太（指着儒庵）：“都是你，都是你不好。——我，我看你怎么办？我看你还跟不跟他去说。”

陆儒庵：“好，我明天——明天跟他去说。”

陆太太：“明天，你——（下面门响，陆太太跑到窗口一看，转回身）司徒回来了。儒庵，你马上去跟他说。（看看文蕙）走，走，外面去说，外面去说。”

III D-374 全景：儒庵象被推上法场的犯人似的被陆太太押出来。小龙溜出来想跟着。

陆太太：“小龙！（他站住了）没有你的事，你睡觉去。”（小龙回头看，嘟啷着嘴走了）

陆夫妇下楼去。

（化入）

III E-375 全景：楼下，司徒由门外进来，挂好帽子，正要上楼。（卡回转）他看见陆夫妇由楼上下来。

司徒：“哦，你们还没睡？”

陆儒庵：“嗯，我——我要找你谈谈，有件事我要找你谈谈。（指客

厅)请里面坐。”(他们向客堂走去)

III E-376 全景:他们走进客堂。

陆儒庵(指指沙发):“请坐。”

陆太太:“请坐。”(自己先坐下了)

司徒茫然地看看二人,坐下了。陆儒庵走到门口,把厚布帘子拉拢。司徒茫然地看着。

III E-377 全景:小龙由卧室门里偷偷走出来,听了一听,蹑着脚跑下楼梯。

III E-378 全景:小龙蹑着脚由楼梯上下来,走到客堂门口,把帘子挑开一个小缝,弯着腰向内望。

III E-379 全景:从小洞中望见的客厅内,司徒背身向镜头坐着,陆太太叉着手,看着踱来踱去在训导着司徒的儒庵先生。儒庵困难地寻字觅句,讷讷地、辞不达意地讲着。他勉力装出一副威严的表情,边说边踱着。

陆儒庵:“我是说,——一个人有理想,好的。——但是,我是说,一个人不能只有理想。——呃,我是说——”

III E-380 近景:热汗涔涔然地在陆儒庵头上冒出来。他解开领扣透气。

陆儒庵:“我是说——一个人不能不顾到实际。——我是说,你今天要结婚,要成家了。——那么,一个人不能不顾到实际,一个人不能不有所牺牲。——我是说——”

III E-381 全景:小龙放下帘子,掉转头,又蹑着脚上楼。

III E-382 全景:小龙上了二楼走到大姐房门口,轻轻推开门。

III E-383 近景:在大姐房中,门轻轻推开,小龙从门缝中向文蕙做着手势。

III E-384 近景:文蕙已经穿了睡衣,坐在床上被窝里,呆呆地想着什么。

III E-385 近景:文蕙终于看到了,她愣了一下,又向文兰处看。

III E-386 中景:文兰也已经进了被窝,还在抽噎着。

III E-387 全景：文蕙披上一件晨衣，向门走去。

III E-388 近景：文兰狐疑地看着她。

III E-389 全景：小龙拉着文蕙走下二楼的楼梯，到门道处挑开帘子，听着。

III E-390 全景：从洞中望见儒庵已经把晨衣脱了，睡衣的领子也敞开了。他一面用手帕拭着汗，一面还在迂回地说。

陆儒庵：“我是说，一个人不能不顾到实际。——我是说，一个人不能不顾到牺牲——”

III E-391 近景：他讷讷地说着。

陆儒庵：“——一个家庭，一个牺牲。——一个人的家庭，一个人的牺牲——我，我是说——”

III E-392 近景：陆太太不耐烦地听着，眉头皱得紧紧的。

III E-393 中景：陆儒庵越说越糊涂。

陆儒庵：“我是说，——一个家庭的牺牲，我是说，一个牺牲的家庭，——我是说，一个牺牲的家庭，——我是说，我是一个家庭的牺牲。”

忽然，陆太太咆哮了。

陆太太：“算了吧，你！”

陆太太忍无可忍，叱责儒庵。

陆太太：“说了半天，你倒是说的些什么？！”

III E-394 中景：陆太太三步两步跑到司徒面前，她背向镜头。

陆太太：“干脆说吧，司徒少爷，你究竟打算不打算娶我的女儿？（司徒愕然，想要回话，但是她抢着说下去）我是个痛快人，我老老实实跟你说吧，我的女儿不能跟你去过苦日子！”

III E-395 全景：文蕙和小龙在门道外张望。文蕙咬着嘴唇皱起眉头。

III E-396 近景：在楼上，文兰坐在床上狐疑地想着。忽然，她像明白了什么，她掀开被窝。

III E-397 全景：文蕙在门外听。

III E-398 全景：在客厅里面，陆太太站在司徒对面，话已经说出

来了。

陆太太：“好了，我已把话跟你说清楚了。”

III E-399 中景：司徒苦痛地低着头。陆太太站在他面前数说。

陆太太：“这件事用不着费一点力气，也不会连累你一点点。只要你点点头，你们那个鬼报不再跟这位局长捣乱，文兰的舅舅亲口说的，钱的事情好商量。司徒少爷，我是为你打算呀。——至于那个姓邱的，——反正给他几个钱就是了。”

司徒：“可是——这是贪污案子呀。”

陆太太（不快）：“贪污？哼，你倒像了文蕙了，这种书呆子的话。”

III E-400 全景：陆太太叉手站在桌前，自己甚至有些欣赏自己这种演说家的风度。

陆太太：“这种年头儿，哪个不贪污，哪个见钱不弄钱？你们办报不也是为的弄钱？你们要登他们这些事，不也为的要钱？”

III E-401 近景：司徒愕然地看着她。

III E-402 全景：陆太太逼着司徒。

陆太太：“怎么样？反正话就是一句，你答应我，我叫文兰把戒指收回去，马上拣日子成婚。文兰舅舅那边，我来替你去讲价钱。我不会便宜他。你要是不答应——（含意无穷地顿一下）我是个做母亲的，司徒少爷，你不能怪我——”

III E-403 近景：司徒痛苦的脸，低下头去。

陆太太的声音：“怎么样？”

司徒（痛苦地）：“我不知道怎么同您说，可是这种事情，我是不能做的。——我们办报的使命——”

III E-404 近景：陆太太脸色一沉。

陆太太：“那么你是决定不打算和文兰结婚了？”

III E-405 近景：司徒无言低下头去。

III E-406 中景：陆太太威逼着他。儒庵不安地站在后面。

陆太太：“怎么样？你倒是说呀！”

陆儒庵：“呃，我看——”

陆太太(回头叱止):“你少开口!”

III E-407 ——司徒不响,忽然文蕙的声音响了,他猛然一惊,抬起头来。

III E-408 中景:文蕙掀开帘子,站在门道里。

文蕙:“司徒大哥,你不能答应。”

III E-409 特写:儒庵先生吃惊的脸。

III E-410 特写:陆太太吃惊而又愤怒的脸。

陆太太(有些恼羞成怒):“文蕙,有你什么事?!”

III E-411 全景:文蕙坦然地走了进来,反问道。

文蕙:“你这是做的什么事?——爸爸,我真想不到你也在做这种事。”

III E-412 特写:儒庵惭愧地低下头去。

III E-413 中景:文蕙走向司徒一步。

文蕙:“司徒大哥是个好人,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难找的好人。可是你们逼着他干什么?——逼着他贪污舞弊,逼着他堕落,逼着他卖朋友!”

陆太太怒不可遏,抢上一步。

陆太太:“文蕙,你疯了?”

文蕙沉静地说。

文蕙:“不,我没有疯。是这家子人疯了。司徒大哥走了八年,打重庆来了,这家子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人问到他的健康,他的事业,没有一个人想到他的理想,他的幸福。一个一个只关心他有多少钱,能接收到几部汽车。这不是疯了,这不是叫钱给逼疯了?司徒大哥——”

陆太太:“你滚出去!”

文蕙:“不,我要把我的话说完了。我——”

忽然门帘一响,文蕙愣住了,向外看。

III E-414 特写:儒庵愕然地看着,由椅子上站了起来。

III E-415 全景:文蕙把帘子拉开,站在门口。她向文蕙走去。

(卡回转)

文蕙:“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她扬手打了文蕙一个嘴巴)

III E-416 全景：陆太太和儒庵都一惊。

陆太太：“文兰！”

III E-417 中景：文兰怒气冲冲，瞪着文蕙。

文兰：“你——你一心一意破坏我的婚姻，是何居心？你说，你说。你这个不要脸的丫头，你是自己想嫁他，是不是？”

III E-418 中景：文蕙镇定地看着文兰。

文兰：“你说！”

文蕙（低沉）：“不是的。我一直还在希望着你能慢慢明了司徒大哥。我还梦想着你们能够幸福地结合在一起。但是我现在明白了，你永远不会。你不配做他的妻子。（走向司徒）司徒大哥，你要坚强，你要为一辈子的幸福打算，你如果委曲迁就，你一辈子都要委曲迁就。——（指着儒庵）爸爸就是你的榜样！”

III E-419 儒庵受了伤，低下头去。

III E-420 中景：

文蕙：“太姐，我管这件事，完全是为了正义，为了真理。为了表示我是真心劝告，为了——（文兰冷笑）我知道你不信，为了叫你放心，从今天起，我这一辈子再不见司徒大哥的面。”

说完她转身跑了。但是到了门口，她又站住了，跑回来，三脚两步走到文兰面前，扬手回敬文兰一个嘴巴。然后昂然地走出去了。

III E-421 中景：文兰愣了一下，哇地哭了出来，也捂着脸跑了。（卡回转）

III E-422 中景：陆太太的眼泪也来了。

陆太太（指着儒庵）：“都是你，都是你！”（她也哭着跑了）

III E-423 中景：司徒痛苦地坐着。儒庵走到他面前，想说什么，但是叹了一口气，他也走了。卡回转。

III E-424 全景：儒庵出门，小龙却慢慢走了进来。

III E-425 近景：小龙走到司徒身旁，司徒没有觉到。小龙打量他许久。

小龙：“怎么办呢？司徒大哥？”

司徒(惊醒):“唔?”

III E-426 近景:小龙看着司徒:“现在很简单了,你究竟是要大姐呢?还是要二姐呢?”

III E-427 近景:司徒看着小龙:“什么——二姐?”

小龙:“嘻,你怎么这么糊涂呀。二姐爱你,你还不知道呀?”

司徒:“小龙,你——”

小龙:“她今天晚上自己说的嘛。她跟大姐吵架说(学着文蕙的口吻)是的,我是爱他!”

III E-428 全景:司徒拔腿便跑,小龙莫明其妙。

III E-429 全景:司徒跑上楼梯。

III E-430 全景:司徒跑到文蕙门口。文蕙已经披了一件大衣,开门出来。

司徒要和她说说话,她头一扭下楼去了。司徒愣了一下,也追下去。

III F-431 全景:文蕙从二楼楼梯下来向后门走去,司徒也追下来。

司徒:“文蕙,文蕙。”

小龙愕然地看着他们。(叠化入)

III F-432 全景:在弄堂里,文蕙疾步走着。走出镜头。司徒也追上来,叫着:“文蕙”。(叠化入)

III F-433 全景:他们追逐着走出弄堂。看弄堂的茫然地看着他们。

III F-434 全景:二人在人行道上追逐着。

III F-435 全景:路边停着一辆公共汽车,将要开了,文蕙赶上两步,上了车。司徒赶来,车开了。马上又来了一辆,不等下客,司徒就挤了上去。(划过)

III F-436 特写:落叶散在人行道上,路灯光下,文蕙的足走过。司徒的足跟上。(叠化入)

III F-437 特写:白天的人行道上,文蕙的足和司徒的足。(叠化入)

ⅢF-438 全景：司徒追着文蕙走进××小学校的大门。（叠化入）

ⅢF-439 中景：熊老师拿着点名册子、哨笛，由休息室出来。文蕙走上台阶。

熊老师：“噢，Miss陆，快点吧，大队就要出发了。”

文蕙：“我就来。”

她走进休息室，把门死力关上。司徒跟上台阶。熊老师奇怪地打量他一眼走了。文蕙又由休息室出来。

司徒：“文蕙，你听我说呀，文蕙——”

文蕙不理他，昂着头走下台阶。（叠化入）

ⅢF-440（跟摄）从学校的短墙外，看见一队小学生向校门开正步行走出来。戴眼镜的熊老师在队首，文蕙和另一个教员分领着小队，和队伍一同走出来。教师嘴里的哨笛吹着“一、二、一”……司徒在追着和文蕙说话，文蕙不理。

（卡沿校墙跟摄）

ⅢF-441 近景：文蕙把脸别过去，吹着哨子：“一、二、一”

司徒：“文蕙，文蕙，你听我说呀。文蕙——”

ⅢF-442（跟摄）大队已经出了校门。文蕙由一小队队尾绕到队伍的另一边去。司徒不管三七二十一，由队伍中间硬挤过去，跟到那一边。在走过的时候，文蕙心慌意乱，把口笛吹成了“一、二、二、一、一。”但是她连忙改正过来。学生也连忙改正脚步。

ⅢF-443 近景：司徒钉着文蕙。

司徒：“你就听我说一句，文蕙，就一句。”

文蕙不理，有些生气，哨笛不觉又吹乱了。

ⅢF-444 近景：学生的脚步随了笛音走乱了，连忙更正，但是已经零落错误不堪。

ⅢF-445 跟摄：队伍行进。文蕙小队零落不堪。

ⅢF-446 近景：在队首的熊老师，听了吹错的哨笛，皱起双眉，向文蕙队中看，大惊失色，哨笛几乎从口中落了下来。

ⅢF-447 中景：文蕙的队伍七零八落。文蕙由队伍中挤回这一

边,司徒跟着也挤过来。

III F-448 中景:熊老师让队伍走过,自己就位踏步,一面死力吹着自己的哨笛:“一、二、一。”文蕙的队伍走过。文蕙走过来,司徒也跟着。熊老师瞪着文蕙,指着自己的哨笛,表示文蕙吹错了。

熊老师的哨笛:“一、二、一,一、二、一。”

文蕙想向熊老师解释什么,但忘了把哨笛拔出来,于是文蕙的口笛成了:“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

III F-449 全景:文蕙的队伍又变得七零八落。

III F-450 近景:熊老师看看队伍,大惊。气鼓鼓地呵斥文蕙,但也忘了把哨笛拿出来。于是熊老师的哨笛(一片不知所云):“二、一、一、二、二、一、一、二、一……”

文蕙的口笛(解释着)

熊老师的口笛(呵斥的)

III F-451 全景:全部队伍一塌糊涂。熊老师气得跑到队首去拦住众人,一面死力吹哨子叫大家停步。

III F-452 中景:文蕙拿下了口哨,气狠狠地看着司徒。

司徒:“文蕙,我……我必须和你谈一下。”

文蕙(气狠狠地):“谈,谈,谈什么?你看你做的事。我——我这辈子再也不要看见你!”

她向熊老师处跑去了,留下司徒茫然地僵立在路旁。

III F-453 全景:司徒在路旁树底下,呆呆地望着走去队伍。一、二、一,规则的哨笛响着。他颓然地踢着落叶,向相反方向走了。

景渐隐。

第四部

IV A-454 景渐现。全景:这是韩大爷的又一处“公馆”。韩大爷在焦急地来回踱步,不时用手掸着雪茄烟的灰。

IV A-455 中景:韩停步。

韩大爷：“我真不懂！这些穷鬼是什么心理！明明摆着一笔财好发，他偏偏不要！办报不为的弄钱？可给他钱叫他不要办了，他又不。你要办报，好，给你钱办报，可他又不要！我真不懂，这是什么心理！”

（卡回到窗前）一个装束极为摩登的女人，摆着个“明星”姿势倚在窗前，鄙夷不屑地睨着韩。

女人：“你怎么会懂？你就知道钱，你以为钱就是一切，你以为钱就能把什么都买到。”

韩大爷（走到女人面前）：“Lucia！你——”

女人（躲开他）：“可是我告诉你，就有一样东西，你花多少钱也买不到。那就是（转身恨恨地望着韩）一个人的‘心’！”

韩大爷（拉她的手）：“好了，好了，Lucia，我为这个倒霉报纸的事，就够烦的了，你别——”

女人（甩开韩的手）：“怕烦你就别到我这儿来！”

外面门铃响。

韩大爷（改为央求的口吻）：“可我哪样没给你呢，你要的东西我哪样没给你呢？（女人不响）你还要什么？你说呀。”

女人：“我要？（激昂地）我要爱情！我要理想！我要Romance！我——（转头问）那件银狐大衣为什么还不给我买？”

韩大爷愣了一下。才要说话，外面一阵吵闹。

韩大爷：“什么事！又是什么事！真烦死人！”（他向外看）

IV A-456 全景：由韩背后摄，一个丫头慌慌张张跑进门道。

丫头：“先生，他，他们——”

话犹未了，咪咪、文兰、小许、“八少爷”四个人由咪咪领着，一窝蜂似的跑进来。

IV A-457 特写：韩惊讶的脸。雪茄从他口中落下来。

韩大爷：“咪咪！你怎么又！——”

IV A-458 全景：咪咪大步跨进门。小许扶着哭哭啼啼的文兰坐在一张沙发里。“八少爷”不等人请，自己也坐下了。

咪咪(走到韩面前):“Sorry,爸爸,(向Lucia)Hello,(又跨到Lucia面前拉着她的手端详着)(卡推进)唔,(回头向韩)Not bad。”

韩大爷:“咪咪,我说过多少次,叫你不要到处瞎撞!”

咪咪:“可是,爸爸,我是有要紧事情呀!哦,这是小许,这是‘八少爷’——”

韩大爷(点点头):“要紧事情?”

咪咪(指文兰):“你看看Winnie这样子——”

IV A-459 近景:文兰哭哭啼啼。小许替她拭着眼泪。

咪咪的声音:“——可怜不可怜?”

文兰(抽噎):“我气是气的他,明明看着一笔财不要,真不知道安的什么心!”

IV A-460 全景:韩大爷茫然。

韩大爷:“这——这又为了什么?”

咪咪:“还不是为了司徒那个穷鬼,他不肯听你的话。我问问你吧,爸爸,假如有人能叫哪个倒霉报不再捣乱,你们是不是一样肯出那笔钱?”

韩大爷:“出钱?谁有本事堵住那些王八蛋的嘴,我——我要多少给多少!”

咪咪(拍手):“好了!好了!文兰,这下子你可以放心了。”

小许跑入镜头。

小许:“那么好!韩先生,你就放心吧,我们有办法叫这个狗报馆不能再说话。”

韩大爷(狐疑地):“你有法子?”

小许:“我们有法子!我们的‘八少爷’——”

IV A-461 近景:黑眼镜的“八少爷”坐在沙发上,弄着他的粗大的手杖。

IV A-462 近景:韩大爷惊讶的脸上露出喜悦。

韩大爷:“好,我们里边谈谈——(卡退后)(众人拥向“八少爷”)我们里面仔细谈谈——”

(化入)

IVB-463 中景：在《复兴日报》馆楼上，司徒在一张床前打开自己的铺盖和箱子。他已经迁入报馆了。老邱坐在他背后一张桌子角上，听司徒说着。

老邱：“怎么样？怎么样？说下去呀。”

司徒：“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不肯接受他们的条件，我就搬出来了。”

IVB-464 近景：老邱有些如入五里雾，站在司徒背后。

老邱：“慢着慢着，咱们一步步地来。现在大小姐是闹翻了，完了！”

司徒点点头：“嗯。”

老邱：“这是该恭喜恭喜的事呀，你还这么愁眉苦脸的样子？”

司徒(低着头)：“可是，文蕙——她——”

老邱慢慢觉悟，喜上眉梢。老邱重重地拍司徒的肩。

老邱：“哎呀，我的傻大哥，这真是太好了呀！二小姐？这——这是更该恭喜恭喜了呀，你怎么？——”

司徒(呆头呆脑)：“可是她——她也闹翻了，也完了！”

老邱茫然。

IVB-465 中景：老邱搔着脑袋踱开。

老邱：“这，——这就怪了！这就连我也搞糊涂了。(他踱着)大小姐闹翻了，好的。——完了，好的。——二小姐爱上你了，——完了。——为什么？——(结论地)我不懂。”

司徒踱向窗前，(卡跟进)他伏在窗上朝下望，忽然他看见了什么，一惊。

IVB-465 ② 全景：街对面开来两辆汽车，停了。车里走出七、八个凶形恶状的彪形大汉。“八少爷”也下了车，指挥众人向对面报馆走过来。

IVB-466 中景：司徒回身招呼老邱。

司徒：“老邱，老邱，你来看——”

老邱跑到窗口去看。楼下哗唧一声，大玻璃被打破的声音。

IV B-467 全景:石子向报馆的玻璃窗飞去。暴徒蜂拥入门。

IV B-468 全景:报馆内,同人惊起。暴徒入门,跳进柜台,大肆捣毁。同人有的避开,有人和暴徒打了起来。

IV B-469 全景:司徒和老邱飞奔下楼梯。小陈额角流着血跑来。

小陈:“老邱,——司徒,他——他们……”

司徒抱住要倒下去的小陈,老邱怒目而视。

IV B-470 全景:众暴徒行凶破坏。“八少爷”拿着粗手杖,跳在栏杆上指挥。

近景处一个同事和一个暴徒在挣扎。

IV B-471 近景:老邱双目圆睁,大吼一声,扑了过来。

IV B-472 全景:老邱跳在暴徒身上,把那人压倒。回身又寻人厮打。一个暴徒扑上来,老邱一个山羊头把那人顶了一个觔斗,地上那个又爬起来拦腰抱住老邱,两人打出镜头。

IV B-473 中景:岳总编由一个同事护着从编辑部出来,走到楼梯口(卡跟转)。司徒看看他们,把小陈交给他们。

司徒:“你们先上楼上去。”(司徒跳进战场)

岳总编(阻止不及):“司徒!司徒!”(他们避上楼去)

IV B-474 全景:司徒被三个暴徒围住。

IV B-475 全景:老邱和那人打在地下。老邱翻身站起,正倚在“八少爷”面前的栏杆上。

IV B-476 近景:“八少爷”凶狠狠举起粗大的手杖打将下去。

IV B-477 全景:老邱挨了一棍,双目发直,摇摇晃晃走了两步,腿一软倒了下去。司徒一拳又打倒一个暴徒,但寡不敌众。

IV B-478 全景:后面两个拦腰抱住司徒,三、四个人把他压倒下去……

(化入)

IV C-479 近景:陆家二楼。文蕙坐在藤椅上看着《中国上古社会经济史纲》,看不下去。她放下书发呆,门响,她抬头看。

IV C-480 全景:文兰穿着结婚的礼服推门入,咪咪和裁缝跟着。

看也不看文蕙一眼，他们走到镜子前面。（卡回转）

IVC-481 中景：文兰照着镜子。

文兰：“你看，我说这个肩太低了不是。要垫高。”

裁缝：“有数了，有数了。”

文兰：“明天一定要送到啊！不要误事啊。”

裁缝：“有数了，有数了！”

咪咪：“文兰，你可记着，你跟小许第一个baby如果是女孩子，可要叫咪咪哟。”

裁缝以为咪咪又跟他说什么，只顾点头：“有数了，有数了。”

他们又匆匆向门走去。走到自己床头，文兰忽然停步，走到床头拿起镜框。

IVC-482 近景：文兰从镜框里抽出司徒的照片。

IVC-483 中景：文兰走到文蕙面前，把照片扔给文蕙。

文兰：“你的宝贝司徒，给你！”

IVC-484 全景：文兰、咪咪、裁缝关上门走了。

IVC-485 近景：文蕙看看照片，又转头看看床上。

IVC-486 特写：床上，未织完的毛衣。

IVC-487 近景：文蕙倒在床上哭起来。她哭了许久，忽然她像听到了什么，她有了决心，她坚强起来。她挺然地坐在床上，她坚决地伸手打开抽屉，她拿出那副眼镜。停了一停，悲从中来，她又倒在床上哭了。（卡推进）

文蕙在哭，一只手按在她肩上，卡退后见儒庵。文蕙抬头看见父亲，倒在他怀里哭。儒庵拍着她，两人坐在床上。

陆儒庵：“不要哭，不要哭，好孩子，不要哭。一个人应该坚强一点。（文蕙愕然地看着他，他自己明白此话不像他说的，咳咳润润嗓子）我是说，——一个人应该学着坚强一点。（拿起照片）你看他——呃，——那位邱先生，那位和司徒一道来的老邱吧，他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人家把他打伤了——”

文蕙（大惊）：“打伤了？！”

陆儒庵：“是呀，那些不要脸的东西什么事做不出来？他和司徒都被打伤了，睡在红十字医院。可是还是那么高兴，那么对一切有把握。”

文蕙：“司徒也被打伤了?!”

陆儒庵：“嗯。文蕙，我说我们真该去看看人家邱先生——”

文蕙不响，瞪着两个眼睛看着他。半晌。

文蕙：“不！我不去！”

(化入)

IVD-488 全景：一个医院的过道，一个看护小姐走到一个病室门口，推门入。

IVD-489 中景：室内。看护走进门，听见老邱的声音。

老邱(厉声)：“什么事?!”

看护走向病床。——在两张床上，一边睡着司徒，一边睡着老邱，头上包扎着，靠床背坐着，一脸不快之色。

老邱：“什么事呀？问你！”

看护：“邱先生，外面有位小姐要见您。”

IVD-490 近景：邱目瞪口呆。

老邱：“找我？一位小姐？没有的事；自从我老妈妈去世之后，就没有女人找过我。(挥手)去去，你弄错了。”

IVD-491 中景：看护站在司徒旁边。

看护：“她说了，是要见您。”

司徒(在老邱没来得及发脾气之前)：“去，你请她进来就是了。”

看护向门走去。

IVD-492 近景：老邱咕哝不已。

老邱：“哼，会有女人找我！看我又会有什么好事！这个鬼世界还有什么天理，有什么正义！居然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打起来了！真是——下流！无耻！——有位小姐找我？哼！”

但是他突然看见了什么，怔住了。

IVD-493 中景：病室门打开，文蕙捧着一个大匣子进来，在门边停住。

IVD-494 近景：司徒在床上几乎跳了起来。

司徒：“文蕙！”

IVD-495 中景：文蕙由门边走入，从司徒床前绕过，看也不看他一眼，直至老邱床前。（卡回转）

老邱：“哦，是你？”

文蕙：“邱先生，你——你好吗？”

老邱（眼睛看着司徒）：“好，好。我——我们都好。——（无话可说）陆小姐，你好？”

文蕙：“好。”（二人又僵住了）

IVD-496 近景：司徒失望地看着他们。

IVD-497 中景：老邱又僵了一下，努力想试一试：

老邱：“哦，陆小姐，你还没有看见司徒吧——？”

文蕙（打断邱的话）：“哦，邱先生，我们对于贵报这次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真是钦佩极了。”

老邱：“哪里，哪里。”

文蕙：“这些贪官污吏的手腕也太恶劣了！”

老邱（又引起他的愤慨）：“简直是卑鄙无耻！”

文蕙：“我们敝校师生，为了表示我们的钦佩，并且期望贵报同仁能够继续不断地为了正义，为了言论的自由努力，和这些腐败的、落伍的、不合理的势力奋斗到底，特地备了一件礼品，请您转交。”

她打开盒子，拿出一支巨大无比的笔，献给老邱。

老邱：“哎呀！哎呀！这真是……司徒，你看！”

IVD-498 近景：司徒视而无睹，听而无闻。

IVD-499 近景：老邱看看司徒，看看文蕙。

老邱：“哦，谢谢，谢谢你。”

文蕙：“邱先生，请你转告你们贵报的同仁，诸位的努力是会博取社会无数的同情，会造成伟大的力量的。”

老邱（将信将疑）：“会吗？”

文蕙（坚定地）：“一定的。这个社会还是需要正义，需要舆论，需要

好人的。”

老邱：“哦？”

文蕙(站起来)：“好，邱先生，我不打搅了。愿你早日恢复健康。”

她转身走了。

老邱：“可是陆小姐——”

文蕙：“再见！”

她昂头走了。她走过司徒床前，向门走去。(卡随之)这是一条狭长的廊子，她一步步走着，司徒和老邱失望地看着她。她走到门口了，她打开门了。——

IVD-500 近景：司徒大失所望，长叹了一口气。

司徒：“唉，好人！——好人是寂寞的！”

IVD-501 近景：文蕙突然停步。

司徒充满希望和恳求的声音：“文蕙！”她忍不住了，砰地关上门，跑到司徒床前，(卡回转)倒在司徒怀里。

IVD-502 近景：老邱如释重负，长嘘一声倒在床上。他忽然又跳起来，抱住那支大笔，死力吻了一下。他忽然注意到匣子里原来还有一件打好的毛线衣，被他一起拖了出来，他举在手里打量着。

IVD-503 全景：其时，门外过道中，岳总编夹着皮包拿着一大叠信，兴高采烈奔至。

岳总编(不到门口就喊)：“司徒——老邱！我们胜利了！你们看——”(在门外偷看室内的看护拦之不及，岳总编推门而入)

IVD-504 中景：室内，岳推门入。

岳总编：“我们胜——”(他看见文蕙与司徒，愣住了)

老邱的声音：“岳先生——”

IVD-505 中景：司徒、文蕙和老邱回头看。岳走入。

司徒：“哦，这是陆文蕙陆小姐——我们的总编辑岳先生。”

岳总编(笑咪咪)：“久仰久仰。(他走到司徒和老邱床中间)你们看，你们看，这一早晨我接到这么一大叠信。全是同情我们、鼓励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卡推近)喏，就看这一封信吧。这是中华大学全体同学，

每人要订一年。——这，这是一位无名氏，要捐款三千万，无条件捐款三千万！（司徒和老邱各接过信看）并且还有，本社决定在杭州设立分馆，要尽速筹备。（他热烈地和老邱、司徒握手）老邱，司徒，你们要快点好，快点出院呀，我们要做的事多着呢！”

司徒、老邱皆喜形于色。这时门外又吵吵嚷嚷。他们向门看。

IV D-506 全景：门启，看护手忙脚乱，又在嚷又在拦地被一群捧着大大小小的花束和慰问品的人拥进来。

看护（走近镜头）：“司徒先生，邱先生，你们看，这么些人，这么些花。——他——他们都一起要拥进来看你们！”

IV D-507 近景：老邱目瞪口呆，摸着后脑袋。

老邱：“我——我们是不寂寞的！”

景渐隐。

第 五 部

景渐现。

VA-508 近景：一架印刷机滚动着，一份一份印刷精美的报纸滚出来。无数报童的声音：“喂，看报，看《复兴日报》……”伴着声音，是下面的蒙太奇。

VA-509 近景：一份一份叠好的报纸，飞入镜头。

VA-510 近景：书架上一份一份报被抢去。最后一份上：（卡推近成特写）

右角《复兴日报》四字下广告：

许步魁
陆文兰 结婚启事

化入：

VB-511 特写：墙上一面结婚证书的镜框。（卡退后）小许正站在

凳子上钉着。挂好了，他下凳子，挽住站在旁边的文兰的腰。

小许：“挂好了。这你该满意了吧？”

他轻轻挽过文兰吻了一下，随即又大模大样，扔下锤子，一面脱着上衣道。

小许：“喝！这一天，这么些客人，可把人忙坏了！我得去洗洗脸睡觉了。”

他把上衣挂在床前椅背上，走进浴室去了。

V B-512 全景：文兰懒洋洋地走到沙发上坐下，伸手摸茶几上烟盒里的烟。显然地盒子空了。

文兰：“这些客人，把烟也吸光了。（提高声音）小许，你身上还有烟吗？”

小许的声音：“在我上衣口袋里。你自己拿。”

文兰又站起来，到床前椅子上去翻小许的口袋。她掏了半天，掏出一包烟，同时一个皮夹子落在地上。

V B-513 特写：皮夹子落在文兰脚边，里面有一些照片滑了出来。文兰俯身拾起一看，面色大变。

V B-514 大特写：照片。跳舞场那个女人的照片，上面歪歪倒倒写着：“结了婚该不会就忘了你的宝宝吧？”手指翻过，下面又是一张张许许多多女人的照片。文兰的手在颤。

小许的声音：“找到没有？”

V B-515 中景：文兰把照片藏在身后，小许说着话，一面用毛巾擦着手走过来。

小许：“找到没有呀？（文兰不说话，点点头）怎么不抽呀？”

小许看出文兰有些异样，把手巾一扔，一把拉过文兰。

小许：“咳，怎么了？我好不容易才把你弄到手，你可不能——（话未说完，文兰把他一把推开）怎么！”

文兰一扭身坐在沙发上，呜呜地哭起来，手里的皮夹子滑落。小许低头一看。

V B-516 特写：一堆女人的照片散在地上。文兰呜呜地哭着。

VC-517 景渐现。中景：司徒住过的那间阁楼。鸡鸣声中，文蕙坐在桌子前写好一封信。她看了一眼，把它封好。

VC-518 全景：她把信放在桌上花瓶前面，站起来走到床前，盖好一只理好的手提箱。她四面看看这住了多年的房间，然后轻轻提着箱子向门走去。

VC-519 近景：文蕙背着身子打门里出来，轻轻掩上门转身预备下楼，但是她愣住了。

VC-520 近景：在楼梯口坐着小龙，手支着下巴，看着他二姐。

VC-521 中景：文蕙向小龙跑过去。一把搂住小龙。

文蕙：“小龙！”

小龙：“当心吵醒妈妈。”

文蕙：“小龙！小龙！”

VC-522 近景：

小龙：“快走吧，爸爸在大门口等着你呢。”

文蕙：“爸爸？”（瞪圆两只眼睛）

（叠化入）

VC-523 全景：在前门口。儒庵站在前门口，文蕙提着箱子从过道里出来，小龙跟着。

文蕙（投在爸爸怀里）：“爸爸！”

VC-524 近景：

陆儒庵：“嘘——（咽塞地，但是兴奋地，低声）好好干吧，蕙儿，好好干吧。”

文蕙：“哦，爸爸！我——”

陆儒庵（止之）：“我知道了，我都知道了。”

文蕙：“您知道了？”

陆儒庵：“邱先生已经都告诉我了，——你和司徒是到杭州去办报。是吗？”

文蕙：“哦，爸！——”

陆儒庵：“快走吧，要走就快走吧。吵醒你妈就走不成了。——记着，

告诉司徒，我——我——我恭喜他。”

VC-525 全景：陆儒庵把女儿轻轻推开，送出门。文蕙走出门，向左走去。儒庵挥挥手，关上了门。

VC-526 全景：儒庵和小龙向过堂门走。小龙佯傍着父亲。

陆儒庵：“快去睡——”

他走到门口，看见挂在门口的鸟笼，门开着，鸟飞了。

陆儒庵：“咦，自己飞了！”

(卡回转)看见他几乎是跳跃地和小龙进了门。嘴里不自觉地哼着：“飞！飞！这个样子飞飞！”

VC-527 全景：楼上，陆太太睡在床上。儒庵嘴里低低哼着“飞！飞！这个样子飞飞，”轻轻推开门进来。看看床上，又蹑着脚向窗子走来。

VC-528 中景：陆走到窗前，打开一扇窗，向下面挥着手。

VC-529 全景：在弄堂口，文蕙向他挥着手。

VC-530 中景：陆太太在床上醒来，翻身看见了儒庵。

VC-531 中景：儒庵在挥手。

陆太太的声音：“你干什么？”

儒庵吓了一跳，连忙转身。

陆儒庵：“哦——哦——风，有风——我怕你着凉！”(慌慌张张关上窗子)

VC-532 中景：陆太太狐疑地看着他，一骨碌坐起来，趿上鞋子向窗走去。

陆太太推窗向下面看。陆儒庵不安地在窗边也伸头看。

VC-533 全景：下面，文蕙已经走了。张家的孩子围着汽车在喊“要坐爸爸的新汽车”。

VC-534 中景：陆太太狠狠地关上窗。

陆太太：“一嘴的重庆话，讨厌死了！”(向床走去)

VC-535 中景：由床脚头看见陆太太又上了床睡下。儒庵嘴里哼着“飞！飞！这个样子飞飞！”绕到床右边来。

陆太太：“你唱什么？”

陆儒庵(坐在床边脱鞋)：“我——我心里高兴。”

陆太太(狐疑地看着他)：“高兴？”

陆儒庵：“唔——唔。我——我们的女儿有了好女婿，还不高兴？”
(睡下了)

陆太太(鄙夷地哼了一声)：“好女婿，哼！——还不全是靠我有主意，拿得稳，让文兰退了司徒那个穷鬼，嫁了小许。你呀——(叹口气)唉！(狠狠地把被一拉，命令地)睡觉！”

陆儒庵被太太把被子全拉走了，束手无策。忽然间不知从哪里涌来一股勇气，他用手拉住被角，也死命地一拉。陆太太惊愕地坐起来，看着裹起被大睡的儒庵。

(化入)

VD-536 特写：一节火车厢上，一个木牌写着“西湖游览专车”。
(卡退后)车厢里和月台上的人。火车的汽笛在叫。

VD-537 近景：文蕙在车厢里朝外不安地企望着。她看见了什么，藏了进去。

VD-538 全景：司徒提着箱子和老邱匆匆地由月台上跑来。

VD-539 中景：司徒登上车厢阶梯。

司徒(转身)：“老邱，我再劝你一次，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道去西湖玩玩呢？”

老邱：“得了，得了，我夹什么萝卜干？可是你们要好好干呵。明年春天我要来看你们的‘成绩’的。”

司徒笑着进了车厢。

VD-540 中景：司徒在车厢过道里挤着，走向镜头，他惊惶地回顾，然后转过身去。

VD-541 特写：文蕙戴着眼镜，装出一副威严相。

VD-542 特写：司徒丢下箱子，满面堆笑。

司徒：“文蕙！”

VD-543 特写：文蕙扑哧一笑，除去了眼镜，嫣然微笑。

VD-544 近景：司徒和文蕙手拉着手，面对面坐着。

司徒：“哦，文蕙！文蕙！（忽然他又想起了什么）怎么，文蕙，老邱说你也加入我们报馆了？”

文蕙：“是呀，免得叫人家说你这位接收大员来了上海一趟，什么也没接收到呀！”

VD-545 特写：司徒感动地向文蕙。

司徒：“哦，不，文蕙，我接收的是一件顶宝贵的东西——我接收了一颗美丽的心。”

VD-546 特写：文蕙不知道说什么好，嗅了一下鼻子。车窗外，有一只手敲着窗子。他们转过身去看。

VD-547 近景：车窗外，老邱在向他们拱手道贺。窗子隔着，听不见他的声音。

VD-548 近景：车窗内，司徒和文蕙相视而笑。

VD-549 全景：对面轨上停着一节敞篷车，车里堆满煤块。老邱跑过去在车厢上画着什么。

VD-550 近景：司徒和文蕙不解地看着。

VD-551 中景：老邱在车厢上画了一个很大的英文字母“X”。

VD-552 近景：司徒文蕙不解地看着。

VD-553 中景：一个月台上的巡捕看见了，过去干涉。老邱已经画完了。大“X”已画成一对接吻的男女。

车子慢慢开动了，他一面和巡捕交涉着，一面做着手势，又向他们挥着手。

VD-554 特写：移动的车窗中，司徒和文蕙满面笑容向老邱挥手。他们移出镜头了。第二个车窗的帘子是放下的，上面写着一个“完”字。车头呜呜地在叫着——不，在笑着。

景渐隐。

（剧终）

（本片一九四七年由张骏祥导演摄制完成）

幸福狂想曲

(一九四七年上海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二厂摄成影片)

陈白尘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发生在大上海的一个小故事)

第一章

—

沪西市郊

荒僻的马路上，行人稀少，街树光秃，只有两三部三轮车在路心闲荡，一只野狗慢悠悠地在路边觅食。

远处来了一个人，他满面风尘，一头大汗，身背一个硕大的行李卷，左手提只大母鸡，右手捏着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在马路两边窜来窜去，寻找门牌。他是王金富。

某药厂门外

从门上斑驳的招牌上认出这是个药厂。但铁栅门上横七竖八地贴上了什么“警备司令部”、“接收委员会”等等的封条，封条下边是一把生锈的大铁锁。

王金富摇摇铁门，无人答应。只见门内破木箱、破纸盒、破玻璃瓶狼藉满地，他惊呆了。

外滩马路

王金富在马路中心被来往的车辆所困，东躲西让。一失手，大母鸡跑了，他拚命去捉。一辆小汽车突然刹车，驾驶员伸头大骂：“屈死！”

王金富呆在路中心，不知所措。

“大上海饭店”门外

王金富正饥肠辘辘，抬头看看这招牌，但不敢进去。因为门外站着个穿漂亮制服的人，像是军官或警察。而且也没看见饭和菜，他发愣了。

“大上海饭店”楼下车厢座

正在上座时候。吴志海，一个西装笔挺、头发雪亮而神采焕发的青年，昂然而入。一个侍役上前迎接，问：“一位？”

吴志海一摇头，一摆手，“找人！”依然向两边巡视。发现有个单身客人——是个胖子，在看小报，便从衣袋里摸出两本书来，凑过去。他以较低的声音叫声：“老板，看书哦？”接着以不纯粹的上海话夹着普通话向对方宣传起来：“阿拉向侬推荐两本好书。一本叫《处世秘诀》，它告诉侬如何对待朋友，如何对待仇人，如何对待老年人和小朋友，特别是如何对待侬格女朋友……”

胖子这时才从小报上端露出眼睛看他一眼，摇摇头。

吴志海(滔滔不绝)：“此地还有一本《幸福之路》，它会告诉侬如何追求幸福，如何保持幸福，如何享受幸福，侬要得到幸福，格本书会指拨侬一条幸福的道路……”

胖客人(不耐烦地)：“去去去！”

吴志海(很有礼貌地弯弯腰)：“是的，是的。”又摸出一本书来，“那末这本《恋爱成功秘诀》一定包侬满意！侬看……”

胖客人果然有了兴趣，又伸出头来了。但那位侍者已经拖住吴志海

的胳膊下了逐客令：“请，请，请！老兄！看你样子倒蛮漂亮，溜进来做啥……”

吴志海反抗地：“漂亮怎么样？我做买卖！”

侍役推他一把，眼睛一瞪：“此地不许做生意！”

另两个侍者顺势将吴志海推出了大门。

“大上海饭店”门外

吴志海被推出大门，正好撞在过路的王金富身上。两人都大嚷一声，都要开口骂人，但又都呆住了。

吴志海：“你不是王家表哥？”

王金富：“你是志海表弟？可把你找着了！”

吴志海一见他的行装，问：“刚从乡下来？吃饭了没有？”

王金富：“是呀！饿死了！”抬头问：“这儿是饭店？”

吴志海看见饭店门口那位穿制服的人正歪着嘴笑，一咬牙：“对！就是饭店！进去！”

吴志海拖了王金富昂然走进饭店，那穿制服的只好拉开弹簧门。

王金富胆怯地看看那穿制服的人，点点头。

“大上海饭店”车厢座

吴志海将王金富推进车厢座的空位上，随手拿起菜单，高声叫：“Boy！”

那位侍者走过来，没注意，便问：“二位？”

吴志海用身体挡住王金富，低头指着菜单：“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汤。一瓶啤酒！”

侍者漫不经心地：“好，三菜一汤，一瓶啤酒！”走开。

王金富大惊失色，问：“要那么多菜？”

吴志海忙将王金富的行李和大母鸡塞在桌底下，一边催他：“坐坐坐！乡下好么，表哥？”

王金富叹口气：“到处拉壮丁，活不下去啦！表弟，你发财啦？”

吴志海看见侍者捧着啤酒和杯子走来了，便向里扬着脸说：“嗨！忙死啦！我在三处兼差，从这家公司出来又去那家厂，从厂里出来又要去那家商行，整天忙得团团转！”

侍者已经放下酒走开。桌下的母鸡突然发言：它饿了。

侍者回头寻声。吴志海警觉地将头一扬，大声笑起来。同时脚下踩住了母鸡的脖子。然后扬声对已走去的侍者叫：“Boy！菜快点！”

桌上三菜一汤已经摆齐。王金富还在狼吞虎咽，吴志海已经吃罢，用剩饭在抚慰桌下的大母鸡。

王金富看见了，大叫：“可惜！可惜！大米饭呀！”

吴志海高声盖过他：“大米饭，你还要添么？”

王金富摇头：“饱了！饱了！”

隔壁厢座里那位胖子伸过头来，笑问：“朋友，你那《恋爱成功秘诀》还有么？”

吴志海一板面孔：“去去去！”

那位侍者正用盘子送来账单。吴志海眉头一皱，掏出皮夹，付了钱，看看手里还有些零钱，一扬手，也大方地丢进盘子里。

那侍者躬身：“谢谢！”一抬头，才认出吴志海，窘了。

吴志海却昂然高声说：“表哥！到我公馆去！”

二

弄堂里

吴志海领着王金富走进一个颇为整洁的弄堂。

王金富看见第一家大门，便问：“这是你的公馆？”

吴志海摇头：“往里走！”

二人穿过那条整洁的弄堂，迎面出现了一个破旧狭隘的小弄堂。王金富颇为失望地走向这小弄堂第一家的大门：“是这儿？”

吴志海一把拖住他拉向对门的后门走去：“在这边！”

吴志海的“公馆”——后客堂

吴志海打开黑咕隆咚的后客堂，扭亮了昏黄的电灯，这才看见他这“公馆”的全景：一张单人床，一几一凳，墙脚下堆放着和药厂里同样的大大小小的玻璃空药瓶。

吴志海笑道：“这就是我的大公馆！表哥，你不要见笑，在上海，不吹牛就不能活！”一边说一边脱西装，露出只有领子和胸口的衬衫，把上装挂到墙上，又开始脱裤子。

王金富从与行李卷相连的麻袋里拿出一包煮熟的鸡蛋，说：“乡下年成不好，就带点鸡蛋来……”

吴志海笑道：“在上海，要什么有什么，你带这些来干吗？”但随手敲破一只鸡蛋，一口吞下去。

王金富又从麻袋里拖出一只花白老猫来。“表弟呀，我是一家子连猫带鸡都搬来了！就投靠你了！”

吴志海惊叫起来：“哎呀！连猫都带来了？拿什么喂呀？”

王金富笑道：“有点剩饭就行……”

吴志海刚刚又吞进一只鸡蛋，咽不下去了。苦着脸说：“表哥呀，什么三个差事，吹牛的！我也失业啦！”

王金富手抱住猫，恍然了。“那，我还是回乡下去吧。”说着，又把猫塞进麻袋。

吴志海硬咽下鸡蛋，拖过麻袋，摔了。义愤地：“什么话！走？你瞧不起我表弟？咱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吃饭，你吃饭；我喝粥，你喝粥！笑话了！在上海滩上混了十来年，什么门槛不懂？还能饿死我吴志海？”又敲碎一只蛋，“不瞒表哥说，大人物都有个秘书、帮办什么的，我就是缺个帮手！你当我的秘书，怎么样？”

王金富抱住猫，瞪着眼：“你叫我干什么都行！可我住哪儿呀？”

吴志海不解地：“住哪儿？就住这儿呀！”

王金富摇摇头：“这么小……”

吴志海大笑，“侬真是阿木林！”又说：“表哥！别看这房子，”他敲敲墙，墙上泥土石灰都纷纷剥落了，“蹩脚！上海是一寸土地一寸金，没有

几两金子还顶不下来呢!”

王金富睁大眼睛：“哦！哦！……”

吴志海一拍胸脯，说：“连你的花猫、老母鸡都有地方睡，包在我身上！”

同上景，黎明

这间后客堂进行了改造：在原来单人床之上，又交叉地搭起一架高铺。吴志海睡在高铺上，脚顶着破墙；王金富睡在原有的单人床上，脚在高铺之下。药瓶子收拾了，老母鸡有了窝。

王金富抱住花猫呼呼大睡。吴志海在铺上翻个身，扭亮电灯，摸出那本《幸福之路》来。他一边哼着什么曲子，一边在看书。王金富被吵醒，翻了一个身，又睡了。

吴志海自言自语起来：“对，首先有个幸福家庭，有个漂亮而贤慧的太太；得有一处小洋房，带有花园；有辆小汽车，自然，摩托车也行！……不！我就是这么平凡么？我要做个大发明家，要有声望，有名誉，要用我的名字办一个医院，对！叫‘志海慈善医院’，不收费。”

王金富已经醒了，听着，忽然问：“表弟呀，那要多少年呀？”

吴志海兴奋起来，大声回答：“要不了三年两年，我一定全部走完这条幸福之路！”为了加强语气，他还双脚一蹬，不料那薄墙“哗啦”一声，被蹬破一个洞。

王金富“哎呀”叫了一声。碎砖砸了他的脚了。

墙外一个女人的声音也在叫：“哎呀！”

吴志海爬向破洞向外一看，只见一个女人提着个手提包，提包上绣着闪亮的英文字：“Lucky”。

吴志海高兴地大叫：“乐该！好运气！”

王金富爬上来问：“什么？什么？”

吴志海兴奋地说：“乐该，就是好运气！你我走运了！”

王金富向洞口望去，只见一个女人提着手提包向对面那个整洁的弄堂走去，不时在回头看洞口。他兴奋地叫：“是个女人！”

吴志海也向外张望，叫声：“好漂亮！”

只见那女人又回头看了洞口一眼，走进对面弄堂第一家后门里去了。吴志海不禁手舞足蹈地唱起来：“幸福在哪里？幸福在哪里？……”

王金富傻傻地问：“在哪里？表弟！”

吴志海指着洞口，答道：“就在这里！”

王金富茫然问：“就在这里？”

“对！”吴志海指指洞口，“开个窗子，就在这里开爿香烟店！包你生意兴隆！”

王金富也高兴起来，又扒掉洞口的一块砖头，连说：“好主意！好主意！”他向外张望，惊叫：“她在那里！”

吴志海也奔向洞口：“谁？”

这时，一盆水倾倒在破洞的墙外，和着泥土的水珠溅在二人的脸上，成了花脸。

“触那娘！”吴志海对外就骂。

王金富并不生气，笑道：“就是那女人！”

“哦？”吴志海一张望，果然看那女人在对面弄堂的晒台上失神地向下面张望。便转脸大笑起来：“好！好！是乐该！好运气！”

三

对面弄堂第一家晒台上

那个女人是张月华，她抱歉地看看对面墙上淋的水，说声“糟糕”，急忙躲进前楼里去。

张月华前楼

张月华走进前楼。这是间精致的卧室。她放下面盆，便从手提包里取出用纸包好的烧饼，坐在床边嚼起来。忽然若有所思地丢下烧饼，从枕下抽出一张纸来。

信纸上有两行字：“……为诸甥制备冬衣，请妹速汇三十万元来，以

便……”

张月华烦闷地点燃一支香烟，向窗外怅然望着。弄堂里，路灯昏暗。她喷出一口浓烟。

第二章

弄堂连吴志海寓墙洞

吴志海在弄堂里逡巡，似乎猛然发现，惊叫一声：“开了香烟店？”奔向窗口去。

墙洞扩大，装了两扇玻璃窗。窗内三面围成个小香烟架，王金富端坐中间，抱着花猫向吴志海傻笑。

吴志海低声警告：“不要笑！”伸手将猫打走，然后问：“老板，骆驼牌几钿一包？”

王金富忍住笑，说：“一千二！”

吴志海故意大声说：“骆驼卖一千二？便宜咯！来来，拿四包！”转脸向过路的人说：“比弄堂外边便宜一百块！”

过路的人没注意，走开了。

王金富认真地在算账：“一四如四，二四如八，四千八！”

吴志海推开烟，低声说：“收起，重来！”回头看看弄堂里又来了人，便大声：“老板！新开张呀？骆驼牌啥价钿？”

王金富忍住笑：“新开张，新开张，只卖一千二！”

“好便宜呀！来四包！”

“一四如四……”王金富还在算账。

吴志海并未交钱，拿起四包烟便转身说：“别处卖一千三，此地只卖一千二……”看见有人向香烟店走来，便大模大样走开了。

顾客甲：“骆驼牌一千二？来一包！”

顾客乙：“我两包！”

又有几个过路人向这小店张望，走过去。

吴志海手捧香烟，哼着什么歌曲，在弄堂里得意地摇摆。忽然看见一只绣着Lucky的手提包在前边晃动，一惊。

张月华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只空香烟壳，捏捏，丢了，向小店走去。她指着马力斯香烟说：“一包马力斯！”

王金富认出了她，手足无措起来，“唔，唔，马，马力斯，一包。”却拿出了两包烟递上去。

张月华丢下两张一千元的钞票，说：“一包！找九百！”

王金富讨好地推还一张钞票，说：“没，没零钱找，少一百，没，没关系！”

张月华却补了张一百元钞票，拿了烟转身便走。

吴志海突然插身进来向张月华打招呼：“密司……您买香烟？”

张月华毫不在意地微笑着点点头，飘然而去。

吴志海和王金富都各有所失地注视她的背影。

吴志海喃喃地念着：“乐该！乐该！……”

弄堂口 马路

张月华含着香烟，走出弄堂。一辆小汽车正好在弄堂口停下。姜世杰从车窗里向外叫声：“月华！”然后递出两只点心盒，说：“姐姐送给你吃的点心！”

张月华贴近车身，说声：“谢谢！”然后低声问：“送老地方？”

车里另一个人接口说：“不用问了，嫂子！当心点！”

张月华向车里招呼：“哦，马四爷，不进来坐坐？”

马四爷拍拍姜世杰肩膀，笑道：“不必了。我笃定让老姜今晚来过夜，放心！”

姜世杰对她眯眼一笑，汽车开走了。

张月华看看点心盒，机警地向马路两头一看，便高声叫：“三轮车！”

吴志海的后客堂

天刚亮。香烟铺尚未开门。玻璃窗紧闭着，香烟架子靠在两边。吴志海还在睡觉，王金富在被窝里伸出手来点钞票。

王金富数着：“两万六，两万七，两万八！哈哈！”

吴志海被吵醒了：“干什么，表哥？”

王金富：“头一天赚八千，第二天赚一万八，昨天就赚三万！三三见九，一个月要赚九十万呀，表弟！”

吴志海得意地跳下床，说：“九十万算什么！给我钱，去进货！”

王金富还沉醉在幻想中：“一年下来就是一千零八十万！我可以买几亩地啦！”

吴志海不以为然地：“买地？我要开工厂，还要办医院哩！”

突然窗外有人敲打什么，二人回头。玻璃窗外已被钉上斜十字的木条，窗外晃动着两个警察模样的身影。

“触那……”吴志海正要骂。

外边有人用钉锤敲着窗户说：“妈的少开口！山墙上开窗户，没打照会，要罚款！更不许开店！”又敲一记钉锤，两个警察扬长而去了。

窗外过路人一片嘈杂声：“香烟店封门哉！”“没打照会嘛！”“好好！便宜香烟呒没吃哉！”

王金富哭丧着脸：“表弟呀，怎么办？”

吴志海一拍胸脯：“怕啥？上海滩上没照会咯生意多来兮！我吴志海自有办法！”

二

市区马路

一条马路人行道上，到处是摆地摊的小贩，各色货物都有。吆喝叫卖之声混成一片。

王金富也携带着一个四角系着绳索的包袱，摊在地上。包袱里陈列些手帕、袜子、毛巾以及日用小百货。他一边陈列，一边也以不纯熟的上

海话低声叫卖：“嗷来，嗷来，一千五卖一千，一千卖七百来！……”

吴志海夹在过路行人中，从王金富背后擦身过去，碰了他一下：“叫响一点！”

王金富于是提高嗓门又叫。

吴志海转到摊贩面前，一处一处看过来。到王金富面前停住了，捡起一张手帕问：“几钿一条？”

王金富板着脸：“一千五卖一千！少一个铜板勿卖！”

吴志海故意举起手帕察看：“嗯，嗯，倒是便宜货！买半打！”

王金富交了货，说：“六千洋钿！”

几个顾客跟过来了。吴志海付了钱，溜走了。

吴志海又溜进过路行人中。忽然看见前边人行道上起了骚乱，有人奔跑，只听到处有人叫喊：“来了！来了！”吴志海转身奔向王金富，大叫：“表哥！快跑！”

王金富将包袱四角一提，跟着别的摊贩往同一方向跑了。

吴志海转身迎着奔来的一个警察走去，摊开手拦住他：“请问四马路往哪儿走？”

警察楞了一下，推开他：“小赤佬！”再追上去，摊贩一个也不见了。

吴志海在人行道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异常得意。

另一条马路上

王金富气喘咻咻地背着包袱，在人行道上东张西望。远处来了一个穿绿制服的邮差，他紧张地又要转身逃走。吴志海一把拖住他说：“不要紧，那是邮差。”

他们又挤进一个地摊群中，放下包袱，陈列好货物。

王金富蹲在地上，从人们移动的一大群人腿中间发现了一双穿军装和大皮靴的腿脚来，他立刻又抓起包袱要跑。只听吴志海大喝一声：“慌什么？”

王金富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盟军”挟着一个中国女郎走过。

马路上又是一片吆喝叫卖之声，王金富安心地叫起来：“一千五卖

一千，一千卖七百来！……”

吴志海在人行道上逡巡，忽见远处开来一辆大汽车，车上纷纷跳下一群警察，便大叫一声：“来了！来了！”

人行道上摊贩们立刻骚动，纷纷逃窜。

王金富惊呆了，伸手就抓，但只抓起一把毛巾就跑，包袱丢下了。

吴志海一个箭步上来，抓起包袱贴在肚皮上，背转身去装着看商店橱窗。但这是一家咖啡馆，没什么好看。从大玻璃窗上倒看见马路上纷乱景象。

许多摊贩在路中心狂奔；许多警察捉小鸡似的捉着摊贩的衣领；许多警察在追赶；过路行人都躲避到两边商店门前去了。刚才那位“盟军”正举起照相机在摄取这难得的镜头。

吴志海在行人掩护之下，慢慢移动着身体。他面对着咖啡馆的大门了，无可奈何地捂着肚皮上的包袱，走进咖啡馆去。

咖啡馆内

吴志海走进咖啡馆，见没人，急忙将包袱藏在背后，在靠门一张长背椅上坐下，随手将包袱塞在椅肚里。然后喘口气，掏出一支香烟来吸着。他抬头找寻侍者，却在邻座上看见了张月华。他不禁自语：“乐该！”便抬手打个招呼，张月华还爱理不理地微微点下头。因为一个穿长衫的男人正从她对面座位上走了，手中提着点心盒。

吴志海身不由己地走向邻座去，很有礼貌地问：“您一个人？”

张月华点了点头。

吴志海便在对面坐下：“您还吃什么？”

张月华客气地：“不用了。”她站起身要叫人。

吴志海知道她要做什么，便叫声：“Boy！”

一个侍者过来：“先生，要什么？”

吴志海：“一杯咖啡！”

张月华打开手提包要取钱。

吴志海连忙说：“不客气，我付了！”

那侍者也乖觉地：“好，这位先生付了！您慢走！”离去。

张月华无可奈何，便点点头：“再见！”走了。

这时一个粗暴的声音问：“这包袱是谁的？人到哪儿去了？”

侍者答道：“不知道！”

吴志海斜眼看去，张月华正走到门口。一个警察将包袱拿走了。他不敢作声。猛吸一口烟，低声骂了一句：“触那娘！”

另一条僻静马路上 傍晚

吴志海和王金富都垂头丧气地并肩走着。

王金富诉苦说：“这一下老本都蚀光了！我回乡下去了！”

吴志海：“嗨！你真没志气！再想办法嘛！”

一个擦皮鞋的孩子敲着箱子擦身而过。

吴志海看看那孩子，若有所思。转脸问：“表哥，你还有多少钱？”

王金富一愣：“没有啦！一个铜板也没有啦！——你呢？”

“在咖啡馆里用光了。”

二人默默走着，天黑下来了。

“站住！”对面有人吆喝。

“举起手来！”另一个声音。

王金富想逃走，吴志海拖住他说：“举手！抄靶子了！”

两个警察走上来，一人检查一个。吴志海坦然无畏，王金富吓得直抖。

“什么？”一个警察摸在吴志海的胯骨上。

吴志海一笑：“骨头！”

“什么？”

吴志海抱歉地：“我瘦得很，是骨头！”

这个警察推开他：“妈的！”

另一个警察从王金富身上搜出两条毛巾：“这是什么？”

“毛，毛巾！带乡下去的。”王金富战战兢兢地说。

又摸到王金富怀里，问：“这是什么？”

“那是……”王金富不敢说了。

另一警察从他怀里掏出一个小白包。第一个警察打开手电筒，只见是大大小小一叠钞票，从万元大票到一元小票，什么都有。

王金富：“这，这是我攒的私房钱！打算回乡下去的……”

警察的电筒照一照王金富的脸，骂声：“活宝贝！”

警察走了。吴志海一把抢过钱包说：“别回乡下了，有办法！有办法！”拖了王金富就跑。

三

又一条热闹马路旁

王金富敲着擦皮鞋箱子，叫：“黄皮鞋擦哦？黑皮鞋擦哦？”在他眼前晃着匆匆忙忙走过的男人的脚和女人的脚，但没有停下来的。

吴志海在远处墙角偷看、焦急。忽见人行道上有处积水，他狂奔过去，故意将积水踢得四面溅起，行人趋避，但他已远去了。

男人甲：“小赤佬！”看看自己的鞋脏了。

女人：“唷！走路阿有眼睛咯？”踩脚上的污水。

男人乙：“触那！”抬头四顾。

王金富面前站着几双被玷污的皮鞋。

“请坐！请坐！”王金富忙起来了。

王金富两只手飞快地擦着一双黑皮鞋，乌光烁亮了。顾客刚站起身。

有人叫声：“唷！落雨哉！”

王金富眼前的几双脚都跑了！

王金富无可奈何又机械地叫起来：“黄皮鞋擦哦？……”

吴志海跑过来，喝道：“还叫啥？落雨哉！触霉头！”

吴志海寓后客堂连后门及对门

吴志海躺在高铺上，听着窗外的雨声，翻出一本《励志哲学》来念：

“要清心寡欲，要刻苦勤俭，试看成功的伟人汽车大王福特、大发明家爱迪生，谁都是……”丢开书，骂：“清心寡欲，要吃饭吧？”他爬下床来。

王金富坐在后门口小凳上，敲着擦皮鞋的箱子，望天叹气：“这黄梅雨哟！”

卖鸡毛掸子的阿四跑回来了，掸着雨水缩上亭子间去，灶披间里周老六也挑了铜匠担子进门。吴志海跨出后客堂，连声招呼：“阿四，怎么啦，——哦，周老六，你也回来啦！”

阿四笑道：“我的鸡毛掸子快成落汤鸡啦！”

周老六也说：“不回来怎么，让我铜匠担子上铜绿呀？”

王金富在诅咒：“这倒楣的天！”

吴志海笑道：“难得，难得！大家都放假休息休息嘛！”

对门客堂间的胡老头端着酒杯应声道：“对啦！穷开心嘛，小吴，来喝杯酒！”

吴志海看看天，跳到对门去，说：“寡酒伤人呀！”一边接过酒杯喝了一口。看看立在院里的馄饨担子，竖在墙上的空塌车，放在客堂里的草纸担子。又看看拉塌车的老王在啃大饼；卖草纸的赵大爷在擦纸边上雨水，都是愁眉不展。他掏出一包骆驼牌香烟来，说：“我香烟店关门了，香烟还有两包，来，我请客！吃光拉倒！”分送各人一支香烟。周老六和阿四、王金富也都闻声而来了。

胡老头也兴奋起来，又干了一杯酒，说：“好！我也请客，每人一碗馄饨！”

胡老头的孙子小五子正在玩一只纸做的蛇，叫：“爷爷，我也吃一碗！”

吴志海跑向小五子，拿过纸蛇来鉴赏，连称：“好！好！”

四

弄堂口连马路

傍晚。细雨蒙蒙。弄堂口又停下了小汽车，连接三声喇叭。

张月华披着雨衣匆匆跑出弄堂，走近汽车。

在附近转角处一家商店屋檐下，王金富手提几只纸蛇在叫卖：“便宜卖来，小玩意，五百块卖三百！”

汽车里又递出两盒点心。姜世杰还是说声：“老地方！”马四爷还是笑着说：“我让老姜今晚来！”汽车开走了。

张月华看看空荡的马路，刚叫出：“三轮……”她见路上没有车，便低头沿马路走了。

张月华在马路转角上低头走着，突然三条小蛇向她伸过头来，不禁大叫一声，点心盒子落地了。

王金富发现对方，恐慌地想逃走。

张月华捡起点心盒，慌张地穿过马路。

王金富一回头，只见一部小汽车正转弯向张月华驶来。王金富一步窜过去，将张月华推开，小汽车猛然刹车，但王金富被撞倒了。

汽车驾驶员跳出来：“触！依寻死呀？”

路上立刻围上一圈人。张月华抱住点心盒，惊慌失措地看着，吴志海也从人缝里挤进来，问：“怎么啦？”有人嚷嚷：“叫警察来！”

倒在地上的王金富惊醒了，忙说：“不要叫警察！不要叫！”

“哎呀！”吴志海惊叫起来，“膀子出血了！”

张月华立刻掏出手绢去按住伤口。吴志海摸出纱布卷为他扎住伤口。

汽车驾驶员在向车中坐客说：“伊自家寻死！”

那客人烂醉如泥了，大笑道：“他也寻死？也缺条子？他能要多少根条子？”说着便向身上掏摸，掏出一只信封，信封上写着“遗嘱”两字，又收进去。从另一只衣袋里摸出一叠百元的“关金券”，交给驾驶员：“送给他，不要寻死了！”

驾驶员挤进人丛问：“怎么样？”掂掂手里的“关金券”说：“要紧吧，就去巡捕房，不要紧，送给你养伤！我们老板送的！”

王金富连忙说：“不要紧，不要紧！”

驾驶员将“关金券”摔在王金富身上，转身去发动汽车。那醉汉大声

叫：“开进黄浦江里去！”汽车开动了。

围观的人散开了。吴志海和张月华扶起王金富。问：“没有轧伤腿吧？”

王金富这才敢看看张月华，连说：“没事！没事！”

张月华又亲切地问：“真对不起！能走么？”

王金富忙走了一步，说：“能，能，能！”

张月华便对吴志海说：“谢谢你送他回去吧，我实在还有要紧事，”她抱紧点心盒，“对不起你了，老朋友！”

吴志海兴奋地拍拍胸脯说：“我负责！我负责！”

张月华说声：“明天见！”走了，又不禁回头一瞥。

二人都目送着她远去。

吴志海对门客堂里

客堂里大开筵席。大鱼大肉。肥鸡胖鸭摆满一桌。

左右前后的邻居，包括小五子整整坐了一桌。王金富正在啃一只鸡腿。

吴志海举起酒杯向众人敬酒：“我表哥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我穷兄弟便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敬各位老兄们一杯！干！”

大家都举杯：“干！干！干！”

王金富放下酒杯，又抓起半只蹄胖来啃。

别人在猜拳，一片喧嚷。

第三章

—

吴志海的后客堂 黎明

吴志海在高铺上撩开挡在窗上的毯子一角，摸出书来看。先摸出《励志哲学》，丢在一边；又摸出一本《成功秘诀》在看。

花猫叫了一声。王金富正捉住它，往麻袋里塞。

吴志海在念：“要成功必须有强健体格，要成功必须有灵活头脑，要成功必须有……”

又是一声猫叫。

吴志海伸头一看，问：“你干吗，表哥？”摘去毯子。只见王金富已打好行李。

王金富苦着脸：“表弟，我回乡下去了。”

吴志海跳下床来，问：“为什么？”

王金富老实道：“在上海，整天提心吊胆，我怕！”

吴志海冷笑一声：“表哥呀，你发了一点财，怕我沾你的光？”

王金富急坏了，“不不不！我分一半钱给你，让我走吧！”

吴志海反驳他：“我问你，回乡下去不怕拉壮丁啦？”

王金富无语。

“哗啦！”一盆水倾倒在窗子上。

吴志海站起身骂：“触那娘！啥人？”

隔窗一看，只见对面晒台上站着个男人，是姜世杰。

张月华卧室

姜世杰随手将面盆放在张月华的化妆台上。张月华正在梳头。

姜世杰脱去睡衣，穿上西装外衣。

张月华对着镜子里问：“你走啦？”

姜世杰燃上烟，戴上帽子，说：“今早要去提一票货，”走了一步，又说：“下午两点半，你还在弄堂口等我，老规矩：按三下喇叭。”

张月华习惯地答应着，但站起身，吞吞吐吐地：“老姜，我想跟你说句话……”

“说吧！”对方不介意地说。

张月华：“前天被汽车一吓，我胆子小起来了。……”

姜世杰一瞪眼：“你怕死？”

张月华哀求地：“死倒不怕，万一撞个不死不活，手里东西被查出来

……”

“不干，”姜世杰狠狠地说，“除非你死！”他使劲摔上门，走了。
张月华木然不动。

吴志海寓后客堂

吴志海在翻看书本劝王金富：“你看，《实业致富》、《投机致富》、《交易所致富》……上海有的是发财门路，你不信？”

王金富摇摇头：“那是书本上的话……”

吴志海又翻出一本书：“瞧！《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在上海就得敢冒险！”

王金富惊恐地摇头：“冒险？再让汽车撞死呀！”突然，他捂着肚子大叫：“哎呀！哎呀！……”

吴志海：“怎么啦？”

王金富一边叫嚷着，一边从身上摸出粒药丸塞进嘴里。

吴志海：“你到底怎么啦？汽车撞的？”

王金富又吞进一粒药丸，苦着脸，“昨晚吃多了！”

“我这儿有药！你吃的什么？”

“我不相信你们那些外国药！”一边还在哼哼。

突然，有敲门声。两人都楞住了。

门，轻轻推开，张月华提着两只水果篮子站在门口。

吴志海惊奇地轻叫一声：“乐该！”王金富还捂着肚子。

张月华微笑着扫视一下环境，说：“你们二位果然住在这儿。”

吴志海连忙抽出唯一的凳子：“请坐，密司，我不住在这儿。”

张月华一笑，对王：“怎么不舒服？还是汽车撞伤的？”

王金富不知所措，只捂住肚子忍痛。“不，不，……”

吴志海：“大概胸口有点疼，不要紧。”

张月华笑容消失了，眼里泪水欲滴，低声说：“真对不起，世界上还有你们这样的好人！……”放下水果篮，“这是点小意思，不成话，明天我再送点吃的来，补一补。”

王金富感激不已，捂着肚子说：“不不不！我不能再吃了！”

张月华惊讶：“是不是要送医院？”

吴志海笑道：“不用，不用！我表哥是有心病，说上海住不惯，想回乡下去。”

张月华诚恳地：“别回去啦！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点忙。我就住在对门楼上，叫张月华。……”

“哦哦，”吴志海欣然叫：“原来是密司张！我叫吴志海，他叫王金富。他住在此地，我住在对面……”指指对面的弄堂。

张月华含笑说：“我都知道！再会！”一扬手，走了。

吴志海兴奋得跳起来：“乐该来啦！幸运又来啦！”

王金富乱抓了几张纸，按住肚皮，弯着腰跑出去。

“你干什么？”吴志海惊问。

“上茅房！”王金富回答。

吴志海低头在想，忽然看见地上有个小纸包，捡起来，打开，是几粒丸药，还有一张药方。就灯下细看，连声“哦，哦”，马上又去床上找出一本《家庭常用药》来翻着。忽然找到什么，念道：“主要成份是……哦，巴豆！我明白啦！”

王金富正从外面回来，手扶着墙，步行缓慢，哼声不止。慢慢推开门扇。

吴志海回头一看，王金富顿然显得消瘦了，便大笑道：“表哥，你是昨晚吃多啦？”

“我拉肚子，你还笑！”

“是吃了这丸药才拉的？”

王金富扶墙摸到床上去，躺下，说：“这药，比你们西药灵！”

吴志海一拍脑袋，“有门道了！表哥，我们来开药厂！”

“什么？什么？”

吴志海又拍拍胸脯：“凭我在制药厂的几年经验，把这种中药改装成西药，包你赚钱！”说着，把一大堆空药瓶搬过来。

王金富不相信：“别胡闹了，表弟！这是泻肚子的！”

“我知道，”吴志海说，“有钱的人脂肪过多，身体肥胖，就该泻泻肚子！”

王金富叹口气：“我还是想回乡下去……”

吴志海反问：“乐该——张月华还要来看你哩，你就走了？”

王金富抬起身，“乐该……还要来？”他动摇了。

二

吴志海寓后客堂连后门

后门旁墙上贴着一张长纸条，上书“志海制药厂筹备处”。

后客堂里成了个小作坊。

王金富在捣碎药物，吴志海在旁边火炉上熬药。

王金富在搓丸药，吴志海在装药瓶。

大瓶、中瓶、小瓶三种成品药瓶上都贴着商标，中间三个大字：“消瘦丸”。

王金富在裁纸，磨墨。吴志海提笔挥毫。

于是墙壁上、铺上、地上挂满、铺满了广告。

一幅墨迹未干的广告上写着：

身体肥胖	臃肿不灵者	} 治胖圣药
脂肪过多	行动不便者	
大腹便便	有碍交际者	} 请服：消瘦丸
行路哮喘	预防中风者	
		} 药到病除

吴志海手握毛笔，正在欣赏自己的杰作。

张月华双手捧着一只砂锅站在门口：“二位还没吃饭吧？我煨了一只鸡，”对王：“这两天你瘦多了，多喝点鸡汤，补补。”

吴志海忙收拾地方让她放下砂锅，说道：“密司张，你太客气了！不

敢当! 不敢当!”

张月华看看满屋的广告和药瓶,问:“你们做生意了? 消瘦丸,治胖病的?”

吴志海连忙送上一瓶:“对对! 专治肥胖病的,送给你试试!”

张月华笑了:“我这么瘦,还能吃这种药?”

“不不不,”吴志海马上改口,“是请密司张代为宣传宣传。”

王金富挤过来,结结巴巴地:“张小姐,……这鸡,我不敢,再吃了。……”

张月华从窗口向对面晒台望望,说:“这砂锅,我明天来拿,先放在这儿。”匆匆忙忙走了。

王金富和吴志海都失望地互相看看。

吴志海寓对门客堂里

左邻右舍的客人都在座,倾听吴志海的演说。

吴志海手拿稿子,在念:“诸位先生,诸位小姐,……”

小五子在一边笑起来:“这儿没有小姐!”

胡老头吆喝:“别打岔,听!”

吴志海:“不对,不对! ——诸位女士,诸位先生!”又低声说明:“这不是对你们讲的,”然后又开头:“诸位女士,诸位先生,今天兄弟到此地来,特为介绍一种名贵药品! ——嗨,诸位一定骂我:触霉头,谁要吃药? ——不慌,且听兄弟慢慢道来:诸位正在划拳喝酒,兴高采烈,不会想到吃药。可是俗语说得好,‘乐极生悲’,诸位只晓得大鱼大肉吃得美味可口,可知道这些大鱼大肉吃了要发生怎样的严重后果? ……”

小五子插话:“我知道,像王伯伯一样,要拉肚子!”

吴志海一本正经地念下去:“这个后果就是发胖,”他指指王金富,“就像这位朋友一样,变成大胖子! ……”

客堂里的人都哄堂大笑了。

一家茶馆里

吴志海西装笔挺站在一张凳子上，在做正式宣传：“胖子是不合乎时代精神的！今天是二十世纪了，不是旧时代。旧时代的人要享福，是打麻将，抽鸦片，逛窑子，都过时啦！新时代的人讲究的是新的一套：比如说蜜月旅行呀，就要游山玩水；与女朋友交际呀，就要上跳舞厅；出门看朋友呀，起码坐坐三轮车才像样；逛逛四大公司呀，碰到电梯出毛病，得爬七层楼！诸位如果发胖了，怎么陪夫人游山玩水呀？怎么跳交际舞呀？怎么爬七层楼呀？你坐三轮车，他看见胖子都摇头！”

茶客们笑了。

吴志海更得意了：“所以，新时代的人要享福可不能发胖！而发胖是由于脂肪过多；脂肪过多是一种病态！……”

一家洗澡堂厅座里

座位上躺着坐着许多半裸体的胖子，有的打鼾，有的看报，有的吃面条，有的吸烟，还有的让人捶背，让人捏脚……

吴志海还在继续宣传，手中举着消瘦丸从胖子中间穿行。

“对不起，请允许我说实话。太胖的人容易得中风，太胖的人都有心脏病，太胖的人容易哮喘。发胖，是如何严重的民生问题呀！那么，诸位女士……”

有人大笑了：“这儿没有女士！”

吴志海笑道：“诸位先生，请转告各位女士，是一样的。那么，肥胖的人就不能吃大鱼大肉啦？不然！食色乃人之天性，不怕吃鱼，不怕吃肉，问题在吃鱼吃肉如何不发胖？发了胖如何消瘦下去？……”

有几个胖子注意听了。王金富挨座送上药瓶去。

“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服用‘消瘦丸’！”吴志海说的更加流利起来了：“这消瘦丸是国内外三十二位医学博士共同发明，经过一百五十六次试验才告成功的。它的成份包括二十八种名贵药品。它经过科学鉴定，对于人体有益无害，有补无损，是治胖圣药！……”

有的客人在向王金富付钱。

一家酒楼上

每一席上都围坐着大腹便便的富翁和发福的夫人，每席上都放着消瘦丸的样品，有人在交谈，有人在倾听。

“头等胖子每天吃六颗，”吴志海更加流利地在宣传：“中等胖子每天吃四颗；小胖子每天吃三颗。一礼拜以后，头等胖子变中等胖子；中等胖子变小胖子；小胖子变得不胖不瘦！那就可以身轻如燕，步履如飞了！不胖不瘦的人吃了，便保证永不发胖！但有一桩请各位注意：吃多了不行，吃少了也不行！像我这位朋友，”他指王金富：“他是中胖子，每天只吃两颗，所以瘦不下去。而兄弟我，每天吃九颗，太多了，所以吃得骨瘦如柴，但是还很健康！……”

许多客人笑起来了。

“今天，”吴志海更提高嗓门，“兄弟出来是宣传性质，原来大瓶每瓶三万元，中瓶二万元，小瓶一万元；现在一律对折收价，大瓶一万五，中瓶一万，小瓶五千！”又提高一次嗓门：“唉！为了特别优待本饭店的顾客，不顾血本了！买一送一，买大瓶送大瓶，买小瓶送小瓶！卖完为止，明天涨价！……”

顾客们纷纷解囊，王金富和吴志海分头收钱。

三

吴志海后客堂

王金富和吴志海分头数点大大小小的关金券和旧法币，都喜形于色。

吴志海拍一下王的肩膀：“表哥，如何？不要下乡了吧？”

王金富笑嘻嘻地问：“表弟，你演过文明戏？装得真像！”

“倒跟演戏一样，”吴志海说，“都是骗钱！这就是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嘛！”

张月华又悄悄推门进来：“生意好吗？”

吴志海打开药箱，说：“托你的运气，看，都卖光了！”但箱子里有两

包马力斯香烟。

王金富也捧着钞票说：“都是今天卖的！”

张月华笑笑：“恭喜！恭喜！你们发财了！”

吴志海叹口气，“可惜本钱小了！要是密司张——”忽然想起，从箱子里取出两包烟来递过去，“我记得你过去是抽马力斯的。我们今天赚了钱，送给你！”

张月华感到温暖，一笑说：“你还记得？”推还他，“自己抽吧！”

吴志海生气了：“密司张，你瞧不起人？”

张月华无可奈何，接了烟，“谢谢你！”

王金富急忙去床头枕头下摸什么。又说：“张小姐，还有只砂锅……”

张月华向窗外瞥一眼，便慌张地要走，说：“砂锅放在这儿，下回来拿。”开门跑了。“明天见！”

王金富跟着跑出去，在后门口追上张月华，叫声“张小姐”，塞给她什么东西，便跑回来。

弄堂里

张月华匆匆走向自己家后门。就着灯光看看王金富塞给她的东西，原来是她自己的手帕，洗过了，但还有些血迹。她欣慰地一笑，奔进门去。

晒台上有个人影一晃。

张月华的卧室

张月华推开门，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习惯地：“你来了？”

姜世杰穿着中装，斜躺在床上，没吭声。

张月华看看手里的烟：“抽烟吧？”

姜世杰瞪着烟：“哪儿来的？”

“买的。”

“对门香烟店又开门了？”

“没有。”张月华依然平静地将烟放在梳妆台上。

姜世杰突然劈雷似的问：“那你去那儿干吗？”

张月华更平静了：“那姓王的受了伤，我送两包香烟去谢谢人家，人家不吸烟，不肯收。”

姜世杰霍地跳起身，抓了帽子就走。在门口，又转身嚷叫：“告诉那些瘪三：你是我花钱包下来的女人，敢动你一根汗毛，我要他们的命！”

张月华逆来顺受地一声不吭，听着沉重的楼梯声消失了。

马路上

吴志海跳下有轨电车，又跳上公共汽车；跳下公共汽车，又钻进大饭店……。王金富抱着小皮箱紧紧跟随。

吴志海到处在做宣传，到处贴着消瘦丸的广告。王金富在交药、收钱，满头大汗。

吴志海寓后客堂连后门及弄堂

后门墙上钉了一块木制招牌：“志海药厂批发部”。

后客堂里更焕然一新：窗外斜十字木条不见了，窗里挂上窗帘。两张铺都拆了，满墙裱了花纸，中间添了张小写字台，货架上堆满药瓶。但货架下面还是塞了两个铺盖卷。

吴志海和王金富在小写字台两边各自梳洗打扮。

吴志海拿过玻璃镜子打领带。王金富穿上新夹袍，拿过镜子摸摸新推过的平顶头。吴志海将一条新手帕插进西装胸前衣袋里，又拿过镜子照照，抹抹已经溜光的头发。王金富又伸手来拿镜子。

吴志海惊奇地问：“表哥，你出去？”

王金富慌张地：“我去逛逛大世界。——今儿过中秋，不是休息么？”

吴志海笑道：“表哥，想轧女朋友啦？当心拆白党！”

“不不不！”王金富否认。“表弟，你呢，上哪儿？”

吴志海得意地：“我倒想轧轧女朋友！”说着，飘然而出。

王金富跟着走到后门口，探望。

吴志海在弄堂里两边张望，瞥见王金富还站在门口，便向弄堂口走去。

王金富急忙跑回后客堂，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包，匆匆走出后门，但一想，又赶忙折回去。

吴志海走到弄堂口，突然一转身，看见弄堂里没人，便匆匆往回走，在张月华的晒台下来个急转身，踏进后门去。

张月华卧室

张月华正对着一张像片出神。那上面除了几年前较为丰腴的面庞和远为朴素的衣着的她以外，左右还有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她身旁本来还有一个男人，已被剪去，只剩下一只手臂了。她不禁拭泪。

突然，楼梯声响，她急忙收起像片，背脸等待着。

吴志海推门探进头来，低声叫：“密司张！”

张月华突然转过身，惊讶地：“是你？”

吴志海随手关上门。“对不起，我太冒昧了！”

张月华无可奈何地：“请坐，生意好么？”

吴志海恭敬地站着，“谢谢，很好，只可惜本钱小了，不能大规模生产。假如有人投资，那不到半年，我就可以办个大药厂，在南京路上设个门市部；一年以后再在全国各大城市设立分店，我这消瘦丸要风行全国。密司张，你愿意投资么？”

张月华惊讶地，“我？哪里有钱！”又敷衍地：“好，我问问别人吧。”

吴志海还是很兴奋地：“好极了！您永远是我的希望所在，……”

张月华极度不安，“对不起，吴先生，我要出去了。”

吴志海冷了半截，“唔，”又鼓足勇气：“我只说一句话。”

张月华提起手提包，“请说吧。”

吴志海指着手提包，“您就是乐该！就是我的幸运所在！”

张月华的楼梯上

王金富捧着砂锅，砂锅上一个纸包，他轻手轻脚地爬上楼梯。走到

房门口，听见里边有声音，站住了。

张月华的声音：“吴先生，直说了吧，你想要我嫁给你？”

吴志海的声音：“不不不！我是向您求婚！”

王金富将砂锅放在门旁地板上。

张月华卧室

张月华突然变得玩世不恭起来，指着吴志海问：“我问你，第一，我是什么人？你知道么？”

“好人！”

“不是！”张月华叫，“我是个女流氓！第二，我有三个拖油瓶的儿女，你知道么？第三，我是一个流氓头子的姘头，我没有人身自由，你知道么？”

吴志海木呆地：“我不信！”

张月华拉开门：“请吧，吴先生！”

吴志海一边退出，一边说：“我不信！我不信！”转身下楼了。

弄堂里连吴志海及张月华后门

姜世杰走进弄堂里，远远看见王金富从张月华后门走出，折回自家后门去了。正惊异间，又见吴志海匆匆从后门出来。姜世杰赶上几步，吴志海又闪进自家后客堂。

张月华卧室及门外

张月华倚靠在门框上深深吸了一口烟，徐徐吁出青雾。正想转身回房，一眼瞥见地上纸包，急忙打开，是一件花色艳丽的绸衣料，她再看看砂锅，不禁低下头来。楼下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张月华忙将衣料塞进床肚里。

姜世杰面色铁青，冲进房来。

张月华冷冷看着他。

“刚才谁来了？”他劈头就问。

张月华冷静地，“对面弄堂里姓王和姓吴的小瘪三！”

“来干吗？”

“找我帮忙，——他们做生意，缺少本钱。顺便送还一只砂锅来。”

姜世杰狞笑一声，抓住张月华衣领：“走！对质去！”

张月华平静地，“去就去，你松开手。我说谎呢，也逃不了你的手；要是真的呢，你这一抓不抓破你姜大爷的脸面了？”

姜世杰松了手，“好，走！”

吴志海后客堂

王金富正脱下夹袍，吴志海也脱下西装。后客堂的门被一脚踢开。张月华和姜世杰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沉默。

张月华上前介绍：“这位就是救过我的王先生……”

王金富退让，“不敢当！不敢当！”

姜世杰略为点下头。

“这位是他的朋友吴先生；——这位是我的老板姜大爷。”

吴志海热情地想上去握手，姜世杰却背了手问：“你在做什么生意？”

吴志海立刻捧出药瓶，习惯地宣传起来：“这是兄弟发明的消瘦丸：这消瘦丸有意想不到的效力，凡是身体肥胖、过分臃肿的，脂肪过多、行动不便的，平常有哮喘病、心脏病以及中风的，无不药到病除，恢复健康……”

姜世杰不耐烦地：“我不买你的狗皮膏药！”

张月华插上一句：“吴先生，你不是想找人投资吗？”

姜世杰瞪她一眼。

吴志海恍然大悟：“哦！哦！姜先生愿意投资？欢迎之至！刚才我正找张小姐商量，请她投资……”

姜世杰纠正他：“她是我的太太！”

吴志海：“对对，一样。如果您来投资，那我就说老实话了。这是赚大钱的买卖：两百块的本钱，要卖两千五！一本十利！一天卖十瓶，要

赚两万多；每天卖一百瓶，要赚二十多万；卖一千瓶，就是……”

姜世杰打断他：“你每天卖多少瓶？”

吴志海叹口气：“我每天只能生产几十瓶，本钱太少呀！”

姜世杰不吭声，拿起瓶子看一眼，摔了。又抓起一张广告，又摔了：“你倒聪明，可是小手小脚，不会赚大钱！”

吴志海不服气：“那倒要请教请教！”

姜世杰指着广告说：“第一，你这药专卖给男人，错了！要卖给发胖的太太、小姐；第二，一小瓶只卖两千五，错了！要卖三万！第三，你这广告算什么？要在《申报》、《新闻报》上登大幅广告，还要在电台上大做宣传，请电影明星出来捧场！第四，消瘦丸这名字太平常了，要起个古里古怪的洋文名字！而且要证明是外国什么博士发明的！第五……”

吴志海佩服得五体投地，连称：“高明！高明！我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掏出笔来，拿过一张纸，“这个药名我想过了：你看，你看，”他指着旧报纸上的一幅“维他赐保命”的广告说：“他们叫‘维他赐保命’，我们的药就叫‘使汝瘦而康’，”同时在纸上写出拉丁字母和中文来——

Shi ru shou er kang

使汝瘦而康

姜世杰接过纸来看看。

吴志海得意地用洋腔洋调反复地念着：“使汝瘦而康！使汝瘦而康！就是让你又瘦又健康！如何？如何？”

姜世杰拍拍他的肩膀：“伙计！你真聪明！”

吴志海更加得意，也拍拍对方肩膀：“姜先生！你决定投资了？”

王金富一直惊恐不安，连连扯吴的衣角。吴在背后摆手。

姜世杰正在沉吟着。张月华见状，急忙说：“姜大爷是做买卖的，不过是来随便看看，哪里真会投资呀？”挎起姜的手臂：“走吧！”

姜世杰走到门口，又回身说：“投资嘛，闲话一句！至于条件嘛，再商量！”跨步而出。

第四章

张月华卧室

张月华默默坐在梳妆台前沉思。

姜世杰淡笑着走向她：“还在生我的气？我可没抓破你的脸皮呀！”

张月华冷冷一笑：“你差点抓破自己脸皮！”

姜世杰收了笑容：“好了，这档子事不谈了！你明儿和他们谈谈条件。”

张月华一惊：“你真的投资他们的小药厂？”

姜世杰下达命令似的：“告诉他们：不管要多少资本，我负责；工厂厂房、公司门面，他们只要拿出丸药的配方来，就合作！”

张月华犹豫起来：“你真的发了菩萨心肠？”

姜世杰看看她，反问：“你不是不敢再做那买卖了么？”

张月华点点头。“那好，”他说，“我改了行，还不是为了你？”他又在张月华的耳边说：“你去告诉姓吴的，要他当公司经理，我担任董事长就是了。至于姓王的，那是个脓包，让他打打算盘，当个会计主任的头衔，但现金出纳的事，由你自己负责！怎么样？”

张月华将信将疑地看看他。他往床上一躺，斜着眼对她说：“月华呀，今儿中秋节，我在这儿过夜了！……”

临时工厂的院子里

几个工人在搬运药材，几个工人在搬运空药瓶和蒸馏水，忙忙碌碌。一个小泼皮在吆喝着，监视着。

姜世杰和一个手臂上挽着白罩衣的药剂师低声密谈着走进院来，小泼皮忙上来哈腰迎接：“董事长来了？”

“吴经理在么？”姜世杰随声问。

“跟王主任都在楼上。”

工厂楼上一间配方室

吴志海和王金富在配备药材。

王金富吞吞吐吐地说：“表弟呀，这个姓姜的人靠不住，我怕他。”

吴志海：“怕什么？我在上海滩也是老门槛了，混人儿的都这样，有我，放心！你是会计主任，掌好经济大权！”

姜世杰推门进来，接口说：“对！王主任，你是会计主任了，把账管好就行！工厂里制药的事，你就不必再亲自动手了。”

王金富连说：“是的，是的。”

吴志海迎上前去：“董事长有什么不放心的，还亲自下厂来？”

姜世杰一回头，那药剂师正穿上白罩衫走进来，叫声：“董事长！”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吴经理。”又对吴：“这位是刘药剂师，来做你的助手。”

吴志海冷淡地和药剂师握握手，对姜世杰说：“董事长，这儿，我一个人就够了！”

姜世杰哈哈大笑：“老弟！你是总经理呀，整个公司的事都得你管，怎能钻在这儿亲自操作呢？你指导指导老刘就行了。”又拍拍他的肩头，“走走走，我们来研究一下，‘使汝瘦而康’这名字是好极了，但如何进行宣传呢？……”

二

某一酒吧间

姜世杰和刘药剂师带着照相机在酒吧间里发现了一位生着大胡子的“白俄”。一床俄国毛毯搁在身旁凳子上，他靠着柜台在喝酒，但酒杯已空了。

药剂师提着满满一瓶酒在那“白俄”面前晃晃，作欲倾酒状。那“白俄”连连点头，用华语说：“蒿，蒿！”

药剂师拿出小梳子急忙替他梳梳头上的乱发和大胡子。

那“白俄”摇头：“不蒿，不蒿！”

药剂师又用酒瓶引诱他：“好的很！统统地给你！”又取出一支试管交给他，对着灯光透视。

“白俄”刚拿起试管对着灯光透视。药剂师叫声“好！”

姜世杰已对准镜头，镁光一闪。

“OK！”药剂师把酒瓶塞给“白俄”。他笑了。

美康制药公司楼上办公室

一张“白俄”手持试管的照片下面印着“德国威廉博士新发明”字样。再下面是中英文并列的“使汝瘦而康”斜体字和“美康制药公司出品”等等。——这是拿在吴志海手里的印刷精美的装药纸盒。他将纸盒抛向空中，叫声“OK！”又伸手接着，“哈哈！我成了威廉博士！”

王金富坐在靠墙一张小写字台上打算盘，一手抱住花猫，抬头看看吴，问：“又是外国话？”

吴志海就势清清嗓子，又作演说状：“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和先生们！……”

公司楼下大厅

拥挤着男男女女的来宾，或坐或立，互相交谈。吴志海西装笔挺，发光可鉴，抓住播音话筒在嚷叫：“敝公司新药部向诸位女士、诸位先生专诚推荐德国威廉博士新发明的时代新药——使汝瘦而康！……”

宾客们顿然肃静下来，原来是一位盛装的妖媚女士，在姜世杰、马四爷、药剂师、小泼皮等人开路和拥簇之下出现了。她一边招手飞眼，一边搔首弄姿，在中间一个坐位上坐下。王金富从人丛中溜走了。

吴志海继续在讲：“我们很荣幸，非常荣幸，能够请到大名鼎鼎、红得发紫的交际花，著名的电影皇后黄美女士光临揭幕！……”

于是一阵狂热的掌声。王金富抱起花猫躲进一个角落里。

“……黄女士是标准美人，她的玉体丰满而不肥胖，她的腰肢纤细

而又健康！就是因为她每天服用敝公司出品的“使汝瘦而康”的结果！她最爱敝公司的‘使汝瘦而康’！她最钦佩我们的威廉博士！现在就请黄美女士为敝公司举行揭幕典礼！”

一小队铜管乐队奏乐，来宾大鼓掌。

黄美女士在众人拥簇下走向大厅一侧丝绒幕前，她伸手拉动绳索，绒幕慢慢拉开。一幅放大的以威廉博士照片为中心的“使汝瘦而康”的大幅广告出现了。但在广告下角站着一个人，那是抱着花猫的王金富。

来宾哄堂大笑。王金富仓皇逃走。

广告杂景和广播声

广告画竖在交通要道的路边。几个肥胖的绅士和脂肪过多的中年妇女在仰视。

广播声：“‘使汝瘦而康’是德国医学泰斗威廉博士所发明，由美康制药公司制造发行……”

红色霓虹灯组成五个字：“使汝瘦而康”，高悬在屋顶上。几位少女在仰头观望。

广播声：“‘使汝瘦而康’是治胖圣药！……”

一位腰肢如桶的妇女走在路上倾听：

广播声：“‘使汝瘦而康’能使你身材苗条，婀娜多姿……”

一位胖太太在吃力地爬楼。听着广播停了步。

广播声：“‘使汝瘦而康’能使你身轻如燕，步履如飞……”

二位贵妇人挤满在一辆三轮车上，踏车的吃力地蹬着。

广播声：“服用‘使汝瘦而康’，每月可使你减轻体重五公斤。”

一家橱窗前站着一位贵妇人，她看着橱窗里“使汝瘦而康”的小型广告，在扣旗袍腰部的揷钮，扣上又松了，再扣又松了。

广播声：“服用‘使汝瘦而康’，每月可使你缩小腰身二寸到三寸！”

一位发福的绅士在看报纸上“使汝瘦而康”的广告。

广播声：“喜欢跳交际舞的女士和先生们，必须服用‘使汝瘦而康’”

康！”

四位男女在打麻将牌，听广播。

广播声：“喜欢打麻将的女士和先生们，你们久坐不动，必须服用‘使汝瘦而康’！”

马路人行道上行人如蚁，熙来攘往。

广播声：“‘使汝瘦而康’能使发福的人逐渐消瘦，而本来消瘦的人更加健康！”

三

美康公司楼上

吴志海大写字台上三架电话机轮流着响。吴志海手执铅笔，一手扶着听筒答应着：“对！对！‘使汝瘦而康’五打？好！马上送到！”

王金富在小办公桌上打算盘。花猫偎在他脚下。他听着吴志海在接电话：“好，好，马上送十打来，你们的地址是……？”

张月华在保险箱旁也设了张小写字台，她正在点钞票。听着吴志海的声音：“喂！喂！你要多少都可以，一律现金，OK！”

吴志海抽空将几张纸条送到王金富桌上：“表哥，要楼下马上送货去！”

王金富抱起猫送纸条下楼去了。吴志海便挨到张月华身旁，送过一支烟去，“马力斯！”张月华忙点燃打火机先替吴点烟。“累坏了吧，吴经理？”

“谢谢，”他摸出本书来，“还是聊聊《幸福之路》吧。幸福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有充足的经济，第二是……”

电话铃又响。吴志海去接：“唔，唔，要多少？就送来！”一边记录下来。“幸福的第二个条件是美满的恋爱！……”他走向张。

张月华紧张地：“吴经理，请不要谈这些！”

王金富拿着一张广告图样上来，“表弟，营业部说请你审定。”又递上几张支票，“还有支票。”

吴志海急忙打开广告图样：是在报纸原有广告上加贴两张照片：一个胖女人，一个瘦女人，面容有些相似。前者下边写着“未服‘使汝瘦而康’之胡女士”，后者下边写着“服用‘使汝瘦而康’之胡女士”。三人都在围观。

吴志海拿起笔来说：“不行！不行！”在“之”下边一个加上“前”字，一个加上“后”字，并把“胡”字改成“吴”字。摔下笔说：“吹牛嘛，就得吹大一点！”然后大笑。

张月华一看，也大笑了。王金富也就跟着笑起来。

忽然有了汽车喇叭声和刹车声。

张月华向窗外一看，笑容消失了。室内空气顿然沉静下来。

公司楼下铺面

小泼皮上前拉开弹簧门。姜世杰走进来。看看柜台前围着许多顾客，便欣然上楼。小泼皮立刻抢前引路。

公司楼上

小泼皮抢先上来，说声：“董事长到！”便掏出钥匙去打开里间“董事长室”的门。

吴志海等都在各自座位上起立。姜世杰一挥手：“坐，坐。怎么样，生意？”

吴志海得意地：“好极了！好极了！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董事长放心吧！”

“好，好。”姜世杰说着走进里间。小泼皮退下楼去。

电话铃又响了。吴志海接了，问：“什么？什么？卫生局来人？我就来！”放下电话奔下楼去。

张月华注意听着，姜世杰踱出来了。他看看王金富，“你去看看，什么人来了？是卫生局的？”

王金富巴不得地跑下楼去，“是！”

张月华坐着不动。姜世杰走向吴志海的写字台，察看一下，问：“现

款多么？”

张月华低头瞥他一眼，回答：“不算多，都是支票。”

“明天给我预备两千万现款。”走近她。

“明天要进原料了。”张月华说。

姜世杰训斥地：“不要忘记！你是我的会计！”转身要走。

吴志海奔上楼，气愤地：“赤佬！敲竹杠不看对象！董事长，他要化验我们成品哩！他不买你的账！”

姜世杰一笑：“笑话！早跟他们局长打过招呼了。轰他走！”

“在楼下哩！”

姜世杰也气愤地：“他妈的！”急步下楼。突然又停步说：“吴经理，过一天为了祝贺公司的成功，我请客。顺便替月华做生日，大家一定来！”

吴志海欣然：“一定来叨扰！”

张月华在收拾提包，要走。吴志海忙过来问：“密司张，哪天生日？——怎么走了？”

张月华：“下班了嘛！做生日是假，他又打秋风了！你们不必去！都是些狐群狗党！”

“那哪能？”吴志海又摸出书来，“过生日是幸福的日子嘛！幸福之路，第一是经济，第二是恋爱……”

楼下汽车发动声，喇叭一响，汽车开走了。

张月华瞥一眼楼外，忽然低声问：“吴经理，卫生局为什么要化验我们的药？”

“敲竹杠呗！”

张月华亲切地：“药里面没掺什么东西？”

吴志海惊奇地：“掺什么？”

“比如在你们原来处方之外，没掺进什么……其他的药？”

“没有呀！”吴志海忽然想起，“哦，现在配方的是刘药剂师了，我忙不过来。”

张月华嘘了一口气，“那就好。吴经理，你们跟老姜合作，我本来不赞成，可我没法反对。”

“为什么?”

“现在也不必说了,”张月华叮咛他,“但你要处处当心!老姜这个人……”

吴志海感激而又自负地,“我知道,我知道。我也是老上海了,不会上当!”

张月华一笑,“知道就好。明天见!”她要下楼。

吴志海追上一步:“密司张,你到底哪天过生日?”

张月华以命令的口吻:“你千万不要再到我那儿去!”她急步下楼了。

第五章

公司三层楼上

这是假三层,窗外正是“使汝瘦而康”的霓虹灯。

房间不算大,对面两张铺,中间一张写字桌。

王金富正在拨弄一个大洋囡囡,一按肚皮,便叫起来。王金富得意地笑了。

有了楼梯声。王金富急忙收起洋囡囡,装进纸盒,塞进床肚里,坐到桌边去抹骨牌:“过五关。”

吴志海西装革履推门而入,得意洋洋。他躺上床去,摸出烟卷吸着,遐想。忽然问:“表哥,账面上我们公司有多少财产?”

“按金圆券算么?”王金富还在抹骨牌。

“按黄金算。”

王金富打一下算盘说:“值五十根大条子。”

“好!”吴志海更加得意,“表哥,你也发财了!”

王金富惴惴地:“表弟,这生意见好就收吧!”

“收了?”吴志海问:“为什么?”

王金富吞吞吐吐地：“我怕那个姓姜的！”

“怕什么？”吴志海坐起身：“表哥，多赚它几十根条子再说！”

“我还是想回乡下去。”

“乡下不是又打仗了？”

沉默。

吴志海忽然想起：“明儿放假，表哥，你上哪儿去玩？”

王金富一愣，说：“还是去逛大世界！”

吴志海大笑：“又去大世界！”

张月华卧室

张月华正对着自己和孩子在一起的照片凝视，眼角上闪动着泪珠。

有敲门声。张月华收起照片，抹下眼角。惊奇地问：“谁？”

门开了。吴志海站在门口彬彬有礼地，“密司张，我可以进来么？”

张月华很矛盾：“我请你不要到此地来……”

“我是来祝贺您的生日的。”他还是站在门外。

她苦笑一声，“不敢当。那请进来吧。”

吴志海走进门，“我本来记住你的吩咐，不敢再来了。但是，”他勇敢地又上前一步，“我作出最后决定了！”

张月华惊讶地，“什么最后决定？”

“我来答复上次您在此地所提出的一切问题！”

张月华躲闪地：“今天既是我的生日，请你别谈这些事！”

“不，”吴志海坚持说，“正因为是你的生日，我要使你幸福！”

张月华冷笑问：“你能使我幸福？”

“对！只要你答应跟我结婚！”

张月华更冷酷地：“跟你结婚我就能幸福？”

“对！对！”吴志海又逼近一步，“我可以使你完全幸福：我把你三个孩子当孩子看待，我用我的爱情弥补你过去的痛苦，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完全美满的家庭。请你相信我，我对你的爱情就象——”他掏出一枚钻石别针递过去，“这钻石一样透明而坚固！”

张月华不由退缩一步，“吴先生，你这是……”

吴志海诚恳地，“请你回答一个字，是‘肯’还是‘不’！”

张月华用手挡过去，咬牙说声：“不！”

“为什么？”他粗暴起来。

她也坚决起来：“你忘了姜世杰！他是个大流氓，是上海的混世魔王！你能从他的手里把我抢走？”

“爱情是至高无上的！问题在于你！”

张月华反问：“我即使跟你走了，姜世杰能饶了你？”她又补充一句：“我不能害了你！吴先生！”

“他？”吴志海外强中干地一笑，“我有办法对付他！这，先请你收下。”他又递上别针。

张月华断然地：“不！要是被他发现了，会打死我的！”

吴志海默然了。

“打死我不要紧，”张月华又缓和了口气，“你能得到什么呢？”

吴志海回身就走，奔出门，冲下楼梯。张月华不忍地追出去：“你！……”

吴志海在楼梯转弯处突然停下步，向张坚决地：“我一定有办法！请你再等我半年！”说罢，掉头而去。

张月华怅然地转过身，发现房门旁边又有一个纸盒，打开来，是一个精致的洋囡囡。她象抱真孩子一样抱起她，她眼前出现了她那三个孩子的照相。

某酒楼上临时寿堂

高朋满座，热闹非凡。所有席上都杯盘狼藉，客人们还在猜拳行令，吵嚷不休。

一个秃顶的男人正在灌黄美美的酒，黄则故意卖弄风骚，推辞不饮。姜世杰坐在张月华身边纵声大笑，已有醉意。张月华端起酒杯乘机溜走。

另一席上，吴志海低头闷饮，王金富则在拘谨地坐着。张月华正向

这一桌走来，又被马四爷从后边追上，拦住去路。

“嫂子，你往哪儿去？跟我干一个交杯酒！”

“四爷，谢谢你！”举杯抿了一口，逃开。

马四爷看看向吴志海那边走去的张月华背影，骂声：“他妈的！”也找黄美美去了。

张月华绕过吴志海走向王金富，向他举杯，低声说：“谢谢你了，王主任！”

王金富举起酒杯，慌乱地仰起脖子就喝。张月华拦住他的手，瞥眼吴志海：“你们都请少喝一点！”走开。

吴志海又猛然喝了一满杯，象是在报复。

姜世杰身边位置上换了徐阿媛，二人正在交头接耳说什么。吴志海端着酒杯踉跄着过来，对徐阿媛说：“密司徐，你跟我们董事长是老朋友了，我知道。别人都不跟我喝，我代表董事长敬你一杯！”

徐阿媛愤愤地：“醉鬼！你找张月华去！”一闪身走开。

吴志海跌坐在姜世杰身边。姜世杰也溜走了。

秃头大律师还在和黄美美胡缠。她扭着腰左躲右躲，腰间的揷钮绷开了。吴志海盯着她的腰身，从口袋里掏出一瓶“使汝瘦而康”来，倒在黄美美酒杯里。“密司黄，我敬你一杯！”

黄美美借此推开秃头，“看，吴经理敬酒来了，难得，难得！”端起酒杯闻闻：“这是什么酒？”

吴志海醉态可掬：“‘使汝瘦而康’。‘使汝瘦而康’可以使您减少脂肪，身材苗条！……”

黄美美勃然大怒：“小赤佬！我是胖子？我是胖子？大律师！你要他赔偿我名誉！……”举起酒杯摔碎，号咷大哭。

姜世杰慌忙过来，将吴志海一推，“胡闹什么？滚开！”

吴志海跌倒在地，只见人影错乱，都在张口狂笑。

“使汝瘦而康”的药瓶倒在地上。药水淌到吴志海的脑袋旁边，他睡熟了。王金富来扶他。

二

公司三层楼上 晚间

王金富还是在摸骨牌，闯五关。

吴志海在看报纸广告。叹气。

王金富惊问：“表弟，怎么啦？”

吴志海没吭声，扭开收音机，电台里正在播送广告：“‘使汝瘦而康’特别大减价，买一送一，欲购从速！……”

吴志海又关上收音机：“妈的！生意不行了！”

王金富旧话重提：“表弟，还是趁早收吧，我回乡下去……。”

吴志海跳起来：“我不会失败！我有成功秘诀！”

公司二楼董事长室 早晨

吴志海和姜世杰在大写字台两边对坐着。

外边喇叭里播送着电台广告：“‘使汝瘦而康’举行特别大廉价，自即日起买一送一……”

吴志海起身关闭窗口。

姜世杰微笑说：“不要紧，沉着应付嘛！”

吴志海急忙抢话说：“董事长，我想再发明一种药，让男女老少全都欢迎……”

姜世杰摇头，“随便什么新药，别人都会跟你模仿，跟你竞争的。”指着报纸广告说，“你看，什么‘使汝健而康’、‘赐尔寿又康’都出来了！但不要紧，要挺着，只要不蚀本，招牌就挂着。我们可以做点别的生意嘛！”

“别的生意？”

“老兄，你是聪明人。在上海要发财，就得冒点险！”

吴志海点头：“那是。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嘛！”

“对喽！”姜世杰低声说，“我们把资本拿来买进一批别的货，包你发大财！就怕你不敢冒这个险！”

吴志海紧张地问：“什么货？”

“你是聪明人，何必追问？”

“私货？”吴志海跳起来，“我不干！”

姜世杰面孔一板：“那就悉听尊便！”

吴志海站起来：“那末，”一按写字台，“我和王金富两人要求退股拆伙！”

姜世杰一笑，说：“那也好。不过你去想想，明天再作决定，怎样？要退股么，很容易！那你还可以去开小香烟店！”

吴志海扭头就走。

张月华卧室 晚 雨

张月华一手挽着提包，一手拿着雨衣，正要出门的样子。吴志海一身雨水，恳切地对她说：“请你原谅我，只讲两句话。”

“请快点，”张月华态度冰冷地，“老姜马上要来接我。”

“第一，我决定跟他拆伙了！”

张月华点点头，“这很好。”

“第二，我希望你也离开他！”

张月华又冷笑了：“怎么样离开他？”

吴志海掏出《六法全书》来，说：“跟他打官司离婚！”

“我根本也没跟他结婚！而那个秃头大律师正是他的法律顾问。”

吴志海更加理直气壮：“那你就逃走！”

张月华瞪眼看着他。

吴志海诚恳地：“我可以下乡去，先把你的三个孩子接到上海来，然后我们一起离开上海，远走高飞。”

张月华不由心动：“飞到哪儿去？”

“去北平，”他又改口说：“不！干脆去香港！在香港，我们建立一个温暖的家庭，我去干一番事业，你在家抚养孩子。我们将有一座小小的花园洋房，有一辆小汽车，——起码有一部摩托车，星期天就出去郊游！至于我的事业，起码可以做个发明家，我自信有这个聪明才智。我

自己办一个医院，对贫苦人完全免费。你要高兴，可以在医院里当女院长！三个孩子都可以进大学……”

张月华喃喃地：“我要整天陪着孩子！……”

“我也每天陪着你！”

张月华热情地问：“你说的都是真话？”

“我的爱情——”他取出钻石别针别在她领口上，“就和这钻石一样……”

张月华第一次深情地注意着他。他猛然拥抱着她。

张月华忽然惊醒了，问：“姜世杰真的答应你退股了？”

“他亲口答应的！”

“他，”张月华怀疑地，“答应付给你们现金？”

吴志海：“还没有具体谈。”

张月华突然懊丧地：“你们上当了！公司里现款已经被他提光了！”汽车喇叭响了三声。

张月华惊恐地叫：“他来了！”拿起雨衣要走。

“别怕！我有办法对付他！你等着我！”他斩钉截铁地说。

她慌慌张张取下别针来，说声：“你先别出去，我走了！”随手灭了电灯开关，奔下楼去。

吴志海木然站在黑屋里，转身奔到窗前，雨水敲打着玻璃，什么也看不见。

第六章

公司二楼阳台上

吴志海伏在栏杆上抽烟。远处广播器里，不断有刺耳的“使汝瘦而康”减价广告的声音传来。吴志海烦躁不安，踱来踱去。

姜世杰悄悄来到他背后，亲切地问：“老弟，想好了没有？”

吴志海没有回答。

“要退股呢，也好办。不过，”他平静地说，“与其你们二位退股，还不如我一个人退股便当些。”

吴志海还是不吭声。

“我们公司全部家当，包括工厂、房产，也不过值一百多根条子。退我三分之一，这公司就全归你们。”

吴志海冷笑一声。

“当然，最好呢，还是合作下去。”

吴志海才面对着他。他忽然问：“吴经理，你还记得卫生局里来人要化验我们药品么？”

“嗯。”吴志海答应一声。

姜世杰问：“为什么？他们怀疑我们的‘使汝瘦而康’里掺了啡！”

“胡说！”

姜世杰一笑，“不是胡说，是掺了的。但被我顶回去了。”

吴志海愤然问：“是你让那刘药剂师干的？”

“你是‘使汝瘦而康’的发明人，也脱不了干系。”

吴志海脸色铁青了。

“所以，你横竖已经沾边了。你我合作下去呢，也不过就是搞点这种买卖。这可是日进千金的好生意呀！你是我信得过的聪明人，才肯拉你进来的。……”

吴志海不断地吸着香烟。

一座古老的半西式房子的后门

姜世杰和吴志海坐的汽车在这后门外停下了。

姜世杰说声：“到了，”要下车。

吴志海抓住他的手臂，恳切地：“董事长，言明在先，我们再合作半年，半年以后……”

姜世杰拍他一下肩膀，笑道：“一言为定，以半年为限！下车！”

姜世杰和吴志海走向后门，姜世杰按电钮，吴志海惊惶四顾。

门上一扇小窗打开，现出半张人脸，问：“干什么？”

“三爷叫我来的。”姜世杰不住点头。

小门闭，木门开。里面还有一重铁栅门。

那人又上下打量他们，指吴：“他来干什么？”

吴志海恐慌地，“我，我……”

姜世杰递过一支烟去。说：“他是我的小兄弟，帮我提货的。”

那人才敲敲铁栅门。门里现出另一位保镖式的人物，笑道：“老姜来了？”拉开铁门，让他们进去。然后又按一只暗电钮，接过姜世杰递过来的香烟，“你认得路，自己进去吧。”

半西式房子的内部

姜世杰在前，吴志海紧跟在后，走进一条昏暗的狭长过道，转过弯，推开一扇小门，爬上楼梯，然后又推开一扇小门，再下楼，下了楼，忽然出现了一条宽阔的过道，电灯通明。一直在警惕和紧张中的吴志海，才透出一口气。

通向尽头的门开了，有人迎出来，那是马四爷。

“老姜，你来了！”

姜世杰向马介绍吴志海：“这位是新兄弟……”

马四爷扬着脸说：“我认得他。”在前引路进了大厅。

“是的，是的，您是马四爷，我见过。”吴志海连忙答腔。

“三爷还在过瘾，你先去请个安？”马四问姜。

“当然，当然！”姜世杰便跟着马四走向一扇门去。吴志海也忙跟上去。

马四毫不客气地对吴挥手：“你在外边等着！”

马姜二人进去了。吴志海看看这四面没有窗户的半西式的大厅，空空洞洞，有点畏缩，不知所措。

吱呀一声，另一扇小门打开了，走出一个穿黑长衫的人，提着两只点心盒，低着头向大厅正门走出去。

吴志海惊惶甫定。那扇小门又吱呀一声，一个着西装的中年人也提只点心盒子出来，不打招呼，径直出去了。

吴志海正想跟着那人出门探索究竟，还未走到门边，背后一声吆喝：“不许乱跑！”

吴志海一回头，马四和姜世杰已经出来了。同时吱呀一声，小门里出来一个穿短衫的，提着两串点心盒，每串四盒，向姜世杰招呼：“姜大爷，您的点心！”

姜世杰向吴志海一努嘴，“接过来吧。”

吴志海又恐惧又委屈地接过点心盒。

半西式房子后门外及马路和汽车里

姜世杰和吴志海已上了车。姜世杰泰然地吸烟；吴志海不断地拨弄脚边的点心盒，想离它远一点。

姜世杰说声：“公司。”车子发动了。

车子转上马路。姜世杰甩支烟给他，命令地：“吸烟！”

吴志海擦燃火柴，但火柴老是不听话，对不准烟头。

姜世杰打燃打火机伸过去，低声骂：“脓包！”

吴志海打起精神笑笑，“火柴不灵！”他回避姜的视线，看向马路。马路上的行人似乎都在向车子里探望他。

吴志海又正襟危坐，面向车前。突然，前方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伸手拦车。车子减速了。他惊叫起来：“呀！”

那人一伸手想开车门。姜世杰将头伸出车窗：“你瞎了眼！？”

那人缩回手，汽车加速前进。

汽车突然刹住。吴志海伸手抓住姜世杰的大腿。姜世杰搥了他一拳，他镇静下来。原来是遇到红灯，横路上正有汽车穿过。绿灯一亮，汽车又开动了。

远处传来警车的尖叫声。

声音越来越近。吴志海回头向后窗窥望，那警车越来越近，他嘴上的香烟不住地抖动。姜世杰搥他一拳，他也没注意。只见警车越来越近，

而自己的汽车突然靠边刹车了，警车从汽车旁呼啸而过。

吴志海再一定神，发现汽车已停在自己公司门口了。

公司店堂及二楼

小泼皮提了点心盒进了店堂，吴志海跟在姜世杰身后也跨进门去。清闲的店员们都起身招呼：“董事长，经理！”

吴志海坦然起来，也学着姜世杰那样，跟在小泼皮后面昂然登楼。

二楼上静悄悄。王金富正在“玩牌”，张月华在织毛衣。一听脚步声，王金富用报纸盖上骨牌，张月华侧身窥视。

小泼皮提着点心盒放在门口，掏钥匙开内间的门。姜世杰和小泼皮进去了。

张月华回头看看，只见吴志海正回到自己写字台上，悠然地在抽烟。一见张月华异样地注意他，急忙躲开她的视线。

张月华终于踱到他的身边，低声问：“刚才提进来的是什么？”

吴志海镇静下来：“几盒点心。”

“哪儿来的？”

“不知道。”

张月华低声警告：“以后，你千万别替他干这种事！”

吴志海惭愧地低下头，低声回答：“好，谢谢。”

张月华故意踱向王金富身边去，见他低头看报，便又踱开。

姜世杰正好和小泼皮从里间出来。

张月华卧室

姜世杰躺在床上抽烟。

“有什么办法呢，‘使汝瘦而康’的生意起不来了，能让公司干蚀本吗？”他在回答她。

“老姜，”张月华善意地，“你就不能做点不担风险的生意么？叫人担心受怕的！”

姜世杰对着梳妆台前的张月华脸上喷去一阵烟：“你们女人没用，

只怕危险。我不冒险谁养活你呀？”

她厌恶地躲开烟，反激地：“我没替你送过货？”

“你不是害怕吗？”

“你既然一定要做，那也没法，我替你送就是了。何必又换生手？我怕他出事！”

姜世杰摇摇头，“不要紧。吴志海这小子胆子是小一点，但第一回，总是这样。他到底是个聪明脚色！”

张月华吃惊地：“他知道底细？”

“怎么？他既答应跟我合作，还能瞒他？”

张月华愤愤地：“他知道了？——你不该！”

姜世杰坐起来：“怎么？”

张月华掩饰地起身踱步，思考着说：“吴志海这个人太聪明了，怕靠不住。还是我来吧。”

姜世杰开玩笑地：“我舍不得你呀，万一出了事呢？”

张月华无声地走向窗前，她痛苦、失望、愤怒而又悲哀地流下泪来。

二

公司二楼上

张月华一人在办公室里踱步，不时焦急地注意董事长的门。里面有说话声。

门开了，王金富高高兴兴地捧着一盒点心出来。

张月华注视王金富。王金富在收拾桌上零碎，锁上抽屉。

“你要出去，王主任？”她不安地问。

王金富很得意地答应着：“喂，董事长要我送盒点心给他的朋友。”他抱起盒子，“我正闷的慌，出去跑跑也好。”

“你！”她欲言又止。

王金富兴匆匆地下楼了，一边说：“一会儿就回来。”

吴志海又从里间出来了，要向她打招呼。张月华愤怒地看他一眼，

他只好走向自己的写字台，翻出《幸福之路》来。

张月华立刻下了决心，提起手提包，向吴志海看一眼，转身就走。

吴志海站起身，惊慌地问：“哪儿去，密司张？”

“就回来！”她愤然急步下楼。

马路上

王金富刚跨上一辆三轮车。张月华远远追来。

“等等我，王主任！”

三轮车停下，张月华跳上车，说：“我陪你去！”

王金富局促不安地向一边让。

“王主任，这是什么点心？”她伸手去拿点心盒。

王金富更加躲让，“不知道什么洋点心。”

张月华还是拿过点心盒，说：“男人家拿着不象话。”

王金富还是不松手。

张月华笑了：“我不会吃你的。”

王金富更加拘谨地靠在车子边上。

一个警察从路边窜上来，叫声：“站住！”

“别怕，”她低声说：“抄靶子！”

王金富举起双手，说：“我懂，我懂！”

“下来！”警察命令他们。

二人下了车。

“你带了什么？”警察问王金富。

王金富从张月华手里取过点心盒送给警察：“就是一盒点心。”

张月华慌忙抢着说：“那是我吃的！”又接过点心盒。

警察推开他们，翻看车篓，只有两块大饼。

车夫叫起来：“那是我的！”

警察又对王金富看看，“解开衣裳！”

张月华生气地：“你就把袍子干脆脱下来让他搜！”

警察横她一眼：“少废话！公事公办！”

“好，请搜吧，”她跳上车，跷起腿看天。

警察喝问王金富：“这是什么？”从他贴身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

王金富惊恐起来，“那不要动！”

“吓吓！”警察冷笑着急忙打开，布包里是纸包，纸包里还有一层牛皮纸，再打开，原来是大大小小的一叠钞票。但小的已经是一百元的了。警察失望地丢在踏板上，“这些不值钱的小票子有什么用？开展览会呀？走！”他自己走开了。

王金富连忙又一层一层包好。

三轮车继续前进。

“王主任，”张月华忍不住了，“你那些小票子还收着干吗？”

王金富不好意思地，“还是两个月以前攒的……”

那车夫回头笑道：“你先生真滑稽！人家攒黄金美钞，你攒不值钱的烂钞票？够买两块烧饼么？”

张月华向车夫说：“别笑他，是老实人。——你攒钱想干什么？”

王金富涨红脸：“我想再买一个洋娃娃。”

张月华不由一震，“王主任，你不是送过我一个？”

王金富吞吞吐吐地，“表弟……他说，你……有……三个孩子，我想，再买……”

张月华抽出手绢，背过脸去。

公司二楼上

吴志海写字台上放着一本书，封面上是《少林寺真传——拳术大全》。他翻开一页插图，便站起来按图模仿。

他模拟二人对打，一拳过去，又一拳过来。两个回合以后，作为敌人的一只手卡住自己的脖子，另一只手抓住这只手来解救。他一个翻身，把对方打倒……。

张月华走上楼来。莫明其妙地看着他。

吴志海赧然收了拳脚，“我练习打拳。……”

张月华不理他，径向自己桌前走去。

“密司张，你上哪儿去了？”

“有事！”她愤然回答。

吴志海低下头走开。

一阵楼梯声。王金富欣欣然上来了。“表弟，董事长呢？”

“走了。”吴志海木然回答。

“你告诉董事长，点心送到了。”他很得意。

“唔。”他还是冷冷的。转身，看见张月华在瞪眼看他。

王金富笑嘻嘻地还在说：“今儿又碰上抄靶子了！”

吴志海不自觉地惊叫一声：“哦！”同时一手卡住自己脖子。

张月华冷冷地：“你怕什么？”

三

公司二楼董事长室 夜深

桌上有两摊三磅热水瓶。每摊都是一打。一打整齐的，都未拆过。另外一打散乱着，显然都重装过了。

吴志海正在旋上最后一只热水瓶，拍打着手，向姜世杰一点头，“都完了！”

姜世杰用一张白包袱皮将未拆过的热水瓶包起来。

吴志海将每只热水瓶装进纸盒，封好封口。

姜世杰又抖出一张花包袱皮，“这些都装在花包袱里。记清楚了！是花的！”

吴志海熟练地包装着：“OK！”

姜世杰提着白包袱先打开门，走进办公室。

公司二楼办公室 早晨

吴志海大办公桌上放着一花一白的两个包袱。

王金富在收拾桌上单据、账册，放进抽屉，上了锁，拍打着身上灰尘，兴致很高。

张月华冷眼看看包袱，看看王。“王主任上哪儿去？”

王金富笑嘻嘻地：“董事长、吴经理约我去逛苏州，你不去？”

张月华指指包袱，“这是什么？也带去？”

“说是朋友托买的，顺便带去。”

张月华马上拎起两个包袱试一试份量，怀疑起来。向王：“王主任，请你到门口买两份小报来，好吗？”

“好，好，”王金富兴冲冲地跑下楼去。

张月华打开两个包袱，各取一只水瓶盒子放在天平上，花包袱里的一只沉重下垂。她明白了。立刻放还水瓶盒子，但将两只包袱掉换了。

王金富又匆匆上楼，叫：“张小姐，报摊子还没来。”

“算了，王主任。”向他招呼，“他们一定让你提这只花包袱，你就提着。不要换！千万不要换！记得么？”

王金富连连点头，“记得！记得！”

楼下汽车喇叭响。

姜世杰、吴志海和小泼皮鱼贯上楼。

“王主任，走了！走了！”姜世杰走来提了花包袱交给王金富，“你提一包。”

王金富欣然接受：“好好，我提花的！”

小泼皮提起白包袱。

张月华冷眼旁观，一声不响。

姜世杰对张：“你看守大营吧，我们去苏州，晚上回来。”转身招呼众人：“走了，走了！快去赶火车！”他带头先下楼去。

小泼皮和王金富也紧跟着。吴志海赖在后面，他想向张月华说什么，张月华掉转脸去。

“这两天，你为什么不理我？”吴志海低声问。

“你明白！”她愤愤地回答。

“我实在不明白……”

“你走吧！”她冰冷地，“我只说一句，你们不要欺负老实人——你的表哥！”转身离开。

“吴经理！快点！”小泼皮叫。

吴志海只好奔下楼去。

火车站月台上

姜世杰、吴志海和王金富在月台上穿过人丛，寻找车厢。

吴志海赶上一步，将王金富手里花包袱抢过来，换给白包袱。王金富不让，“别换别换！”但已被他抢走了。

姜世杰回头：“干什么？”

吴志海对姜低声说：“他太笨了！”

姜世杰横他一眼。

车厢里

旅客不太多。姜世杰上车后让王金富和另一客人对面而坐。他拖吴志海越过一行座位向后面空位走去。

吴志海正想将包袱放上行李架，王金富又将白包袱换回来，把花包袱拎走了。

吴志海再想去抢，姜世杰用手制止他。他只好将白包袱放在行李架上，然后与姜对面而坐。

火车离站了。姜世杰闭目养神，吴志海不断吸烟。

隔座的王金富抱住花包袱不放，向窗外看田野。

车厢的门打开了。出现了四位军警。连连吆喝：“坐好！坐好！”车厢里空气顿时紧张。只有王金富坦然自若。

吴志海紧张地看看姜世杰，姜递给他一支烟，微微摇头。

军警在搜查旅客行李了。吴志海坐立不安，姜世杰暗暗踢他一脚，他才镇静下来。

军警走向王金富。王金富很懂规矩，放下花包袱，举起双手。

警察甲：“打开包袱！”

姜世杰暗暗一惊。吴志海伸手抓住他的大腿。

王金富打开包袱，说：“替朋友带的热水瓶，都是三磅的。请看请

看。”

“少废话！”军人甲吆喝。

警察乙打开一只纸盒，取出热水瓶，先旋下盖子，向瓶胆里看看，听听。

姜世杰也慌张了，四顾，作准备。

警察乙在拆热水瓶底座了。姜世杰立刻站起身，向车后方向走去。

吴志海慌张地问：“你哪儿去？”

“解手！”姜世杰头也不回地溜走了。

“我也去！”吴志海慌忙跟去。

姜世杰并未进厕所，开门走到车厢外，隔着玻璃门回头张望。吴志海想溜进后一节车厢，见姜停步，便催他：“快走！”

姜世杰站住不动，低声惊叫：“奇怪！”

吴志海隔着玻璃看去，只见那警察又将热水瓶底座装好，还给王金富，王金富在点头哈腰。

“没事？”吴志海擦一把汗。

“混蛋！”姜世杰骂，“你把包袱包错了！”

“没，没错！”

“糟！”姜世杰紧张地想逃。

吴志海隔着玻璃在偷看。

警察甲敲敲行李架上的白包袱，喝问：“这是谁的包袱？”

王金富点头答应：“也是我的！”

军警乙敲敲包袱皮，摇摇头，让其余军警向后边客人盘问去了。

姜世杰吁出一口气，“他妈的！真玄！”掏出烟来丢给吴志海一支，点燃了，下命令：“回去！”

二人大摇大摆地从军警身边擦身过去，回到自己座位上。

公司二楼办公室 晚

张月华独自在楼上焦急地等待，不时向窗外窥探。

一阵脚步声，姜世杰、吴志海和王金富都上楼来了。张月华兴奋地

迎上去,喜形于色。

“你们都回来了!”

姜世杰却铁板着脸。吴志海和王金富也毫无笑容。

姜世杰咆哮地:“你做的好事!”

张月华反问:“我做了什么坏事?”

他指着王金富问:“你早上让他去买过小报?”

张月华明白了:“对。”

“你把包袱掉换过了?”

王金富急忙辩解说:“这我没说!”

张月华更加平静起来。“包袱是我掉换的,你们不该欺负他老实人!”

姜世杰狠狠甩了张月华一个嘴巴。“不要脸的东西!”

“董事长,”吴志海赶忙上来劝解,“幸亏换了包袱,才没有出事!……”

姜世杰粗暴地:“你们都滚开!这是我家事务!滚!滚!滚!”

吴志海和王金富都只好缩回三楼去。

公司三层楼上

王金富在追问吴志海:“他到底为什么打张小姐?你得告诉我,表弟!”

吴志海抱着头不吭声。

王金富哀求地:“你说呀,是不是我说错了话?”

吴志海苦痛地看看他,又低下头。

“那包袱又是怎么啦?”

吴志海泪流满面,“表哥,我对不起你!我混蛋!我糊涂!我几乎害了你呀!”

王金富更不懂了:“这是什么话?你说清楚!”

“张小姐是好人,他为你才掉换了包袱,挨了打!我更对不起她呀!”吴志海自捶胸膛。

王金富急问：“包袱里有什么？”

吴志海愤怒地：“姜世杰这混蛋，他让我在热水瓶里藏了吗啡！”

“吗啡！”五雷轰顶似的，王金富瘫软得坐在床上。

吴志海忽然惊叫一声：“不好！他一定会打死她！”猛冲下二楼；二楼上寂无一人，又冲下店堂；店堂里已经打烊，他又奔上马路。

四

张月华卧室

姜世杰掐住张月华的脖子。张月华半身躺在床上，双目紧闭，两手无力地摊在床上。她外衣已被撕破，脸上已有几处伤痕。皮箱、橱柜都打开，衣物狼藉满地。

“你说不说？”姜世杰略为松松手，示意床上一个洋囡囡，问：“到底哪儿来的？”

张月华有气无力，但很坦然地：“我买给女儿，带乡下去的。”

姜世杰拎起张月华来，先扇一耳光，又揉一掌，再踢一脚，将她摔在墙脚下，不动了。

姜世杰掸掸手，抹下袖子，骂声，“过一天，老子剥你的皮！”摔上门，下楼了。

张月华微微睁开眼，想抬起身，但无力地又晕倒了。

房门牙开一条缝，吴志海伸进头来。当他发现了墙脚下的张月华，痛哭失声奔过去：“月华！……”一边在扶起她。

张月华慢慢醒来，从模糊的人影中看出是吴志海，突然愤怒地推开他：“你……走开！”

吴志海愧悔交加，连叫：“月华！月华！我对不起你！我对……”

张月华使出全身力气，才骂出一句话：“你也不是人！”又闭上了眼睛。

吴志海看她晕过去了，一边叫着：“月华，”一边将她捧上床去。用小茶壶对着她的嘴唇灌水。

当张月华再微微开启双目时他又说：“我马上送你进医院！”

张月华愤怒地嘶哑着叫嚷：“你是我什么人？凭什么送我去医院？你给我滚！滚开！……”

吴志海不知所措，只喃喃地：“我错了，我瞒了你，欺骗你，请你饶恕我！我不是人！”

张月华略为平静下来，“你马上离开这儿，我才能饶恕你！”

吴志海痛苦地不知所对：“那……”

“你想害死我，”张月华又愤愤地，“你就待在这儿！”

“可是你……”吴志海惶恐地，“我不能丢下你！”

“放心，”她嚷，“我不会死！”

吴志海木然地站住。

“你走，快走！”她逐步提高嗓门，“再不走，我就喊邻居救命了！”

吴志海惶恐地答应着，“好，好，你别生气，我走，我走。”他退后一步。

张月华更高声叫：“快走！”

吴志海退出门外去了，听到楼梯上沉重的脚步声远去了。张月华困难地抬手，从贴身内衣里摸出那只钻石别针来，她恨恨地想将它扔出窗外去，突然，又缩回手，她看着它。

公司三层楼上

吴志海垂头丧气地进了卧室。扭开电灯。

在睡梦中的王金富猛然惊坐起来，大叫：“谁？”

“是我，表哥。”

“你是谁？”他睁大眼睛，但看见的却似乎是凶恶的姜世杰。立刻倒下去，用被子蒙起了头。

吴志海在哀告他：“表哥，我对不起你！我不该瞒住你去贩吗啡。……”说着，和衣倒在床上痛哭。……

吴志海听到汽车发动声。他看见路上行人都对着车里窥探，指指戳

戳地低声说，“吗啡！吗啡！”突然，汽车刹住了，一个警察跳上车来喝声，“吗啡！”而后边的警车又追来了，越来越近。他抓住姜世杰的大腿，全身发抖。警车上跳下一群警察，围住汽车，打开点心盒，喝道，“是吗啡！”但这群警察又变成一群军警，正在打开所有的热水瓶底座，一片嚷叫声，“是吗啡！吗啡！”吴志海逃到火车车厢外边，拉开车门，纵身跳下火车，他摔倒了：“哎呀！……”

“哎呀！”吴志海一翻身惊醒了。扭开电灯一看，对面床上王金富已经不见。他大叫，“表哥！表哥！”开门出去，奔下二楼，再奔下店堂。

小泼皮正揪住王金富从门外回来。王金富手里抱住一个包袱。

吴志海惊问：“怎么回事？”

王金富哭丧着脸：“表弟呀，他不让我回乡下去。”

小泼皮笑道：“你想溜走？没那么容易！”

吴志海发怒：“王主任走不走你管得着？！”

小泼皮大笑道：“董事长有过吩咐：就是你吴经理半夜出门，也不行！”

“放屁！”吴志海大怒：“你狗仗人势！”

小泼皮嬉皮笑脸地，“经理，对我摆什么松香架子？”走出店堂反锁上门。

吴志海愤愤然对王：“表哥，睡觉去！别怕，我找姜世杰去算账！”

王金富木然无语。

公司二楼董事长室次日下午

吴志海和姜世杰面对面地谈判。

“董事长，”吴志海说，“小弟过去说过半年为期。现在半年的期限未到，不该向你开口。但是事出意外，我表哥王金富是个老实人，经不住刺激，他已经快得精神病了，所以请你原谅……”

姜世杰淡淡一笑，“他是不是想退股了？”

“董事长，你真是明白人，一点就亮！……”

“看起来，”姜世杰还是似笑非笑地，“你的神经也很紧张，是不是也想退股了？”

吴志海拍拍胸膛，“小弟在上海也混了十几年，讲的是信用。这几趟吗啡生意尽管赚了不少本，但我们既然退股了，就算是白效劳了，分文不要。我们只要求退还公司的股份！”

姜世杰又一笑，“你很漂亮，像个混人儿的！”

“在董事长面前，小弟不敢……”

姜世杰又点头笑笑，然后站起身，拍拍对方肩膀，“好来好散，你们要退股呢，我可以接受！那末，”他做出要走的样子，“明天下午三点钟，就在这儿碰头！”

吴志海欣然起立握对方的手，说：“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姜世杰向外走，下楼。

吴志海欣然奔上三楼。

公司三层楼上连二楼及店堂

吴志海推门雀跃而入，“姜世杰到底是个老光棍，够漂亮的！表哥，放心吧，过了明天你可以回乡下去买牛养猪了！起来！起来呀！”他去揭开王金富的被窝，王金富不在，只有一只行李卷儿。上面留张字条：

“表弟：我怕得很，我走了。一金富留。”

吴志海疯狂地叫喊：“表哥！表哥！……”他冲下二楼，冲出店堂，冲向马路。

第七章

马路杂景

吴志海在一条人行道上奔走，在人丛中找寻王金富。在他身后路边上矗立着“使汝瘦而康”的巨幅广告牌。

吴志海经过一排商店，在四处张望，他背后那家橱窗里陈列着“使汝瘦而康”的广告。但已东倒西歪。

又一家药品商店正在换新广告，“使汝瘦而康”的最后二字已经摘去，只剩下“使汝瘦”三个字。吴志海在焦急地寻人。

吴志海在另一条马路上看见一个人仿佛是王金富，闪进一条弄堂了。

吴志海奔到弄堂口，又不见人影。弄堂的过街楼下聚集着几个小瘪三。他上前问：“你们看见一个胖胖的人进弄堂没有？”

一个人回答他：“有！在肉店里！”

另一个人笑道：“转弯饭店里有个大胖子！”

其余的人都轰的笑了。

吴志海穿过一条弄堂，又穿过一条弄堂，看不见他找的人。

吴志海旧居弄堂后门及后客堂 黄昏

吴志海疲惫地走进旧居的弄堂。在后门口向张月华的晒台上瞥了一眼，不见人影。再看看自己旧居的后门，便悄悄地溜进去。后客堂的门虚掩着，他停住了。

他轻轻推开门，一只蝙蝠从门里飞出。他向里窥探一眼，只见昏暗中有个人正扒着窗户向对面晒台仰望。他手里抱住花猫。

吴志海惊喜地叫声：“表哥！……”

弄堂后门外昏黄的路灯光下

吴志海扶着王金富走出后门，一边安慰他：“明天分了股，马上就送你回乡下去，你放心。……”

王金富站住不走了，呆呆地看着对面的晒台。

“表哥，你是想……”吴志海低声问。

“乐该，……她？”

吴志海脸色阴沉下来：“她，她病了，……不见人。”

“是被打伤了？”他追问。

“不，不是的。”他低声安慰：“不要紧，过两天就好的。我们跟老姜分了股，再来看她。让她和我们在一起……”

王金富眼睛闪了光：“真的？”

卖鸡毛掸子的阿四擦身而过，一照面，叫起来：“你不是老吴吗？还有老王？你们都发财啦？”

这一嚷叫，灶披间的周老六出来了。对门的大门也开了，胡老头、老王、赵大爷以及小五子都围上来了，一片声地互相问好。

吴志海一个个地端详着他们，“怎么，你们都瘦啦？”

胡老头大笑道：“这年头钞票倒是越来越多，就是人越来越瘦。你来请客吧！”

吴志海大笑道：“闲话一句！过了明天，我来请客，连吃三天三夜，让你们都吃得胖起来！”

周围的人都大笑了。

马路上

吴志海和王金富走在马路上。路上灯火辉煌，行人如织。

“过了明天，表哥，我想另外发明一种药，我们再开一家公司，专门……”

王金富惊异地看看他，“你又发明什么药？”

“我想……”他被路边一幅“使汝瘦而康”的巨型广告吸引住了。那广告牌下面正聚集着五六个骨瘦如柴的瘪三人物。他摇摇头，说，“我们错了，错了！什么瘦而康！我们应该发明一种新药，让人发胖，叫：使汝胖而康！都象你一样胖！”

王金富也笑了。

二

公司三层楼及二楼

吴志海打好领带，穿好西服上装。王金富则在整理行李卷。吴志海

伸手拖他，“现在就忙这个干吗？时间到了，找姜世杰去！”

王金富无可奈何地跟着下楼，一边说：“表弟，我不会说话，你代表我就是了。”

“一道去！”吴志海昂然走下楼。

二楼里没别人。只有小泼皮守在楼梯口，嬉皮笑脸地迎着吴志海：“吴大经理，董事长有请！”说着，去开董事长室的门。

王金富一见小泼皮，缩住脚，又上楼了。

公司二楼董事长室

小泼皮推开门，说声“吴经理到”，随即抱住膀子堵住了门。

吴志海向室内一看，除了姜世杰，还有秃头律师、马四爷、刘药剂师和一个大胡子外国人，都严肃地坐在沙发上，他惊诧了。

“董事长，你不是约我三点钟……？”

姜世杰欠欠身，问：“王金富没来？”

吴志海回头看看，没见人，便笑笑，“我代表他。”

“也好。坐坐。”

吴志海拖过一张椅子坐下，“董事长，那末，就谈谈分股的事吧。”

姜世杰笑道：“不慌。我先介绍一位客人：这是新从德国来的威廉博士。”

吴志海一惊，看看那大胡子外国人，正象广告上印的那威廉博士，恍然大悟了，“哦，你们耍什么鬼把戏？这是个外国瘪三！我是老上海啦！……”

那秃头律师站起身来，“吴经理，不要诽谤外国朋友！本大律师代表威廉博士来通知你们贵公司：他是‘使汝瘦而康’的发明人，按照他与贵公司签订的合同，贵公司所出售的‘使汝瘦而康’，要按定价付给百分之三十的发明权费。根据贵公司的营业报告，你们应该付给威廉博士一万万五千元！……”

吴志海跳起来：“胡说八道！什么威廉博士，什么发明权，那都是广告宣传，吹牛皮的！……”

姜世杰也站起来，“你胡说！”摔出一份英文文件来：“这是我代表公司和威廉博士订的合同！”

马四爷指着合同说：“我是订合同的中证人！”

刘药剂师也掏出一份英文文件来：“这是威廉博士让与的‘使汝瘦而康’的配方单！……”

吴志海指着药剂师：“你胡说！‘使汝瘦而康’是按我的配方制造的！”

姜世杰笑道：“你的配方？章大律师在这儿哩，你说说看，你的配方里有些什么药呀？”

吴志海一楞，跳起来：“你们这些圈套休想瞒过我！我吴志海在上海混了十几年，什么不懂！你们是一群大骗子！大流氓！我要到法院里去告你们！吃官司大家吃！我跟你们拚了！”转身就向外走。

小泼皮拦住门。吴志海做出打拳的姿势，喝声：“让开！”

马四爷对小泼皮：“让他走！”又使个手势。

小泼皮让吴志海出了门，随即跟了出去。

那白俄莫名其妙地问：“什么事？”

其余的人都笑了。药剂师捧出酒瓶，先给白俄斟上酒。

“干杯！”药剂师劝他。他一仰头将一大杯酒都灌下去了，连说：“蒿，蒿！……”

姜世杰又塞给他四瓶酒，“请吧！请吧！”

那白俄捧着酒瓶，连称“蒿，蒿”，走了。

马路上

小泼皮在一处墙角落里对三五个白相人低声吩咐什么。

吴志海气冲冲地在人行道上急走。白相人甲迎面而来，故意用肩膀撞他一下。吴志海正要摆开拳击姿态，白相人甲拍拍他的肩膀，竖起拇指说：“识相点，马上离开上海！”

吴志海未及回答，白相人甲扬长而去了。

吴志海正焦急地向前走。身后一个穿黑长衫的白相人乙挨上来，低声说：“明天在上海再碰见你，当心你的狗命！”吴志海转身举拳，他已掉转身走了。

一个穿短衫的白相人丙，袖口里缩着什么，追上一步，抵住吴志海的腰眼，低声说：“腰上的玩意儿可不留情，动一动就打死你！说！你不走？”

吴志海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何必呢，我走开就是啦！”

吴志海抬眼四顾，四面转角处似乎都有形迹可疑的人在等着他；他穿过马路，钻进一个弄堂，拔腿狂奔。

刚钻出一个弄堂，看见远处有人背着包袱匆匆而行，仿佛是王金富，便向前追赶。

吴志海旧居后客堂连弄堂

吴志海气喘吁吁，奔进弄堂，推开后门，闯进后客堂，王金富果然坐在两只包袱上在仰望窗外。

“表弟，怎么啦？”王金富惊问，“退了股了？”

吴志海只有喘气的份儿，半晌，才叹息一声：“表哥，跟你乡下去！……”

三

张月华卧室 清晨

卧室窗子上亮着灯光。吴志海和王金富各背一个包袱向上仰视，脸上都露出微笑。

二人轻步踏上楼梯，轻轻地去推门。门虚掩着，一推便开。

室内寂然无人。什物零乱，显然是人去楼空了。

吴志海不禁垂下泪来。喃喃自语：“我对不起她，我害了她，我来迟了！……”

王金富也抽泣说：“她是个好人呀，……”

公司董事长室 早晨

小泼皮慌张地推门而入。

正与马四爷低头密谈的姜世杰，抬头惊问：“什么事？”

“不好！张小姐逃走了！”

姜世杰跳起来：“什么时候走的？”

“今天早晨。房里电灯还亮着哩！”

他伸手甩了小泼皮一个嘴巴，“混蛋！一个女人都看不住！”

马四爷制止住姜：“那两个小子呢？”

“昨晚没敢回来，一定吓跑了。”小泼皮捂着脸说。

“快！”马四爷说，“一定是他们拐走的！追！”

马路上

姜世杰带着小泼皮乘小汽车疾驰而过。

马四爷带着几个白相人也乘辆小汽车向相反方向驶去。

火车站月台上

一个戴墨镜的女人紧裹着大衣，翻起领子，在月台上低头散步，手上提只皮箱和绣着Lucky的手提包。

她伸手在衣袋里掏摸，摸出一枚钻石别针来，看一看，叹口气，又塞进衣袋。

车站入口处正挤满旅客。一个粗暴的声音嚷嚷：“让开！让开！”

那女人侧眼望去，正是马四爷带着几个白相人冲进月台。她沿着月台溜进了女厕所。

马四爷和三个白相人在月台上四处张望。

轮船码头

吴志海和王金富正夹在大群旅客中向停泊着的轮船走去。

吴志海张眼四顾，忽见一部小汽车也向船边驶去，他急忙拉低帽檐儿，拖下王金富，逆着人流向回走。

“怎么？怎么？”王金富慌忙问。

“走错了！快回头！”

二人湮没在人流里了。

姜世杰和小泼皮迎着旅客人群在寻找。

四

沪西市郊

在当日王金富初来上海的那条荒僻马路上，两个背着包袱的人彳亍而行。正是吴志海和王金富。

吴志海看来疲乏了，向路边石头上坐下。

王金富也坐下来。问：“表弟呀，不坐车又不坐船，怎么走呀？”

“我有办法！”他点燃一支烟说，“走到下一站去坐火车。只要离开上海，就不怕他姜世杰！”

“下一站还有几十里路呀！你怎么走得动？”说着打开包袱。那只花猫伸出头来叫了一声。

“哎呀！表哥，你还带着这个宝贝！”

“我还有宝贝呢，”王金富从包袱里拿出布条编织的鞋说：“要走路，换上它吧！”

吴志海笑了，“这倒是好东西，”他脱去一只旧皮鞋，换上。

王金富自己很快换了鞋，站起身，远望。

他突然惊叫：“谁？”

从马路一侧的荒野小路上走来一个女人，一拐一拐地向马路这边走来。

“乐该！”吴志海狂喜地奔过去。

张月华摘下墨镜，看见奔来的两个人，惊呆地停住脚步。

“密司张，”吴志海不知说什么好，“你，你，逃出来了？”

张月华看看他们，“你们跟他分手了？”

吴志海得意地：“跟他一刀两断了！”忽然看见她领口上别上了那钻石别针，嗫嚅着：“我感谢你！”

张月华发现对方的眼光所注，不禁转过脸去，“你，你们都是好人！”

三人都坐在石头上。张月华也在穿布条鞋。

“张小姐，”王金富问，“你也能走路？”

“我是在乡下长大的，从小也耕过田。”张月华说。

吴志海问：“你打算回乡下？”

“嗯，”张月华点头说，“过江去。”

吴志海问：“听说在打仗呀！”

张月华站起身说：“家里来信了，很太平。——你们都跟我过江去吧？”

“好呀！”吴志海欣然说。

王金富提起包袱说：“走吧！”

那花猫又叫了一声。

张月华笑了，从手提包里取出那只洋囡囡，一按它肚皮，也象花猫一样叫了一声。

王金富傻傻地对着她笑了。

三人都笑了。

张月华在中间，王金富和吴志海在两边，并排前进。

吴志海只换了一只布条鞋，一高一低地走着。

他一边打开包袱，将里边的书一本一本丢去。

路上散落着《处世秘诀》、《恋爱成功秘诀》、《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等等，最后是一本《幸福之路》。

三个背影在空荡荡的荒僻小路上越走越远……

1947年3月22日晨写完于上海。

1982年2月24日晚修订毕于南京。

(本片一九四七年由陈鲤庭导演摄制完成)

——原载《当代》一九八二年第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天 堂 春 梦

(一九四七年上海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二厂摄成影片)

徐 昌 霖

秋日的嘉陵江，带着悒郁的调子潺潺地向东流去。

江畔有一个温淑的少妇，蹲在沙滩鹅石上洗涤衣裳，洗衣棒的起落声，与汨汨江水组成一曲有节奏的乐章。

少妇有点累了，她解下贴身的围裙，擦擦鼻尖上的香汗。

她想休息，但当她转过身来，目光遇到身边竹篮里的米，她立即放弃了憩息片刻的念头，迅速地把篮里的米放到江里去淘。

纤细的手熟练地淘着篮内的米，几下子她就完成了工作，她直起蹲久了的身子，左手提着一桶水，右手挂着一篮淘好了的黄糙米和洗好了的衣裳，直向山坡爬去。

一口气爬了二十余个梯阶光景，她站下来喘了喘气，眼睛往上一望，一大段峭壁似的石梯蜿蜒在她眼前。她擦干了颊上渗透出来的汗，脸上现出坚定的自信，鼓起勇气，昂起颈子继续往上爬去。

山坡上，耸立着一间重庆习见的“捆绑房子”，房子四面的墙是用竹子编成之后抹上黄泥巴而成的，所以你如一不经心在墙上钉一个钉子便会戳破隔壁人家墙上挂着的衣服。房子的柱子横梁都是用竹子代替

木料的，因之这间屋子虽然已经倾斜得很利害，但是一时尚没有塌倒，因为竹子极富有弹性。

屋子的开间小得异乎寻常，房间里有床，有书架书桌，有洋铁炉，有水缸，有马桶……总之应有尽有。

房子上边，横着竹竿和棕绳，挂了些女人和小孩子的衣袜之类。

她疲惫地推门进来，继续忙于：挂好洗了的衣裳，倒水缸里的水，生熄了火的炉子，安排空了半天肚子的锅子，赶走正在偷吃碗菜的耗子……

这一连串的操作使她疲乏到极点，她开始感到有点头晕，但是她颇能平静自己，她开始用摸索的足步将身子移向床上，企图安息一下。

她躺下去，刚刚开始把呼吸均匀下来。忽然，一个孩子尖锐的叫哭声刺进她的耳鼓膜。

象预感到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她神经质地一下子从床上翻身起来，跑到窗前打开窗子匆匆往下探望……

从这屋子的窗口望下去是一条狭长的街道，街上有一群小孩子围着一位穿得比她的容貌漂亮得多的阔太太，而那位阔太太呢，抓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劈头劈脑的打着，嘴里还不断地咒骂：

“你这没有爹娘管教的小鬼，今天被我抓着了，非打你个够！”

看到这种情景，她立刻奔出门赶到街上，从那阔妇人的手里将孩子夺过来。

“我还得教训你，把你的嘴撕破！”

“是怎么回事？龚太太！”

“丁太太，你来得正好，你的孩子太没有管教了！”

“我的孩子怎么啦？”

“这小鬼居然……”

“居然怎么？”

龚太太想了想下面的话说出来并不体面，尴尬了一下，忍住话头。

“龚太太，我的孩子有什么地方不好尽管告诉我！”

“你问小鬼自己！”

丁太太严厉地转身问她的孩子：

“晶保！你干了什么事？”

“我跟着大家说了一句龚世琨是奸商！”

围在四周的孩子们和行人听见晶保这天真直率的回答，传出一阵哄笑。

“这孩子太没管教了，我非撕破他的嘴不可！”龚太太恼羞成怒起来，追着扭晶保的脸嘴。

“龚太太，我的孩子不好，我自己带回去管教，用不着你这样。”

“父母没有家教，我代你教！”

“这是什么话呀？龚太太，孩子不好，大人没有得罪你！”

“大人好就不会养出这样造孽的孩子！”

“这叫什么话呀！”

晶保看见自己的母亲与别人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吵嘴，悄悄地拉了一下自己母亲的衣角说：

“妈！我们回去吧！”

“好，回去，回去！”丁太太忍气吞声地领着自己的孩子走开。

“下次再这样没教训，看我要你们好看！”

龚太太望着丁太太的背影恨恨地骂。

丁太太将晶保领到家里，一面倒水替孩子洗干净弄脏了的脸，一面严峻地对孩子说：

“以后不可以这样无缘无故的骂人！”

“龚先生是奸商嘛！”

“不许这样！”

“我们这条街上没有人不晓得她先生是专门做走私生意的，不然在国难期间这么大的洋房怎么造得起？”

“不许你再说，骂人总是不好的。”

“奸商人人应该骂。”

“你不知道，龚先生敢走私，后面当然有大背景，说不定会骂出乱子来！”

“怕什么。”

“唉！你这孩子真是太不懂事。”

“我不懂！”

正在这时候，一个颀长的中年人推门进来。

“啊！爸爸回来啦！我们问爸爸。爸爸！你说奸商应不应该骂！”

“应该骂。”丁先生随便的回答。

“建华！这孩子在外边骂对面龚先生，你看这怎么可以！”

“这不可以！”

“爸爸你刚才不是说奸商应该骂吗？”晶保不服。

“小孩子不可以骂人！”

“爸爸，你说我对还是妈妈对？”

“你们都对，”丁建华无心地回答：“我肚子饿了，饭好了没有？”

“糟糕，今天这顿饭恐怕要迟一点了。”丁太太说着便站起来过去弄饭。

“一天公办下来，又累又饿，真想立刻吃点东西不可，每天晚饭的时间总得有个一定。”

“饭已经好了，就是菜还没有弄。”

“那么先拿白饭来吃……”丁建华脸上有点不高兴。

“何必这样急呢？”丁太太用耽心的目光望着丁先生说。

“不是我急，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每天晚餐的时间常常弄得这样迟。”

“你不能怪我，家里的事情这么多，我一个人带了孩子还得当老妈子！”

几句口角之后，丁太太又埋头去弄饭，丁先生则闷闷地坐到书桌前去翻一本英文的工程书籍。

晶保这时又跑过去拉着爸爸的手寻根到底地问：

“爸爸！你说到底奸商应不应该骂？”

“走开！”丁建华骤然把书往桌上一击，大声叫骂起来。

“何必把气发在孩子身上！”丁太太停止工作，转过身来。

“我恨不得也去当奸商哦！”丁先生一面烦乱地抓着头发。

“你这样话说给谁听?”

“说给我自己听!”

丁太太凝视了丁先生良久,以最大的忍耐抑制着自己,转过身来继续做饭。

忽然,丁太太感到一阵头晕,她的身子失去了平衡,一只饭碗从她的手上滑下来,粉碎在地板上,发出可怕的破裂声。

“怎么了?”丁先生急忙赶过去。

“不要管我,我一会儿就好的!”她企图拒绝她丈夫的扶持,但是她的身子已不由她支配,终于被丈夫扶到床上躺下。

“妈妈!”孩子嚎哭起来,奔向了母亲床边。

“不要紧!我一会儿便好的!”她勉强镇静喃喃地作声。

“我看还是找个医生看一下。”他楞了半天想出这么一句话。

“用不着。”

“不要固执!”

“用不着你管!”

“跟你说了,一会儿就好的。”

“不要自暴自弃,跟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你不要管我!”

“别闹小孩子脾气,你自己有病还不知道。”

“我怎么会不知道。”

“那么是什么病?”

“跟你说了也没有用。”

“你简直是在跟我闹气!你又不是小孩子,你看你是做母亲的人了,不能这样子!什么地方不舒服,什么病,快告诉我!”

“唉!”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用低得仿佛跟自己说话的音调呢喃:

“奇怪,他自己会一点都不知道!”

“我?”他从惊奇中醒觉过来,事情渐渐使他明白,他带着恍然大悟的口吻说:

“哦——,原来!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可见你们男人多糊涂啊！”

这意外的消息同时带给他惊喜和忧虑，他木然地开始在室内徘徊起来，不知应该做些什么才好。

“不要着急，我明天就去找医生！”她恨恨地说，眼眶里充满了晶莹的泪水。

“不要这样，既来之则安之，孩子没有罪！”

“可是你想一想，我们再养一个孩子怎么得了。”她用手帕擦着眼泪说。

现实生活的威胁象对丁建华神经中枢投下一颗原子弹，他刹时感到惶恐和畏栗，他开始感到悲哀，他领悟到刚才他对妻子的种种谴责行为是过分的。

“漱兰！”他用一种忏悔的音调喊着她，坐到她身旁。

她侧过身去，他用手柔和地抚着她的肩继续说：

“刚才是我不对！”

“不用说了，你去看你的书吧！”她说完轻捷地支起身子，一声不响地走向炉边继续她的操作。

“要我帮你一点忙吗？”丁建华赶到炉边。

“用不着，瞎子帮忙越帮越忙！”

建华无奈何，只得回到书桌上，翻开从外边带回来的晚报。

“你来看，漱兰！”丁建华忽然指着报上的标题狂呼起来：“据瑞士方面透露之消息，日本正向同盟国请求投降！”

“真的吗？”丁太太放下碗盏跑近去看。

“我看我们的胜利说不定忽然就会到来的！”

“不见得吧，这些消息不一定可靠！”

“客观的形势使日本不能不投降，所以我相信抗战最近就会结束，我们的好日子快来啦！”

“真要是这样就好，抗战胜利以后第一我希望不再住这样小的房子……”

“那当然，”丁建华说到这里迅速地抽开抽屉，翻出一张图样。“你

看,胜利以后我们住的房子的图样我都打好了,你看,这儿是花园,这儿是厨房,这儿是会客室,这是我们的卧室,这是客房,给我母亲住,这是洗澡间,我差一点忘了告诉你,这儿还有一个婴儿室,抗战快胜利了,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们决定留下,而且一定要把他带得特别好,第一个孩子因为是在后方防空洞里生的,所以取名叫‘警报’,等你肚子里这孩子下地,我们就取名叫‘胜利’,你看好不好?”

“好!”丁太太点点头,脸上也现出一片灿烂的希望,睁大着两只乌油油的眼睛,倾听丁先生美丽的战后计划。

愈说愈兴奋,他们的理想好象已经实现了,他们仿佛亲眼看到自己已经置身在一座精致的小洋房中,那里还住着他的慈祥的老母,同时,她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出世,而且会走路了。

她梦幻着她正在光洁的电炉灶上弄饭,厨房里一切用具干净得照得出主妇的影子,她很省力地几下子便弄好了一顿丰富的饭餐,母亲和孩子们帮忙把菜端到舒适的餐桌上,菜一放好,门铃一响,丁建华正好办公回来。全家一边谈着便宜的物价和澄清的政治,一边吃着可口的饭餐。席间丁建华兴奋地叙述上海工厂里繁忙的情形,他说他一个人要管几十部机器,工厂每天出十万吨货,但是只要生产得多,政治上轨道,技术人员生活安定,回来有这样一个家休息一下工忙之后的身子,他愿意天天这样忙。他叙述战后的工业的情形,他眼前又呈现着无数正在冒烟的烟囱,无数忙碌着的工人,无数冒着火的炼钢炉,无数待运的制成品……

晚餐完毕之后,她们带着孩子到花园里去散步,花园里同时开着春夏秋冬不同的花,夫妇默默地望着一对孩子在地上打滚。

“应该给他们弄一架秋千!”她向丈夫提议。

“马上造一个!”她丈夫毫不思索地回答。

立刻,花园里多了一架秋千,大的孩子推,小的孩子坐,百鸟在头顶飞翔歌唱,宛如极乐世界。

忽然,他俩看见晶保在花园里一不小心仰天一交,他俩从遐想中惊醒过来,赶忙跑过去扶。他俩稍一定神看清,原来是晶保想爬上竹厨偷

东西吃，现在正跌在脏污的地板上。

他俩刚把孩子扶起，忽听得街上人声鼎沸，他们一家三口匆匆奔到窗口一看，只见街上叫卖号外声不绝，每个行人都象疯了似的，几个孩子围住一个盟军起哄，三五个盟军翘起大拇指向每个中国人叫“顶好！”七八个孩子爬上了吉普车，几家商店已经买了鞭炮燃放起来，远处十字路口的广播器前围满了人群聆听胜利的播音……

“抗战真的胜利了！”他不顾一切地在窗口将她拥抱起来，这镜头惹得街上的行人一致向这对青年夫妇鼓掌。他热烈地向街上的行人还了礼，同时急着吩咐说：

“拿钱去买一串鞭炮，我们也应该庆祝一下！”

“我去买！”晶保自告奋勇。

丁太太立即捞出五千元交给晶保，晶保接了钱飞也似地跑去。

“好好走，当心跌交！”丁太太大声嘱咐。

对街大公馆豪华的客厅里龚先生和龚太太也在庆祝胜利，他们将客厅的桌子拖开，主人和几对贵宾便开了无线电跳起舞来，跳到窗边，龚先生向正在对面窗口眺望的丁先生和丁太太大声呼喊：

“过来参加我们的庆祝！”

“不要客气！”

“来，来，来！”龚先生热烈地招着手，“胜利了，我们都要回下江了，快来一同庆祝胜利！”

“谢谢！”

“来，来，来！”

龚太太看见龚先生这样热烈地邀客，过去用手打了龚先生一下：“不来随他！丁太太讨厌死了！”

“Party人不够，人多些热闹些。”

“回头他们把那小鬼一同带来，讨厌不讨厌！”

“我喜欢丁太太的孩子。”

“我讨厌。”

“你还养不出！”

“哼！所以你日夜想讨小老婆是不是？”

“告诉你，太太，抗战胜利了，你再不给我添个胜利儿子，我可真要讨小了。”

“你敢！”

“好，我不敢，只要你养得出！来，大家干一杯！”龚先生说完拿起仆役送上来的葡萄酒向贵宾们举杯！

“诸位！这杯葡萄酒象征着……象征着前方将士的血，现在抗战结束了，大家干了它！”说完又得意忘形地转身遥向丁先生：

“丁先生，丁太太！为抗战死难胜利干杯！”

“狗屁不通。”丁太太悄悄地拉着丁先生的衣角说。

“不用管他，抗战一胜利这些投机分子就完了，”他一面低声地向他太太耳语，一面顺手拿起桌上的一个墨水瓶当作酒杯与对门的龚先生做做手势。

晶保喘着气捧了一串鞭炮回来，丁建华取下横在室内晒着衣服的竹竿，将鞭炮系在竹竿一头，伸出窗去，在空中劈劈拍拍地燃放起来。

街上又是一列化装游行的队伍过去。队伍渐渐远了，鞭炮也燃完最后的一节，化成了粉碎的纸灰，人声渐渐静了，他们回到房里。

“真的胜利了，我们明天怎么办？”丁太太静悄悄地问。

“明天？怎么办？”他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许多现实的困难问题代替了胜利的泡影一齐拥上心头。他疲乏地躺在床上，双手捂着额头，开始沉思起来……

二

胜利的消息传播到各处：庆祝在成都，庆祝在昆明，庆祝在缅甸，庆祝在印度，庆祝在香港，庆祝在马来亚，庆祝在塞班岛，庆祝在北非，庆祝在法兰西，庆祝在伦敦，庆祝在莫斯科，庆祝在华盛顿……

庆祝在上海：无数中国百姓向站岗的日军讪笑，无数店家挂起在地板下埋藏了六年的青天白日旗，无数橱窗贴上庆祝光复的红纸条……

在上海一幢中等房子的亭子间里，住着一个孤老太婆，她正在一张古老的摇椅上缝着一件小孩的衣服。

一个穿著讲究的中装的中年男子推门进来。

“丁老太婆！”

“啊！张先生！是要房钱吗，月底还早着呢！”老太婆喃喃地站起来说。

“这个月的房钱我想早几天收。”

“为什么？”

“因为说不定我想下乡去一趟。”

“有事？”

“没有什么事，胜利了，日本人投降了，我想去看看我乡下的产业……”

“你说什么？”

“我说胜利了，我要……”

“什么？胜利了？”

“日本人投降了，你老人家还不知道？”

“真的？”

“谁骗你，你看街上都在庆祝呢！”

老太婆急忙打开窗看。街上疯狂的人群使她相信了这个盼望了八年的消息，她用抖动的声音喊起来：

“真的……胜利了！这可好啦！我的儿子媳妇孙子都快回来了！”她高兴过度，眼眶内不禁掉下兴奋的泪水。

“恭喜你老人家，你老人家这许多年总算没有白守！”

“谢谢你，张先生！”

“那么房钱……”

“好，我拿给你！”她用颤动的手打开古老的木箱，取出钱交给二房东。

“谢谢！”二房东说完很客气地向她点了头退出门去。

“这可好啦！这可好啦！”她独自喃喃地重复地唠叨：“但是……但

是张先生会不会骗我？奇怪，……不对，……张先平日恶得很，今天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客气了？”她愈想愈怀疑，“张先生一定是骗我，我非得去问他一个清楚不可！”她说着开门出去，跑向楼下客厅。

客厅的门敞着，老太婆推开门一看，只见张先生与几位男客正在紧张地商量着事情，她匆匆地关好了门，顺便竖起耳朵在门外等着听。她隐约仿佛听见客厅里不知谁在谈论着：“时局变得这么快简直糟糕，我们这些发东洋财的最好还是想法子避一避风的好，何况我们还在伪税务局有差事。”

“我看勿要紧，一走反而露马脚，依还是看看重庆来格到底苗头那能，再打主意。”另一个客人说。

她听到这里，点点头，脸上现出微笑。

“原来是这样的，真的胜利了，真的胜利了，你们这些勾结东洋人的米蛀虫八字可算完了！”她自言自语地一路低声嘀咕，跑回自己的亭子间。

天上的飞机一批一批飞过，报上一天又一天载着接收人员抵达收复区的新闻。但是一天一天过去了，还没有丁老太婆的儿子到达的消息。

同时在这个时间内，重庆山坡旁的街道上，丁太太在那边摆着地摊。

一群一群的行人走过去，但是都不屑理睬地摊上的破东西。

“这套破西装啥子价钱？”一个本地买主提起了丁先生的西装问。

“三万块钱。”丁太太装着笑脸回答。

“莫涮坛子，想敲我捧捧还是个郎个哦？”

“那么你先生说多少钱？”丁太太委屈地问。

“五千块钱！”

“五千太少了。”

“这些破烂的西服五千还值不到。”买主说完便走。

“二万块怎么样？”丁太太喊。

对方没有回答。

“一万五！”

仍旧没有回答。

“一万！”

还是没有回答。

丁太太看买主走远了，只有忍痛追上去喊：“好好，卖给你，先生！卖给你！”

银货两清之后，她仍跑回原处，在路角上用求售的眼光注视着两旁行人。

“卖了多少钱？”丁先生忽然出现在她面前。

“惨得很，一床丝棉被卖了二万，我的大衣卖了一万五，你的毛线衫卖了一万，一床羊毛毯卖了一万，孩子的毛衣裤卖了八千，你的西装只卖了五千，……”

“一共……”

“一共卖了六万三。”

“算了，其余的不必卖了，卖也卖不起价钱。送给邻居吧，我们决定后天走。”

“后天走？”

“嗯，厂里派我们去接收工厂；后天我有一张船票。”

“我和孩子呢？”

“不要急，我已经接洽好买黄鱼票，不过是船后面拖木船，作为黄鱼走。”

“黄鱼票多少钱一张？”

“八万！孩子四万！”

“那不太贵吗？”

“有什么办法呢？要不然你们留在四川怎么办？”

“可是化这么多路费，不是没有什么钱带回上海了吗？”

“不管，走了再说，上海生活程度低。”他一面说一面将地摊收起来。

“再摆一会儿！”

“你累了，该休息了！”他们收起地摊往回家的坡上爬。

晶保从坡上喊着奔下来：

“爸爸！我们什么时候才回下江？”

“后天就走！”

“真的？”晶保高兴地叫跳起来：“哦！我们后天回下江了！”

“别太高兴了，当心跌交！”

晶保一不小心，果然跌了一交，爬起来满面的灰，活象个泥娃娃。

三

上海，繁华的上海，张先生在布置得十分讲究的客厅里请完客，上楼的时候，他顺便敲了敲亭子间的门。

“丁老太婆！”

“什么事？张先生！”

“有一件事跟你商量。”

“你没有下乡去呀？”

“上海事情忙，走不开。”

“又要收这个月的房钱了是不是？”

“不是，这个月房钱我打算不收了！”

“那为什么？何必这么客气呢？”

“我接到一个重庆的急电，家兄恐怕这几天就要飞来，所以你这间房子我要收回了。”

“你说什么？”

“这间房子我要收回了，这个月的房钱我不收你的，请你老人家想法子马上另外找房子，月底以后最好就搬。”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等我儿子回来我也不想再住这亭子间了。”

“好，你真是明白人，希望你少爷早点回来，早点接你老人家住花园洋房享福！”

“谢谢你张先生的金口！”

“那里，那里，在你儿子重庆来的眼光里看起来，说不定咱们这些在沦陷区的人都是汉奸面孔。”

“你说笑话了。”

“不是笑话，你不晓得，丁老太婆，做人难哦！”他说完关好门出去。

“别人都来了，怎么我的儿子还不来呢？”丁老太婆开始愁起来，这个世界上许多现实问题使她无法明白，她只有跪向唯一的主宰——观世音菩萨祈求，祈求她儿子早日衣锦还乡。

在“千里江陵一日还”的长江三峡里，一只拖在汽船后面的木舟在激流里颠喘着，木船上约莫乘着二十几个妇人、老者和孩子，有的颠簸得不省人事，有的正在呕吐，有的捏着佛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

丁太太紧偎着孩子，坐在船舱边，孩子又黄又瘦，由于沿途多日的日晒雨打，孩子害着严重的呛咳。

“妈！我难过！”

“不要闹，到上海就好了！”

“上海到底是怎么样的？”

“上海吗？上海好玩得很！”她一面拍着孩子讲：“上海有电车，有汽车，黄浦江边还有大轮船……”

“我要坐大轮船。”

“好，到了上海每天早上我带你到外滩公园去散步，带你去看大轮船……”

“妈妈肚里有小弟弟，不肯带我出去……”

“那么等弟弟养下来了再带你去。”

“小弟弟刚养下来怎么会走路呢？”

“不要紧，叫爸爸给小弟弟买一个小推车，给你买一个小脚踏车，我推着小弟弟，你骑着小脚踏车，每天早晨到外滩公园去散步，去看大轮船……”

孩子听着听着，闭上眼睛仿佛已经置身在上海黄浦江边的公园里，

小推车里坐着胖胖的小弟弟，晶保骑着小脚踏车跟在旁边……。早晨的太阳刚露出金黄的脸，甜蜜地舐着公园里的一草一木……。公园里有西班牙打扮的双双情侣，有法国主妇，有中国学生，有美国老头子，有葡萄牙混血种婴孩，大家都以羡慕的目光投向了太太和她的孩子，更有亲热地过来向她说声“good morning!”同时用手摸摸小弟弟丰腴的双颊，小弟弟只顾对她们痴笑……。黄浦江上停着几只登陆艇，但是艇上的炮早已卸去，艇上站着一群摩登小姐，她们穿着游泳衣，在艇上和水面上嬉笑。……。忽然晶保指着一只小橡皮艇上站着的钓者喊起来：“那不是爸爸吗？”丁太太看清之后回答：“对，是爸爸，爸爸最喜欢吃鱼。”“希望爸爸钓一条大鱼回家煮给我们吃三天！”晶保刚说完，看见橡皮艇上的爸爸已经钓着了一尾大鱼，但是鱼因太大了，一时拉不起来，“钓着了！钓着了！”晶保高兴地拍着手喊起来，但是，忽然线断了，看见爸爸连人掉入江中……。

“爸爸！爸爸！”晶保在幻梦和梦语中惊呼起来。

“好好睡！乖！爸爸在，爸爸在！”

天下着细雨，丁建华在汽船里仿佛隐约听得孩子的喊声，跑到船尾的甲板上探视。

一个响雷夹着暴风雨在峡谷里发作，一个急浪打来，把木船打得几乎翻了身，浪花伸手到船舱里，丁太太和晶保差一点被水魔抓去，孩子紧抓了被水浸湿的母亲头发和胸口，痉挛地嚎哭起来，嘴里不断地喊着：“爸爸！爸爸！”

“孩子！爸爸在这里，爸爸在这里！”丁建华在甲板上喑哑地呼唤他的孩子。

四

在峡谷的上空，天空十分晴朗，一架巨型银色流线型运输机平稳地飞翔着，活像一座空中银宫。机内坐着十几位贵客，龚先生和龚太太约莫坐在第四排座位上，龚太太把身子偎斜在龚先生身上，龚先生用目光

向下界俯视。

“你看，河山是多么美丽呀！”龚先生带着惊讶的口气赞美。

“河山有什么美丽，”龚太太娇声地说：“你说到了上海我们怎么享受享受？”

“盖一幢考究的洋房，买一辆雪亮的汽车，制十套漂亮的衣裳，吃一个月燕窝鱼翅，跳一百夜舞，打一年罗宋牌九！”

“好，你真是我的好丈夫！”她亲热得几乎把他拥抱起来了。

上海。丁老太婆还是在观世音菩萨面前打坐，忽然听见街上传来一片嘈杂声，她龙钟地站起来，打开窗户。

“许家姆妈！什么事呀！”丁老太婆问隔壁的一位长舌妇。

“大家到飞机场去欢迎接收人员和国军，听说今朝有好几批飞机到！依勿知道吗？”

“哦！原来这样。”

“依去勿去呀？要去我你一同去！”窗下的许家姆妈向她招手。

“不知道我儿子来不来呀！”

“说不定就乘这批飞机来也既没定规格。去去，去，依看我一个人勿认得格还要去呢？国民政府转来了，这可好啦，米就快卖二十个小洋一斗哉！去，一道去，我你在上海格人想国民政府想仔格许多年数哉，今朝想着啦，真赛过我侬格父母转来了一样。走，下来，我你喊一辆三轮车一道去！”许家姆妈打着上海白，叨叨不绝地说。

“那么好，你等着我，我就下来！”丁老太婆听得兴致勃勃地回答，急忙拿了拐杖下楼。

“依真难得，这次恐怕还是依七年来第一次下楼出门哦？”许家姆妈问。

“这倒是真的，天没有亮以前出门干什么，找日本人的气受？”

“三轮车！”许家姆妈拉直嗓子喊。

一辆三轮车过来问“到啥地方？”

“到龙华飞机场！”

“几钿？”车夫问。

“侬看侬，踏仔去欢迎国军，讲啥格价钿？”

“好，好，好！坐仔去！”三轮车夫乖乖地踏过车子扶丁老太婆和许家姆妈上车。

这时候二房东张先生也出门上汽车，碰的一声关上汽车门。

“啥地方去？张先生！”许家姆妈向汽车里的张先生搭白。

“到龙华！”张先生回答。

“阿是飞机场欢迎国军？”

“是格！”

“格末搭仔阿拉去！”许家姆妈说完自说自话地就要下三轮车上汽车。

“对勿起，我还要接朋友！”说完汽车“鸣”的一声赶上三轮车飞也似地驰远了。

“屈死……搭仔阿拉去侬屋里厢又勿会死人格。神气啥？啥人勿晓得侬发东洋财做米蛀虫，国军来仔捉牢侬给侬吃卫生丸还勿够？”许家姆妈在三轮车上指手划脚地讪骂起来。

飞机场，挤满了人，欢迎的队伍张着各式各样的欢迎的旗帜，一批飞机停下来了，鼓掌，欢呼，签名，献花，拥抱，丁老太婆和许家姆妈被挤得透不过气。

“我老了，眼花了，一点也看不清！”丁老太婆说。

“啥人晓得有格许多人，真是热昏了，看勿见勿要紧，我你格心总归到了。”许家姆妈自己安慰自己说，接着指着一个刚下飞机来的人问：“这个阿是侬儿子？”

“不是的。”

“侬儿子啥相貌告诉我，我挤进去帮侬寻寻看。”

“我儿子吗？……隔了九年不见，我自己也忘了是什么样子了。”

“阿会连自家格儿子相貌会忘记格，好，格么我你转去，我你欢迎国军格心总算尽到哉。”她们说完喊三轮车夫踏她们转去，但是一看三

轮车夫不见了，仔细一寻，原来三轮车夫已经挤进人群里跟一个重庆来的士兵握手去了。

又是一架飞机停下来，龚先生和龚太太从机身里钻出来，接着便有一群人上去欢迎。男女学生请他们签字，龚太太因为不识字，握着笔简直不知如何才好。

许家姆妈远远地看见张先生拚命挤进人群，跑到龚先生龚太太面前，他们热烈地拉了手，然后提着行李同到汽车里，“嘟”的一声开走了。

“真是老天既没有长眼乌珠，这个老鬼倒接着重庆亲眷哉！”许家姆妈不平地嘟哝起来。

夜神降临到“两岸猿声啼不住”的峡谷里，丁建华焦急地在甲板上踱来踱去，丁太太在木船里紧搂着孩子，嘴里不断地在祈祷什么。

月亮出现在巫山十二峰上，显得特别高特别小，光芒也特别凄冷，投射到丁太太和孩子苍白的脸上，像一座石膏的圣母像。

夜神降临到上海，都市显得特别繁华，张先生的汽车轮子疾驶在大马路上，蓦地停在新雅酒店门口，龚先生和张先生进酒店，店内牌子上写着龚先生宴客，他们走进×号房间，已经是高朋满座了。

猜拳，干杯，低声密谈之后，他们又跨进汽车，“呜”地开走了！

汽车轮子飞滚在霞飞路上，转一个弯停到逸园大饭店门口，在华丽的餐桌上已有不少佳宾和一大群打扮得异常妖艳的女人等着他们。

又是干杯，又是交头接耳的密谈，接着的是各抱一个曲线得十分夸张的女人婆婆起舞。

汽车轮子疾驶在静安寺路上，一排排红红绿绿的霓虹灯迅速地在他们眼前掠过，汽车停在百乐门门口，又是一群豪客在等待他们的光临，又是干杯，又是密谈，又是爵士音乐，又是女人的蛇腰，又是……

从百乐门出来，在汽车里张先生一面用手帕替龚先生擦去衣角上的口红，一面关心地问：

“你看我的事情现在怎么办？”

“不会有问题了!”

“真的吗? 我怕……”

“怕什么? 有我在替你疏通想办法, 你放心好了, 出了事情有我。”

“我这次事情完全靠你。”

“不过, 还有几个地方我们还得用点手腕联络一下。”

“化几个钱我不在乎, 只要事情了得干净。”

“放心, 老弟, 包在我身上!”

“我总是有点提心吊胆。”

“别贼胆心虚, 这年头只要有金条, 钱能通神, 担什么心!”

五

长江的水浩瀚地向东流着。

小火轮的烟囱冒着黑烟, 船尾泛起一团水花。

木船吃力地被拖着前进,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航程, 终于到了南京。

丁先生和丁太太抱着小孩拖着行李在暮色苍茫中投进一家下关的鸡毛店, 天一亮便又拖着行李孩子拥到车站去买票。

火车走得特别慢, 车中秩序纷乱, 到上海已经天黑了, 他们又拖着行李孩子雇了一辆人力车在热闹的海滩上找寻他们要投身的目的地。

当丁先生和丁太太推开亭子间的门愕然站在门口的时候, 丁老太婆惊讶得不知所措, 她几次启动颤抖的嘴, 但都没有喊出声音。

“妈! 我们回来啦!” 还是丁建华先开口, 声音很平静, 但是听得出这平静是做作的。

“妈妈! 您老人家好?” 丁太太连忙放下孩子和行李过去扶丁老太婆坐下。

“晶保, 过来喊婆婆!” 丁太太领晶保到丁老太婆面前, 但孩子却有点怯生不肯喊。

“喊呀, 在重庆不是天天练着喊婆婆的吗? 现在婆婆在这里了, 怎

么这下子不肯喊了？”

“随他去吧，孩子怕陌生，还是过来，让婆婆看看仔细。”她说着把孩子搂到胸前，仔细看了又看。

“长得真聪明，神气跟你爸爸小的时候一模一样，可怜！就是瘦了一点！”她摸抚了孩子消瘦的双颊，又举目探视她的儿子和媳妇：“建华，你也瘦，少奶奶，你也比你们刚结婚的时候瘦多啦，想必是这几年在外面辛苦啦！”

“妈，你也老多了！”建华说。

“我是该老了，只要你们身体好，我不要紧……现在好啦，回来啦，我心中的一块石头可以放下了，胜利……你们也该休息了……”由于过度的兴奋，使她的话显得唠叨而且有点近乎语无伦次：“是呀！怎么不要瘦呢？听说那边鱼虾都没有，用点水都要下很高的坡到江里去提呢。”她一面唠叨着，一面替孩子拿预备了好久的糖。

“我们在后方还好，”建华安慰着他母亲说：“妈，这几年在沦陷区的日子才难为您过呢！”

“唉！说起来话长呢！今天你们路上辛苦了，早一点打水洗脸早点睡，咱们母子明天再谈！”说着老太婆站起来拿脸盆打算为儿子媳妇打水。

“不敢当，妈！我们自己去！”丁太太抢过脸盆带着孩子出门。

“今晚怎么睡法？只有一张床。”

“你们带孩子睡我的床，我打地铺好啦。”

“那里，妈，您还是睡您的床，我们打地铺，我们这一路上来打地铺打惯了。”

“真的吗？我的儿子地铺也睡得惯吗？”

“怎么睡不惯。”

“哦！有的人说重庆来的人到了上海非睡弹簧床不可呢！”

“是有这种人。”

丁建华铺好地铺梳洗一番之后，对老是用溺爱的目光盯着他的母亲说：

“妈，您睡吧！”

“好，好，我睡，我睡！你们也早点睡！”老人连忙钻进被窝。

丁太太替孩子脱完了衣服，疲惫地钻入地铺，同时把灯关了。

街上的路灯透过窗户射进来，丁老太婆并没有睡，她侧过身偷偷地望着地板上的儿子、孙子和媳妇。等他们都睡着了，她一个人偷偷地起身，像做贼一样地蹑手蹑脚将睡在儿子和媳妇中间的孙子亲热地抱到自己床上。媳妇在睡梦中翻了一个身，挨近丈夫的胸膛甜蜜地睡去。丁老太婆望望地上一对儿媳，再望望睡在身边的她的第三代，她脸上现出一丝天伦之乐的微笑。

六

地球转过半个圆周，太阳从东方升起，送牛奶的和送报人已经在街上活跃。

龚先生夫妇和张先生已经起来了，他们穿着讲究的睡衣正在进丰富的早餐。

“老爷，昨晚亭子间里又搬进了好几个人。”一个打扮得相当俏皮的娘姨端上火腿蛋，同时向主人告发。

“哦？有这样的事？”张先生有点生气地说，“这老太婆不讲理了。”

“是怎么回事？”龚太太问。

“我这亭子间原先是租给一个孤老太婆住的，只收她二百块CRB一个月，胜利以后我就停止收她房钱了，早就通知她搬家，可是她相应不理。”

“二百块CRB？才法币一块钱，世界上那有这么便宜的房租。”龚太太说。

“就是说呀，我请她搬走以后最少可以顶两条金子。”

“房子倒不必顶出去，人杂了不好，就是给我们的汽车夫住也好。”

“是呀，现在就是不容易收回。”

“怎么会收不回？”龚先生插嘴说。

“赶呀！”龚太太加油。

“你不知道，我的地位很难，你们是知道的！我过去的事情房客不会不知道，你想我能太得罪他们么？我现在只有见着庙便烧香，见着菩萨便磕头。”

“胆子太小了，现在你还怕什么！”

“我现在是处处以少得罪人为原则。”

“不要紧，我去叫亭子间搬好了。”

“对，你去赶！”龚太太在旁怂恿。

“那么费你的心。”

“我吃完早点先过去看看。”

吃完早点，进过各种维他命丸，龚先生大摇大摆地走到亭子间门口，随便在门上扣了三下，他并没有等待里面的回答，便一下子推门。

门开了四分之一便有了阻碍，原来碰着了睡在门边地板上的丁建华的脑袋，丁先生觉到有点痛，伸手摸了摸被击的头，但是由于一月来过度的疲惫，他翻了一个身又睡去了。

“有人没有？”龚先生喊起来。

“谁？”丁老太婆惊醒地支起瘦弱的身体。

“对不起，老太婆，打扰了一下！”

“什么事？”丁老太婆一面披起衣服。

“这亭子间是你租下来的吗？”

“是的。”

“民国几年起的租？”他像审问案子似地一连串问下去。

“我在这儿住了九年了。”

“向什么人经手租的？”

“二房东张先生。”

“二房东已经通知你搬家了。”

“是的。”

“那么为什么还不搬？”

“就要搬，找到房子就搬。”

“好，那么限你一星期搬出，不得再拖延。”

龚先生一不小心，一脚踩着睡眠在地板上丁建华的头，丁建华惊叫起来，一下子从地上坐起。

“怎么地板上都睡的是人？”他很不高兴向地上卑视，但当他看清地板上睡的是谁的时候，着实使他吃了一惊。

“怎么？你不是……”

“你不是……”丁建华擦擦眼睛看对方，但也不敢立喊出来。

“怎么我们又在这儿又碰头了！”

“真想不到。”

“难得难得。这位老太太是……”

“我母亲。”

“啊呀！刚才不知道，失敬，失敬！”他故作惊讶地客气起来。

“这位是龚先生。”丁建华补充介绍。

“哦，龚先生！请坐请坐！”

“我跟丁先生在重庆的对门邻舍，想不到到上海又碰在一起了。”

丁太太听见有人谈天，想坐起身子，但发现身上没有穿衣，立即又重新钻进被窝里。

“哦，对不起，打扰了！丁先生，回头客堂里谈！”龚先生匆匆点着头退出亭子间。

“糟糕，糟糕！”龚先生回到客厅里说。

“怎么？”张先生与龚太太异口同声地问。

“亭子间的房客我认识的。”

“你认识？”张先生惊讶起来。

“是谁？”龚太太问。

“碰来碰去老碰在一堆，你看有缘没缘？”

“到底是谁？”

“在重庆住在我们对面山坡上茅屋子里的丁先生。”

“怎么这么巧。他太太……”

“在。”

“那个淘气的孩子……”

“当然都来了。”

“讨厌死了，看了就烦，死鬼，你非想办法让他们搬别的地方去。我跟他太太过不来。还有那个小鬼。”

“是什么样的脚色？”张先生打听对方来历。

“重庆一家工厂里的工程师。”

“没有什么大路道？”

“没有。”

“那还是请他搬出我的房子。”

丁建华穿好衣服从亭子间出来，龚先生很客气地招呼他。

“丁先生，请坐！”

“不客气。”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家兄，这位是丁工程师，我们一同在后方的好朋友。”

“请坐！”

“请坐。”

“丁先生什么时候到的？”龚太太敷衍地问。

“昨天夜里才到。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我们到了一个月了。”

“是飞来的？”

“嗯。飞机快是快，八个钟点便到了，就是下来的时候心有点慌。丁先生你们坐了几个钟点？”

“钟点吗？坐了将近三百个钟点。”

“真的吗？我不信。”

“我们是坐船来的，路上走了二十五天。”

“坐船苦呀！太太孩子都好吗？”

“好，谢谢你！”

“丁先生这次下来是公事？”张先生问。

“对了，我是工厂里派我来的。”

“好了，接收厂这差事好呀！”张先生口气里充满了羡慕。

“接收已经早有大员下来接收了，我是技术人员，来看看怎么开工的。”

“那也好，这年头工程师吃香啊！”

“龚先生一向在上海……”

“我吗？我什么都谈不上。”

“家兄一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龚先生很光荣地为之介绍。

“哦？那工作很辛苦吧？”

“那里，那里！”张先生脸上现出不安的微笑。

“龚先生，那末你这一次这么早到上海来……”

“我吗？我也算是来接收的，不过，丁先生，你是知道我的，在重庆我对于做官这一套的兴趣并不浓，我只想做生意，可是这次一胜利，我们老板说部里派不出恰当的人，一定要我跟着来接收，这叫没有办法，不过……以后要请老兄多多帮忙。”

“你太客气了！”

“真的，我是要请丁先生帮忙。”

“刚才我听我家母说，这房子的情形……”

“那没问题，我不知道是老兄，你告诉伯母，你们尽管住好了，就是房子太坏，委屈了一点。”

“那么谢谢！”

亭子间丁太太在喊：“建华！来吃稀饭！”

“来啦，回头见了！”丁建华走出客厅。

“死鬼，你怎么说房子让他住呢？”龚太太颇不满意丈夫似地问。

“老弟，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张先生也奇怪地问。

“你不知道，我也有我的困难，不好得罪人家。”

“我看一个工程师，后面没有什么大背景，赶他走有什么关系？”

“你不知道，我这几年在后方脚也没有怎么站稳，何苦得罪人家。”

“你胆子太小了，怕什么！”龚太太几乎咆哮起来。

“你女人家知道什么？”

“哼！”龚太太十分不高兴地盯着龚先生一眼。

七

时间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地过去，丁建华的工厂没有开工的消息，同时在这个时间内，丁太太的肚子同上海的物价一样一天一天地膨胀起来。

窗外下着细雨，丁家全家人都在亭子间里愁苦地坐着。

“建华！你倒是出去问问，你们厂什么时候可以开工？”丁老太婆耐不住问她的儿子。

“前几天我去问过了。”丁建华无精打采地回答。

“接收了半年多了，怎么还不开工？”

“生财机器都出了后门，好的用具进了大员们的公馆，怎么开工？不过我们主任长官对我这么说：目前物价这么高，原料这么贵，外国货又无限制的到我们国内倾销，就是开工也非蚀本不可，蚀了本没有人救济，结果还是关门，那末还是干脆不开门为妙。”

“这些道理我都不懂，我只晓得上海这许多年数，不管在谁手里，都没停过这么久，工厂不开门，你们当工程师和工人的怎么过活？”老人嘟哝起来。

“妈，你的话再对也没有……”

正在收拾碗盏的丁太太忽然在桌边昏厥了一下。

“怎么啦！少奶奶！”老人跑过去搀她。

“歇一会儿吧！”丁先生端过靠椅。

“少奶奶月份不小啦，不能再这样操劳，建华，得想法子请一个娘姨来，不能再省了。”老人恳切地向儿子建议。

“是呀！可是娘姨请来了睡在那儿呢？这么小的地方。”

“这倒是问题，不要说娘姨，将来孩子下了地，这么小的鸽子笼一家五、六口怎么睡法？建华，房东虽然看在你的面子上这间房子可以让我们住下去，但是你还得另外去找大一点的房子。”老人又唠叨起来。

“大一点房子倒有，可是我没有金条！”

“可是你得想法子看呀，孩子，不能老这么耽在家里，人家说重庆来的都有办法，什么五子登科，……”

“我是一子都不子。”丁建华有点烦起来，

“唉，我看你老这么愁在家里怎么办哦？”

“对了，我只有两子，儿子和妻子。房子车子和面子都没有。”丁建华忿忿地补充说。

“好啦，我看旁的别忙谈，少奶奶的身子要紧，既然你跟房东他们有交情，你去跟他们商量一下，我们用个老妈子，晚上跟他们的老妈子在灶披间合合铺怎么样？”

“我想这可以的，我去跟他们商量一下。”

“现在不忙，”丁太太撑起精神说：“我还可以做一两个月，真真快到足月的时候再请人不迟。”

“这又为什么呢？”

“现在这么贵的米，我能做就做一天。”

“想不到胜利后的米价比胜利前还贵，老百姓的生活怎么过法。”他愤慨地说。

“贵还是小事，还买不到呢！我们买米不是还要求房东想法子吗？”

“房东以前干什么的？”

“在东洋人手里还不是当米蛀虫，我当是胜利了要抓起来的，想不到胜利以后还是一样逍遥自在当米蛀虫！从前是申通东洋人，现在我就不知道他申通什么人？”

“他说他是地下工作者。”

“呸！”老人狠狠地吐了一口痰：“见他的鬼！”

“他原名姓龚。”

“对呀，在东洋人税务局里当差事，故意改姓换名的。好，闲话少说，不管怎么样，你就去找他一趟，我们的米又快吃完了！请他看在房客的情份上，价钱比黑市稍为便宜一点。”

“好，我就去，想不到我们这些为抗战吃了这许多年苦的到今天处

处还要向一个过去敌伪时代的奸逆想办法。”他说完郁郁地关了门出去。

八

客厅里，龚太太正和龚先生吵嘴。

“你说，你口袋里这张妖精是谁？”

“一个朋友的女人。”

“朋友的女人？朋友的女人怎么跑到口袋里来了？”

“昨天晚上他拿给我看，要我批评批评的。”

“鬼话！还有，这一张木器行里的发票是怎么回事？这大小二十多件木器是送到什么地方去的？”

“这……送给我们上司，我们上司来到上海弄了一位胜利夫人，前几天化了十几条金子顶了一个Apartment，他的私人秘书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就乘势送了他们一堂家俱，这种地方不得不连络连络，你说我这件事情做得算讨巧的是不是？”

“是那一位上司，住在什么地方？快告诉我，我要去见识见识房间里用的二十一样的家俱，到底哪能考究！”

“这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好！什么我都知道，你嘴里一天到晚嚷着到处接收忙，原来是接收女人忙！”

“简直是无稽之谈！”

“什么？无稽之谈？”龚太太像只母狮似地怒吼起来，“好，那末你说这女人住在什么公寓里，你今天非带我去见见不可！”龚太太说着便揪着丈夫不放，直到看见丁先生走进客厅。

“丁先生！请坐！”龚先生如得了救，立刻过去欢迎丁先生。

“打扰！”丁建华完全误会了刚才龚太太揪着龚先生这一幕。

“那里，刚才我在检查他衣服上有没有女人的口红。”她婉转地说。

“还好没有。”龚先生得意地笑起来。

“不要脸!”她恨恨地骂了一句。

“丁先生,今天有空吗,我正想约你谈谈!”

“我也有点小事情想跟你兄弟商量一下。”

“二弟!二弟!出来一下,丁先生来啦!”龚先生往张先生的房门口喊。

“什么事?”张先生跨出门,“哦,丁先生!请坐!”

“丁先生有什么事吩咐?”

“有一点小事情,这几天外边买不到米……。”

“哦?真的吗?”张先生故作惊奇。

“我们家快断粮了,想不到回到上海连买米都这么困难。”

“真是想不到。”龚先生说。

“所以我想跟张先生商量一下,……”

“跟我商量?”

“向张先生买点米。”

“米?我那儿有米呀?”

“听说张先生是做米生意的,所以……。”

“那是过去在敌伪时代,为了生活没有办法,现在胜利了,米生意也就不做了,你想现在国民政府回来了还会有米蛀虫的生路吗?”

“我们所要的数量不多。”

“可是我什么都有,就是既没米。”

“这可就麻烦了……。”丁先生烦恼起来。

“不要紧,我看这么吧,丁先生你府上吃的这点米如果这几天买不到,就在我们米缸里拿好了,反正有限的……。”

“那怎么好意思。算多少钱一斗呢?”

“不要紧,暂时不算钱,过几天有得买了再买了还我好了。”

“那末我就不客气,谢谢!回头……。”

“尽管喊太太向我们娘姨拿好了。”

“好。”丁先生说完转向龚先生。“龚先生。你刚才说要约我谈谈?”

“想找你很久了。”

“什么事？”

“有好几件事要向你请教。”

“不敢当。”

“我看，这儿乱糟糟的，我们还是出去找个清静的地方坐坐。……”

“不准出去！”龚太太骤然河东狮吼起来。

“这是干什么？”

“到什么地方去？不准出去！”她固执地命令。

“太太，我和丁先生有要紧事情谈。”龚先生的口音好像在求饶。

“什么要紧事情？你们男人在一起就没有好事！”

“不要把男人都扯在一起。”张先生在旁打趣地插嘴。

“你也不是好东西！”

“冤枉冤枉！”

“丁先生可是好人，”张先生拿丁先生做盾牌。

“我知道丁先生是好人，丁太太的福气倒比我好得多。但是什么事不可以在家里谈而一定要到外边对谈呢？”

“你不知道，我们谈的正经事，现在还没有到让你们知道的时候，同时丁先生到上海我还没有好好的招待，所以今天向太太请假一次，陪丁先生出去一下。……”

“我看还是……”丁先生打算推却。

“难得的，咱们还是出去找个地方。”然后他又嘻皮笑脸地转向太太，“太太，姑且通融这一次好不好？看在丁先生面上。”

“好，只准这一次，下不为例。”

“谢谢！”龚先生把帽子放在胸前，绅士风地向太太行了礼，然后推着丁先生就想走。

“到什么地方？”龚太太临行查问。

“不是‘弟弟斯’就是‘维也纳’。”

“好，回头我要打电话来问的。”

“请放心。丁先生，你先请。”

龚先生让丁先生走在前头，丁先生下楼梯以后，忽然想起一件事匆

匆往回跑。

“你等一等，我去跟太太说一声。”

“怎么？你也是我们惧内的同志？”

“不，另外有点事情。”

丁先生跑回亭子间里，向太太吩咐毕今天等着下锅的米向房东的娘姨要，便匆匆地下楼。龚先生已在汽车里等着他，司机荣贵已经按了好几次喇叭催了。丁先生坐进车子，匆匆将门关好，车子便窜出街心，开了不到五十码，车夫荣贵伸过一只手把刚才丁建华未关紧的车门重新重重地关上，同时回转头向丁建华盯了一眼，那憎恶的目光仿佛在说：

“屈死，车门都勿会关，坐啥车子！”

龚太太从窗口看见龚先生的汽车转了弯以后，回转身抓住张先生便问：

“快告诉我，那个女人住在什么地方？”

“哪个女人？”

“他的女人！”

“哪个的女人？”

“水仙不开花装什么蒜？”

“我真的不知道。”

“别跟我装糊涂，他的事你不会不知道的。”

“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好，你们兄弟俩串通了瞞骗我。”

“冤枉！冤枉！”

“他在外头弄了个胜利夫人，这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秘密了，他自己昨天晚上都告诉我了，你还瞞我，可笑，可笑……”她一面说一面故意大笑起来。

“他已经告诉你了？”

“自然。你还替他守着秘密，你真是他的兄弟。”

“其实这事情不能完全怪他。”

“那么你说怪谁？”

“这要怪乡下我们那位老头子。”

“是老头子要他娶小？”

“嗯。”

“怪我没有给他养孩子？”

“嗯，其实你都知道。”

“好，老头子这次来又是银耳又是白木耳地孝敬他，原来老头子这么待我，下次从乡下出来我非给他几句好听的话听听不可。”

“老年人望抱孙子的心切。”

“我看他是老昏了头啦！”

“现在木已成舟，你闹也没有用，……”

“那么你叫我怎么办？”

“要想将来长久的办法。”

“什么办法？”

“我说的话可都是向着你的，你要是当我向着兄弟，那么我就不必说了。”

“你说，你说！”

“好，那么我说：第一……”他燃上一支烟慢吞吞地往下讲，“第一，这事你不能闹得太凶……”

“为什么？”

“你听我说，万一闹穿了，真的闹得亲戚朋友都晓得，暗的变成明的，与你没有好处。再说，万一他把女人弄回家来，看你怎么办？所以现在你最好是装糊涂，根本不承认为上策。第二，……”他喝了一口茶，润润嗓子之后卖关子地神秘地继续说，“第二，你最好在那个女人没有放屁以前先下手为强，先生个儿子……”

“这叫什么话呀！这事情谁拿得稳……”

“不忙，我不是开玩笑，就是生不出，抱也要抱一个来。”

“抱！”

“对，抱！逼他承认，将来孩子是你一手养大的。当然向着你，同时

又是长子，这样你就不怕了。”

“抱一个不知他高不高兴。”

“要下功夫，要下软功，让他心甘情愿地替你抱一个孩子，最好让他经手抱，这样可以上家谱，将来在法律上也就有了地位。”

“好，让我想法子跟他说说看，抱一个孩子来他也跟我谈过的。”

“对啦，只要肯听我的话去做，将来男人还是你的，不过可别忘了我啊！”他笑咪咪地望着她说。

“死鬼！你们两兄弟都不是好东西！”她用带钻戒的手在他身上亲昵地拧了一把。

九

楼梯口，丁太太手中拿着一个破旧的淘米萝低着头往厨房里走。

“刘妈！问你们借点米。”丁太太打着不纯粹的上海白问吃得又白又胖的刘妈。

“米？我侬自家也旡没多少了。”刘妈张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回答。

“借一点点。”

“恐怕一点也旡没。”

“借一点旡没关系，过几天买了还依。”

“丁太太依顶好还是自家买吧，这几日买米麻烦得来！”

“就是因为外面买勿着米才问你们借。”

“不瞒依说，东家旡吩咐，我侬勿好借。”

“我们先生已经跟你们东家说过了。”

“东家那能旡没吩咐我？”刘妈充满着怀疑与不信任的口气。

“那么我再去跟你们东家说一声。”丁太太受不住刘妈的白眼，有点生气。

“对了，依还是再去跟阿拉东家去讲一声好。”

丁太太一声不响地跑回楼上，踏进客厅。

客厅里，张先生和龚太太正靠近坐在一张沙发里，卿卿我我。

“龚太太！”

“谁？”她从沙发中惊惶地立起，“哦！原来是丁太太，今天怎么这么难得到我客厅里来。”

“有一点事情。”

“什么事情呀？”

“问你们借点米。”

“借米？”

“建华跟你们讲好了。”

“没有跟我讲呀！我不知道呀！”

“哦！对了，讲过了。”张先生看龚太太对丁太太神色不大对，立刻接过嘴来，“问我们娘姨拿好了。”

“刚才刘妈不肯借。”

“哦？有这样的事？”他说完站起来喊：“刘妈！刘妈！”

“什么事？老爷！”刘妈在楼梯口回答。

“打两斗米给丁太太！送到丁太太房里。”

“我去拿。”丁太太感激地说。

“不用，叫刘妈送上来好了，你大着肚子上楼下楼不方便。”

“不要紧的。”

“不，还是小心一点的好。快了吧？”

“没有去检查过，大概还有两个月。”

“丁先生和丁太太真是好福气呀！”

“什么好福气，这年头孩子多了受罪。”

“那儿的话，人家想孩子还想不到呢！”

他一面说一面望着龚太太。

“谁想孩子？我不想孩子！”龚太太呕气地向他反攻。

“对了，还是没有孩子清静！”丁太太说。

这时门外刘妈恶声恶气地喊：“米来啦！放嘞啥场合？”

“这儿！这儿！”丁太太一面说一面跨出客厅。

“你看她大着个肚子，故意跑到我面前来示威。”龚太太气忿忿地

说。

“别冤枉人家，人家大了个肚子出来借米，怪可怜的。”

“哼！谁叫她养了一个又一个的。”

“蛮漂亮一个女人，肚皮一大就既没胃口了。”

“只有你，大肚子你都有胃口。”

“你吃醋啦？”他说着用手去搭她的肩膀。

“像什么话！客厅里走进一个人来看见好看？”她轻轻地噎了他一句，一扭身子潜进内室。

“那么我陪你到房间里去。”他矜持地跟在她后面而进入内室。

十

在白俄经营的卡夫卡斯咖啡馆里，龚先生和丁建华默默地坐在沙发座里。

“刚才你报告你太太不是说到这儿。”

“是的，我骗她说到弟弟斯或者维也纳去。”

“你太太要是打电话问起来……”

“那两个地方都是罗宋女人接电话，我太太不懂英文，不要紧。”

“你这么怕太太，又何必处处骗太太。”

“你不知道，你来得正好，要不是你来得巧，我太太今天恐怕不肯放我出来了。”

“那规规矩矩在家陪陪太太也好呀！”

“不瞒你说，我这儿还约会得有人。”

“女人？”

“嗯。要不然我才没有怕太太的必要。”

“哦，原来，原来你另外有胜利夫人呀。”

“苦透苦透，两面不讨好。”

“那么，你今天拉我出来是把我当做挡箭牌的，并没有旁的东西。”

“不，有正经事跟你商量。”

“正经事？”

“正经得很。不瞒你说，在法租界有人送给我二亩七分地，我打算盖一幢别致一点小洋房，只要我图样看妥，我可以照另外一个人的牌头，人家可以乖乖的立刻给我盖起来。丁先生，你是学工程的，这幢洋房的图样我想请你劳神给我打一打。”

“好的，不过我打出来的样子未必好。”

“那里，客气客气！丁先生的本事我早就知道了，打出来的样子一定不会推板。”

“其实你可以请教这儿的许多打样师。”

“中国打样师都是些三脚毛，东西不好还敲竹杠，外国营造厂价钱太贵，我考虑了很久，还是相信老兄，当然，将来我多少还是给老兄一点酬劳。”

“不过最近我心绪很坏，恐怕设计不好。”

“为什么呢？老是看你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抗战胜利了，应该高兴呀！”

“高兴？——我高兴不起来。”

“到底为的什么？”

“我也说不出来，我觉得没有一件事情值得我高兴。”

“你未免太悲观了，老兄，你愁什么？说出来我们研究研究好不好？”

“我家里又要生产了。”

“喜事，应该高兴呀！我想我太太生还想不到呢！”

“可是目前生活程度这么高，我有一个孩子已经很吃力了，再养一个孩子怎么过活。早知道胜利以后是这样的情形，我早就该把它打掉！”

“罪过，罪过！打不得，打不得！”

“可是不打又怎么办，我们这些一不会偷二不会抢，三不会贪污的……一笔巨大的生产费从那儿来？”

“只要你帮忙把我这幢房子的图样设计好，生产费总可以有了，你还愁什么？”

“生下来了又怎么办？要是等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物价一切的一切还是这么没有办法，孩子还是养不活，我想过了，到那时候只有把孩子送人。”

“送人？那多可惜呀，不过……”他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他把香烟头捻熄在烟盘里，换了一个嘻笑而又慎重的脸孔向丁建华说：“假如你真的一定要送人，假如送给别人还不如送给我，假如你太太这次生下来要是男孩子的话……”

龚先生这番谈话使他吃了一惊，他楞了半晌，无心地回答了一句：“再说吧！”

正在谈得紧要的时候，他们面前忽然站着两位所谓最时髦的上海打扮的小姐，龚先生立刻介绍说一位是他“太太”，一位是他“太太”的朋友。她们刚刚开始寒暄，音乐台上的音乐一响，走出一对职业表演家，男的穿着非洲原始土人的服装，女的穿着美国最时新的浴装，除了三角裤和奶罩之外身上一无所有，那男士忽然将女人摔在地上，忽而抛到空中，与其说是在表演跳舞，不如说是在斗牛。

一阵掌声之后，许多男女随着音乐婆婆起舞了，龚先生摆好了姿势打算与“太太”共舞一番，同时他很有礼貌地为丁建华介绍：

“丁先生，快请这位朱小姐跳，朱小姐的舞跳得刮刮叫！”

“我跳勿好嘞！”朱小姐忸怩地回答。

丁建华正想回话，龚先生抢着补充介绍：“丁先生也是从重庆来嘞！”同时用手拍拍丁建华的肩膀，翘起一只大拇指。

“哦？——丁先生也是重庆来嘞！来了几何时光嘞？”

好像小姐对于“重庆来嘞”表示极大的兴趣，立即用一种熟练和温和得像煮熟的苹果一样的口吻向对方倾吐。

“一面跳一面勿好谈嘞？”龚“太太”向他们催“跳”，同时用脸嘴向这一对刚认识不到一分钟的“朋友”做出淫亵的表情。

“我不会跳舞。”他尴尬地推诿。

“重庆来嘞都讲勿会跳舞，拖几次黄包车就会哉。”龚“太太”说。

“这位丁先生一定是客气，不然就是嫌我侬跳得蹩脚。”

“那里，我别地方还有事。”丁建华故意看看手表。

“阿是另外有约会？”小姐居然吃起醋来，这使丁建华窘得说不出话。

“别扫兴，有什么要紧事，今天难得玩玩。”

“真的有事。”

“你比我还怕太太？这么好的场面你要赶着回家干吗？”

“我得回去看看家里的米有了没有。”

“简直不助兴？”

“实在提不起兴趣，对不起，再见呀！”丁建华说完就匆匆走了。

龚先生带了“太太”照常下舞池，只剩朱小姐一个人坐在台子上，她嘴里轻轻地在骂：“触霉头，重庆来咯这样子咯‘糟兄’我还没碰见过，×那！”

时间像扬子江里的水，不断地默默地从日历上流走。

龚先生多肉的手轻轻地扣着亭子间的门，丁建华小心地探出头来。

“图样弄好了吗？”

丁建华苦恼地摇摇头。

“已经十天了。”

“没有办法。”

“尊夫人怎么样？”

“身体不大舒服，手脚有点发肿。”

“该早点进医院。”

“还可以等些时候。”

“我的房子的图样不能再等了，现在工价和材料一天天在涨，请务必在这几天赶出来。”

“好吧！”

“那么几天？”

“不要限我日子好不好？”

“不限你日子不行，你们有本事的人都是这样，懒！非限期交货不

可。”

“并不是懒，实在是心绪不佳。”

“两天怎么样？”

“又不是鸡生蛋。”

“那么，四天！”

“设计好了自然会给你的。”

“营造厂等着要图样，要是让他们设计的话，一两天图样就可以出来了，所以要是四天之内老兄还不能弄好，那么也只有请他们弄了。”

“目前的环境我那有心思工作！”

“怎么样，五天怎么样？”

“好吧，这样吧，你拿去吧！”他说完转身到房里立刻拿出一张图样。

“啊！原来你已经设计好啦，刚才故意跟我开什么玩笑。”他高兴得叫起来。

“这张图样是我最喜欢的，关照营造厂好好的造。”

“那当然，我立即到营造厂去了，”他说着匆匆地便要走，“关于设计费……等你太太生产的时候付给你，那时候我们还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商量是不是？”他说完向丁建华挥了挥手，精神气爽地挟着大皮包出门踏上汽车“呜——”地去了。

“唉！我的计划！我的图样！”丁建华默默地靠在门边，懊丧地自语着。

十一

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去。

报纸上大号标题刊登着工厂一个又一个关闭的消息。

在报纸的另一个角落第四版经济栏里，载着米价一天又一天地上涨，从四万涨到七万。

医院的手术室门上的时钟指着十二时差五分，丁建华和龚先生都焦急地在手术室门外等待。

时钟指着二时三刻，丁建华一个人在手术室门口徘徊，一群看护小姐拿着开刀器具匆匆地走进走出，他想上去问，但看护们严肃的脸色又使他不敢问。

时钟指着四点十五分，丁建华还是一个人在手术室门口焦急地徘徊，同时他猛烈地吸着烟。

时钟指着六时四十五分，东方已经发白了，手术室门口的烟蒂已满地狼藉，丁建华已急得满脸油光，突然他隐约地听见手术室内妻的喊声，他立即跑近门喊他妻的名字，但是他喊不出，他的喉咙暗哑了。

龚先生匆匆地跑来，睡眼惺忪地打了一个哈欠，问：

“下地了没有？”

丁建华颓然摇摇头。

忽然，一阵婴孩的哭声从手术室里传出来。

“你听！下地啦！老天保佑！”

两人在门外热烈地握起手来。

一个白衣“观音”带着轻快的脚步自手术室里出来。

“大人怎么样？”

“是男的是女的？”

丁建华和龚先生先后几乎同时抢上去问。

“恭喜先生，是个壮丁，大小都平安！”白衣“观音”向龚先生道喜，仿佛他是父亲。

“是男的，那么？……”龚先生用目光逼着丁建华答复。

丁建华考虑了一会儿，苦痛地点点头。

“好，不过……绝对保守秘密，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特别是孩子现在的妈妈和将来的妈妈。”

丁建华又苦痛地点头。

另一个白衣护士抱了婴儿出来，龚先生推丁建华迎上前去。

“孩子给我抱回家。”丁建华嗫嗫地向看护要求。

“那为什么？刚下地的孩子你们带不好的。”看护小姐奇怪起来。

“回家替他请特别看护。”龚先生说完向楼梯边门口招手，等在那里

的娘姨便过来从看护手里接过孩子，随同龚先生匆匆下楼去了。

“不要告诉我太太，只说孩子下地便死了！”丁建华向看护嘱咐。

“这是为什么？”

“这年头有几个做爸爸的养得起儿子？”

“那倒是真的，生活程度太高啦！”白衣小姐同情地说，“不过可惜了，又白又胖的一个小宝宝，唉，这时势真作孽哦！”她叹息完毕，悄悄地走去。

丁建华猛转身跑到窗口往下探视，正看见龚先生带着娘姨抱着孩子跨进汽车，汽车缓缓地行驶，消失在他眼前，他抬头苦痛地向前凝视着东方的黎明，喃喃地空虚地念道：

“天已经亮了？”

在病房里，丁太太苍白地躺在床上，她两眼深陷，嘴唇苍白，呼吸也显得十分微弱。

丁建华一声不响地坐在床边默默地探视着他的妻。

丁太太乏力地睁开失神的眼睛，茫然地望望丁先生，一句话也不说。然后又侧过头去在她身边寻找了一会儿。

“孩子呢？”她羸弱地问。

“……在……在婴儿室里。”他顿了一下回答。

“请看护小姐抱来给我看看。”她真挚地恳求。

“好。”他点头答应，拖着脚步往门外走，到了门边他又回转头来，他上那儿去找她的孩子呢？他犹疑半晌，走回床边婉转地向他的妻说：

“对了，现在正在洗澡，回头抱来给你看。”

“不要骗我，是不是……是不是一下地就……”

“没有，不要这么想，孩子在，就是身体弱了一点，医生说这几天不要动他，另外抽血给他，同时让他好好躺四十八小时。”

“真的？”

“医生说的。”

“我知道孩子下地之前吃了苦头了。”

“孩子很好，你别担心，你自己好好的睡吧！”

“好，只要孩子在，我就放心了！”她说完又合上眼，迷糊地睡去。

丁建华小心地将她身上的被盖上，悄悄地将室内的灯熄了，自己跑到窗口，看看静穆的产后的妻子瘦弱的影子，又看看窗外繁华的夜的都市。

亭子间里，丁老太婆坐在摇椅上念佛，丁太太正在哄晶保睡觉。

“妈！”

“快睡吧，不要说话啦。”

“妈在重庆的时候说上海多么好玩，说带我去逛公园，看大轮船，怎么到上海一次也没有带我出去玩了？”

“妈没有空。”

“还有，妈在路上说到上海给我买一辆小脚踏车的。”

“你叫爸爸给你买去，妈没有钱。”

“上两个星期你答应我等妈把小弟弟或者小妹妹生下来了带我出去逛公园，现在小弟弟生过了，怎么还不带我出去玩？”

“好，再过两天等妈身体完全好了带你去。”

“总是再过几天再过几天。妈，小弟弟呢？”

“小弟弟吗？”孩子天真的问话触动了她的隐痛，她迟疑了一下，哄着孩子说，“小弟弟寄到托儿所去了。”

“明天带我到托儿所去看小弟弟。”

“不许说话了，快十一点了，快点睡着。”老人制止孩子再往下谈下去。

“小弟弟一定长得很胖，很好玩！”孩子天真地猜测。

“快睡吧，再不睡婆婆要骂了！”她拍着孩子睡去。

“今晚上建华怎么还不回来？”老人问媳妇。

“又是跟几个朋友去商量请求救济工业危机的办法去了。”丁太太还没睡下，凑着灯光补着旧衣。

“我看建华近来的脸色更坏了。”

“是呀，工厂不能开工，我们的孩子又……我知道他是喜欢孩子的……”她一面说一面情不自禁地哭起来，“在重庆的时候，我本来打算把这孩子打掉，可是他不肯，他说抗战快胜利了，等这孩子生下地我们把他取名叫‘胜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带大他，孩子是我们的第二代……”说到这里，她泣不成声。

“唉，谁想到这孩子的命这么短，我想娘老子也没有造什么孽呀！不过怪来怪去还得怪在肚子里带得太不仔细，我早说过少奶奶大着肚子辛苦不得，辛苦不得……”

“你想想这么贵的米，娘姨怎么用得起！”

“怪来怪去我又要怪建华，无论如何总要想法子，你看人家怎么……”

“这不能怪建华，他是个老好人。”

“那么怪谁？那么怪谁？”老人嗫嗫地怨起来，“我活了七十六年了，还没有见过今天这种局面。”

“算了，死了算了，其实这年头死了孩子也福气，大人也福气。”

“不是这么说的，你看龚先生龚太太他们自己养不出孩子，抱了一个来还这么宝贝呢！”

“人家是有钱人家。”

“怎么？穷人家孩子的性命就不值钱啦？”她不平地嘟哝起来。

“妈您睡吧！不要再谈了，愈谈愈生气，我来等门好了。”

“好，不谈了，睡吧！这一觉睡下去就这么去了倒干净，省得看见眼前这一切心烦。”

“妈，您听您说的什么话！”

“唉，作孽哦，作孽！”老人气忿地躺上床。

丁太太拿起一些孩子的破衣服，坐到摇椅上，一面补衣服，一面等着她丈夫回来。

龚太太华丽的卧房里，娘姨刘妈带着一个肥胖的婴孩睡在柔软的沙发床上。

卧室的门渐渐被一只带着金戒子的黑手推开了，接着车夫荣贵贪婪的脸出现在门隙。他望着躺在床上的年轻的娘姨淫笑起来，他一步一步地逼近床边。

“啥人？”当他的手摸到她身体时她突然惊醒过来。

“是我，勿要作声。”

“依啥事体？”

“东家都出去了，难得咯。”

“转来仔碰见仔难为情哦？”

“周署长今朝请客，八圈麻将下来，顶早要一点过仔才转来。坐仔大老爷咯车子出去咯。”

“要就到外面旅馆里去，东家房间里厢像啥闲话。”

“咯末快点就跑。”

她从床上起来理理头，正打算跟他跑，床上的婴孩被惊醒翻了一个身，用两粒明亮的小乌珠望着他们。

“勿要自说自话，出去仔小因那能办？”

“对了，这小因真讨厌，我看就在此地吧！”

“勿要瞎三话四！此地那能可以？”

“勿碍事，门关关好。”

一双多毛的黑手将门关上，移向床边，贪婪地捉住一个油腻的肉体，急速向床上倒下去。

忽然，“哇——”的一声，床上的婴孩由于小腿被压而发出可怖的嚎哭声。

“×那，触霉头！”男人抱怨起来。

“乖，勿要哭！”女人用手拍着哄着婴儿，脸上堆满了瘟怒。

十二

隔壁房间婴孩的骤然嚎哭声强烈地刺入丁太太的耳朵，她的心被婴孩的哭声刺激得忐忑不安，她站起来立到窗口聆听，同时透过亭子间

的窗，可以隐约望见龚太太的屋间的一角。

“×那，这个小杂种讨厌来！”男的在房里咒骂。

“勿要骂他，愈骂哭得愈凶。”

“那能勿是小杂种，人家勿晓得，我晓得得蛮清楚，上礼拜六是我开仔老爷等嘞红十字医院抱来咯。”

丁太太竖起耳朵听的谈话，她脸上现出怀疑与注意的神情。

“勿晓得是那里咯对狗男女生出来咯野种，真讨厌！”男人继续他的咒骂。

“这个我倒晓得，不过老爷喊我瞒着勿可以讲，更加一点不能让太太晓得。”

“是啥人生咯？”

“我勿能讲。”

“讲给我听又勿碍事。”

“依不能再告诉旁人。”

“咯自然。快讲，啥人？”

“喏！”女人用嘴向亭子间咧了一下。

“得了，依这一说破一点勿错。……”

丁太太听到这里感到一阵昏晕，额上浸出豆大的汗珠，她双手紧握着窗扉，她感到她不是这样做便立刻会倒在窗前。

婴孩的哭声并没有停止，虽然刘妈和荣贵想用种种方法止住婴孩的哭，但这一对丑男女给婴孩的印象似乎只有恐怖。

“乖！不要哭，你姆妈就回来了！”刘妈将孩子抱在手里在室内转起来，但当她的努力几次失败之后，她冒起火来，索性用粗糙的大手在婴孩的身上毒打起来，嘴里一边狠狠地骂：

“你再哭！你再哭！”

婴孩绝命的嚎哭声，大人的手落在细嫩的皮肉上发出的拷打声，一声声刺在丁太太的心头，她咬紧牙关忍受着，仿佛这些无情的毒打落在自己心上一样痛，最后，她实在忍不住了，她不顾一切奔出亭子间，冲进隔壁房里。

“不准打孩子！你们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她一边喊，一边从刘妈手里抢过孩子，搂到自己的怀里。

“咦？丁太太，依啥事体！”

“不许打孩子。”

“咦？依又勿是我侬东家，滑稽哦？”

“是呀！半夜三更跑到我侬房间来啥事体。”车夫在一旁帮着刘妈说。

丁太太紧紧地依偎着孩子，她片刻沉湎在母爱的陶醉里，刘妈和车夫的恶言她仿佛一点也没有听见。更奇怪的是婴孩一到丁太太怀里也自然地收住了哭。

门口传来汽车的喇叭声。

“好，老爷太太回来了。”车夫说着出去迎接。

龚先生龚太太穿着赴宴的盛装回来，在楼梯口，车夫就上前报说：“老爷太太回来啦！丁太太在太太房里。”

“丁太太在我房里，她跑到我房里干什么？”

“就是说呀！刘妈请她出去，她勿理，她还疯疯癫癫的抱着小少爷不放。”

“有这样的事？这太岂有此理了！”她说完气虎虎地推进房门。

“咦？丁太太！难得呀！半夜三更地跑进我房间。”

“龚太太，你回来啦！”丁太太温和地说。

“丁太太，你到我房间里来有什么事？”

“没有什么事，看看你们的孩子。”

“对不起，你自己的宝贝儿子不看倒跑来看我的孩子，我不敢当，我的孩子有娘姨带，用不着你丁太太操心。”龚太太酸溜溜地一句又一句刺向丁太太。

“刚才你们娘姨打孩子，哭得怪可怜的，所以我跑过来看看。”

“既没这种事体，丁太太依勿要瞎三话四。”刘妈看见有主人替她撑腰，于是也向丁太太撒起野来。

“你少多嘴。”龚先生压制他们的娘姨。

“就是我们娘姨不好，你可以等我回来告诉我，用不着乘我不在跑到我房里来，我不在家，我房里贵重的东西很多，万一要是少个一件两件呢……”龚太太一面说一面故意去开抽屉作找东西状。

“你别这样！”龚先生劝他太太，“丁太太来看我们的孩子也是好意。”

“好意？这样的好意我担当不起，我自己的孩子自己不会管，要她管什么闲事？”龚太太说完又故意地继续翻箱倒柜地装着寻她莫须有的宝贵的东西。

丁太太看见龚太太这样对付她，她忍耐了好一会儿，实在忍无可忍，最后，她也爆发起来：

“你侮辱我！”丁太太叫起来。

“啥人喊侬跑进我房间？”龚太太指着丁太太的鼻子骂。

“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龚先生竭力在两位太太中解劝。

这时丁建华正从外边回来，听见太太在和龚太太吵架，便进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跟着，丁老太太也被吵醒从亭子间赶出来。

“怎么啦？”丁建华问。

“什么事呀？”丁老太婆问。

“好，你们两位来得正好，你问她，半夜三更到我房里来干什么？我不在家。”龚太太狠狠地说。

“孩子哭了没有人管，我过来看看。”

“我的孩子用不着你管！”龚太太说完凶猛地丁太太手里抢过孩子，孩子吓得尖叫起来，两只小手直伸，天性地仍想回到丁太太的怀抱里。

“不准哭，不准哭！”龚太太一边骂一面打着孩子，孩子愈打哭得愈凶，龚太太看见孩子哭得愈凶就愈发火，打得更重。

丁太太眼看着孩子被打得哭到快噎住透不过气来，她不顾一切地上前阻拦。

“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丁太太疯狂似地呼喊起来。

“我偏要打，偏要打！我打孩子用不着你管，孩子又不是你的。”

“这孩子是你的？”丁太太耐不住反问。

“当然是我的，难道还会是你的不成？”

“告诉你，这孩子是我的！”

“你！”丁建华在旁提醒丁太太。

“哈……哈……哈……哈……”龚太太一阵怪笑之后阴森森地问：

“你说这孩子是你的？”

“是我的。”

“是你跟我丈夫生的？你是我丈夫的姨太太，还是我丈夫的姘头？你说！你这不要脸的女人，亏你说得出口！”跟着龚太太伸手在丁太太的脸上重重地打了一个巴掌。

丁太太被打了一记耳光，呆了一下，她抽了一口冷气，用手摸摸热炙炙的嘴巴，愕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晶保这时也惊醒了跑出来，看见母亲被人损害，他冲到了太太身边，喊了一声“妈妈！”，抱住母亲的腿大哭起来。

“你怎么可以打人？”丁建华瞪大了两眼向龚太太质问。

“你自己太太管教不好，我代你管教！”

“你太不对了。”龚先生责备龚太太。

“怎么？你反帮着别的女人来欺侮我？难道这孩子真的是你和她养的？”

“你胡闹！”龚先生实在看不过去了，对一向占上风的太太发起脾气来，“老实告诉你，这孩子本来是丁先生和丁太太的，一则我看着喜欢，二则看你养不出孩子，才和丁先生商量抱给你，现在丁太太，看看孩子，也是人情之常，你这样无缘无故打人家算什么道理？”

“哦？——原来是这样。”龚太太一下子把脸孔沉得像要吃人，“可是你这番好意我当不起。我也告诉你，就是门口叫化子的孩子我抱一个也高兴，只要是他们丁家的孩子送给我也不要。”她说完抱着孩子便往窗口跑。

“你要干什么？”丁建华跑到窗口拦住。

“干什么？我们用钱买来的孩子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那个管得着。”

“把孩子给我。”龚先生从龚太太手里抢过孩子，然后交给丁太太。

“你干什么？”龚太太拉住龚先生的臂膀问。

“你不用管！”龚先生摆脱龚太太的手臂对丁太太说：

“丁太太，请你暂时抱到你房里，一会儿我再过来商量。”

丁太太抱起孩子淌着眼泪走向门外。晶保，丁老太婆和丁建华跟在后面。

“对不起呀！我太太在气头上什么都做得出来。”龚先生送到门口说。

当丁家一家人离开之后，只听见龚太太骂了一声：“姓龚的，你今天居然敢……”接着传出的是一阵一连串不断的摔打磁器声。

十三

“建华，你欺骗了我。”丁太太在床上坐定之后哭着说。

“我对不起你！”丁建华的声音充满了谴责和后悔。

“作孽！作孽！”老人只顾摇头，“自己生的孩子怎么舍得随便送人，你读过书的人怎么做得出这种事情。”

“这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妈，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孩子，我欠了隔壁一笔阎王债，我不得不出卖了我的劳力，同时出卖了我的孩子，可是，天啊！这是我愿意这样做的吗？”

“爸爸！龚家两兄弟一个在后方犯过法，一个在上海当过汉奸，怎么没有人抓他们呀？”

“抗战胜利了自然会制裁的。”

“爸爸，你怎么啦？抗战不是早就胜利了吗？”

“哦，抗战早就胜利了，我头有点昏，弄错了！”

“我看你精神不大对，好几夜没有好睡，休息要紧吧。还有少奶奶，本来产后失调，有点在发烧。”

龚先生匆匆推门进来，首先向室内的人道歉，说他太太的脾气不好，得罪大家，请大家原谅，然后他的话渐渐转入正题：

“不过也好，我已经乘这个机会跟我这位太太解决了，我现在发现我实在不能再和这位太太相处下去，说好了给她一百根条子走散。上海一百根条子可以打倒一切了，所以她也很乐得。至于这孩子，我既然抱过来了当然还是要的，不过我打算交给我另外一位太太抚养。此刻我就把他送到那边去。”说到这里他伸手从丁太太怀抱里抱过孩子。孩子从刚得到的片刻的母亲怀中的甜睡中惊醒过来，又重新啼哭起来。

“你看，你看，我们男人到底对孩子是外行，这怎么办好呢？对了，丁太太丁先生，你们贤伉俪帮忙帮忙到底，陪我把孩子抱到那边，所谓送佛送到西天，省得路上哭哭啼啼的，我简直没有办法。”

丁家的人都呆在那里，大家茫然不知所措，最后还是丁太太鼓起勇气，站起来抱过孩子。

“妈！”丁建华用请示的目光凝视老人。

“你们去吧！让我看最后一眼。”老人忍住泪跑近孩子，向孩子注视良久，“长得真好呀！”老人发出最后的赞美。

“妈！”丁太太忍不住哭出来。

“这不怪你们，这不怪你们，你们快去吧！”老人仿佛十分洞察这年头的世故似地说。

“对了，太迟了，走吧！”龚先生催着他们下楼梯。

三人在门口钻进汽车，汽车的轮子便在静悄悄的柏油路上飞滚起来。

在车子里，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话，单调的引擎声使人有点困倦，几个月前在山城小楼上景色忽然涌上丁先生和丁太太的脑海，他和她回忆到他怎样帮助她留下这孩子，怎么打算把他取名叫“胜利”，以及将来如何的一定要好好的带他……

车子忽然停住了，他和她从梦幻中醒过来，原来龚先生的目的地已经到了。

他们走出车门，孩子已经睡熟了，龚先生从丁太太手里接过孩子，

说了声谢谢，同时吩咐希望他和她以后不要再来他们的孩子，就是将来不幸偶然在路上碰到，他也只好像他的新太太一样，完全不认识他们。

龚先生向他们嘱咐完毕之后，抱着孩子进门去了，丁太太正打算赶上去向她孩子亲最后一吻，但当她仔细看清她眼前的屋子，她不禁向丁建华喊起来：

“这不是我们的屋子吗！好熟悉呀！”

“是的，这是我亲手设计的屋子。”丁建华说。

于是，她仿佛眼看见她和建华正在这屋子的园子里看晶保推小弟弟荡秋千，不但如此，建华的母亲不亦笑嘻嘻地坐在阶沿上的摇椅上，看这对孙儿们游玩吗？忽然，她再一细看，发现她和建华一下子变成龚先生和另一个妖艳的女人，她们抱着一个肥胖的孩子互相嬉笑着。

一阵清脆的皮鞋声自远而近，当她回到现实中的时候，发现一个黑衣人巍然站在她面前，并用一双怀疑的眼睛向他们究询。丁建华拉了她一把，他们匆匆地离开。

敏捷的脚步变得疲倦而缓慢，忽然，阴沉的天空响起一阵闷雷，闪电夹着雨点无情地打在这一对年轻的夫妇身上，疲惫的脚步又开始惊惶地奔跑起来。

干燥的鞋袜立刻为雨所湿，脚步不支地瘫痪下来，最后她绊倒在泥泊中。

他弯下身将她扶起，用手向她额上试探。她发着高热，呼吸急促，手脚麻痹。

他情急地将她抱起，当他直起身子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走到一家工厂的大门口，门上还贴着封条不曾开工。他蹒跚了两步，身子一晃，眼前隐约虚渺地浮现出无数正在冒着烟的工厂，这眼前的远景简直美丽得像天边的海市蜃楼，但经过片刻的闪耀，立刻消逝得无形无迹，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丁建华紧抱着他的妻子在冷落泥泞的街道上踉跄向前。

她闭着眼，双手下垂，头发水湿散乱，从她苍白的嘴唇边不断地吐出微弱的呼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

丁建华睁大了眼睛，从他喘着气同时被无情的风雨袭着的嘴里，他不断地迫切地呼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

（本片一九四七年由汤晓丹导演摄制完成）

——原载《中国新文学丛书》，一九八〇年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